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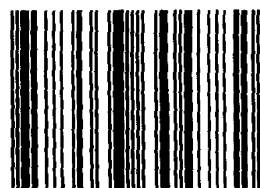
子部
第二五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2B74/04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二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6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二五冊目次

子部·儒家類

小學稽業五卷

〔清〕李榕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光緒五年定州王氏謙德堂刻畿輔叢書本

..... 一

性理纂要八卷

〔清〕冉覲祖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 四二

程功錄四卷

〔清〕楊名時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五十九年刻楊氏全書本

..... 三二三

嵩厓學凡六卷

〔清〕景日珍撰

四川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 三六二

續小學六卷首一卷

〔清〕葉鈐輯註

南京圖書館藏清刻本

..... 五五一

近思續錄十四卷附錄一卷(一)

〔清〕劉源淥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陳舜錫鈔本

..... 六一一

小學稽業五卷

〔清〕李塉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光緒五年定州王氏謙德堂刻畿輔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小學稽業

五卷》提要

小學稽業序

予以子姪及訖將入小學而古傳既湮謀授朱晦菴所輯
聞之殊邪廓天道性命上達也親迎觀朝年及壯強者也
以至居相告老諸樞皆非童幼事且何分於大學焉或曰
小學使之先知其理耳奚必事之爲予懷起立曰子漫語
乎抑將以誤學術也論語曰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本戴
禮曰八歲入小學學小藝履小節未嘗言僅明理也且晦
菴曰小學學其事大學究其理子又曰小學以明理吾見
窮經考理者接踵而幼而幼儀小舞長而禮樂兵農以履
事者寥寥也毋乃階之爲厲小學則然思內則八年暨十

小學稽業序

五前教有成法晦菴亦曾採入小學固可信者乃遍尋昔
人流傳儀節實之復纂四字語於首俾幼童誦之卽學習
之行之知行並進庶養蒙而已端乎樂舞郵致河石先生
論定王子崑繩子未二兄則訂全帙乃進質顏習齋先生
並演幼儀歌舞倚坐觀先生莞爾曰子前於大學辨業矣
茲小學則稽古人成法盡名稽業因以名

康熙四十四年夏四月丁丑蠡吾李塉書於鄆城署寓

小學稽業

蘇吾李堪剛主纂

德州孫勤子未訂

大興王源崑繩校

卷一

小學四字韵語

卷二

食食

能言

六年教數

方名

七年別男女

八年入小學教讓

小學稽業

九年教數目

十年學幼儀

卷三

學書

卷四

學計

卷五

十有三年學樂 誦詩

舞勺

小學稽業卷一

蘇縣李堪剛主纂

古者養蒙靡有不教當其能食右手已詔能言

六年東西南北以中為權衍數一始二五為十為百為千

積累萬億七年食席與女各著時及八歲則入小學小藝

小節習從此始出入後長讓以示耻九年數日日十二時

積月為歲紀以干支十年宿外習禮帥初禱袴不帛聿學

計書禮謹幼儀灑掃應對進退有度朝夕服佩何以灑掃

盤水攘肘播灑無濡室則握手執箕當舌由奧以鼯袂拘

而退毋揚毋微自鄉而扱板排由棄拚席掃地伊用各具

小學稽業卷一

應對進退其儀孔多幼事父母夙興云何盥漱升堂問何

食矣或進執牀亦佐視具祇敬杖衾命餽乃食有呼則唯

吐而走亟舉足莫忘既省復定出告反面冬溫夏清及事

先生供盥泛拚顏恭而執經業審問請益復起師出皆起

後至就席狹坐則起賓客有至駿作無讓應且遂行反命

惟諒至於食時攝衽而饋貳已乃徹拚前進酌古賓葉

食復禮執燭謹代奉師就息枕席必在路遭長者趨拱弗

遲不敢問年不請所之進以其令退以其令燕見從人不

敢將命凡侍長者未餘前席正容恭聽面抱是視古陌真

毋隱毋躁問則起答毋有雷同勦說攬雜值或入白左右

屏待側聽數應淫視荒怠髮冠免廢伏坐箕勞袒暑褰
遊倨立跛皆宜力戒小心翼翼不叱不唾燭不見跋如見
君子大伸撰杖則且出矣有請再往其或侍食拜饋飲立
手毋授沙小飯數嚼無然無然搏飯放飯流歎咤食固獲
揚飯齧骨反肉嚙羹絮羹歠炙刺齒不敬卒食自微
主與乃已若有所賜不敢言辭古三聲通用或從提攜兩手奉
手惟鄉是視對則掩口凡爲弟子九容豫飭聲靜色莊頭
直氣肅立必正方目端口止手恭足重更坐如尸固頤正
視平肩正背足間二寸勿搖經立古隊緝微磬共立磬折
肅立垂佩卑立立容欲執坐以經立微俯共坐視尋肅坐

小學稽業卷一

二

低首卑坐行以微磬臂不搖掉肩不上下行容有道趨以
微磬飄然翼然肩狀汚流足如射箭旋以微磬中規中矩
跪以微磬手股有紀古支魚虞通用拜以磬折項衡下首吉事上
左否則上右坐乘立乘如經立坐額不過轂有禮無情積
古稱先言視勿誑整衣齊帶行曰有常孝弟無違私財莫
畜隅坐隨行意虛志直古入聲通用雁行朋友切磋日滋行禮
於人稱父拜之凡事勿專必稟家長勿以尊位待已私訪
朔望節令家禮學儀拜親拜師先聖先祠六經廿史漸次
讀聞同學往來齒序行列勿爲狎戲勿信老佛節食室慾
字紙必拾雜書有六首曰象形指實寧虛永字研精側如

墜石勒似勒馬中柱懸針弩綽而下起存勢生策仰暗揭
掠勿尾弱烏啄刀磔人言止戈所以會意力田帶女謂之
指事爾雅說文漢唐註疏問奇析義典文宣布轉注有正
時是正征亦有旁轉韓何蘋萍假借多端魚作馬稱以獸
况人維彖維維能至於入音多借三聲諧聲之法五均不同
篆變而楷漢隸可遵隸二篆八乃是八分計始九九錯綜
減增積分求合須用因乘起手二位三四進下盡皆乘之
通計身馬分用九歸繼身以除無除還原撞歸亦需一歸
無法二歸乃立二一作五逢二進十三一三三二六二
逢三進十三歸是記四一二二四二作五四三七二逢四

小學稽業卷一

三

進十中原韻以十作齊五一倍二五二倍四五三倍六五
四倍八古實點逢五進十五歸此察六一下四六二三二
六三作五六四六四六五八二逢六進十古實緝七一下
三七二下六七三四二七四五五中原韻以六作尤七五
七一一七六八四逢七進十七歸斯備八一下二八二下四
八三下六八四作五八五六二八六七四八七八六逢八
進十九歸隨下逢九進十凡此歸乘定位爲急爰及九章
方田見畝二四歸除四斜裨補粟布貴賤盤量倉窖若斤
秤法斤兩相較差分物混先求一差一差既定自得各差
少廣開方商除見面長闊相差縱橫俱現平圓求徑又須

求周三棱立方各有方求商功工壞浚深築高亦有均輸
平費與勞盈朒互見如數手指難糅正負方程則皆方圓
高深測以勾股勾三股四其弦則五學至十三益以學樂
五聲二變先習其略調分七音正以律呂宮及變宮還商
角徵變徵與羽屑激而高每音七音清濁環繞律呂標名
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中呂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
應鐘元聲盡只四乙上尺工凡暨六卽古五聲諧器有八
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或起或收或倚或節升歌堂上笙入
堂下間歌合樂合語樂罷樂章爲詩教之以誦屬讀曰言
長言曰永永言之道中矩中鈞上下曲止累累貫珠古尤
虞韻

小學稽業卷一

四

通肆舞小舞詩篇名勺干戚舞武擊刺坐作文則羽籥揖
讓廟廟綴兆進退鐸相相宣已上小學訖於十四嗣此射
御禮樂更巨明親兼善大學之物小旣克勤大乃可事古
實

右將小學物事撰爲四字韻語以便幼童讀而習之其
詳具後

小學稽業卷一終

小學稽業卷二

蠡縣李堪纂

內則曰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
絲

鄭康成註曰鞶小囊男用韋女用緇有飾絲之服虔曰
鞶大帶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

前漢食貨志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則六
歲所言數方指一二東西之大略言也鄭註方名東西
數

小學稽業卷二

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百 千 萬 億 權數俱今 毫 釐 分
錢 兩 斤 度 數 毫 釐 分 寸 尺 丈
量數 勺 合 升 斗 石

方名

東 南 西 北 中 東南 西南 西北 東北

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

鄭註曰蚤其別也

大戴禮保傅篇曰古者年八歲出就外舍小學
也 學小藝焉

辰小節焉

此統論八歲至十四入小學之所學也白虎通前漢書入小學年皆同此而賈誼新書容經篇曰古者年九歲入小學履小節業小道尚書大傳曰公卿之世子元士之嫡子年十三入小學見小節而踐小義曲禮曰人生十年曰幼學內則同之是又十歲入小學矣或古人通用或貴賤有分或朝代各異今人率用八歲但須實入八歲乃足任學事若弱小者遲一二歲亦可丙則曰八年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鄭註曰示以廉耻

小學稽業卷二

九年教之數日

鄭註曰朔望與六甲也

天一周共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東出於天一晝夜而復東出故晝達夜遂名曰日月行三十晝夜而與日合朔故三十日遂名曰月自初一日月明始生謂之朔而初二日初三日初四日初五月初六月初七月初八月初九月初十日十一日十二日十三日十四日至十五日與日相對而滿謂之望或滿於前後而十日亦爲望而十六日十七日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二十七日

二十八日二十九日終三十日月消盡謂之晦月小則

日天日月所會分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

次一次三十度三十分度之十四歲星十二月行一次

而春夏秋冬四時之功畢故十二月謂之歲 十干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十二支 子丑寅卯辰巳

午未申酉戌亥 干支相配數窮六十曰六甲以紀歲

月日時歲十二月日十二時則用支數一無易焉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

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 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

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 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

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

小學稽業卷二

三

戊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 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

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 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

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

夕學幼儀請肄簡諒

鄭註曰外傳教學之師也不用帛爲襦袴爲太溫傷陰

氣也禮遵習先日所爲肄習諒信請習簡謂所書篇數

也請習信應對之言也孔穎達疏曰簡禮篇章也諒謂

言語信實言請長者習學篇章簡禮及應對信實言語

也陳澧集說曰書六書計九數愚謂傳小學師幼不盡

著薇膝加帶左右佩用左佩紛帨鄭註拭巾也刀小礪小觿小

不趨容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瘠也病也色容不盛

曲禮曰凡為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

退其座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鄭註讀吸也

少儀曰汜埽曰埽埽席前曰拊拊席不以袂鄭註氣帶也

地不執箕應搗搗舌也恩按席與席前二處孟拊禮先

潔清執席不用帚也退至席前也其座不及長者乃

拊席前也用帚也其自鄉而扱除席前之座也若鷄鳴

及庭則汜埽也

管子弟子職曰凡拊之道實水於盤攘臂袂及肘房玄

曰恐濕其袂且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堂上寬故播散

不便於事也握手為執箕廣操當其舌也厥中有帚凡拊之紀必由

輿始俯仰磬折拊毋有微動微動也不拊前而退卻聚於

戶內聚糞坐板排之排機時以葉適己何實帚於箕

先生若作乃興而辭以拊未畢故坐執而立坐即遂出

弃之既拊反立是協是稽稽學所

杜甫詩曰霑灑不滿地掃除似無帚

論語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

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孟子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

曲禮曰謀於長者必操几杖孔疏俱養以從之長者問

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

敢對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

肩隨之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辟恩按負

在長者脇旁如負劍也辟側也詔之長者語則掩口而

對對亦不使氣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

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

從長者而上邱陵則必鄉長者所視鄭註為有所問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虛坐盡後食坐

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僂言孔疏不以紀正

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毛河右曰勦即抄左傳註崔慶之

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

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

孔疏唯侍坐於所尊長毋餘席近以見同等不起燭至

急帶緩侍坐於所尊長毋餘席承之見同等不起燭至

起食至起上客起燭不見跋鄭註跋本也嫌尊客之前

不叱狗讓食不睡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孔疏志疲則欠體疲則伸撰杖履鄭註撰

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

而對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閒願有復也孔疏問

白則左右屏而待鄭註屏退也毋側聽毋噉應孔疏高意也毋淫視流動毋怠荒游毋僻立毋跛坐毋箕箕伏也毋褻鄭註勿垂冠毋免免去勞毋袒孔疏勿暑毋褻此皆侍君褻子之法

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孔疏侍者或獨鄉長者而屨跪而還屨俯而納履

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孔疏饋進饌也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

小學稽業卷二

八

而飲長者舉未酬鄭註盡少者不敢飲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御同於長者雖賁不辭孔疏御侍也鄭註偶坐不辭孔

偶姚也彼為客設饌而召已往姚姚於客也

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

王制曰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

重任分班白不提挈

少儀曰尊長於已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不以

處遇於道見則面孔疏不不請所之喪俟事不恤特音

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虛植日不不娶也

虛曰髮寢則坐而將命

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小飯而亟之鄭註數

唯同毋為口容弄

小子走而不趨舉爵則坐祭立飲異於

洗盥執食飲者勿氣孔疏奉尊長洗有問焉則辟咤而

對

士相見禮曰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

衆皆若是

弟子職曰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房註所受是

極極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弟毋驕恃力志毋虛

小學稽業卷二

九

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

敬夙興夜寐衣帶必飭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

是謂學則少者之事夜寐早作既拊盥潔執事

有恪攝衣共盥供先生先生乃作沃盥徹盥汎拊正席

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怍受

業之紀必由長始一周則然其餘則否始教既周以始

誦必作其次則已凡言與行思中以爲紀欲中古之

將興者必由此始後至就席狹坐則起狄則見後若有

賓客弟子駿作迅對客無讓弟子供給使令應且遂行

趨進受命所求雖不在心以反命反反坐復業若有所

疑捧手問之師出皆起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
具拊衽盥漱跪坐而饋置饌錯食陳膳勿悻凡置彼食
鳥獸魚鼈必先菜羹先菜後肉羹戰肉切中別故在醬
前遠截近醬其設要方成方飯是為卒也左酒右醬
告具而退捧手而立三飯二斗三飯食必左執虛豆右執挾匕
執挾匕所以載周旋而貳也唯唯音街之視同嫌以
齒有同街食者則周則有始柄尺不跪立而進之是謂貳紀此再益之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捧前斂
祭掃席前並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
祭收所祭物同羹不以手也亦有據膝毋有隱肘
盡前飯必捧桴攬

小學稽業卷二

十一

隱肘則既食乃飽循耳耳口裂手裂手而循之所振衽
太伏既食乃飽循耳也掃席已食者作握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餽如於賓
客賓客食畢亦自徹也既徹并器并謂藏乃還而立暮食復禮
食禮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之束之法橫於坐所
櫛之遠近乃承厥火櫛謂燭也察其將盡居句如矩句
燭處言櫛燭於法蒸潤容蒸然者處下蒸細薪者蒸之問
必處下捧桴以爲緒桴所以右手執燭右手正櫛有墮
代燭燭有墮交坐毋倍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先生
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何所趾俶衽則請席則請
有常則否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

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

曲禮曰幼子常視鄭註今毋誑童子不衣裘裳孔疏裘

陰氣應給役立必正方不傾聽

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將適舍求毋固就人館勿將上堂

聲必揚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將入戶

視必下孔疏恐人私奉扇扇開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

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毋踐履毋踏席踏履也言

升握衣趨隅必慎唯諾按此不專幼儀然幼學不

將即席容毋怍兩手握衣去齊尺鄭註齊衣毋撥撥

足毋蹶孔疏恐行

小學稽業卷二

廿

離坐離立鄭註離毋往參焉爲干離立者不出中閭

男女不雜坐不同櫛櫛鄭註櫛可不同巾櫛不親授嫂

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於櫛內言不出於櫛

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鄭謂澤投莎也蓋即少儀澤劍

毋搏飯孔疏取飯作毋放飯毋流歃毋咤食咤毋鬻骨

毋以箸孔疏黍毋嚙羹嚙不嚼菜毋絮羹鄭註絮毋刺

齒毋飲醢孔疏醢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鄭註堅毋啜

炙謂一舉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齊齊以授相者此謂

降等之客若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
敵者則否
揖人必違其位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

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

內則曰道路男子由右地道婦人由左車從中央

凡男拜尙左手凡女拜尙右手

玉藻曰登席不由前爲蹠席

古之君子周還旋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

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總皆朱錦

也

小學稽業卷二

三

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絢無總服聽事鄉往不麻不加

問喪云
當室絰

見先生從人而入孔疏不能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遯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

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

燕居告溫溫

賈誼新書容經篇曰固頤頤輔車亦正視平肩正背臂

如抱鼓足間二寸端而攝纓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

立因以微磬曰共音恭立因以磬折曰肅立因以垂佩

曰卑立立容也坐以經立之容肘不差而足不跌視平

衡曰經坐微俯視尊者之膝曰共坐仰首視不出尋常

之內曰肅坐廢首低肘曰卑坐坐容也行以微磬之容

臂不搖掉肩不上下行容也趨以微磬之容飄然翼然

肩狀若不足如射箭趨容也旋以微磬之容其始

動也穆如驚條其固復也旋如濯綵同股旋之容也

跪以微磬之容掄右而下掄引也跪進左而起起先手

有抑揚各尊其紀跪容也拜以磬折之容吉事上左凶

事上右隨前以舉項衡以下甯速無遲背項之狀如屋

之元元深也言如拜容也拜而未起伏容也坐乘以經

坐之容手撫式視五旅欲無顧顧不過轂小禮動中禮

小學稽業卷二

三

式大禮下坐車之容也立乘以經立之容右持綏而左

臂詘存劍之綖釋束欲無顧顧不過轂小禮據中禮式

大禮下立車之容也若夫立而跛坐而踰體怠懈志驕

傲趨音視數顧容色不比動靜不以度妄咳唾疾言嗟

氣不順皆禁也

司馬溫公曰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於

家長

又曰父在有賓客不敢坐於正廳升降不出東階上下

馬不當廳凡事不敢自擬於其父

恕谷學教 從顏習齋先生教條而斟酌之

一孝父母須和敬並盡勿狎勿怠昏定晨省出告反面
一揖朔望節令四拜隨尊長拜家祠亦四

一敬尊長凡內外尊長俱宜小心侍從坐必隅行必隨
居必起乘必下呼必唯過必趨言必遜教必從勿驕心
傲氣戲侮干犯

一行學儀每日清晨至向上揖先聖揖師遇朔望節令
隨師拜先聖訖拜師訖同學讓學長轉左以次而右爲
禮

一習幼儀凡灑掃應對進退俱遵禮儀雅謹客至俱立
師命揖者揖拜者拜或師出學長陪侍餘不許亂動

小學稽業卷二

古

一敘出入凡行長幼序齊班上中左魚貫論前後行輩
異者以行輩敘相遇相別皆一躬數日不相見見則揖
問納福

一向和睦幼稱長爲某兄長稱幼爲某弟相敬相親毋
以長凌幼以幼欺長及直斥其名若對師則稱名

一戒狎戲同學互相尊畏庶可有成最戒戲嘲褻侮

一修威儀足容重等九容一一整飭且交修之斷不可

輕佻失儀

一肅衣冠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孔子譏之卽私居亦
不可袒裼裸裎

一重身體體者父母之遺也古人一舉足不敢忘父母
况可餐飲食縱嗜慾自貽災戚

一習六藝昔周孔以六藝教人近世取士以八股自不
得不隨時立教然非正務也諸生願學禮樂射御書數
及兵農水火諸學者是予所望也隨其材而教之以考
厥成

一通經史經者修己治人之譜史者修己治人之像也
除異端及雜穢之書不許泛濫若十三經廿一史須以
漸考之勿以時取專經遂安固陋

一重詩書凡讀書必潔案端坐莊誦如對聖賢每晨入

小學稽業卷二

古

學必拂塵整卷事出則闔書各歸行列不許狼籍

一清聲韻字音宮商必審清出口吟之字字真朗

一習書法正坐以筆對心指實掌虛腕中用力細審形

體結構然後成字不可苟且塗鴉

一遠異端佛仙出家滅倫無父無君之教也其門徒可
化者化之不可化者遠之

小學稽業卷二終

書

周禮保氏教國子六書鄭註曰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
 事假借諧聲象形賈公彥疏曰日月之類呂坤泰交韻
 曰韭山之類會意疏曰人言爲信止戈爲武之類轉注
 泰交韻曰一字而數轉如鄉香鄉亨鄉向厭焉厭厭
 燕厭葉之類愚謂古無四聲之說平上去三聲通用不
 分如詩彤弓之藏貶饗相押蔓草之團婉願相押又如
 左傳圖繡穀梁作圖閔史記亡名與亡命同易屈信相

小學稽業卷三

感信者伸也周禮國正讀國征以至時之爲是而之爲
 爾不可盡數皆正轉也若漢碑夢我作夢儀古韓何同
 姓一讀民通氓蘋萍本一字同義是爲旁轉也轉注
 如水之灌注於彼於此也又展轉註釋而後明也處事
 指事疏曰人在一上爲上人在一下爲下各有其處事
 得其宜泰交韻曰如力田爲男婦女爲婦之類假借泰
 交韻曰如豫能本皆獸名豫多疑借爲猶豫能有力借
 爲能幹之類愚謂周韻等分四聲其入聲多借之上三
 聲亦假借也如詩毋教猱升木如途塗附木協附原讀
 暮去聲今借作夢之同音爲入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室

協子原讀始上聲今借作升之同音爲入又如今韻
 本魚韻平字而借作陽韻入聲不本尤韻平字而借作
 東韻入聲又作文韻入聲是也諧聲疏曰江河之類以
 水爲形以工可爲聲毛河右古今通韻曰諧宮商角徵
 羽之五聲也如六朝分聲類後所列之東冬江陽庚青
 蒸爲宮音每讀訖必返喉而翕於鼻唱曲家呼爲鼻音
 每唱此七韻字必收以捉鼻之音以返喉卽入鼻也又
 陽庚青蒸返喉入鼻而少侵齟齬爲變宮音真文元寒
 刪先商音每讀訖必以舌抵上齶唱曲家呼爲恩痕音
 以抵齶則其收聲在恩痕之間也魚虞歌麻蕭肴豪尤

小學稽業卷三

角音每讀字唱字訖必懸舌居中支微齊佳灰微音每
 讀字唱字訖必以舌擠齒至魚虞歌麻尤舌雖中懸而
 稍出向齒又爲變徵音侵覃鹽咸羽音每讀字唱字訖
 必兩脣相闔愚謂詞人以侵尋爲閉口真文監咸爲閉
 口寒山廉纖爲閉口先天是也工今在東部江別一部
 疏謂諸聲者正以宮聲諧也可上聲河平聲謂諧聲者
 正以三聲通也

造字之始義取六書未有漫然而苟成者但篆變爲隸
 波點既興面貌互換蔡邕隸勢曰纖波濃點錯落其間
 波點既興面貌互換世誤以八分爲隸八分不宜有波
 矣且一字而篆隸迥殊者多矣古義安能盡究耶泰交

韻曰暴字說文從日從出從艸從米徐鉉解云作偽之人競淫殺以要利將艸必先日暴之艸者以手摧聚反覆之意頗覺迂鄙此王安石字說所以爲蘇軾輩指笑也然則六書固宜考而不可考者甯闕疑勿穿鑿然而六書之在今日實有離之而不可者蓋書不外體勢訓詁聲韻三者體勢以立形象形使之明體勢也訓詁以成文會意指事使之明訓詁也聲韻以矢言轉注諧聲使之明聲韻也而假借則三者皆有之如古篆魚字象形而馬目白象魚遂假借名馬曰魚亦象形也至於訓詁聲韻之假借者更夥矣體勢之學如石鼓文急

小學稽業卷三

三

就章秦漢碑石經衛恆四體書勢以及衛夫人筆陣圖孫過庭書譜敘等是訓詁之學則爾雅說文廣韻以及十三經註疏皆是聲韻之學則詩易以及騷賦樂府有韻之文與鄭庠古音辨泰交韻古今通韻等皆是

古今通韻曰古篆今楷即與書古體原不同故晉衛恆作四體書勢分別諸體其於楷體則曰獨彼繁文崇此簡易隨事從宜庶有常制四句出蔡邕隸勢而恆因之此真楷體也今人以古文篆體律楷獨簡從繁失隸意矣且其所宗者說文也按說文爲東漢永元中許慎所作而楷始於秦時王次仲四體書勢曰上古王次仲始作楷體與李斯造小篆者一時

並出則楷本古體決非東漢永元一人之書所能駁正卽其書不謬亦止各存其說決不能以李斯之桃強之代次仲之李故靈帝好書其時師宜官工楷師而蔡邕魏武鍾繇梁鵠諸君後先繼起然總與永元作說文時相去不遠豈有同朝作書不識說文反有藉於千百年後之駁正者夫金石所傳漢唐一體固已可信况當時拆字如吳薛綜拆吳字云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則古吳是吳非吳後魏孝文拆習字云三三橫兩兩從則古習是習非習卽此可解類見也

小學稽業卷三

四

文引識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爲天子王莽傳莽以劉之爲字爲卯金刀乃去剛卯除金也是漢之國姓明作劉矣許叔重東漢人其作說文豈偏忘國姓耶抑國姓不當載耶乃說文有鉤字无劉字則說文之爲篆作而不爲隸作昭然矣路史等書乃必據說文謂卯金刀爲訛字則漢國姓不應訛楷字卽始行於漢何以訛蒼頡作字原重轉注假借而楷書亦然如麋本鹿屬而景君碑銘麋壽卽爲眉壽張表碑以畔爲盤楚相碑以波爲陂魯峻碑以義爲莪而左傳蛾析戴記蛾子時述皆蟻字升登可爲豆登乾陽卽是乾燥是一字數音數

義也他作佗又作它傳爾粥皆爾無无無皆無爾雅弘
宏溥撫厯丕洪假碩訏皆訓大允孚直展誠諒詢謀皆
訓信是或數字而一音數字而一義也大約不離轉注
假借者近是後人不知續臆截鶴亦何為哉

其失皆由誤以說文一篇為楷書設而又考古不深驚
駭匪肯且加以好異之心自謂英雄可以欺人如謂四
當作三與於作於申作申古參無糸唐扶頌參作參楚
君碑參旁作參邦作邦皆好怪耳又謂伏義非義當作虧盈虧字周郭
則古糸參通用又謂伏義非義當作虧銘老子銘即
名作伏義非人之說耶抑自作妄耶妹喜非妹當作
妹路史註曰妹喜即妹敷陳非陳當作東按楊統碑作
妹字作妹音末訛也陳何君關道

小學稽業卷三

五

魏大葬碑告作陳甚至如謂武侯綸巾非綸字而偽作一綸楊
所史記邦福非福字而別作一福後學不能遠考遂為
所愚以舉世傳習之字根柢古人者妄誕妄作妄哉
文字之行於今者莫如楷而楷實始於秦時王次仲程
邈造造隸書而清化帖首有邈天得一以清楷書一則
周興嗣千文曰杜蘅鍾隸孫過庭書譜敘曰元常專工
於隸書伯英尤工於草體二美王逸少兼之是楷書即
隸也若八分則蔡琰述父邕云割程邈隸八分取二分
割李斯篆二分取八分今世所在漢刻去篆頗遠而與
今楷書強半相合字畫與今真字多同但晉唐加以蓋
風神宋明更趨媚媚形樵少異耳

為八分音僅一二而為楷書者七八也

今人誤合八分與隸為一自宋始則東魏大覺碑曰隸
書今楷字也唐張懷瓘書斷云蔡邕八分入神隸入妙
唐六典校書郎正字所掌字體有五一古文二大篆三
小篆四八分五隸書豈未聞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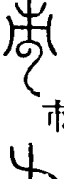
然則論楷者漢刻可據矣如舍魯相瑛置孔子廟卒吏
碑作舍世孔宙碑作世謙魯相晨孔子廟碑作謙此亦
作此所亦作听則均為古字不可訛詆何者楷書始於
秦而成於漢秦漢乃造楷者也今以作楷者為有訛則
楷之不訛者屬誰哉故今辨書惟以古人金石為斷凡

小學稽業卷三

六

金石所有者皆不為訛无者乃以訛論如李字
且當日制楷之初以秦時文牘繁賸務趨簡略以便易
成結繩變而為文字大篆變而為隸楷天地自然之勢
也是隸書原貴省約故漢隸爵省為財鶴省為雀况梁
庾元威作書論載隸有十餘種則隸或轉變或通同本
不一致必欲一概而齊之可乎
體勢訓詁聲韻皆所當講但幼學難以猝盡今先略辨
體勢而餘俟以漸及焉
今固專用隸而篆乃隸之濫觴姜堯章劉青田皆謂學
者須略考篆文乃可成書故亦載大概於左

試看  奉  秦  春  秦

隸首雖同篆不倖  文  市  方

言  交  永  主 難將點畫一般求

兼  并 既不同  前  首

美  益 何堪比  魚戟  合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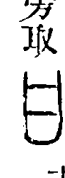

小學稽業卷三

七

身全異  翼 當知  差 首亦殊  羞

應  鹿 有頭非是  廣 音像  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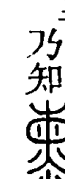
兵 同首不同  退 盡向  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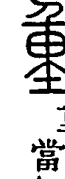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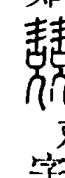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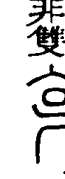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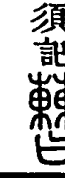
尺音  旁取  甘 皆从  口 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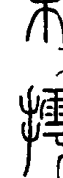
求  夔 形卻自  生角  牛 字非因

午 出頭若解  活  話 難共  舌

活字當 方知  屈 宙 不同 由 字從由 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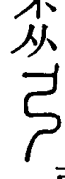
解  黑 頭非是  里 乃知  黑 首亦非

重  當知  效 字非雙  克 須記  難





曹 頭用兩  東  攄 攄用  雪 非用  雪

小學稽業卷三




八

慮  彌 旁从  長 不从  弓 智

知  知 不可文通用  好 好  好 元來字不

同  津 旁有  津 音律  津 元非  津 驛

畔从  羊 不是  辛 合省  難 旁難比

革 當知  暢 畔不全  申 申  楚

要 賈 票 聖 首欲迷 日

日 畔从王 王 非是 旺 旺 口 旁从帝

帝 不成 啼 休言 去 吉 吉 皆从土

土 莫道 封 封 盡屬 圭 圭 溺 字

却从人 畔 水 濁 洗 時還用 水

邊 西 額 旁用 各 非从 客

盼 盼 分 不是 今 擡 擡 本用

規 非用 全 還从 雋

不 金 旁用 廣 非為 櫟 櫟

橫 一 土 土 佳 不是 自 楷化堆 薪

柴 便可為營 寨 禾 蕪 還堪作豆

稻 稽 虫 在 又 爪 全 間元是 蚤

狸 狸 藏 艸 艸 下即為 埋 邑 內

共 行方是 巷 木 邊从 寸 不

成 村 日 落 音 中元是 暮

泉 流 厂 下即成 源 火

旁从 奴亂切 方為 媛 媛 火 畔从

爰 爰 卻是 暄 相 查只用 木

旁从 且 艸 韞 韞 惟從 艸 下 溫

陟 狹 用 阜 旁非用 犬 寬 寬 非从

艸 卻从 艸 九山羊 綵採只須从獨 采

欄欄皆合用單 闌 成 成 與鉞同 微差

難比 戌 干 于 略異不同 干

心 旁用 曷 方成 曷 目 畔从

冥 即是 眠 金 本 既然難作

小學稽業卷三

三

鉞 止 舟 何爲卻成 前

鳥 文亦可通爲 鵠 字原來即是 鵠

佳 有木方成 集 三 大 無風

音標 文卻用雲頭 郭 膠

寥 字翻从 厂 下 膠 卡字單行通作 木

葉

未頭加草卻成 苴 卽 抄 時只用 金

旁 少 墮 字惟從 阜 畔 多

女 从 妻 慧 般 从 女

始成 駝 字从 人 非用 馬

蛇 文 蛇 併爲 他 做

小學稽業卷三

古

時寫出還同 作 衰 字書成卻是 衰

登 有頭殊 祭 魯

慶 同首異 庚 唐 非 來

網 下非其 罪 女 向 良 邊无

此 娘 系 自然殊甲 月 行 貢

麻 从林 不 林 音 音

三館直館院曰館職舊韻書从館廢館非也據此則

鋪肆作舖亦可老子銘作西廡婁壽碑作脯脯本脯字

古室南廡北脯惟亡國之社北廡朱子註伯牛有疾章

有北廡豈以廡脯通用耶耿氏鐙造夏承碑時旁皆作

告哀良碑作廡正韻作廡

賓賓朋通羣宦說侯侯說霸霸王中畫嬰兒哥說

弟軍包隸說蠻說羌說俱說

按劉熊碑續旁作賓石經尚書作朋孟郁碑作宦韓勅

碑陰作侯正字通候候通王之中畫近上謂別於玉字

之三畫均耳隸既加點爲玉則王中畫不必近上也漢

隸如老子銘等皆不近上况字書如精蘊正字通諸編

小學稽業卷三

或曰當近上或曰不當則其說孰是舉置之可也劉寬

碑作繇繁陽令碑作繇正字通作隸郭旻碑作繇衡方

碑楊信碑俱作繇

寇寇冠說冠須音會經音禪從繼音墨兩敵音欺敵

音衣姪淫同婦音諸穴紫望仰望胡實我苗同

按正字通須卽須俗書無二字校官碑作廡石經魯詩

作廡不必從里八也日月相望曰望因之爲瞻望期望

之義強分爲二非也通雅已有辨苗苗一字兩寫苗苗

苗害一字兩聲

壯瑁瑁音存莊毒俱士類類諸類不類說敏類諸類漬漬

無穎字

按通雅曰說文增增從士乃許氏臆造之說自監本爾

雅及王氏詩考陳氏九經考與詩增增舞我弁从土無

從土者繁陽碑作穎郭仲奇碑作穎漢人通字而云無

之非少見多怪歟

已生汜祀已生忌記弓音菌義同生汜同犯已生昇音意配

按漢隸惟張壽碑記字从已老子銘祀城垣碑犯从已

高頤碑配大饗碑汜皆从已然范式碑熊君碑范範从

已張納碑陰孫根碑陰范範从已蓋古皆通用也又毛

氏曰陽氣生於子終於巳巳者終已也則已止巳午本

小學稽業卷三

一字

卂音頭非卂艸下字皆茂茂萑萑音桓音米羊

敬敬說備獲音約蘭苟音急敬旁从此萑音九山羊與

按說文萑鳥從卂萑草從艸然爾雅釋草萑訓推夏小

正萑未秀爲萑而釋言曰萑雌也萑亂也則萑草萑鳥

一字兩稱不必分餉漢隸作備苟訓且訓誠儀禮賓爲

苟敬註訓小敬則敬傍從苟未爲不可而必牽引篆文

別作萑苟以趨險僻何爲者易夬之九五萑陸夬夬朱

衷曰萑萑葉孟喜易曰山羊蓋夬乾上而露兌羊之角

有似萑甲是稱萑稱羊原通一字矣

尾 夏冬乃之尾分變而介女子乃平謂下撫首按上

花

111

環而夢曲起幽恍以如鉅象低昂

柳子厚八法頌曰側不貴卧勒嘗患平努過直而力敗
趨當存而勢生策仰收而暗揭掠左出而鋒輕啄倉皇
而疾搥礫趨趙音鵲行貌而開撐

小學稽業卷三終

小學稽業卷三

主

小學稽業卷四

龔縣李堦纂

計

九九數

一一如一 一二如二 二三如四 一三如三 二三如
六三三如九 一四如四 二四如八 三四一十二 四四
一十六 一五如五 二五一十三 五十一 五十四 五十二
五五二十五 一六如六 二六一十二 三六一十八 四
六二十四 五六三十三 六六三十六 一七如七 二七一
十四 三七二十一 四七二十八 五七三十五 六七四十
二七七四十九 一八如八 二八一十六 三八二十四
四八三十二 五八四十六 八四十八 七五十六 八八
六十四 一九如九 二九一十八 三九二十七 四九三
十六 五九四十五 六九五十四 七九六十三 八九七十
二九九八十一

算盤九九上下法 一遍 一上一二上三上三四
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八上八九上九 二遍
一上一二上三下五除二 四下五除一 五起五成一
十六起四下還一成 一十七起三下還二成 一十八起
二成 一十九起一成 一十 三遍 一上一二下五除

小學稽業卷四

小學稽業卷四

三三上三四起六成一十五上五六上六七起三下還
 二成一十八起二成一九起一成一十 四遍 一
 上二上二三上三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
 六七起三成一十八起二下還三成一十九起一成一
 十 五遍 一下五除四二起八成一十三下五除二
 四起六成一十五上五六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七上七
 八起二下還三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六遍 一上
 一二上二三起七成一十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
 六上六七起三成一十八起二成一九起一下還四
 成一十 七遍 一上二下五除三三上三四起六
 成二十五上五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二
 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八遍 一上二上二三下
 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起四下還一成
 一十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二成一九起一成
 一十 九遍 一上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
 六上六七上七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乘法歌 單位曰因位數多曰乘
 下乘之法此為真起手先將第二因三四以下都乘遍
 卻將本位破其身
 因法 如有銀一百二十三兩四錢每銀一兩糴米二

小學稽業卷四

石該米若干 法置銀於左為實以每銀一兩糴米二
 石置二於右為法因之得米二百四十六石八斗
 乘法 如有銀同前每銀一兩糴米二石五斗該米若
 干 置實同前右置二五為法乘之得米三百零八石
 五斗
 九歸歌
 一歸不須歸其法故不立 二歸 一二添作五逢二
 進一十 三歸 三一二三十一三二六十二逢三進一
 十四歸 四一二二四二添作五四三七十二逢
 四進一十 五歸 五一倍作二五二倍作四五三
 作六五四倍作八逢五進一十 六歸 六一下加四
 六二三十二六三添作五六四六十四六五八十二逢
 六進一十 七歸 七一下加三七二下加六七三四
 十二七四十五五七五七十一七六八十四逢七進一
 十八歸 八一下加二八二下加四八三下加六八
 四添作五八五六六十二八六七十四八七十六逢八
 進一十 九歸隨身下逢九進一十
 歸除 單位用歸位數多則用歸除
 數有歸除法為奇將身歸訖次除之有歸若是無除數
 起一還將原數施一歸起一下還一二歸起一下還若

遇本歸歸不得撞歸之法最爲宜一歸見一無除作九

九二以至九歸見九
無除作九九皆同

歸法 如欲糴米二百四十六石八斗每銀一兩糴米

二石該銀若干 法置米全數於左爲實以銀一兩糴
米二石爲法置右用二歸歸之該銀一百二十三兩四
錢

歸除法 如欲糴米三百〇八石五斗每銀一兩糴米

二石五斗該銀若干 置米全數於左爲實置二五於

右爲法用二歸歸除該銀一百二十三兩四錢

今有銀二百六十五兩三錢二分十六人分之每人該

小學稽業卷四

四

銀若干 以一六爲法歸除之每人得銀十六兩五錢

八分三釐五毫其中撞歸起
還原俱用

歸因總歌

歸從頭上起因從足下生逢如須隔位言十在本身又

日分總之法歸除用撮總之法卽用乘

加減歌 因乘歸除遇法首位有一數者用之

加法仍從下位先如因位數或多焉十居本位零居次

一外添如法莫刊 減法須知先定身得其身數始爲

真法中有一何會用身外除零妙入神

如有銀十二兩五錢每兩易錢一千二百五十加之卽

得總錢數由總錢數減之卽得本銀數 加法置總銀

爲實以每兩錢數爲法先從下位加起不動本身亦不

算法首位呼二五十一十卽加五下呼五五二十五加

五次位三位又呼二二如四加二次位二五十一十亦加

二次位又呼一二如二加一次位一五如五加一第三

位得總錢十五千六百二十五文 若減則從總錢上

位減起呼一二減次位二一五減三位五則二位得三

矣若以三爲本身不動則下無可減乃以二爲身呼二

二如四減本位一去四下位添六又呼二五十一十下位

減一十則三位得六矣若以六爲身則二六十二法

小學稽業卷四

五

有日十減本位零減次本身減一不成六矣故止呼三

五十一十減本身一又呼五五二十五減下位盡得本銀

十二兩五錢蓋加卽乘法減卽歸法而不動本身尤捷

也此法置本銀用八歸亦得總錢數置總錢用八因亦

得總銀數蓋錢一千二百五十得銀一兩乃爲錢一千

得銀八錢故又可用此法也

定位歌

數家定位莫差池因乘每向下位推加減只須認本位

歸與歸除上位施法多原實逆上數位前得令順下宜

法少原實降下數法前得令逆上知

如前銀一百二十三兩四錢乘得米三。八五石法是銀一兩所糴之米數二石五斗則從實百上順數至兩兩下一位定法首石由石逆數陞至所算成首位是百則爲三百。八石五斗所謂因乘每向下位推也如前米三百。八石五斗歸得銀一二三四石法是銀一兩所糴之米數二石五斗則從實百上順數至石與法石對石上一位定兩由兩逆數陞至所算成首位是百則爲一百二十三兩四錢所謂歸與歸除上位施也又法曰法少原實降下數法前得令逆上知亦此又如銀二千兩五萬人分之法用五歸五二倍作四則

小學稽業卷四

六

以每人分銀千上定人逆上數對法萬人止萬前一位定實銀千數順下數至千兩本位得分爲每人四分是亦歸與歸除上位施也又法曰法多原實逆上數位前得令順下宜卽此

如五萬人每人出銀四分卽以四爲法乘之五四二十則從萬人向右順數至人位人下一位定法分從分向左逆數至本實萬人位爲千得共出銀二千兩是亦因乘每向下位推也

如前銀十二兩五錢每兩易錢一千二百五十則加總銀之兩卽定千減總錢之千卽定兩所謂加減只須認

本位也

九章算法

方田

丈量地畝總歌 五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畝三百六十步爲里

古者量田較闊長全憑繩尺以牽量一形雖有一般法惟有方田法易詳若見囑斜併凹曲直須裨補取其方卻將乘實爲田積二四除之畝數彰

飛歸見畝歌 卽二四 地有中一闊者倍之尺寸俱倍

見一加三隔位四見二加六隔位八見一爲五下除二

小學稽業卷四

七

添一除二四添二除四八添三除七二添四除九六如有地長二百四十。步二尺南闊十步中闊十一步北闊十三步三尺田若干 法置長二百四十。步四尺於左置闊於右用四歸得十一步四尺乘長步下一位定闊首十得積二千七百四十。步五尺六寸飛歸百上一位定畝得田十一畝四分一釐九毫

建標方田法 每千步爲大方方角立大標竿百步爲小方方角立小標竿南北東西以針盤引繩準之不使一毫參差大方積百萬步在今法當田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在古法 古以百步爲畝 當田萬畝小

方積萬步在今法當田四十一畝一百六十步在古法

當田百畝孟子方里而井井不用量算已有定數其間九百畝九小方也

有山林川澤不毛之地另算除之若山河不可立標者有前後左右標竿可以相準不立亦無妨也

量田又法海剛舉令民以灰畫地而數其眼五尺爲

一眼一眼爲一步二十四眼爲一分二百四十眼爲一

畝謂之癰算使人皆可曉然用棕網爲尤捷以棕繩結網每五尺爲一眼細勞鵝毛管爲絲少雅其中則陰晴如一鋪地算之雖尖

斜畸零皆了然也右二條陸道威思辨錄

數學測量天地推算日月區畫山河指數今古極天下

小學稽業卷四

八

之變者也幼學恐未能盡諸故九章惟登方田大略以下粟布衰分少廣商功均輸盈朒方程勾股各有成法學者以次考而習之可也

小學稽業卷四終

小學稽業卷五

藍縣李塋纂

內則曰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

學樂

虞書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益稷帝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入音察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孔傳曰以六律和聲音察天下治理及忽怠以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汝當聽審之孔疏曰察治忽者如

小學稽業卷五

二

詩序言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周禮大師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國語陽律六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律六大呂夾鐘中呂林鐘南呂應鐘共十二律惟言六者陰統於陽也

竟山樂錄曰五聲五層聲音也以人聲準之則喉舌齒唇也然五聲內有二變又謂之七聲宮變宮商角徵變徵羽國語伶州鳩曰七律漢書曰七始卽今之七調也又曰商角徵羽宮相連甚親宮商徵羽相連頗疎而疎之中又各有一聲然細玩之宮商之間一聲猶宮

聲也徵羽之間一聲猶徵聲也故謂之變宮變徵亦以人聲準之喉齒唇相接頗遠是中有一音也南曲聲舒和則可越此二變而宮商徵羽相接北曲聲激切則用二變接續然南曲雖不用二變而有时起音即在宮之下商之上得聲則即從此聲始為宮其徵之下羽之上亦然故南曲不用二變聲而有二變調也 今器色招曰四上競氣極聲變只則周末已有此名矣

十二律則十二聲也七聲已盡而又曰十二聲者以一人七聲低一人七聲高一時七聲低一時奮激七聲高

小學稽業卷五

則高者較低者或高一聲二聲不能限為一定之七聲矣如此人之喉舌齒唇高於彼人之喉舌齒唇一倍兩倍固有之也然七聲上再加五聲為十二聲而或高或低者以盡故止於十二律

論語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釋如也以成

始作樂初合也翕如言人聲八音相比而起也翕動也合也聚也惡伏惡缺惡散也從之則大作矣純如清濁高下遞接圓轉如五味之相劑也皦如抗隊曲止倨句為言為永分明也釋如釋抽絲也繫繫乎貫珠之象也

以成者或六成或九成悉準乎是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孟子曰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又曰聖人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

五音高下方聲人聲原自不一以六律節之聽其從何律起至何律止則知為低五音或高五音或至高五音此調不得侵彼調而音以正正則和矣故書曰律和聲

按經書言樂皆以聲音皆用耳力無計數者自管子言五音之數史記因之又言十二律之數然其言並非定辭如云七十二以為商八九七十二正太簇也而言

小學稽業卷五

三

十二律又曰太簇七寸七分二角推之他音律皆然劉歆條奏篇云一日備數二日和聲三日審度四曰嘉量五日權衡以為備數既得可以為律度量衡四者之用非謂數即聲也故史記以律數通於歷而別作樂書與前漢書律歷志禮樂志兩分者正同其非以律數即為樂可知矣蔡元定乃誤宗之起一積萬以為最密而朱子謂其并不能彈琴則其所謂律呂安用哉樂安在哉鄭世子曰經有聽律之文無算律之說律由聲制非由度出亮哉言乎 傳黃帝制十二簫蓋謂十二聲由低而高出之人聲測之器色尚需聰聽若管有長短則音

有高下凡有耳者皆可辨也故以此象之然前此伏羲作立本斷無無清濁高下而可為樂者則伊時十二聲已具矣而不聞有十二笛也故月令章句云律者率也謂高下之率法也非用十二管以為樂也至今作樂亦無用十二管者而必累黍尋尺互爭其決何為哉至於配五行參五事分十二月諸論亦屬旁證餘義若刻執此類遂以為知樂亦非也

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

古人所謂鄭聲淫商紂靡靡之樂皆以其樂章與樂聲多淫蕩不雅馴耳非謂五聲十二律有踰軼也即如今

小學稽業卷五

四

世北曲不同南曲南曲不同小調然工尺七調無弗同也使有出於七調之外則七調可廢矣使七調出於古所傳五聲十二律之外則制樂者必非聖人而五音十二律亦可廢矣辟之衣冠古為纓緹今為幪幪古為纓掖今為欄衫以至各代各異然冠制以覆首衣制以稱身無弗同也使此制有不同則制衣冠者尙可為開物成務之聖人哉孟子今樂猶古樂乃深明樂理之論也

六律正五音圖

宮音

南曲不用二變音無宮之變宮一調下六調皆然詳見學樂錄此調不用乙凡

角 商

宮

羽

徵

徵

尺 太簇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右宮之宮黃鐘之宮一清

尺 太簇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右宮之變宮黃鐘之變宮二清

尺 太簇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小學稽業卷五

五

右宮之商黃鐘之商三清

尺 太簇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右宮之角黃鐘之角四清

尺 太簇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右宮之徵黃鐘之徵五清

南曲以此為四清調不及變徵羽高而無清也

變宮音

南曲不用上六學樂調皆从中起言旋宮亦中聲也此以器色定字起言旋宮有商下也一也

商

宮

羽

徵

角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右變宮之宮大呂之宮一清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右變宮之變宮大呂之變宮二清

小學稽業卷五

木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右變宮之商大呂之商三清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右變宮之角大呂之角四清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第

商

羽

徵

角

商

右變宮之微大呂之微五清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右商之宮太簇之宮一清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小學稽業卷五

七

右商之變宮太簇之變宮二清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右商之商太簇之商三清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右商之角太簇之角四清

[illegible][illegible]

無射 南宮 商 林鐘 蕤賓 黃鐘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低之聲
高之聲

右羽之商蕤賓之商三清

蕤賓 南宮 商 林鐘 蕤賓 黃鐘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低之聲
高之聲

右羽之角蕤賓之角四清

蕤賓 南宮 商 林鐘 蕤賓 黃鐘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小學稽業卷五

三

右羽之徵蕤賓之徵五清十二律律聲盡矣四清五清清聲盡矣

時用南曲七調譜與前六律正五音調合

四字調 四上尺工六五上尺工工尺上四合工六

尺六工工尺上四合工合四

乙字調 乙尺工凡四乙尺工凡凡工尺乙四凡四

工四凡凡工尺乙四凡四乙

上字調 上工凡六乙上工凡六六凡工上乙六乙

凡乙六六凡工上乙六乙上

尺字調 尺凡六五上尺凡六五五六凡尺上五上

六上五五六凡尺上五上尺

工字調 工六四乙尺工六四乙乙四六工尺乙尺

四尺乙乙四六工尺乙尺工

凡字調 凡四乙上工凡五乙上上乙五凡工上工

乙工上上乙五凡工上工凡

六字調 六乙上尺凡六乙上尺尺上乙六凡尺凡

上凡尺尺上乙六凡尺凡六

八音

金如鐘鐸之屬鐘以傾樂鐸以節樂若歌鐘即編鐘則以

倚樂詩曰賁鼓維鏞即鋪鼓有敔是鐘鼓相配也故先

小學稽業卷五

三

儒曰凡樂先擊鐘次擊鼓又詩曰鼓鐘送尸則樂後亦

鐘鼓配奏也

石有特磬所以收樂亦以節樂有編磬則以倚樂

土如埙缶之類埙以倚樂缶以節樂

革如縣鼓應鼓拊鼓之屬縣鼓大以始樂以收樂拊鼓

應小以節樂孔頴達曰祝所以節一曲之始其事寬狹

所以節一唱之終其事狹

絲如琴瑟之屬以倚樂者

木如祝敔春牘之屬祝以起樂敔以止樂春牘鄭世子

律書曰猶今拍板也節樂之器

匏卽笙也所以倚樂

竹如管簫篴簾之屬皆倚樂者

簫卽今遂卽今色樂器不能盡黃幼時

下四孔俱放四五宮下五孔俱放乙變上一孔一孔上

在合四孔放上商上一孔放尺角下一孔卽第六孔放工

徵下二孔放凡變下三孔放六合羽二孔合五孔六

孔放仕

笙色 笙十七管而孔十三

按三七九孔四五 按二八孔一乙 按一十一孔

上仕 按七十三孔尺伏 按二六九孔工仁

小學稽業卷五

按四五孔凡仇 按十二孔六合 右大指管一

四孔食指管二三孔中指管十三孔左大指管五六

七孔食指管八九十孔中指管十一十二孔

琴色

一絃宮二絃變宮三絃商見孔門四絃角金載五絃

徵作六絃變徵作七絃羽作變徵孔門金載以七

爲羽故四絃以下部位少錯今正之實聲泛聲皆

同四清五清卽同其弦而聲加清焉絃可兼正清一

於七音高下隨變接逐則大小勾撮拂以及左手

吟猱綽注皆可用也 實右手彈弦左手對徽按絃

及木也散惟右手彈也泛右手彈左手對徽點弦也

撮食指挑中指勾二絃齊起也拂連滾數弦也吟得

音搖動如吟哦也深得音退而上如猱升木抓拂也

綽自下而上注自上而下也左手按四絃右手挑七

勾四相應按三絃挑六勾三相應按二絃挑五勾二

相應按一絃挑四勾一相應皆於九徽謂之大間勾

按五絃挑七勾五相應按四絃挑六勾四相應按三

絃挑五勾三相應按二絃挑四勾二相應按一絃挑

三勾一相應皆於十徽惟挑五勾三則於十一徽謂

之小間勾調絃取和音卽以此五小間勾皆十徽而三

小學稽業卷五

爲五音之君商爲臣近君 舊以一絃至五弦分

位故遇一徽不強而然也 五音六絃爲少宮七絃爲少商則宮商有清而角徵

無清何以解焉况漢儒如京房鄭康成等皆言有二

變音何得去之至有謂中絃象太極餘六絃一絃分

二律則背誕矣 十三徽闕里志曰象十二律法陰

陽升降之自然也餘一極清不用象閏也 十三徽

爲黃鐘十二徽大呂十一徽太簇十徽夾鐘九徽姑

洗八徽中呂實川編七徽蕤賓實太極六徽林鐘

實作五徽夷則作林四徽南呂則作夷三徽無射市

二徽應鐘射無一徽極清無律作應鐘實川編以

左數起甚是但誤以七徽爲太極故以下部位差今正之

蓋天地之道左爲陽右

爲陰十二律古人原配十二支十二月今以子丑寅

卯辰巳居左午未申酉戌亥居右於理爲順且以聲

音實驗之七徽至十三徽一徽低於一徽一徽緩於

一嶺六嶺至一嶺一嶺高於一嶺一嶺急於一嶺高

急者居上緩低者居下其音昭然也

自右者帶之如者則由丁
生節以志數可自上計也
實用編曰十徽夾鐘象

二月九徽姑洗象三月春和景茂故其音獨爲和暢

十三十二十一 嶽冲穆十嶽九嶽八嶽和暢七嶽

宏大六徽五徽漸清四徽以上更峻至一徽則聲啞

夫

矣樂之最高者亦歌不能及俗謂嘑調又謂煞調故

日餘一極清不用也乃誤者以七徽當太極豈七徽

可不用歟 自岳至龔中分爲七暉舊以龔至七暉爲一準自

七暉至岳至嶺又中分爲四暉

暉至岳自十暉至齠又中分爲一暉四暉至一暉爲一準十三

暉而一暉至四暉之四暉與十三暉至十暉之四暉

相對四暉至七暉之四暉與十暉至七暉之四暉相

對每絃出此十三聲外泛取之輒欲絕無聲非天地

之定數歟何鄭世子謂泛音不足貴也今世琴譜空彈不歌乃隋

唐道家所傳
非雅樂也

正宮黃鐘調曲

四尺上尺六凡工尺工尺

芍、四、勻、四、葵、齒、卷、鼎、雞、雞

上尺伍億五六萬六千

[illegible]

六五凡工尺凡六凡六五

勻也。𦵏，𦵏，𦵏，𦵏，𦵏，𦵏，𦵏。

凡工尺工尺上尺

葵 爸 鼎 鼎 爸 鼎

此張采舒所授正宮黃鐘調也就時下吹彈入戶柳

本

青娘曲以志工尺大概但采舒宗五調調絃法以三

絃爲正宮而又臆以上爲宮故譜如右其實上字起

宮乃商之宮太簇之宮也

樂奏

古樂節次見於經者虞書夏孔傳擊擊祝鳴球搏拊琴

瑟以詠古歌必比於樂器無徒歌者徒歌則曰謠此堂上之樂也下管

鼓合止祝敬笙鏞吹笙以間也此堂下之樂也鄉飲

酒義工入升歌三終卽儀禮燕與鄉飲酒升堂歌鹿

鳴四牡皇皇者華每篇而一終也笙入三終卽儀

禮吹笙之人久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每一篇一

終也問歌三終即儀禮堂上人先歌魚麗則堂下人笙由庚此爲一終又堂上人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邱此爲二終又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此爲三終合樂三終即儀禮歌關雎鵲巢葛覃采芣卷耳采蘋堂上與堂下樂並作凡三次也工告樂備遂出此與周禮小師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文王世子登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皆同全樂也若鄉射禮惟有合樂不升歌不笙入不問歌又樂之略者樂後又有合語在旅酬時如歌清廟則言文王清廟之德云何是也

小學稽業卷五

太

毛河右先生答書時甲申年先生八十二歲曰據問笙詩有詩則鄉飲酒禮笙入三終將以笙笙詩耶抑亦別有歌詩者而以笙應之耶此問最善從來辨笙詩未有辨笙其詩者夫所謂笙詩有辭謂笙必有詩非謂笙詩之必有歌也凡詩可以歌亦可以笙所謂笙詩有詩謂笙詩之必可歌非謂笙詩之必不可以笙也蓋笙與箭與箏管四器皆主聲詩皆應歌之器皆在堂下原無徒器者但有歌而器有不歌而器其歌而器如鄉射禮之工歌於上而堂上堂下皆應之即鄉飲酒之合樂是也此有歌之笙也不歌而器如大射之管新

宮文王世子始養老之管象堂下俱不歌而但以管笙聲其詩即鄉飲酒禮之笙入間歌是也此不歌之笙也是以春秋傳有歌鐘即頌鐘頌磬所以應歌周禮有鐘笙即笙鐘笙磬所以應笙夫笙又有應則笙即歌矣此如漢橫吹東西晉大角皆用之軍中並無歌工而曲中有詞如上之同思悲翁等則豈有笙管而反無詞者故往以不徒器折其無辭謂不如步瑟調笙之憑虛作聲而無字音耳非謂其有字而不歌也若又問歌工上下多寡則漢後歌工多而授器少古則授器多而歌工少即如鄉射一禮或四工則兩

小學稽業卷五

五

歌兩瑟六工則兩歌四瑟而笙管之數不與焉然而歌工必在上即笙管鐘磬皆列堂下而皆可以應其歌是以合樂之法工歌關雎則堂上之琴瑟堂下之笙管皆羣起而應之其歌葛覃卷耳鵲巢采芣采蘋皆然舊註所謂合樂者合金石絲竹以歌之金石者鐘磬絲竹者瑟與笙管也乃孔仲達誤註鄉飲酒義謂上歌關雎下笙鵲巢以應之則殊不然來問所云各詩各章長短不齊此明了之語而孔氏未察也至或謂歌工必堂上則又不然射禮至命射時歌工皆遷堂下而樂正命絃者曰奏騶虞則瑟工瑟騶虞以

主鼓節所云魯鼓薛鼓者是歌工琴瑟亦有時而居
下上下有尊卑八音無貴賤也又問歌必在前舞必
在後特不知舞曲與歌曲同終抑亦舞曲之餘又有
歌曲則有以舞曲終者春秋傳季札觀樂見四代之
舞而即觀止是也有以歌曲終者仲尼燕居敘大饗
之九節以獻寶樂作爲一節實酢樂作爲二節升堂
歌清廟詩爲三節下管象武卽舞也爲四節鄭註夏
籥迭興謂以籥吹又以籥舞也爲五節鄭註薦俎而
樂又作爲六節將行歌采齊七節客出以雍徹以振
簫八節九節是歌後有舞舞後又有歌况燕禮有無

小學稽業卷五

三

算樂將歌舞迭更而無算數卽燕饗一體且然至於
祭祀之微饌送尸其歌雍諸樂皆在舞後更無論也
若來書所錄琴色備正清於七絃十三刊中雖與僕
夙說稍未合然故不礙聲律餘來錄樂奏誦詩舞勺
舞容諸譜俱見實際餘不具

誦詩

勺詩序曰酌告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於平徐錄揚款王矩折師隊止承遵平養徐時上承晦
收時申純平徐熙平承矣疾申是發用揚大平句介平
止承我轉龍折上受平徐之收躡平串躡上王揚抗之

下造平止嘆載申用轉有過嗣平承重一實申維申轉
爾平徐公上發允句師平承

右一章八句今疑前四句作一解後四句作一解也

古歌樂失傳不得已妄倣樂記上如抗下如隊曲如
折止如棄木貼中矩句中鉤繫繫乎端如貫珠之言
及唐樂笛子譜明陳白沙王陽明歌詩法臆撰如右
歌用宮調五聲七聲皆可以俟知者教正

前儒律呂諸書及文廟樂一字一音或一字首尾共
幾音字字如一無清濁無高下無疾徐無節奏則從
古未有是歌未有是樂也

小學稽業卷五

三

明甯府所纂唐樂造字譜今存宮調曲一首
間上尺道工六工尺上行工四八六工四至工四六工
尺妝工六梳工尺對六四鏡四工尺臺四上尺上四
六泪四尺上四痕六工六四猶上尺尺未尺工尺上四
減工四四六工尺尺笑工六工臉六工六四自四尺上
上四然尺工六工工工開尺

右以宮調合唐樂歎疆場宮調曲謂之宮之宮黃鐘
之宮最高是鏡字不過及個字而止

鄭康成曰誦謂歌樂也故錄二詩歌法如右聊示髮
端若但讀其字句則三百篇漢魏樂府唐詩俱在任

擇其有益性情者讀之可也

舞勺

內則十三舞勺十五舞象

詩序以頌之
維清爲象詩

竊謂樂舞不一詩勺象祇詩之一篇故爲舞之小大

夏禹樂總名舞之則全舞矣故爲舞之大

文舞左執籥右秉翟武舞左總干右持戚然周禮樂

師教國子小舞有析五色繒之帔舞羽舞雩五色羽

之皇舞翬牛尾之旄舞干舞拂袖之人舞又不止羽

箭干戚也

唐宋郊廟之禮舞皆先文後武考唐韋萬石議云先

小學稽業卷五

三

儒相傳以揖讓得天下先奏文以征伐得天下先奏

武韓苑洛志樂舞圖皆先武後文今勺詩從之

李我存曰文先舉左手足武先舉右手足文則左旋

武則右旋未開舞時文舞籥內翟外武舞戚內于外

樂記疏曰武舞作樂一成樂者從南第一位而北出

至第二位象武王北出觀兵再成從第二位至第三

位象滅商三成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北而南返象

克紂而南還四成從北第二位卻至第三位象南國

是疆五成分爲左右象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從第三

位復南頭初位象功成武德充滿天下註曰奏武曲

一終爲一成李靖謂唐太宗曰破陳樂舞前出四表

後綴八幡左右折旋趨走金鼓各有其節此卽入陳

圖四頭八尾之制也今舞勺亦倣其制但三位者以

小也

樂記子曰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言奏武樂

時兩人振鐸夾舞者爲節而舞者四次擊刺象武盛

也又曰分夾而進事蚤濟也言舞者各有部分振鐸

者夾之以進象欲早成事也

文廟禮樂志曰舞籥有數而不吹或曰綴兆轉折入

位之時齊吹以節走趨此蓋因周禮籥師教國子舞

小學稽業卷五

三

羽吹籥故云然不知吹籥必兩手齊按將置羽何地

耶籥師吹籥所以教倚歌與舞羽二事非連文也

節武舞以金鐸節文舞以木鐸相鼓則用手執於胸

前以輔鐸者每搖鐸一聲則擊鼓一聲應之蓋舞本

比於歌而循聲按節尚貴經營故但隨鐸相之節以

應歌詩之節則無差誤矣此與射禮投壺禮之比樂

但聽鞀鼓大鼓爲節者正同

文廟禮樂志曰鼓聲既嚴旌節前導魚貫而進列行

於庭下左右相聽節生唱奏某舞則散而爲佾聽

唱舞止則聚而爲佾一絲不可亂

張南士以爲舞曲在樂曲之外凡樂先登歌次合作皆非舞曲蓋據漢東平王蒼獻武德舞歌及六朝皆有樂舞歌辭在樂章外也愚考古人遺制似升歌專歌樂而不舞至笙入以下則舞與樂章相比不分二端仲尼燕居曰下管象武夏籥序興文王世子曰下管象舞大武而春秋傳曰見舞象箛南籥夫象奏以箛管樂章也而卽以此爲舞非舞曲卽樂詞乎且春秋傳連文云舞南籥舞大武舞箛韶豈南詩與韶武皆非樂章耶毛河右詩札曰管奏列在堂下故曰下管象然堂下合樂則必舞故又曰象舞其言明矣

小學稽業卷五

五

勺詩鄭註曰勺文舞也蔡中郎獨斷曰酌告成大武也實用編曰成王之勺告成則武舞也考古樂皆文武俱舜舞干羽於兩階是也惟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故今兩從先儒之說文武並奏焉

然古之文武俱者或各有詩非必一詩也今一篇而文武俱可乎曰古法不能多考聊具二舞之儀以爲童子樂舞階梯耳且詳玩詩意前四句言開創後四句言守成開創以武守成以文故妄分兩解而歌舞之至於聲容之失考及失當者後賢起而改訂焉所樂聞也

文舞容

執羽箛容 平心執之爲衡起之齊目爲平舉起之首上爲高舉向下爲垂兩手正舉出手爲拱兩手向耳偏舉爲呈兩執相接爲交縱合如一爲合縱橫兩分爲開將羽向下或箛一頭向下爲拂

身容 起身正立爲平身曲背爲躬身左右欹爲仄身

左右轉爲側身轉過爲回身開左右膝直身下坐爲

蹲身

立容 向內立向外立相對立相背立朝前立

首容 舉面朝上爲仰首俯面向下爲低首左右向爲

小學稽業卷五

五

側首

目容 上顧下顧左顧右顧正顧轉顧

手容 一手起爲起手向下爲垂手兩手合舉爲拱手

前伸爲出手後伸爲入手相持爲挽手

足容 立住曰駐足起足而上曰起足高起足曰踳足

起足前尖以足跟著地爲踳足起足後跟以足尖著

地爲點足進足稍前爲出足膝前足後爲曲足轉而

向左右曰轉足履位遷移曰移足左足加右右足加

左曰交足

步容 前邁爲進步後退爲退步

禮容 屈身出手下與爲授屈身出手上承爲受拱手
退後爲辭拱手向左右爲讓低首屈身拱手爲謙低
首屈身手持羽籥並頭至地爲拜手屈膝至地爲跪
屈膝至地點首爲叩頭跪一足屈一足拱手左右讓
爲舞以上本文廟禮樂志及
廿一史舞容而少訂之

武舞容與文舞可通
用者具前

身斜向左而前兩足不丁不入平持干前戚後曰持
左持干右戚按腰曰操左足微前右足微後干戚南
北兩出曰平右足前左足後右戚藏背後左干直出
曰探左足前右足後右戚前左干後右足前左足後

小學稽業卷五

左干前右戚後曰拗左腿前左干起右腿後右戚落
右腿前右戚起左腿後左干落曰舉將干從上向右
一撥右足往左前進左足隨之更左以戚向上擊之
曰擲將干從下向右一撥右足往左前進左足隨之
更左以戚向下擊之曰搥蹲身持干戚將干掃足二
磕而戚直刺之曰刺將干戚俱高舉忽干就地一撥
而戚直刪其足曰刪從左旋退右足復退左足於後
反身左足復前左干一磕向後右戚交左手往左外
斫之曰斫將干一撥戚入左邊又一撥右旋身又
將干一撥戚入擊之曰勦兩足往後一少退身少屈

曲肱持干向前戚握腰後曰引持干戚跪曰坐跪而
起曰作將戚向前一舉右旋退後復對左側立向前
持干戚曰守一連右旋二次退後復向前持干戚曰
屯以上酌廿一史楊椒山志
樂舞容及技擊法爲之
舞以北爲前南爲後左手右手以己身言向左向右
左旋右旋以堂東西言

佾舞或左右相比或左右相對相對則東者向西西
者向東或左右相背其對與背也或兩兩相對背或
東轉東佾西佾相對背皆間用之

勺詩前解武舞凡○皆節也以鐸相
爲節與歌之板相應

小學稽業卷五

於至第一位身斜前向左兩足不丁不入左操干平向
前右戚按腰立乃右足進一步身斜前向右右操戚平
向前左干護腰立少轉足向前前干前戚後直出作拗
勢又左步進一步戚前干後直出作拗勢乃收左足曲
膝點足舉干向前戚按腰立王持干向右額又持干向
左額乃右足一屈左足伸開持干向前而戚隨後作勢
師將兩足往後一少退身少屈曲肱持干向前戚握腰
後一引乃將干向右一撥戚入左邊又一撥即右旋
身又將干一撥戚入勦之至第二位象周王田賦之趙
武也遷移足正向前跪持干戚持作而左足前右足後

左干右戚南北兩平出乃右足進一步干前持戚按腰
立時左足進一步左干向西北舉右戚落右足進一步
右戚向東北舉左干落乃右足退一步持戚背後干面
出向前探之時乃蹲身持干戚將干一撥戚跌左直入
至第三位復右旋身退後蹲身持干戚向北象觀兵諸
侯會而復返也時純起身干前持戚按腰立乃右足少
進並舉干戚熙將身一抑下落干戚一分右足退一步
身向東干護左膝向前而戚向後左足復退一步至第
二位身向西戚出右膝上而干向後右足又退身斜前
向左兩足丁字前干後戚俱舉以上舒矣是將干就地

小學稽業卷五

表

向右一撥右足進於左左手復轉左之左而戚則之用
乃右轉身右足從右進前舉干下戚俱向前作勢乃將
干平落向左一撥又右轉身右足從右進前將戚向左
平斫之大右足從左退後持干平向前戚按腰乃將干
從上向右一撥右足向左前進左足隨之更左至第三
位以戚向上撥之左足轉西右足從西轉後將干往東
平撥向前右手交左手往左下推之企將右足少前
比立干戚南北兩平出以上急乃將戚向前一舉右旋
退後將至第二位對左立向前持干戚為守又將戚向
前一舉右旋退後對左立又將戚向前一舉右旋退後

至第一位對左立向前持干戚為屯以上少舒象時至
滅商而功成退守也

勺詩後解文舞武舞身多側
文舞身多正

我從第一位兩足正向前駐立左手橫箭右手從羽平
衡乃將兩手羽箭從橫相交低首至地揖龍兩手從合
羽箭起左足向上拱又起右足向上拱受羽箭從橫分
開轉足隨身左轉向前踐左足躬身垂右手起左手受
又踐右足躬身垂左手起右手受之進左步右步隨至
第二位平身仰首高舉羽箭相交側首左額側首右額
象子孫受前王之業也躡平身從橫執羽箭躡左足躡

小學稽業卷五

表

又躡右足王進步平舉羽箭乃點左足高舉箭又點右
足高舉羽之平執羽箭屈膝跪造起左轉進步至第三
位出左手直前指箭入右手直後指羽又出右手面前
指羽入左手直後指箭又向左爪身左手斜上向身指
箭右手斜下向身指羽向右手爪身右手斜上向身指羽
左手斜下向身指箭以上舒象嘆美前王祐昌永壽之
功也載用正立低首羽箭兩開左旋退步同身向前立
有出左手又出右手躡躡身羽箭合執左呈右呈載用
正立低首羽箭兩開左旋退步至第二位同身向前立
有出左手又出右手躡躡身羽箭合執左呈右呈象繼

續前王也。實維。卽邁身左轉退步二次以上急。爾。何前
平身左側身出左足右手拂羽又右側身出右足左手
拂羽。公。移步少退仰首挽手高舉復頰首屈身出手下
援。允。平執羽箭交足屈膝三點首。師。平身開足左旋退
至第一位合執羽箭。乃左右舞蹈三次平身訖以上更
奇象效法前王成太平也。

小學稽業卷五終

小學稽業卷五終

三

小學稽業五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國朝李塨撰其序謂朱子小學所載天道性命上達
也親迎朝覲年及壯強者也以及居相告老諸條
皆非幼童事且無分於大學乃別輯此編卷一爲
小學四子韻語括其總綱以便誦讀卷二爲食食
能言六年教數方名七年別男女八年入小學教
讓九年教數目十年學幼儀諸條卷三爲學書卷
四爲學記卷五爲十有五學樂誦詩舞勺大旨以
禮樂書數爲綱其中如引曲禮履不上堂一節在
今日並無解履之事引內則凡路男子由右婦人
由左車從中央一節在今日亦跬步不可行此虛
陳古禮者也又誦詩一條自造詩譜舞勺一條自
造舞譜此又杜撰古樂者也惟學書一篇辨篆楷
之分極爲精核然亦非童子之所急其庸廓正與
親迎朝覲等耳

性理纂要八卷

〔清〕冉覲祖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性理纂要

八卷》提要

序

有宋周程張朱之學所以紹孔曾思孟而下
行徹統於無窮也學者視周程張朱之書宜與
孔曾思孟等必熟讀而精思之以求有得而後
其學不至背徹而馳也性理大全七十卷備載
周程張朱諸儒之言學者或厭棄之不甯讀或
讀而畏其煩不能卒業是正學明晦之關非細
故也向子伏處嵩陽手爲纂要一編未遑繕寫

載蔡行笈泊釋褐蒙

聖天子簡拔繁籍木天以讀書爲職一切米薪棗星
俱出

上賜念此何可虛度自貽素餐之譏於是閉戶澄心
取向藁重爲刪補加以點定分附訓附評各四
卷其爲附訓者蓋周子太極圖通書張子西銘
東銘程子定性書五者之訓詁也太極圖通書
西銘則本朱子之註諸儒之說而參以己意也

東銘定性書則雜考朱子及諸儒之說而以已
 意成之也其爲附評者蓋以學問之道不過二
 端一則理求其明一則功求其正於性命道德
 抉其微則理無不明也於存省知行致其詳則
 功無不正也大抵以程子之言爲經朱子之言
 爲傳諸儒爲之羽翼而以已意考同異別是非
 爲之評也因不自量出以公諸同人欲使人人
 知讀亦復人人能讀庶周程張朱之書與孔曾
 思孟之書並行不廢而正學以之益明也其爲
 學不勸者取全書而次第卒業又非是編之所
 能限而予之未爲訓評者則以識有不逮力有
 不暇當徐以從事焉倘謂予有去取其間予則
 何敢 峇

康熙癸酉仲春上澣牟陽冉觀祖識於讀書之
 公署



總目	性理纂要附訓	第一卷	周子太極圖	第二卷	周子通書一	第三卷	通書二	第四卷	張子西銘	東銘	性理纂要附評	第五卷	性命	人物之性	命	心性情	志氣	才	第六卷
													性	氣質之性	心	意	思慮		

道	理
德	仁
仁義	仁義禮智
仁義禮智仁	誠
忠信	忠恕
恭敬	
第七卷	
爲學之方	<small>有小山在卷首</small>
第八卷	
存養	持敬
主靜	省察
克己	知行
致知	持敬致知
居敬窮理	力行
言行	改過
處心立事	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辨

性理纂要附訓卷之一

牟陽冉觀祖永光輯

襄城李來章禮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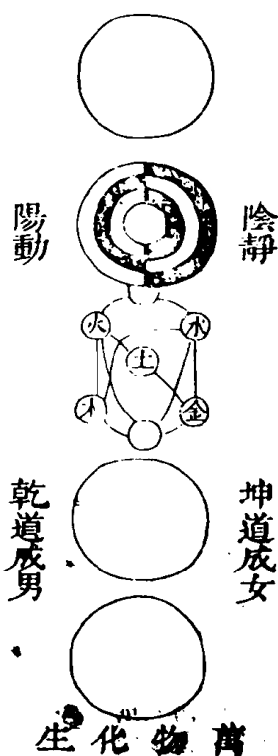
嵩陽耿介逸菴全訂

浚川張伯行勉齋

周子太極圖

朱子曰太極圖者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頤家世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通書易通數十篇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廬山之麓有溪焉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又曰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皆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李仲通銘程邵公志顏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潘清逸謚先生之墓敘所著書特

以作太極圖為稱。然則此圖當為先生書首不疑也。然先生既手以授二程。本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為書之卒章。不復端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指。暗而不明。而鑿頭通書者。亦復不知有所總攝。此則諸本之失也。又嘗讀朱內翰書。逆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搏種放穆修而來。而五峯胡氏作序。又以為先生非止為種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耳。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為得之于人。則決非種穆所及。以為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于此圖哉。是以竊嘗疑之。及得誌文攷之。然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有受於人者。二公蓋有未嘗見此誌而云耳。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離乎陰陽而為言耳。朱子曰。無極而太極上一圖。則是太極。但批出在上。○問。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離乎陰陽而言之。是於道有定位處指之否。

曰。然。一陰一陽之謂道。亦是此意。○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則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敬軒薛氏曰。太極一圖。中虛無物。蓋有此理而實無形也。○上面大圈子。即陰陽中。小圈子。在陰陽中。見其不離在上。見其不離其實。一而已矣。非小圈外。別有一圈為太極也。

按此解最上一圈也。故提周子圖說首句。○此者指圖而言之。下文各指一段。○太極之理。初不離陰陽之氣。而此空圖。則專指其不離乎陰陽者言也。

◎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者其本體也。○者陽之動也。

之用所以行也。○者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者○之根也。

◎者○之根也。

問太極無形。恐不可以動靜言。朱子曰。理有動靜。若理無動靜。氣何自而有動靜乎。問太極有動之理。便能動而生陽否。曰。有。這動之理。便是動而生陽。有這靜之理。便是靜而生陰。既動則理又在動之中。既靜則理又在靜之中。曰。動靜是氣也。有這理為氣之主。氣便能如此否。曰。既有理。便有氣。則理又在氣中。○問理在先。氣在後。曰。理與氣本無先後之可言。但推上去。却如理在先。氣在後。相似。○問太極兼動靜。曰。不是太極兼動靜。太極有動靜也。○太極自是動靜之理。却不可以動靜分體屬。

蓋靜即太極之體動即太極之用也。以字義。兩邊生者即是陰根陽陽根陰。這個有對從中出者無對。太極未動之前便是陰陰靜之中自有陽之根陽動之中自有陰之根動所以必靜者根乎陰故也靜所以必動者根乎陽故也。

敬軒薛氏曰此圖中一小圈即太極動而生陽是右邊陰爲之根靜而生陰是左邊陽爲之根方其動也則太極附動而行方其靜也則太極依靜而立。右邊黑中之白白畫即爲陽非自右而生也左邊白中之黑黑畫即爲陰非自左而右也。

按此解陰靜陽動圖也亦照周子太極動而生陽至兩儀生焉數句而發明之其中太極即上太極空圈也左陽右陰則其動

靜所生也陰中陽故爲陽之根陽中陰故爲陰之根

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者陽之變也。者陰之合也。陰盛故居右陽盛故居左陽極故次火陰極故次水。沖氣故居中而水火之。交系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四時行也。

朱子曰陽變陰合初生水水火氣也流動閃爍其體尚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矣水火初是自生木金則資於土五行之屬皆從土中旋生出來。天地生物先其輕清以及重濁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二物在五行中最輕清金木

又重於水木土又重於金木。周陰陽圖以居右陽感何以始左曰左右但以陰陽之分耳又問木陽極故次火金陰極故次水豈以水生木土生金耶曰以四時之序推之可見。水質陰而性本陽火質陽而性本陰水外暗而內明以其根於陽也火外明而內暗以其根於陰也太極陽動之中有黑底陰靜之中有白底是也。橫渠言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正此意也。火中有黑陽中陰也水外黑而中却明者陰中陽也故水謂之陽亦得火謂之陰亦得。陰陽氣也生此五行之資天地生物五行獨先地即是土便包含許多金木之類天地之間何事而非五行五行陰陽七者衰合便是生物底材料五氣順布四時行焉金

木水火分屬春夏秋冬土則寄旺四季如春屬木而清明後十八日即是土寄旺之時每季寄旺十八日共七十二惟夏季十八日土氣爲最旺故能生秋金也以圖象考之木生火金生水之類各有小畫相牽聯而火生土土生金獨身乎土之內餘則從旁而過爲可見矣。五行之生非有先後如數一二三四五自然有先後次序。

勉齋黃氏曰太極圖解有一處可疑圖以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居左今陰解故次水木陽解故次火此是說生之序下文却說水木陽也火金陰也却以此爲陽後爲陰論來物之初生自是幼嫩如陽始生爲水尚柔弱到生木已強盛陰始生火尚

微到主金已成質。如此則水陽稱木陽盛火陰稱金陰盛。不知圖解所指是如何。後請問云。圖解所分恐是解割圖體。言其居左右之位。次否晦亮先生云。舊也如此看。只是水而木而火而土。畢竟是說行之序。這畢竟是說生之序。畢竟可疑。朱子後水金為陰。一陽一陰。火木為陽。一陽一陰。故為陽。其水而木而火而土。云云者。則謂圖中三道連貫言也。水火木金居四隅。土位乎中。從水起而火而木而金而土。則謂圖內。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之生序也。其水金為陰。火木為陽。土居中央。而更陽盛也。火木為陽。土居中央。而更陰盛也。此即所謂五行之序。以明順布也。

○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一太極二本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二。上天之載。無聲臭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無假借也。

朱子曰。總而言之。只是陰陽分而言之。有五。○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則非太極之後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則非無極之後別生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無極也。○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此當思無有陰陽而無太極底時節。○問無極太極。本非二物。曰。無極而太極。而無極之中萬象森列。不可謂之無矣。太極本無極。則太極之體。沖漠無朕。不可謂之有矣。○總生五行。

被氣質拘定。各為一物。亦各有一性。而太極無不在也。○氣是那初稟底。質是成這模樣子底。○氣質之性。只是此理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為一性也。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理。則氣質之性。從何處得來。

北溪陳氏曰。分而為五。非有欠合而為一。非有餘。

按此總解上三圖也。亦照周子五行一陰陽至各一其性而發明之。○五殊二實。本道書語。○五殊二實。無餘欠者。其質則有水火木金土五者之殊。其氣不外陰陽二者之實。二氣之在五。行無餘欠。亦無欠缺也。精雖本本無彼此者。理為精為本。氣為靈為末。氣以理而生理。以氣而寓。無彼此之閒也。上天之載。無聲臭者。言理之無形象也。氣殊質異。各一其性。無假借者。五行之生。氣質不同。各具一太極。故各一其性。而不相假借也。

○此解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問氣之所聚。理亦聚焉。然理終為主。此即所謂妙合也。朱子曰。然。

按此解五行圖下之總紐。以發明周子圖說無極之真三句也。

○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

朱子曰。成男成女。萬物化生。而無極之外。未嘗不在是焉。○問萬物各且一太極。此是以理言。以氣言。曰。以理言。○太極只

無非陰陽之理。分陰陽而言之。或說善惡。或說男女。看他如何。

按此照周子圖說聖人定之至合其吉凶而發明其義也見得

聖人能兼動靜體用而立一極。天地日月云云，只是贊詞，不用深講，故畧之。

君子之戒慎恐懼，所以脩此而吉也；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

朱子曰：太極首言性命之源，用力處却在脩言悖凶。其本則主於靜。小而言之，饑食渴飲，出作入息，大而言之，君臣父子，夫婦朋友，無非是天地之事，只是這一箇道理。所以君子脩之便吉，小人悖之便凶。這物事機關一下撥轉，便攔他不住。

按此照周子圖說君子二句，而發明其意也。脩字工夫，原未說明，故朱子以戒謹恐懼補出。示人。或謂戒謹恐懼是主靜工夫，然玩後面圖註中，但言敬肆，似亦非專言靜也。

天地人之道各一○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也。物之終也。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也。故曰易有太極○之謂也。

朱子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則萬物中各有一太極。問：仁是柔，如何屬剛？義是剛，如何屬柔？曰：仁剛陽是一樣意思，義柔陰是一樣意思。蓋仁本是柔物，事發出却剛，但看萬物發生時，便恁地奮迅出來，有剛底意思。義本是剛底物，事發出來却柔，但看萬物出殺時，便恁地收斂憔悴，有柔底意思。極至也。三極，天地人之至理，三才

各一太極也。易者，陰陽之變。太極者，其理也。周子說太極和陰陽，說易中便擡起說。周子言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時便是陽之太極，靜時便是陰之太極。蓋太極即在陰陽裡。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先從實理處說。若論其生，則俱生太極，依舊在陰陽裡。但言其次序，須有這實理方始有陰陽也。其理則一。太極之義，正謂理之極致耳。有是理，即有是物，無先後次第之可言。故曰：易有太極，則是太極乃在陰陽之中，而非在陰陽之外也。以物論之，易之有太極，如木之根，浮圖之頂，是有形之極。太極却不是一物，無方所，傾放是無形之極。故周子曰：無極而太極，是他說得有功處。

北溪陳氏曰：太極只是渾淪極至之理，非可以形氣言。古經書說太極，惟見於易。繫辭傳曰：易有太極，易只是陰陽變化，其所以為陰陽變化之理，則太極也。三極之道，三極云者，只是三才極至之理。其謂之三極者，以是三才之中，各具一太極，而太極之妙，無不流行于三才之中也。此外百家諸子，都說屬氣形去，差了一如漢志謂太極圖三爲一，乃是指做天地人三箇氣形已具，而渾淪未判底物。老子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此正是指太極。莊子謂道在太極之先，所謂太極亦是指三才未判渾淪底物。而道又別是一箇懸空底物，在太極之先，則道與太極分爲二矣。不知道即是太極，道是以理之通行者而言，太極是以

理之極至者而言何嘗有二理耶

節齋蔡氏曰易有太極易變易也夫子所謂無體之易也太極至極也言變易無體而有至極之理也先儒皆以太極二字便為萬化之原而於易之一字但目為易書故周子太極圖說特以無極而太極發明易有太極之旨其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蓋亦言其無體之易而有至極之理也是其無極之真實有得于夫子之一言而或以為周子妄加者謬也夫子言有者主易而為言也周子言無者主太極而為言也太極則易無體故曰有主太極則太極有朕故曰無曰有曰無由所主不同耳然其理未嘗不同也或曰夫子何為主易而周子何為主太極曰夫

子贊易則當主易周子作太極則當主太極又何必贊易敬軒薛氏曰太極第二圖太極陰陽皆具道器合一上以無極而太極下以包五行男女萬物故朱子於解剝圖意終曰易有太極之謂也

按此照周子圖說故曰立天之道至末而發明其意也見得太極之理統三才貫生熟而無不盡註中此所謂易以理言非以經言三極見易大傳終以贊易結之者周子作圖原以推演易理也

無極而太極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

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

問太極解引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上天之載只是太極朱子曰蒼蒼者是上天理在載字上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極極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問無極而太極極是極至無餘之謂無極是無之至至無之中乃至有存焉故云無極而太極曰本只是箇太極只為這本來都無物事故說無極而太極如公說無極危地說却好但太字說不去曰有字便是太字地位曰將有字訓太字不得太極只是箇理曰至無之中乃萬理之至有也曰亦得問既曰易有太極則不

可謂之無極溪乃有無極之說何也曰有太極則無極是無形器方體可求兩儀有象太極則無象問邵先生說無極之前無極如何說前曰邵子就圖上說爾輩之意自始至極是陰含陽自復至乾是陽分陰復坤之圖乃無極自坤反始是無極之前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就有中說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若實見得說有說無或先或後都無妨礙無極而太極此五字添減一字不得無極而太極不是太極之外別有無極無中自有此理無極而太極此而字輕無次序故也無極而太極正謂無此形狀而有此道理耳無極而太極正恐人將太極做一箇有形象底看故又說無極言只是此

理也。問無極且得做無形無象說。曰雖無形却有理。又問無極太極只是一物。曰本是一物。被他恁地說。却似兩物。問無極而太極固是一物。有積漸否。曰無積漸。不言無極。則太極同于一物。而不足為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物之根。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脈絡。井井不亂。只今便在目前。而亘古亘今。顛撲不破。大全諸條多自前移後。以見前可容此當詳之意。

勉齋黃氏曰極之得名。以屋之脊棟為一屋之中。居高處盡為衆木之總會。四方之尊仰。而舉一屋之本。莫能加焉。故極之義雖訓為至。而實則以有方所形狀而指名也。如北極皇極爾

民極之類。皆取諸此。然皆以物之有方所形狀。適似於極。而具極之義。故以極明之。以物喻物。蓋無難曉。惟大傳以易之至理。在易之中。為衆理之總會。萬化之本原。而舉天下之理。莫能加焉。其義莫可得名。而有類于極。於是取極名之。而係以太。則其尊而無對。又非他極之比也。然則太極者。特假是物以名。是理雖因其有方所形狀以名。而非有方所形狀之可求。雖與他書所用極字。取義畧同。而以實喻虛。以有喻無。所喻在于言外。其意則異。周子有見于此。恐人以他書閑字之例求之。則或未免滯于方所形狀。而失聖人取喻之意。故為之言曰。無極而太極。蓋其措辭之法。猶曰無形而至形。無方而大方。欲人知夫非有

是極而謂之太極。亦特托於極以明理耳。又曰太極本無極也。蓋謂之極。則有方所形狀矣。故又反而言之。謂無極云耳。本非有極之實。欲人不以方所形狀求。而當以意會於此。其反復推本聖人所以言太極之意。最為明白。後之讀者。字義不明。而以中調極。已為失之。然又不知極字。但為取喻。而遽以理言。故不唯理不可無於周子無極之語。有所難通。且太極之為至理。其辭已足。而加以無極。則誠似於贅矣。因見象山論無極書。正不能察此。而擬肆於疊贅。為此竊歎。故著其說如此云。

北溪陳氏曰所謂無極而太極。而字只輕接過。不可就此句中問。故作兩截看。無極只是說理無形狀。無方體。正猶言無聲無臭之類。太之為言甚也。太極是極至之甚。無可得而形容。故以太名之。太極之所以為極至者。言此理至中至正。至精至粹。至神至妙。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故顯名之曰極。無極之說。始于誰乎。柳子曰。無極之極。康節先天圖說。亦曰無極之前。陰陽陽也。有極之後。陽分陰也。是周子以前。已有無極之說矣。但其主意各不同。柳子康節。是以氣言。周子則專以理言之耳。

○理雖無形狀方體。萬化無不以為之。根極樞紐。以其渾淪無至之甚。故謂之太極。文公解此句。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解無極二字。所謂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極。是解太極二字。又結以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多少是分明。無聲無臭。只是

無形狀若少有聲息便涉形狀落方體不肖南之無極矣
萍鄉胡氏曰先師文公有云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無理合
雖多爲之詞無以易此言矣然邵子所謂道爲太極心爲太極
何耶曰先師所謂道者義言之也邵子道爲太極以流行者言
之也心爲太極以統會者言之也流行者萬物各具一理統會
者萬理同出一原不知統會以兼存不識流行無以處物
西山真氏曰無極而太極受太極之上則有所謂無極哉不過
謂無形無象而至理存焉耳蓋極者至極之理也窮天下之物
可尊可貴孰有加于此者故曰太極也世之人以北辰爲天極
以屋脊爲屋極此皆有形而可見者周子恐人亦以太極爲一
物故以無極一字加于其上猶言本無一物只有此理也自陰
陽以下則顯乎形氣矣陰陽未動之前則是此理豈有物之可
名耶即吾一心而觀之方喜怒哀樂之未發也渾然一性而已
無形無象之中萬理畢具非所謂無極而太極乎
或問無極而太極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雙峯饒氏曰難言
也姑以名義推之所謂太極者蓋天理之尊號云耳極者至極
之義樞紐根柢之名世之常言所謂樞紐根柢是也聖人以陰
陽五行闡闢不窮而此理爲闡闢之主如戶之有樞紐男女萬
物生生不息而此理爲生生之本如木之有根柢至其在人則
萬善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定者亦莫非此理爲之根柢爲之

樞紐焉是故謂之極太者大無以加之稱言其爲天下之大樞
紐大根柢也然此謂之極者如南極北極屋極商邑四方之極
之類皆有形狀之可見方所之可指而此極獨無形狀無方所
故周子復加無極二字以明之以其無樞紐根柢之形而實爲
天下之大樞紐大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爲天下之大
樞紐大根柢而初非有樞紐根柢之形也故曰太極本無極
有言太極者曰先有無極而後有太極月川曹氏曰只此一句
便見所見之差流於異端之說矣如此則與不相離之言實不
相侔與老子道生一而後乃生二莊子道在太極之先之說同
歸於謬豈周子之意哉曰先王如何說曰周子所謂無極而太
極者蓋謂無形象無聲氣無方所極兩至極理之別名也太者
大無以加之謂天地間凡有形象聲氣方所者皆不甚大惟理
則無形象之可見無聲氣之可聞無方所之可指而實克塞天
地貫徹古今大孰加焉故周子言無極而太極是言無極之中
而有至極之理
敬軒薛氏曰無極立言本欲明此理之無方所無形象耳後人
將作虛無之無看則失周子之意矣孔子言太極是指理言
周子言無極是指此理無形而言無形而有理所謂無極而
太極有理而無形所謂太極本無極形雖無而理則有理雖有
而形則無此純以理言故曰有無爲一老氏謂無能生有則無

以理言。有以氣言。以無形之理。生有形之氣。截有無爲兩段。故曰有無爲二。孔子所謂易有大極者。言陰陽變易之中。而有至極之理。是就氣中。指理以示人。周子無極而太極。言雖無形之中。而有至極之理。則專以理言。至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亦兼以氣言矣。學者知無者太極之無形。有者太極之有理。則有無合一。

按無極而太極。重太極上。所以發明易有太極之說也。無極是推說一層。五字渾淪說。是一非二。無字只是無形。不必說人玄妙。曹月川先生謂無形象。無聲臭。無方所。看來有形象者。便有聲臭方所。只說無形象。便可該。此發明最上一圖也。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此解多本通書。凡見二書相爲表裏。

朱子曰。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則靜亦動之息耳。故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真。

也。故曰天命之謂性。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太極否。曰陰陽只是陰陽。道是太極。蓋所以一陰一陽者也。問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所以陰陽道也。道者陰陽之理也。曰此說得之。一陰一陽之謂道。則陰陽是氣。不是道。所以爲陰陽者乃道也。若只言陰陽之謂道。則陰陽是道。今日一陰一陽。則是一陰了。又一陽。往來循環不已者。乃道也。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問誠者物之終始。而命之

道也。曰誠是實理。微上微下。只是這箇。生物都從那上做來。萬化流行天地之間。都是那底做。繼之善。繼之爲義。接續之意。言既有此道。其接續此道理。以生萬物者。莫非善而物之成形。即各具此理而爲性也。只是這一箇物事。所以萬物到秋冬時。各自收斂閉藏。忽然一下春來。各自發越條暢。這只是一氣一箇消一箇息。只如人相似。方其睡時。便是靜。及其醒時。便是動。那箇滿山青黃碧綠。無非是這太極。所以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是那。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之者善。是動處成之者性。是靜處繼之者善。是流行出來成之者性。則各自成箇物事。繼善便是。

元亨成性便是利貞及至成之者性各自成箇物事恰似造化都無可做了。及至春來又流行出來又是繼之者善譬如禾穀則秋飲冬藏千條萬穗各自成一箇物事及至春又各自發生出以至人物以至禽獸皆是如此日如人方在胞胎中受父母之氣則是繼之者善及其生出又自成一箇物事則是成之者性也既成其性又自繼善只是這一箇物事今年一生了明年又生一副當事物來又繼之者善又成之者性只是這一箇物事終去所以仁者見之謂之仁只是見那發生處智者見之謂之智只是見這收斂處百姓日用而不知便是不知所謂養生亦不知所謂收斂醉生夢死而已。太極動而生陽元未有

物且是如此動靈所謂化育流行也便是繼之者善靜而生陰主凝結然後萬物各正性命方是成之者性。問太極圖解曰動而生陽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以資始也靜而生陰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夫無極之真誠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靜不息而萬物繼此以出與因此以成者皆誠之著固無有不善者亦無非性也似不可分陰陽而為兩如以資始為繫于陽以正性命為繫于陰則若有獨陽而生獨陰而成者矣詳究先生之意必謂陽根于陰陰根于陽陰陽元不相離如此而非得于言表者不能驗此也曰繼善成性分屬陰陽乃通書首章之意但熟讀之自可見矣蓋天地變化不

為無陰然物之未形則屬乎陽物正其性不為無陽然形器已定則屬乎陰所謂成忠定公語云公事本善字以前屬陽者字以後屬陰似亦窺見其意。問繼之者善之時此所謂性善至成之者性然後氣質各異方說得善惡曰既謂之性則終是本可分善惡。動極復靜靜極復動還當把那箇微善初頭說得今說太極動而生陽是且把眼前即今動靜說起其實那動以前又是靜靜以前又是動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非是動後而有陽靜後而有陰雖然為兩段先有此而後有彼也只太極之動是陽靜便是陰方其動時則不見靜方其靜時則不見動然動而生陽亦只是且從此說起陽動以上更有

在。一動一靜立為其根動而靜靜而動歸屬往來更無休息分陰分陽兩儀也焉兩儀是天地與畫卦兩儀意思又別動靜如晝夜陰陽如東西南北分從四方去一動一靜以時言分陰分陽以位言方渾淪未判陰陽之氣混合幽暗及其既分中間放得寬闊光明而兩儀始立邵康節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則是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前又是一箇大闢闢更以上亦復如此小者大之影只晝夜便可見五峯所謂一氣太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崩川湮人物消盡舊跡大成是謂洪荒之世嘗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即舊日之上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如蠶而為高柔者如蠶而為剛此事異之至深有

可驗者。陰陽一箇看亦得。若論流行底。則只一箇消長而已。如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是也。若對峙底。則有兩箇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是也。若論對立底。無一物無陰陽。如至微之物。也有箇背面。若說流行處。却只是一氣。問必至于互為其根。方分陰陽。曰。從動靜便分。問分陰分陽是帶上句。曰。然。問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則動復生陽。靜復生陰。不知分陰陽以立兩儀。在靜極復動之前。為復在後。曰。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陰陽分。兩儀立矣。靜極復動以後。所以明混濶不窮之妙。問太極四兩儀中有地五行中又有土。如何分別。曰。地有其大。聚土是地之形質。問分之所以一定而不可移。不知其

分之性。分之分。曰。猶定位耳。

北溪陳氏曰。誠者本就天道論。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只是一誠。天道流行。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妄。暑往則寒來。日往則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殺了便冬藏。元亨利貞。終始循環。萬古常如此。皆是真實道理。為主宰。如天行一日一夜一周。而又過一度。與日夜星辰之運行。躔度萬古不差。皆是真實道理。如此。就果木觀之。甜者萬古甜。苦者萬古苦。青者萬古青。白者萬古白。紅者萬古紅。紫者萬古紫。圓者萬古圓。缺者萬古缺。一花一葉。文雖相等。對萬古常然。無一毫差錯。便待人力十分安排。撰作出來。終不相似。都是真實道理。自然然而然。

平巖葉氏曰。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言太極流行之妙。相推於無窮也。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言二氣對待之體。一定而不易也。邵子云。用起天地先。體立天地後。是也。然詳而分之。則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者是流行之中。分定未嘗亂也。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是對待之中。妙用實相流通也。

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

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其

道者孰能識之。

朱子此解說。誠說誠說。善成性。說形上形下。是南園中所未有。想見朱子看道理。融會貫通處。

問如何是所乘之機。朱子曰。理搭於氣而行。圖解云。動靜者。所乘之機。識者謂此語最精。蓋太極是理。陰陽是氣。理無形而氣有迹。氣既有動靜。則所載之理。亦安得無動靜。問太極只是理。理不可以動靜言。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理寓於氣。不能無動靜。所乘之機。乘如乘載之乘。其動靜者。乃乘載在氣上。不覺動了。靜了。又動。曰。然。問動靜者。所乘之機。曰。機氣機也。又曰。機是關捩子。踏著動底機。便跳將得那靜底。踏著靜底機。便挑撥得那動底。某向以太極為體。動靜為用。其言固有病。

後已改之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此則度
幾近之。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
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問太極一陰一陽
曰一陰一陽道也。陰陽器也。問陰陽氣也。何以謂形而下者
曰。既曰氣。便是有箇物事。此謂形而下者。問形而上下。如何
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
間斷了。所以程子謂。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
箇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形而上者
無形無影。是理。形而下者。有形有狀。是器。然有此器。則有此理。
有此理。則有此器。未嘗相離。却不是於形氣之外。別有所謂理。
形而上底虛理。是道。理而下底實。便是器。這箇分別。得
切明道說。惟此語截得上下分明。理則一而已矣。其形者。則
謂之器。然而道非器。非道不立。蓋陰陽亦器也。而所以
陰陽者。道也。是以陰陽往來不息。而聖人指是以明道之全體
也。此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說也。問道理也。陰陽氣也。何故以陰
陽爲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明道以爲須着
如此說。然道亦器。器亦道也。道未嘗離乎器。道只是器之理。
天地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天地乾坤之形。幾乾坤天地之
性情。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說道有。有無底在前。說道無。有有
底在前。是循環物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今以太極觀之。推

曰。動而生陽。果竟未動之前。須靜靜之前。又須動推而上之。從
自而見其端與始。問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曰。這不可說道有
箇始。他那有始之前。畢竟是箇甚麼。動之前有靜靜之前。又
有動推而上之。其始無端。推而下之。以至本末之際。其幸無終
。氣無始無終。且從元處說起。元之前又是貞了。如子時是金
日子之前。又是昨日之亥。無空缺時。動靜非太極。而所以動
靜者。乃太極也。故謂非動靜。外別有太極。則可謂動靜便是太
極之道。則不可。所謂太極者。便只在陰陽裏。所謂陰陽者。便
只在太極裏。今人說是陰陽上別有一箇無形無影底。是太極
非也。纔說太極。便帶着陰陽。纔說性。便帶着氣。不帶着陰陽
與太極。與性。與氣。便得。分明。又不可不拆開說。太
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不是動後方生陽。蓋動便屬陽。纔靜
便屬陰。動靜無端。今且自動而生陽處看去。
勉齋黃氏曰。太極動而生陽。不成太極在一處。陰陽在一處。生
動靜底。便是陰陽。陰陽都是這氣拍塞。卽無些子空缺處。人思
見天在上。地在下。便道中間有空缺處。不知天地間。遍滿都實。
吾身之外。都是氣。如脫了衣服。便覺寒冷。是這氣襲人。舊嘗言
一問屋兩頭都垂簾。揭起這一箇。那一箇也動。這是氣撥出。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太極不是會動靜底物。動靜陰陽
也。所以圖解云。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所乘之機。四字最難看。

蔡季通對朱先生問所乘之機如何下得恁地好先生微笑
抵只看太極乘著什麼機乘著動機便動乘著靜機便靜那太
極却不白會動靜既是陰陽如何又說生陰生陽亦猶陽生陰
生太極隨陰陽而為動靜陰陽則於動靜而見其生不是太極
在這邊動陽在那邊生。一陰便是靜一陽便是動道是太極
誠是太極其動也其靜也二條上合動靜說此分動靜說動極
而靜以下又換形了一箇說流行底一箇說分定底蓋太極而
下上文解圖周匝此文又說箇太極與陰陽自其著而觀
之著是陰陽自其微而觀之微是太極問既太極陰陽不是五
物如何又有微有著曰須看觀字是我去他裏面拆看却非

有兩箇頭面又曰所乘之機一句最妙又曰此陰陽與理
雖然以下言雖是恁地却那裏見他入頭處所以不見他合
見他離正以其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下面若有縫這太極也須
漏出了

節齋蔡氏曰形謂動而可見之時自此而上無體故以道名之
自此而下有體故以器名之。前謂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
形而下之器也此分道器而言也後謂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
位而太極無不在焉此乃所謂器即道也又謂沖漠無朕而動
靜陰陽之理已悉具于中矣此乃所謂道即器也蓋不分上下
也恐人惟以可見者為始不合道器則恐人陷老氏清虛之

故須著如此說耳程子之意恐亦不過如此苟惟以為太極只
在陰陽中而已則器亦道也一句已足又何必重複耶。主太
極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先主陰陽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內
蓋自陰陽未生之時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其理已具自陰陽既
生之時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即在乎陰陽之中也。謂陰陽之上
別有太極常為陰陽主者因為陷于列子不生不化之謬而獨
執夫太極只在陰陽之中之說者則又失其根柢樞紐之所為
而大本有所不識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此說精當
西山真氏曰凡大地之物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理便在其中
大而天地亦形而下者乾坤乃形而上者日月星辰風雨霜雪

亦形而下者其理即形而上者以身言之身之形體皆形而下
者口性心之理乃形而上者至于一物一器莫不皆然且如
燈燭者器也其所以能照物形而上之理也且如椅桌器也而
其用理也天下未嘗有無理之器無器之理即器以求之則理
在其中如仰天地則有健順之理即形體則有性情之理精粗
本末初不相離若舍器而求理未有不陷于空虛之境非吾儒
之實學也

集考太極本自渾淪迨夫氣機動靜而生陰陽便乘此機而發
動隨物賦受此天地之理也萬物之源也
按易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故此說太極便接動靜陰陽說下

而歸到兩儀立焉。生字要說得自然非真以一物生一物也。只是隨動靜而流露之意。上云而靜下云復動用字後有大抵靜為體而動為用動極而歸于靜也靜極又復動也。動極靜極之極只作終字看與太極之極不同。互為其根。依文氣是動為靜根靜為動根而其質仍是太極為之根也。蓋動靜總不離太極。根字與生字結合。動靜互為根則陰陽亦互為根矣。雖互為根而動自是動靜自是靜陰自是陰陽自是陽。兩儀之所以立也。兩儀以天地言。此發明第二圈也。中一各圈是太極左三層二陽合一陰陽中陰也右三層二陰合一陽陰中陽也便見互為其根意然畢竟左為陽動右為陰靜。

自分也。朱子之註舉全理以證太極分註諸說。多子解周子本文總之發明道理不敢疑為妄却。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五行者質具于地而氣行于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火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之變至于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為陰陽者則又無也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間隔哉。

問陽何以言變陰何以言合。朱子曰陽動而陰隨之故言變合。一片底便是分作兩片底兩片底便是分作五片底。做這物四時五行只是從那太極中來太極只是一箇理。這理分做兩箇氣。裏而動底是陽靜底是陰。又分做五氣。又散為萬物。問以質而語其生之序此段就闕而拍其序耶而水木何以謂之陽火金何以謂之陰。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一三陽也二四陰也。問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木火土生。水此豈即其運用處而言之耶而水火何以謂之陽金水何以謂之陰。曰此以四時而言春夏為陽秋冬為陰。問以質而語生之序不是相生否只是陽變而助陰故生水陰合而陽生。

生水火金各從其類。前在左右曰水陰火陽。陰陽相感而生其端是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到得運轉處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水又生木循環相生又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都是這箇物事。統言陰陽只有兩端而陰中自分陰陽陽中亦有陰陽。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雖屬陽而不可謂其無陰女雖屬陰亦不可謂其無陽。人身氣屬陽而氣有陰陽血屬陰而血有陰陽。至如五行天一生水陽生陰也而壬癸屬水壬是陽癸是陰地二生火陰生陽也而丙丁屬火丙是陽丁是陰。陰陽動靜以大體言而春夏是動屬陽秋冬是靜屬陰就一日言之晝陽而動夜陰而靜。

一時一刻言之無時而不動靜無時而不陰陽曰陰陽無處無之橫看豎看皆可見橫看則左陽而右陰豎看則上陽而下陰仰手爲陽覆手則爲陰向明處爲陽背明處則爲陰正蒙云陰陽之氣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網緼相操相兼相制欲一之不能蓋謂是也。陰陽雖是兩字然只是一氣之消息一進一退一消一長進處便是陽退處便是陰長處便是陽消處便是陰只是這一氣之消長做出古今天地間無限事所以陰陽做一箇說亦得做兩箇說亦得

平巖葉氏曰水火木金土者陰陽生五行之序也木火土金水者五行自相生之序也問五行之生與五行之相生其序不同何也曰五行之生也蓋二氣之交變合而各成天生水地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所謂陽變陰合而生水地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復生木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是也曰其所以有是二端何也曰二氣變合而生者原於對待之體也一氣循環而生者本于流行之用也

羣書陽變動而交於陰陰凝合而交於陽陽變交陰則生水金水陰也金亦陰也陰合于陽則生火木火陽也木亦陽也土則居中而旺于四者自是五行之氣順時而布木行于春萬物以生火行于夏萬物以齊金行于秋萬物以遂水行于冬萬物以

藏土則交旺于四時而四時行矣附木增此一說不按其詳姑附之按易言兩儀生四象此言陰陽生五行與易不同。陽主動陰主靜故曰合動者變化靜者凝合也。水火木金土爲五行之生序言逐一項各有陰陽雖易有天生地生天成地成之分究之陽自爲變陰自爲合不相悖也。生水火木金土以五行之質言下以五行分四時主氣言故曰五氣。此發第三層水火木金土五行之圖也以五行爲主四時帶言故下文不言四時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爲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朱子曰太極陰陽五行只將元亨利貞看甚好太極是元亨利貞都在上面陰陽是利貞是陰元亨是陽五行是元是木亨是火利是金貞是水。陰陽是氣五行是質有這質所以做得物

事出來五行雖是質。他又右五行之氣。做這物事。方自然却是陰陽二氣。截做這五箇。不是陰陽外別有五行。問太極圖所謂太極。莫便是性否。曰然。天下無性外之物。有此物。即有此性。無此物。即無此性。問各一其性。固是指五行之氣質。然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木之曲直。金之從革。土之稼穡。此但可見其氣質之性。而稟不同。却如何見得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不在也。曰。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爲性。即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則此全體。隨在氣質之中。非別爲一性也。又問。反復思之。誠非別有一性。然觀聖賢說性。有是指氣質而言者。却不容無分別。謂陰陽五行所爲性。即太極之全體。而周子所謂各一其性。專是主理而言。蓋五行之氣質。不同其所共知也。而太極之理。無平不具。人所未必知也。今傳文云。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這性字。當指氣質而言。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這性字。當指理而言。一段之間。文義頗相合。恐讀者莫知所適從。曰。陰陽五行之爲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問先生答書。言陰陽五行之爲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兩性字。同否。曰。一般。又曰。同者。理也。不同者。氣也。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不可不知。康節曾細推來。問五行均得太極。曰。均而人具

五行。物只得一行。曰。物亦具有五行。只是得五行之偏者耳。南軒張氏曰。五行生質。雖有不同。然太極之理。未嘗不存也。故曰。各一其性。五行各一其性。則爲仁義禮智信之理。而五行各專其一焉。北溪陳氏曰。言太極渾淪之妙用。自無而入於有。自有而復於無。又只是渾淪一無極也。○五者謂之五常。亦謂之五性。然造化上推原來。只是五行之德。仁在五行爲木之神。在人性爲仁。義在五行爲金之神。在人性爲義。禮在五行爲火之神。在人性爲禮。智在五行爲水之神。在人性爲智。人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位。却無信位。如五行木位東。金位西。火位南。水位北。精氣神定位。只寄處于四位之中。木屬春。火屬夏。金屬秋。水屬冬。而無專氣。只分王於四季之間。四行無土。便都無所該載。禮智無信。便都不實了。則仁義禮智之實理。便是信。信却易曉。仁義禮智。須逐件看得分明。又要合聚看得脈絡不亂。問得是知得確定。在五行何以屬水。曰。水清明可鑒。似智。又是造化之根本。凡天地間萬物。皆得水方生。只看地下泉脈滋潤。何物不資之以生。亦猶萬事非智不可。須知得確定。方能成。此水於萬物所以成始而成終。而智亦萬事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集考太極本無極一語。蓋言理之極者。妙於無形。所謂上天無極。無聲無臭。不滯一物者是也。

按此是倒捲上文。從五行陰陽太極。直徹到無極。方佳。而此處究以五行爲主。故下接云五行之性也。各一其性。五行各具一太極。故其生也。各一其性。性卽太極之理也。各一其性。就五行而言其理。尚未說到生人物。玩下面方說生萬物。此處若說生人物。文義凌亂矣。須辨。或問五行只有氣質。如何有性。曰。五行各具一太極。太極自是理。五行之性。自寓于氣質之中也。性字當着眼。未說人物。先說五行。第三層五行。于水火等字各用一箇。五行各具一太極也。下聯絡一小圖。五行總說一太極也。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渾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義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爲之主。而陰陽五行爲之經紀。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乾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體統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此也。

此尤可以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誦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之謂也。

問周子言無極之真。卽又不言太極。如何。朱子曰。無極之真。已該得太極在其中。真字便是太極。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此段句甚妙。是氣與理合而成性也。真者理也。精者氣也。理與氣合。故能成形。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可以爲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爲魂魄五臟百體之身。周子所謂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正謂是也。

無極是理。二五是氣。無極之理。便是性。性爲之主。而二氣五行。經緯錯綜於其間也。凝只是此氣結聚。自然生物。若不如此結聚。亦何由造化得萬物出來。先有理。後有氣。先有氣。後有理。皆不可得而推究。以意度之。則疑此氣是依傍這理行。及此氣之聚。則理亦在焉。蓋氣則能凝聚造作。理却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卽此氣凝聚處。理便在其中。氣化是當初一箇人。無種後自生出來底。形化。却是有此一箇人。乃生生不窮底。問氣化形化。男女之生在氣化否。曰。凝結成男女。因甚得如此。都是陰陽。無物不屬陰陽。問易言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此圖却先言乾成男。坤成女。方始萬物化生。如何。曰。太極所說。乃生

物之初。陰陽之精。自凝結成兩箇。蓋是氣化而生。如種子自然
爆山。既有此兩箇。一牝一牡。後來却從種子漸漸生去。便是
以形化。萬物皆然。故曰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
成女。通人物言之。在物如牝牡之類。在植物亦有男女。如有牝
麻及竹。雌雄之類。皆離陰陽剛柔不得。問氣化形化。曰此
是總言人物。物自有牝牡。只是人不能察耳。天地之物。如何
討論。種自是氣蒸結成兩箇人。後方生許多物事。所以先說乾
道成男。坤道成女。後方說化生萬物。當初若無那兩人。如今如
何有許多。人那兩箇人。便似而今人身上。自然變化出來。

勉齋黃氏曰。夫所謂五行之生。各一其性者。言五行之賦性
其別有五。而各具一太極也。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其
無極之實理。具於二氣五行之精。相摩相盪。而妙合凝聚也。乾
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者。言無極之真。二五之
精。既妙合凝聚。則男女之象已分。而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如易
所謂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也。繼之曰萬物
生生而變化無窮焉。言天命流行而不息。萬物形化而無窮也。
蓋生生不窮之理。沖漠於太極之先。成象成形於化生之際。而
無一毫之間斷也。氣虛而形實。虛者聚而後實。實者成如人氣
噓呵而後成水也。
北溪陳氏曰。總而言之。只是渾淪一箇理。是一箇太極。分而道

之。則天地萬物各具此理。是各各有一太極。又都渾淪無欠。銀
處。自其分而言。成許多。此道理似散了。就萬物總論。則萬物體
統渾淪。又只是一箇太極。人得此理。聚于吾心。則心為太極。所
以昭子曰。道為太極。又曰心為太極。謂道為太極者。言道即太
極。無二理也。謂心為太極者。只是萬理總會於吾心。此心渾淪
是一箇理耳。只這道理流行。出而應事接物。千條萬緒。各得其
理之當然。則是又各一太極。就萬物總言。其實依舊只是一理。
是渾淪一太極也。譬如一大塊水銀。恁地圓。散而為萬萬小塊。
箇箇皆圓。合萬萬小塊。復為一大塊。依舊又恁地圓。陳幾叟月
落萬川處處皆圓之譬。亦正如此。此太極所以立乎天地萬物
之表而行乎天地萬物之中。在萬古無極之前。而貫於萬古無
極之後。自萬古而上。極萬古而下。看來又只是渾淪一箇理。總
為一太極耳。此理流行。處處皆圓。無一處欠缺。纔有一處欠缺。
便偏了。不得謂之太極。太極本體。本自圓也。
潛室陳氏曰。氣化謂未有種類之初。以陰陽之氣合而生。形化
謂既有種類之後。以牝牡之形合而生。皆兼人物言之。
黃氏幾孫曰。程子云。隕石無種。種於氣。麟亦無種。亦氣化。厥初
生民亦如是。至如游鱗露出沙灘。便有百蟲禽獸草木。無種而
生。此猶人所見。若海中島嶼。稍大。人不及者。安知其無種之人
不生於其間。若已有人類。則必無氣化之人。或問人初生時。還

以氣化否。曰：此必屬理。當徐論之。且如海上忽露出一沙，便有草木生，有土而生草木，不足怪。既有草木，自然禽獸生焉。問先生語錄中云：焉知海島無氣化之人？如何？曰：是近人處固無，須是極遠處有，不可知。曰：今天下未有無父母之人，古有氣化，今無氣化，何也？曰：有兩股，有全是氣化而生者，若腐草化為螢，是也。既是氣化，到合化時自化，有氣化生之後而種生者，且如人身上著新衣服，過幾日便有蟻蟲生其間，此氣化也。氣既化後，便不化，便以種生去，此理甚明。又云：萬物之始氣化而已。既形氣相禪，則形化去而氣化消。

敬軒薛氏曰：氣化言男女而萬物在其中，形化言萬物而男女在其中，互文也。

按此又從無極太極陰陽五行順說到萬物處。蓋除却太極別無無極也。真誠之理，故曰真精醇之氣，故曰精。二謂陰陽五謂五行。妙合而凝，雖曰成形，而性即寓其中。妙字全在自然上見。此周子說道理最深處，不止是氣聚成形，直從無極之理二五之氣說到成形，可見成形原有理，如何無性？此誠發前人所未發。朱子於成男成女下，即云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下云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可見成男成女是氣化，謂無種而自生也。二氣交感便是形化，謂配合而後生也。萬物生生是推說到無窮盡處。言月

川先生謂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是氣化。萬物生，生方是形化。愚見稍異，俟再質。在渾淪之初，始有男女，則曰成男成女。自其後，賴此男女生出無窮，則此男即為父道，女即為母道。故朱子父之道母之道云云。此處原兼人物。凡物之牝牡雌雄皆男女也。說生人物原頭最分曉。氣化形化皆有性仁其中。此發第四圈第五圈也。第四圈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而男女各具一太極也。第五圈萬物化生，而物物各具一太極也。故只用空圈以象太極。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事出矣。

此言與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為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為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此段即帶起下

問靈處是心，抑是性？朱子曰：靈處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知覺是心之靈，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只說五行而不言陰陽者，蓋做這人，須是五行方做得成。然陰陽便在五行中，所以周

子云五行一陰陽也。令五行無別討陰陽處。如甲乙屬木。甲便是陽。乙便是陰。丙丁屬火。丙便是陽。丁便是陰。不須更說陰陽。而陰陽在其中矣。或曰。如言四時。而不言寒暑耳。曰。然。問自太極一動而為陰陽。以至於為五行。為萬物。無有不善。在人則纔動便差。是如何。曰。造化亦有差處。如冬熱夏寒。所生人有厚薄。有善惡。不知自甚。處差將來。便沒理會了。又問。惟人纔動便有差。故聖人主靜。以立人極。歟。曰。然。問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為性。皆受天地之氣。以為形。若人稟之不同。固是氣有昏明。厚薄之異。若在物言之。不知是所稟之理。便有不全。耶。亦是緣氣稟之昏蔽。故如此。耶。曰。惟其所受之氣。只有許多。其理不

只有許多。如大馬形氣如此。故只會得如此。事又問。物各一太極。則是理無不全也。曰。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只一個陰陽五行之氣。聚在天地中。精英者為人。查滓者為物。精英之中。又精英者為聖。為賢。精英之中。查滓者為愚。不肖。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為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又并與其知覺者而無焉。但其所以為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金木水火土。各一其性。則為仁義禮

智信之理。五行合專其一。人則兼備此性。而無不善。及其感動。則中節者為善。不中節者為不善也。問。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曰。天地之性是理也。纔到有陰陽五行處。便有氣質之性。於此便有昏明厚薄之殊。得其秀而最靈。乃氣質以後之事。問。陰陽都將做好說。也得。以陽為善。陰為惡。亦得。曰。陽善。陰惡。聖賢如此說。處極多。以陰陽善惡論之。則陰陽之正皆善也。其否皆惡也。以象類言之。則陽善而陰惡。問。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而周子有五性感動。而善惡分。以善惡於動處並言。不同。如何。曰。情未必皆善。然本則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惟反其精。故為惡。孟子言。其正。周子則兼其正與反而言。也。其極便是性。動靜陰陽是心。金木水火土是德。善惡信化生是物。是萬事。或問。有陰陽便有善惡。曰。陰陽五行皆善。又曰。陰陽之理皆善。又曰。合下只有善。惡是後一截事。又曰。豎起看。皆善。橫看。後一截方有惡。又曰。氣有善惡。理却皆善。

南軒張氏曰。人之性。不能不感物而動。感物而動。固性之常。然而善惡自此分。萬事自此出矣。五性感動。動而心不宰。則情流而不知止。性亦陷溺矣。所以為惡也。譬如水發而無泥滓之雜。則固水之本然。若泥滓或參焉。則汨之矣。離汨之。而水之本然者自在也。故貴於澄之以復其初而已。人雖流於惡。其本然者亦豈遂亡乎。此聖人所以有教也。

北溪陳氏曰太極只是理。理本圓。故太極之理本渾淪。理無正狀。無界限間隔。故萬物無不各具得太極。而太極之本體。各各無不渾淪。惟人氣正且通。為萬物之靈。能通得渾淪之體。物氣偏且塞。不如人之靈。雖有渾淪之體。不能通耳。然人類中亦惟聖人大賢。然後真能通得渾淪之體。一種下愚底人。其昏頑和與物無異。則又正中之偏。通中之塞者。一種靈禽仁獸。其性與人甚相近。則又偏中之正。塞中之通者。細推之。有不能以言者。問感物而動。或發於理。義之公。或發於血氣之私。這裏便善惡曰。非發於血氣之私。便為惡。乃發後流而為惡耳。

按此段從人物單說到人上。竟謂此即人而勝太極之理。此理已見上形生只是指帶語。重神發何。人之神其性。心自有知覺。故云神發知矣。形陰神陽。分貼處自是至理。五性與前五行各一其性應。前以五行言。此以人言。五行配仁義禮智信。故云五性。性是太極之理。有善無惡。落于氣質。于事為而不能不分善惡矣。善惡分陰陽。只是大槩說。人配太極。形神配陰陽。五性配五行。萬事配萬物。此見人之一身具有太極陰陽五行萬物之全體。朱子謂眾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于動。是照下聖人主靜為說。不可忽。感動動字着眼。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目

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原註聖人之德仁義中正而已矣。無欲故靜。

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貞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何以酬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含眾則不能發散。亦此意。

問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朱子曰。此是聖人修道之教處。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惟主乎靜。則其著於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體矣。性之分雖屬靜。而其蘊則該動靜而不偏。聖人立人極。不說仁義禮智。却說仁義中正。中正即禮智。中正尤親切。中是禮之得宜處。正是智之正當處。自氣化一節以下。又節節應前面圖說。仁義中正應五行也。問中正仁義。竊疑仁義指實德而言。中正指體段而言。然性之德有四端。而聖賢多舉仁義。不及禮智。何也。曰中正即是禮智。問何以不言禮智而言中正。莫是此圖本為發明易道。故但言中正。是否。曰亦不知是如何。但中正二字。較有

力。問處之也。正、裁之也。義、處與裁二字義頗相近。曰然處是居之。裁是就事上裁度。又曰處字作居字。即分曉。動則此理行。此動中之太極也。靜則此理存。此靜中之太極也。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是聖人自定。是定天下之人。曰此承上文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言之。形生神發。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故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以立人極。問無欲故靜。曰欲動情勝則不能靜。衆人所以失之者。以其不能全得仁義中正之極。而聖人全體太極。無所虧缺。故其定之也。乃所以一天下之動而爲之教化。制其情慾。使之有以檢押相率而趨於善也。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曰本無先後。此四字配全本。火而言中有禮底道理。正有智底道理。如乾之元亨利貞。元即仁。亨即中。利即義。貞即正。皆是此理。至於主靜。是以正與義爲體中。與仁爲用。聖人只是主靜。自有動底道理。譬如人說話也。須是沉默。然後可以說話。蓋沉默中便有個言語底意思。○中正仁義這四箇物事。常在這裏流轉。然常靠着箇靜底做本。若無夜則做晝不分曉。無秋冬則做得春夏不長茂。且如人終日應接歸來歇寢時。却出去則便分外精神。如春夏生長。若一向恁地去。却有甚了期。元氣也須耗竭。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所以主靜者。以其本靜。靜極而動。動極復靜。靜也物之終始也。萬物始乎靜。終乎靜。故聖人主靜。

曰若此則倚於一偏矣。伊川云。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動靜理均。但靜字勢重耳。更宜深玩之。問太極動而生陽。是陽先動也。今解云。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如何。曰體自先有。下言靜而生陰。只是說相生無窮耳。或說江西所說主靜。看其語是要不消主這靜。只我這更動也。靜也。靜曰若如其言。天自春了夏。夏了秋。秋了冬。自然如此。也不須要輔相裁成。始得。南軒張氏曰。天地之德。日月之所以明。四時之所以序。鬼神之所以吉凶。皆是理也。聖人得太極之道。而備諸躬。則其合也。豈在外乎。蓋其理不越乎此而已。學聖者。盡亦勉夫修道之教乎。修之之要。其惟敬乎。太極之妙。不可以應度而力致也。惟當一木于敬以爾養之。既養之際。則因其端而致夫衆念之萌。未發之時。則卽其體而不失其存之之妙。則其所以省察者。乃所以若存養之理。而其所以存養者。厚則省察者益明矣。此敬之功也。所謂主靜者也。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解云。正義是靜。正義如何謂之靜。勉齋黃氏曰。是向這裏裁一箇仁在。又問此是聖人主靜工夫。學者要主靜時。莫是向事物上各得箇當然之則。便是主靜否。曰主靜下小註云。無欲故靜。須就裏而下工夫。今人終日紛擾。心不定。靜也。須著片時去。那裡靜坐。收這心。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但看天地之間。冬間纔溫煥。陽氣

發洩得盡了。來歲生物必不十分暢茂也。多有疲憊之氣。若其凝肅藏開。大寒極凍。方凝得許多氣。一發出便自克寒。萬物自是箇箇長茂。人亦如此。孟子言夜氣亦是如此。日間固不可不存。若於早晨清明未接物時。纔存養得日間也。自別。

北溪陳氏曰。圖說中正仁義。而注却又言仁義中正。互而言之。以見此理之循環無端。不可執定以說為先。說為後也。亦猶四時之春夏秋冬。或言秋冬春夏。以此見氣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

果齊李氏曰。人生而靜。性之本體湛然無欲。斯能主靜。此立極之要領也。

西山真氏曰。大凡有體而後有用。如天地造化。發生于春夏。而欲藏于秋冬。發生是用。欲藏是體。自十月純坤。陽氣既盡。不知者謂生氣已熄。不知欲藏者乃所以為發生之根。自此霜雪凝。固草木凋落。蟲蛇伏藏。微陽雖生於下。隱而未露。一年造化實基于此。惟冬間欲藏凝固。然後春來發生有力。所以冬煖無霜。雪則來歲五穀不登。正以陽氣發洩之故也。人之一心。亦是如此。須是平居湛然虛靜。如秋冬之秘藏。皆不發露。渾然一理。無所偏倚。然後應事方不差錯。如春夏之發生。物物得所。若靜時先已紛擾。則動時豈能中節。故周子以至靜為本。程子以至敬為本。皆此理也。

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何也。平巖葉氏曰。此圖辭義。悉出于易。易本陰陽而推之人事。其德曰仁義。其用曰中正。要不越陰陽之兩端而已。仁義而匪中正。則仁為姑息。義為忍刻之類。故易九章中正。此說可從。

或問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雙峯饒氏曰。中者動而無過不及之名。極之用也。正者靜而不偏不倚之謂。極之體也。中見于事。正主乎中。確乎其不可移易。若戶之有樞。車之有轄。天之有南北極也。定萬事以立人極。莫先乎此。仁者主於生育。所以流通乎物。我而發。靜乎功用。故由靜而應于動。由體而達于用者。仁之事也。義者主于收斂。所以裁成夫事物而斷之于義。

故動極而歸于靜。用畢而反其體者。義之事也。二者中正之極。而極之妙用也。四者之在吾心。動靜周旋。如環無端。亦猶天地之五氣順布而四時行也。然其極之理。根于所性。其體本真而靜。苟有一毫私欲雜乎其中。則利害相攻。思慮錯擾。而本然之體已失其正。其何以能泛應曲當。而使用之各得其中哉。惟聖人之心。天理渾然。無少私欲。故能寂然不動。以為感而遂通之本。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說也。自天地言之。則器即道道即器。本無精麤之閒。善惡之殊。而陰陽五行之運。男女萬物之生。隨其氣質之所在。莫不各一太極。至于人。則氣質有昏明。賦質有淑慝。而人欲之私。或得以害其天理之正。苟非有

盡性者出乎其間。以為天下之標的。而使凡氣質之不齊者。有所取則焉。則欲勝而天理滅矣。此人極之立。所以惟盡其性。以盡人之性。者能之。而氣質有所不與歟。

敬軒薛氏曰。太極即是中正仁義。非四者之外。又有太極也。

「羣書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主於靜。靜即太極之本體。主乎是。則能無欲推之。酬酢事物之變。而能一天下之動矣。人之道。豈不賴此有立乎天地日月四時鬼神。皆不能外乎太極陰陽五行之理。聖人一身。兼具此理者也。與天地合德。是其德性純全。即太極之渾融中。庸所謂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是也。與日月合明。是其智漸昭融。即陰陽之昭著中。庸所謂如日月

卷之一 太極圖說

之代明是也。與四時合序。是其誠通誠復。即五行之順布。所謂如四時之錯行是也。與鬼神合吉凶。是其存神過化。即四時變化而行鬼神中。庸所謂禍福將至。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是也。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仁義中正之極。則闢此以定夫人。豈非斯民所賴以宗主于我耶。

按此段從眾人說到聖人。上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是一篇大旨所在。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便有不定意。故接云定之以中正仁義。定字大全作定人說。或作聖人自定。似亦通。然終覺小些。定字不一解。則仁義中正之用亦不同。故朱子有脩道謂教之說。主定人也。中正仁義。朱子解作

仁義禮智。固說得通。但果如此。周子何不曰仁義禮智而必云中正仁義也。仍以中正仁義還他。不必糾纏。此愚見于朱子之說。行不安處。大全有云。仁義指實德而言。中正指體段而言。似可用然。觀朱子大註只云。行之中。處之正。發之仁。裁之義。亦是虛還。不與禮智也。主靜。非常靜而不動也。于動時主靜。則靜時不待言。動時如何主靜。照無欲故靜看。動而無欲。雖動

也。靜也。人極即太極之在人者。然聖人立人極。似有準極之義。大地合德四句。是引易言以贊之。天地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聖人亦能載物。載物是合德也。日月之明。無不照臨。聖人亦能照臨。四方是合明也。四時有序。聖人與時偕行。是合序也。神福善禍淫。聖人賞善罰惡。是吉凶示於人者。有相合也。保不脫立極意。

卷之一 太極圖說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修為而自然也。未至此而脩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乎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朱子曰。以事言之。則有動有靜。以心言之。則周流貫徹。其工夫初無間斷也。但以靜為本耳。周子所謂主靜者。亦是此意。但言靜則偏。故程子只說敬。濂溪言主靜。靜字只好作敬字看。故

又言無欲故靜。若以為虛靜。則恐入釋老去。

南軒張氏曰。君子修之吉者。順理之謂吉也。小人悖之凶者。逆理之謂凶也。順理則平直坦易而無悔。非吉乎。逆理則艱難阻而有悔。非凶乎。

勉齋黃氏曰。懼夫學者。指為聖人之事。高遠微妙而不可及。之曰。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庶乎其不自暴自棄。改過遷善。真積力久。行著習察。忽不自知其至於貫通處。則是亦聖人系吉孰大焉。

西山真氏曰。朱子嘗謂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要人靜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只管靜去。與事物不相親。故

注
卷之十
太極圖說

簡敬有間。周先生說靜與程先生說敬。義同而意異。否曰。程子是怕人不得他靜字。意便似入禪坐定。周子之說。只是無欲。故靜其意。大抵以靜為正。朱子發明二先生意如此。至其為論。有云。明道教人靜坐。今先生亦教人靜坐。須靜坐始能收歛。又云。始學工夫。須是靜坐。則本原定。又云。心下未過事時。須是靜。臨事方用。便有氣力。如常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伊川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閒時須是收歛。微事便有精神。又云。心要精。一方靜時。便湛然在此。不得回頭。如鏡樣。遇事時方好。入云。為學工夫。須要靜。靜多不妨才靜。事都見得。然總是一敬。又云。主靜所以養其動。又云。靜者養動之根。

注
卷之十
太極圖說

又云。主靜。夜氣一章可見。以上數條。蓋祖周子主靜之說。至其門人以靜坐工夫。與後夜應接不同。為問。則答之云。不必如此。反成坐地。但收歛勿令放逸。到窮理精後。自然思量不至妄動。凡所云為。莫非至理。亦何必兀然靜坐。然後為持敬。又云。明道說靜坐。可以為學。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少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不必專於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又云。不可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但皆一敬字。通貫動靜。則於二者之間。無斷處。又云。存養之功。不專在靜坐時。須于日用動靜之間。無處不下工夫。乃無間斷。又云。無事靜坐。有事應酬。隨時隨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但常自提撕。勿與俱往。便是工夫。事物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為是耶。其答南軒書云。來教謂言靜則溺于虛無。然此二字如佛老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可不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自有動之端。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土之所以至目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間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于靜之謂也。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來教又謂某

言以靜爲本。不若遂言以敬爲本。此固然也。然敬字一夫通動靜而必以靜爲本。今若遂易爲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後。則亦未得爲的當也。至于求敬。所謂要須靜以涵動之所本。察人動以見靜之所存。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爲無滲漏也。此敬言卓然。意語俱到。謹以書之左席。出入觀省。以上數條。則又本程子上敬之說。而不專主于靜也。敬字工夫。斟酌精當。自宜遷他主靜而敬。在程而豈得遂以上敬易之。

敬軒時氏曰。太極圖用功之要。只在君子修之吉。小人修之凶。脩之者。脩此仁義中正也。脩之者。脩此仁義中正也。未至此而脩之。不知此而脩之。此中亦正仁義而言。

按上段提出聖人定之以中正云云。此二句緊承上文說修。悖凶是悖緊示人處。脩悖。則中正仁義句。吉凶只作順逆意講。南軒說甚精。勿說開到禍福上去。此篇說理深微。但未切指工夫。朱子補出敬肆。最有關係。無欲靜虛動直。本通書中語。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皆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

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義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

朱子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是以氣言。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是以質言。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以理言。陰陽以氣言。剛柔則有形質可見矣。至仁與義。則又合氣與形而理具焉。然亦一而已矣。蓋陰陽者。陽中之陰。陽柔剛者。陰中之陰。陽也。仁義者。陰陽合氣。剛柔成質。而是理始爲人道之極也。然仁爲陽剛。義爲陰柔。仁主發生。義主收斂。故其分屬如此。或問楊子雲云。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蓋取其相濟而相爲用之意。曰。仁體剛。義體柔。用柔義體柔而用剛。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仁當屬陰。曰。仁何當屬陰。或問楊子雲云。君子力爭。要以仁屬陰。引楊子之言爲證。殊不知仁之定體。自是屬陽。至論君子所學。則又就那地位上說。如何拘得。陰陽剛柔。仁義看來。當日義與仁。而以仁對陽。仁若不是陽剛。如何做得許多造化。義雖剛。却主收斂。仁却主發舒。這是陽中之陰。陰中之陽。互爲其根之意。且如今日用賞罰。到賜予人。自是無疑。便做將去。若是刑殺時。便遲疑不肯果決。做這見得陽舒陰歛。仁屬陽。義屬陰處。仁義禮智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雎。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

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爲川。義爲體。若以體統論之。仁却是體。義却是用。曰是仁爲體。義爲用。大抵仁義中又各有體用。○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爲體也。義制乎事。性之所以爲用也。然又有說焉。以其性而言之。則皆體也。以其情而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錯綜交羅。惟其所宜。而莫不各有條理存焉。○問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曰人未死。如何知得死之說。只是原其始之理。將後面指將來。看其終。○原字反字。皆就人說。反如回頭之意。○問天地之化。○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生。則必知其後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于氣化之自然。初無精魂寄寓於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無氣而俱散。無復更有形象。留于冥漠之內。曰死便是都散無了。○南軒張氏曰。天之陰陽。地之柔剛。人之仁義。皆太極之過。然也。人而居仁由義。則人道立。而天道流行矣。夫萬物本乎五行。五行本乎陰陽。陰陽本乎太極。而太極本無極也。則原始之義。其趣味豈有窮乎。始終一理也。知始則知終矣。古今死生晝夜語。然無不然也。非謂死生之說。別爲一事也。只此理而已。

勉齋黃氏曰。天之道不外乎陰陽。寒暑往來之類是也。地之道不外乎柔剛。山川流峙之類是也。人之道不外乎仁義。事親從兄之類是也。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雖若有不同。然仁者陽剛之理也。義者陰柔之理也。其實則一而已。天地亦大矣。人以藐然之身。乃與天地立爲三。至其爲道。又與天地混然而無間。其可不知所以自立哉。非陽剛陰柔。雖天地不能以自立。不仁不義。則亦不可謂之人矣。不謂之人。則與禽獸奚異哉。由仁義則與天地並立而無間。由不仁不義。則無以自別于禽獸。學者其亦知所擇矣。○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申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之理。使人知生處本無極。○氏謂長生久視。佛氏謂輪迴不息。能脫是則無生。○橫渠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之既息。氣日反而漸消。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此之謂夫。○雙湖胡氏曰。三才之道。雖有陰陽剛柔仁義之殊。太極以立人。道仁義爲主。蓋人負陰陽之氣。以有生。有剛柔之質。以有形。具仁義之理。以成性。莫不有三才之道焉。○北溪陳氏曰。人生得天地之氣。以爲體。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要其終而知所以死。古人謂得正而斃。謂朝聞道而夕死可矣。只緣受得許多道理。須知得盡。得便自無愧。到死時亦只是這二五之氣。聽其自消化而已。所謂安死。

生與天地同其變化。這箇便是與造物爲徒。纔有私慾。有私心。割捨不斷。便與大化相悞。此條最當着眼

平巖葉氏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卽太極也。在天以氣言。曰陰陽。在地以形言。曰柔剛。在人以德言。曰仁義。此太極之體。所以立也。死生者。物之終始也。知死生之說。則盡二氣流行之妙矣。此太極之用。所以行也。凡此二端。發明太極之全體大用。故引以結證一圖之義。二段平看可復

黃氏巖孫曰。程子云。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爲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爲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又云。但窮得則自然。

死生之說。不須將死生別做一箇道理求。又云。人能原始知終。生。理便能要終。知得死理。若不明得。便雖千萬般安排着。亦不濟事。又云。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又云。若謂既返之氣復將爲方伸之氣。必資于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復資於既斃之形。既返之氣以爲造化。近取諸身。其開闢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假復入以爲呼吸。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於真元。天之氣亦自然生。生不

窮。至如海水因陽盛而潤。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已竭之氣。別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此理也。盛則便有衰。若謂既死。往則便有來。大地間如洪爐。何物不銷鑠了。又各或問鬼神。神之理云。理合得精氣爲物。游魂爲變。與原始要終之說。便能知也。須是于原字上用工。

按此段與宋大哉易也。相連是通篇結尾。以見太極兼乎三才之道。而通乎生死之說也。與上文不連。非以立人之道與君子修之相附攝也。此立字以理言。無工夫人前可言。工夫天地間不去矣。前說兩儀以一陰一陽對言。此說天道地道。却又各有陰陽。在天爲陰陽。在地爲剛柔。剛柔卽陰陽也。但陰陽屬

剛柔屬質耳。前言五性。此只言仁義。以與陰陽剛柔相應耳。仁義固可該禮智信也。三才並言。就中以人爲重。人也者。稟陰陽之氣。成剛柔之質。而備仁義之理者也。天道之陰陽。地道之剛柔。皆太極動靜之所分。人道之仁義。則又無極二五之所化生。而爲性者也。故三才之道。總一太極也。原始反終。只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便是始。原始則知生矣。有始必有終。有生必有死。可推矣。須兼理與氣看。氣聚氣散。而理亦在其中。死生只是一陰陽。陰陽只是一太極。朱子大註。分陽剛仁爲始。陰柔義爲終。是推理到極處云耳。然以仁配生。義配死。殊可駭。不如渾之。蓋原始反終。可不粘連上文爲說。而只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照太極陰陽看便明也。○死生不專指人。故朱子云物以該之。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指豈不深哉。抑嘗聞之。程子昆弟之學於周子也。周子手是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微意只是不教授人

朱子曰太極圖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問太極圖周先生手授二程先生否也。今二程先生之所講論各問。獨未嘗及此圖。何耶。曰二程先生雖不及此圖。然其說固多本之矣。試嘗考之。當自可見也。○問伊川因何而見道。曰他說來之六經而

得。但也是於濂溪處見得箇大道理。占地位了。○又極圖說

陽五行之變不齊。二程因此始推出氣質之性。○或言二程之於濂溪亦若橫渠之於范文正耳。先覺相傳之秘。非後學所能窺測。讀其詩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詠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授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及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評也。若橫渠之於文正。則異於是。蓋當時相祭其端而已。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許者耶。○節齋蔡氏曰圖皆本於易。生陰生陽。卽兩儀之義也。五行之用

卽天地數五之義也。二氣之化萬物之生。聖人與合之事。三才立道之數。始終生死之說。無非取於易者。

按太極之說。原出于易。周子是發明易理。故朱贊易之大云云。朱子語云易之爲書。此易字當以書言。非以理言。○贊易是結。不是單承三才生死一段。○斯其至矣。只贊太極。不宜自贊其圖。以涉于誇。朱子是論理。若人口氣當斟酌。

講易曰易有太極。太極者極至之理。大無以加者也。然是理不着形象。實無有極之可指。故曰無極而太極。○太極者陰陽未分也。其動卽爲陽。是陽生於太極也。動不常動。動之極而爲靜。靜卽爲陰。是陰生於太極也。靜不終靜。靜極而復動。動之極而爲靜。靜而爲靜也。是靜根于動也。其靜之極而復動也。是動根于靜也。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循環無端。生生不已。卽動靜以分陰陽而兩儀立焉。○陰陽分兩儀立矣。陽自爲陽。陰自爲陰。而生水火木金土。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自然之序也。以水火木金土之五氣。順布于天地之間。而春夏秋冬之四時行焉。木氣爲春。火氣爲夏。金氣爲秋。水氣爲冬。土氣寄于四季。亦自然之序也。○反覆推之。究只一理。五行非出于陰陽之外也。仍是一陰陽也。陰陽非出于太極之外也。仍是一太極也。此極無形象可見。其實本無極也。是知五行之生也。氣質不一。

任理學卷之一

而各一其性莫不具有一極之全體則各一其性者未嘗不歸一性也。○五行各一其性矣而太極陰陽不止生五行已也。無極真實之理。二氣五行精醇之氣。妙于融合而凝聚以成人物之形。于是本乾道以成男。本坤道以成女。此萬物之以氣化而生也。既有男女。男陽女陰。氣交感而化生萬物。此萬物之以形化而生也。既以形化。萬物生而變化無窮不可紀數矣。○氣化形化人物雖不同也。而且中有人得其氣之秀而其心為最靈。其形既生矣。而其神即發為知矣。因五行之稟為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善惡于此分焉。事上此出矣。○人之所以不能有不善無惡者。以其欲動情屬而心不為之宰也。聖人不假于

欲不溺于情定之以中正仁義之德而其動也一至乎靜而立人之極焉。故德莫大于天地而聖人與天地合其覆載之德。明莫並于日月而聖人與日月合其照臨之明。四時有序者也。聖人與四時合其序而不與焉。鬼神能為吉凶者也。聖人與鬼神合其吉凶而同施焉。聖人主靜之功用為何如哉。○聖人之中正仁義而主靜立極者。自然而不假修為也。君子未達能此而勉力修為以求中正仁義而主靜者。無不吉也。小人不知而悖之者。無不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于敬肆之分而已。○聖人之主靜君子之修固皆有以體備太極之理矣。然反復玩夫太極而知其兼三才之道。通生死之說也。故易說卦有曰立天之道曰

陰與陽。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合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其實則一太極也。繫辭有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推原人物之始。是陽之所以為神之伸。反觀人物之終。是陰之所以消為鬼之歸。故能知死生之說而無所疑。是死生亦一太極也。由是觀之。知易之為書。廣大無不備也。而太極其至精至妙無以加者矣。此吾所以為之圖。而並著其說也。

論曰。愚既為此說。讀者病其分裂已甚。辨詰紛然。苦於酬應之不能給也。故摭而論之。大抵難者或謂不當以維善成性分陰陽。致謂不當以太極陰陽分理。或謂不當以仁義中正分體用。或謂不當言一物各具一太極。又有謂體用一源不可言體立而德居者。又有謂仁為統體不可偏指為陽動者。又有謂仁義中正之分不當反其類者是。數者之說亦皆有理。然借其於聖賢之意。皆共一而遺其二也。夫道體之全渾然一致。而精粗本末內外賓主之分。粲然於其中。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言。所以或離或合。或異或同。而乃所以為道體之全也。今徒知所謂渾然者之為大而樂言之。而不知夫所粲然者之未始相離也。是以倍同疑異。喜合惡離。其論每陷于一偏。卒為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已。豈不誤哉。夫善之與性不可謂有二物。明矣。然繼之者善。自其陰陽

化而言也。成之者性。自夫人物稟受而言也。陰陽變化流行而木始有窮陽之動也。人物稟受一定而不可復易。陰之靜也。以此辨之。則亦安得無二者之分哉。然性善形而上者也。陰陽形而下者也。周子之意。亦豈直指善爲陽而性爲陰哉。但語其分。則以爲當屬之此耳。陰陽太極。不謂有二理。必矣。然太極無象。而陰陽有象。則亦安得而無上下之殊哉。此其所以爲道器之別也。故程子曰。形而上者爲道。形而下者爲器。須看如此說。然器亦道也。道亦器也。得此意而推之。則庶乎其不偏矣。仁義中正。同乎一理者也。而折爲體用。誠若有未安者。然仁者善之長也。中者嘉之會也。義者利之宜也。正者貞之體也。而元亨者誠之通也。利貞者誠之復也。

是則安得爲無體用之分哉。萬物之生。同一太極者也。而謂其各具則亦有可疑者。然一物之中。天理完具。不相假借。不相陵奪。此統之所以有宗會之所以有元也。是則安得不曰各具一理哉。迨夫所謂體用一源者。程子之言。蓋已審矣。其曰體用一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冲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也。其曰顯微無間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則即事即物。而此理無乎不在也。言理則先顯而後微。蓋即事而理之體可見。是所以爲無間也。然則所謂一源者。是豈漫無精粗先後之可言哉。况既曰體立而後用行。則亦不惟于先有此而後有彼矣。所謂仁爲統體者。則程子所謂專言之而

包四者是也。然其言蓋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言則包四者。則是仁之所以包夫四者。固未嘗離夫偏言之一些。而可以驟語夫專言之統體者也。况此圖以仁配義。而復以中正參焉。又與陰陽剛柔爲數。則亦不得爲專言之矣。安得遽以夫體體者言之。而昧夫陰陽動靜之別哉。至於中之爲用。則以無過不及者言之。而非指所謂未發之中也。仁不爲體。則亦以偏言一者言之。而非指所謂專言之仁也。對此而言。則正者所以爲中之幹。而義者所以爲仁之質。又可知矣。其爲體用。亦豈爲無說哉。大抵周子之爲是書。語意峻潔。而條理精密。而陳者誠有虛心一意。反覆研玩。而辨以先入之說。則庶幾其有得乎。

子之心。而無幾于紛紛之說矣。

西山真氏曰。此理自文公盡發其精。而無幾無幾。所屬學者。欲圖並新奇之論。而於文公之言。反致疑焉。不知此老先生是用幾年之功。沉潛反覆。參貫融會。然後舉出以示人。今讀其書。未幾究竟底蘊。已先疑其說之未盡。所以愈惑而無所明也。熹既爲此說。嘗錄以寄廣溪張敬夫。敬夫以書來曰。二先生所與門人講論問答之言。見於書者。辭矣。其於西銘蓋屬言之至此。則未嘗一言及也。謂其必有微意。是則固然。然所謂微意者。果何謂耶。熹竊謂以爲此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爲惟程子爲能悟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

其未、有、能、受、之、者、耳、夫、既、未、能、默、識、于、言、意、之、表、則、馳、心、空、妙、入、耳、出、口、其、弊、必、有、不、勝、言、者、觀、其、答、張、問、中、論、易、傳、成、書、深、思、無、受、之、者、及、東、見、錄、中、論、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只、道、敬、則、其、意、亦、可、見、矣、石、西、銘、則、推、人、以、之、天、即、近、以、明、遠、於、學、者、日、用、最、爲、親、切、非、若、此、書、詳、于、性、命、之、原、而、略、於、進、爲、之、目、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耳、韓、子、曰、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熹、於、周、子、程、子、亦、云、既、以、復、於、敬、夫、因、記、其、說、於、此、乾、道、癸、巳、四、月、既、望、慕、謹、書

問先生謂程子曰以太極圖授門人蓋以未有能受之者然而
孔門亦未嘗以此語顏曾是如何朱子曰焉知其不會程曰
曾做工夫處只是切已做將去曰此亦何嘗不切已皆非在外
乃我所固有也曰言此恐徒長人億度私想之見曰理會不得
者固如此若理會得者莫非在我便可受用何億度之有○問
程氏未嘗明以此圖示人今乃遽爲之說以傳之是豈先生之
意耶曰當時此書未行故可隱今日流布已廣若不說破却令
後生枉生疑惑故不得已而爲之說耳○太極圖未嘗隱於人
然人之識太極者只是於禪學中認得箇那昭靈靈能作用底
便謂此是太極而不知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自然之理亘古
亘今撫摸不破者也

太極圖附錄

總論

朱子曰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
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
子言之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無極二字乃周子灼見
道體通出常情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今後之學者曉
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
○先生之精因圖以示先生之蘊因圖以發而所謂無極而
極云者又一圖之綱領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爲萬物之
根柢也夫豈以爲太極之上復有所謂無極哉近世讀書者不
識此而或妄議之既以爲先生病史氏之傳先生者又增其
自無極而爲太極則又無所依據而重以病夫先生○戊申六月
在玉山邂逅洪景廬內翰借得所修國史中有濂溪程張等傳
載太極圖說蓋濂溪於是始得立傳作史者於此爲有功矣然此
說本語首句但云無極而太極不知其何所據而增此自爲二字
也夫以本文之意親切渾全明白如此而遽見之士猶或妄有議
議若增此字其爲前修之累敗後學之疑益以甚矣謂當請而收
之而或者以爲不可若蘇子容特以爲父謗之故請刊國史所記
草頭木脚之語神祖猶俯從之況此乃百世道術淵源之繫耶正
當援此爲例則無不可收之理矣○濂溪太極圖首尾相因脉絡

貫通首言陰陽變化之原。其後即以人所稟受明之。自惟人也。其秀而最靈。純粹至善之性也。是所爲太極也。形生神發。則陽動陰靜之爲也。五性感動。則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之性也。善惡分。則成男成女之象也。萬物出。則萬物化生之象也。至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則又有得乎太極之全體。而與天地混合無間矣。故下文又言天地日月四時鬼神者無不合也。太極之旨。周子立象于前。爲說于後。互相發明。平正洞達。絕無毫髮可疑。而舊傳圖說。皆有謬誤。幸其失于此者。猶或有存于彼。是以向來得以參互考證。改而正之。凡所更改。皆有據依。非出于已意之私也。周子嘆繫爲人特著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真。而其所用工夫。處以說定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而己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工夫。則只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周子太極圖經。許多人不與他思量。出自其逐一與他思索。方得他如此精密。今人多疑濂溪之學。出于希夷某曰。濂溪書具存。如太極圖。希夷如何有此說。南軒張氏曰。先生崛起千載之後。獨得微指于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于是知人之

爲至靈。而性之爲至善。萬物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可見先王之所以爲治者。非私知之所出。孔孟之意。予以復明。山陽度氏曰。正始讀晦菴先生所釋太極圖說。莫得其義。然時時覽而思之。不敢發。其後十有餘年。讀之既久。然後始知所謂上之一圖者。太極本然之妙也。及其動靜既分。陰陽既形。而所謂上之一圖者。常在乎其中。蓋本然之妙。未始相離也。至于陰陽變合而生五行。水火木金土各具一圖者。所謂分而言之。一物一太極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復會於一。則者。所謂合而言之。五行一太極也。然其指五行之合。總水火木金。而不及土者。蓋土行四象。是固看以該之。兩儀生四象之義也。其下一圖。爲男女。坤女者。所謂男女。一太極也。又其下之一圖。爲萬物化生者。所謂萬物。一太極也。以見太極之妙。流行于天地之間者。無乎不在。而無物不然也。然太極本然之妙。初無方所之可名。無聲臭之可識。學者之求之。其將何以求之哉。亦求之此心而已矣。學者誠能自識其心。反而求之。日用之間。則將有可得而言者。夫寂然不動。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此心之體。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乎在也。感而遂通。喜怒哀樂之既發者。此心之用。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而流行也。然已發者可見。而未發者不可見。已發者可聞。而未發者不可聞。學者於此深體而默識之。因其可見。以推其不可見。因其可聞。以推其不可聞。庶乎融會貫通。太極本然之妙。可求而心極亦

歷乎可立矣。或者不知致察乎此，而於所謂無極云者，真以為爲而以為周子立言之病，失之遠矣。先生嘗語正曰：「初生於五行，五行生於陰陽，陰陽生於太極，其理至此而極，正當時問之，心中釋然，若有以見夫理之所以然者，先生又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何也？此程子所謂海上無人之境，而人忽生乎其間者，此天地生物之始，處家所謂感生之道也。又曰：「天生地，成，成帝，即太極動靜生陰陽之義，蓋先生晚年，未復洞然，事理俱融，凡諸子百家，一言一行之合於道者，亦無不察，况聖門之要旨哉？遂寧傳書伯成，未第時，嘗從周子遊，而接其議論，先生聞之，嘗令正訪其子孫，而求其遺文焉。在吾鄉時，傳皆有書謝其所寄贈，其後在永州，又有書謝其所寄改定同人說，但傳之書藁無恙，而周子之易說，則不可復見耳。聞之先生，今之通書本名易通，則六十四卦疑皆有其說，今考其書，獨有乾損益家人睽復無妄蒙艮等說，而亦無所謂始說同人說者，則其書之散逸亦多矣，可不惜哉！夫太極者，所以發明此心之妙用也，通書者，又所以發明太極之妙用也，然其言辭之高深，義理之微密，有非後學可以驟而窺者，今先生既已反復論辯，究極其說，章句句解，無復可疑者，其所以望於後之學者至矣，正也，輒不自量，併以其聞之先生者附之于此，學者其亦熟復而深味之哉！」

雙峰饒氏曰：元公周先生，生千聖道不傳千五百年之後，一旦建

圖，屬書訓發內秘，直指無極太極以明道體，而天地之所以運化，人物之所以生育者，莫不森然畢具于其中。至於人極之立，則蔽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一言，而天下之動，亦得以貞失一，此其發明三極之蘊，以上繼洙泗之絕，下啟河洛之傳，使天下後世復見天地萬物之大全，復聞聖賢修己治人之心法者，幾與伏羲始畫八卦同功，可謂盛矣！」

謝氏方叔曰：道之大原出于天，而具于人心，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蓋混然一太極也。自伏羲禪天立極，四圖以盡八卦，天地定位，而乾坤列，山澤通氣，而艮兌列，雷風相薄，而震巽列，水火不相射，而坎離列，自震而乾爲數往，自巽而坤爲知來，八倍爲十六，十六倍爲三十二，三十二倍爲六十四，天地鬼神之物，森然畢備，此伏羲先天之易，所以爲萬古斯文之鼻祖也。神農氏之取益噬嗑者，以是黃帝堯舜之取乾坤至夫者，以是夏連山歸藏，亦以是雖其作用不同，其實同一太極也。降及中古，文王繫卦周公繫爻，易于是乎有辭，孔子生於周末，晚作十翼，先天後天，互相發明，其紀載於詩書，其發揮于禮樂，其筆削于春秋，大本大原，曾不外此，去聖浸遠，世之諸儒，或汨于訓詁詞章之末，或溺于權謀功利之習，甚至薄蝕於虛無寂滅之教，其斷喪天理，滋甚，更千百年，至我國朝天啟斯道，始有濂溪周先生，獨傳千載不傳之秘，上祖先天之易者，太極一圖，所謂太極云者，蓋本于易有太極

而陰陽五行人物由此而生。即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謂也。自太極分陰陽，陰陽分五行，五行分四時，皆指太極之在造化者，自無極二五之妙合，而指萬物之化生，自人物之並生，而別人心之最靈，自五性之感動，而明聖人之立極。此皆指太極之在品彙者，自其在造化者言之，則即天地可以推太極動靜之妙，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自其在品彙者言之，惟聖人會太極動靜之全，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終始不窮，流行今古，此所謂六爻之妙，三極之道也。六爻之中，五上為天，三四為人，初二為地，統而言之，三極同一太極，析而言之，三極各一太極。故周子於圖說之終，斷之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此

卷之一 太極圖

子作圖之本意也。至于易通之書，則又與此圖相為表裏。伊洛遺傳，傳者多失其真。中興以來，復有考亭朱先生，上接聖賢相傳之道統，著書立說，私淑後學，其本義啟蒙諸書，皆所以闡揚乎太極之理，言造化之樞紐，所以明陰陽五行一太極。言品彙之根柢，所以明男女萬物一太極。其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周子無極而太極之意，非駕空鑿虛之說也。又曰，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則周子太極本無極之意，非并林架屋之說也。太極得朱子表章而益明，可謂有大造于萬世學者矣。

黃氏瑞節曰：朱子於書無不精正，而周子二書解在乾道九年，已脫棄。淳熙十五年始出以授學者。慶元五年三月，將終之前，五

日猶為諸生講太極圖，至夜分，則其于是書蓋終身焉。然與陸氏兄弟往復爭辨，以此與林侍郎果論不合，得効以此。最後臺臣排擊偽學，有張貴諫者，摘論太極圖說之非，遂決去以終其身。亦以此嗚呼！先生講授一意，分更分漏，開示學者，惟恐一毫之不明且盡也。而人之好異，亦可畏哉。後之讀是書者，其知先生苦心云。月川曹氏曰：孔子而後，論太極者，皆以氣言。老子道生一而後乃生二，莊子歸之曰道在太極之先，曰一曰太極，皆指作天地人三者形，已具而混淪未判之名，道為一之毋，在太極之先，而不知道即太極，太極即道，以通行而言，則曰道，以極數而言，則曰極，以不雜而言，則曰一。夫豈有三耶？列子混淪之云，遺忘全三為一。

卷之一 太極圖

說所指皆同。微周子啟千載不傳之秘，則其意亦明。然其氣也，且理語不能顯，然不能應，固非圖之可形，義之可狀，況會之何如耳。二程得周子之圖之說，而終身不以示人，非秘之，可傳之人也。是後有曾周說首句曰：自無極而為太極，則亦老莊之流，有謂太極上不當加無極二字者，則又不知周子理不離乎陰陽，不離乎陰陽之旨矣。亦惟朱子克究原旨，遂尊以為經，而莊解之，真至當歸一之說也。至于語錄，或出講究未定之前，或出講究已定之際，百得之中，不無一失。非朱子之成書也。近世儒者多不之講，問有講焉，非舍朱說而用他說，則信語錄而疑註解，所謂棄良玉而取頑石，擗碎鐵而攪成器，良可惜也。周子謂太極

而生陽靜而生陰則陰陽之生由乎太極之動靜而朱子之解極明條矣其曰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尤不異焉及觀語錄却謂太極不自會動靜乘陰陽之動靜而動靜耳遂謂理之乘氣猶人之乘馬馬之一出一入而人亦與之一出一入以喻氣之一動一靜而理亦與之一動一靜若然則人爲死人而不足以爲萬物之靈理爲死理而不足以爲萬物之原理何足尚而人何足貴哉今使活人乘馬則其出入行止疾徐一由乎人駁之何如耳活理亦然不之察者信此則疑彼信彼則疑此經年累歲無所折衷故爲辨展以告夫同志君子云

後軒薛氏曰太極者萬理之總名。太極一以貫之。周子太極圖畫出理氣示人。太極圖一言以蔽之曰理氣而已。太極圖

天地古今陰陽寒暑晝夜生死剛柔動靜無不括盡。周子作太極圖乃心得之妙畫出造化以示人。太極圖說不過反覆推闡陰陽五行之理健順五常之性蓋天人合一之道也。太極圖說括天地貫徹古今。太極是性之表德。太極卽理也性也故朱子圖解節節指出性言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太極圖見之。一本萬殊萬殊一本於太極圖見之。周子之太極卽中庸之誠。周子太極圖朱子之解以心契心者也熟讀精思二三十年庶得其旨趣之妙始非淺近之功所得而窺測也余見說太極者多矣苟非實得其說夢耳。周子挺生南服建圖立說以明造

化之源性命之微傳之二程以當時無受之者遂不以語人朱子既卽其圖以剖析其旨又卽其說以盡發其奧由是周子建圖立說之意大明學者欲求其意當卽朱子之解以求周子之說熟讀精思潛玩默體期以數十年之功俟其融會貫通超然有得於圖象之表庶幾造化之原性命之微天人之理畢貫於一而其實不外乎吾心矣。程子親受太極圖于周子而終身不以語人其慮遠矣後學有未涉四書門庭者開口卽論太極馳心玄妙而不知反求諸己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太極圖解下朱子語錄論道器曰如這人身是器語言動作便是人之理竊謂此或記者之誤蓋人身與語言動作皆是器也人身語言動作之則乃理也若指

之語言動作爲理則是認氣爲道昧於形而上形而下之別疑此言或記者之誤也。臨川吳氏曰太極無動靜故朱子稱太極圖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此是爲周子分解太極不當言動靜以天命有流行故只得動靜言竊謂天命卽天道也天道非太極乎天命既有流行太極豈無動靜乎朱子曰太極本然之妙也動靜所乘之機也是則動靜雖屬陰陽而所以能動靜者實太極爲之也使太極無動靜則爲枯寂無用之物又安能爲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乎以是而觀則太極能爲動靜也明矣。程復心大學章句圖首畫太極圖中間着一氣字是以氣言太極周子無極而太極專以理言也程說曰太極未有象惟一氣

耳是即漢儒異端之說又豈誠所謂大誤哉

澤陽顧氏曰周元公三代以下之冠也當時二程先生親受學于門猶未能盡元公則知元公者鮮矣紹興間講胡康侯請進二程從祀于先師之廟乾道間太學魏氏之請祀二程于學並不及元公則知元公者益鮮矣至于象山陸子直疑無極之說出自老于言排之其門人楊慈湖並詆通書宰鑿害道可謂斯文之厄也獨朱子與象山反覆辨正又特為表章以行于世而周子之道雖然復明且今來者有所持循因得尋見從上聖賢血脈其大矣按月川教訓皆說得正當澤陽謂二程不能盡元公便尊周排程矣未免為語病

按天下之理盡於圖圖之理盡于說反覆玩味包涵無窮其古

性理集要 卷之一 太極圖

則甚與其用則甚切天人性命之理不離日用家常也俗學徒視為迂遠無關係之書不亦可怪歟。圖五重一太極二陰陽三五行四男女五萬物太極其渾淪也陰陽用而天地分矣五行布而四時行矣氣化而為男女形化而萬物生無窮矣由天地之分人物之生而知三才之所以立由人物之生而知人物之所以死此天地化育之道簡載于圖也而其言理則于性最見分曉性即太極也五行各具一太極故五行各一其性五行合以生人因各具五常之性依然一太極也面有不善乎五性感動即為情性善情亦無不善情流為欲而善惡分矣所以然者陰陽氣也五行質也人生來具此氣質所以不能行善而

無惡也。人只知氣聚而生而不知為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也于無極之真見氣不離理性之本善者也于二五之精見理不離氣氣質之性所以有不同也。言性已該仁義禮智信而後只言仁義者仁義可該禮智信也。或謂太極圖不言命而其妙合而凝者命已寓也謂太極圖不言心而其秀而最靈者心已寓也三才之道是言道天地合德是言德德者中正仁義而已矣。謂太極圖不言誠而太極總一實理即誠也謂太極圖不言敬而聖人之主靜君子之脩不外一敬也。其中吃緊處在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一段見得人身渾然一太極陰陽五行萬物無不備即孟子所謂萬物皆備于我也

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即所謂反身而誠也君子脩之即所謂強恕而行也。聖人不離陰陽自兼動靜但言主靜者靜固靜動亦靜也然聖人之靜不是空寂之靜要從定之以中正仁義看出中正仁義純乎理而無欲有不靜乎。定字主字便包許多工夫未在内聖人自然君子勉然皆不外此。今人讀全易但從乾元亨利貞讀起而拋却前面先後天之圖讀一卦但從彖詞讀起而拋却六畫之卦是必于易之理無得也讀太極圖若但從無極而太極讀起拋却前面五重之圖便于太極之理無所得朱子于圖下先作一段總解正恐人忽之耳易之理在書裡太極之理在圖裡因畫有易因圖有說玩其圖



而求其說其庶幾乎。

性理要附訓卷之二

通書一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惇，字茂叔，自少即以學行有聞于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業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概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散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于世，而其為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為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為用意高遠而已。熹自蚤歲，即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益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遊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能知，然于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故自始讀以至今，歲月幾何，條焉三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為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微，然創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

熙丁未九月甲辰後學朱熹謹記

誠上第一

誠者聖人之本

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也。人皆有之。而聖人之所以聖者無他焉。以其獨能全此而已。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卽所謂太極也。

朱子曰誠是實理自然。不假脩爲者也。此言本領之本。聖人所以聖者誠而已。

北溪陳氏曰誠字後世都說差了。到程子方說無妄之謂誠字。意始明。至朱子又增兩字曰眞實無妄之謂誠。尤見分曉。

生理要義卷之二

按此句如中庸大哉聖人之道一般語氣。下文不復粘着聖人。

本作本領之本。極明非此實理。則無以爲聖矣。聖人固有實心。然實心只完得實理耳。誠字主理言。誠卽太極。是朱子將

太極圖說比較爲說。下而陽動陽靜五行云云。與此合看。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此上二句引易以明之。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爲健。乃天德之別名也。元始也。資取也。言乾道之元。萬物所取以爲始者。乃實理流出以賦於人之本。如水之有源。卽圖之陽動也。

按易本義以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明元字。又以雲行雨施品物流行明亨字。此則以大哉二句連亨義在其中。下文元亨誠之

通照此看。此源字非僅過其源頭。乃謂其由源而流出者也。故朱子謂實理流出。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此二句亦易文。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言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于是而各爲一物之主矣。卽圖之陰靜也。

朱子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繼之者善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乃成之者性也。這段是說天地生成萬物之義。却不是說人性上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此統言一個流行本源。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之流行出來。各自有個安頓處。如爲

生理要義卷之二

人也是這個誠爲物也是這個誠。故曰誠立焉。譬如水其出

只是一源。及其流出來。千派萬別。也只是這個水。

勉齋黃氏曰陰陽有以對待而言者。一上一下一東一西。此以對待言也。有以流行言者。一晝一夜。一春一夏。此以流行言也。

太極圖之言陰陽。其以流行而言者。故曰誠之源。又曰圖之

陽動。曰誠之立。又曰圖之陰靜。誠理也。陰陽氣也。理與氣未嘗相離。故言誠而又言陰陽也。問誠之源也是說誠之用。誠斯

立焉。是說誠之體。却先言用而後言體。何也。曰體用不可分。先後自不相妨。如一語一默。一晝一夜。春夏了方秋冬。不成說秋

冬了方說春夏。今看個物。把陰做耶也不得。

按實理賦予物各有個着落故謂之立。朱子謂這段是說天地生成之意極是不是跟上文聖人說來。

純粹至善者也

純不雜也粹無疵也此言天之所賦物之所受皆實理之本然無不善之雜也。

問純粹至善也與繼之者善同否朱子曰此是繳上二句却與繼之者善不同。純粹至善却是統言道理通繳上文。問純粹至善者也王善二字與大學中至善同否曰純粹至善猶曰純粹而至善云耳至善與大學理同。

按此章以誠字為主而又以至善贊誠非誠外又有至善也。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此亦易文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謂也繼之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成之謂也善則里之方行而未有立之名也陽之屬也誠之源也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已立者也陰之屬也誠之立也。

問誠上篇舉一陰一陽之謂道三句是證上文否朱子曰固是一陰一陽之謂道一句通證誠之源誠斯立焉二節繼之者善又證誠之源一節成之者性又證誠斯立焉一節一陰一陽之謂道太極也繼之者善生生不已之意屬陽成之者性各正性命之意屬陰繼成二字皆按那氣的意思說善性二字皆只

說理但繼之者善方是天理流行處成之者性便是已成形有分限了。道具於陰而行于陽繼言其發也蓋謂化育之功陽

之事也成言其具也性謂物之所受言物生則有性而各具是

道也陰之事也。問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註中何以分繼善成

性為四截曰繼成屬氣善性屬理性已兼理氣善則專屬理。

理受于太極氣受于陰陽五行。

按朱子謂一陰一陽之謂道通證誠之源誠斯立二節此說是

也後面又云一陰一陽之謂道解誠者聖人之本聖人之本當

拋開非以一陰一陽之謂道為之註脚也。三句詳見繫辭上

傳而此則分應誠之源誠斯立與易不同。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乾之四德也通者方出而賦於物善之繼復者各得而藏于己性之成也此於圖已為五行之性矣。

問元亨誠之通便是陽動利貞誠之復便是陰靜註却云此已

是五行之性如何朱子曰五行便是陰陽但此處已分作四。

繼之者善是造化流行萬物方資以始而未實也成之者性物

生已實造化與物各藏其用而無所為也在人則感物而動者

通也寂然不動者復也以此推之圖像隱然不言而喻矣四德

則陰陽各二而誠無不貫安得不謂五行之性乎。誠之通是

造化流行未成立之初所謂繼之者善誠之復是萬物已得

此理而皆有所歸藏之時所謂成之者性。乾元者始而亨，生出去利貞是收歛凝聚方見性情所以周子言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元亨誠之通通即發用利貞誠之復復即本體也。問復如伏羲曰復只是回來。

南軒張氏謂梁世榮曰看得此章如何世榮答以此又太極圖解之要旨也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通復二字尤為緊要方其通也是這個及其復也是這個今之人其動也未嘗通其靜也未嘗復。

臨川吳氏曰元亨誠之通者春生夏長之時陽之動也于此而見太極之用焉利貞誠之復者秋收冬藏之時陰之靜也于此

卷之二

而見太極之體焉此造化之體用動靜也。至若朱子所謂本然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此則就人身上言與造化之動靜體用又不同蓋造化之運動極而靜靜極而動動靜互根歲歲有常萬古不易其動靜各有定時至若人心之或與物接或不與物接初無定時或動多而靜少或靜多而動少非如天地之動靜有常度也。

按通只是闢意復只是闢意通謂發出去也復謂收將來也。誠之通應誠之源誠之復應誠斯立確不可易。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

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亦猶是也。

朱子曰易有二義有變易有交易問交易變易之義如何曰交易是陽交于陰陰交于陽是卦圖上的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云云是也變易是陽變陰陰變陽老陽變為少陰老陰變為少陽如晝夜寒暑屈伸往來是也。易有兩義一是變易便是流行的一是交易便是對待的。

按前引易云各正性命性命二字渾言屬利貞一邊此言性命之源以命字應繼善及誠通一邊以性字應成性及誠復一邊下文乾乾之說自明。此易字以理言非以經言。

朱子曰誠者聖人之本言太極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言

陰陽五行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言氣化絪縕至善通繼上文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解誠者聖人之本繼之者善也解大哉乾元以下成之者性也解乾道變化以下元亨誠之通言流行處利貞誠之復言學者用力處大哉易也性命之源又通繼上文此為未定之說其分陰陽五行與氣化以一陰一用力處皆屬可疑。

勉齋黃氏曰故曰以下三句是引易來說結上三節向後乃贊易之語又曰而今讀書須以身體之不可徒泥紙上語如此篇說誠只是實誠者聖人之本是言聖人之所以為聖以其全是實理而已下文又不說聖人只說個實理大哉乾元以下只把

春夏秋冬來春。春夏之時。萬物都有生意。發育長茂。這是那實理流出之源。秋冬間。萬物成實。個個物裏。固都是這實理。各正性命。是一個物正一個性命。去如柑成柑。橘成橘。個個都實。元亨誠之通。未有成立。只喚做善成之者。性則是那誠之復。已有成立。方喚做性。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易便是一陰一陽。命則是誠之。善性則是成之者。看來。善成性只是個頭尾。集考此篇論天以實理賦于於人。而為性命之源也。

敬軒薛氏曰。誠即太極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即陽動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即陰靜也。純粹至善者。即太極之理。有善而無惡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即動靜。

也。道即太極也。繼之者善。即誠之源也。成之者性。即誠斯立焉。元亨誠之通。即太極動而陽也。利貞誠之復。即太極靜而陰也。

大哉易也。其性命之源乎。易即陰陽互根。動靜循環。而性命之源。即陰陽動靜之理。太極是也。圖與書相表裏如此。

按首云誠者聖人之本。下引易以証之。及末乃結出大哉易也。一句與太極圖說同。是從易中看出誠來。非先見得誠而後以易為証也。

講易之大指。不外元亨利貞之四德。而元亨利貞。總是一至實無妄之理。故周子於通書首章。特揭出誠字以示人也。曰誠者至實無妄之理也。聖人之所以聖者。以其能全乎此。其為聖人之

本乎。所謂誠者。于何見之。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明元亨之義。蓋即實理流出如水之有源也。易又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乃明利貞之義。蓋實理各有着落。而誠於斯立焉。是其為誠之源。與誠之所立。皆純粹至善者也。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誠之源也。成之者性也。誠之立也。由是觀之。元亨者誠之通。其發用者也。陽之動也。利貞者誠之復。其收斂結聚者也。陰之靜也。大哉易也。其斯為性命之源乎。其通也。乃繼之者善也。非命乎。其復也。乃成之者性也。非性乎。性命之源。括于一誠中矣。聖人之所以聖者。豈能外此。

誠下第二

聖誠而已矣

聖人之所以聖。不過全此實理而已。即所謂太極者也。

朱子曰誠之為言實也。然經傳用之各有所指。周子所謂誠者。聖人之本。蓋指實理而言之也。所謂聖誠而已矣。即中庸所謂惟天下至誠者。指人之實有此理而言也。

按此與誠者聖人之本相發明。雖分上下章。而意實貫也。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五常仁義禮智信。五行之性也。百行孝弟忠順之屬。萬物之象也。實理全則五常不虧。而百行脩矣。

問誠是五常之本。朱子曰誠是通體地盤。

按誠者五常之本百行之源聖人之盡五常脩百行不過誠而已矣

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

方靜而陰誠固未嘗無也以其未形而謂之無耳及動而陽誠非至此而後有也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靜無則至正而已動有然後明與達者可見也

問心是個動物不審未發之前全是寂然不動還是靜中有動意朱子曰不是靜中有動意方其靜時動之理只在伊川謂當中時耳無間目無見但見聞之理在始得及動時又只是這靜底耳

按靜無動有將誠字看得深妙○朱子以正屬靜屬意地地有一邊說亦得○至正而明達至字貫下正明達三項○下

和與正反暗與明反塞與達反可見三字原是平列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

非誠則五常百行皆無其實所謂不誠無物者也靜而不正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目塞

朱子曰誠苟不存則非正而邪非明而暗非達而塞學聖希天惟在存誠誠存則五常百行皆自然無一不備也○理一也以其實有故謂之誠以其體言則有仁義禮智之實以其用言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實故曰五常百行非誠非也蓋無其

實矣又安得有是名乎

按邪暗塞三字總包在非也非字

故誠則無事矣

誠則眾理自然無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矣

按誠則無事與首句誠而已矣相應誠則無事故聖人只一誠

至易而行難

實理自然故易人偽奪之故難

按以上說理以下數句說工夫

果而確無難焉

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決之勇守之固則人偽不能奪之矣

朱子曰知其易故行之必果知其難則守之必固

又何難之有○問果而確果者陽決確者陰守曰此是一事

首尾相應果而不確則無所守確而不果則無所決二者不可

偏廢猶陰陽不可相無也又因論良心與私欲交戰須立定脚

根戰退他因舉濂溪說果而確無難焉須是果敢勝得私欲方

確然守得這道理不遷變

按果而確說工夫甚簡要此正是思誠者所當着力處○果而

確皆承難之一邊朱子知其易故行之果似多一折○果確二

字似虛須參中庸誠之之功看方盡已百已千印果而確也

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克去己私復由天理天下之至難也然其機可一日而決其效至於天下歸仁果確之無難如此

按此只引來証果而確之無難見得克己復禮則仁矣果而確則誠矣不得認質作主

旨朱子曰上章言太極陰陽五行下章言太極之在人者上章

言聖人之誠即天道之誠下章言思誠者人之道也

敬軒薛氏曰誠上章以造化言誠下章以人道言

集考此篇論聖人全此實理而為五常百行之本源也

按誠上誠下上章如中庸大哉聖人之道三節下章如君子尊

德性而道問學一節

請觀誠之通復為性命之源如此可見聖人不能于誠外有本

也聖人之所以為聖者不過一誠而已矣聖人能盡仁義禮

智五常之性脩孝弟忠順之百行而誠乃五常之本百行之源

聖人所不能外也夫其所以為誠者方靜似無及其動而見

諸五常百行則有此誠而其為五常百行皆至正而且明以達

也若五常百行而非出于誠則五常百行皆非也不正而邪

不明而暗不達而塞也將五常百行皆廢矣故聖人惟一誠

不待思勉從容中道而于五常無不盡百行無不脩尚復何所

事哉聖人之自然而誠固有如此下此則不能無求誠之功

實理自然似若甚易而行之實難恐不能不以人偽齊之也

○知其難而致其果決之力堅確之守則其於誠無難矣○故孔子之告顏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若能果而確其於誠也何難之有哉

誠幾德第三

誠無為

實理自然何為之有即太極也

幾善惡

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

問看此一段與太極圖相表裏朱子曰然周子一書都是說

道理誠無為誠實理也無為無善無惡然不動之幾則有為而善惡形

而其本體則無為也幾善幾惡者動之微動則有為而善惡形

矣誠無為則善而已動而有為則有善有惡○問既誠而無為

則恐未有惡若學者之心其幾安得無惡曰當其未感五行具

備豈有不善及其應事機有照管不到處這便是惡古之聖賢

戰戰兢兢過了一生正謂此也○幾是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

間便有善惡須就這處理會若至於發著之甚則亦不濟事矣

所以聖賢說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又說慎其獨

都是要就這處理會蓋幾微之際大是要切○天理人欲之分

只爭些子故周子只管說幾字然辨之不可不早故橫渠每

豫字。極力說個幾字。儘有驚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
與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幹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格
粗隱顯。一時穿透。竟露所謂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
是此事。問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此明人心未發之體。而指
其未發之端。蓋欲學者致察於萌動之微。知所決擇而去取之
以不失乎本心之體而已。或疑以謂有類於胡子同體異用之
云者。遂妄以意揣量爲圖於後。

此明周誠。幾。善幾。惡幾。

此語胡誠。幾。善幾。惡幾。

善惡雖相對。當分賓主。天理人欲雖分。必省宗。學自誠之動
而之善。則如木之自本而幹。自幹而末。上下相達。則道心之發
見。天理之流行。此心之本主。而誠之正宗也。其或傍榮側秀。若
寄生疣贅者。此雖亦誠之動。而人心之發見。私欲之流行。所謂
惡也。非心之固有。蓋客寓也。非誠之正宗。蓋庶孽也。苟辨之不
早。擇之不精。則客或乘主。孽或代宗矣。學者能於萌動幾微之
間。而察其所發之向背。凡其直出者爲天理。旁出者爲人欲。直
出者爲善。旁出者爲惡。直出者固有。旁出者橫生。直出者有本
旁出者無源。直出者順。旁出者逆。直出者正。旁出者邪。而吾於
直出者利導之。旁出者遏絕之。功力既至。則此心之發。自然出

於一塗。而保有天命矣。於此可以見未發之前。有善無惡。而
子所謂不是。性中原有此兩物相對而生。又云。凡言善惡皆先
善而後惡。蓋謂此也。若以善惡爲東西相對。彼此角立。則天理
人欲。同出一源。未發之前。已具此兩端。所謂天命之謂性。亦甚
汗粗矣。此胡氏同體異用之意也。曰。此說得之。

或問誠無爲。幾善惡。誠爲太極。幾之動爲陰陽。陽爲善。陰如何
便是惡。潛室陳氏曰。陽大陰小。陽貴陰賤。陽明陰暗。陽清陰濁。
有善惡之類焉。周子此言。是以人心說太極。當其誠實無妄。此
實理卽爲太極。幾動便善惡生焉。善者動之微。蓋欲於其萌動
者。而早辨之。使之有善而無惡也。

按。軒軒氏曰。動之善是道心。幾之惡是人心。流而爲人欲。
按。人心中心實理具足。渾然太極之體。故以配太極。及以人心之
動言。則分善惡。猶太極之分陰陽也。亦只大概如此看。若細論
之。太極靜而生陰。動而生陽。二者循環。不可缺一。豈誠亦生善
生惡。不可缺一乎。朱子謂誠是寂然不動。乃以下章語解此章
下章於誠幾中添出神字。可見誠亦該動。非以誠與幾爲動靜
之分也。誠寧屬靜。恐流於偏。愚於此不能無疑。竊意誠但以人
心所具之實理言。幾以人心之意念發動處言。方與太極陰陽
之說。不肯只從朱子大註渾渾說。爲是也。人心與實理爲一。其
動原有善而無惡。實理間斷。方有惡幾之所動。不可不察也。陽

陽善陰屬惡已見太極圖說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即五行之性也

問以誠配太極以善惡配陰陽以五常配五行此固然但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則五常必不可謂共出於善惡也此似只是說得善之一端朱子曰此書從頭是配合但此處却不甚似如所謂剛善剛惡未善未惡則確然是也○幾善幾惡便是心之所發處有個善有個惡丁急便只是善的為聖為賢只是這件件做問誠無為至守曰信曰誠是實理無所作為便是天

性理大全

卷之二

命之謂性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幾者動之微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是也德者人之所得於身有此五者而已仁義禮智信者德之體愛宜理通守者德之用理謂有條理通謂通達守謂確實此三句就人身而言誠性也幾情也德兼性情而言也○元來誠幾德便是太極二五此老些子活計盡在裏許前後知他讀了幾過都不曾見此意思於此益知讀書之難也

按五常不可謂共出於善惡之間甚有見蓋人之生有健順五常之德以之分陰陽五行方合若以善惡與五德配陰陽五行稍有不同也故知朱子之分配太極陰陽五行只看得大概如

此耳不必過泥○全此五者為善失此五者為惡亦須於幾上判別

性焉安焉之謂聖

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已聖者大而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勉強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

復焉執焉之謂賢

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問性者獨得于天如何言獨得朱子曰此言聖人合下清明完具無所虧欠此是人所獨得者此對了復字說復者已失而又

性理大全

卷之二

其初便與聖人獨得處不同安字對了幾字說幾是執持安是自然○性此理而安焉者聖人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

按性與安復與執皆是串字性便能安復便須執○聖賢神機承上誠幾德說來

發微不可見克周不可窮之謂神

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克之周徧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

朱子曰言其發也微妙而不可見其克也周徧而不可窮發字克字就人看如性焉安焉復焉執焉皆是如此微不可見周不可窮却是理如此神只是聖之事非聖外又有一個神別是

個地位也。○神即聖人之德，而不可測者也。非聖人之上復有所謂神人也。○發動也，微而不可見也。言其不疾而速，一念方萌而至理已具，所以微而不可見也。○充廣也，周備也。言其不行而至，蓋隨其所寓而理無不到，所以周而不可窮也。此三句就人所到地位而言，即盡夫上三句之理而所到有淺深也。性焉安焉之謂聖，是就聖人性分上說，發微不可見，克周不可窮之謂神，是他人見其不可測耳。

問之謂聖之謂賢之謂神三句，勉齋黃氏曰：聖賢神三字，自是就所到之地位而言。若曰此聖人此賢人此神人也。

按神與聖宜相連，而以賢置其間者，此賢兼學利困勉及其知

在聖賢

卷之二

本

之成功與生安一亦可至于神也。

旨勉齋黃氏曰：誠、敬、此一段文理燦然，只把體用二個字來讀他，便見誠是體，敬是用。仁義禮智信是體，愛宜理通守是用，誠幾只是德，學來做，在誠為仁，則在幾為愛，在誠為義，則在幾為宜。性焉復焉發微不可見是體，安焉執焉克周不可窮是用，性如堯舜性之也，復如湯武反之也，是既失了却再復得安而行之不怠的辛苦，執則是擇善固執，須怎的把捉，發是源頭底，充是流出的，其發也微而不可見，其充也周而不可窮，是謂神指聖而不可知者也。○問誠者實然之理，仁義禮智信五者皆實理也，自然至善無所偏惡，幾者動之發，於是始有善惡之分，善

在聖賢

卷之二

本

則得是五者之理，惡則失是五者之理，所謂德者是理之得於心者也。以實理言之，無聖賢衆人之異，幾有善惡，然後有聖賢衆人之分。德者惟聖賢有之，故於此下只有聖賢而不言衆人。至於發之微，充之周，則又惟聖者能之，故于此只言聖人之神而不及賢人也。○所說大概得之，但其間曲折更有合細講處，誠性也，未發也，幾情也，已發也，仁義禮智信性也，愛宜理通守情也，四者以情以性，性也，復也，發微也，王性而言安也，執也，充周也，主情而言聖賢體是德于性情之間，淺深之分如此，周子之言，簡實精要，非知道者孰能言之。○問誠幾德，朱子解以誠為此，人極幾善惡配陰陽之象，德則曰即五行之性，如此說之理，却貫通答曰：以誠幾德配太極陰陽五行，此亦要看得活活則處處皆通，不活則處處喚作不是，不得喚作是亦不得在人自曉會耳。

按黃氏說極為詳盡，然未免有過於分析處，恐周子之意，初不及此，學者只求大意貫通，不必過於推深也。○誠是前章說過五常之德，亦見前章，此章喫緊說出一幾字，大意只是欲人立誠明幾，以備五德也。聖賢神三項，皆是立誠明幾，備德之人，賢不可看低了，如湯武反之，何嘗不是聖人。○誠幾德，重幾一邊，聖賢神，重賢一邊，方是示人下手處。

講人心之所具者，有誠焉，有幾焉，有德焉，而人品之所成者，有聖

焉。有賢。有神。是皆不可不許也。人所謂誠者。實理自。其所為也。而誠者。人心之動。善惡所由分也。所謂德者。以其施愛謂之仁。以其合宜謂之義。以其有理謂之禮。以其明通謂之智。以其能守謂之信也。是三者於人為甚切。而能立乎誠。則乎幾。備于德者。不可多得也。其性乎此而安焉者。聖人也。其復乎此而執焉者。賢人也。其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遍而不可窮者。聖之不可知而神也。聖與神不易至。而復焉。執焉之實。可以介及在人。之致力耳。

聖第四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

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動靜體用之間。介然有頃之際。則實理發見之端。而眾事吉凶之兆也。

朱子曰。幾善惡者。言眾人者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言聖人言。厚發處。此理無不見。寂然不動者。誠也。至其微動處。即是幾。幾在誠神之間。問誠神幾。在學者則當何如。曰。隨處做工夫。然本在誠者。力在幾存主處。是誠發用處。是神幾則在二者之間。幾最緊要。幾雖已感。却是方感之初。通則直到末梢。皆是通也。幾只在起頭一些子。問幾如何。是動靜體用之間。似有而未有之時。在人識之爾。

勉齋黃氏曰。太極圖中。只說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此又說個幾。

是動靜之間。又有此一項。

敬軒薛氏曰。誠幾德業字。並善幾惡幾。誠神幾幾字。專以善幾言。

按上章言誠幾。此又添一神字。神即謂誠之神。非別有神也。誠該動靜。而幾在動靜之間。所以發上章未盡之意。此就聖人言之。故幾字不無惡。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本繫辭上傳。上章神以人言。此章神以理言。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精而明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應而妙也。理雖已萌。事則未著。微而幽也。

問誠精故明。先生引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釋之。却是自明而誠。朱子曰。周子說精字最好。誠精者。直是無些夾雜。如一塊銀。更無銅鉛。便是通透好銀。故只當以清明釋之。志氣如神。即是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之意。問言神者五。其義同否。曰。當隨所在看。神只是以妙言之。否。曰。是因指造化而言。曰。忽然在這裡。又忽然在那裡。便是神。曰。在人言之。則何如。曰。知覺便是神。解其手則手知痛。觸其足則足知痛。便是神應故妙。按此三句。分疏上文誠神幾三句。誠必言明。見此寂然者。非頑物也。

誠神幾曰聖人

性焉安焉則精明應妙而有以洞其幽微矣

節齋蔡氏曰誠寂也靜也而其動靜之理神感也動也而妙動靜之機蓋誠為神本神為誠用本不動而用動故誠則靜意多神則動意多要其實則各兼動靜也幾者誠將發而為神之始也在靜無動有之間雖動而微亦未可見實為神之端也

按此誠神幾三字緊連上文明妙幽微方見得是聖人

旨按上章有誠幾而此章添出神字是推論到細處又有此一層意也周子語氣仍是重在幾上○上章聖賢神此章單抽出聖人說聖人之義不兼善惡只寂感之間微有動意便是幾

諸夫所謂誠者固無為而幾者固有善惡之分矣然專就聖人論

性理要義下卷之二

之則有誠焉有神焉有幾焉其寂然不動者實理之體也誠也

其感而遂通者實理之用也神也其方動而未形介於有無之

間者幾也○誠精一故瑩明也神善應故靈妙也幾隱微故幽

深也○誠極其明神極其妙幾極其幽者謂之聖人是固所云

性焉安焉者也若學者當有以存其誠致其神而審幾尤為要

次

慎動第五

動而正曰道

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眾所共由之道也

按此動字以行言與上章幾之動有別

用而和曰德

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待於外也

朱子曰動而正曰道言動而必正曰道否則非也用而和曰德

德有熟而不喫力之意○問動而不正不可謂道用而不和不可謂德曰此兩句緊要在正字和字上○正是理動而得其止

理便是道若動而不正便不是道和亦只是順理用而和順便是得此理於身若用而不和順則不得此理於身故下文云匪

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

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只是此理

按道德是合說用而和即在動而正之中中和只是自然而然意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

所謂道者五常而已非此則其動也邪矣

按仁義禮智信是五常之德其見諸行即為道此就道說以德

和動辱也甚為害也

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

按動不以正則為邪動而取辱也其邪之甚焉則不惟辱而且

有害也○邪與正反邪動只說得動不以正而其用不和包在

內故朱子補出

故君子慎動

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矣

故君子慎動

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矣

按慎動應前動字。即動可以包用。慎則動無不正。而用亦無不和矣。故未子補出和在其中。

旨勉齋黃氏曰。主靜審幾慎動。三者循環。與孟子夜氣平旦之氣。且晝所為相似。

按此章只歸結在慎動二字上。勉齋所六主靜。見太極圖說。審幾意見上章。此則為慎動也。觀慎動章與誠神幾相連。愈知上章重在幾一邊。

講夫幾者動之微。繼此則見諸行事。而為動之尤著者也。動而以正。則應事接物。皆當然之理。故謂之道。有動斯有用。用之而和。則自然。而然實有得於己。故謂之德。要之不過仁義禮智。

信而已。若非仁義禮智信。則皆非正而邪也。邪動則取辱。其甚焉且有害也。辱且害如此。動豈可苟乎。故君子致慎於動。而必以正也。動以正。則用以和。而道德無不備於身矣。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中即禮。正即智。圖解傳矣。

按中正即禮智之說。愚有辨。已見太極圖說下。

守之貴

天德在我。何貴如之。

按貴即尊尚之意。

行之利

順理而行。何往不利。

按利即達道之意。

廓之配天地

充其本然並立之全體而已矣。

按人本來具仁義中正之道。與天地並立為三。充滿其量。自與天地同其廣大。而相配無間矣。配以人言。非以道言。

豈不易簡。豈為難知。

道體本然。故易簡。人所固有。故易知。

按易簡就道言。難知就人言。分析便明。知在守行廓之前。故

不守不行不辱

云豈為難知。而下接不守不行不辱耳。言知而不為也。

言為之則是而數學者自失其幾也。

按末語有何莫由斯道之意。言守之行之廓之無難。人自不肯

用力耳。朱子補出數字。是從前章看出。示人下手處。

旨集考此篇言聖人之道。只是仁義禮智守之貴。行之利。廓之可

以配合乎天地。否則道自道矣。

按守行廓分三項。而守行即所以廓也。摠一行字。亦可該守。

講夫道與人為至切。而人不可不用力也。聖人之道。不過仁義中

正而已矣。豈有他哉。守之於身。則至貴。行之於世。則至利。

○廓充之以滿其分量則可以配天地之廣大。是仁義中正之理。豈不至易而至簡於人。豈為難知乎。特人不守不行。與不廓耳。若守之則見其貴。行之則見其利。廓之則自能配乎天地矣。

師第七

或問曰。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此所謂性。以氣稟而言也。

朱子曰。此性便是言氣質之性。四者之中。去却剛惡柔惡。加於剛柔二善中。擇中而主焉。太極之數。自一而二。剛柔也。自一而四。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也。遂加其中也。以為五行。所謂天命之謂性者。是就人身中指出這個是天命之性。不雜氣質而言。爾若纔說性時。便是夾氣稟而言。所以程子云。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濂溪說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濂溪說性。只是此五者。他又自有說仁義禮智底性時。若論氣稟之性。則不出五者。然氣稟之性。便只是那四端的性。非別有一種性也。所謂剛柔善惡中者。天下之性。固不出此五者。然細推之。極多般樣。不可窮究。但不離此五者耳。人之氣稟有偏。而所見亦不同。如氣稟剛的人。則見事剛處多。而處事失之太剛。柔的人。見事柔處多。而處事失之太柔。須先治氣稟偏處。北溪陳氏曰。天所命于人。以是理。本有善而無惡。故人所受以

性理大全卷之二

為性。亦本善而無惡。孟子道性善。是專就大本上說來。說得極親切。只是不曾發出氣稟一段。所以起後世紛紛之論。蓋人之所以有萬殊不齊。只緣氣稟不同。這氣只是陰陽五行之氣。如陽性剛。陰性柔。火性燥。水性潤。金性寒。木性溫。土性厚。七者水雜。便是參差不齊。所以人隨所值。便有許多般樣。然這氣運來運去。參差不齊之時多。與元會合之時少。如一歲之間。極寒極暑。陰晦之時多。不寒不暑。尤風霽月之時少。最難值好時節。人生值此不齊之氣。如有一等人。非常剛烈。是值陽氣多。有一等人。極是軟弱。是值陰氣多。有人燥暴忿戾。是又值陽氣之惡者。有人狡譎姦險。此又值陰氣之惡者。有人性圓。一經觸動。便有一等極惡物。雖一句善言。亦說不入。都是氣稟如此。陽氣中。善惡陰氣中。亦有善惡。如此書論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之類。只是陰陽氣本惡。只是分合轉移。齊不齊中。便自然成粹駁善惡耳。因氣粹駁。便有賢愚。氣雖不齊。而大本則一。雖下愚亦可變而為善。然工夫最難。非百倍其功者。不能。敬軒薛氏曰。剛柔善惡。即氣質之性也。中則本然之性也。按易為天下善。言何以使天下之人皆善也。觀末段朱子註云。此所以為天下善也。為字連下。與何為則民服之何為不同。氣質之性。有剛柔二者之分。剛有善惡。柔亦有善惡。則分而為四善之中。又有中則為五要之難分五者。而意則串說也。

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柔為慈為順為異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

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為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為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

朱子曰：二氣五行始何嘗不正，只來來去去，便有不正。如陽為剛躁陰為重濁之類。自暴者便是剛惡之所為，自棄者便是柔惡之所為。

按易文言貞固足以幹事，周子幹固二字當本此。幹固者為事之幹而貞固不移也。幹者木之身有挺立不撓之意，幹事則於事中有主宰。○彌梁二字見金人銘。○與與順意相近，易坤

釋與有順而能入意。

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為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

朱子曰：中也者和也，天下之達道也，別人不敢恁地說。君子而時中，便是恁地看。○中庸之中是兼以其發而中節無過不及者得名。故周子曰：惟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若不識得此理，則周子之言更解不得。○問註中字義引允執厥中曰：此只是無過不及之中。書傳中所言皆如此，只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處是以體言，到中庸字亦非專言體，便有無過不及

之意。○或問周子思子言中和而周子則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乃舉中而合之於和，然則何以為天下之大本耶？

曰：子思之所謂中，以未發而言也；周子之所謂中，以時中而言也。學者涵泳而別識之，見其並得而不相悖焉，可也。

北溪陳氏曰：中有二義，有已發之中，有未發之中。未發是就性上說，已發是就事上說。已發之中，當喜而喜，當怒而怒，那恰好處無過不及，便是中。此中即所謂和也。所以周子亦曰中也者和也，是指已發之中而言也。

按本文中字，從上文剛柔善惡中字來，自屬已發。會其意不泥其詞，則與中庸不相悖。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疆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為嚴毅或為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朱子曰：剛柔一段亦須看，且先易其惡。既易其惡，則至其中在人。○問子路不能變化氣質，曰：言之非難，正權行之不易，是以難。輕言耳。竊意如子路者，可謂能易其惡矣。若至其中一節工夫，則難。雖夫子每每提撕，未見其用力處也。按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作兩層看。中字唯屬善一邊，學者宜自省，如何為易其惡，如何又為至其中，勿徒以不陷於惡遂為止

境也

故先覺後覺聞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

按至此方說出師道以應首段。學者用功當分易惡至中兩層。則師道亦須兼此兩層說。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此所以為天下善也

按至此結出師道所係之大。天下皆歸於善。則前所云為天下

善者無礙矣。善人多。兼易惡至中兩層。

此章所言剛柔即易之兩儀。各加善惡。即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

為八卦。而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以為水火金木。而即其中以

土蓋道體則一。而人之所見詳畧不同。但於本體不差。則並行而不悖矣。

問四象剛柔善惡皆是陰陽。朱子曰。然問善惡二字是虛字。如易八卦之吉凶也。今先生解以善惡配四象如何。曰。凡物具兩端。如此扇。便有面有背。凡物皆然。自一人之心言之。則有善惡在其中。便是兩物。○前輩所見各異。邵康節須是二。四。八。周子只是二。四。中添一土為五行。如剛柔添善惡又添中於其間。是也。

按朱子分配兩儀四象之說。是從太極圖說看出。而於本章文

義在所緩。○本章只重師道上。開頭設問。以引出師字下文。就

人性上說開去。見得性有不圓。須得聖人立教。使人易惡至中。

師道之所以立也。師道立。則天下皆善。以敬完易為天下善之

問。文法甚次第。亦甚完密。○此章言性兼善惡。最要看得好。並

子專以理言。故言善問于以氣。果言故兼言善惡。○中字亦當

着眼

講或問曰。易以為天下善也。曰。欲天下皆善。惟有師道也。曰。師道

易以使天下皆善也。曰。欲知師道。當先觀人性。性分剛柔。而剛

柔又分善惡。其善者又有無過不及之中。性之不同。如是而已

矣。○或未達剛柔善惡之義。曰。剛之善者為美。為直。為斷。為

義。為幹。固其惡者為猛。為隘。為強。柔之善者為順。為厚。為

其惡者為懦。為弱。為無斷。為不俟。○惡者固不足言。而善者又恐

不合於中。惟中也者為能和也。聲而皆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

聖人之事也。蓋聖人不困於氣稟。而能全其本性之真。有如此

○然聖人不但自合於中。而且以之教人。故聖人之教。使人自

改易其剛柔之惡。而歸於善。又自至於善之中而已矣。○故以

聖人之先覺。而覺庸衆之後覺。後覺聞時。求於先覺之明達。而

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天下皆易其惡。至其中。而善人多。善人

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舉朝廷之上。天下之大。無有不善也。斯

不亦為天下善乎。

不亦為天下善乎。

幸第八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
不聞過人不告也無耻我不仁也。

按不聞過則無由改無耻則雖聞過而亦視然自安也或謂無耻不止不能改過故下文只渾言有耻則可教然細論之改過則過善是一套事只就改過說覺聯貫

必有耻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有耻則能發憤而受教聞過則知所改而為賢然不可教則雖聞過而未必能改矣以此見無耻之不幸為尤大也

按可教則改過在其中可賢則復於無過而可為賢人也

孟子曰人之生兩句只是一項事知耻是內心既生聞過是得之於外人須知耻方能聞過而改故耻為重

集考此篇言人貴聞過尤貴有耻不然則有不幸與大不幸存焉

按不聞過與無耻並言無耻一邊較重故有不幸大不幸之分。講人皆以貧賤禍患為不幸而吾以為非也蓋人之一生不幸者是不聞已之過有過不聞無由而改也其大不幸者是自己無耻無耻則一切過惡皆視為固然而無遷善之地矣。故有耻則能發憤而可教聞過則能改而可賢凡不幸者與大不幸者皆免矣外此以為不幸非不幸也

思第九

洪範曰思曰睿作聖。
睿通也。

按二語見洪範五事條內

無思本也思通用也。變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無思誠也思通神也所謂誠神幾曰聖人也。

問聖人是有思耶無思耶朱子曰無思而無不通是聖人必思而後無不通是睿又問聖人寂然不動是無思。幾感便通。特處之耳曰聖人也不是塊然由人般後方動如莊子云推而行而止之類只是幾思便通不待大故地思索耳又問如此則

無事時都無所思事至時幾思而便通耳曰然

按此段宜就聖人說聖人以無思為本思之而即通為用下太無思跟無思本也說無不通跟思通用也說觀朱子無思誠也思通神也云云當如此看。幾字與幾善惡之幾微不同幾善惡就人心說說不得彼此此幾字照下吉凶之機說故可云彼也誠在聖人之心故云此。聖人無全不思之理無不通者只是幾思便通說聖人無思亦得說思通亦得

不思則不能通微不庸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

通微庸也無不通聖也

朱子曰：睿只訓通，對智而言。智是體，睿是深通處。

按此段語氣，謂不思則不能睿，不睿則不能聖。聖由於睿，睿由於思。此思字較上思通之思，着方些。

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思之至，可以作聖而無不通。其次亦可以見幾通微而不陷於凶咎。

朱子曰：幾是事之端緒，有端緒方有源頭處，這方用得思。

按機字，即作幾字。朱子於聖功之本，言無不通於吉凶之機。

言通微，是兼聖與睿看。思曰睿，睿作聖，非思無以作聖。故曰：

作聖之本，思至吉凶之機，便是通微。由通微而無不通，則聖功成。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睿也。

又曰：知幾其神乎。

聖也。

朱子曰：幾機二字無異義。舉易一句者，特斷章取義，以解上文。

按思者，聖功云云，已將思字重提。該處聖意，故下文引易，一以

見幾而作，明睿一以知幾之神，明聖。所以結盡開首洪範二句。

也。○因吉凶之機，故引易兩言幾。兩引易，並見繫辭下傳。

言覺軒蔡氏曰：言學聖之事，睿即通微也。無思本也，言聖人無思，

則自然幾動而至於神，故曰：本思通用也。言學聖人者，則當思。

誠，然後知幾而至於神，故曰：用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幾

不通為聖人。言聖之幾，自然而動，不待思而無不通，所謂神也。

通微幾也，無不通神也。此言君子思誠，然後見幾，幾動然後能

至神。故思者，作聖之功也。言作聖之功，全在幾神，故舉易合幾

與神結之。上兩句說幾字，下一句說幾而神也。

按覺軒以無思本也，言聖人思通用也。言學聖人，愚謂本與用

相須，聖人有本亦有用，以無思為本，以思即通為用。若云聖

人以無思為本，而學聖人者以思通為用，不惟於理不合，而氣

亦覺行碍。覺軒又云：作聖之功，全在幾神，故舉易合幾與

神結之。愚謂本文只重幾字，不重神字。神只是聖之別名，引

皆重在幾字，非以幾與神分兩段意也。註中朱子引誠神幾目

聖人，亦只是旁証。覺軒遂泥之耳。通章不重聖人，重學聖人，

當以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為主腦。

講此見思之為功甚大也。箕子之陳洪範，有曰：思曰睿，睿作聖。言

思以睿為主，而可以作聖也。○試以聖人言之，聖人至誠無妄，

以無思為本也。一思便通以為用也。吉凶之幾動於彼，而心之

誠動於此，自然神應，無待于思而無不通，乃聖人之能事也。○

若大學聖人者，不思則不能睿，而通微不睿而通微則不能聖，

而無不通，是則無不通之聖，由於通微之睿，通微之睿由於思。

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由通微而無不通，皆在於

此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足以証思之通微而磨也
○又曰知幾其神乎足以証磨之作聖也人可不慎用其思哉

志學第十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希望也字本作希

問聖人自是與天相似了得非聖人未嘗自以爲聖雖已至聖處而猶戒慎恐懼未嘗頃刻忘所法則否朱子曰天自是天人自是人終是如何得似天自是用法天明王奉若天道無非法天者大事大法天小事小法天
按此訓望聖之便有法之意在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說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

按大賢賢字當着眼以見其爲士所當希也伊尹是成物顏子是成己兼兩路說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一本作顏淵較是

此言士希賢也

問所謂志者便是志於行道否朱子曰志伊尹之所志不是志於私大抵古人之學本是欲行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凡所以治國平天下者無不理會但方處畝畝之時不敢言

必於大用耳及三聘幡然便向如此做去此是堯舜事業石
二典之書克齊所以爲舒作用直如此熟因問向曾說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雖戎車而有是夫此非專爲用舍行藏凡所謂治國平天下之具惟夫子顏淵有之則抱持而往不用卷而懷之曰下及如土說若如此說則是孔顏胸中無些洒落底氣象只是學得許多骨節將去治天下人如龜山說伊尹樂堯舜之道只是出作入息飢食渴飲而已即是伊尹在莘野時全無些能爾及至伐夏救民遂旋呼喚起來此說得一邊事今世又有一般人只是飽食暖衣無外慕便如此涵養去須是一一遇會去問志伊尹之志乃是志於行曰只是志於私今人仕

卷之二

臣只爲祿伊尹却祿之天下弗顧繫馬千驢弗視也又曰雖志於行道看自家所學元未有本領如何便能舉而措之天下又須有那地位若身處貧賤又如何行然亦必自脩身始脩身齊家然後達之天下也志固是要立得大然其中又有先後緩急之序致廣大而盡精微若曰未到伊尹田地做未得不成塊然都不思天下之事若是見州郡所行事有不可人意或民遭酷虐自家寧不惻然動心若是朝夕憂慮以天下國家爲念又那裡叫你怎地來
勉齊黃氏曰說說爲學便以伊尹顏子並言若非爲己務實之論齊人之心量自是稍許多事不然則弱狹了然又不可不知

輕重先後故伊尹則曰志顏子則曰學又曰顏子是明德伊尹是新民本非爲二事也。

按志學二字。下得斟酌。志是將來期許。學是現在加功。不志伊尹。恐所學褊狹。不學顏子。恐所志馳騁。然畢竟學尤緊要。學在乎已。不可不勉。志存乎遇待之而已。志伊尹。當樂堯舜之道。便可致君澤民。學顏子。當從博約克復。做工夫。便可至不遷不貳不違的境界。遷怒貳過。便違仁。不遷不貳。亦是不違仁。神而事。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三者隨其所用之淺深。以爲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爲善之實也。

問過於顏子。則工夫又更純細。此固易見。不知過伊尹時。無從說。朱子曰。只是更加些從容而已。過之便似孔子。伊尹終是些擔當的意思多。

按此兼志學兩項說。上文以伊顏爲賢。故過則聖。及則賢。卽不及亦不失令名。尚得爲個好人。人或看伊顏太高。爲不可及。然欲不失令名。亦當奉此爲的。過則聖。是陪說。意重下句。

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詞。矜智能。慕空寂爲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事。則知此書之包括至大。而其用無窮矣。

按此章開首三句。並提下文。只士希賢。自是重在士希賢一句也。下面志伊顏。顏二句。盡希賢之實。

講人之造詣。原無止境。皆當有所希望。而乃進也。如聖便當希平。天賢便當希平。聖至於士。當希平。賢不可以苟安而自盡也。士之希賢。何如伊顏。淵古之大賢也。伊尹。聖其君之不爲堯舜。有一夫不得其所。則自以爲辱。若被撻於市。其志有如此。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其學有如此。爲士者當志伊尹之所志。當欲堯舜君民。學顏子之所學。要到不遷不貳不違仁地位。此方是能希賢者也。若志之學之。而過于伊顏。則爲聖能及矣。顏則爲賢。卽不及伊顏。亦不失於令名。而不至爲小人也。夫過固難矣。及則可力致也。卽不然而亦當求不其爲士。可不知所勉哉。

順化第十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陰陽以氣言。仁義以道言。詳已見圖解矣。

朱子曰。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陽是正長底氣。陰是方消底氣。仁便是方消底義。義便是收回底仁。舒而爲陽。慘而爲陰。孰非天地生物之心哉。仁義之於人。亦猶是已。

按此一段。就天地說。陽生陰成。是大處分陰陽。若細論生中。亦有陰成中亦有陽。不得截然不相入也。生屬陽。爲仁成屬

陰爲義詳見太極圖解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下。○天道只有陰陽。可不言仁義。仁義者爲下文地也。

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所謂定之以仁義

按此一段就聖人說。○萬物萬民互文也。非仁屬萬物而義專屬民。○育對生言。正對成言。○朱子註云所謂定以仁義是以太極圖說來証此。依此看則定之以仁義中正當是定天下之人。

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

天地聖人其道一也

按天道應首段聖德應二段大順大化總說。○德與道只是換字而德即道。○惟不見其迹故莫知其然。○神字雙承。

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

按此單說聖人結出正意上云聖人在上故朱子言君。○萬民之化由於聖德之脩是天下之本在一人也。○道即仁育義正之道術即所以從事於道者。○朱子添出心字是明不遠意非以心爲道也。

首按周子以順化爲章名似是大順大化並重然結到一人上終

以大化爲重也。○大化之實只是仁育義正。

講夫聖人之功用與天一也。○觀天之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其生處即天之仁也其成處即天之義也。○故聖人在上亦以仁育萬物是生之也以義正萬民是成之也。○在天陰陽之道行而萬物以生以成莫不順也。○聖人仁義之德脩而萬民以育以正莫不化也。○萬物之順是爲大順萬民之化是爲大化不見其順化之迹亦莫知其所以順所以化者神妙不測是之謂神。○故天下雖衆其本只在手上之一人不過仁育義正而無餘事。○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知其不遠莫多惟求之仁義而已矣。

治第十二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衆與之異哉曰

心而已矣

純者不雜之謂心謂人君之心

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遠之謂純

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動靜陰陽之用。○而言貌視聽五行之事也。○德不言信事不言思者欲其不遠則固以思爲主而必求是四者之實矣。

按動靜統言而言貌視聽又指出四者言之言貌視聽見洪

五事中。無違二字。通縮動靜言貌視聽六字。而心字在其中。
○達則不純。無違則純。○純字屬心。不用更言思。朱子分配陰
陽五行之說。是照太極圖看。

心純則賢才輔

君取人以身。臣道合而從之。

按臣道合而從之。謂臣必待道合而乃從之。心純則其道合矣。
賢才皆仁義禮智之人也。○分言則賢為有德。才為有能。合言
則俱是賢。故未言用賢。

賢才輔則天下治

衆賢各任其職。則不待人人提耳而教矣。

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心不純則不能用賢。不用賢則無以宣化。

按此繳出兩層意思。然語有輕重。○玩一急字。用賢亦須留意。非
聽其自至也。

旨按此章為治天下者言。十室之邑。是借小以形大。引起下文語
也。○主意只在純其心一句。純其心如何便能治天下。故須推
出賢才輔一層。○仁義禮智為純其心之實。

講治天下之本。在乎君心。人君能以仁義禮智純其心。而用賢為
輔。天下雖大無難治也。夫十室之小邑。欲于其中人人提其耳
而教之。且有所不及。况以天下之廣。兆民之衆。而能提其耳而

教之哉。然則何如而可。曰。是惟純其心而已矣。○何以純其心。

仁義禮智四者心之德也。能於動靜言貌視聽一皆無違於仁

義禮智是之謂純其心矣。○心既純。則賢才樂為之輔。○賢才

輔則天下自治。不待人人提耳而教矣。○以是觀之。純心為至

要。而用賢亦不可緩。純心以用賢。用賢以輔治。道不外是矣。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

禮陰也樂陽也

黃氏農原曰。禮記云。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即此意。

按此禮樂是言禮樂之本意。非玉帛之儀。鐘鼓之樂也。○

各一人言和就兩精義言。○或曰。樂有禮義。禮有樂。○

肯處便是和。子曰。如此看和。似不見禮義。樂後處再詳之。○

陰樂陽。是從下陰陽字生出。然下文陰陽却不粘定禮樂。

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子。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

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亦此理

也。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為和樂。終不流於慢者。

朱子曰。禮樂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胸中無事而自和樂

爾。非是有意放開一路。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

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為禮先而樂後。此可見

也。問周子禮樂說如何。曰。也須先是嚴敬。方有和。若直是
得敬。不會不和。如臣子入朝。自然極其恭敬。也。自和。不待勉強。
如此。只是他情願如此。便自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弟
夫婦朋友。各得其位。這自然和。若君失其所以為君。臣失其所
以為臣。這如何會和。問周子以禮先於樂。而樂記以樂為先。
與濂溪其曰。他却將兩者分開了。

北溪陳氏曰。禮樂不是判然兩物。不相干涉。禮只是個序。樂只
是個和。有序便順。而和失序便乖戾。而不和。如父子君臣。夫
婦兄弟。所以相戕相賊。相怨相仇。如彼其不和者。都緣先無
父子君臣兄弟夫婦之禮。無親義序別。便如此。

按陰陽理而後和。是高一層。從二氣說來。君臣以下。左
樂。○陰陽理。理字是調理之理。上下理字却是理義之理。蓋各
得其義理之正。亦即是調停得妥當也。○敬字是朱子補出。周
子只說理與和。不曾說敬與和。

旨此章只要發明得其理然後和。以見禮先樂後之意。

講人皆用禮樂。而不知禮樂之原。試言之。禮非玉帛之謂。只是個
理也。樂非鐘鼓之謂。只是個和也。是二者蓋相須也。○試觀於
陰陽。必先得其理。而後和。如二氣順布。而雨暘無愆。可見也。至
於禮樂。亦如是耳。君能為君。臣能為臣。父能為父。子能為子。處
能為兄弟。能為弟。夫能為夫。婦能為婦。推之萬物。莫不各得其

理。然後無不相和。即理可以見禮。即和可以見樂。得其理然後
和。故禮居先而樂居後也。要之二者相須。不可缺一也。

務實第十四

實勝善也。名勝耻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寧寧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
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耻也。小人則偽而已。故君子曰。小人日
憂。

實脩而無名勝之耻。故休名勝而無實脩之善。故憂。

按實勝謂實勝名。名勝謂名勝實。善只是說好。耻謂其可耻。
進德脩業。見易說卦。德業分着。○人知便是名。德業未著。而人
知。便是名勝。實勝之不教人知。以遠名勝之耻也。○偽只是

務名。○日休。見書。○日休。是優游自得之意。

憂者未得名而求名。已得名而恐其失。無時可自舒也。

目。案考言君子當使實勝名。不可使名勝於實也。

按此章只君子進德修業。寧寧不息。務實勝也。是做工夫處。

日休是言其效。所以解善。

講人皆務名而不務實。言謂與其名勝。寧實勝也。實勝乃最善也。
名勝為可耻也。君子進其德而脩其業。寧寧然朝夕不息。所以
務實勝也。人知可也。人不知亦可也。若德業有未著。是無其實。
則恐恐然畏人知。而有虛名。所以然者。欲遠名勝之耻也。小人
則惟務虛名。從事於偽而已。故君子日休而優游自得焉。若小

人則目然於心而懷憂戚也。名勝之不如實勝。不較然可見乎。

愛敬第十五

有善不及

設問人或有不善而我不能及則如之何

曰不及則學焉

設言當學其善而已

問曰有不善

問人有不善則何以處之

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為君子

答言人有不善則告之以不善而勸其改告之者恐其不知此事

之為不善也勸之者恐其不知不善之可改而為善也

按斯為君子連上文讀言能改即為君子也非謂勸者為君子

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

亦答詞也言人有善惡之雜則學其善而勸其惡

按上以兩人分善不善言此以一人兼善不善言

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

則為君子矣不改為惡惡者大惡之彼豈無可取焉知其不能改

此亦答言問人有過雖不得見而告勸之亦當答之以此蓋其或

聞而自改也有心悖理謂之惡無心失理謂之過

西山真氏曰過雖聖賢不能無知其為過而速改則無失益無

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為則謂之惡不待別為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是有心便謂之惡

按非大惡也是寬之之詞恐自不善者聞之遂苟安而不改故答之以改則為君子不改則為惡以望其必改也○答語重在

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善無不學故悉有衆善惡無不勸教不棄一人於惡不棄一人於惡則無所不用其敬愛矣

按愛敬謂君子愛敬人非謂人愛敬君子○朱子註惡無不勸無上庶幾有改與就無過兩段

旨此章善不善兩路相形說而意重在不善一處○周子之言

見賢思齊見不賢則自省不同內自省是自已戒人之不善

子此章是說於人之不善或面有以勸之或遞傳語以勸之以

使人改過○末二句提收亦重在愛且敬上故以愛敬名章

講人之常情見善徒為虛舉見不善輒棄絕之君子不然見善樂

從見不善亦當樂棄也設問曰人有善而我不及則如之何○

曰有不及則當學其善○又問曰人有不善如之何○曰有不

善則告之以不善且勸之曰庶幾有改於此不善乎改之斯為

君子矣○一人之身有善者一不善者二則學其一善而勸其

二不善焉○又或非親見人之不善但聞人語之曰斯人有是

之不善亦非大惡也。則答之曰：人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能改則為君子矣。若不改，則為有心之惡。惡者天將惡之，而降之罰。彼豈遂冥然無畏於天耶？烏知其不能改也？故君子於人善無不學，眾善悉為所有，不善無不勸，與人無形愛且敬焉。人之善者將益勉於善，不善者將皆歸於無過矣。

動靜第十六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有形則滯於一偏。

按物作形看便明，形與神對。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神則不離於形而不固於形矣。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

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按動而無動，非不動也。動中有靜也。靜而無靜，非不靜也。靜中有動也。此申上神字意。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結上文起下意。

問所謂物者人在其中否？朱子曰：人在其中，問所謂神者是天地之造化否？曰：神者即此理也。問物則拘於有形，人則動而有靜，靜而有動，如何却同為物而言？曰：人固是靜中動，動中靜。

謂之物。凡言物者指形氣有定體而言。然自有個變動底在其
中。須是知器即道，道即器，莫離道而言器可也。此章動而無
靜，靜而無動，物也。此言形而下之器也。形而下者則不能通，故
方其動時，則無了那靜，方其靜時，則無了那動。如水只是水，火
只是火，以人言之，語則不無，默則不語，以物言之，飛則不植，植
則不飛，是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此言形而上之
理也。理則神而莫測，方其動時未嘗不靜，故曰無動，方其靜時
未嘗不動，故曰無靜。靜中有動，動中有靜，靜而能動，動而能靜，
陽中有陰，陰中有陽，結陰無窮是也。下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水陰火陽，物也。形而下者也。所以根陰根陽，理也。形而上者也。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此理如何？因此說動而生陽，
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此自有箇神在其間，不屬陰不屬
陽，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且如晝動夜靜，晝固是陽動，然在晝
間，神不與之俱動，夜固是陰靜，然在夜間，神不與之俱靜，神又
自是神，神却管得晝夜晝夜却管不得神，蓋神妙萬物自是
超然於形骸之表，貫動靜而言其體常如是而已矣。如說水陰
根陽，火陽根陰，已是有形象底，是說粗底了。○所謂神者，初不
離乎物，如天地物也。天之收斂，豈專乎動？地之發生，豈專乎靜？
此即神也。○動靜二字相對，不能相無，乃天理之自然，非人力
之所能為也。若不與動對，則不名為靜，不與靜對，亦不名為動。

矣。但衆人之動則流於動而無靜，衆人之靜則流於靜而無動。此周子所謂物則不迫也。惟聖人無人欲之私，而全乎天理，是以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亡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此周子所謂神妙萬物也。

按此雙結上物神兩段，重在神上。神妙萬物，見易說卦。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也。火陽也而生於二，則本乎陰也。所謂神妙萬物者如此。

按天一生水，地二生火，詳見河圖。太極圖左半邊兩黑夾一白，是水根陽，右半邊兩白夾一黑，是火根陰。坎卦陽在中，離卦陰在中，亦是根陰根陽之義。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此即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者，以神妙萬物之體而言也。

一云承上文而言，自五而一也。

按此二句與太極圖說語同。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

此即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無極二五妙合而凝者，以神妙萬物之用而言也。

按上二句，自五行說歸太極，故爲體。此二句，自四時說到萬物，故爲用。此二句是槩括太極圖說中語。終萬物始萬物，見

易說卦

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體本則一，故曰混。用散而殊，故曰闢。一動一靜，其運如循環之無窮。此兼舉其體用而言也。

一合一闢，如循環之無窮，而天地之造化無窮矣。

朱子曰：混言太極，闢言爲陰陽五行以後，故末句曰其無窮。言既闢之後，爲陰陽五行，以後爲萬物，無窮盡也。

按末二句，混闢並言，故爲兼體用。混而闢，闢而混，故無窮。依朱子小註，似只說一闢後，新窮當消看。

此章發明圖意，宜參考

敬軒薛氏曰：西靜即圖之陰陽，神即圖之太極也。

按此章開首說動靜，便是從圖中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來至三本陰根陽，火陽根陰，便是圖中一動一靜，至爲其根意。五行陰陽，陰陽太極，便是圖中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二語四時運行，便是圖中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二語萬物終始，便是圖中無極之真，至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數語混兮闢兮，其無窮兮，仍是繳到一動一靜，至爲其根意。動靜互根，須是動中有靜，靜中有動，而爲神也。此章重一神字，以物神並起，全要引出神妙萬物一句。水陰根陽以下，總是神妙萬物處也。蓋周子從太極看出一以神妙意，故如此發揮。

講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天下之理盡於
是矣動專於動而無靜靜專於靜而無動者物也形而下者也
○若動而無靜靜而無靜者神也形而上者也○夫其動而無
動靜而無靜者非不動也動中有靜也非不靜也靜中有動也
○由是觀之物則滯於形而不相通神則妙于萬物而動靜無
端也○其爲神妙萬物者何也如水本陰而根於陽火本陽而
根於陰動中有靜靜中有動也○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此
其所爲混也○四時通行萬物以之終始此其所爲闢也○一
混而合今一闢而開今其循環爲無窮今混闢之無窮卽動靜
之互根也此其所以神妙萬物也

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太和萬物咸若太實作太
綱綱上大繩也三綱者夫爲妻綱父爲子綱君爲臣綱也疇類也
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

按此段推作樂之由。禮是吉凶軍賓嘉之五禮。法不是刑法。凡禮中之法度皆是。故後面禮法與刑政分言。教化以五品之教言。九疇與三綱配說。九疇包得寬。若訓順謂順其性也。咸若字見伊訓。太和咸若。便見和意。以引起下文說樂。

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之流

按上句言樂之關於風氣。下句言樂之關於人情。下文但言人情。不言風氣。風氣亦驗諸人情也。○宜之所以使和平之。所以使淡。故後面助欲與平心反。長怨與宣化反。

心平和則躁心釋

肅之意耳。

按淡而不傷，和而不流，本孔子論關雎來。○細玩語意，不傷不
和，似拘。若作淡而不濫，和而不傷，與下文甚貼合。再詳之。○傷
卽是下文悲意躁急，忿爭則悲怨。躁心釋則不傷也。欲心爲濫
尤無疑。○上淡和以樂言，下淡和以心言。

優柔乎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
欲心平故乎中躁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化之盛如此或云
化中當作化成

朱子曰、優柔乎中、字於動用上說、然只云於動用上說、却覺

未盡不若云於勸用上該本體說

按優柔承躁心釋來。平中承欲心平來。○優優有餘是寬意。柔與優相近。平與中相近。四字四義。又是兩義。○平字微覺可疑。

○道配天地。就作樂說。○古之極。是極至之極。非華極之極。古字是抬高語。以見今之不然。

後世禮法不脩。刑繁苛。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

按朱子註。是以縱欲。句分貼禮法。每下民困苦。句分貼政刑。句。○古樂古字。即古之極。古字。○代變。謂每代皆變也。○妖淫。誘導欲。怨故增悲。○朱子謂不淡而妖。不和而怨。則前面分明是淡而不滿。和而不傷矣。○朱子以賊父棄君。承增悲。輕生敗倫。承導欲。則輕生敗倫。當就縱欲一路說。

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

按平心。照平天下之情。看宣化。照宣八方之風。看。

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看還美。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

按首段是先說禮。後說樂。故末處亦從禮說到樂。○至治。照前治之至。看遠謂與至治相去遠也。

古朱子曰。此章極可觀。有條理。只是淡與不淡。和與不和。前輩所見各異。

按十三。章禮先樂後。是禮樂平重。此章以禮引起樂。只重樂。○此章又義。分古今看。有正有反。有伏有應。故朱子謂極可觀。然只是淡和二字作眼。

講禮先而樂後。有禮不可以無樂。古者聖王在上。制禮法而無不備。脩教化而無不明。三綱以之正。九疇以之叙。言千百百姓則太和。言萬物則咸若。是由理而後和也。○於是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導之而無害。以平天下之情。謂之樂。○故其樂甚淡。而不至於慘傷。甚和。而不失於邪淫。入人之耳。感人之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以之平。和則躁心以之釋也。○惟其欲心平。躁心釋。故優柔平中。乃德之盛者也。推之天下。皆化於中。乃治之至也。是謂作樂之道。配天地。乃古之極。而為後世之所不可及也。○後世禮法不脩。而刑政日以繁苛。禮法不脩。則人皆縱欲敗度。刑政繁苛。則下民莫不困苦。無禮因之無樂。謂古樂不足聽也。而廢之。代變新聲。非妖淫則愁怨。妖淫則導欲。愁怨則增悲。而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而不可禁者矣。妖淫愁怨之流弊。遂至如此。○嗚呼。夫樂者。在古所以

心今乃以之助欲。在古所以宣化。今乃以之長怨。觀古今之相懸。而治與不治可見也。○不能復古禮。不能變今樂。而欲得臻於至治者。其相去遠矣。蓋必不可得之數也。有志於禮樂者。可不知所擇哉。

樂中第八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聖人之樂。既非無因而強作。而其制作之妙。又能真得其聲氣之元。故其志氣。天人交相感動。而其效至此。

問聲氣之元。朱子曰。律曆家最重這元聲。元聲定。向下都定。元聲纔差。向下都差。古人制度。今無復存者。只這些道理。尙說得去。法度却杜撰不得。且如樂。今皆不可復考。今人只會說得元音之生。由人心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到得制度。便說不去。問註云。制作之妙。真有以得其聲氣之元。不如今時尙可尋究否。曰。今所爭低是黃鍾一官耳。這裡高則都高。這裡低則都低。蓋難得其中耳。

按上章從禮說到樂。此章從政說到樂。只是樂由和生。而又足以致和。兩意盡之。○此是從上章和字抽出言之。○朱子謂樂非無因。蓋因人心之和也。得聲氣之元。是朱子補出。○神祇格。

鳥獸馴。在萬物順中。順與格與馴。亦只是個和。○神祇主幽者。鳥獸至顯者。他可知已。○註中志氣志字。照本文心字看。

講夫樂聲固貴於和矣。亦知樂生於和。而因可以致和平。樂也者。蓋本乎聖人所行之政也。政善而民安。則天下之心莫不和矣。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天下之和。心上下達於天地。天地之氣相感。而大和洋溢於天地。和則萬物無不順。故言乎神祇。則格矣。言乎鳥獸。則馴矣。和之效至於如此。

樂下第十九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黷辭之化也亦然。

朱子曰。聖王爲政。以寬爲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爲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嗟淡。非古之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

按此中十七章淡字意。有聲則有辭。故兼辭言之。○善只是辭之好。慕其辭而心益平。二句是一串事。○聲淡則辭善。聲濁則辭黷。聲淡辭善。則聽者欲心平。聲妖辭黷。則足以導欲而輕生敗倫。○孝經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上所化曰風。下所習曰俗。講夫樂聲固貴於淡矣。有聲則必有辭。有聲有辭。而因可以知所感。被如樂聲淡。則聽此聲者心無不平。樂辭善。則歌此辭者無不興。慕故風以之。後而亦以之易矣。若聲不淡而妖。辭不善而。

豈則風俗亦爲之移易其化也亦然以是知樂之貴於淡也

聖學第二十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開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廢矣乎此章之指最爲要切然其詞義明白不煩訓解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

朱子曰一卽所謂太極靜虛卽陰靜動直卽陽動明通公溥便是五行大抵周子之書纔說起便都貫串太極許多道理○周子只說一者無欲也這話頭高卒急難安泊常人如何便得無

卷之二

聖學第二十

欲故伊川只說個敬字教人只在敬上捱去庶幾執得定有個下手處○問周子云一者無欲也如何曰一便是無欲今試看無欲之時心豈不一又問比程子主一之謂敬如何曰無欲與敬字一般此敬字分外分明要之持敬頗似費力不如無欲擺脫人只爲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此章之言甚爲切要○問一是純一靜虛是此心如明鏡止水無一毫私欲直於中故其動也無非從天理流行無一毫私欲挽之靜虛是體動直是用曰也是如此靜虛易看動直難看靜虛只是伊川云中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是也若物來奪之則實實則暗暗則塞動直則是其動也更無所疑若少有私欲便碍便曲要恁地做又不

恁地做便自有窒礙便不是直曲則私私則狹又曰無私累故虛無委曲故直○明通者靜而動公溥者動而靜○明是曉得物事通是透徹無窒礙公是正無偏波溥是遍萬事

勉齋黃氏曰一爲要一字有數樣如作左右看則一爲純之一如作前後看則一爲專一之一此所謂一是一純一不雜之謂也譬如一物恁地光潔更無些物塵汙了也下文言無欲是一靜虛虛也是一動直直也是一何謂無欲只是純然是個天理無一點私欲此須作兩路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此不待說面前許多物苟有一念掛著的都是欲此是一多又須識得欲不待沉溺其中而後謂之欲程子云纔有所向便是欲這個甚微

卷之二

聖學第二十

纔起念處便是欲譬如止水上打一動相似若到酒池肉林已很當了無然則自湛然一物不留故靜便虛未發時這虛靈知覺如明鏡止水恁地虛動便直做事時只有一路直出那裡有偏曲路徑纔虛便明明則見道理透徹故通直便公公自是無物我故溥又曰通者明之極溥者公之極○靜虛動直動字當就念慮之萌上看不可就視聽言動上看念慮之萌既直則視聽言動自無非理今以視聽言動爲動直則念慮之萌處有所累矣故動靜當以心言也虛直兩字亦當仔細體認虛者此心湛然外物不能入故虛直者循理而發外邪不能挽故直敬則靜虛亦能動直敬該動靜者也今但言靜虛則偏矣心在則動

皆心不在則動皆邪此兩句却得之

北溪陳氏曰一者表裏俱一純徹無二少有纖毫私欲便二矣
內一則靜虛外一則動直而明通公溥則又無將不一也一者
此心渾一太極之體無欲者心體粹然無極之真靜虛者體之
未發豁然絕無一物之累陰之性也動直者用之流行坦然由
中道而出陽之情也

按此章謂學聖之要在乎此心純一此心之純一只是無欲無
欲則此心靜靜而直明通公溥又是推一層說庶幾乎
幾於聖也

配太極動靜配陰陽在周子書中不脫此意至
以明配木仁通配火禮公配金義溥配水智願覺費力不如

性理集要卷之二

卒

之○勉齋謂動就念慮之萌上看最是蓋此動是心之方動未
就事物上說故在公溥之前公溥則着事物矣

講此見無欲者學聖之要也或問曰聖可學乎曰可學又問曰學

聖有要乎曰有要請問其要何在曰一其心之為要一者何也

有欲則雜無欲則純一者無欲之謂也果能無欲則心之靜時

虛而無所累心之動時直而無所曲無累則無障而明明則無

不偏照而通矣無曲則無私而公公則無不備及而溥矣明通

公溥如此庶幾其為聖矣乎明通公溥由於靜虛動直靜虛動

直由於無欲無欲只是一故曰一為要也

性理集要附訓卷之三

通書一

公明第二十一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

此為不勝已私而欲任法以裁物者發

按公於己以心言公於人以事言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此為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詐億不信為明者發然明與疑正相南

北何啻千里之不相及乎

朱子曰人有詐不信吾之明足以知之是謂先覺彼未必詐不

性理集要卷之三

皆願生

信而逆以詐不信待之此則不可周子云明則不疑凡事之

疑皆生於不明如以察為明皆主暗也唐德宗之流是也

按明不至而後疑生若至明則無疑豈可認疑為明○張子東

銘句法似從此出

旨集考此篇言已私既克自能明察而無所疑○周子原是分說

集考不宜串看○二十章靜虛則動直則公公明二字當從

上章求○公者無私明者無疑不公便是私不明方有疑

請夫人所樂居者公與明而公與明正非易也人必心中無私能

公於己者乃能施於人而無不公未有心係於私不公於己而

能以大公施於人者也○人不能先覺則用逆億是明不至而

乃生發也。若至明則充覺而無所疑也。謂能疑為明。相去何啻千里之遠乎。然則欲公者當去私而公於己。欲明者當為充覺之明而不必有所逆億也。

理性命第二十二

厥彰厥微匪靈弗聖

此言理也。陽明陰晦。非人心太極之至靈。孰能明之。

朱子曰。彰言道之顯。微言道之隱。匪靈弗聖。言彰與微。須靈乃能了。然則見無滯礙也。此三句是言理。厥彰厥微只是說理。理有大小精粗。如人事中自有難曉的道理。如君仁臣忠。父孝。此理甚顯。然若陰陽性命鬼神往來。則不亦微乎。

性理大全卷之三

按彰微以理言。靈以人心言。靈明也。人心至靈。乃能明於義理之理。匪至靈則不能明也。此只是見得理有隱顯之意。彰微只照中庸費隱看。朱子謂陽明陰暗。蓋欲配太極說也。

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此言性也。說見第七篇。即五行之理也。

按第七章言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此則文義稍變。意與前同。蓋云有剛善有剛惡。柔亦如之。有善有惡。而善又有中。性如是焉止矣。是列此五項。非謂剛柔善惡皆歸於中也。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為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此言命也。二氣五行。天之所以賦受萬物而生之者也。自其未以緣本。則五行之異本。二氣之實。二氣之實。又本一理之極。是合萬物而言之。為一太極而已也。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為體。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而大小之物。莫不各有一定之分也。

問五殊二實。朱子曰。分而言之有五。總而言之只是陰陽。自下推而上。去五行只是二氣。二氣又只是一理。自上推而下。只是這一箇理。萬物分之以為體。萬物之中。又各具一理。然又是一個理。萬一各正。大小有定。言萬個是一箇。一箇是萬箇。蓋統體一太極。然又一物各具一太極。所謂萬一各正。理。

性理大全卷之三

各正性命也。問註云。自其本以之。未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為體。故萬物各具一太極。如此說。則是太極有分。幾于曰。本只是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極。如月在天。只一而已。散在江湖。則隨處而見。未可謂月分也。一實萬分。萬一各正。便是理一分殊處。問五殊二實。一實萬分。謂陰陽一謂太極。然否。曰。二氣一理。而皆以實目之者。蓋曰此皆實有之理。而強為之名耳。曰五二一萬。皆實字。殊實實分皆虛字。以此推之。則所謂二實一實者。不相礙也。按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即圖說無極之真。至生生無窮之句。五殊二實。二本則一。即圖說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

五殊者五行有殊也。二實者二氣之實也。二氣之實猶言實只二氣耳。一實萬分實字與此異。一實謂一太極之實理也。一本則二字稍斷言二氣之實本則一太極也是萬為一言萬物總一太極也。一實萬分言一太極之實理而萬物各分之也。萬一各正言萬物各一太極各止其命也。小大有定言小大之物各有一定之分也。定分以理言。各正有定一串君。

此章十六章意同

朱子曰周子此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二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為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為五性而屬乎五初未嘗以是為太極也。

按十六章言動靜此章言理性命如何同意恐朱子只是謂此意發明圖與十六章發明圖意同耳非此二章相同也。朱子分理性命漢得周子之意至云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為太極求段一字為太極無疑。首段靈字指人心言似非太極之本然也。此章只分別理性命而無工夫。說理字虛說性字亦淺惟說命字精淡周子之意似重末節。或謂理字目下性命即性命之理有彰有微而弗易瑩也。

講學者所日講求者理也性也命也是三者各有其義焉試以理

言之有顯而彰者有隱而微者非人心之至靈者弗能明之也其為理蓋如此。試以性言之性之剛者有剛善剛惡柔者亦有柔善柔惡而其善者又有無過不及之中焉性不過此五者止矣是其所以為性也。試以命言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行之殊只是二氣之實二氣之實其本則只是一極也是合萬物而總為一太極一太極之實理萬物分之各有一太極也萬物各一太極無不各正其命而物之小大各有定分不容增損也是其所以為命也。

顏子第二十三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

說見論語

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

設問以發其端

按愛求二字串看愛之斯求之

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

至愛之間當有富可二字所謂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即周子之教程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者也然學者當深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

朱子曰顏子胸中自有樂地雖貧窶不以累其心不是將那不以貧窶累心的做樂。顏子之樂其實却是平日許多工夫

到此成就處。這無隔碍。行處純熟。無齟齬。便自然快活。不是別有一項工夫。理會此事也。問孔顏所樂何事。曰。不要去看孔顏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問學者看文字如何。對曰。方思量。顏子樂處。曰。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然後見得天理分明。日用間體義純熟。不被人欲來苦楚。自恁地快活。如今日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若只索之杳冥之際。何益。只要着實用功。問顏樂之說。程子答。鮮于侁之問。其意何也。曰。程子答曰。顏子之心。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造不樂。不待以道為可樂。然後樂也。問周子令程子尋顏子所樂何事。而周子程子終不言。先生以為所樂

何事。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私意耳。克己之私。則樂矣。故程子云。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作。其樂可知。有息則休矣。○程子之言。但謂聖賢之心。與道為一。故無造而不樂。若以道為一物。而樂之。則心與道二。非所以為顏子爾。○問顏子之樂。與浩然之氣。如何。曰。也是此意。但浩然之氣。說得較粗。又問伊川所謂其字當玩味。是如何。曰。是元有此樂。按至貴至富。自當指道言。而周子不宣明說出。道字正是教人自去尋討。○彼字指富貴言。○至貴至富。為大富貴。為小。○見其大。是功大到後方見得。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

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齊字意。復恐或有誤。或曰。化大而化也。齊齊於聖也。亞則將齊而未至之名也。

問見其大。則心泰。周子何故就見上說。朱子曰。見便是識此味。○問顏子能化而齊。曰。此與大而化之之化異。但言消化却貧賤富貴之念。方能齊。齊亦一之意。

按見其大。是能樂之由。心泰無不足。正是發明樂字意。心內舒泰而無不足處。豈有不樂。○富貴貧賤處之一。重貧賤與富貴一。化而齊。仍是就富貴貧賤上說。當從朱子小註。○亞聖是亞於聖也。

旨。集考此言。顏子窮居自有其樂。富貴貧賤不足以動其心也。

按此章重在見其大上。首段是敘事。二段是設問。三段說出見其大。來未段從見其大說出樂字意。到得化而齊。則富貴未必不可愛。而貧賤未嘗不可樂。收完前設問意。○通章不說出道字。孔子贊顏子只說不改其樂。同意。

講此見顏子之樂。為能見其大也。昔者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顏子之賢如此。○夫富貴人所愛也。愛之斯求之。顏子不愛不求。乎富貴。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蓋天地間有至貴至富之為。可愛可求。而人異乎彼富貴之可愛可求。若見其至富至貴之大。而忘其富貴之小焉爾。○夫

能見其人則心中純乎天理而常舒泰心常舒泰則無有缺憾不足無不足則處貧賤與處富貴一也處之一則能化富貴為賤而齊視之顏子能如此故顏子之賢亞於聖也

師友上第二十四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此略承上章之意其理雖明然人心蔽於物欲鮮克知之故周子每言之詳焉

按此段分兩層看一層說道德之尊貴一層說道德有於身之難得重在下層。道以行於身者言德以得於心者言德之貴

卷之三

在身也。尊貴二字無異義。至難得者人見人之尊貴人之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又見人身以道德而尊貴

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

按至難得包道德字在內

旨集考此言道德可尊可貴人必隆師親友然後可得於身也

按師友字至末方出要於前邊虛說道德之難得趕出末句

講夫師友之為益至大也天地間至尊者惟道至貴者惟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之身也人而至難得者道德實有於身而已矣。道德有於身固為難得然不可不求其有於身也願求人所以

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之教誨友之切磋則不可得也已人可不知所以隆師而親友哉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

周子於此一意而屢言之非復出也其丁寧之意切矣

按上言道德此言道義周子亦是偶然如此說非有分別也。道義統言之只理分言之則道為體義為用

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

此處恐更有由師友字屬下句

按此數句正見師友之重生而蒙言其幼而蒙昧也及其長

性理要義卷之三

無師友則愚生配長說自是兩層。道義本有由師友而得之故云由師友而有

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此重此樂人亦少知之者

按此上當依朱子補由師友三字。其義之義非道義之義是言師友相與之義也其聚謂師友之聚也

肯按首段言道義宜有於身二段言得師友之力末後言師友之義重而聚樂

講夫道義者至貴至尊者也人能身有此道義則其身貴且尊矣。然果何以有之蓋人始生而蒙昧及其長正當講道義之時

也。長而無師，久則終於愚。是道義由師友之相成，乃能有之也。
○有道義則其身貴且尊，是由師友而得貴且尊也。師友之義，不亦重乎？師友之相聚，不亦可樂乎？其矣！人不可不降師而親友也。

過第二十六

仲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隱。

朱子曰：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

按第八早已說不喜不聞，過此又舉以爲言，以見聞過之爲是急也。上讀于路下，見今人與于路反而致其欺息。滅其身，連

護疾忌醫，說護疾忌醫自足以滅其身。

講過貴能改而改由於得聞，昔仲山喜聞人告之以有過，故其改過之勇，令名傳之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相規，正如自護其疾而忌夫醫治者，寧以疾滅其身而不知悔悟也。諱聞過者，寧長其惡至於下流而不知悟，亦猶是也。豈不深可歎哉。

勢第二十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

一輕一重，則勢必趨於重，而輕愈輕，重愈重矣。
問：太王剪商，是有此事否？朱子曰：周家基業日大，其勢已重，民又起之，其勢愈重，此重則彼自輕，勢也。

敬軒薛氏曰：勢之輕重，卽圖之陰陽迭運相勝者也。

按輕重二字，且平還言勢有輕重也。固是意在重字，然不可便說由輕趨重。

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

重未極而識之，猶可反也。

問：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何也？朱子曰：是說天下之勢，如秦至始皇強大，六國便不可敵，東漢之末，宦官權重，便不可除，紹興初，只斬陳少陽，便成江左之勢。極重則反之也，難識其重之機而反之則易。

按此下單承重字說。極重則不可反，須是預識其重而亟反

之，勿令到極重地位便好。此處透出識字。

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

反之在於人力，而力之難易，又在識之早晚。

按上文反之說來，作兩層看。反之在乎力，而力又在乎識。

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

不識則不知用力，不力則雖識無補。

按上句輕，下句重。言若真欲反之，而力不足，便是天。若是自己識不早而不知用力，則是人也。非天也。故下文接此意說。就謂強也，力不競，謂無力也。師曠謂南風不競，是不強也。不識不力，平還而寓帶意。

天乎人也何尤

問勢之不可反者果天之所爲乎若非天而出於人之所爲則亦無所歸罪矣

按天乎作一讀人也作何尤另是一句

旨集考此篇論勢之所趨極重而不可反則歸之天可反而不用力人之尤也

按此章當重在識其重而亟反之一句上文以勢輕重引起下文言不可反乃人也非天也○識力二字作眼○集考謂極重不可反則歸之天似以力而不說跟極重不可反說蓋到得極重不可反則力不競矣亦通○細玩此章可見周子爲有用之

學使周子而當大任必能審於天下之勢而識至亦亦也

請此見治天下者貴識其勢而知所用力也天下雖大惟在乎勢而已矣勢有輕有重而必趨於重也○惟其趨於重到得極重則不可反須元預識其重之所在而亟反無使極重可也○反之將何以反之是在乎人之力也而力尤因乎識若識不早而失其機會則用力不易也○用力而力不競極重者不可反固不得不委之於天也而不能早識或識而不用力實則人也○此不可反者果天耶畢竟是人之不識不力也人當自任其咎而何所尤乎信乎治天下者不可不識其重而用力反之也

文辭第二十八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

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物故爲車者必飾其輪轅爲文者必審其辭說皆欲人之愛而用之然我飾之而人不用則猶爲虛飾而無益於實况不載物之車不載道之文雖美其飾亦何爲乎

按文以載道下須補猶車載物方好轉接○輪轅飾依白文只是轉下語依朱子註則載斷實謂以見輪轅之當飾也然朱子只作辭旋語仍以轉下爲是○人弗庸非皆不用謂或有不用品徒飾跟帶出此言人若不用則爲徒飾也○况虛車乎言輪轅飾而人弗庸向爲無益况虛車不載物又何必飾乎○輪轅飾輪轅道而修文辭飾庸庸人不知用載道之文虛車輪轅

而無關於道也○徒飾依朱子加爲字是就庸庸者說不

將輪轅飾說壞○首句重次以輪轅飾一層引起虛車一層○語氣只是載道之文猶恐人不用不載道之文將何用也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此猶車載物而輪轅飾也

按上文道字該德在其中○篤其實是言有道德藝者書之是言工於文辭以發擴其道德如是則所書無不美人皆愛之而傳矣賢者是能用者也教當卽中庸謂之教意言賢者由教而入也賢者方去學不可遽謂教人○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左

件尾語。行之不遠與上愛傳反形。
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

此猶車已飾而人不用也

按不賢者謂上文賢者看。師保本官名。此只泛言作師子二

創看。不學與上學而至之相對。強之不從只足不學句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隱弊也久矣

此猶車不載物而徒美其飾也

按藝焉而已謂僅以藝自見而不足貴也弊也久矣言此弊已

久人皆習爲然而無實也

或疑有德者必有言則不待藝而後其文可傳矣周子此意似猶

別以文辭爲一事而用力焉何也曰一人之不德偏有長短其

意中了了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能傳於遠矣故孔子曰辭達

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力不能作耳正謂

此也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而有言者常多有德而不能

言者常少學者先務亦勉於德而已矣

問作文害道否程子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其意

則志局於此又安得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爲文亦

玩物也呂與叔有詩曰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

立孔門無一事以輸與子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尋常養

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

併優而何問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謂聖人亦作文不

知聖人亦應發胸中之蘊自然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

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棄筆爲辭章也且如觀乎

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古朱子曰此一章大意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言有載道之實

而人弗用也見虛車乎此不載道之文也自爲其實至行之不

遠則是輪轅飾而人之庸之者也自不賢者至強之不從也是

弗庸者也自不知務道德至藝焉而已則虛車也

按首段是目下二段是應。朱子雖以此猶云云分三段然不

可平重弗庸一段是陪說。細論之以道德爲文辭衛生也

道德而文詞不足者次也徒尚文辭而不務道德者下也

之意却是因末段而發觀其以文辭名章可見

講文辭固不可廢而世之徒爲文辭者吾無取也蓋文乃所以載

乎道也文之載道猶車之載物文載道而必善其辭說猶車載

物而必飾其輪轅然我飾之而人或不用則亦徒飾而無益也

况虛車而不載物又何用飾乎知虛車之無用則知不載道之

文爲無用也。文以載道何也文辭乃藝也道德乃實也爲厚

於道德之實而善其文辭之藝以筆之爲書則其書必美矣則

人愛之愛則傳之天下後世矣既可傳於天下後世賢者得以

學而至之是足以爲教故曰言之無文則行之不遠以此知美

則愛愛則傳者有道德之實而又有文辭之藝也。然有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肖學也。即強之亦不肖從也。載之文猶不能必人之用如此。若夫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僅爲末藝焉而已。又將何用于噫此弊之習也蓋已久矣。人亦思返於道德之實而可也。

聖蘊第二十九

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說見論語言聖人之教必當其可而不輕發也。

按論語是欲學者勉力以爲受教之地此處只見聖人之教不

輕發與論語不同。照下段看則開首富有子曰二字。

子曰子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說亦見論語言聖人之道有不待言而顯者故其言如此。

按此段亦是重無言意。道不待言而顯即時行物生可見。

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淡乎。

蘊中所蓄之名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故孔子之教既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而學者惟顏子爲得其全故因其進修之迹而後孔子之蘊可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

朱子曰夫子之道如天惟顏子得之夫子許多大意思盡在顏子身上發見譬如天地生一物即此物上盡可以見天地純

粹之氣謂之發者乃亦足以發之發不必待顏子言而後謂之發也顏子所以發聖人之蘊恐不可以一事言蓋聖人全體大用無不一一於顏子身上發見也。

按此言不重顏子惟顏子能發聖人之蘊以見聖蘊之淡。即論語亦足以發之發在行上見不在言上見故朱子云進修之迹。同天只是說淡不必粘定行生。

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聖人凡異品高下雖絕有不待候而明者其言此者正以淡厚之極。言大淡薄之尤耳然於聖人言淡常人言薄者深則厚淺則薄上言下言尾互文以明之也。

聖蘊第三十

按人知即有名故云急人知而名也薄字與上文淡字相反。

子辨是。

自按兩引論語一以見聖教不輕發一以見聖道不待言以引起聖道之淡借顏子形容之末又以常人反形總是明聖蘊之淡也。

講吾觀聖人之道所蘊爲甚淡也孔子嘗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蓋聖教之當可而不輕發如此。

○又有曰子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道之待言而顯如此此可以見聖人之蘊矣。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能身體力行而發揮聖人之蘊以教萬世無窮者

顏子也。聖德有同於天，不亦甚哉。而不易則子。若常人則不然。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達，知其有聞知也，意欲人知而得者，也薄亦甚矣。安能如聖人蘊之淡乎。

精蘊第三十

聖人之精，蓋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盡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

精者精微之意。蓋前之易至約之理也。伏羲畫卦，專以明此而已。蘊謂凡卦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至廣之義，也有卦則因以形矣。

朱子曰：易未有許多道理，因有此卦，遂將許多道理搭在上面。

所謂因卦以發者也。精與蘊字不同。精是精微之意，蘊是蘊蓄之意。許多道理，問伏羲始畫，而其蘊亦已發見於此。否曰：謂之已見。

於此，則可謂之已發見於此，則不可方其初畫也。未有乾四德，意思到文王始推出來。然文王孔子雖能推出意思，而其道理亦不出伏羲始畫之中。故謂之蘊。問序卦以為非聖人之蘊。

惟子曰：先儒亦以為非聖人之蘊，其以為非聖人之精，則可謂之非聖人之蘊，則不可。周子分精與蘊字，甚分明。序卦却是易之蘊，事事在裏面。問謂易之精，曰：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便是易之精。問序卦中亦見消長進退之義，喚作不是精，不得。曰：此正是事事在裏面。

裏面正是蘊。須是自一個生出來，以至於無窮，便是精。精是聖人本意，蘊是偏傍帶來道理。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皆是因陰陽之定，自然如此。蓋出全無安排。此是聖人本意。處如蒙卦，文言係辭，等孔子之言，皆是因卦而發。處不可一例作重看。精謂心之精微也。蘊謂德所蘊也。按先有心之精微，而後畫卦，既有卦而後有卦中之蘊。周子製作兩儀看。圖見字可互用，無深意。蘊甚多，故下悉字。○重上正下反。

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與乎。

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體，此易之為書，所以為文字之

精蘊之三

祖義理之宗也。然不止此。蓋凡管於陰陽者，天地之大，鬼神之幽，其理莫不具於卦畫之中。為此聖人之精蘊，所以必於此而明之也。

朱子曰：天地是體，鬼神是用。鬼神只是陰陽二氣屈伸，即是神。秋冬是鬼，春夏是神。夜是鬼，息底是神。消底是鬼，生是神。先是鬼，息呼是神，吸是鬼。語是神，然鬼是鬼。

按五經之源，皆說重在天池鬼神之與上。伏羲畫卦，為文字之祖，故為五經之源。五經連易在內，而易為其源。○卦中無所不包，故盡天地鬼神之與。

旨。按此章是贊易見聖人畫卦有精蘊在其中也。精蘊二字平列。

○上段說畫卦下段直說易卦即易也

講易之爲書聖人之精蘊存焉蓋聖人心中之精微畫出六十四卦以爲之宣示聖人於道理之蘊蓄因六十四卦以爲之發明若卦不盡則聖人之精無所宣示不可得而見也微卦則聖人之所蘊蓄許多道理殆不可悉得而聞也○是易者聖人之精蘊所寓也何止爲五經之源其爲天地鬼神之奧旨乎易爲天地鬼神之奧聖人之精蘊未易窺測矣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

此以乾卦爻辭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不息者體也遷善改過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指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字

朱子曰此章第一句言乾乾不息而第二句言損第三句言蓋者蓋以解第一句若要不思須著去忿慾而有所遷改中間乾之用其善是其一字疑是莫字蓋與下兩句相對若只是其字則無義理說不通○遷善改過是修德中緊要事蓋只修德而不遷善改過亦不能得長進君子乾乾不息於誠便是修德底事下面便是接說遷善改過底事與論語德之不修章正相類又曰遷善改過又是兩項遷善便是有六七分是了遷而就教

十分是者改過則是十分不是全然要改此遷善改過之別○然忿如推山室慾如集臺○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電之疾

按此是合三卦爲說易中本無此意是周子看出也○乾九三爻辭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未嘗言誠至文言孔子乃以修詞立誠爲說故周子合象辭文言而謂之乾乾不息於誠也○損大象君子以懲忿窒慾益大象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損益象辭未嘗言求誠是周子看出故與乾卦合說○而後至謂至誠也朱子以乾乾不息爲體去惡進善爲用體用二字只是說有去惡進善工夫乃能乾乾不息於誠去惡進善是着力處乾乾不息是至善處○侯小謹以乾乾不息爲體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值福常少而禍常多不可不謹問此章前面德慾室慾遷善改過皆是自修底事後而忽說動者何故朱子曰所謂德慾室慾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於方動之前審之方無凶悔吝所以再說個動

按言凶悔吝生乎動者也。本易係辭下傳語。易言爻之動。此是言人之動。四者之中。只吉一樣。為吉凶悔吝三樣。非吉人之動。難值夫。而易逢乎三。故不可不慎。

旨此章論易所謂聖人之藉。

按上章言聖人之精蘊。故此章以三卦與吉凶悔吝為說。三股合三卦說。見得人貴立誠。又貴去惡遷善。以至於誠。下段言凶悔吝。亦易之精蘊也。見得人要慎其動。此又不止上文三卦。是統六十四卦而言。周子以乾損益動四字各章。見得人當致其乾惕。知所損益。而又當慎其動也。上下段各開論。

講易之精蘊。於何見之。嘗觀於乾損益三卦。而知聖人之旨。為其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流又觀於吉凶悔吝四者。而知動不可以不慎也。乾九三爻。云君子終日乾乾。所謂乾乾者。蓋欲時致其乾惕。以不怠於德也。然固當乾乾矣。尤必如損卦之能懲其忿而窒其慾。益卦之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而後能至於誠也。是則乾之用。莫善於誠。損之大。莫過於懲窒。益之大。莫過於遷改。聖人作易之旨。不亦甚深矣哉。易之占。有吉有凶。有悔有吝。是四者皆生於動也。意吉只一而已矣。動則難值夫。而易逢太三。是安可不慎乎。能通於乾損益之旨。而無不誠。又能觀吉凶悔吝之詞。而慎其動。其於易為有得矣。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則謂物之可視為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也。

按本意是要發明家人。從身說到家。立言有序。而意重在家。與

大學齊家先修身之旨不同。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

按本與則二字。承上文來。此處說出端與善。又從端本看出誠

心善則看出和親。端本謂修身。誠心。養正心誠意為言也。善

則謂齊家。和親。猶言親親。親字對上文心字看。是現成字。着

力在和字。大學齊家言其分。此和親言其精。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也。

親者難處。疏者易裁。然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者。

按下句實上句意。周子言心身家天下。而不言國。以天下包國

也。國較之家。亦是疎。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

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象傳文。二女謂睽卦兌下離上

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悅而內猜疑。故同居而異志。

按睽卦象辭。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謂婦人志各有所適。象引

云。只同居之日。便然。不必謂長各有夫家。乃睽也。論婦人之

離家。多在妯娌。而不在姊妹。二女不同行。宜活看。

堯所以釐降二女於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

釐理也。降下也。嬀，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堯理治下嫁二女於舜，將以試舜而受之天下也。

按釐謂治。粧天子之女故云下嫁。此二女是偶然與上文同。而上文所言二女非此之謂也。引此只見化行閭閻之難。

是治天下親於家治家親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

朱子曰：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只是不善之動消於外，則善心實於內，操則存，舍則亡，只是尋得此心便存。

卷之三

西山真氏曰：心不誠，則私意邪念紛紛交作，欲身之修得乎？親不和，則閨門乖戾，情意阨絕，欲家之正得乎？夫治家之難，所以甚於治國者，何？曰：尚思易於檢義，世之人固有勉於治外者矣。至其處家，則或徂於妻妾之私，或牽於骨肉之愛，鮮克以正自檢者。而人君尤甚焉。漢高帝能誅秦賊項，而不能割戚姬如意之寵。唐太宗能取孤隋穽羣盜，而閨門慚德，顧不免焉。蓋疎則公道易行，親則私情易溺。此其所以難也。不先其難，未有能其易者。漢唐之君立本作則，既已如此，何惜其治天下不及三代哉？夫女子陰柔之性，鮮不如忌而險諂者，故二女同居，則猜嫌易生。堯欲試舜，必降以二女者，能處二女則能處天下矣。舜之

身正而刑家如此，故堯禪以天下而不疑也。身之所以正者，由其心之誠。誠者無他，不善之萌動於中，則亟反之而已。誠者天理之真，妄者人爲之偽。妄去則誠存矣。誠存則身正，身正則家治，推之天下，猶運之掌也。

按朱子云：不善之動息於外，則不善之動屬應事說，不作起念說。依真西山不善之萌動於中，又是作起念說，二說可兼，而真

西山說更細。復只是復起本來之意。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

程子曰：无妄之謂誠。

集考不以理而動，皆邪妄。惟能自反，則無妄而誠矣。

卷之三

故無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渙哉。

無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無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物，惟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

按无妄大氣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謂善順乎天時，以育養萬物也。无妄則誠，故能對時育物。聖人發无妄之旨，說到對時育物爲甚矣。

此章發明四卦，亦皆所謂聖人之蘊。

按家人爻復无妄四卦，看得聯貫。此出周子獨見。從身說到家，從端本誠心，說到善則和親，次說出處家之難。三段尚未及卦中意，次乃說出家人爻，又引堯之試舜，証以身刑家之難。又

從天下說到家，從家說到身，總出身端心誠以應前意。隨又卽誠心引起復與先安非精通易理不能融會至此。本引對時育物收結以見家不難矣。通章以誠字作骨。

講易之家人際復尤安四卦各有其義然未始不可相通也。其要歸於一誠而已矣。夫治天下有不爲本非他乃身之謂也。身者治天下之根本也。治天下又有則焉則非他乃家之謂也。家者治天下之則樣也。一本必求其緒而後可以化天下。問何以端本惟誠其心而已矣。心誠則身正而本端也。則必求其善而後可以示天下。問何以善則惟和其親而已矣。親和則家齊而則善也。是知齊家難而治天下易所以然者以家親而天下疏也。

卷之五

也。家親故難處。天下疏故易裁也。家之所以難者於何徵之。從來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易中睽卦次於家人。以睽卦兌下離上爲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二女不同志爲睽。此家人所以多離也。昔者帝堯所以釐降二女於妣，洵堯之意曰舜可禪乎。吾茲以女試之矣。格舜能以身刑二女，卽能治天下也。是治天下惟觀於家。治家又惟觀於身而已矣。身何以端只是心誠之謂也。何以誠其心只是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乃妄也。妄者復還其真則无妄矣。无妄則心誠也。故易中無妄次復而无妄之大象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血從无妄見得對時育物其肯豈不深哉。夫以无妄則對時育物而身

端心誠之能齊家以治天下也。又何疑哉。

富貴第三十三

君子以道兄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此理易明而屢言之。欲人有以真知道義之重而不爲外物所移也。

朱子曰周先生言道至貴者不一而足。蓋是見世間愚輩爲外物所搖動如墮在火坑中不忍見他故如是說不一。世人心不在致于裏面如登丘相似只是自不覺也。

按富貴非截然兩項。道德克裕則其身自安而心常泰然無所

不足也。銖視塵視謂以一銖視之以輕塵視之也。其重無加言道義之重軒冕珠玉不能有加。

旨按此章重在道克身安。上道克身安何必以富貴目之。爲破俗見而設也。軒冕之貴珠玉之富豈有加於道克身安乎。說來甚是醒人。

講人皆知慕富貴而不知君子有其富貴也。君子以道義之克裕爲貴以吾身之安舒爲富。故其心常泰然無有不足而銖視人世之軒冕塵視人世之金玉。蓋其道義爲至重而外物無可加焉爾。慕富貴者可以知返矣。

陋第二十四

聖人之於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按聖人之道。謂聖人於道如此。非謂學者於聖人之道云云也。入耳存心。謂有所聞而識之不忘也。與道聽塗說反。行進而有所得。爲德行之爲事業。則以措之天下者言。入耳存心。見下輕發。蘊行二句。見其有德業之實。此下補出文辭。可觀一曾意。方圓。彼以文辭而已。見文辭之外無所有也。意同上章。欲人知道德之重。而不屑於文辭之陋也。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豈得盡後之人。如執卷則以文章爲先。而其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無所缺。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心矣。

朱子曰。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磅礴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然人所可得而見。

者。無遠而非文也。故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書之記言。詩之咏歌。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於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已。

黃氏龜孫曰。此章當與文辭章參看。

按文辭章。謂有道德。亦有文辭。若純尚文辭。則不足取。此章則直言徒尚文辭者之陋。蘊行一句。重。

講夫人不可謂於文辭也。吾觀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粹之爲行。行之爲遠大之事業。以此而發爲文辭。則可愛而可傳。彼徒以文辭而已者。蓄心未盡。而無道德之實。何其陋也。知其陋。則不可徒尚文辭矣。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中庸易大傳所指不同。今合而言之。未詳其義。或曰。至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之事也。

朱子曰。這變化。是就人動作處說。問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是一言一行。皆仰易而擬之。否曰。然。

按中庸動變化。以成物言。此斷章取義。是就自身動作言。變化只是動之妙用。如此看。與易合。易繫辭上傳擬之議之。是擬。

易說易此處亦不指定易只是詳審之意。天下道理甚活故言動須變擬之議之則言動皆善成其變化矣。中庸只說動易兼言動則中庸動內有言在。至誠從致曲來故言動亦云擬議只是誠之之事。

講人之言動不可涉於拘滯也。中庸云人能用誠之功而為至誠則能見諸動作之間動則變矣變則化矣當其理而因乎時不陷於偏不泥於迹無不善也故易有曰必比擬而後言不輕言也必商議而後動不苟動也擬議為以成其言動之變化而言動盡善易之旨與中庸有相合也而誠為要矣。

刑第三十六

卷之三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動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

意與十一章略同

朱子曰聖人之心涵養發生真與天地同德品物或自逆於理以于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育萬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

按十一章職化言陽生陰成仁育義正此處言春生秋成政養刑治意頗相類要之此處重在刑與順化不盡同也。止是結

裏處。政字所該其廣凡上所以為民生計者皆在其中刑則單言刑罰。盛只是說衆多。欲字是情字淡。朱子以此語註太極圖說作欲動情勝則此意下動字疑誤。人皆趨利避害則至於爭而相攻。賊滅無倫言賊滅于倫理故無倫也。

情偽微履其變于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

中正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以施非斷則明無以用二者又自有先後也訟之中兼乎正噬嗑之明兼乎達訟之剛噬嗑之動即果斷之謂也。

南軒張氏曰夫中正者仁之所存而明達者知之所行果斷者

卷之三

又勇之所施也以是詳刑本末具也。

按情偽之情當訓實謂有實有偽而隱微曖昧其變有千狀也。

○中正明達果斷各二字為一義分三項看。訟彖傳云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以九五聽訟者言。噬嗑彖辭利用獄彖傳云

動而明動謂寤明謂離。兩引易以中正明達分貼而各兼果斷。

嗚呼天下之廣王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按上文中正明達果斷就主刑者說故此結出主刑者之重。

司命者民之命操於其手也。

有通章總是發明刑字首段以春秋引出政刑又只是以政引起

刑當分資主者。次段以聽訟明用刑之難。末段言當慎用王刑之人。周子以訟與噬嗑二卦釋用刑。總是精於易。則無往不與易合。

講夫刑之用為甚重。而王刑者不可不得其人也。天以春生萬物。及秋而止。非無故而止之也。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止之。而物成。聖人法天以政。養萬民。而又用刑以責之。非無故而肅之也。蓋民之盜也。欲動情動以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成。無倫焉。故得刑以肅之。而民乃治。刑之不可無如此。然用刑非易也。刑所以監訟。訟者情偽微曖。其變有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言

卷之三

中則知正矣。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言明則知達矣。訟之。言剛噬嗑之言動。又可以知果斷矣。必兼此三者。而後可以居刑也。嗚呼。以天下之廣。而其命操於至刑之人。是至刑者天下之司命也。人君任用至刑之人。可不慎乎。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按此以聖人至公為至。天地至公。是推論一層。公字無定指。依下章孔子作春秋觀之。似此章所謂公為下章地也。然只宜虛還。

講此見聖人與天地同一至公也。吾觀聖人之道。至公無私而已。

矣。或曰。聖人何以必至公也。曰。天地之道。不過至公而已矣。聖人法天地。故亦至公也。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按正王道。明大法。在王道之中。為後世王者而作。彼得尼山之意。於已死而誅之。似無益。然所以使生者知懼也。王祀夫子。謂以王禮祀夫子。如追尊為文宣王是也。德功報在修春秋上見。無窮謂祀也。無盡謂報也。祀無窮。即報無盡。

卷之三

諸意本孟子來。

講孔子修春秋。其功德為甚盛也。春秋一書。所以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之王者而脩也。春秋所載。多亂臣賊子之事。誅其死者。於前所以懼其生者於後也。亂臣賊子。知懼。孔子之功。德為不可量矣。宜乎萬世無窮。以王禮祀孔子。而報德報功之無盡焉。孟子謂春秋天子之事。又謂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知孔子者。深矣。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道高如天。智陽也。德厚如地。陰也。教化無窮。如四時者。五行也。

孔子其太極乎

按道德分陰陽似可不必然欲分天地則不得不然。教化亦從道德來但言高厚則當屬參入地言無窮則當屬四時同。朱子言書此細參天地同四時易作常語忽過得朱子分鼎上二句便覺其義縝密。上章單言春秋比章所包者廣。諸古今來道德其高德極其厚而教化及乎無窮其為高厚實與天地相參其為無窮實與四時同者其惟孔子為然乎信乎為生民未有之聖也。

蒙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

此通下三節雜引蒙卦象象而釋其義童雅也蒙暗也我謂師也。筮操筮以决吉凶也。言童蒙之人來求於我以發其蒙而我以正道果决彼之所行如筮者叩神以决疑而神告之吉凶以果决其所行也。叩神求師專一則明如初筮則告二三則惑故神不告以吉凶師亦不當决其所行也。

按蒙卦象辭蒙童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又大易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易中果行謂君子自己果决其行此處朱子謂果决彼之所行稍不同。○童蒙是正意蒙是喻言。○再三則瀆二句皆以筮言而童蒙在言外。○畧去初則告一句其意已見童蒙求我我正果行中。

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

山下出泉大象文山靜泉清有以全其未發之善故其行可果汨再三也。亂瀆也不決不告也。蓋汨則不靜亂則不清既不能保其未發之善則告之不足以果其所行而反滋其惑不如不告之為愈也。

按山下出泉在易只見行而有漸之意山靜泉清是周子看出如此。○靜則清汨則亂汨與靜反亂與清反查字書汨訓亂欠明。○不決似只謂水無定向無遠攬入正意。○此段全就蒙大蒙為說亦只是喻言。○靜字不可忽照下文看便見。

慎哉其惟時中乎

蒙之三

時中者象傳文教當其可之謂也初則告瀆則不告靜而清則來之汨而亂則不決皆時中也。

按象傳文以亨行時中也時中雙綰告不告兩邊然意重在不告上。

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為也為不止矣其道也決乎

此一節引艮卦之象而釋之艮止也背非有見之地也艮其背者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則靜靜則止而無為一有為之心則非止之道矣。
象字疑當作象

問艮其背背非見也朱子曰只如非禮勿視非謂耳無所聞目無所見也。○卦辭色不瞽聰明淫樂惑祿不接心術艮其背者

只如此耳。程子解艮其背謂止於所不見恐如此說費力所謂背者只是所當止也。看下文艮其止止字解背字所以謂之止其所艮其背只是止於其所當止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人之四肢皆能動惟背不動有止之象艮其背是止於其所當止之地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萬物各止其所止便都是理也不見有已也不見有人都只是理。問此非爲也爲不止矣何謂也曰止便是不作爲爲便不是止曰止是以心言否曰是。

按艮象辭云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周子從艮其背看出靜字。因止於不見之地而靜靜又止而無爲止而無爲之止較上艮字落下一層。人豈能一無所爲只是雖有所爲而心中常自靜止耳。

此章發明二卦皆所謂聖人之蘊而主靜之意矣。

問家學者之事始之之意也艮成德之事終之之意也朱子曰周子之意當是如此然於此亦可見主靜之意。靜者爲主故以蒙艮終焉。

黃氏巖孫曰按傳者家集濂溪在梧州嘗以姤說示之其後在零陵又以所改同人說寄之二說皆即所謂易通易說者今其書獨有乾損益家人睽復元妄蒙艮等說則諸卦之散逸者多矣豈不可惜也哉。

按蒙以養其始艮以成其終故將此二卦合看。於蒙云靜則清於艮云靜則止前後一靜相合。此章主靜之意與太極圖說參看。周子發揮易理在四十章錯綜以見不拘次序其爲聖人之蘊則也。

請嘗觀於蒙艮二卦而益見聖人之蘊也蒙卦之意蓋云童蒙之人來求於我以正道示之以果決其所行其義有如筮焉筮叩神也實於每一發初則告若至再三則涉於煩煩責則神不告之矣童蒙之求我初則告再三則不告亦猶是也。蒙之爲卦上艮下坎爲山下有泉之象山下初出泉則其泉靜而清也若汩之則亂亂則不決也童蒙求我我正果行以其靜而清也再三則實責則不告以其汩而亂也。童蒙其惟蒙其可而隨時以處中乎當告則告不當告則不告也。艮卦之象云艮其背背非有見之地艮其背者謂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則靜靜則益知所止止非有心於爲也有心於爲則不止矣艮之爲靜止其道不亦狹乎合觀二卦一以養之成始一以成之於終而其貫始終如一者方有於靜也。

右周子太極圖并說一篇通書四十章世傳舊本遺文九篇遺事十五條事狀一篇蓋所集欠皆已核定可繕寫嘉按先生之書近歲以蒙其傳既益廣矣然皆不能無繆誤惟長沙建安板本爲庶幾焉而猶頗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之與其可以象告者莫備

不傳之妙。其功蓋在孔孟之間矣。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書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此書皆終端以示人者。度越諸子。直與易書詩春秋語孟同流行於天下。

朱子曰。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懿。且其所論。不出乎修己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極之先。文字之外也。問通書便可以上接語孟。口比語孟。較分曉精渾。結構得密。語孟較說得濶。周子通書。此近世道學之源也。而其言簡質如此。與世之指天畫地。喝風罵雨者。氣象不侔。河圖出而八卦書洛書呈。而九疇敘。孔子於斯文興衰。未嘗不推之於天。若濂溪先生緒述天之

所界而得乎斯道之傳者。與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國屬書。極要領。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徵人情之著。事物之象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于一。而周公孔子孟子之傳。煥然復明於世。先生之言。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幽探乎陰陽三行之蹟。而其質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微之無間。秦漢以來。誠未有然斯理者。而其實則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濂溪先生奮乎百世之下。挾聖賢之真。疏觀造化之原。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辭義鏗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不畢。二程先生既親見

而得其傳。于是其學遂行於世。濂溪之圖與書。雖甚簡古。淵源未易究測。然其大指。則不過語諸學者。講學致思。以究天地萬物之理。而勝其私。以復焉其施。則善始於家。而達之天下。其具則復古。禮變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伊尹之志。顏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人者。亦豈有以外乎日用之間哉。通書一部。皆是解太極說。這道理自一而二。而五。如誠無爲。養善惡德以下。便配太極陰陽五行。須是仔細看。近世知濂溪其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著通書。而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始終。宜用意而求之。又何高下遠近之可道哉。

卷之三

西山真氏曰。自湯誥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出於天。未知其爲善也。繼善成性。見於係易。性無不善。述於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所以善也。周子因羣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於書闡誠源誠立之指。昔也。太極自爲太極。今知吾身自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爲乾元。今知吾心即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復明者。周子之功也。黃氏瑞節曰。周子二書。真所謂吐辭爲經者。朱子之解是書也。亦如解經然。蓋朱子之追事周子也。猶周子之追事吾孔孟也。無一字不服膺焉。爾嘗徧求其易說。而不可得。僅令門人度正。

訪周子之友傳者之子孫。求所寄。姑說同人說。亦已不可見矣。世之相去百有餘年。而其書散逸難合如此哉。或謂無極二字。出於老列。或謂圖得之程修。或謂當時指畫以示二程。而未嘗有所謂書。或謂二程言論文字。且多未嘗一及無極字。疑非周子所為。或謂周子陸詵壻也。說見司馬溫公涑水記聞。一為實長厚人也。安知無所傳授。或謂周子與胡文定公同師鵠林寺僧青澁。是皆強求其所自出。而於二書未知深信者。朱子一言以斷之曰。不由師傳。默契道體。于是周子上承孔孟之說。遂定而二書與語孟并行矣。

敬軒薛氏曰。通書字字皆實。通書一誠字括盡。誠上誠下。

性理集要

卷之三

三

通書

誠。誠德聖。慎。動道六章。只是一個性字。分作許多名目。通書一書。不外乎太極陰陽五行男女萬物萬事之理。與太極圖一相合。無間。惟細玩之。可默悟其妙。

按一部通書。以誠始。以靜終。是周子用意處。中庸說誠字。似亦無復餘蘊。然未及於易。周子看得易理。只是誠。則子思所未發。大學誠意功夫。在慎獨。周子言誠。即言幾善惡。猶大學之獨也。審幾即是慎獨。是此喫緊處。說道說德。總不離乎五常。所見甚為確切。前引易言繼善成性。是性善源頭。見得分明。後說剛柔善惡中氣質之性。亦該得全。動靜理性命二章。與太極圖說相發明。太極陰陽五行之理。爛熟于胸中。橫豎說來。

無不來。○志學聖學。皆學者急宜看眼處。而聖學尤為精微。依然太極陰陽五行之理。其推尊孔子為極至。而亦不脫太極陰陽五行意。或謂周子不言敬。而其言慎者。二慎動即敬也。言思為聖功之本。能用思便是此心常存處。言克復。仁言時中。雖未詳。亦見一斑。其言治化。皆本於仁義禮智。義以天德為王道也。而其於禮樂政刑言之鑒鑒。于此見周子之學。可以經世。而謙重。亟反之論。又見幹乾轉坤手段。通書原為發明易理。故多雜引易辭。而提揭卦義者。則有乾損益家人睽復无妄訟噬嗑。家且十一卦。其論皆有獨見。爾未成六十四卦之全書也。

性理集要

卷之三

三

通書

性理纂要附訓卷之四

西銘

朱子曰橫渠姓張名載字子厚秦人也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爲
關中士子宗師嘗于學堂雙廡左書經愚右書訂頑伊川先生
曰是啟爭端改曰東銘西銘一銘雖同出于一時之作然其詞
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判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
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覆
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
長傲遂非之失於毫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爲不切然意
味有窮而於下學工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敬上微

卷之四

下一以貫之旨同日語後

乾稱父坤稱母于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
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
也然下曰天地而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
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
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
而言之

朱子曰須是子細看他說理一而分殊而今道天地不是父母
父母不是天地不得分明是一坤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

下之男皆乾之氣凡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裏便徹上徹下
都卽是一個氣都透過了自一家言之父母是一家之父母
自天下言之天地是天下之父母西銘自首至末皆是理一
分殊乾父坤母固是一理分而言之便見乾坤自乾坤父母自
父母惟稱字便見異也乾稱父坤稱母屬聲言一稱字混
然中處言混合無間蓋此身便從天地來

西山真氏曰西銘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蓋父母生我者也而所
以生者天地也天賦以氣地賦以形父母固我之父母也天地
亦我之父母也朱子曰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天地者人與物
已與人皆共以爲父母者也父母之生我也四肢百骸無一不

卷之四

全必能全其身之形然後爲不忝於父母天地之生我也五
百善無一不脩必能全其性之理然後爲不負於天地故仁人
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又西銘之妙指不可不知也

敬軒薛氏曰人與天地之理氣混然無間故天地爲人之父母
而人當心父母之心行父母之事也

按父母字不可忽下文胞與宗子云云皆從父母字生藐焉
以形言混然照下文並理氣言混猶渾渾合之意或作原泉混
混之混未確藐焉者却都能混然故下一乃字有味朱子補
出于道也當着眼正與父母字相應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爲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爲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爲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漢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朱子曰。西銘大要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上塞是說氣。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即用這箇塞字。張子此篇。大抵皆古人說話集來。○塞只是氣。吾之體。即天地之氣。帥是主宰。乃天地之常理也。吾之性。即天地之理。○問如何是塞。曰。塞與帥字。皆張子用字妙處。塞乃孟子塞天地之塞。體乃孟子氣體之充者。有一毫不闕之處。則非塞矣。

師乃志氣之帥。而有主宰之意。此西銘借用孟子論浩然之氣處。○問天地之帥。吾其性。先生解以乾健坤順爲天地之志。天地安得有志。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天地之情可見。安得謂天地無心。情乎。或問福善禍淫。天之志否。曰。程先生說天地以生物爲心最好。此乃是無心之心也。○天地之塞。似亦著擴充字未得。但謂充滿乎天地之間。莫非氣。而吾所得以爲形骸者。皆此氣耳。天地之帥。則天地之心。而理在其中也。○問西銘之義。曰。他緊要血脉。盡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上。上面乾稱父。至混然中處。是頭下面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便是箇項下面便撇開。說許多大君吾父母。宗子云云。盡是從民吾

同胞物吾與也說來。到得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這志便只是那天地之帥。吾其性。底志。爲人子便要述得父之事。而繼得父之志。如此方是事親。如事天便要述得天之事。繼得天之志。方是事天。若是達了此道理。便是濟惡不悛。便是天之不才之子。若能踐形。便是克肖之子。這意思血脉。都是從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說緊要都是這兩句。若不是這兩句。則天自是天。我自是我。有何干涉。或問此兩句便是理一處否。曰。然。○問近見一士人云。問之先生。吾其體。吾其性。其字。有我去承當之意。今考經中初無是說。曰。承當之說。不記有無此語。然實下承當字不得。然當時只是說得稟受之意。渠記

得不子細也。○問先生解西銘。天地之塞。作室塞之塞。如何。曰。後來又改了。只作文塞。橫渠不妄下字。各有來處。○向要到雲谷。自下上山。半途大雨。通身皆濕。得到地頭。因思着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時季通及某人同在那裏。某因各人解此兩句。自亦作兩句解。後來看也。自說得着。所以迤邐便作西銘等解。

北溪陳氏曰。性只是理。人之生不成。只空得箇理。須有箇形骸方載得此理。其實理不外乎氣。得天地之氣成這形。得天地之理成這性。所以橫渠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塞字只是就孟子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句。擬一字來說氣。帥字只

是就孟子志氣之帥句。撮一字來說理。

按此二句不但發乾父坤母之義。併混然中處之實。亦說出矣。觀朱子解自明。塞帥是借字。塞只作充字看。以氣言。帥卽氣之帥。帥字。但此以理言。朱子用志字。當活看。二其字。語氣當體貼。蓋云天地之所以充塞者。氣也。吾其登天地之氣。以爲體乎。天地之所以主宰者。理也。吾其得天地之理。以爲性乎。其字固不是。承當之語。然亦須點明方好。帥字只作主字看。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爲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以爲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老與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是靈。而有以通乎性。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爲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如己之兄弟。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如下文之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于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于外也。

朱子曰。通是一氣。初無間隔。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萬物雖皆天

地所生。而人獨得天地之正氣。故人爲最靈。故民吾同胞。物則

亦我之儕輩。孟子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等差自然如此。大抵印事親者以明事天。問西銘理一分殊。莫是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之意否。曰。民物固是分殊。須是就民物中。又各知得分殊。不是伊川說破也。難理會。然看久自覺裏面有分別。問物吾與也。莫是黨與之與否。曰。然。

西山真氏曰。凡生于天地之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體。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矣。是。分殊以其理一。故仁愛之施無不徧。以其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

朱子曰。按此二句不但發乾父坤母之義。併混然中處之實。亦說出矣。

按胞與尋常只作同氣看。得朱子之解。兼形氣性命爲言。最親切。胞與皆從上文父母字來。民便屬同胞。物只是相與。正見理一分殊處。胞以兄弟言。與以朋友言。小註黨與之與。黨字覺未妥。下文只言民不言物。可見民吾同胞句最重。大君者。言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惻隱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爲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爲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

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患天下之孤獨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之過于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疲癯殘疾。憫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禮大傳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按此宗子只是百世不遷者也。大宗不

朱子曰。西銘狀仁之體。元自昭著。以昧者不見。故假父母宗子

家相等名。以曉譬之初。未嘗謂與乾坤都無干涉。而姑爲是

以形容之也。人皆天地之子。而大君乃其適長子。所謂宗子。有君道者也。故曰大君者乃吾父母之宗子。爾非所謂既爲父母。又降而爲子也。問宗子如何是適長子。曰。此正以繼禰之宗爲喻。爾繼禰之宗。兄弟宗之。非父母之適長子而何。許多人物。生於天地之間。便是親疎遠近之分。疲癯殘疾。憫獨鰥寡。君子之爲政。且要主張這一等人。

按父母宗子。父母二字。正從乾父坤母來。以君爲宗子。大臣爲家相。議論直恁開闢前人所未發。尊高年四句。以齒之長幼對言。聖其二句。言其有德者。疲癯殘疾云云。言其有恩者。

疲癯謂罷病者。殘疾謂傷害者。憫獨鰥寡。卽孟子孤獨鰥寡。憫謂孤子之憫。憫在疾者。數句總有同胞意在內。物與意言外可推。此四緊要與胞與二句相連。以上是論道理。見得天地是父母。民物是胞與。以發明仁者天地萬物爲一體大意。就中逐項分析。亦見理一分殊。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

朱子曰。西銘首論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之意。固極弘大。然其所論事天工夫。則自于時保之以下。方極親切。問西銘自乾

父坤稱母。至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處是仁之體。于時保之以下。

是做工夫處。曰。若言同胞。吾與了。便說着博施濟衆。却不是。所以只教人做工夫處。只在敬與恐懼。故曰。于時保之子之翼也。能常敬而恐懼。則這箇道理自在。

按上文說天地是父母。便見當事。故此借孟子畏天樂天爲說。

于時保之我將之詩。于時二字。恐水上文。謂于是能保而勿失。是子能敬親者也。能樂而不憂者。是子之純乎孝者也。保樂分兩層看。保是勉然。樂是自然。

達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賊。

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朱子曰。踐如踐言之。踐。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聖人有是形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憾也。按此段上三句。反下一句。止不能保不樂。則違矣。害仁矣。齊惡矣。能保能樂。則踐形雖肖矣。理本得之于天。而故違之。是謂悖棄其德。或曰。悖德猶云惡德。作回圖字看。亦通。純乎天理而無私仁也。戕害仁。便是絕天之理。猶之賊殺其親。故爲賊子。與仁反者惡也。長其惡而不悛。不循天理。猶之不遵父教。故爲不才。

卷之四

子齊惡只是長惡。不必泥世字。違曰悖德。可包下二句。齊惡。總是違也。或曰。下二句又甚之也。肖是肖子。惟字封上三句說。其能盡天理而不虛其形者。惟肖子爲然。人之肖天地。猶子之肖親也。踐形兼上保樂兩意。樂而忘憂者。自然而能踐也。于時保之者。勉力而求其踐也。西銘本是發明仁道。却不靠惟此處帶出仁字。朱子解踐形兼盡性說。是與前面體性相照。愚謂胞與意。亦在體性內可包。如中庸盡其性。便能盡人物之性。不然。已性分量未完也。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

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朱子曰。聖人之於天地。如孝子之於父母。化者天地之用。一過而無迹者也。知之則天地之用在。我如子之述父事也。神者天地之心。常有而不測者也。窮之則天地之心在我。如子之繼父志也。得其心而後可以語其用。故曰窮神知化。如知得恁地便生。知得恁地便死。知得恁地便消。知得恁地便長。此皆是盡天地之志。隨他恁地。進退消長盈虛。與時偕行。小而言之。饑食渴飲。出入息。大而言之。君臣便有義。父子便有仁。此都是述天地之事。化底是氣。故喚做天地之事。神底是理。故喚做天地

卷之四

之志。窮神者。窺見天地之志。這箇無形無迹。那化底。如

敬軒薛氏曰。知化則善述其事。化者天地之化。過而無迹。如陰陽之變化是也。知陰陽之變化。則凡事性而行。見諸事爲之謂者。無非天地之事。猶孝子之善述其事也。窮神則善繼其志。神者天地之神妙而不測。如天命之神明是也。有以窮之。則吾性之全體。無非天地之志。亦猶孝子之善繼其志也。化以氣言。故曰知化則善述其事。志以理言。故曰窮神則善繼其志。謂之知。猶知化育之知。然與之契。非但聞見之知也。謂之窮。則洞天地之心。猶易所謂通神明之德。心與之相合。無一毫之間也。知大

地陰陽五行變化之道。體之吾身而有動靜五常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天地元亨利貞神明之德體之吾心。而有健順五常之性。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然神者天地之本。化者天地之用。必窮神而後知化也。知天地之變化而行事。循乎天理。即知化而善達其事也。知天道之本原。而存心循乎天理。即窮神而善繼其志也。

按此化字。朱子謂一過而無迹。神字。朱子謂常存而不測。人易看作過化存神上去。而非也。化者天地之用。以氣化流行處。神者天地之心。以本原主宰處言。朱子有一條。將此志字。看作前同天地之帥。以志為帥意。不必泥。此承上駭形。要承上

第且不憂一邊說。要說得自然意出。

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

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作。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按不愧屋漏。詩。無忝爾所生。小宛詩。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蒸民之詩。能盡道理。以不愧於屋漏。便為無忝于天地矣。能存心養性。不失賦于道理。便為夙夜匪懈。以事天地矣。此承上駭形。並承上于時保之一邊說。不愧存養有工夫。要說得勉然意出。事天不外保樂二端。大意已盡。下又借古人以明之。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南英。才穎封人之錫類。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過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頌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穎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舜盡事親之道。而符稷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一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善不貳。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魯子之啓手啓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况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

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嚴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問自惡旨酒。至勇於從令。此六聖賢事。可見理一分殊乎。朱子曰。惡旨酒。南英。才是事天。頌養及錫類。則是事親。每一句皆存兩義。推類可見。問穎封人之錫類。申生其恭。二子皆不能無失處。豈能盡得孝道。曰。西銘本不是說孝。只是說事天。但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耳。二子就此處論之。誠是如此。益事却未免有

正不正處。若天道純然。則無正不正之處。只是推此心以奉事之耳。○問西銘無所逃而待烹。申生未盡此道。何故取之。曰。天不到得似獻公也。人有妄。天則無妄。若教自家死。便是理合如此。只得聽受之耳。○問申生之不去。伯奇之自沈。皆陷父於惡。非中道也。而此之與舜。何同。何也。曰。舜之底豫。贊化育也。故曰功申生待烹。順受而已。故曰恭。曾子歸全。全其所以與我者。終身之仁也。伯奇順令。順其所以使我者。一事之仁也。伯奇尹吉甫之子。其事不知。據何書爲實。自沈恐未盡信。然後所事者。人也。人則有妄。故有陷父之失。此所事者天也。天豈有妄。而又何陷耶。西銘大率借彼以明此。不可著述論也。

黃巖孫曰。履霜操。伯奇所作也。吉甫聽後妻之言。逐之。伯奇無水荷而衣。採梓花而食。清朝履霜。自傷無罪見逐。乃援琴而歌。曲終投河而死。家語曰。曾參遺妻。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伯奇事後母至孝。而後母譖之。伯奇乃亡走山林。說苑王國子奇事與此同。必有一誤。○又按程子遺書。問舜與曾子之孝。優劣如何。曰。家語載耘瓜事。雖不可信。却有此義理。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建大杖以擊背。曾子仆地。不知人事。良久而蘇。欣然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病乎。乃退援琴而歌。使知體康。孔子聞而怒。曾子至孝如此。亦有這些失處。若是舜。百事事父母。只殺他不得。又問申生待烹之

事如何。曰。此只是恭。若舜須逃也。

按禹惡旨酒。非以預養。此却借孟子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爲說。見得惡旨酒。卽是顧養之孝。○鯀爲崇伯。故稱禹爲舜。伯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亦不干孝事。此却借左傳顧考叔之錫類來說。見得育英才。卽是錫類之孝。○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既醉詩詞。左傳以贊類考叔。故云顧封人之錫類。○饒氏分上句屬修身。下句屬及人。甚明。○或以育英才。照應前兩胞。與意覺偏。此處只宜分人已爲說。○不弛勞。卽是服勞意。如舜躬耕。養親勞而不怨。正是不弛其勞。○不弛其勞而嘗脫底豫。舜之功也。功字跟勞字說。○晉獻公聽驪姬之說。申生不逃。只是順受。故見得是恭。○申生蓋恭世子。○天何嘗有不豫。又何有烹。只是情形於底豫。見能得天心。於待烹。見得能順受耳。○全生受歸之語。本指形言。此却指天所與我之理而言。○伯奇順令。事無確據。看來只是父母欲其死。則死耳。○饒氏分舜參是處。常申生伯奇是處。變。一則親欲殺之。而卒底豫。是有功。一則竟死。而不能底豫。却亦是恭。一則全受全歸。爲盡孝。一則全受不能全歸。亦爲順令。如此兩兩分配。爲說總要見得事天之道。其常變耳。究之。父有不慈。天無不慈。活看爲得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爲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

亂于我而使吾之爲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朱子曰：敬天當如敬親，戰戰兢兢，無所不至，愛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頓得好，令我富貴崇高，便如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忘；安頓得不好，令我貧賤憂戚，便如父母欲成就我，當勞而不怨。

西山真氏曰：禍福吉凶之來，當順受其正。天之福澤我者，非私我也；子之以爲善之資，乃所以厚其責。善之事親，則父母愛之。

喜而不忘也。天之愛威我者，非厄我也，將以拂亂其心，志其所不能。譬之事親，則父母惡之，懼而不怨也。卽此推之，親即天也。天卽親也。其所以事之者，豈容有二哉？

月川曹氏曰：困窮拂鬱，實修省之一機。故張子西銘曰：玉女於成。

按此承上文常變意來，以見富貴貧賤隨其所處，而皆當體天之心，以盡事天之道。富貴則有福澤，貧賤未免憂戚，福澤者福祿恩澤也。厚吾之生，就爲善有資說，甚好。庸作用字，看王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意，謂貧賤憂戚，非天之不愛，用以磨礱女，如玉之底于成也。玉女二字，本出民勞詩。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于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于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問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朱子曰：二句所論，當當舊說誤矣。然以上句富貴貧賤之語例之，則亦不可太相連說。今改云云，似得張子之本意。

黃巖孫曰：其事親也，兩也字。今作者字，所謂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者，今作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

按末二句，由存及沒，說盡終身，總完得一個事天工夫。一日未

沒，則一日還是順事。寧字，須無一毫遺憾方可。

講夫仁孝一理也。卽孝可以識仁焉。孝子爲能事父母，仁人爲能事天地。所以然者，蓋天地乃大父母，而人爲之子，不可不順。生初推及同氣，以盡事之之道也。乾爲天，萬物資始，有父道焉。故稱父，坤爲地，萬物資生，有母道焉。故稱母。子茲一身，藐焉藐小，乃與乾坤渾合而處其中，以爲之子焉。蓋天地之充塞者，氣也。吾其資天地之氣以爲體。天地之主宰者，理也。吾其得天地之理以爲性。此所以父乾母坤，而混然中處也。然豈獨吾資天地之氣以爲體，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哉？人物皆然也。人類相親，猶吾同胞之兄弟也。物與類類，猶吾相與之朋友也。

○同胞之中又不一其等大君者。天之元子。擬之家。則吾父母之宗子也。大臣者。君之節相。擬之家。則吾宗子之家相也。尊禮天下之高年。即所以敬其兄。慈愛天下之孤弱。即所以友其弟。天下有聖人者。乃兄弟中之合德。于天地者也。有賢人者。乃兄弟中之秀出。于倫類者也。以父兄天下之憂。療疾。憐獨。賑寡。皆吾兄弟中之顛連。而無所控告者也。而何非吾同胞哉。物之爲吾與者。可推矣。夫體性原出于天地。譬如父母。要以重任而不可或曠也。雖與並生。于天地間。如父母付以同氣。而不可或傷也。則其于體能全于性能盡于民物。能推廣體性之量。以行仁愛。皆理之當然。而功之不可已者也。若能于是畏天而儆之敬謹不失。即如子之敬其親也。能樂天而不憂。自然盡道。如子之純子孝者也。○天子人以理。而人得之爲德。不可違也。徇人欲而違天理。是曰悖德。猶子之悖逆其親也。天理之終。無私欲以徇之。爲仁不可害也。縱人欲而滅天理。是曰賊人。人之有賊子也。天理爲善。人欲爲惡。惡不可濟也。濟其惡而日甚。是曰不才。猶人之有不才子也。是皆不能踐形者也。形生于天地。而理附焉。循理而行。即以踐形。其能然者。克肖于天地。猶人之有肖子也。而非能保之。與能樂之。豈能踐形哉。○知變化之道。則天地之用在我。如子之善述父事。通神明之德。則天地之心在我。如子之善繼父志。此樂天者之所以能踐形也。○爾

致謹。而能不愧于屋漏。是爲無忝于天地。猶子之無忝所生。動靜皆敬。而能存其心。養其性。是爲不懈于事天。猶子之夙夜匪懈。以事親也。此畏天者之所以能踐形也。如是則可以稱肖子矣。○古所謂肖子者。合人已。善常變。而無不盡其道也。能遇人欲以惡旨。酒則天理可合。即是頌天之養。一如大禹之頌。後也能廣教思。以育英才。則善類蕃成。即是體天地以錫類。一如類考叔之錫類也。頌養者在己之孝。錫類者及人之孝。實一理也。○聖分自盡。而上得天心。是有功于天。一如舜之不弛其勞。而暨殷底豫。大有功也。無所觀。而俟天壽之自至。是恭順天。一如申生之無所逃。而待烹。淡爲恭也。○全上天之所賦。不敢耽。一如曾子之愛身。體所受之全。而以全歸也。○隨上之所命。而安于所遇。一如伯奇之履霜。勇於從而順親之令也。○曾處常而盡孝。申生伯奇處變而盡孝。無二致也。○卽此推之。可見履富貴而享福澤。天非故厚也。將以厚吾之生。而予以爲善之資也。處貧賤而懷憂戚。天非故薄也。用以玉女于成。而堅其爲善之志也。天地之心。真父母之心也。○知天地之心。則知所以事之。故自少而壯。壯而老。生存于世。不敢逆天之理。盡吾所以爲順事而已。及其沒身。亦獲安寧。而無愧于天也。是誠能盡體性之實。擴胞與之量。父天母地。而爲肖子矣。此孝道也。而於此可以識仁也。

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至于千百十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爲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爲父以坤爲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敵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格於爲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明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遠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也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幼幼爲理一而必點鐵爲金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物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其說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幸相與折衷焉蓋既爲此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先生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二書之說先生蓋亦未之許也然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于一身者體也至其用

處則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納冠蓋即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同各有歸趣大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與因復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說誠有未釋然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乾道壬辰孟冬朔旦熹謹書

龜山楊氏上程子書曰竊謂道之不明知者過之西銘之書其幾于過于昔之問仁於孔子者多矣雖顏子仲弓之徒所以告之者不過求仁之方耳至於仁之體未嘗言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言仁之說視無如此者然亦證用兩言之未聞如西銘之說也孔孟豈有隱微蓋不敢述之以起後學之笑也且墨氏之兼愛固仁者之事也其流達至於無父豈墨氏之罪哉孟子力攻之必歸罪于墨子者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應其所終行必稽其所獎正謂此耳西銘發明聖人之微意至渙然而言體而不及焉恐其流達至于兼愛則後世有聖賢者出推本而論之未免歸罪于橫渠也時竊妄意此書蓋西人共守而謹行之者欲得先生一言推明其用與西銘並行庶乎體用兼明使學者免於流蕩也橫渠之學造於天人之端非後學所能窺測然所疑如此故輒言之先生以謂如何程子曰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才一觀便爲人借去俟更子細西銘之論則未然橫渠之言或可爲力在正蒙西銘之爲善推理以存義蓋先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

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故。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以正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達善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極也。予此而回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龜山第二書曰。學。西銘微旨。伏讀竟日。曉然具悉。如侍几席。親訓誨也。時昔從明道。即授以西銘。使讀之。尋釋累日。乃若有得。於是始知爲學之大方。固可終身佩服。豈容妄疑其失。比同丁墨氏。前書所論西銘之書。以民爲同胞。長其長。幼其幼。以寡寡。孤獨爲兄弟之無告。蓋所謂明理一也。然其辭無親親之

殺非明者。嘿識于言義之表。烏知所謂理一而分殊哉。故舊其流遂至兼愛。非謂西銘之書爲兼愛而發。與墨氏同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爲而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謂推之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則無事乎推矣。無事乎推者。理一故也。理一而分殊。故聖人稱物平施。茲所以爲仁之至義之盡也。何謂稱物。遠近親疎。各當其分。所謂稱也。何謂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時昔者竊意西銘之書。有平施之心。無稱物之義。故曰言體而不及用。蓋指仁義爲說也。故仁之過。其數無分。無分則妨義。義之過。其流自私。自私則害仁。害仁則楊氏之爲我也。妨義則墨氏

之兼愛也。二者其失雖殊。其得罪於聖人。則均矣。西銘之旨。隱與難知。固前聖所未發也。前書所論竊謂過之者。疑其辭有未達耳。今得先生開諭丁寧。傳之學者。自當釋然無惑也。

問龜山說知其理。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仁便是體。義便是用。吾朱子曰。仁只是流出來底。義是合當做底。如水流動處是仁。流爲江河。濶處是義。如割體之心便是仁。愛父母。愛兄弟。愛鄉里。愛朋友。自有許多等差。便是義。且如一室有十男。父子。到得父各養其子。子各孝其父。而人不嫌者。自是合如此也。其慈其孝。這便是仁。各親其親。各子其子。這便是義。這箇物事。分不得流出來。便是仁。仁打一動。義隨着便隨在裏。

裏了。不是要仁使時義却。都在後面少間放出來。使其實只是

一箇道理。論着界分。便有許多分別。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大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

程子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今有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問訂頑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此篇只發明萬物爲一之意。如

何見得仁體。北溪陳氏曰：非指與萬物爲一處爲仁之體。乃言天理流行無間爲仁之體也。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謂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須須存養此心。久則可泰。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體之。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朱子曰：明道學須先識仁一段說話極好。只是說得太廣。學者難入。

北溪陳氏曰：明道此一段說話。乃地位高者之事。學者取此甚遠。在學者工夫。只從克己復禮入。爲此要。此工夫徹上徹下。無所不宜。問物字是人物。是事物。曰：仁者與物同體。只是言其理之一耳。人物與事物。非判然絕異。事物只自人物而出。凡已與人物接。方有許多事物出來。若於已獨立時。初無甚多事。此物字皆可以包言。所謂訂頑。備言此體者。亦只是言其理之一耳。

○延平李氏答朱子曰：所云見語錄中。有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一句。卽認得西銘意旨。所見路脈甚正。宜以是推廣求之。然見一視同仁。氣象却不難。須是理會分殊。雖毫髮不可失方是。需者氣象。

西銘是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自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乎此。史而不于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中立得簡意思。便能道中庸矣。

問游氏讀西銘曰：此中庸之理也。是言人物體性之所自。原。

北溪陳氏曰：不止是言體性之所自。來須兼舉天節自言之。是日用切己之實。無過無不及。所以謂中庸之理也。

西山真氏曰：昔游先生見西銘。卽渙然不逆于心。曰：此中庸之理也。明道先生稱其能求之語言之外。近世學者。或未論其自。愚謂中庸綱領在性道教三言。而終篇之義。無非教人以全天命之性。西銘綱領亦只在其體其性之二言。而終篇反復推明。亦欲人下大乾父坤母之所賦予者。爲天地克肖之子而已。故游先生以爲卽中庸之理也。豈不信哉。

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道：元未到西銘意思。據子厚。

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之後，蓋未見此書。

或問伊川謂西銘原道之宗祖如何？朱子曰：西銘更從上面說來。原道言率性之謂道，西銘連天命之謂性說了。韓子於見其大體規模極分明，但未能究其所從來，而體察操履處，不細密，其排佛老亦據其所見而言之耳。程先生說西銘乃原道宗祖，此言可以推其深淺也。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

朱子曰：西銘要句句見理一而分殊。西銘本不曾說理一而分殊，因人疑後方說此一句。西銘通體是一箇理一，分殊一句是一箇理一，分殊只先看乾稱父三字，一篇中錯綜此意。

問西銘言理一處，某頗見之言分殊處，却是因何而分殊？
宗子家相，此即分殊也。西銘一篇，始末皆是理一分殊，以爲父坤爲母，便是理一而分殊。子茲藐焉，混然中處，便是分殊。而理一，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分殊而理一，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理一而分殊，逐句推之，莫不皆然。某於篇末亦嘗發此意，乾父坤母，皆是以天地之大喻一家之小，乾坤是天地之大父母，是一家之小，大君大臣，是大宗子家相，是小類如此推之，舊嘗看此篇作旁通圖子，分爲二截，上下推布，亦甚分明。西銘大綱是理一而分自爾殊，然有二說，自天地言之，其中固自有分別，自萬殊觀之，其中又自有分別，不可認是一。

了，只家做一看，這裏各自有等級差別，且如人之一家，自有等級之別，所以乾則稱父，坤則稱母，不可棄了自家父母，却把乾坤做自家父母看，且如民吾同胞，與自家兄弟同胞，又自別。山疑其慈愛，想亦未淡曉西銘之意。問西銘理一而分殊，大君宗子大臣家相與民物等，皆是分殊否？曰：也是如此，但這兩種看，是一直看，下更須截看，若只恁地看，怕淺了。且如乾稱父，坤稱母，道是父母，固是天氣而地質，然與自家父母，口是有箇親疎，從這處便理一分殊了。等而下之，以至爲大君爲宗子爲大臣爲家相，其理則一，其分未嘗不殊。民吾同胞，同胞裏面便有理一分殊底意，物吾與也，吾與裏面也有理一分殊。

意無不如此看，見伊川說這意較多，龜山便是疑同題，爲近于墨氏之兼愛，不知他同胞吾與裏面便自分箇理一分殊了。西銘之書，橫渠先生所以示人，至爲深切，而伊川先生又以理一而分殊者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蓋乾之爲父，坤之爲母，所謂理一者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則其分不得而不殊矣。故以民爲同胞，物爲吾與也，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謂理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真以爲吾之同胞，謂之物，則非真以爲吾之同類矣。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謂分殊者也。又況其曰同胞，曰吾與，曰宗子，曰家相，曰老曰幼，曰聖曰賢，曰顛連而無告，則於其中間又

有如是等差之殊哉。但。其所謂理一者。實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耳。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理。而二夫子始發之。

橫渠之言。不能無失。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今以管窺天。固是見北斗。別處雖不得見。不可謂不是也。

或問橫渠清虛一大之說。又要註清濁虛實。朱子曰。渠初云清虛一大。為伊川語難。乃云清真濁虛。兼實一兼三大。兼小兼大。要說形而上。反成形而下。此是於此處不分明。如參兩云。以參為陽。兩為陰。陽有太極陰無太極。他要強索精思。必得於已。而其差如此。又問橫渠云。太虛即氣。乃是推理為虛。似非形而下。曰。縱推理為虛。亦如何。夾氣作一處。問西銘所見又的當。何如。

却於此差。曰。伊川云。譬如以管窺天。四旁雖不見。而其見處。分明渠他處見錯。獨於西銘見得。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弘之道。觀張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和靖尹氏曰。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道夫問尹。尹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如何。朱子曰。也是教他自就切已處思量。自看平時箇是不是。未便把那書與之讀耳。又問如此。則未後以此二書伊授之。還以尹子已得此意。還是以二書互相發故。曰。他好把西銘與學者讀。也是教他知天地間有箇道理。恁地開闊。尹和靖從伊川半年。

後方得見西銘大學。不知那半年是在做甚麼。想見只是且教他聽說話。曾光祖云。也是初入其門。未知次第。驟時與他看。得曰。豈不是如此。

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為人自小。了若能自處以天地之心。為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子克己便是能盡此道。

龜山楊氏曰。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西銘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朱子曰。西銘前一段如棋盤後一段如人下棋。

勉齋黃氏曰。言記師說。西銘自乾稱處以下至顯連無告。如局子之翼也。以下如人下棋。未曉其意。後因思之。方知其意。

父子

父坤母至。混然中處。此四句是綱領。言天地人之父母。人天地

之子也。天地之塞。帥為吾之體性。言吾所以為天地之子之實

民吾同胞。至顯連無告。言民物初並生。天地之間。則皆天地之

子。而吾之兄弟黨與。持有差等之殊。吾既為天地之子。則必當

全吾體。養吾性。愛吾民。兄弟黨與。然後可以為孝子。不然則謂

之悖逆之子。于時保之以下。即言人子盡孝之道。以明人之所

以事天之道。所以全吾體。養吾性。愛吾民。兄弟黨與之道。盡於

此矣。此氣脈貫

西銘一篇。首三句。似人說。義冠天地之帥之塞。而可恰似做原題。乃一篇緊要處。民吾同胞。至顯連而無告者也。乃統論如此。于時

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

西銘有箇直劈下底道理。又有箇橫截斷底道理。

勉齋黃氏曰。竊意當時語意。似謂每句直下而觀之。事天事親之理。皆在焉。全篇中斷而觀之。則上專是事天。下專是事親。各有攸屬。

問西銘仁孝之理。曰。他不是說孝。是將這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

朱子曰。理只是一箇道理。中間句句段段。只說事親事天。同西銘只是言仁孝。幾志述事。曰。是以父母比乾坤。主意不是。後孝只是以人所易見者。明其所難曉耳。因事親之義。以明事

天之道。只是譬喻出來。下面一句事親。一句事天。如陸州無事

是事親。不愧屋漏。存心養性是事天。下面說事親。兼常變而言。如曾子是常。舜伯奇之徒。皆是變。此在人事言之者。如此天道。則不然。直是順之。無有不合者。說常變與

徐子融曰。先生曰。事親是事天底樣子。只此一句。說盡西銘之意矣。

西銘之書。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爲克得盡時。便是聖人。恐非專爲始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有軒張氏曰。西銘謂以乾爲父。坤爲母。有生之類。無不皆然。所謂

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

得而不殊哉。是則然矣。然印其理一之中。乾爲父。坤爲母。民則爲

同胞。物則爲吾與。若此之類。分固未嘗不具焉。龜山所謂用未嘗

離體者。蓋有見於此也。似更須說破耳。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

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唯患夫私勝之流也。故推明理之

以示人。理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一。乃見其分

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無周流而無礙矣。此仁義之道

所以常存也。學存此意。涵泳體察。求仁之要也。天地位而

萬物散殊。其親疎皆有一定之勢。然不知理一。則私意將勝。而其

流弊將至於不相管攝。而害夫仁。故西銘因其分之立。而明其理

之本一。所謂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雖推其理之一。計其分

然者。自不可亂。義蓋所以存也。大抵儒者之道。爲仁之至義之盡

者。仁立則義存。義精而後仁之體爲無敵也。

雙峰饒氏曰。西銘一書。規模宏大。而條理精密。有非片言之所能

盡。然其大指。不過中分爲兩節。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後一節

言大。事天地當如子事父母。何謂人爲天地之子。蓋人受天地之

氣以生。而有是性。猶子受父母之氣以生。而有是身。父母之氣。即

天地之氣也。分而言之。人各一父母也。合而言之。舉天下同一父

母也。人知父母之爲父母。而不知天地之爲大父母。故以人而視

天地。常漠然與已如不相關。人於天地。既漠然如不相關。則其所

存所發宜乎無適非已私而欲其順天理過人欲以全天地賦予之本然亦難矣此西銘之作所以首因人之良知而推廣之言天以至健而始萬物則父之道也地以至順而成萬物則母之道也吾以藐然之身生於其間稟天地之氣以爲形而懷天地之理以爲性豈非子之道乎其下繼之以民吾同胞物吾黨與而同胞之中直推其大君者爲宗子大臣者爲宗子之家相高年者爲兄孤弱者爲弟聖者爲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賢者爲兄弟之秀出乎等夷疲癯殘疾呼獨鰥寡者爲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則皆所以著夫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雖有貴賤貧富長幼賢愚之不齊而均之爲天地之子也知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斯之

爲天地之子則天地爲吾之父母也豈不顯顯矣乎故曰前一明人爲天地之子何謂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蓋子受父母之氣以生則子之身即父母之身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則人之性亦即天地之性子之身即父母之身故事親者不可不知所以保養其身之性即天地之性則事天者亦豈可不知所以保養其性耶此西銘之作所以既明人爲天地之子而復因事親之孝以明事天之道也樂天者不思不勉而順行乎此性猶人子愛親之純而能愛其身者也畏天者戰戰兢兢以保持乎此性猶人子敬親之至而能敬其身者也若夫徇私以違乎理縱欲以害其仁無能改于氣稟之惡而復增益之則是反此性而爲天地悖德賊親

不才之子矣盡此性而能踐其形者其惟天地克育之子乎窮神知化樂天踐形者之事也存心養性而不愧屋漏畏天以求踐形者之事也以此修身則爲順養以此及人則爲錫類以此處當而盡其道則爲底保爲歸全以此處變而不失其道則爲待烹爲順今愛惡逆順處之若一生順死安兩無所憾事親而至于足則可以爲孝子事天而至于足則不可以爲仁人乎故曰後一節言人之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此篇之指大略如此朱夫子所謂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亦此意也嗚呼繼志述事孝子之所以事親也存心養性君子之所以事天也事親事天雖若兩事然事親者即所以爲事天之推而廣之

天者乃所以爲善事其親者也重指性是親要處可謂通篇臨川吳氏曰天地者吾之父母也父母者吾之天地也天即父地即天地即母母即地人事天地當如事父母子事父母當如事天地保者持守此理而不敢違賢人也樂者從容順理而自然中理人也蓋是理即天地之理而天地即吾之父母也持守而不敢違吾父母之理非子之翼敬者乎從容而自然順吾父母之理非孝之極純者乎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天理者父母所以與我者也而乃違之是不愛其親也賊仁者謂之賊仁者父母所以與我之心德也而乃害之是賊其親也世濟其惡增其惡名則是父母之不才子矣若能踐其所以得五行秀爲萬物靈秀之形

則是與天相似而克肖乎父母矣。知者聖人踐形惟肖。有以默契乎是理。非但聞見之知也。化則天地化育之事。乾道變化。發育萬物。各正性命。者。知得天地化育之事。則吾亦能爲天地之事。是善述吾父母所爲之事矣。窮者聖人窮理盡性。有以究極乎是理。而知之無不盡也。神則天地神妙之心。維天之命。至誠無息。於穆不已者。窮得天地神妙之心。則吾亦能心天地之心。是善繼吾父母所存之志矣。此造聖之終事。踐形惟肖者之盛德。所謂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不愧屋漏者。已私克盡。心自然存。性得其養。雖于屋漏之與。尚無愧怍之事。夫其無愧于天。則是無忝辱所生之父母也。存心養性者。用力克已。惕然惟恐有愧于天。操而不舍。其

身之心順。而不害其具于心之理。存心養性。所以事天。夫其不存于存養。此天理則是不懈怠於事父母也。此作聖之始事。學踐形惟肖者之工夫。所謂于時保之子之翼也。然知化者必能窮神。窮神然後能知化。不愧屋漏者必能存心養性。存心養性然後能不愧屋漏。善述事者必能繼志。善繼志者然後能述事。無忝者必能匪懈。匪懈然後能無忝。存心養性然後有以不愧屋漏。不愧屋漏然後可以至于窮神窮神然後有以知化。匪懈然後有以無忝。無忝然後可以至于善繼志。善繼志者然後可以善述事也。敬軒薛氏曰。讀西銘。着不得一毫私意。讀西銘。理明而心廣。讀西銘。有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之氣象。讀西銘。知天地萬

物爲一體。讀西銘。則知小智自私。誠可恥矣。西銘大旨。卽孟子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之意。讀西銘。不敢慢一人。輕一物。西銘見天之大全。西銘大旨。欲人克己爲仁。自乾父坤母至無告者。皆狀仁之體。自於時保之至吾寧也。皆求仁之方。頑不仁也。有以訂之。則仁矣。西銘一篇。皆勉人爲仁之意。西銘只是欲人存天理。周子無極而太極。指性命之全體而言。張子理一分殊。指仁義而言。西銘示人以求仁之體。尊言之仁也。於太極圖中正仁義。亦無不包矣。

按西銘自是兩截文字。於顛連而無告者也。分朱子謂上貌。下是做工夫。又云推親親之愛。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

明事天之道。佛氏又謂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後一節明事天當如子事父母。皆是作兩截看。然愚謂不難于分。難于聯貫。講于時保之處。于上文承接。頗費安頓耳。若于時保之樂。且不受泛就理說。則上面體性胞與許多說話。都無組合。謂保與樂。承體性說。則胞與一段。亦恐拋荒。愚嘗疑饒氏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之說。似當于吾之性下。直接于時保之於胞與一段。大道理。竟成剩語矣。既而反覆覽黃氏所云。吾既爲天地之子。必當全吾體。養吾性。愛敬吾兄弟黨與。然後可以爲孝子。于時保之以下。卽言人子盡孝之道。以明人所以事天之道。所以全吾體。養吾性。愛敬吾兄弟黨與之道。蓋於此

收拾體性胞與方見下段卽是上段做工夫處雖分兩截而意仍一貫愚爲之豁然。程子謂訂頑乃仁之體蓋天地爲大父母民胞物與皆如一父母之子及其盡自己道理便是事天可見天地萬物皆爲一體故可以識仁非併于胞與而愛處言仁也此亦須辨。程子又謂西銘明理一而分殊蓋自天地原本處見理一自民物差等處見分殊及其盡事天之道則理一分殊無不知之明而處之當矣大意不過如此朱子直說橫說云云是極推道理到盡頭處難以盡用。

東銘

東西銘並出一時程子獨取西銘以示門人及朱子爲之註解行世而東銘僅附正蒙卷末無表章之者學者或因西銘以求東銘又苦其不易讀而置之愚謂言動亦是爲學喫緊處從此致慎便可作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下手工夫僭爲分其段落讀其文義以揣合張子砭愚之渙衷中有舛謬俟博雅之士取而裁正焉。

戲言發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

言動猶云言行、觀下文四支四體、則只就一身舉動說、

稍別。戲言謂戲謔之言、戲動是嬉戲之動、亦活看、凡輕薄得侮皆是。思與謀無大分、只是下文心字見其本出已心耳。戲言自是發于聲、戲動自是見乎四支、發字見字承上說、非渙一意。出于思、作于謀、原是已心欲然、而却謂非已欲然、無可諉而自諉、豈非不明之甚乎。寔出已心、而自謂非已心、如是而欲人信其果非已心、而不疑已、必不能也。謂非已心、欲人無已疑、便是戲謔爲已戲意。此一說說戲言戲動、以見其出汝當知戒、而不可長做意。

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述其四體、謂已當然、是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

過者無心之失只是疎忽不及檢點之意過言非出于本心過動非本于誠然此心字誠字不宜深看。修迷只是乖舛之意與失字對看。過言之失于聲過動之謬迷其四體本過也任以爲過而改之可也乃文飾之而謂爲已所當然豈非自誣是以無心之過反成有心之惡也。不惟已謂爲當然且欲他人以爲是而從已是並誣人也。充之人不可誣只自誣而已。謂已當然便是爲已誠然意。此一段說過言過動以見其不出汝當知歸咎而不可遂非意文法全與上段同。

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爲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上二段論其理此方指其人或者謂自謂也已寬解之詞字縮二句。發于思作于謀是出于心也而却謂非已心但歸咎爲已之戲非心非誠是失於思也朱於思是疎失而不致思而却自誣爲已誠欲然。不知二句緊接上二句說不用過文不知二字縮二句謂不知戒不知歸咎也。以兩汝字換已字作呼而告之之語以儆惕之。出于心是出汝者也當致其戒而乃徒委之于戲是不知戒也失于思是無心致然不出汝者也當歸咎于已之過慢而乃豈認爲誠然是不知歸咎也。上歸咎是寬詞此歸咎是認過之詞古人用字不拘多如此今人則必避之矣。自誣爲已誠只是文過而不肯認過之意故接

云不知歸咎其不出汝者。一本歸咎上多一反字誤。東銘但說弊病無工夫此處戒字歸咎字當着眼可見戲言動當知戒過言動當知歸咎也。長傲直承不知戒遂非直承不知歸咎戲多不恭故貼做過則有失故貼非。做不知慈失不知去而且長之遂之是愚也非智也。不知與上不明自誣相照應。學者當用此敬窮理之功于凡有心之戲無心之過皆洞見其弊而早杜其萌言動無苟心存理得由智而可以求仁也。過夫遠德首知知之非一端而莫切于言動言動各得其當斯稱知矣然言動有出于戲者有出于過者皆不可不慎也戲言本發于思也戲動本作于謀也其言之發于聲動之見于四

是已有心致然而諉之非已有心夫非已有心而諉令其信則是已之不明也且欲人見諉而不疑已之爲真又不能免過言本非有心也過動本非誠然也其言之失于聲動之謬迷其四體是不當然而誤至于此而乃自認爲已之當然是自妄誣乎已也且欲他人不以爲過而惟已是從是並欲貽誣他人也此戲與過二者之必不可也或者乃自寬假謂戲之出于心者只歸咎爲已之戲言其無傷謂其過之失于思者更自誣爲已誠當然信爲不差則是于戲之出汝之思者不知致戒過之不出汝心者不知歸咎也恣戲而爲做傲將日長且文過而成非非將日遂自欺欺人終爲下愚之歸不知孰甚于此乎

肯東銘是雙關文字。一扇是戲，一扇是過。出于心與出，承戲過。失于思與不出，承過過。末以長傲遂非結之。長傲應戲，遂非應過。總以知字爲結穴。兩意相形，有心却作無心，無心却作有心。正見得不知之情狀。出于思作十諫，是指戲言動之實。分明是出于心而當戒，不明與不能，便不知戒而長傲矣。非心非誠，是原過言動之情。分明是失于思而亦當知所歸咎。自經誣人，便不知歸咎而遂非矣。出于心二句，是分承說。不知二句，亦是分承。長傲遂非，又以一句分應。文法結束甚好。知與愚反。東銘言不知，正是示人求知處。故名曰「知愚」。早已自標大意矣。然則西銘言仁之名爲訂頑，何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頑則痿痺不仁矣。東西銘分砭愚訂頑，實分配知仁道理也。誠字只見于過言動一邊，似不甚重，或欲括存誠爲言，覺偏。

定性書

張子問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程子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而已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

問：聖人動亦定，靜亦定，所謂定者是體否？朱子曰：是曰：此是體。物來感時，定抑善惡來皆定。曰：惡物來感，這裏自不接。曰：善物則何如？曰：當應便應，有許多分數來，便有許多分數應。這裏自定。曰：于天之動而何以見其爲定？曰：此是當應。問：聖人定。

未詳曰：知止而后有定，只看此一句便了得。萬物各有當止之所，知得則此心自不爲物動。曰：舜號位于旻天，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當此時何以見其爲定？曰：此是當應而應。當應而應，便是定。若不當應而應，便是亂了。當應而不應，則是死了。

勉齋黃氏曰：定性字當作定心看。若以心有內外，則不惟未可語定，亦且不識心矣。

西山真氏曰：理定於中，而事不能改也。理定於中，則當靜之時，固定也。動之時，亦未嘗不定也。不隨物而往，不先物而動。故曰：無將迎。理自內出而周於事，事自外來而應以理。理即事也，事即理也。故曰：無內外。夫能定能應，有寂有感，皆心之妙也。所以

然者性也。若以定與實爲見而應與感爲非。則是以性爲有內外也。事物之來以理應之。猶應於此而形不能遁也。鑑未嘗隨物而照。性其可謂隨物而在外乎。故事物未接如鑑之本空者性也。事物既接如鑑之有形者亦性也。內外易背有二本哉。知此則知事物不能累吾之性。雖酬酢萬變未嘗不定也。敬齋胡氏曰。定性無內外。無將迎。明道不惟所見端的。又工夫完純。非去聖不遠。不能如此。嘗驗之。無內外工夫。猶可能無將迎。非心性已定。無一毫牽引之私。不能也。

整菴羅氏曰。明道先生答定性書有云。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防。而不知性之無內

外也。此數句最緊要。最要體認。若認得分明。去用磨礱大來順應工夫。方有下落。性無內外云者。內外只是一理也。

按首四句。提起大綱。重在無內外一句。苟以外物以下承上而反之。以見有內外則不能定。動亦定。靜亦定。重在動一邊。無內外。重在在外一邊。觀張子問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自見無將迎。只是陪說。形出無內外。下文不復有將迎意。將送也將自內而外也。迎自外而內也。率已而從。是一層何者。爲內。又是一層。故中下一且字。

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問學者卒未到此。奈何。朱子曰。雖未到此。規模也是恁地。廓然大公。只是除却私意。事物之來。順他道理應之。且如有一事自家見得道理是恁地。那有箇偏曲底意思。要爲那人。便是不公。便逆了這道理。不能順應。聖人自有聖人。大公賢人自有賢人。大公學者自有學者。大公又問。聖賢大公。固未敢請學者之心。當如何。曰。也只要存得這箇在。克去私意。這兩句是有頭有尾。說話。大公是包說順應。是就裏面細說。廓然而大公。是寂然不動。物來而順應。是感而遂通。

勉齋黃氏曰。天地之常。至而順應。是第二段。此言大意。不過此二句而已。問廓然大公。是不絕乎物。物來順應。是不累乎物。

固是如此。然自心普萬物。情順萬事。便是不絕乎物。無情。便是。不累乎物。只是此兩意貫了一篇。

敬軒薛氏曰。程子所謂廓然大公。物來而順應。正周子胸中落如光風霽月之氣象。

按天地聖人云云。是引起君子三句。重在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也。常者言其理如是也。天地以其心是自然。聖人以其情亦是自然。較君子高一層。天地普萬物而無心。聖人順萬事而無情。故能定。君子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亦無不定。朱子謂大公是包說順應。是裏面細說。將二句合看。又云。大公是寂然不動。順應是感而遂通。分說更明。普萬物順萬事。照大公

君無心無情。照順應看。仍是合說。看來感寂相連。難以截然作兩項也。

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物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

〔本義〕心之感物。當正而固。乃得其理。今九四乃以陽居陰。為未其正而不能固。故因占設戒。以為能正而固。則吉而悔亡。若憧憧往來。不能正固。而累於私感。則但其朋類從之。不復能及遠矣。○大全小註。憧憧只是如一箇忙迫底心。不能順自然之理。方往時又使要來。方來時又使要往。只是一箇忙。

勉齋黃氏曰。自易曰。貞吉悔亡。至而除也。是第三段。此乃引

以結上段之意。貞吉則虛中無我。不絕乎物。而亦不累乎物。

憧憧則累乎物矣。

按引易又是反說。承上起下。只在憧憧句見思慮紛擾意。下支外誘不可除。正從憧憧句看出。○外誘之除。不可得而除。二除字相應。○滅字因除字生。除之似可滅。然滅東生西。終是不可除。○日不足是一層意。其端無窮是一層意。玩非惟爾思。自見。○憧音衝。心不定也。規規猶拘拘也。

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

朱子曰。此一書首尾。只此兩項。○問。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所謂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所謂普萬物順萬事者。即廓然而大公之謂。無心無情者。即物來而順應之謂。自私則不能廓然而大公。所以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物來而順應。所以不能以明覺為自然。曰然。○明道云。不能以有為為應。迹。應迹謂應事物之迹。若心則未嘗動也。○明道定條書中。有自私用智之語。是因橫渠病處。藏之。然有一般人。其中空疎。不能應物。又有一般人。溺於空虛。不肯應物。皆是自私。能漠然而大公。則上不陷于空寂。下不累于物慾。自能物來而順應。

勉齋黃氏曰。自人之情至索照也。是第四段。只是與前二段意相反。自私便是求絕乎物。用智是反累乎物。○雙峰饒氏曰。君子之學。惟其知性之無內外也。故其存於中者。常廓然而大公。知應事接物。各有當然之理。莫非吾性之理也。故其感於外者。常因事物之來而順理以應之。此其所以能定也。○眾人惟其不知此理。故不能廓然大公。而常枯於自私。不能物來順應。而每事常營。智以為用。此其所以不能定也。○按人之情。接上文。仍是反說。與廓然二句對照。○敬夷印在。自私用智上見。○自私則不能大公。用智則不能順應。凡有為

只因應事物之迹而心無所繫方是大公若自私則心有所繫而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矣。有爲之爲事爲也。下爲字虛。用智玩一用字則不能自然明覺矣。惡外物從上文絕外誘及外誘之除二句來惡外物則無物矣。照是照察之照。下照字以鑑之照言。然却從上照字生。反覆索照只是無所照意。以自私用智而究歸於無所照故爲蔽也。

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鑒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

本義。艮止也。一陽止于二陰之上。陽自下升。極上而止也。所

爲山取坤地而隆其上之狀。亦止于極而不進之意也。其占則必能止于背而不有其身。行其庭而不見其人。乃無咎也。蓋身動物也。唯背爲止。艮其背則止於所當止也。止於所當止則不隨身而動矣。是不有其身也。如是則雖行於庭除有人之地而亦不見其人矣。蓋艮其背而不獲其身者。止而止也。行其庭而不見其人者。行而止也。動靜各止其所而皆主夫靜焉。所以得無咎也。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鑒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問明道云。內外兩忘是內不自私。外應不鑒否。朱子曰。是大抵

不可以內者爲是。而在外者爲非。只得隨理順應。

勉齋黃氏曰。自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第五段亦引易以結上文。艮不獲其身。則無我。無我則不自私。用智而鑒。則不以明覺爲自然。故不若內外之兩忘也。

按此段引象辭及孟子之語。却是正說。艮象辭與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相反。孟子惡其鑒。正與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相反。內外兩忘只是不惡外物。無事。即行所無事。非真無事也。無事則定。定字應前明字。又是添出。明則無應物之累。可見絕外誘除外誘者。未免爲之累也。較前更淡一層。累字是正答張子之問。

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于外。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

勉齋黃氏曰。自聖人之喜至爲何如哉。是第六段。以聖人喜怒。明其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也。

按上文似已說完大意。此以喜怒之情言之。見聖人之喜怒。亦皆大公順應也。自私用智者之喜怒。必不能大公順應。而不得其正。此只應大公順應爲說。不必拘聖人字。謂順萬事而無偏也。此聖人即是君子。前分言。此合言也。

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遠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朱子曰。舊時謂觀理之是非。纔見已是而人非。則其爭忿力。後來看不如此。如孟子所謂我必不仁也。其自反而仁矣。其橫逆由是也。則曰此亦妄人而已矣。問聖人恐無怒容否。曰。怎生無怒容。合當怒時。必亦形於色。如要去治那人之罪。自爲笑容。則不可。曰。如此恐涉忿厲之氣否。曰。天之怒。雷霆亦震。聲誅四凶。當其時亦須怒。但當怒而怒。便中節。事過便消了。更不積。勉齋黃氏曰。後面是第七段。末言無怒而觀理之是非。則未更於聖人而於道思過半矣。末一段專說觀理一邊。然未嘗不

結則是大公。又公。亦甚大。公。順應而言。以達其理。爲大公也。

按末段專說怒。尤爲緊要。喜怒情也。言性而以情終之。故先儒謂程子定性猶言定心。非謂天命之本體也。忘怒則大公。觀理之是非。以爲怒。則能順應矣。觀理之是非。不是全無怒。朱子所引我必不仁云云。只說得一邊。外誘不足惡。以結上文。惡外物除外誘。絕外誘。數語。而總歸無內外也。道爲虛位。定性卽道也。思過半者。大有得也。道字應通道字。

講夫所謂定性者。性具於心。定心卽是定性。蓋動亦定。靜亦定。非靜能定而動輒不定也。無待于將迎。而無分于內外。非以吾性

爲內外物爲外也。苟以外物爲在外。牽率乎已而從之。則物爲外。已爲內。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之分也。且以性爲隨物而遷于外。則當其性之在外時。復有何者爲在內乎。是徒有意于絕外物之誘。區分內外。而不知性原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不能不累于物。又烏可遽語定哉。試觀天地聖人。而可知君子之學矣。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育萬物而實無心。未嘗不定也。聖人之常。以其情順應萬事而實無情也。未嘗不定也。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靜涵萬物而無遺也。物來而順應。動處滿事而各當也。不絕外誘。而無時而不定也。若必絕外誘。則反滋擾矣。易咸之九四。有曰。感之以正。則吉而無咎也。若

心憧憧往來而不定。則思出于私。但其朋類從之。而不能及。易言如此。苟規規于外誘之務除。此除而彼復萌。將見滅于東而生于西。所滅不敵所生也。非惟日有不足。類其端亦紛然無窮。不可得而除也。徒見其憧憧往來不定而已。所以然者。人之情各有所偏蔽。故不能適于道。而其蔽之所在。大率在于存自私之心。而兼好用其知。存自私之心。則失之偏。而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矣。好用其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矣。總之皆惡外物之心蔽之也。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于無物之地。是猶反鑑而索其照也。必無所照矣。然欲不自私。而能以有爲爲應迹。當如艮之象辭所云。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

于所當止。則不隨身而動。是不有其身也。雖行于庭。除有人之地。而亦不見其人矣。欲不用智。而以明覺為自然。當觀孟子所云。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不鑿。則行所無事。而為大智矣。于易辭得廓然而大公之義。于孟子得物來而順應之義。是皆無內外之見也。故與其以外為非。而但以內為是。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此心澄然。行所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可見大公順應之不必絕外誘也。性之動而為情。喜怒哀樂。最善者。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而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而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于心之私喜私怒。而繫于物之當喜當怒也。是則聖人豈不應于物哉。易得以此從終。

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蓋應物而自定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不繫于物。而繫于心。而視夫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外誘而反不定也。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尤甚。能于怒時。遽忘其為怒。出于大公。而惟觀理之是非。以為順應。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于道亦思過半矣。豈不動靜皆定乎。自問定性書也。難理會。朱子曰。也不難。定性字說得也。詫異。此性字是箇心字。意明道言語甚圓轉。初讀未曉得。都沒理會。子細看却成段相應。此書在鄴時作。年甚少。明道定性書。自胸中流出。如有物在後。而逼逐他相似。皆寫不辦。黃直卿曰。此正所謂有造道之言。曰然。只是一篇之中。都不見一箇下手處。黃直

卿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這莫是下手處否。曰。這是說已。成處。且如今人私欲萬端。紛紛擾擾。無可奈何。如何得他大。所見與理皆是背馳。如何便得他順應。楊道夫曰。這便是先生前日所謂也。須存這箇在。曰。也不由你存。此心紛紛。着着其方。法。也不能得他住。這須是見得。須是知得。天下之理。都著一達私意。不得。方是所謂知止。而后有定也。不然。只見得他如生龍活虎。相似。更把捉不得。定性一章。明道言不惡事物。亦不厭事物。今人惡則全絕之。遂則又為物引將去。惟不拒不流。泛應曲當。則善矣。蓋橫渠有意于絕外物。而定其內。明道意以為是。是內外合一。動亦定。靜亦定。則應物之際。自然不累于物。

靜時能定。則動時恐却。被物誘去矣。伊川文字。散數分明。道多只恁成片說。將去。初看似無統。子細理會。中間自有路脈。貫串將去。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自後許多說話。都只是此二句意。見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是說廓然而大公。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此是說物來而順應。第能于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遽忘其怒。是應廓然而大公。而觀理之是非。是應物來而順應。這須于細去看方始得。問定性書所論。固是不可有意於除外誘。然此地位高者之事。在初學。恐亦不得不然否。曰。初學也不解如此。外誘如何除得。有當應者。亦只得順他。便有理如何。理當應。便應。不

當應便不應。此篇大綱只在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兩句。其他引易孟子皆是如此。末訓弟能於怒時遠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一篇着力緊要。只在此一句。遠忘其怒。便是廓然而大公。觀理之是非。便是物來而順應。曰。內外兩忘。是內不自私。外應不鑒否。曰。是大抵不可以內者為是。而在外者為非。只得隨理順應。向定性書。是正心誠意工夫。曰。正心誠意。以後事。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不以其定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廓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為仁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為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矣。

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急於外誘之險。而反為是。憤懣者哉。然常人之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賊夫仁。用智以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以去其所蔽。顧以惡外物為心。而反求照于無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獨理愈昧。益以憧憧而不自知也。艮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不用智矣。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于理。不是內而非外。也不是內而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尚何事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怒哀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哀。自私而用智。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為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所收議。然意其強探力取之意多。而養

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按定性書大旨。只見得性無內外。而動靜當常定耳。其中得力在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二句。不能大公。順應者。由於自私。而用智。若不自私。用智。則內外兩忘。動靜皆定。而物不足為之累矣。後而說喜怒哀。又單歸于怒。是又指出最難定處言之。遠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即是大公順應意。末云外誘不足惡。仍歸到無內外上。子向常若外緣膠轉。杜門靜處。事未來而畏之。方來而厭之。畏厭迭乘。心之紛擾滋甚。取程子定性書。反復讀之。乃知內外一理。外緣不可却。因思君子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地位較絕不可及。反身內省。所謂自私用智者。非何事。覺其未甚合。蓋于未應事時。只是心多思慮。而未見為自私。于之方應事時。只是心怕煩瑣。而未見為用智處。轉思轉疑。不得其義。又玩程子所引易及孟子之言。而徐有會。蓋心多思慮者。不能反其行以止所當止也。即此便是妄念。雖曰非自私而究歸自私也。應事心怕煩瑣者。不能行所應事也。即此便是事見雖曰非用智而究歸用智也。子於怒。顧知自等。而不能禁其不發。即不令形于外。時復發於中。不能釋。以求所謂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者。又難矣。朱子謂定性。是正心誠意以後事。此語最確。子謂平日必先下居敬窮理工夫。居敬窮理。則心有主宰。而遇事不惑。心有主宰。則不自私。而大公。遇事不惑。則不

用智而順應矣。統內外而一視。合動靜而常怡。性之所以能定也。不用於蔽窮理工夫。遠希定性。終不濟事。予所體驗如此。因註此書附識之。

性理纂要附評卷之五

牟陽冉觀祖永光碑

嵩陽耿介選登

襄城李來章禮山

訂

性命

程子曰。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道。性也。命也。道也。各有所當。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

天之付與之謂命。稟之在我之謂性。見於事物之謂理。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命矣。入命猶天。以其用而言之。則謂之命。命者造化之謂也。

朱子曰。理者天之體。命者理之用。性是人之所以受。情是性之用。

命猶語勅。性猶職事。情猶施設。心則其人也。問性。命曰氣。不可謂之性。命。但性命因此而立耳。故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襍而言之。非以氣為性。命也。

問天與命。性與理。四者之別。天則就其自然者言之。命則就其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之。性則就其全體而萬物所得以為生者言之。理則就其事物各有其則者言之。到得合而言之。則天即理也。命即性也。性即理也。是如此否。曰然。

北溪陳氏曰。性即理也。何以不謂之理。而謂之性。蓋理是凡言天

問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只這道理受於天而爲我所有。故謂之性。性字從生從心。是人生來具是理於心。方名之曰性。其大曰只是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得天命之元。在我謂之仁。得天命之亨。在我謂之禮。得天命之利。在我謂之義。得天命之貞。在我謂之智。性與命本非二物。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故程子曰。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文公曰。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

命一字有二義。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其實理不外乎氣。二氣流行萬古。生生不息。不成只是空個氣。必有主宰之者。曰理是也。理在其中。爲之樞紐。故大化流行。生生未嘗止息。所謂以理言者。非有離乎氣。只是就氣上指出個理。不雜乎氣而爲言耳。如天命之謂性。五十知天命。窮理盡性至於命。此等命字。皆是專指理而言。天命。卽天道之流行而賦予於物者。就元亨利貞之理而言。則謂之天道。卽此道之流行賦予於物者而言。則謂之天命。如就氣說。却亦有兩般。一般說貧富貴賤壽夭禍福。如所謂死生有命。與莫非命也之命。是乃就受氣之短長厚薄不齊上論。是命分之命。又一般如孟子所謂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命也之命。是又就稟氣之清濁不齊上論。是說人之智愚賢否。○按性命之分。程子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二語盡之矣。○命。俱以理言。朱子有云。所賦者氣也。所受者理也。分貼理氣。似爲未

定之說。中庸天命之謂性。命字稍虛。性字實。論語五十而知天。命命字却又甚實也。並言之當分看。專言之自可該。

性

程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稟受處不相遠也。人性皆善所以善者於四端之情可見。

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自性而行皆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為仁義禮智信以名之。以其施之不同也。故為五者以別之。合而言之皆道。別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其性也。是悖其道也。而世人皆言性也。道也。與

性之五性

四

五者異其亦弗學與其亦未體其性也。歟其亦不知道之所存歟。性圖從諸類本

惡。惡不可謂從善中直下來只是不能善則偏於一邊為惡。性善性無善無不善。無往不善。

朱子曰性即理也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生之理謂性。

性則純是善底。

性是實理仁義禮智皆具。

問性固是理然性之得名是就人生稟得言之否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這個理在天地間時只是善無有不善者生物得來方始

名曰性只是這理。

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邪邪。康節這數句極好。蓋道即理也。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是也。然非性何以見理之所在。故曰性者道之形體仁義禮智性也。理也。而具此性者心也。故曰心者性之邪邪。

問所謂道之形體如何曰諸先生說這道理却不似邵子說得最著實。這箇道理纔說出只是虛空更無形影惟是說性者道之形體却見得實有不須談空說遠只反諸吾身求之是實有這箇道理還是無這箇道理故嘗曰欲知此道之實有者當求之吾性分之內邵子忽地自說出幾句最說得好。

性之五性

五

荅胡廣仲曰天命之性只以仁義禮智四字言之最為端的。率性之道便是率此之性無非是道亦離此四字不得如程子所謂仁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已曷嘗有孝弟來此語亦可見矣。蓋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固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仁而不謂之父子兄弟之道也。君臣之分朋友之交亦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義而不謂之君臣朋友之道也。推此言之曰禮曰智無不然者。

聖人只是識得性百家紛紛只是不識性字。楊子鶻鶻哭哭荀子又所謂屬靴爬痒。

或問性中具仁義禮智道德如何。潛室陳氏曰行是四者即為道德。

是四者，即爲德。

北溪陳氏曰：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孔子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一陰一陽之理者爲道，此是統說箇太極之本體。繼此者爲善，乃是就其間說造化流行，生育賦予，更無別物，只道箇善而已。此是太極之動而陽時，所謂善者以實理言，卽道之方行者也。到成此者爲性，是說人物受得此善底道理去，各成箇性，只是太極之靜而陰時，此性字與善字相對，是卽所謂善，而理之已定者也。繼成字與陰陽字相應，是指氣而言。善性字與道字相應，是指理而言。此夫子所謂善，是就人物未生之前，造化原頭處說。善乃直字，爲實物。若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性理處說。

性理學

卷之五

六

性理學

之者性處，說是人生以後事。善乃輕字，言此性之純粹至善耳。其實由造化原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是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源於夫子所謂善者而來，而非有二本也。易三言周子通書及程子說，已明倫矣。至明道又謂孟子所謂性善者，只是說繼之者善也。此又是借易語接就人分上說，是指四端之發處言之，而非易之本旨也。

按性者人之初生所受於天之理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天所以生人者，原是善底，故人受之爲性，純然至善而無惡也。性至善，渾淪無可名狀，乃以仁義禮智分疏之，而性見矣。仁義禮智無一不善，其不仁不智無禮無義，非性之本然也。繼之者善，發於孔子。

性理學

卷之五

七

性理學

孟子言性善，非無所本。朱子性圖性理本上標性善，下並列善惡字，語類本上標性善，下直接一善字，而旁出一惡字，惡與善及是後來底，不可與善對當從語類。陽明有云：至善者性也。性元無一毫之惡，故曰至善。此數語本無病。陳幾亭評之曰：與無善之古似異。蓋云至善本無善也，正其本旨也。又曰：告云無惡，則善仍似與惡對矣。且因無惡而謂之善，又似虛而不實，非性善本旨。愚謂陽明立說前後不同者，非一端。將他說得是者，亦看做不是，未免失之苛至。幾亭所云至善豈必言無惡，因無惡而謂之善，似虛而不實，此等語說入元妙，反欠平實。不如說性本至善，人當明善以復初，性本無惡，人不當溺于氣質而爲惡，何等分明。況說個善便自無惡了，何必爲無惡二字諱乎？陽明又云：告子性無善無不善，如此說亦不大差，分明爲告子左袒矣。陳幾亭之評與陽明同失甚矣。言性之難也。

人物之性

程子曰天降之謂性。幸性之謂道者。天降是於下。萬物流形。各正性命。是所謂性也。各正性命而不失。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爲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爲牛之性。又不爲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出。是人足物。

無妄天性也。萬物各得其性。一毫不加損矣。

禽獸與人迥異。只是不能推然禽獸之性。却自然不待學。不待教。如鸞鳳之類。是也。人雖是靈。却斷處極多。只有一件要見。然此是自然非學也。其他皆訪之也。

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論。

河東侯氏曰。萬物資始於天。天所賦與者爲命。命天之所命也。物受命於天者爲性。性物之自有也。草木之不一。飛走之異。稟然而動者。動植者植。天機自完。豈非性乎。馬之性健而健。牛之性順而順。犬吠盜。鷄司晨。不待教而知之。豈非率性乎。

朱子曰天之生物也。一物與一無妄。

天下無無性之物。蓋有此物。則有此性。無此物。則無此性。

問性爲萬物之一源。曰。所謂性者。人物之所同得。非惟已有是而人亦有是。非惟人有是而物亦有是。

或問人物之性。有所謂同者。又有所謂異者。知其所以同。又知其

所以異。然後可以論性矣。夫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則是其所謂同者。而二氣五行。網緼交感。萬變不齊。則是其所謂異者。同者其理也。異者其氣也。必得是理而後有以爲人物之性。則其所謂同然者。固不得而異也。必得是氣而後有以爲人物之形。則其所謂異者。亦不得而同也。物物運動。蠢然若與人無異。而人之仁義禮智之粹然者。物則無也。

問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爲性。皆受天地之氣。以爲形。若人品之不同。固是氣有昏明厚薄之異。若在物言之。不知是所稟之理。便有不全耶。亦是稟氣稟之昏蔽。故如此耶。曰。惟其所受之氣。只有

性理要義卷之五

法

許多。故其理亦只有許多。如大馬他道形氣如此。然其會得如此事。又問物物具一太極。則是理無不全也。曰。謂之全亦可。謂之偏亦可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故呂與叔謂物之性有近人之性者。人之性有近物之性者。

二氣五行。交感萬變。故人物之生。有精粗之不同。自一氣而言之。則人物皆受是氣而生。自精粗而言。則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無所知。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及在上。物之間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

如鳥之知孝。獐之知祭。犬但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者。所爭者此耳。

問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獾之報本。唯鳴之有別。物雖得其偏。然微頭微尾。得義理之正。人合下具此天命之全體。乃爲物欲氣稟所昏。反不能如物之能通其一處而全盡。何也。曰。物只有這一處通。便却專人却事事理會得些。便却泛泛。所以易昏。

問人與物以氣稟之偏全而不同。不知草木如何。曰。草木之氣。又別他都無知了。

一草一木。皆天地和平之氣。

答徐子融曰。程子言性即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

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張子又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

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雖異。

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物所稟。

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耳。若所謂仁。

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別爲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惟人。

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爲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固有。

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此理甚明。無難曉者。又觀。

枯槁之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猶可笑。若果如此。

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却有兩性矣。蓋由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

性。隨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爲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

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况亦非。

獨周程張子之言爲然。如孔子言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

分別其物是有性。與某物是無性。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

何嘗有知覺耶。若於此看得通透。即知天下無無性之物。除是無。

物。方無此性。若有此物。即如來喻木燒爲灰。灰陰爲土。亦有此灰。

土之氣。即有灰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

問枯槁之物。亦有性。是如何。曰。是他合下有此理。故云天下無。

外之物。因行街云。階磚便有磚之理。因坐云。竹椅便有竹椅之理。

枯槁之物。謂之無生意。則可謂之無生理。則不可。如朽木無所用。

止。可付之煨燼。是無生意矣。然燒甚麼木。則是甚麼氣。亦各不同。

這是理元如此。

問動物有知。植物無知。何也。曰。動物有血氣。故能知。植物雖不可。

言知。然一般生意。亦可默見。若戒賊之便。枯悴不復。憐憫亦自有。

知者。嘗觀一般花樹。朝日照耀之時。欣欣向榮。有這主意。皮包不。

仁。自迸出來。若枯枝老葉。便覺憔悴。蓋氣行已過也。問此處見得。

仁意否。曰。只看戒賊之便。彫悴亦是義底意思。

看茄子內一粒是一生性

樂菴李氏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宇宙之間一切所有之物皆具大德之性虎狼有父子之仁螻蟻有君臣之義雖鳥有夫婦之別鴻雁有兄弟之序鵲鳴有朋友之情若此者豈非天地之性而人獨爲貴者何哉物得其偏人得其全也

南軒張氏曰大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物化生人與物具本于此者也。事物之始亦豈有不善者哉其善者天地之性也而孟子道性善獨稱之人者何哉蓋人稟二氣之正而物則其繁氣也人之性善非被命受生之後而其性旋有是善也性本善而人稟去氣之正初不隔其全然者耳若物則爲氣所昏而不能以自覺

惟人全夫天地之性故有所主宰而爲人之心所以異乎庶物獨在於此也

○按人物之性理同而氣異氣異而理不能盡同盡分偏全而不分善惡也人性之全者皆善而物性之偏者不皆善雖不皆善而其善者未嘗泯也○既有理理有倚理此推論到無所不該處要之軀倚出于人爲而非稟受於天須有別也

氣質之性

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就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涇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汚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沉而未達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則疾清用力緩則遲清及其清也

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固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程子此段初看不甚了然得朱子分疏而始明詳見於後

問生之謂性與天命之謂性同乎曰性字不可一槩論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今人言天性柔緩天性剛急皆生來如此此訓所稟受也若性之理也則無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此段分曉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然也

問人性本明。其有蔽何也。曰。性無不善。其偏蔽者。由氣稟清濁之
不齊也。

韓退之說叔向之母問楊食我之生。知其必滅宗。此無足怪。其始
便稟得惡氣。便有滅宗之理。所以聞其聲而知之也。使其能學以
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

朱子曰。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
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

性只是仁義禮智。所謂天命之與氣質。亦相發同。才有天命。便有
氣質。不能相離。若關一便生物。不得既有天命。須是有此氣。方能
承當得此理。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天命之性。本未嘗偏。

朱子語類卷之五

性

氣質所稟。却有偏處。氣有昏明厚薄之不同。然仁義禮智。亦無關
一之理。但若惻隱多。便流為姑息柔懦。若羞惡多。便有羞惡其所
不當羞惡者。却看你稟得氣如何。然此理。却是善。既是此理。如
何得惡。所謂惡者。却是氣也。

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却無安頓處。且如一勺水。非有物盛之。則水
無歸著。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所以發明千古聖賢未盡之意。甚為有功。

問天命之謂性。只是主理言。纔說命。則氣亦在其間矣。非氣則何
以爲人物。何所受。曰。是

人之所以。理與氣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窮。然非是氣。則雖有

是理而無所湊泊。故必二氣交感。凝結生聚。然後是理有所附著。

凡人之能言語動作。思慮營爲。皆氣也。而理存焉。故發而爲孝弟
忠信。仁義禮智。皆理也。然就人之所稟而言。又有昏明清濁之

性。只是理。然無那天氣地質。則此理沒安頓處。但得氣之清明則
不蔽。因此理顯發出來。蔽固少者。發出來。天理勝。蔽固多者。則私

欲勝。便見得本原之性。無有不善。孟子所謂性善。則于所謂純粹
至善。程子所謂性之本與夫本窮源之性。是也。只被氣質有昏

濁隔了。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學以反之。則天地之性存
矣。故說性。須兼氣質說。方備。

性非氣質。則無所寄。氣非天性。則無所成。

朱子語類卷之五

性

論天地之性。則專主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
有此氣。已有此性。氣有不存。而性却常在。雖其方在氣中。然氣自
是氣。性自是性。亦不相夾雜。至論其偏體於物。無處不在。則又不
論氣之精粗。莫不有是理。

若論本原。即有理。然後有氣。若論稟賦。則有是氣。而後理隨以具。
故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是理。數語

性是理也。當然之理。無有不善者。故孟子之言性。指性之本而言。
然必有所依而立。故氣質之稟。不能無淺深厚薄之別。孔子曰。性

相近也。兼氣質而言。

問。大聖變易無窮。由一陰一陽。生生不窮。繼之者善。全是天理。安

得不善。孟子言性之本體，以為善者是也。二氣相軋相取，相合相乖，有平易處，有傾側處，自然有善有惡。故稟氣形者，有善有惡，何足怪。語其本則無不善也。曰：此却無過。

問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將性對氣字看，性即是此理，理無不善者，因隨在形氣中，故有不同。所謂氣質之性者是如此否？曰：因是，但氣稟偏則理亦偏了。

問氣質有清濁不同，曰：氣稟之殊，其類不一，非但清濁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事，稟者其氣清矣，而所為未必皆中於理，則是其氣不醇也。有謹厚忠信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皆達於理，則是其氣不清也。推此求之，可見。

問氣稟在於人身，既復天理，氣稟還去得否？曰：天理明則彼如

著得。氣質之性，便只是天地之性。只是這箇天地之性，却從那裏過。

底性如水，氣質之性如著些醬與鹽，便是一般滋味。

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以不淨器盛之，則臭。以汚

泥之器盛之，則濁。本然之清，未嘗不在，但既臭濁，便難得便清。故

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也。然用氣力，然後能至。設喻

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但氣稟之清者為聖賢，

如寶珠在清冷水中，稟氣之濁者為愚為不肖，如珠在濁水中，所

謂明明德者，是就濁水中揩拭此珠也。物亦有是理，又如寶珠在

在至汚濁處，然其所稟亦間有些明處，就上面便自不昧。問物之

稟得甚者，雖有那珠，如在淤泥裏面，更取不出。曰：也是如此。

問性如日月，氣濁者如雲霧，曰：然。

人性如一團火，煨在灰裏，撥開便明。

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來善底，有生下來便惡底。此是氣稟不

同。且如天地之運，萬端而無窮，其可見者，日月清明，氣候和正之

時，人生而稟此氣，則為清明，渾厚之氣，須做箇好人。若是日月昏

暗，寒暑反常，皆是天地之戾氣。人若稟此氣，則為不好底人。何

人之為學，却是要變化氣稟，然極難變化。如孟子道性善，不言

稟，只言人皆可以為堯舜，若勇猛直前，氣稟之偏，自前功失自

故，不言氣稟，看來吾性既善，何故不能為聖賢？却是被這氣稟

如氣稟偏於剛，則一向剛暴，偏於柔，則一向柔弱之類。人一向

托道氣稟不好，不向前又不得，一向不察氣稟之害，只昏昏地

又不得，須知氣稟之害，要力去用功克治，裁其勝而歸于中，乃可

濂溪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

其中而止矣。

問蔡李通主張氣質太過，曰：形質也是重，彼此生壞了，後理終是

拗不轉來。又曰：陳了翁云：氣質之用，然過學之功大，與李通說正

相反。若論其至，不可只靠一過。如了翁之說，則何故自古只有許

多聖賢？如李通之說，則人皆委之於生質，更不修為，須是看人功

夫多少如何。若功夫未到。則氣質之性不得不重。若功夫大至。則氣質豈得不聽命於義理也。須著如此說方盡。
孔孟言性之異略而論之。則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為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其所習之遠耳。以理而言。則上帝之降衷人心之秉彝。初豈有二理哉。但此理在人有難以指言者。故孟子之告公都子。但以其才與情者明之。譬如欲觀水之必清。而其源不可到。則亦觀諸流之未遠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此二義皆聖賢所罕言者。而近世大儒如河南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嘗發明之。其說甚詳。

問孟子言性與伊川如何。曰。不同。孟子是剔出而言性之本。伊川是兼氣質而言。要之不可離也。

邵浩問曰。趙書記嘗問浩。如何是性。浩對以伊川云。孟子言性善。是極本窮原之性。孔子言性相近。是氣質之性。趙云。安得有兩樣。只有中庸說天命之謂性。自分明曰。公當務不會問他。既謂之善。固無兩般。纔說相近。須有兩樣。便自說不得。因問天命之謂性。還是極本窮原之性。抑氣質之性。曰。是極本窮原之性。天之所以命。只是一般。緣氣質不同。遂有差殊。孟子分明是於人身上挑出天之所命者。說與人。要見得本原皆善。

孟子言性。只說得本然底。論才亦然。荀楊韓諸人。雖是論性。其

只說得氣質。荀子只見善。不好人底性。便說做惡。楊子見半善半惡。底人。便說善惡混。韓子見天下有許多般人。所以立為二品之說。就三子中。韓子說又較近。他以仁義禮智為性。以喜怒哀樂為情。只是中間過接處。少箇氣字。

問氣質之說。起於何人。曰。此起於張程。某以為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讀之使人深有所感。前此未嘗有人說到此。如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說得也是。但不自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性那裏有三品來。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下面却不曾說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使張程之說早出。則這許多說話。自不用紛爭。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戾矣。因舉

程子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賦之性存焉。於氣質之性。有弗性者焉。又舉明道云。論性不論氣。不論氣不論性。不明之則不是。且如只說箇仁義禮智是性。世間却有生出來便無然底。是如何。只是氣質如此。若不論那氣。這道理便不周匝。所以不備。若只論氣稟。這箇善。這箇惡。却不論那一原處。只是這箇道理。又却不明。此自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理會得。後却無人說這道理。程子云。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蓋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命。物之稟受於天者。謂之性。然天命流行。必二氣五行交感。凝聚然後能生物也。性命形而上者也。氣則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一理渾然。無有不善。形而下者。則紛紜雜糅。善惡有所分矣。其

人物既生，則卽此所稟以生之氣，而天命之性存焉。此程子所以發明告子生之謂性之說，而以性卽氣氣卽性者言之也。問生之謂性，他這一句，且是說稟受處否？曰：是性卽氣氣卽性，他這且是說說性便是理，氣便是氣，是未分別說其實理無氣亦無附，又問性卽氣氣卽性，此言人生性與氣混合者，曰：有此氣爲人，則理具於身，方可謂之性。又曰：性者，渾然大理而已，纔說性時，則已帶氣矣。所謂離了陰陽更無道，此中設宜分別，以下逐段分。

解程子之說

程子云：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所稟之氣，所以必有善惡之殊者，亦性之理也。

氣之流行，性爲之主，以其氣之或純或駁而善惡分，故非性本有二物相對也。然氣之惡者，其性亦無不善，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故先生嘗云：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又曰：人生氣稟，理有善惡，此理字不是說實理，猶云理當如此，只作合字看。問善固性也，固是若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則此理本善，因氣而變，突雖是鶻突，然亦是性也。曰：他原處都是善，因氣偏，這性便偏了。然此處亦是性，又問惡是氣稟，如何云亦不可不謂之性？曰：既是氣稟惡，便牽引得那性不好，蓋性只是搭附在氣稟上，既是氣稟不好，便和那性壞了。又曰：性本善而今乃惡，亦是此性爲惡所壞。

如水爲泥沙所混，不成不壞，做水。

程子云：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蓋性則性而已矣，何言語之可形？容哉？故善言性者，不過卽其發見之端而言之，而性之體因可默識矣。如孟子之論四端是也。觀水之流而必下，則水之性下可知，觀性之發而必善，則性之體善亦可知也。又曰：人生而靜，以上則是人物未生時，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說性未得，此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者，言繼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隱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故曰：便已不是性也。

朱子之說

所謂在人曰性也。大抵人有此形氣，則是此理，始具於形氣之中，而謂之性，纔是說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氣質，不得爲性之本體也。然性之本體，亦未嘗雜，要人就此上面，見得其本體，元未雜雜，亦未嘗雜耳。又曰：性須是箇氣質，方說得箇性字。若人生而靜，以上只說得箇天道，下性字不得，所以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便是如此。所謂天命之謂性者，是就人身中指，出這箇是天命之性，不雜氣質者而言爾。若纔說性時，則便是來氣稟而言，所以說時，便已不是性也。濂溪說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濂溪說性，只是此五者，他又自有說仁義禮智底性，若論氣質之性，則不出此五者，然氣質底性，便是那四端底性，非別有。

一種性也。然所謂剛柔善惡中者。天下之性固不出此五者。然細推之。極多般樣。千般萬種。不可窮究。但不離此五者。爾間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人生而靜。是說那初生時。更說向上去。便只是天命了。曰。所以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只說是誠之源也。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方是性。在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便兼氣質了。問。恐只是兼了情。曰。情便兼質了。所以孟子答告子問性。却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說仁義禮智。却說側隱羞惡恭敬是非。去蓋性無形。影却有實事。只得從情上說入去。又曰。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此繼之者善。指發出可言之也。性之在人。猶水之在山。其清不可得而見也。流出而見其情。然後知

孟子之五條實

本清也。所以孟子只就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處此指示人。使知性之本善者也。易所謂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先。此所引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後。蓋易以天道之流行者言。此以人性之發見者言。唯天道流行如此。所以人性發見亦如此。若水之就下。處當時只是發說了。蓋水之就下。便是喻性之善。如孟子所謂過額在山。雖不是順水之性。然不謂之水不得。這便是前面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說。

程子云。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

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知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固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又以水之清濁。譬之水之清者。性之善也。流至海而不污者。氣稟清明。自幼而善。聖人性之而全其天者也。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稟偏駁之甚。自幼而惡者也。流既遠而方濁者。長而見異物而遷焉。夫其赤子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昏明。純駁有淺深也。不可以濁者不為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然則人雖為氣所昏。流於不善。而性未嘗不在其中。特謂之性。則非其本然。謂之性。則初不離是。以其如此。故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惟此

孟子之五條實

勝氣。則知此性渾然。初未嘗壞。所謂元初水也。雖濁而清者存。固非將清來換濁。既清則本無濁。固非取濁置一隅也。如此則其本善而已矣。性中豈有兩物對立而並行也哉。問以水喻性。謂天道純然一理。便是那水本來清。陰陽五行交錯。雜揉而有昏濁。便是那水被泥污了。昏濁可以復清者。只因他母子清。曰。然那下愚不移底人。却是那臭穢底水。問也。須可以澄治。曰。也。戒得些分數。程子云。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致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蓋此理天命也。該始終本末而言也。修道雖以人事而言。然其所以修者。莫非天命之本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然非聖人。行不能

蓋故以發明之。問此理天命也。他這處方提起以此理說。則是指上面天理而言。不雜氣說。曰。固是。又曰。理雖氣不得。而今講。用心着力。却用這氣去尋箇道理。又問。水之清則性善之理。至於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一節。是言學者去求道。不從外面添聖人之教人。亦不是。強人分外做。曰。此理天命也。一節。亦見。又曰。程子生之謂性一段。當作三節看。其間有言天命者。有言氣質者。生之謂性是一節。水流就下是一節。清濁又是一節。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將此兩箇字分別。自生之謂性以下。凡說性字者。孰是天地之性。孰是氣質之性。則其理自明矣。

卷之五 氣質

論

南軒張氏曰。原性之理。無有不善。人物所同也。論性之存乎氣質。則人稟天地之精。五行之秀。固與禽獸草木異。然就人之中。不無清濁厚薄之不同。而實亦未嘗不相近也。

學者須是變化氣質。或偏於剛。或偏於柔。必反之。如禽獸是其氣質之偏。不能反也。人若不知自反。則去本性日以遠矣。若變化得來。只是本性所有。初未嘗增添。故言性者。須分別出氣質之性。太極無不善。故性亦無不善。人欲初無體也。傳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直至物至。知知好惡形焉。然後有流而為惡者。非性所本有也。人生云云。出樂記。

或問白孟子言性善。而荀卿言性惡。楊雄言善惡混。韓文公言三品。

及至橫渠張子。分為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然後諸子之說始定性。善者天地之性也。餘則所謂氣質者也。然嘗疑之。張子所謂氣質之性。形而後有。則天地之性。乃未受生以前。天理之流行者。故又以爲本窮源之性。又以為萬物一源。如此則可以謂之命。而不可以謂之性也。程子又有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之語。又於好學論言性之本。而後言形既生矣。則覺若天地之性。指命而言。命固善矣。於人性果何預乎。勉齋黃氏曰。程張之論。非此之謂也。蓋自其理而言之。不雜于氣質而爲言。則是天地賦與萬物之本然者。而寓于氣質之中也。故其言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蓋謂天地之性。未嘗離于氣質之中也。其以天地爲言。特指其純粹至善。

卷之五 氣質

論

乃天地賦予之本然也。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其所以有善惡之不同何也。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惡也。曰。既言氣質之性。有善惡。則不復有天地之性矣。子思子又有未發之中何也。曰。性固爲氣質所雜矣。然方其未發也。此心湛然。物欲不生。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明。氣雖有偏。而理無勝負。及其感物而動。則或氣動而理隨之。或理動而氣挾之。由是至善之理。聽命於氣。善惡由之而判矣。此本發之前。天地之性純粹至善。而子思之所謂中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程子

曰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則理固有寂感而靜則其本也動則有萬變之不同焉愚嘗以是而質之先師矣答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至哉此言也

氣有清濁譬如著些物蔽了發不出如柔弱之人見義不為爲義之意却在裏面只是發不出如燈火使滅罩了光依舊在裏面只發不出拆去了紙便是光此言甚善

天地之間只是箇陰陽五行其理則爲健順五常徹貫古今充塞

宇宙捨此之外別無一物亦無一物不是此理以人心言之未發則無不善已發則善惡形焉然原其所以爲惡者亦自此理而發非是別有箇惡與理不相干也若別有箇惡與理不相干却是

性理大全卷之五

善

性外之物也易以陰陽分君子小人周子謂性者剛柔善惡君子

小人不同而不出於陰陽善惡不同而不出於剛柔蓋天下未有性外之物也人性本善氣質之稟一昏一明一偏一正故有善惡

之不同其明而正者則發無不善昏而偏者則發有善惡然其所以爲惡者亦自此理而發也故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然人性

本善若自一條直路而發則無不善故孟子不但言性善雖才與情亦皆只謂之善及其已發而有善有惡者氣質不同耳然其所

以爲惡者亦自此理而發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孟子所謂莫非命也程子所謂思慮動作皆天也張子所謂莫非天也陽明勝則

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亦是此意此發明程子之意

天命之謂性是天分付與入底謂之性惟皇上帝降衷下民是也所降之衷何嘗不善此性本無不善天將爲性與人便夾了氣與人氣質道性性纔入氣裏而去便有善有惡有清有濁有偏有正清濁偏正雖氣爲之然者他夾了則性亦如此譬如一泓之水本清流在沙石上去其清自若流在濁泥中去其清底也濁了不可以濁底爲不是水

北溪陳氏曰天所命於人以是理本只善而無惡故人所受以爲性亦本善而無惡孟子道性善是專就大本上說來說得極親切只是不曾發出氣象一段所以敬後世紛紛之論蓋人之所以有善有不齊只緣氣質不同這氣只是陰陽五行之氣如陽性剛陰性

性理大全卷之五

善

柔火性燥木性潤金性寒水性溫土性遲重七者來稟便有參差

不齊所以人間所值便有許多般樣然這氣運來運去自有箇真元之會聖人便是稟得這真元之會來然天地間參差不齊之時

多貞元會合之時少如一歲間極寒極暑陰晦之時多不寒不暑光風霽月之時少最難得恰好時節人生多是值此不齊之氣

如有一等人非常剛烈是值陽氣多有一等人極是軟弱是值陰氣多有人躁暴忿厲又是值陽氣之惡者有人狡詐陰險此又值

陰氣之惡者有人性圓一撥便轉也有一等極愚物雖一句善言亦說不入與禽獸無異都是氣質如此陽氣中有善惡陰氣中亦

有善惡如通書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之類不是陰陽氣本惡

只是分合轉移，齊不齊中，便自然成粹駁善惡耳。因氣有敗粹，便有賢愚，氣雖不齊，而大本則一。雖下愚亦可變而為善，然工夫最難，非百倍其功者不能。故子思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正謂此耳。自孟子不說到氣，而所以荀子便以性為惡，楊子便以性為善，混亂又公又以為性有三品，都只是說得氣。近世東坡蘇氏又以為性本有善惡，五峯胡氏又以為性無善惡，都只令禍就人與天相接處，捉摸說箇性是天生自然底物，更不會說得性端的。指定是甚麼底物，直至二程得濂溪先生太極圖發端，方始說得分明極至，更無去處。其言曰：性即理也。理則自堯舜至于塗人一也。此語最是簡切端的。

孟子之五氣

章

孟子說善善亦只是理，但不若指認理字，下得較確定。胡氏看不得，便謂善者只是贊嘆之辭，又誤了。既是贊嘆，便是那個是好的，方贊嘆，豈有不好物而贊嘆之耶？程子於本性之外，又發出氣稟一段，方見得善惡所由來，故其言曰：論性不論氣，不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也。蓋只論大本而不及氣稟，則所論有欠闕未備。若只論氣稟而不及大本，便只說得粗底，而道理全然不明。千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說，更不可改易。氣稟之說從何而起？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此正是說氣質之性。子思子所謂三知三行，及所謂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亦是說氣質之性，但未明指出氣質字為言耳。到二

程始分明指出氣質之性，橫渠因之，又立為定論，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為氣質之性，是以氣稟言之。天地之性，是以大本言之。其實天地之性，亦不離氣質之中，只是就那氣質中，分別出天地之性，不與相雜為言耳。

清江陳氏曰：性者人心所具之天理，以其稟賦之不齊，故先儒分別出來，謂有善惡。性有氣質之性，仁義禮智者，義理之性也。如覺運動者，氣質之性也。有義理之性，而無氣質之性，則義理必無所著。有氣質之性，而無義理之性，則無異於枯死之物。故有義理以行乎血氣之中，有血氣以養義理之體，合虛與實而性全。孟子之

孟子之五氣

章

時諸子之言性，皆存於氣質上有見，而遂指氣質為性，但其形而下者耳。故孟子答之，只就義理上說，以攻他未處處氣質之性。諸子方得於此，孟子所以不復言之。義理之性，諸子未通於此，孟子所以反覆詳說之。程子之說，正恐後學死執孟子義理之說，而遺夫氣質之性，故並二者而言之。曰：論性不論氣，不論氣不論性，不明。程子之論，雖其全孟子之論，所以端諸子之偏，人能即程子之言，而達孟子之意，則其不同之意，不辯而自明矣。此說識氣質之性，善惡方各有著落，不然則惡從何處生？孟子專說義理之性，專說義理，則惡無所歸，是論性不論氣。孟子之說，為未能專說氣稟，則善為無別，是論氣不論性。諸子之說，所以不明夫本

也。程子兼氣質論性。

問曰：視耳聽，此氣質之性也。然視之所以明，聽之所以聰，抑氣質之性邪？抑義理之性邪？曰：目視耳聽，物也。視明聽聰，物之則也。未問可施於物，則不可施於性。若言性，當云好聲好色，氣質之性。正聲正色，義理之性。義理只在氣質中，但對義理而獨徇氣質，則非也。

西山真氏曰：人之氣質，有至善而不可移奪者，有善少惡多而易於移奪者。有善多惡少而難於移奪者。又曰：性之不能離乎氣，猶水之不能離乎土也。性雖不離乎氣，而氣汨之，則不能不惡矣。水雖不離乎土，而土汨之，則不能不濁矣。然清者其先，而濁者其後也。

善者其先而惡者其後也。先善者，本然之性也。後惡者，形而後有也。故所謂善者，超然於降衷之初，而所謂惡者，雜出於有形之後。其非相對而並出也，昭昭矣。

程川吳氏曰：人得天地之氣而成形，有此氣，即有此理。所有之理，謂之性。此理在天地，則元亨利貞是也。其在人而為性，則仁義禮智是也。性即天理，豈有不善？但人之生也，受氣於父之時，既有或清或濁之不同，成質於母之時，又有或美或惡之不同。氣之極清，質之極美者，為上聖。蓋此理在清氣美質之中，本然之真，無所污壞。此堯舜之性，所以為至善。而孟子之道性善，所以必稱堯舜以實之也。其氣之至濁，質之至惡者，為下愚。上聖以下，下愚以上，或清

卷之五

性

卷之五

性

或濁或善或惡，分數多寡有萬不同。惟其氣濁而實惡，則理在其中者，被其拘礙淪染，而非復其本然矣。此性之所以不能皆善而有萬不同也。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挑出其本然之理而言。然不啻分別性之所以有不善者，因氣質之有濁惡而污壞其性也。故雖與告子言，而終不足以解告子之惑。至今人讀孟子，亦見其未有以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也。蓋孟子但論得理之無不同，不啻論到氣之有不同處。是其言之不備，也不備者，謂但說得一邊，不曾說得一邊。不完備也。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此指孟子之言性而言也。至若荀揚以性為惡，以性為善惡混，與夫世俗言人性寬性偏，性緩性急，皆是拘氣質之不同者為性，而不知氣質中之理謂之性。此其見之不明也。不明者，謂其不曉得性字故曰論性不論性。此其見之不明也。不明者，謂其不曉得性字故曰論性不論性。不論性，不明。此指荀揚世俗之說性者言也。程子性即理也，一語正是鍼砭世俗錯認性字之非。所以為大有功。張子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此言最分曉。而觀者不能解其言，反為所惑。將謂性有兩種，蓋天地之性，氣質之性，兩性字只是一般，非有兩性也。故曰二之則不是。言人之性，本是得天地之理，因有人之形，則所得天地之性，局在本人氣質中。所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也。氣質雖有不同，而本性之善則一。但氣質不清不美者，其本性不免有所污壞。故學者當用友之功。友之如湯武友之也。友謂友之於身而學

焉。以至變化其不清不美之質。則天地之性。渾然全備。具存於質之中。故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夫。能學者。氣質可變。而不能汚壞。吾天地本然之性。而吾性非復如前。汚壞於氣質者矣。故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或問。今世言人性善性惡。性緩性急。性昏性明。性剛性柔者。何也。曰。此氣質之性也。蓋人之生也。天雖賦以是理。而人得之以爲仁義禮智之性。然是性也。實具於五藏內之所謂心者焉。故必賦以是氣。而人得之以爲五藏百骸之身。然後所謂性者有所寓也。是以人之生也。而氣有厚薄。而形體運動。有肥瘠強弱之殊。稟氣清濁。而材質知覺。有愚智昏明之異。是則告子所謂生之謂性。而

朱子謂其指人之知覺運動爲性者。是也。是性也。實氣也。故張子謂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程子亦謂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斯豈天地本然之性云乎哉。若論天地本然之性。則程子曰。性卽理也。斯言盡之。

按周子太極圖說。已含得氣質之性矣。程張始分明說出。及朱子而益詳。於是後世皆知性有理氣之分。理本至善。而氣有善惡。理附於氣。故性固有善惡。而就氣中認理。則依舊還是善底。孔子之言性相近者。始可解。卽孟子之言性善。亦無可疑矣。

命 此命是氣數之命

程子曰。在天曰命。在人曰性。貴賤壽夭。命也。仁義禮智。亦命也。世之服食欲壽者。其亦大愚矣。夫命者。受之於天。不可增損加益。而飲服食而壽。悲哉。

問。富貴貧賤。壽夭。固有分定。君子先盡其在我者。則富貴貧賤壽夭。可以命言。若在我者未盡。則貧賤而天。理所當然。富貴而壽。是爲微俸。不可謂之命。曰。雖不可謂之命。富貴貧賤壽夭。是亦前定。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善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得。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故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

或問。命與遇異乎。曰。遇不遇。卽命也。曰。長平死者四十萬。其命乎。曰。遇白起則命也。有如四海九州之人。同日而死也。則亦當遇。遇世之人。以爲是駭然耳。所見少也。

五峯胡氏曰。貴賤命也。仁義性也。人固有遠跡江湖。念絕於名利者。與然世或求之。而不得。免人固有置身市心。屬於富貴者矣。然世或舍之。而不得。違命之在人。分定于天。不可變也。是以君子貴知命。

問。命字有專以理言者。有專以氣言者。朱子曰。也都相離不得。蓋天非氣無以命于人。人非氣無以受天所命。

問。先生說命有兩種。一種是貧富貴賤壽夭。一種是清濁偏

正智愚賢不肖一種屬氣一種屬理以某之兩種皆似屬氣。蓋智愚賢不肖清濁偏正亦氣之爲也。曰固性則是命之理。而問性分命分何以別曰性分是以理言之。命分是兼氣言之。命分有多寡厚薄之不同若性分則又都一般。此理聖愚賢否皆同。問天命謂性之命與死生有命之命不同何也曰死生有命之命是帶氣言之氣便有稟得多少厚薄之不同天命謂性之命是純乎理言之然天之所命畢竟皆不離乎氣但中庸此句乃是以理言之孟子謂性也有命焉此性是兼氣與食色言之命也有性焉此命是帶氣言之性善又是超出氣說了然。

孟子卷之五

論

問顏淵不幸短命伯牛死曰命矣夫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此之命與天命謂性之命無分別否曰命之正者出于理命之變者出于氣質言之皆天所付予孟子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但當自盡其道則所值之命皆正命也因問如今數家之學如康節之說謂皆一定而不可易如何曰也只是陰陽盛衰消長之理大段可見然聖賢不肖至此說如今人說康節之數謂他說一事一物皆有成敗之時都說得皮膚淺了。

問亡之命矣夫此命字是就氣稟上說曰死生壽夭固是氣之所稟只看孟子說性也有命焉處便分曉又問不知命與天命之命如何曰不同知天命謂知其理之所自來習之於水人皆知其爲水聖人則知其發源處如不知命處却是說死生壽夭貴富賤

之命也。

問子罕言命若仁義禮智五常皆是天所命如貴賤死生壽夭之命有不同如何曰都是天所命稟得精英之氣便爲聖爲賢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稟得清明者便英爽稟得敦厚者便溫和不稟得清高者便貴稟得豐厚者便富稟得長久者便壽稟得衰頹薄濁者便爲愚不肖爲貧爲賤爲夭天有那氣生一箇人出來便有許多物隨他來天之所命固是均一我氣稟處便有不齊只看其稟得來如何耳又問得清明之氣爲聖賢昏濁之氣爲愚不肖氣之厚者爲富貴薄者爲貧賤此固然也然聖人得天地清明中和之氣宜無所虧欠而夫子反貧賤何也豈時運使然也抑其所以

孟子卷之五

論

亦有不足耶曰便是稟得來有不足他那清明也只管得做聖賢却管不得那富貴稟得那高底則貴稟得厚底則富稟得長底則壽貧賤夭者是夫子雖得清明者以爲聖人然稟得那低底薄底所以貧賤顏子又不如孔子又稟得那短底所以又夭又問一陰一陽宜若停勻則賢不肖宜均何故君子常小而小人常大曰自是他那物事取誰如何得齊又問雖是取難然畢竟不過只是一陰一陽二氣而已如何會不齊曰便是如此若只是兩箇單底陰陽則無不齊緣是他那物事錯綜萬端所以不能得他恰好又問如此則天地生聖賢又只是偶然不是有意矣曰天地那裏說我特地要生箇聖賢出來也只是氣數到那裏恰相湊着

所以生出聖賢及至生出則若天之有意焉耳。又問康節云：陽一而陰二，所以君子少而小人多，此語是否？曰：也說得來自是那物事好底少而惡底多，且如面前事也，自是好底事少惡底事多，其意只一版。

問富貴有命，如後世鄰夫小人當堯舜三代之世，如何得富貴？曰：當堯舜三代之世，不得富貴，在後世則得富貴，便是命。曰：如此則氣稟不一定，曰：以此氣遇此時是他命好，不遇此時便是命所謂貴道逢世是也。如長平死者四十萬，但遇白起便如此，只他撞著便是命。

問道書論命處注云：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盡，如何？曰：

人固有命，只是不可不順受其正。如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也。若謂其有命，却去巖牆之下立，萬一到覆壓處，却是專言命，不得人事盡處，便是命。

○按氣數之命是一定不移底，或有覬覦而思轉移之者，妄也。然晏然苟安，則又不可。君子惟盡其在我之道，吉凶禍福任其所值，而無容心焉。蓋主理而不計數也。○氣數之命亦關所處時地之不同。今世術士但以年月日時八字為命，其理不全。視命太小矣。予嘗取六十甲子八字計之一日十二年四千有奇，爾六十年不過二十五萬。天下之人何啻萬萬，二十五萬八字就中同者甚多，因所處時地不同而吉凶不能不異也。如六十年太平，則人皆享

福六十年，危亂則人皆受禍。即一方太平，人皆樂業而安；一方危亂，人皆樂家而逃。八字同者，吉凶豈能盡同乎？長平一坑四十萬，命難盡同。天下之大，豈無與此四十萬人同命而不被坑者乎？術上推算只得其概，而不能悉驗，以其不達此理也。或咎其數之不精，予謂固多不精，即至精亦有舛戾。蓋甲能包數，數不能包理也。有為西川先生談命者，西川曰：若道我好，起戊亥心，道我不好，起我疑心。此語可佩。省却多少談星論數之喧嚷也。

心

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耳。

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

問：仁與心何異？曰：於所主曰心，名其德曰仁。曰：謂仁者心之用乎？曰：不可。曰：然則猶五穀之種，待陽氣而生乎？曰：陽氣所發，猶夫情也。心猶種焉，其生之德是謂仁也。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雖桀、跖不能無是以生，但戒賊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不安，之以至於殺，克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

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之為一。

問：心有限量乎？曰：天下無性外之物，以有限量之形氣用之，不以其道，安能廣大其心也？心則性也，在天為命，在人為性，所主為心，實一道也。通乎道，則何限量之有？必曰有限量，是性外有物乎？

耳目有視聽而不能達者，氣有限也，心無遠近。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為命，在義為理，在人為性，主於身為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至於流而為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却謂之流也。

此段朱子有辨駁見後細以之本善二語，當無病本善言其體也。也有善有不善言其用也。以發不可不謂之心，若依中庸已看亦自屬情。

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為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赤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這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明鏡止水。

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

體會必以心，謂體會非心，於是有心小性大之說。聖人之性與天為一，或者謂心於知識之間，故自見其小耳。

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必有所事。

或問：多慾多私，何也？曰：主心不定也。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更停，所感萬端，皆不倣一箇主。怎生奈何？張天祺昔嘗言：自約數年，自上者，雖便不

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

形象，皆非自然。司馬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則又為中繫縛。且中字亦何形象？若愚夫不思慮，冥然無知，此又過與不及之分也。有人胸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為善，如有惡以爲之，間

欲為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

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性理原本所感，得端下，尚多二行，語意未明。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人心必有所止，無止則眩於物，惟物之聽，何所往而不妄也。或曰：心在我，既已入於妄矣，將誰使之口心實使之。

人心不得有所繫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于一隅

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與義之氣昭然達於外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

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

有人說無心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

心要在腔子裏

心之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

而起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

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惡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

是之謂不動心

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已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

年而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

心清時常小亂時常多其清時即聰明聰聽四體不待言求而自

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者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

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全也有時知失者只為心生若熟後

自不然心不可旁當存其大者存之熟後小者可畧

上蔡謝氏曰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爾

蓋田呂氏曰我心所同然即天理天德孟子言同然者恐人有私意

蔽之苟無私意我心即天心

延平李氏曰虛一而靜心方實則物乘之物乘之則動心方動則氣

乘之氣乘之則惑惑斯不一矣則喜怒哀樂皆不中節矣

朱子曰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為本

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

古人言志即心君須心有主張始得

心若不存一身便無所主宰

人只有箇心若不降伏得便做甚麼人

人精神飛揚心不在腔子裏即便害事

未有心不定而能進學者人心萬事之主走東走西如何了得

心須常令有所主做一事未了不要做別事心廣大如天地虛明

如日月要閑心却不閑遺物走了不要閑心却閑有所主

心為其正方能知性之善

學者工夫且去剪截那浮泛底思慮

問心要在腔子裏若應事應物時心當如何曰思慮應接亦不可

處但身在此則心合在此曰然則方其應接時則心在事上事去

則此心亦合管著曰固是聖如此

人一箇心終日放在那裏去得幾時在這裏孟子所以只管教人

求放心今人終日放去一箇身恰似箇無精丁底船流東流西船

上人皆不知其害謂人未讀書且先收斂得身心在這裏然後可

以讀書求得義理。而今硬捉在這裏讀書。心飛揚那裏去。如何得會。且進。

問心如何得在腔子裏。曰。敬便在腔子裏。又問如何得會敬。曰。只管恁地去做。甚麼說到敬。便是更無可說。

問心思接擾。曰。程先生云。嚴威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只纔整頓起處。便是天理。別無天理。但常常整頓起。思慮。

人有此心。便知有此身。人昏昧。不知有此心。譬如人困睡。不知有此身。人雖困睡。得人喚覺。則此身自在。心亦如此。方具昏蔽。得人驚覺。則此心便在這裏。

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問人放縱時。自去收斂。便是喚醒否。曰。放縱只爲昏昧之故。能喚醒。則自不昏昧。不昏昧。則自不放縱矣。

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

惟心無對。

心者氣之精英。

心之理是太極心之動靜是陰陽。

趙致道謂心爲太極。林正卿謂心具太極。致道舉以爲問。曰。這般處極細。難說看來。心有動靜。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葉賀孫問其體則謂之易。體是何如。曰。體不足體用之體。恰似說體質之體。猶云其實則謂之易。理即是性。這般所在當。

活看。如心字各有地頭。說如孟子云。仁人心也。仁便是人心。這說心是合理說。如說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是心爲主而不違乎理。就地頭看始得。

問五行在人爲五臟。然心却具得五行之理。以心虛靈之故否。曰。心屬火。緣是箇光明發動底物。所以具得許多道理。

問人心形而上下如何。曰。如肺肝五臟之心。却是實有一物。若今學者所論操存存亡之心。則自是神明不測。故五臟之心受病。則可用藥補之。這箇心則非膏肓灸艾所可補也。問如此則心之理。

乃是形而上否。曰。心比性則微有迹。比氣則自然又靈。

問先生嘗言心不是這一塊。某竊謂滿體皆心也。此特其操縱耳。

曰。不然。此非心也。乃心之神。明升降之舍。人有病心者。乃其舍不寧也。凡五臟皆然。心豈無運用。須常在軀殼之內。

問靈處是心。抑是性。曰。靈處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

虛靈自是心之本體。非我所能虛也。耳目之視聽。所以視聽者。卽其心也。豈有形象。然有耳目以視聽之。則猶有形象也。若心之虛靈。何嘗有物。

心官至靈。藏往知來。問先生前日以揮扇是氣。其後思之心之所思耳之所聽。目之所視。手之持足之履。似非氣之所能到。氣之所運。必有以主之者。曰。氣中自有箇靈底物在。

問知覺是心。靈固如此。抑氣之爲邪。曰。不專是氣。是先有知覺。

之理。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譬如這病人。是因得這脂膏。便有許多光。發問心之發處。是氣否。曰。也只是知覺。又曰。所知覺者是理。理不離知覺。知覺不離理。問心是知覺性。是理。心與理如何得貫通。曰。一曰。不須去貫通。本貫通。問如何本來貫通。曰。理無心。則無若。所謂貫通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

答謝誠之曰。心一而已。所謂覺者。亦心也。今以覺求心。以覺用心。紛拏迫切。恐其為病。不但擷面而已。不若日用之間。以敬為主。而勿怠焉。則自然本心不昧。隨物感通。不待致覺。而無不覺矣。故孔子只言克己復禮。而不言致覺用敬。孟子只言操存舍亡。而不言

卷之五

陽

覺存昧亡。謝先生雖喜以覺言。仁然亦曰。心有知覺。而不言知覺。此心也。請推此以驗之。所論得失。自可見矣。

答王子令曰。心猶鏡也。但無塵垢之蔽。則本體自明。物來能照。今欲自識此心。是猶欲以鏡自照。而見夫鏡也。既無此理。則非別以

一心。又識一心。而何。此是深論一層。自識此心。亦是提醒法。

心字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氣而生。故此心必仁。仁則生矣。

心須兼廣大流行底意看。又須兼生意看。且如程先生言。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以天地便廣大。生物便流行。生生不窮。問生物之心。我與那物同。便會相感。曰。這生物之心。只是我底觸

物。便自然感。非是因那物有此心。我方有此心。且赤子不入井。生不殺。斃時。此心何之。須帶粗簡。赤子入井。牛殺。斃在面前。方有此惻隱之心。無那物時。便無此心乎。

問程子云。心生道也。人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生道也。如何曰。天地生物之心。是仁。人之稟賦。接得此天地之心。方能有生。故惻隱之心。在人亦為生道也。又曰。惻隱之心。乃是得天之心。以生。生物便是天之心。

問心生道也。一段上面。心生道。莫是指天地生物之心。下面惻隱之心。人之生道。莫是指人所得天地之心。以為心。蓋在天只有此理。若無形。則此理無安頓處。故曰。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上

卷之五

陽

面猶言。繼善下面。猶言。成性。曰。上面心生道也。全然做天底。也不得。蓋理只是一箇渾然底。人與天地渾合無間。

問程子謂有主則虛。又謂有主則實。曰。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便是虛。有主于中。理義甚實。便是實。

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此重在主字上。有主則虛。虛則外邪不能入。重在敬字上。言敬則自虛靜。故邪不得而奸之也。

問有主則實。又曰。有主則虛。如何分別。曰。只是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自其有主於中言之。則謂之實。自其外邪不入言之。則謂之虛。又曰。若無主於中。則目之欲也。從這裏入。耳之欲也。從這裏入。鼻之欲也。從這裏入。木凡有所欲。皆入這裏。便滿了。如何得虛。

問有主則實謂人具此實然之理故實無主則實謂人心無主私欲為主故實曰心虛則理實心實則理虛有主則實此實字是姓蓋指理而言也無主則實此實字是不好蓋指私欲而言也以理為主則此心虛明一毫私意著不得譬如一泓清水有許多砂土便見分理欲看便明白

人心活則周流無滯即活愛患樂好皆偏繫也

心要活活是生活之活對若死說活是天理死是人欲周流無窮活便能如此

問人心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于一隅如何是活曰心無私便可推行活者不死之謂

卷之九

果

與張敬夫曰某謂感於物者心也其動者情也情根乎性而宰乎心心為之宰則其動也無不中節矣何人欲之有惟心不宰而情自動是以流於人欲而不得其正也然則天理人欲之判中節不中節之分特在乎心之宰與不宰而非情能病之亦已明矣蓋雖曰中節然是亦情也但其所以中節者乃心爾今天乍見孺子入井此心之感也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此情之動也內交要與惡其聲者心不宰而情之失其正也怵惕惻隱乃仁之端又可以其情之動而遽謂之人欲乎

問心有善惡否曰心是動底物事自然有善惡且如惻隱是善也見孺子入井而無惻隱之心便是惡矣離著善便是惡然心之本

體未嘗不善又却不可說惡全不是心若不是心是甚麼故曰古人學問便有窮理致知直是下工夫消磨惡去善自然漸次可復操存是後面事不是善惡時事

問形體之動與心相關否曰豈不相關自是心使他動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形體亦有運動耳目亦有視聽此是心已發抑未發曰喜怒哀樂未發又是一般然視聽行動亦是心向那裏若形體之行動心都不知便是心不在行動都沒理會了說甚未發未發不是漠然全不省亦常醒在這裏不恁地兩

問惻隱是惡喜怒哀樂固是心之發曉然易見處如未惻隱是惡喜怒哀樂之前便是寂然靜時然豈得塊然如木其耳目亦必

卷之九

果

有自然之聞見其手足亦必有自然之舉動不審此時與他時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這心未發耳其手足運動自是形體也問人心是箇靈底物如日間未應接之前固是寂然未發於未發中因惻隱地惺不恁惺然不省若夜間有夢之時亦是此心之已動猶畫之有思如其不覺未覺正當大寐之時此時謂之寂然未發則全沉沉惺惺萬事不知不省與木石蓋無異與死相去亦無幾不可謂寂然未發不知此時心體何所安存所謂靈底何所寄寓聖人與常人於此時所以異者如何而學者工夫此時又何以爲驗也曰竊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但竊陽而寐陰而寐而寐而寐有主

而寐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寤而言之又問竊謂人生只有陰陽之氣神發於陽魄根於陰心也者則覺陰陽而來其氣無間於動靜即神之所會而爲魄之主也者則陰伏藏而陽用事陽主動故神運魄隨而爲寤夜則陽伏藏而陰用事陰主靜故魄定神寤而爲寐神之運故虛靈知覺之體燦然呈露有苗裔之可尋如陽後發萬物之有春意焉此心之寂感所以爲有主神之斡故虛靈知覺之體沉然潛隱悄無蹤跡如純坤之月萬物之生性不可窺其朕焉此心之寂感所以不若寤之妙而於寐也爲無主然其中實未嘗民面有不可測者存呼之則應驚之則覺則是亦未嘗無主而大嘗不昧也故曰其大分言之寤陽而寐陰而心之所

生理

卷之五

五

以爲動靜也細而言之寤之有思者又動中之動而爲陽之動無思者又動中之靜而爲陽之陰也寐之有夢者又靜中之動而爲陰之陽也無夢者又靜中之靜而爲陰之陰也又錯而言之思之有善與惡者又動中之動陽明陰濁也無思而善應與妄應者又動中之靜陽明陰濁也夢中有正與邪者又靜中之靜陽明陰濁也無夢而易覺與難覺者又靜中之靜陽明陰濁也一動一靜循環交錯聖人與衆人則同而所以爲陽明陰濁則異聖人於動靜無不一於清明純粹之主而衆人則雜焉而不齊然則人之學力所繫如此亦可以驗矣曰得之問遺書云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如何曰疑此段微有未

穩處蓋凡事莫非心之所爲雖放僻邪侈亦是心之爲也善惡俱如反覆手耳翻一轉便是惡止安頓不善也便是不善如當惻隱而羞惡當羞惡而惻隱便不是又問心之用雖有不善亦不可謂之非心否曰然下段君子之意云云較此爲分曉

問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程子之意是指心之本體有善而無惡及其發處則不能無善惡也胡五峯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先生以爲下句有病如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是心之仁也至三月之外未免少有私欲心便不仁豈可直以爲心無不仁乎其近以先生之意推之莫是五峯不曾分別得體與發處言之否曰良爲他說得不備若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心有不仁心之善

生理

卷之五

五

無不仁則意方足耳

問心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如何曰心是貫徹上下不可只於一處看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此句亦未穩

問程子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曰此語與橫渠心統性情相似

心主於身其所以爲體者性也所以爲用者情也是以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

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

知其然。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無閑處。可安頓之意。

則心無私主。有感皆通。曰無私主也。不是悞悞沒理會。只是公。則好之惡之。則惡之善則賞之。惡則刑之。此是聖人主公道神之化。心無私主。如天地一般。寒則徧天下皆寒。熱則徧天下皆熱。便是有感皆通。又問心無私主最難。曰亦是克去己私。心便無私。主心有私主。只是相笑者便應。不相笑者便不應。如好讀書人。見書便愛。不好讀書人。見書便不愛。

問大學或問中論心處。每言虛言靈。或言虛明。或言神明。孟子盡心注云。心人之神明。竊以爲此等專指心之本體而言。又見

卷之五

子

子舉心之存亡出入。集註以爲神明不測。竊以爲此兼言心之用而盡其始終反覆變態之全。夫其本體之通靈如此。而其變態之神妙又如此。則所以爲是物者。必不囿於形體。而非粗淺血氣之爲。竊疑是人之一身神氣所聚。所以謂之神。舍人而無此。則身與偶人相似。必有此而後有精神知覺。做箇活物。恐心又是身上精靈底物事。不知可以如此看否。又嘗求所以有是心者。竊見伊川言人心作主不定。如破屋中絮。又云如一箇腳車。每每教學者做箇主。或云立箇心。又云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明道云。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以此似見得心雖是活物。神明不測。然是自家身上物。爲日存發收存

後放去。放去後又復收。自家可以自作主宰。但患不自做主。若

自家主張著。便在不主張著。便走去。及纔尋求著。又在故學。肯自爲之主。使此心常有管攝。方得。又嘗求所以爲主之實。竊見伊川論如何爲主。敬而已矣。又以見得要自做主宰。須是敬。蓋敬便收束得來謹密。正是着力做主處。不敢便掉放疎散。不復做主了。其於存心工夫。又粗見如此。不知是否。曰理固如此。然須用其力。不可只做好話說過。又當有以培養之。然後積漸純熟。向上有進步處。

心與理一。不是理在面前爲一物。理便在心之中心。包蓄不住。隨事而發。

卷之五

子

問心之爲物。衆理具足。所發之善。固出於心。至所發不善。皆與物欲之私。亦出於心。否。曰固非心之本體。然亦是出於心也。又問此所謂人心。否。曰是問人心亦兼善惡否。曰亦兼說。

問程子以心使心之說。竊謂此二心字。只以人心道心判之。自明白。蓋上心字卽是道心。專以理義言之也。下心字卽是人心。而以形氣言之也。以心使心。則是道心爲一身之主。而人心其聽命也。不審是否。曰亦是如此。然觀程先生之意。只是說自作主宰耳。自人心而收之。則是道心。自道心而放之。便是人心。人心如平徒。道心如將。

飲食。渴欲飲者。人心也。得飲食之正者。道心也。須是一心只在

道上。少間那人心自降伏。得不見了。人心與道心爲一。恰似（無了）

那人心相似。只是要得道心純一。道心都發見在那人心中。

問人心道心。如飲食男女之欲。出於其正。卽道心矣。又如何分別。曰。這箇畢竟是生於血氣。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言發於心。心定則言必審。故的確而舒遲。不定則內必紛擾。有不待思而發。故淺易而急迫。此亦志動氣之驗也。

心大則百物皆通。通只是皆透得那道理去。病則是窒礙了。問如何是心小。則百物皆病。曰。此言狹隘。則事有窒礙。不行如仁。則泥於姑息。義則入於殘暴。皆見此不見彼。

問橫渠云。心要洪放。又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思邈云。膽欲大而心欲小。竊謂橫渠之說是。言心之體思邈之說是。言心之用。未知是否。曰。心自有合要大處。有合要小處。若只著題目斷了。則便無可思量矣。

問心如何能通以道。使無限量。曰。心不是橫門硬進。教大得。須是去物欲之蔽。則清明而無不知。窮事物之理。則脫然有貫通處。若只守聞見。便自然狹窄了。

橫渠所謂立得心。只是作得主底意思。

問橫渠說客慮多而常心少。習俗之心勝而實心未完。所謂客慮與習俗之心。有分別否。曰。也有分別。客慮是泛泛虛意。習俗之

心。便是從來習染偏勝底心。實心是義理底心。

問其嘗著心說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以爲生物之主者。天之心也。人受天命而生。因全得夫天之所以生我者。以爲一身之主。渾然在中。虛靈知覺。常昭昭而不昧。生生而不可已。是乃所謂人之心。其體則卽所謂元亨利貞之道。具而爲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卽所謂春夏秋冬之氣。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故體雖具於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爲體。則實與天地同其大。萬物蓋無所不備。而無一物出乎是理之外。用雖發乎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爲用。則實與天地相流通。萬事蓋無所不貫。而無一理不行乎事之中。此心之所以爲妙。其動靜一顯微。徹表裏。始終無間者也。

惟拘於陰陽五行所值之不純。而又重以耳目鼻四肢之欲。爲之累。於是此心始枯於形器之小。不能廓然大同無我。而其靈亦無以主於心矣。人之所以欲全體此心。而常爲一身之主者。必致知之力。到而主敬之功。專使胸中光明瑩淨。超然於氣稟物欲之上。而吾本然之體。所與天地同大者。皆有以周備昭晰。而無一毫之不明。本然之用。與天地流通者。皆無所隔絕間斷。而無一息之不生。是以方其物之未感也。則此心澄然惺惺。如鑑之虛。如衡之平。蓋真對越乎上帝。而萬理皆有定於其中矣。及夫物之既感也。則妍媸高下之應。皆因彼之自爾。而是理固周流該貫。莫不各止其所。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自無分數之差。而亦未嘗與之俱往。

矣。靜而天地之體存一本而萬殊。動而天地之用達萬殊而一體。常而用不離體。體用渾淪。純是天理。日常呈露於動靜間。然後向之所以全得於天者。在我真有以復其本。而繼天於穆。運命亦與之爲不已矣。此人之所以存天心之大略也。所謂體與天地同其大者。以理言之耳。蓋通天地間。惟一實然之理而已。爲造化之樞紐。古今人物之所同得。但人爲物之靈。極是體而全得之。總會於吾心。卽所謂性。雖會在吾之心。爲我之性。而與天固未嘗間。此心之所謂仁。卽天之元。此心之所謂禮。卽天之亨。此心之所謂義。卽天之利。此心之所謂智。卽天之貞。其實一致。非引而譬之也。天道無外。此心之理亦無外。天道無限量。此心之理亦無限量。天道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天。此心之理亦無一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吾心。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不統於吾心。是理之中也。故但以理言。則爲天地公共。不見其切於己。謂之吾心之體。則卽理之在我。有統屬主宰。而其端可尋也。此心所以至靈至妙。比理之所至。其思隨之。無所不至。大極於無際。而無不通。細入於無倫。而無不貫。前乎上古。後乎萬世。而無不徹。近在跬步。遠在萬里。而無不同。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亦不過充吾心體之本然而非外爲者。此張子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所謂用與天地相流通者。是以理之流行言之耳。蓋是理在天地間。流行而不息。一息之停。凡萬物萬事。小大精粗。無一非天理流行。

吾心全得是理。而天理之在吾心。亦本無一息不生。而不與天地相流行。人惟欲爭情達。不隔其所流行。然後常與天地流通耳。目如惻隱一端。近而發於親親之間。親之所以當親。是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屬其所親者耳。一或少有虧焉。則天理隔絕於親親之間。而不流行矣。夫而及於仁民之際。如耆者之所。以當安。少者之所以當懷。人非者之所以當懲。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失其所安所懷所懲者耳。一或少有失焉。則天理隔絕於仁民之際。而不流行矣。又進而及於愛物之際。如方長之所以當折。如小大之所以當殺。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失其所折所殺者耳。一或少有失焉。則天理隔絕於愛物之際。而不流行矣。夫而及於用間。四端所應皆然。但一事不措。則天理便隔絕於一事之下。刻不貫。則天理便隔絕於一刻之中。惟其于情。其于理。其于義。其于智。之自爾。而心爲之周流貫注。無入欲之阻。然則元亨利貞。流行乎天地之間者。同一用矣。此程子所以指天理爲草木。蓋以形體。思心。充擴。去之氣象也。然亦必有是天地間太極。然後有是天地間流行之用。亦必有是天地間流行之用。然後有是天地間大之體。則其實又非兩截事也。或謂天命性心。雖不可謂異物。然各有界分。不可誣也。今日當論心體。便一向與性與天。同說去。何往而不可。若見得脫灑。一言半句。亦自可見。更宜涵養體察。其

思之體與天地同大用與天地流通自原頭處論竊恐亦是如此然一向如此則又涉於過高而有不切身之弊不若且只就此身日用見定言渾然在中者為體感而應者為用為切實也又與聖賢說話如平常然曰此說甚善更覺著意思涵泳則愈見精密矣然又不可一向如此向無形影處追尋更宜於日用事物經書指意更傳得失上做工夫即精粗表裏融貫貫通而無一理之不達矣

勉齋黃氏曰古人以心配火此義最精

說虛靈知覺便是理固不可說虛靈知覺與理是兩項亦不可須當說虛靈知覺上見得許多道理且如孩提之童知愛其親長而知敬其兄愛敬處便是道理知愛知敬便是知覺雖然如此此理看不分明又錯看成兩項不若只將怵惕惻隱一初看為九切實怵惕惻隱因情以見理也能怵惕惻隱則知覺也

心之能為性情之主宰者以其虛靈知覺也此心之理炯然不昧亦以其虛靈知覺自當隨其所指各自體認其淺深各自不同心能主宰則如謝氏常惺惺之謂此只是能持敬則便能如此若此心之理炯然不昧如大學所謂明德須是物格知至方能如此正不須安排併合也

人惟有一心虛靈知覺者是也心不可無歸藏故有血肉之心血肉之心不可無歸藏故有此身體身體不可無所蔽故須發為不

可歸所寄故須棟宇其至只存心而已今人於屋宇身體衣服反切切求過人而心上却全不理會

北溪陳氏曰心者一身之主宰也人之四肢運動手持足履與夫飲食渴思飲夏思葛冬思裘皆是此心為之主宰如今心恙底人只是此心為邪氣所蔽內無主宰所以日用飲食動作失其常與平人異理義都喪了只是有箇氣往來於瞬息之間未絕耳大抵人得天地之理為性得天地之氣為體理與氣合方成箇心有箇虛靈知覺便是身之所以為主宰處然這虛靈知覺有從理而發者有從氣而發者又各不同也

心只似箇舉一般裏面所底物便是性康節謂心者性之邪邪

雖粗而意極切蓋邪邪者心也邪邪中許多入便是心中所具之理相似所具之理便是性即這所具底便是心之本體理具於心便有許多妙用知覺從理上發來便是仁義禮智之心便是心若知覺從形氣上發來便是人心便是與理相遠人只有一心非有兩箇知覺只是所以為知覺者不同且如饑而思食渴而思飲此是人心至本食所當食飲所當飲便是道心如有饑饉渴死而蹴爾蹇來等食皆不肯受這心從何處發來便是就裏面道理上發來然其理也可去其謝也可食此等處禮義支障微難須是識見十分明徹方辨別得

心有體有用且衆理者其體應萬事者其用寂然不動者其體

而遂通者其用。體卽所謂性。以其靜者言也。用卽所謂情。以其動者言也。聖賢存養工夫。至到方其靜而未發也。全體卓然。如鑑之空。如衡之平。常定在這裏。及其動而應物也。大用流行。妍媸高下。各因物之自爾。而未嘗有絲毫銖兩之差。而所謂鑑空衡平之體。亦當自若。而未嘗與之俱往也。

性只是理。全是善而無惡。心含理與氣。理固全是善。氣尚含兩頭。在未便全是善底物。變動便易從下。上上心是箇活物。不是靜死定在這裏。常變動。心之動。是乘氣動。故文公感興詩曰。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正謂此也。心之活處。是因氣成。便會活。其處是因理與氣合。便會靈。所謂妙者。非是言至好。是言其不可測。

卷之五

未

忽然出。忽然入。無有定時。忽在此。忽在彼。亦無定處。操之便存。捨之便亡。失了。故孟子曰。操則存。捨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處者。惟心之謂與。存便是入。亡便是出。然出非是裏面本體走出。去。只是邪念感物。逐他去。而本然之正體。遂不見了。入非是自外面已放底牽入來。只一念提撕驚覺。便在此。人須是有操存涵養之功。然後本體常卓然在中。爲此身主宰。而無亡失之患。所貴於學問者爲此也。故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意極爲人深切。心雖不過方寸大。然萬物皆從此出。正是原頭處。故子思以未發之中爲天下之大本。已發之和爲天下之達道。

仁者心之生道也。敬者心之所以生也。

此心之量極大。萬理無所不包。萬事無所不統。古人每言學必欲其博。孔子所以學不厭者。皆所以極盡乎此心無窮之量也。孟子所謂盡心者。須是盡得箇極。無窮之量。無一理一物之或遺。方是真能盡得心。

心至靈至妙。可以爲堯舜。參天地。格鬼神。雖萬里之遠。一念便到。雖千古人情事變之秘。一照便知。雖金石至堅可貫。雖物類至幽至微可通。

橫渠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虛是以理言。理與氣合。遂生人物。受得去成這性。於是乎方有性之名。性理。

來不離氣。知覺從氣來。不離理。合性與知覺。遂成這性。於是乎方有性之名。性理。有心之名。

清溪陳氏曰。人心如鏡。物來則應。物去後復自在。不會他物。亦不會送物之去。只是足而應。應而定。

問明道言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伊川云。心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則物來奪之。所主不同何也。曰。有主則實。謂有主人在內。先實其屋。外客不能入。故謂之實。有主則虛。謂外客不能入。只有主人自在。故又謂之虛。知惟實故虛。蓋心既誠敬。則自然虛明。甚好。

問伊川說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思慮從心生。心若善。

思慮因何有不善曰思慮以交物而蔽故有不善

問赤子之心與未發之中同否曰赤子之心只是真實無偽然

怒哀樂已是倚向一邊去了如生下時便有喜怒哀樂不如其意便

號啼雖是真實已是有所倚著若未發之中却渾然寂然喜怒哀

樂都未形見只有一片空明境界未有倚靠此時只可謂之中

之赤子之心不用機巧未發之中乃存養所致二者實有異義

西山真氏曰北辰常不移故能為列宿之宗人心常不動故能應

物之變不動非無所運用之謂也順理而應不隨物而遷雖動

靜也

取之使人者大本之所以立推之使出者達道之所以行不

謂無體不推是謂無用太極之有動靜人心之有寂感一而

大舜十六字開萬世心學之源後之聖賢更相授受雖若不同

大抵教人守道心之正而遏人心之流耳孟子於仁義之心則

其存而不放本心欲其勿喪赤子之心欲其不失凡此皆所謂

道心之正也易言德裕筮慈孔子言克己大學言好樂憂患則

得其正孟子言寡欲以小體之養為戒以饑渴之害為喻凡此

所謂遏人心之流也心一而已爾由義理而發無以害之可使

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於違禽獸不違始也特毫毛

間終焉有霄壤之隔此精一之功所以為理學之要訣

陳川吳氏曰心學之妙自周子程子發其秘學者始有所悟以致

存存之功周子云無欲故靜程子云有主則處此二言者出世

學之綱要也不為外物所動之謂靜不為外物所實之謂處

其本虛者其效也而不知其來已久

按心是一塊血肉而其虛靈處便具眾理應萬事具眾理是

應萬事是用此體用之體非血肉之體心之知覺屬氣而知

之出於正者即是理此人心道心之分也能用主敬之功存養

察純乎天理而不為氣所役則道心為主人心退聽矣口之

味目之於色性也便是人心君子謂命不謂性便是以道心檢

人心人心易流於不善道心純乎善此是就用上分別若

則無不善也陽明謂心不可以動靜分體用看得體用

過高之說又謂人心之得其正者為道心道心之為善

人心將人心全看作不好亦與朱子異陽明曾云至善者

本體也心之本體那有不善此語認心似未嘗不真及夫

却高上一層云無善無惡是心之體又自矛盾佛氏存心只

令知覺不昧耳不肯體認天理將仁義禮智俱捨下了

聲色貨利究竟只是氣用事人心為主也朱子有云佛氏亦不

謂之邪此語將佛氏放寬不知何故如此說天下只有一箇正

箇邪非正則邪非邪則正佛氏不可謂之邪豈可謂之正乎

商

心性情

程子曰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

問喜怒哀出於性否。曰固是。總有主識便有性。有性便有情。無性不得有情。

問喜怒哀出於外如何。曰非出於外。感於外而發於中也。問性之有喜怒哀猶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為波濤洶湧。此豈水之性也哉。人性中只有四端。人豈有許多不善底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

問性善而情不善。予曰情者性之動也。要歸之於正而已。亦何

以不善名之。

張子曰心親性情者也。

有形則有體。有性則有情。

發於性則見於情。發於情則見於色。以類而應也。

龜山楊氏曰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修性。惟楊雄言在心不可無性。不假修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

河東侯氏曰性之動便是情。主宰處便是心。

五峯胡氏曰探視聽言動無息之本。可以知性。察視聽言動不息之

際。可以會情。視聽言動道義明者。就知其為此心。視聽言動物欲

引取。孰知其為人欲。是故誠成天下之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性情之德。庸人與聖人同。聖人妙而庸人之所以不妙者。拘滯於有形而不通。爾今欲通之。非致知何哉。

氣之流行。性為之主。性之流行。心為之主。

朱子曰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性之動也。心者性情之主也。

朱動為性。已動為情。心則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

性對情言。心對性情言。合如此是性。動處是情。主宰是心。心為性與性似一而二。似二而一。此處最當體認。

在天為命。票於人為性。既發為情。此其脈理甚實。仍更分明易曉。

惟心乃虛明洞徹。統前後而為言耳。據性上說。寂然不動處是心。

亦得。據情上說。感而遂通處是心。亦得。故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文義可見。性則具仁義禮智之端。實而易察。知此實理。則心

無不盡。盡亦只是盡曉得耳。如云盡曉得此心者。由知其性也。

問心性之別。曰這箇極難說。且是難為譬喻。如伊川以水喻性。其

說本好。却使曉不得者生病。心大槩是箇官人。天命便是君之命。

性便如職事一般。此亦大槩如此。要自理會得。如邵子云。性者道之形體。蓋道只是合當如此。性則有一箇根源生出。君臣之義。父子之仁。性雖虛。都是實理。心雖是一物。却虛。故能包含萬理。這箇要人自體察。始得。又曰。性是心之道。理心是主宰於身者。四端便是情。是心之發見處。四者之萌。皆出於心。而其所以然者。則是此性之理所在也。

問未發之前。心性之別。曰。心有體用。未發之前。是心之體。已發之際。乃心之用。如何指定說得。蓋主宰運用底便是心。性便是會恁地做底理。性則一定在這裏。到主宰運用却在心。情只是幾箇路。子隨這路子恁地做去。底却又不是心。

卷之五 心性

論

性

問靜是性。動是情。曰。大抵都主於心。性字從心。從生。情字從心。從青。性是有此理。且如天命之謂性。要須天命箇心下方是性。人多說性方說心。看來當先說心。古人制字亦先制得心字。性情皆從心。以人之生言之。固是先得這道理。然纔生這許多道理。那都具在心裏。且如仁義自是性。孟子則曰。仁義之心。惻隱羞惡自是情。孟子則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蓋性卽心之理。情卽性之用。今先說一箇心。便教人識得箇情性底總腦。教人知得箇道理存著處。若先說性。却似性中別有一箇心。橫架心統性情語極好。顛倒不破。

問心性情。曰。孟子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一段極分曉。惻隱羞惡

是非辭議。是情之發。仁義禮智。是性之體。性中只有仁義禮智。之爲惻隱羞惡辭議。是非乃性之情也。

問性情心。曰。性無不善。心所發爲情。或有不善。說不善非是心。不得。却是心之本體。本無不善。其流爲不善者。情之遷於物而然也。性是理之總名。仁義禮智皆性中一理之名。惻隱羞惡辭議是非是情之所發之名。此情之出於性而善者也。其端所發甚微。皆從此心出。故曰。心統性情者也。

性情心。惟孟子橫渠說得好。仁是性。惻隱是情。須從心上發出。來。心統性情者也。性只是合如此底。只是理。非有箇物事。若是有底物事。則既有善。亦必有惡。惟其無此物。只是理。故無不善。

卷之五 心性

論

性

心統性情者也。寂然不動。而仁義禮智之理具焉。動處便是情。言靜處是性。動處是心。如此則是將一物分作兩處了。心與性不可以動靜言。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虛。如雞心。猪心之屬。切開可見。人心亦然。只這些虛處。便包藏許多道理。彌綸天地。該括古今。推廣得來。蓋天蓋地。莫不由此。此所以爲心之妙歟。理在人心。是之謂性。性如心之田地。充此中虛。莫非是理而已。心是神明之舍。爲一身之主。宰性便是許多道理。得之於天。而具於心者。發於智識念慮處。皆是情。故曰。心統性情者也。

問明道云。稟於天爲性。感爲情。動爲心。伊川則又云。自外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如二程說。則情與心皆自夫一

性之所發彼問性而對以情與心則不可謂不切所問者然明道以動爲心伊川以動爲情自不相侔不知今以動爲心是耶以情爲情是耶或曰情對性言靜者爲性動者爲情是說固然也今以動爲情是則明道何得却云感爲情動爲心哉橫渠云心統性情者也既是心統性情伊川何得却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耶如伊川所云却是性統心情者也不知以心統性情爲是耶性統心情爲是耶此情性心三者未有至當之論也曰近思錄中一段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註云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註云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夫寂然不動是性感而遂通是情故橫渠云心包性情者也此說最爲穩當

性

卷之五

前曰程先生說話恐是記錄者誤耳如明道感爲情動爲心此動如何分得若伊川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某直理會他說得以此知是門人記錄之誤也

問人當無事時其中虛明不昧此是氣自然動處便是性曰虛明不昧便是心此理具足於中無少欠缺便是性感物而動便是情橫渠說得好由太虛有天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是就人身上說

看橫渠心統性情之說乃知此話大有功始尋得箇情字著落孟子一般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仁性也惻隱情也此是情上見得心又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此是性上見得心蓋心便是性

備那性情性是體情是用

五峯云心妙性情之德妙是主宰運用之意五峯此說不是合研究窮深體如何直見得恁地

問論性有已發之性有未發之性曰性纔發便是情情有善惡性則全善心又是一箇體性情底

性是未動情是已動心包得已動未動蓋心之未動則爲性已動則爲情所謂心統性情者也然情發出來底心如水性猶水之靜情則水之流欲則水之波瀾但波瀾有底底不好底欲好底

如我欲仁之類不好底則一向奔馳出去若波瀾翻浪大段不穩底欲則滅却天理如水之壅決無所不害孟子謂情可以爲善

說那情之正從性中流出來者元無不好也

心主宰之謂也動靜皆主宰非是靜時無所用及至動時有主宰也言主宰則混然體統自在其中心統攝性情非僅個與件

爲一物而不分別也

心者主乎性而行乎情故喜怒哀樂未發則謂之中發而皆中則謂之和心是做工夫處

心之全體湛然虛明萬理具足無一毫私欲之閒其流行該備乎動靜而妙用又無不在焉故以其未發而全體言之則性也

以其已發而妙用言之則情也然心統性情只就渾淪一物之由指其已發未發而爲言耳非是性是一箇地頭心是一箇地頭

情又是一箇地頭如此懸隔也。

問心性情之辨曰程子云心譬如穀種其仁具生之理是性陽氣發生處是情推而論之。物物皆然。

有是形則有是心。而心之所得乎天之理。則謂之性。性之所感於物而動。則謂之情。是三者人皆有之。不以聖凡為有無也。但聖人則氣清而心正。故性全而情不亂耳。學者則當存心以養性。而順其情也。今以聖人為無心。而遂以為心不可以須臾有事。然則天之所以與我者何為。而獨有此贅物乎。

問橫渠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以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所謂性者。恐兼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而

性

性

性

皆所謂心者。併人心道心言否。曰非氣無形。無形則性善無所賦。故凡言性者。皆因氣質而言。但其中自有所賦之理耳。人心

心亦非有兩物也。

性是理。心是包含該載。敷施發用底。

康節云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邪邪。身者心之區宇。此語雖說得粗。畢竟大槩好。

問心之動性之動。曰動處是心。動底是性。又問先生謂動處是心。動底是性。猶推此二句。只在底處兩字上。如穀種然。生處便是性。生底却是那裏面些子。曰若以穀譬之。穀便是心。那為粟為穀為禾為稻底便是性。康節所謂心者。性之邪邪是也。包粟底是心。包

出不同底是性。

心以性為體。心將性做箇子模樣。蓋心之所以具是理者。以有性故也。

心有善惡。性無不善。若論氣質之性。亦有不善。

心性理。拈著一個則都貫穿。惟觀其所指處輕重如何。如養心莫善於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存雖指理言。然心自在其中。操則存。此存雖指心言。然理自在其中。

有這性。便發出這情。因這情。便見得這性。因今日有這情。便見得本來有這性。

性不可言。所以言性善者。只看他側隱辭讓四端之善。則可以見

性

性

性

其性之善。如見水流之清。則知源頭必清。矣。四端情也。性則理也。發者情也。其本則性也。如見影知形之意。

性不可說情。却可說。所以告子問性。孟子却答他情。蓋謂情可為

善。則性無有不善。所謂四端者。皆情也。仁是性。惻隱是情。惻隱是

仁。發出來底端芽。如一箇穀種相似。穀之生是性。發為萌芽是情。

所謂性。只是那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四件無不善。發出來則有不

善。何故。發忍便是那惻隱反底。冒昧便是那羞惡反底。

仁義者天理之目。而慈愛羞惡者天理之施。於此看得分明。則性

情之分可見。

花溪陳氏曰情與性相對。情者性之動也。在心裏而未發動底是性。

事物觸者便發動出來底是情。寂然不動是性。感而遂通是情。通動底只是就性中發出來。不是別物。其大日則為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中庸只說喜怒哀樂四箇。孟子又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言。大抵都是情性中有仁。動出為惻隱。性中有義。動出為羞惡。性中有禮智。動出為辭讓。是非端緒裏面有這物。其端緒便發從外面來。若內無仁義禮智。則其發也安得有許四端。大槩心是箇物。貯此性。發出底便是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知之端也。惻隱羞惡等以情言。仁義等以性言。必又言心在其中者。所以統性情而為之主也。

卷之五 性

半

開明道云。在人為性。主於身為心。心發於思慮謂之情。如此則性乃心情之本。而橫渠則以為心統性情。如何。潛室陳氏曰。心居性情之間。向裏即是性。向外即是情。心居二者之間而統之。所以聖賢工夫只在心裏。著到一舉而兼得之。橫渠此語大有功。西山真氏曰。誠者真實無妄之理。天之命於人。人之受於天。性此而已。故曰誠成天下之性。凡天下所有之理。莫不具於一性之中。故曰性立天下之有。情者性之動也。效如父者。效忠之效。天下之理不能無變動。卦之有爻。所以像之性之有情。亦猶是也。未發則理具於性。既發則理著於情。情之動須因乎物。所以不能無動。則理也。故曰情效天下之動。仁義禮智性之德。惻隱以下情之德。性情

之德雖具。而發揮運用則在此心而已。故中庸論大本達道必以戒懼慎獨為主。蓋該寂感貫動靜者。心也。心得其正。然後性之本然者全。而情之發。即中節矣。故曰心妙性情之德。發明胡五峰之言

意

問意是心之運用處。是發處。朱子曰。運用是發了。問情亦是發處。何以別。曰。情是性之發。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如愛那物是情。所以去愛那物。是意。情如舟車。意如人去使那舟車一般。心意猶有痕跡。如性則全無此朕。只是許多道理在這裏。

問意是心之所發。又說有心而後有意。則是發處依舊是心主之。到私意盛時。心也隨去。曰。固然。

卷之五 意

半

問情意之別。曰。情是會做底。意是去百般計較做底。意因有是情而後用。

問情意如何。禮認曰。性情則一。性是不動。情是動處。意則有主向。

如好惡是情。好惡是性。是意。是動。而能動者理也。才動而欲動者意也。

北溪陳氏曰。意者心之所發也。有思量運用之義。大抵情者性之動。

意者心之發。情是就心裏面自然發動。改頭換面出來底。正與性相對。意是心上發起一念。思量運用要恁地底。情動是就全體上論。意是就一念處論。合數者而觀。纔應接事物時。便都呈露在面前。且如一件事物來接著。在兩主宰者是心。動出來或喜或怒。是

情裏面有箇物能動出來。底是性。運用商量。要喜那人。要怒那人。是意。心向那所喜所怒之人。是志。喜怒之中節處。又是性中道理。流出來。卽其當然之則也。是理。其所以當然之根原處。是命。一下許多物事。都在面前。未嘗相離。亦粲然不相紊亂。以意比心。則心大意小。以全體言。意是就全體上發起一念處。母意之意。是就私意說。誠意之意。是就好底意說。人常言意思。思者思也。思慮念慮之類。皆意之屬。

志氣

程子曰。志御氣。則治。氣役志。則亂。人忿慾勝志者有矣。以義理勝氣者鮮矣。

卷之五

志

意

問。人有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何爲其然也。曰。志不立。氣所使故也。志勝氣。則一定而不可變也。曾子易簣之際。其氣雖可知也。惟其志既堅定。則雖死生之際。亦不爲之動也。况老少之異乎。

問。志意之別。曰。志自所存。主言之。發則意也。發而當理也。發而不當私也。

朱子曰。性者卽天理也。萬物禀而受之。無一理之不具。心者一身之主宰。意者心之所發。情者心之所動。志者心之所之。比於情。意尤重。氣者卽吾之血氣。而充乎體者也。比於他。則有形器而較粗者也。

心之所之謂之志。日之所之謂之時。志字從之。從心。時字從之。從日。志是心之所之。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是那志底脚。凡營爲謀度往來皆意也。所以橫渠云。志公而意私。問意。志曰。橫渠云。以意志兩字言。則志公而意私。志剛而意柔。志勝而意陰。

志是公然主張要做事底。意是私地潛行開發處。如伐。意如。許多言語。雖隨處說得有淺深大小。然而下工夫只一般。如存其心。與持其志。亦不甚爭。存其心語雖大。却寬。持其志語雖小。却緊。只持其志。便收斂。只持其志。便內外肅然。又曰。持其志。是心之方深處。便持著。

理學

卷之五

志

意

北溪陳氏曰。志者心之所之之嚮向也。謂心之正面向向那裏去。志於道。是心全向於道。志於學。是心全向於學。一直去求討。要得那箇物事。便是志。若中間有作輟。或退轉底意。便不得謂之志。志有趨向期必之意。趨向那裏去。期料要穩地。決然必欲得之。便是志。

思慮

程子曰。思慮不得至於苦。

要思慮。便是不思慮。

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餘。

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

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王不定。

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生忘則坐馳。有忘之心是則思而已矣。

泛乎其思不若約之可守也。思則來。捨則去。思之不熟也。

呂與叔嘗言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

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舉逐不暇。蓋其四面空

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

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

入。自然無事。

卷之五 思慮

問思可去否。上蔡謝氏曰。思如何去。思曰。磨作聖。思豈可去。

事出言。每思而發是。否曰。雖不中不遠矣。

問程子云。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朱子曰。思慮息不得。只教便

沒了。

問思慮紛擾。曰。公不思慮時。不識箇心是何物。須是思慮時。知道

這心如此紛擾。漸漸見得。却有下工夫處。

問知與思。於人身最緊要。曰。然。二者也。只是一事。知如手相似。思

是教這手去做事也。思所以用大知也。

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排抑却。反成不靜也。

許氏曰。慎思視之所見。聽之所聞。一切要箇思字。君子有九思。

思曰。慮是也。要思無邪。目望見山。便謂之青。可。惟知故能思。

或問心中思慮多。奈何。曰。不知所思慮者何事。果求所當知。雖千

思萬慮可也。若人欲之萌。即當斬去。在自知之耳。人心虛靈無

本死灰不思之理。要當精於可思慮處。

陸川吳氏曰。常人非無思。而不見其有得。何也。不思其則是謂妄

惡有妄思。而可以有得者。哉。思必於其則。而後為思之正。則必於

其得。而後為思之成。則也者。帝之衷民之義。性分所固有。事理之

當然也。精諸夫子之言。無邪其綱。九思其目也。無邪者。心之則曰。

明日聰曰。溫曰。忠曰。敬者。視聽色貌言事之則也。思之思之。

卷之五 思慮

其有不得之者乎。

按心性情之分。只張子所云。心統性情一句。最簡切。朱子所云。

主乎性而行乎情。可以為之註脚。昌黎原性有五性七情之本

及伊川顧子好學論。亦云五性七情與原性同。五性甚明。而七情

頗差。不如孟子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為明也。然七情原出

運陳註。但引朱子云。愛是泛愛那物。欲則有意於必得。今細分之

則未得而欲。已得而喜。易辨也。喜與愛。似喜暫而愛常。若怒則

之甚者也。哀俱各一。可無疑。大學忿懣屬怒。好樂屬喜。恐懼

思並屬懼。憂思先事而然。恐懼臨事而然也。中庸喜怒哀樂

哀自是兩項。而喜樂相近。朱子註論語首章云。悅與意又云。

在心樂主發散在外。小註亦云。悅是感於外而發於中。樂則充於中而溢于外。喜樂或亦可如是分歟。情意之分情與性是一套字面。意與心是一套字面。故北溪云。情者性之動。意者心之發。究竟性之動亦是在心。情意似難分別。大抵情是自然動底。所以連性說。意是主意要恁底。所以連心說。意與念字無別。意與志如何分。意是主意要恁底。就其專於所向言。便謂之志。故云心之所之謂之志。橫渠云。志公意私。頗難看。只是志字覺大些。專些。如人偶然一念善惡。可謂之意。不可謂之志也。思字更有力。意是前去要為底。思是閒頭打弄底。省察克治。皆思裏面事。如大學誠意章。好惡是意。慎獨是思。意有邪正。思亦有邪正。總是天

理人欲之分。念念不忘之念。是作思字看。

卷之五 思

美

才

程子曰。性無不善。其所以不善者才也。受于天之謂性。稟于氣之謂才。才之善不善。由氣之有偏正也。乃若其性。則無不善矣。今夫木之曲直。其性也。或可以為車。或可以為輪。其才也。然而才之不善。亦可以變之。在養其氣以復其善爾。故能持其志。養其氣。亦可以為善。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

性出于天。才出于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譬猶木焉。曲直者性也。可以為棟梁。可以為榱桷者才也。才則有善與不善。性則無不善。

今人說有才。乃是言才之美者也。才乃人資質。循性修之。雖至可勝而為善。

卷之五 才

才

問。上智下愚不移。是性否。曰。此是才。須理會得性與才所以。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荀楊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理。理則自堯舜至于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

問。韓文公楊雄言性如何。曰。其所言者才耳。

朱子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恁地者。情與木絕相近。但情是遇物而發。路陌曲折。恁地去底。才是那會如此底。要之千頭萬緒。皆是從心上來。問如此則才與心之用相類。曰。本

是心之力是有氣力去做底心是管攝主宰者。此心之所以爲大也。心猶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靜情所以行乎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於濫也。才者水之氣力所以能流者。然其流有急有緩。則是才之不同。伊川謂性稟於天。才稟於氣。是也。問才出于氣。德出於性。曰不可。才也是性中出。德也是性中出。後有是德人之有才者。出來做得事業。也是他性中有了。便出來做得。但溫厚篤實便是德。剛明果敢便是才。只爲他氣之所稟者。生到那裏多。故爲才。

性理大全 卷之五

問能爲善便是才。曰能爲善而本善者是才。若云能爲善便是才。則能爲惡亦是才也。
孟子說才皆是指其資質可以爲善處。伊川所謂才稟於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此與孟子說才小異。而語意尤密。不可不察。問伊川論才與孟子言才。有曰非才之罪也。又曰不能盡其才者也。又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又曰以爲未嘗有才焉。如孟子之意。未嘗以才爲不善。而伊川却說才有善不善。其言曰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又曰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意者以氣質爲才也。以氣質爲才。固有善不善之分矣。而孟子却止以才爲善者何也。曰孟子與伊川論才。則皆是孟子所謂才。止是指本性而言。性之發用。無有不善處。如人之有才。事事做得出來。一性之中。萬善皆具。發將出來。便是才也。便如惻隱羞惡。是心也。能惻隱羞惡者。才

也。如伊川論才。却是指氣質而言也。氣質之性。古人雖不曾與。說著考之經典。却有此意。如書云。人惟萬物之靈。聰明作元后。與夫天乃錫王勇智之說。皆此意也。孔子謂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孟子辯告子生之謂性。亦是說氣質之性。近世波濤濶拓。撥出來。而橫渠二程。始有氣質之性之說。此伊川論才。所以云有善不善者。蓋主此而言也。

或問曰。韓愈所謂上中下三品者。乃孟子所謂才也。才雖不同。而所以性則一。孟子論性善。固極本窮源之論。至謂非天之降才爾殊。豈才果不殊耶。抑所謂才者。乃所謂性也。才是資稟。性是所以爲性。固行乎才之中。要不可指才便謂之性。然孟子所以謂之不殊者。何也。南軒張氏曰。孟子之論才。由退之上中下三品之說不同。退之所分三品。只是據氣稟而言。孟子論才。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又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蓋善者性也。人之可以爲善者。才也。皆曰不殊。

性理大全 卷之五

考

北溪陳氏曰。才是才質。才能才質。猶言才料質幹。是以體言。才能是會做事底。同這件事。有人會發揮得。有人全發揮不去。便是才不同。是以用言。孟子所謂非才之罪。及天之降才爾殊等語。皆把才做善底物。他只是以其從性善大本上發來。便見都一般。要說得全備。須如伊川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惡之論。方盡。
平巖葉氏曰。性本乎理。理無不善。才本乎氣。氣則不齊。故或以之爲

善以之爲惡。

○按孟子言才是善底。程子言才兼善不善分理氣處更詳細。論次序當先說情後說才。原本論才數段在性命之下。今移之心性情之下。依孟子觀之當是如此。

性理纂要

卷之五

今

奇蹟

性理纂要附評卷之六

牟陽冉觀祖永光輯

嵩陽耿介逸菴

襄城李來章禮山訂

道

程子曰。道未始有天地之別。但在天則爲天道。在地則爲地道。在人則爲人道。

天之自然謂之天道。

天以生爲道。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言也。則謂之命。

觀生理可以知道。

性理纂要

卷之六

一

奇蹟

繫辭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或者以清虛一大爲天道。此乃以器言而非道也。

道卽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

書言天叙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卽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卽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

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爲有間。非天地之全也。

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要安排。引入來教入途轍。既是途轍。却只是一箇途轍。

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使如槁木。心使如死灰。豈有直做牆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槁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謂必有事焉。今既如槁木死灰。則却於何處有事。

謂張子厚曰。道者天下之公也。而學者欲立私說。何也。子厚曰。心

卷之六

二

子厚

不廣也。曰彼亦是美事。好而爲之。不知適所當爲。強私之也。

問道無真。假曰既無真。則是假耳。既無假。則是真矣。真假皆無。向何有哉。必曰是者爲真。非者爲假。不亦顯然而易明乎。

問何謂誠。何謂道。曰自性言之。謂之誠。自理言之。謂之道。其實一也。

張子曰。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雜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

人知道爲自然。而未識自然之爲體。

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爲實。人須於虛中求出實。

藍田呂氏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良心所發。莫非道也。在我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道也。在彼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亦

道也。在物之外。則有彼我之殊。在性之分。則合乎內外一體而已。是皆人心所同然。乃吾性之所固有也。

上蔡謝氏曰。聖人之道。無顯微。無內外。由洒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

和靖尹氏謂呂堅中曰。吾道甚平易明白。須行到無內外。無思慮。方得。

五峯胡氏曰。道者體用之總名。仁其體。義其用。合體與用。斯爲道矣。道不能無物。而自道。物不能無道。而自物。道之有物。猶風之有動。水之有流也。夫孰能間之。故離物求道者妄而已矣。

延平李氏曰。道之可以治心。猶食之克饑。衣之禦寒也。身有迫於饑

卷之六

三

子厚

寒之患者。遑遑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志。治有沒世不知慮者。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然饑而思食。

不過乎菽粟之甘。寒而求衣。不過乎絺布之溫。道之所可貴。亦不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行之以仁義忠信而已耳。捨此

之不務。而必求夫詭譎譎怪。可以駭人耳目者。而學之。是猶饑寒切身者。不知菽粟絺布之爲美。而必期乎珍異饌靡之奉焉。求之

難得。享之難安。終亦必亡而已矣。

朱子曰。這道體浩浩無窮。

聖人之道。如饑食渴飲。

聖人之道。有高遠處。有平實處。

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蓋道只是致一公平之理而已。道之常存。非人所能預。只是此箇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滅之物。雖被人作壞。終殄滅他不得。爲飛魚躍。道體隨處發見。

這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此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卽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毫之間。而爲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

卷之六

四

問昔有問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又問明道如何是道。明道令於君臣父子兄弟上求。諸先生之言。不曾有高遠之說。曰。明道之說固如此。然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各有當然之理。此便是道。問韓持國言道上無克。此說猶可。至說道無真假。則誤甚矣。曰。正緣其謂道無真假。所以言無克。若知道有真假。則知假者在所當克也。

道之大本。豈別是一物。但日用中隨事觀省。久當自見。然亦是虛心游意。積其功力。庶幾有得。道是統名。理是細目。道訓歸大。要說人所共由之路。理各有條。理界辨。因衆康節云。未

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於事矣。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千

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

問道與理如何分。曰。道便是路。理是那文理。問如木理相似。曰。是問如此。却似一般。曰。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裏面許多理。脉又曰。道字宏大。理字精密。

問程子所謂途轍者。莫只是以人所當行者言之。凡所當行之事。皆是先有此理。却不是臨行事時。旋去尋討道理。曰。此言未有這事先有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不成元無此理。直待有君臣父子。却旋將道理入在裏面。又問既是途轍。却只是一箇途轍。是如何。曰。是這一箇事。便只是

卷之六

五

這一箇道理。精粗一貫。元無兩樣。今人只見前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將謂是空蕩蕩。却不知道冲淡無朕。萬象森然已具。又問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應。字是應務之應否。曰。未應是未應此事。已應是已應此事。未應固是先。却只是後來事。已應固是後。却只是未應時理。

問冲淡無朕一段。曰。未有事事物之時。此理已具。少間應處。只是此理。所謂途轍。卽是所由之路。如父之慈。子之孝。只是一條路。從源頭下來。

問未應不是先一條。曰。未應如未有此物。而此理已具。到有此物。亦只是這箇道理。途轍是車行處。且如未有途轍。而車行必有途轍。

輟之理

答呂子約口道之得名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元德直以訓行則固不可。當時若但以當行之路答之則因彼之說發吾之意而冲漠之云亦自適貫矣。今且以來示所引一陰一陽君臣父子形而上下冲漠氣象等說合而析之則陰陽也君臣父子也皆事物也。人之所行也形而下者也。萬象紛羅者也是數者各有當然之理。即所謂道也。當行之路也形而上者也。冲漠之無朕者也。若以形而上者言之則冲漠者固爲體而其發於事物之間者爲之用。若以形而下者言之則事物又爲體而其理之發見者爲之用。不可無謂形而上者爲道之體天下達道爲道之用也。

卷之六

六

六

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明道謂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得一箇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道須是合理與氣看理是虛底物事無那氣質則此理無安頓處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這便兼理與氣而言陰陽氣也一陰一陽則是理矣猶言一闕一闕謂之變闕闕非變也一闕一闕則是變也蓋陰陽非道所以陰陽者道也。

道是道理。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器是形迹。事事物物亦皆有箇形迹。有道須有器。有器須有道。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爲是器之理者則道也。這箇在人看始得。指器爲道固不得。離器於

道亦不得。須知形而上者指理而言。形而下者指事物而言。道即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其日則不出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而其實無二物也。

經書中所言只是這一箇道理。都重三疊四說在裏。只是許多頭面出來。如諸孟所載也只是這許多話。一箇聖賢出來說一番了。一箇聖賢又出來從頭說一番。如書中堯之所說也只是這箇舜之所說也只是這箇。乃至於禹湯文武所說也只是這箇。又如詩中周公所說文王之德也只是這箇。便若策對之所以危亡亦只是及了這箇道理。若使別撰得出來古人須自撰了。惟其撰

卷之六

六

六

不得所以只共這箇道理

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是一箇公共底道理。德便是得此道於身則爲君必仁爲臣必忠之類。皆是自有得於己方解恁地。堯所以脩此道而成堯之德舜所以脩此道而成舜之德自天地以先義黃以降都只是一箇道理。亘古今未嘗有異只是代代有一箇人出來做主做主即便得此道理於己不是堯白是一箇道理舜又是一箇道理文王周公孔子又別是一箇道理老子說先道而後德他都不識分做兩箇物事便將道做一箇空無底物事看吾儒說只是一箇物事以其古今公共是這一箇不著人身上說謂之道德即是全得此道於己他說尤

道而後德。先德而後仁。先仁而後義。若離了仁義便是無道理了。又更如何是道。

道不須別去尋討。只是這箇道理。非是別有一箇道理。被我忽然看見。授得來。方是見道。只是如日用底道理。恁地是。恁地不是。事事會箇是處。便是道。

問此說天地間。日往月來。寒往暑來。四時行。百物生。這是道之流行發見處。即此而總言之。其往來生化。無一息間斷處。便是道體。否曰。此體用說得是。但總字未當。總便成兼用說了。只就那骨處。便是體。如水之或流或止。或激成波浪。是用。即這水骨可流可止。可激成波浪處。便是體。如這身是體。目視耳聽手足運動處。便是用。

卷之六

用如這手是體。指之運動提掇處。便是用。因舉論語集註曰。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曰。即是此意。

問前說體用無定所。是隨處說如此。若合萬事為一大體用。則如何。曰。體用也。定見底便是體。後來生底便是用。此身是體。動作處便是用。天是體。萬物資始處便是用。地是體。萬物資生處便是用。就陽言。則陽是體。陰是用。就陰言。則陰是體。陽是用。

體是這箇道理。用是他用處。如耳聽目視。自然如此。是體也。開眼看物。若耳聽聲。便是用。人只是合當做底。便是體。人做處便是用。譬如此扇子。有骨有柄。用紙糊。此則體也。人搖之則用也。如尺與秤相似。上有分寸星。則體也。將去秤量物事。則用也。

問去歲聞先生曰。只是一箇道理。其分不同。所謂分者。莫只是理一而其用不同。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國人交之信。之類。是也。曰。其體已略不同。君臣父子國人是體。仁敬慈孝與信是用。此論體用與理一分殊之說。精別。

梁菴李氏曰。道非事不形。事非道不行。

道一而已。而以修身為本。自修身以及於治國平天下。皆是道也。或問如何是道。曰。世所謂學道者。往往外求。不知向外去。又那得道。若能於父子親。於君臣義。於夫婦和。於兄弟敬。於朋友信。只此便是道。何必他求。今人更不去人倫上尋討。但曰吾學道。亦惑矣。南軒張氏曰。道者天命之全體。流行無間。貫乎古今。通乎萬物者也。

卷之六

衆人自昧之。而是理也。何嘗有間斷。聖人盡之。而亦非有所增也。也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立則俱立。達則俱達。蓋公天下之理。非有我之得私。此仁之道。所以為大。而命之理。所以為微也。當其可。即是道。蓋事事物物之間。道無往而不存。然無適而不為中也。

凡一飲食一起居之間。莫不有其道焉。賢者隨時而循理。在聖人則如影之隨形。道固不離乎聖人也。

東萊呂氏曰。大道非窮天以為高。非極地以為深。人之所性之中。固有之矣。其體則純而不雜。其用則施之無方。

勉齋黃氏曰。陰陽分而五行具。人物生而萬事出。太極之妙。為之模。

抵而周流其間，充塞宇宙，貫徹古今，不可須臾離也。形交氣感而稟受不齊，慾動情勝而好惡無節，心以形役，志以氣移，理以慾昏，性以情慳，鄉之不可離者，枯亡莽塞，莫之存矣。圖書出而天文始，此聖賢生而人文始，開二儀肇分，仁義著矣。五氣順布，五事備矣。禮以天秩，典以天叙，而教行焉。因至顯之象，驗至微之理，即人事之當然，察天命之本然，加之以操存持養，則動容周旋無適而不由於斯道之中矣。聖賢之功，與天無間，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心之秉彝，不可已也。

三才之植立，萬化之流行，自一息至於不可終窮，自一毫至於不可限量，所以綱維主宰者，道而已。道非他，行乎天理之當然，不雜以人欲之私而已。自古帝王參天地贊化育，更堯舜禹湯六七君上下數百千年，致治之盛，常如一日，豈有出於此道之外哉？詩書載籍之傳，其詳可睹也。春秋戰國以來，異論滋熾，其術愈工，其說愈巧，其效愈速，彼豈不知聖帝明王豐功偉績之可慕哉？陷人欲之私而昧天理之正，帝王體統卒以泯沒，而生民不見隆古之盛，千有餘年於此矣。可勝歎哉！循平道者如此，戾乎道者如彼，然則有志於世者，其轍迹可考也。然道之在天下，與三才並立，萬化並行，雖顯晦不同，未嘗亡也。神而明之，其惟人乎？

或問其在區山時，問饒師魯言道，必三節看方密，如洒掃應對是事，必有當然之理，又必有所以然之故，以事對當然，則事是粗，當

然者是精，以當然對所以然，則當然者是粗，所以然者是精，其既疑道之難以三節分，又疑道之不可以粗言也，遂求質於胡丈伯量。胡丈云：朱文公嘗謂心之神靈妙衆理而宰萬事者也，此乃精中之精，粗中之精，精中之精，粗中之精，八字。朱文公語也，以此論之，則師魯之言未爲不然。今敢以質之先生曰：昔人之言道，惟以道對器，器對用，道對器則器可以包用，洒掃應對卽精義入神之類是也。器對用，則用可以包器，中庸之言費隱，孟子之言仁義禮智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類是也。又何嘗分三節？道亦豈可以粗言？今師魯之言既不是，伯量之舉例又不類，二者皆失之也。至於粗中之精，精中之精八字，往往朱文公之意，亦不如此。

北溪陳氏曰：道猶路也。當初命此字，是從路上起意。人所通行方謂之路。一人獨行，不得謂之路。道之大綱，只是日用間人倫事物所當行之理。衆人所共由底，方謂之道。大綱是就日用人事上說，方見得人所通行底意親切。若就此推原來歷，不是就人事上割然有箇道理如此。其根原皆是從天來。故橫渠謂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便是推原來歷。天卽理也。古聖賢說天多是就理上論理，無形狀，以其自然而致，故謂之天。若就天之形體論，也只是箇積氣，無甚著滓，實有何形質？但橫渠此天字是說理，理不成死定在這裏，一元之氣流出來，生人生物，便有箇路脉，這地便是人物所通行之道，此就造化推原其所從始如此。至于思

說率性之謂道。只是就人物已受得來處說。隨其所受之性。便自然有箇當行之路。不待人安排著。其實道之得名。須就人所通行處說。只是日用人事所當然之理。古今所共由底路。所以名之曰道。

道只是人事之理耳。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有形而上者言之。其隱然不可見底。則謂之道。自有形而下者言之。其顯然可見底。則謂之器。其實道不離乎器。道只是器之理。人事有形狀處。都謂之器。人事中之理。便是道道無形狀可見。所以明道曰。道亦器也。器亦道也。須著如此說。方截得上下分明。

道流行乎天地之間。無所不在。無物不有。無一處欠缺。子思言。道

飛。魚躍上下察。以證之。有以見道無不在。其昭著分曉在。且則

飛。魚天在下。則魚躍于淵。皆是這箇道理。程子謂此子思緊緊爲

入處。活潑潑地。所謂契緊云者。只是緊切爲人說。所謂活潑潑云

者。只是實真見這道理在面前。如活底物相似。此正如顏子所謂

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道理也。只是陰陽

之理。形而上者也。孔子此處是就造化根原上論。大凡字義。須是

隨本文看得透。方可如志於道。可與適道。道在邇等類。又是就

事上論。聖賢與人說道。多是就人事上說。惟此一句。乃是贊易時

說來。歷根原。儒中竊禪學者。又直指陰陽爲道。便是指氣爲理。

學者求道。須從事物千條萬緒中磨鍊當來。若就事事物物上。亦各有箇當然之理。且足容重。足是物重。是足當然之理。手容恭。

手是物。恭是手當然之理。如視思明。聽思聰。明與聰便是視聽當

然之理。又如坐如尸。立如齋。如尸如齋便是坐立當然之理。以類

而推。大小高下。皆有箇當然恰好道理。古今所通行而不可廢者。

道之大原。自是出於天。自未有天地之先。固是先有此理。然纔有

理。便有氣。纔有氣。此理便在乎氣之中。而不離乎氣。氣無所不在。

則理無所不通。其盛著見於造化發育。而其流行乎日用人事。

千條萬緒。人生天地之內。物類之中。全具是道。與之俱生。不可須

臾離。故欲求道者。須是就人事中盡得許多千條萬緒當然之理。

然後可以全體是道。而實具於我。非可舍吾身。心。事。超乎二氣之

表。只管去窮索。未有天地始初之妙。爲道體。則在我。此身又何干

涉。

道非是外事物。有箇虛空底。其實道不離乎物。離物則無所謂道。

且如君臣有義。義底是道。君臣是器。若要看義底道理。須就君臣

上看。不成脫了君臣之外。別有所謂義。父子有親。親底是道。父子

是器。若要看得親底道理。須就父子上看。不成脫了父子之外。別

有所謂親。即夫婦而夫婦在所別。即長幼而長幼在所序。即朋友

而朋友在所信。亦非外夫婦長幼朋友而有所謂別序與信。

潛室陳氏曰。道只是當行底理。天下事事物物。與自家一身。凡日用

常行。那件不各有當行底道理。那曾一撇走離得。才離得。則物非物。事非事。吾身日用常行者。皆非是矣。故道即路之謂也。之燕之。赴無非是路。才無路便是荆棘草莽。聖人之道。只是眼前當然底。一時走離不得。後學求道。只就此上看。不用窮窮冥冥。探索深遠。如此爲道。皆日用而不知者也。

西山真氏曰。器各有形之物也。道者無形之理也。明道先生曰。道即器。器即道。兩者未嘗相離。蓋凡天下之物。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理在其中。大而天地。亦形而下者。乾坤乃形而上者。天地以形體言。乾坤以性情言。乾健也。坤順也。即天地之理。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亦形而下者。其理即形而上者。以身言之。身之形體皆形而下。

者。曰性。曰心之理。乃形而上者。至於一物一器。莫不皆然。且如燭者。器也。其所以能照物。形而上之理也。且如椅卓器也。而其用理也。天下未嘗有無理之器。無器之理。即器以求。則理在其中。如即天地則有健順之理。即形體則有性情之理。精粗本末。初不相離。若含器而求理。未有不蹈于空虛之見。非吾儒之實學也。

雙峯饒氏曰。道者天下當然之理。原於天之所命。根於人之所性。而著見於日用事物之間。如大路然。本無難知難行之事。學者患不得其門而入耳。苟得其門而入。則由愚夫愚婦之可知。可能。以至於盡性至命之地。無遠之不可到也。

○按道心惟微爲言道之祖。天道二字見於益贊焉傳。亦云明王。

奉若天道。及武王言天有顯道。則指倫常爲道矣。○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從源頭處說。若最切要。則莫如中庸率性之謂道一語。蓋性中原具有仁義禮智信。順而行之。人倫日用之間。無非道也。○道猶路也。只於人所當行處認取爲切。○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器二字無所不包。就人身言之。只是物則之意。不必看作深微。在天之道。元亨利貞是也。命於人。即爲仁義禮智。人能盡得仁義禮智。即能體會元亨利貞。置人言天。終無把柄。

理

程子曰：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

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

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

理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推至四海而準，須是質諸天地考諸三

王不易之理，故敬則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

也。

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為一者，有已則喜，自私則萬殊，宜其繁

一也。

隨時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萬物皆有理，順之則易，逆之則難，各循其理，何勞於已力哉。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

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

有也。

或問太虛曰：亦無太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

於理者。

天理云者，言一箇道理，更有其窮已。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無少欠，不為堯存，不為桀亡。

父子君臣，常理不易，是不會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雖不動感而

通，感非自外也。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

天理自然之理也。

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便是天理。

觀天理亦須放開意思，開闊得心胸，便可見。

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既有諸已，所用莫非中理。

物有自得天理者，如蜂蟻知衛其君，豺獺知祭，禮亦出於人情而

已。

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幾

不盡分處。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

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增則惡減，斯

理也，推之其遠乎？人只要知此耳。

實必有文，自然之理也，理必有對，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

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必為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張子曰：所謂天理也者，能說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

上蔡謝氏曰：天理也，人亦理也，循理則與天為一，與天為一，我非我

也，理也，理非理也，天也，唯文王有純德，故曰在帝左右，帝謂文王

帝是天之作用處，或曰：意必固我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矣，且

然理上怎安得箇字。

朱子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萬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如爲君須仁。爲臣須敬。爲子須孝。爲父須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異其用。然莫非理之流行也。

問萬理燦然。還同不同。曰。理只是這一箇道理。則同。其分不同。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

問既是一理。又謂五常何也。曰。謂之一理亦可。謂之五理亦可以。一包之則一分之則五。間分爲五之序。曰。渾然不可分。

理只是一箇理。理舉着全無欠闕。且如言若仁則都在仁上。言若誠則都在誠上。言若忠恕則都在忠恕上。言若忠信則都在忠信上。只爲只是這箇道理。自然血脉貫通。

理是有條理。有文路子。文路子當從那裏去。自家也從那裏去。文路子不從那裏去。自家也不從那裏去。須尋文路子在何處。只挨著理子行。

只是這箇理。分做四段。又分做八段。又細碎分將去。理便是心之所有之理。心便是理之所會之地。

天下之理。至虛之中。有至實者存。至無之中。有至有者存。夫理者。寓於至有之中。而不可以目擊而數也。然而舉天下之事。莫不有理。且臣之事君。便有忠之理。子之事父。便有孝之理。目之視。便有

明之理。耳之聽。便有聰之理。貌之動。便有恭之理。言之發。便有忠之理。只是常常恁地省察。則理不難知也。

問性卽理如何。曰。物物皆有性。便皆有其理。曰。枯槁之物。亦有理乎。曰。不論枯槁。他本來都有道理。因指案上花瓶。便有花瓶道理。青燈。便有青燈道理。水之潤下。火之炎上。金之從革。木之曲直。土之稼穡。一一都有性。都有理。人若用之。又著順他理。始得。若把金來削做木。把木來鑄金。用便無此理。

天理既渾然。然既謂之理。則便是箇有條理底名字。故其中所關仁義禮智四者。合下便各有一箇道理。不相混雜。以其未發。莫見端倪。不可以一理名。是以謂之渾然。并是渾然裏面都無分別。

仁義禮智却是後來旋次生出。四件有形有狀之物。也須知天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

問理有能然。有必然。有當然。有自然處。皆須兼之。方於理字訓義爲備否。且舉其一。二。如惻隱者氣也。其所以能是惻隱者理也。蓋在中。有是理。然後能形諸外。爲是事。外不能爲是事。則是其中無是理矣。此能然處也。又如赤子之入井。見之者必惻隱。蓋人心是箇活底。然其感應之理。必如是。雖欲忍之。而其中惕然自有不能以已也。不然。則是槁木死灰。理爲有時而息矣。此必然處也。又如

赤子入井。則合當爲之惻隱。蓋人與人類。其待之理。當如此。而不容不如此也。不然。則是爲悖天理。而非人類矣。此當然處也。又如

所以入井而憫隱者皆天理之真流行發見。自然而然非有一人爲預乎其間。此自然處也。凡事皆然。能然必然者。理在事先。當然者。正就事而直言其理。自然則貫事理言之也。四者皆不可不兼該。而止就事言者。必見理直徹親切。在人道爲有力。所以大學章句或問論難處。惟專以當然不容已者爲言。亦此意。然則其餘自可類舉矣。曰此意其備。大學本亦更有所以然一句。後來看得且要見得所當然是切要處。若果得不容已處。即自可默會矣。問程子云。親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中要識得真與妄耳。其妄是於那發處別識得。天理人欲之分。如何。曰皆天也。言親聽思慮動作皆是天理。其順發出來無非當然之理。即所謂真。其妄者却是反乎天理者也。雖是妄亦無非天理。只是發得不當地頭。譬如一草木合在山上。此是本分。今却移在水中。其爲草木固無以異。只是那地頭不是。恰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意。問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對是物也。理安得有對。曰有高下小大清濁之類。皆是。曰高下小大清濁又是物也。如何。曰有高必有下。有大必有小。皆是理必當如此。如天之生物。不能獨陰必有陽。不能獨陽必有陰。皆是對。這對處不是理對。其所以有對者是理合當恁地。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問如何便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曰真箇是未有無對者。看得破時。真箇是差異好笑。且如一陰

一陽便有對。至於太極。却對甚麼底。曰太極有無極對。曰此只是句。如金木水火土。即土亦似無對。然皆有對。太極便與陰陽相對。此是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便對過。却是橫對了。土便與金木水火相對。蓋金木水火是有方所。土却無方所。亦對得過。一云四物皆對。胡氏謂善不與惡對。惡是反善。如仁與不仁如何。不可對。若不相對。覺說得天下事都尖斜了。沒箇是處。一云湖廣無對。不知惡善之對。惡者反乎善者也。

勉齋黃氏曰。此身只是形氣神理。理精於神。神精於氣。氣精於形。形則一定。氣能呼吸。能令暖。神則有知覺。能運用。理則知覺運上許多道理。然有形則斯有氣。有氣斯有神。有神斯有理。只是一物。分

出許多名字。知此則心性之情之類皆可見矣。

或問伊川有云。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又曰。在義爲理。何如。潛室陳氏曰。理對義言。則理爲體而義爲用。理對道言。則道爲體而理爲用。又問遺書云。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有多少不盡分處。既曰無不足。如何又有不盡分處。曰天理本無不足。人自虧欠他底。

北溪陳氏曰。理與義對說。則理是體。義是用。理是在物當然之則。義是所以處此理者。故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類。若不是實理如此。則便有時廢了。惟是實理如此。所以萬古常然。雖更亂離變故。終有不可得而

於誠者

理與性字對說。理乃是在物之理。性乃是在我之理。在物底便是天地人物公共底道理。在我底乃是此理已具得爲我所有者。道與理大槩只是一件物。然拆爲二字。亦須有分別。道是就人所通行上立字。與理對說。則道字較寬。理字較實。理有確然不易底意。故萬古通行者道也。萬古不易者理也。理無形狀。如何見得。只是事物上一箇當然之則。便是理。則是準則法則。有箇確定不易底意。只是事物上正當合做處。便是當然。無過些。亦無不及些。如爲君止於仁。仁便是爲君當然之則。爲臣止於敬。敬便是爲臣當然之則。爲父止於慈。爲子止於孝。孝慈便是父子當然之則。又如足容重。重便是足容當然之則。手容恭。恭便是手容當然之則。尸便是坐中當然之則。如齋便是立中當然之則。古人格物窮理。要就事物上窮箇當然之則。亦不過只是窮到合做恰好處而已。或問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何如魯齋許氏曰。便是一以貫之。又問理出於天。天出於理。曰。天即理也。有則一。時有本無先後。事物必有理。未有無理之物。兩件不可離。無物則理何所寓。讀史傳事實文字。皆已往粗迹。但其中亦有理在。聖人觀轉達便知造車。或觀樞夫爭道而得運筆意。亦此類也。但不可泥於迹而不知變化。雖淺近事物。亦必有形而上者。但學者能得聖神功用之妙。以觀萬事萬物之理。可也。則形而下者。事爲之間。皆粗迹而不可

廢

臨川吳氏曰。理之在人心。猶水之在地中。晝夜生生而不竭。是謂有原。心聖之發見。猶源泉之初出。毋滑壞。毋閼絕。將混混乎其常活而常清矣。

按理字始見於易之窮理盡性。次見於孟子之言理義。此後言理者多矣。天理二字出於樂記。程子所云天理二字。是其自己體貼出來。謂體貼其意。非始創此二字也。理與道非二物。統名曰道。就其有條理言。謂之理。道可該理。理可該道。專言兼言。無所不可。天理謂自然之理。若云理出於天。則非也。太極生兩儀。是理猶在先也。至於在人。之理。仁義禮智。則可云出於天。許魯齋天即理也之說。其大意謂天與理不分先後。固是。但覺於字義未分明。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只是體用之分。言在物皆有當然之理。而吾裁制之使皆合理。爲義。吳臨川謂所以然者理也。所當然者義也。豈所以然者爲體。而當然者爲用乎。頗覺可疑。故不錄。

德

程子曰德者得也。須是實到裏。須得。

一德立而百善從之。

存諸中爲德。發於外爲行。德之成。其可見者行也。

得之於心。謂之有德。自然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豈待勉強也。

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性之德者。言性之所

有德者。得天地而用之。既有諸已。所以莫非中理。

心是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

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亡天德也。

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德。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汙。

當面而行之。若小有汙壞。卽敬以治之。使復如舊。

張子曰。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

接物處卽是小德。統會處便是大德。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龜山楊氏曰。仁義而足乎已。斯謂之德。

上蔡謝氏曰。德可以易言耶。動容周旋中禮。聖人之事也。止曰盛德。

之至。具天下之至善。止曰有德。爲天下之大惡。止曰失德。故禮樂。

皆得謂之有德。

五峯胡氏曰。德有本。故其行不窮。孝弟也者。德之本歟。

朱子曰。存之於中。謂理得之於心。謂德發見於行事。爲百行。

德是得於天者。講學而得之。得自家本分底物事。

問韓子道與德爲虛位。如何。曰。亦說得通。蓋仁義禮智是實。此道。

德字。是通上下說。卽虛。如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此道。

德只隨仁義上說。是虛位。他又自說道有君子小人。德有固有吉。

謂古人則爲吉德。商人則爲商德。君子行之爲君子之道。小人行。

之爲小人之道。如道二仁與不仁。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類。若是。

志於道。操于德。方是好底。方是道德之正。

中庸分道德。曰。父子君臣以下爲天下之達道。智仁勇爲天下之。

達德。君有君之道。臣有臣之道。德便是循行道底。故爲君主。仁。

爲臣主。於敬仁敬可喚做德。不可喚做道。仁禮與知仁勇德有。

或問道也。德也。仁也。三者所處不同。潛室陳氏曰。道謂事事物物。

然之理。德乃行是道。實得於心。仁謂本心之德愛之理。乃諸德之。

總會處。在一人身上。只是一箇物事。但一節寄一節耳。

北溪陳氏曰。德者得也。不能離得一箇得字。古經書雖是多就做工。

夫實有得上說。然亦有就本原來歷上論。如所謂明德者。是人生。

所得於天本來光明之理。具在吾心者。故謂之明德。如孩提之童。

無不知愛親敬兄。此便是得於天本明處。有所謂達德者。是古今。

天下人心之所同得。故以達言。有所謂懿德者。是得天理之粹美。

故以懿言之。又有所謂德性者。亦只是在我所得於天之正理。故。

訓之德七

道在天地間本然之道。不是因人做工夫處論。德便是就人做工夫處論。德是行是道而實有得於吾心者。故謂之德。何謂行是道而實有得於吾心。如實能事親。便是此心實得這孝。實能事兄。便是此心實得這悌。大德德之一字。是就人做工夫已到處論。乃是做工夫實有得於已了。不是就方做工夫時說。

道與德不是判然二物。道是公共底。德是實得於身爲我所底。

所謂天德者。自天而言。則此理公共在。天得之爲天德。其道流行賦予爲物之所符。亦謂之天德。若就人論。則人得天之理以生。亦謂之天德。其所爲純得天理之真。無人偽之雜。亦謂之天德。

卷之六

素

西山真氏曰。德者何。仁義禮智是也。此所謂體也。德專以其本體而言。才兼言其著於用者。聖人之所謂才。有與德合言之者。才難於才。即所謂德也。德全則才亦全。

皋陶謨有六德三德之分。大小不同。而皆適於用。

○按堯典克明俊德。是第一箇德字。明字著力。俊字現成。是得於天者。大學明明德與此同看。○德有得於天者。仁義禮智皆天所賦。予而人得之。所謂德性是也。德有成於人者。行道而有得於心。克盡此仁義禮智之實是也。○道理是泛說底。德是就人身上說底。○德必見之於行。故云德行。東萊謂一事之善是行。不是德。似分二字。按四科稱德行。當串看。○又有以施於人者爲德。如功

德德澤是也。另一義。○才統於德。觀古云行有九德。何才不備。自世有蕩閑踰檢之才。而才與德始分矣。然無德之才。其人正不可問也。

卷之六

素

仁

程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又曰：非仁則無以見天地。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我也。如其皆我，何所不盡？不能有己，則其與天地萬物豈特相去千萬而已哉？

自古不曾有人解仁字之義。須於道中與他分別出。五常若只是兼覆，却只有四也。且譬一身，仁頭也。其他四端手足也。至如易雖言元者善之長，然亦須通四德以言之。

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

孟子卷之六

夫

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為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為仁？孟子言惻隱為仁，蓋為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為仁，則不可。此條

仁者必愛，指愛為仁，則不可。不仁者無所不知，覺指知覺為仁，則不可。可。

觀物於靜中，皆有春意。切脉最可體仁。

觀雞雛，此可觀仁。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只為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

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人之一肢痛，不知痛癢，謂之不仁。人之不仁，亦猶是也。蓋不知仁道之在己也。知仁道之在己而由之，乃仁也。

視聽言動一於禮，謂之仁。

仁則一，不仁則二。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去不仁，則仁存。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

至仁則天地為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為四肢百體。夫人也。

孟子卷之六

堯

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

臂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爲仁之方也。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爲其疾病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

孟子云：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

仁者人此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放之。

言四體不仁。最能體仁之名也。

張子曰。虛者仁之原。體義者仁之用。

虛則生仁。仁在理以成之。

敦厚虛靜。仁之本。敬和接物。仁之用。

龜山楊氏曰。論語言仁處。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

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道得親切。唯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為親切。

李似祖問。何以知仁。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為仁之端。平居但以此體究。久久自見。因問。切近尋常。如何說。隱。似祖云。如有隱憂。動恤民隱。皆疾病之謂也。曰。孺子將入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心。

此理與孟子之仁。

孟子之仁。

疾病非在已也。而為之疾痛。何也。似祖曰。出於自然。不可已也。

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

上蔡謝氏曰。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為仁。死者為不仁。今

人身體麻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桃

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只說得一邊

問。一日靜坐。見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曰。此只是

靜中工夫。只是心虛氣平也。須是應事時有此氣象。方好。

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故哭死而哀。非為生也。經德不回。非干祿

也。言語必信。非正行也。天理當然而已矣。當然而為之。是為天之

所為也。聖門學者。大要以克己為本。克己復禮。無私心焉。則天矣。

和靖尹氏曰。龜其嘗問伊川仁者愛人。便是仁乎。伊川云。愛人仁之

事耳。焯時侍坐。歸因取論語中說仁事。致思久之。忽有所得。遂見

伊川。請益曰。某以仁惟公可盡之。伊川沉思久之。云。思而至此。學

者所難及也。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爾。人能至公。便是仁。

謝叔善問。學於伊川。伊川云。學之大無如仁。汝謂仁是如何。謝久

之無入處。一日再問。愛人是仁否。伊川云。愛人乃仁之端。非仁也。

謝叔去。焯因曰。某謂仁者公而已。伊川云。何謂也。焯曰。能好人。能

惡人。伊川云。善。善養。不易見得到此。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

為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體極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

此理與孟子之仁。

孟子之仁。

則曰仁而已矣。蓋天地之心。其體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

其運行焉。則為春夏秋冬之序。而養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

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為愛恭宜

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

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

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人之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

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

存之。則眾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

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為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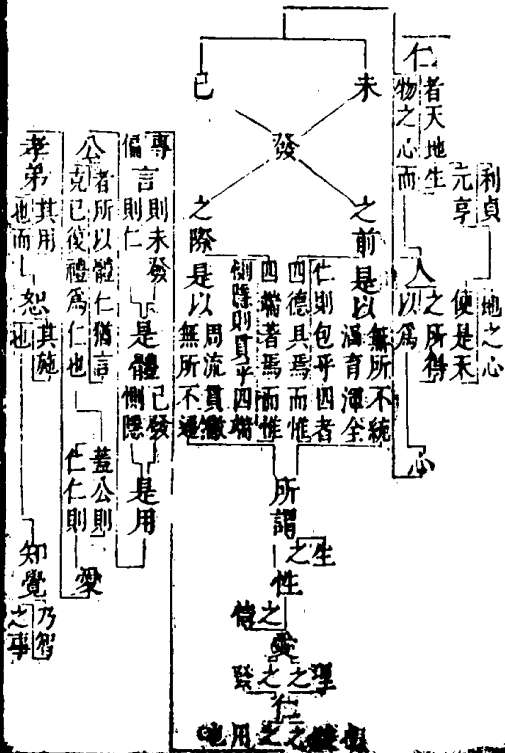
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

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不矢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爲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塊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願以爲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

程子曰。孟子云。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此心也。後人遂以愛爲仁。之仁。孟子言惻隱爲仁。蓋爲前已言惻隱之仁。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矣。陳淵曰。萬物與我爲一。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上蔡謝氏曰。心有所覺。謂之仁。仁則心與事爲一。草木五穀之實。謂之仁。取者生也。生則有所覺矣。四體之偏痺。謂之仁。取者於不知覺也。不知覺則死矣。事有感而隨之以喜怒哀樂。應之以酬酢萬變者。非知覺不能也。身與事接而心漠然不省者。與四體不仁無異也。然則不仁者。雖生無以異於死。雖有心亦即於無。此善學者所以。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爲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此

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間。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予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擾。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爲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爲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云樂山能守之氣。衆尤不用。似予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說。程子曰。不仁者。無所知覺。指知覺爲仁。則不可。孟子曰。心勿忘勿助。是也。一忘一助。皆傷仁之旨。同體一助。指謝氏專言知覺。論語曰。仁者樂山知及之。仁能守之。

仁說圖



問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曰：天地之心只是箇生。凡物皆是生。方有此物。如草木之萌芽枝葉條幹。皆是生。方有之。人物所以生生不息者。以其生也。才不生。便乾枯死了。這箇是統論一箇仁之體。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以得以為心者也。惟其得大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是以未發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統。已發之際。四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此仁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為衆善之長也。

問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須先曉得元與仁。是箇甚物。事更就自家身上看。其度是仁。其底是義。

卷之六

智既識得這箇。便見得這一箇。便能包得那數箇。元只是發處。便是如木之萌。如草之芽。其在人如惻然有隱。初來底意思。便是所以程子謂看雞雛。可以觀仁。為是那嫩小底。便是仁底意思。在楊道夫曰：如先生之言。正是程子說復其見天地之心。復之初。又便是天地生物之心也。曰：今只將公所見。看所謂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觀之便見。

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猶言木之根。水之源。試以此意思之。仁者愛之理。理是根。愛是苗。仁之愛。如糖之甜。醋之酸。愛是那滋味。仁是根。愛是苗。不可便與苗做根。然而這箇苗却定是從那根上

來。

愛是惻隱。惻隱是情。其理則謂之仁。心之德。德又只是愛。謂之心之德。却是愛之本柄。心之德。配愛之理。說當如此看。若專言心之德。則不必指定愛。

心之德是統言。愛之理是就仁義禮智上分說。如義便是宜之理。禮便是別之理。智便是知之理。但理會得愛之理。便理會得心之德。又曰：愛雖是情。愛之理是仁也。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事。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愛是箇動物事。理是箇靜物事。理便是性。裏面有這愛之理。所以發出衆無不受。程子曰：心如穀種。其生之性乃仁也。生之性便是愛之理。

卷之六

問渾然無私。便是愛之理。行仁而有得於已。便是心之德。否。

此解釋文義亦不可但恐本領上未透徹。爾又問一性稟於天。而萬善皆具。仁義禮智所以分統萬善而合為一性者也。方寂然不動。此理完然是為性之本體。及因事感發。而見於中節之時。則一事所形一理。隨著一理之當。一善之所由得。仁固性也。而見於事親從兄之際。莫非仁之發也。有子謂孝弟。德仁之本。說者於是。以愛言仁。而愛不足以盡之。以心喻仁。而心實宰之。必曰仁者愛之理。然後仁之體明。曰仁者心之德。然後仁之用顯。學者識是愛之理。而後可以全此心之德。如何。曰：大意固如此。然說得未明。只看文字意脈。不按續處。便是見得未親切。曰：莫是不合分體用言之否。曰：然。只是一箇心。便自具了仁之體用。真

怒哀樂未發處是體。發於惻隱處却是情。因泉天地萬物同體之意。極問其理曰。須是近裏著身推究。未于天地萬物事也。須知所謂心之德者。卽程先生較種之說。所謂愛之理者。則正謂仁是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兩只是此意。雖之不須外尋。入道理。若於此處認得仁字。卽不妨與天地萬物同體。若不會得。便將天地萬物同體爲仁。却轉無交涉矣。孔門之說。說許多仁。却不曾正定說出。蓋此理直是難言。若立下一箇定說。便該括不盡。且直於自家身上體究。久之自然通達。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須是統看。仁如何却包得數者。又却分看。義禮智信如何亦謂之仁。大抵於仁上見得。盡須知發於剛果處。亦是仁。發於辭遜是非亦是仁。且欽由研究。誠盡全體。正猶山所謂橫看成嶺。直看成峯。若自家見他不盡。初謂只是一嶺。及少時又見一峯出來。便是未曾盡見全山。到底無定據也。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卽人物初生時驗之。可見人物均受天地之氣而生。所以同一體。如人兄弟異形。而皆出父母胞胎。所以皆當愛。故推之老之。則及人之老。推之幼之。心則及人之幼。惟仁者其心公溥。實見此理。故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否。曰。人與萬物均受此氣。均得此理。所以皆當愛。便是不如此。愛字不在同體上說。自不屬同體事。他那物事自是愛。這箇是說那無所不愛了。方能得同體。若愛則是自然愛。不是同體了。方愛。惟其同體。

所以無所不愛。所以愛者。以其有此心也。所以無所不愛者。以其同體也。仁者愛之理。只是愛之道理。猶言生之性。愛則是理之見於用者也。蓋仁性也。性只是理而已。愛是情。情則發於用。性者指其未發。故曰仁者愛之理。情卽已發。故曰愛者仁之用。辨別體與問仁者愛之理曰。這一句只將心性情看。便分明。一身之中。渾然自有箇主宰者。心也有仁義禮智則是性。發爲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則是情。惻隱愛也。仁之端也。仁是體。愛是用。又曰愛之理。愛自仁出也。然亦不可離了愛去。說仁問。辨愈精。愛之謂仁。曰是指情爲性了。問周子說愛曰仁。與惻愛之說。如何。曰。愛曰仁。猶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仁。若傳愛之謂仁。之謂便是把愛做仁了。終不同。以生字說。仁生自是上一節事。當來天地生我底意。我而今須要自體認得。試自看一箇物。堅硬如頑石。成甚物事。此便是不仁。萬手若春暘之溫。泥乎若醴酒之醇。此是形容仁底意思。仁是根。惻隱是萌芽。親親仁民愛物。便是推廣到枝葉處。問伊川云。萬物之生。處最可觀。曰。物之初生。其本未遠。固好看。及餘成。葉茂。便不好看。如赤子入井。時惻隱怵惕之心。只些子仁見得時。却好看。到得發政施仁。其仁固廣。便看不見得。何處是仁。仁自是箇和柔底物。事譬如物之初生。自較和柔。及至夏間長茂。方始稍堅硬。秋則收結成實。冬則微藏。然四時生氣無不該貫。如

程子說生意處。非是說以生意爲仁。只是說生物皆能發動。死則都不能。譬如穀種。蒸殺則不能生也。又曰。以穀種譬之一粒。穀春則發生。夏則成苗。秋則結實。冬則收藏。生意依舊包在裏面。每箇穀子裏。有一箇生意。藏在裏面。種而後生也。仁義禮智亦然。又曰。仁與禮。自是有箇發生底意思。義與智。自是有箇收斂底意思。或問。仁有生意。如何。曰。只此生意。心是活物。必有此心。乃能知。離這必有此心。乃能知。蓋惡必有此心。乃能知。是非。此心不生。又焉能辭。遜羞惡是非。且如春之生物也。至於夏之長。則是生者長。秋之遂。亦是生者遂。冬之成。亦是生者成也。百穀之熟。方及七八分。若新斲其根。則生者喪矣。其穀亦只得七八分。若生不喪。須及十分。而後收。而藏之。生者似息矣。只明年種之。又復有生。

問。曩者論仁。包四者。象教以初底意思。看仁。昨觀孟子四端處。是頗認得此意。曰。如何。曰。仁者生之理。而動之機也。惟其運轉流通。無所間斷。故謂之仁。故能貫通四者。曰。這自是難說。他自活。若他地看得來。只見得一邊。只見得他用處。不見他體了。問。生之理。便是體否。曰。若要見得分明。只看程先生說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便分明。若便要真實識得仁之體。只看夫子所謂克己復禮。克己已私。如何便喚得做仁。曰。若如此看。則程子所謂公字。愈覺親切。曰。公也只是仁底。穀子盡他未得在。畢竟裏面是箇甚物。事生之性也。只是狀得仁之體。

問。周子啓前章。不除去。即是謂生意與自家一般。曰。他也只是偶然見與自家意思相契。又問。橫渠驢鳴。是天機自動意思。曰。固是。但也是偶然見他如此。如謂草與自家意一般。木葉便不與自家意思一般乎。如驢鳴與自家呼喚一般。馬鳴便不與自家一般乎。問。程子觀天地生物氣象。也是如此。曰。他也只是偶然見如此。便說出來示人。而今不成。只管去守箇生物氣象。

問。程子謂切脈可以體仁。莫是心誠求之之意否。曰。還是切脈底是仁。那脈是仁。曰。切脈是仁。曰。若如此。則當切脈時。又用著箇意思去體仁。復問。章法。曰。切脈體仁。又如何。曰。脈是那血氣周流。切脈則便可以見仁。曰。然。只是憑底脈理。貫通乎一身。仁之理。

亦是恁底。又問。雞雛如何是仁。楊道夫曰。先生嘗謂初與雞雛。是曰。如此看。較分明。蓋當是時。飲啄自如。未有所謂爭鬪侵陵之患者。只此便是仁也。

問。雞雛雖此可觀仁。何也。曰。凡物皆可觀。此偶見雞雛而言耳。小之物。生理悉具。

問。聖賢言仁。有專指體而言者。有包體用而言者。曰。仁對義禮智言之。則爲體。專言之。則兼體用。

孔子說仁。多說體。孟子說仁。多說用。如克己復禮。惻隱之心之類。以心之德而專言之。則未發是體。已發是用。以愛之理而偏言之。則仁便是體。惻隱是用。

問程子云。仁道難言。唯公近之。非以公訓仁。當公之時。仁之氣。自然自可。黑然。然學者之於仁。非徒欲識之而已。

仁是愛底道理。公是仁底道理。故公則仁。仁則愛。公却是仁。發處無公。則仁行不得。公之爲仁。公不可與仁比。並看公只是無私。纔無私。這仁便流行。程先生云。唯公爲近之。却不是近似之近。纔公。仁便在此。故云近。猶云。却所先後則近道矣。不是道在先。後上只知先後便近於道。如去其塞。塞則水自流。通水之流貫。却不是去壅塞底物。事做出來。水自是元有。只被塞了。纔除了塞。便流。仁自是元有。只被私壅隔了。纔克去。已私做底。便是仁。葉賀孫問。公是仁之體。仁是理。曰。

不用恁底說。徒然不分曉。只公是無私。無私則理無或蔽。今人也是私。喜怒也是私。怒哀也是私。哀懼也是私。懼愛也是私。愛惡也是私。惡欲也是私。欲苟能克去。已私擴然大公。則喜是公。喜怒是公。怒哀懼愛惡欲。莫非公矣。此處煞係利害。顏子所受於夫子。只是克已復禮爲仁。

或問仁與公之別。曰。仁在內。公在外。又曰。惟仁然後能公。又曰。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已工夫極至處。故惟仁然後能公。理甚分明。故程子曰。公而以人體之。則是克盡已私之後。只就自身上看。便見得仁也。此段深推一層。仁然後公。以本性之仁言。公在仁前。以爲仁之仁言。公在外可疑。恐是於事物上驗其公。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蓋公猶無塵也。人猶鏡也。仁則猶鏡之明。

明也。鏡無纖塵。則光明。人能無一毫之私欲。則仁。然鏡之明。非自外求也。只是鏡元來自有這光明。今不爲塵所昏。爾人之仁。亦非自外得也。只是人心元來自有這仁。今不爲私欲所蔽。爾人無私欲。則心之體用。廣大流行。而無時不仁。所以能愛能恕。仁之理只消道一公字。非以公爲仁。須是公而以人體之。伊川自曰。不可以公爲仁。世有以公爲心。而憮刻不恤者。須公而有惻隱之心。此功夫却在人字上。蓋人體之以公。方是仁。若以私欲則不仁矣。仁是人心所固有之理。公則仁。私則不仁。未可便以公爲仁。須是體之以人。方是仁。公恕愛皆所以言仁者也。公在仁之前。恕與愛在仁之後。公則能仁。仁則能愛。能恕。故也。

問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竊謂此段之意。人字只是指吾此身而言。與中庸言仁者人也之人。自不同。不必重看緊要。却在體字上。蓋仁者心之德。主性情。宰萬事。本是吾身至親切底物。公只是存之理。專言公則只虛空說着理。而不見其切於己。故必以身體之。然後我與理合。而謂之仁。亦猶孟子子合而言之道也。然公果如之何。而體如之何。而謂之仁。亦不過克盡已私。至於此心豁然。澄澈光潔。徹表裏。純是天理之公。生生無間斷。則天地生物之意。常存於其寂而未發。惺惺不昧。如一元之德。昭融於地中之復。無一毫一物不涵在吾生理之中。其隨感而動也。惻然有隱。如春陽發達於地上之豫。無一事非此理之實。無一物非此生意之所被矣。此

體公之所以爲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雖或爲義爲禮爲智爲信。無所往而不通也。不審是否。曰。此說得之。

問公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愛是仁之發處。恕是推其愛之心。以及物否。曰。如公所言。亦非不是。只是自是湊合不著。都無滋味。又問。真是帶那上文公字說否。曰。然。恕與愛本皆出於仁。然非公則安能恕。安能愛。又問。愛只是合下發處。便愛。未有以及物。在恕則方能推已以及物否。曰。仁之發處。自是愛。恕是推那愛底。愛是恕之所推者。若不是恕去推那愛。也不能及物。也不能親親仁民愛物。只是自愛而已。若裏面元無那愛。又只推箇甚麼。如開溝相似。是裏面元有這水。所以開者便有水。若裏面元無此水。如何會開。若便有水。若不是去開溝。縱有此水。也如何得他流水出來。愛水也。開之者恕也。又問。若不是推其愛。以及物。縱有此愛。也無可得及物否。曰。不是無可得及物。若不能推。則不能及物。

或問。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如何分別。曰。恕之所施。施其愛。爾不恕。則雖有愛而不能及人也。又曰。施是從這裏流出。用是就事說。推已爲恕。恕是從已流出。及那物。愛是才調恁地。愛如水。恕如水之流。又問。先生謂愛如水。恕如水之流。退而思。有所未合。竊謂仁如水。愛如水之潤。恕如水之流。不審如何。曰。說得好。昨日說過了。又曰。恕是分依那愛底。如一桶水。愛是水。恕是分依此

水何處一杓。故謂之施。愛是仁之用。恕所以施愛者。又曰。施用屬字。移動全不得。這般處。惟有孔孟能如此。下自荀楊諸人。便不能更不移易者。昔有言。盡已之謂忠。盡物之謂恕。伊川言。盡物只可言信。推已之謂恕。蓋恕是推已。只可言施。如此等處。極當細看。上蔡以知覺言仁。只知覺得那應事接物底。如何便喚做仁。須是知覺那理方是。且如一件事是合做與不合做。覺得這箇方是仁。與者便應。扶者便痛。這是心之流注在血氣上。論底覺得那理之是非。這方是流注在理上。底與者不應。扶者不痛。這箇是死人。因是不仁。與得應。扶得痛。只這便是仁。則誰箇不會如此。須是分作三截看。那不開痛癢底。是不仁。只覺得痛癢。不覺得理底。雖會

三等也不便是仁。須是覺這理方是。

或問。謝上蔡以知覺言仁。是如何。曰。覺者是要覺得箇道理。須是分毫不差。方能全得此心之德。這便是仁。若但知得箇痛癢。則比人皆覺得。豈盡是仁者邪。賢者以頑痺爲不仁。以其不覺。故謂之不仁。不覺固是不仁。然便謂覺是仁。則不可。

問程門以知覺言仁。克齋記乃不取何也。曰。仁離愛不得。上蔡論公不把愛做仁。他見伊川言。博愛非仁也。仁是性。愛是情。伊川也不是道愛不是仁。若當初有人會問。必說道愛是仁之情。仁是愛之性。如此方分曉。惜門人只領那得意。專以知覺言之。於愛之體若將免焉。遂躋過仁地位去。說將仁更無安頓處。見孟子簡傲

入井皆有休惕惻隱之心。這處見得親切。聖賢言仁皆從這處。又問知覺亦有生意。曰。固是。將知覺說來。冷了。覺在知上却多。小搭在仁邊。仁是和底意。然添一句。又成一重。須自看得便。都

會得。問以愛名仁。是仁之迹。以覺言仁。是仁之端。程子云。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便以公爲仁。畢竟仁之全體如何。議思克已復禮。天下歸仁。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是仁之體否。曰。覺決不可以言仁。雖足以知仁。自屬智了。愛分明是仁之迹。曰。惻隱見仁情之動處。要識仁。須是兼義禮智看。有箇宜底意思。是義。有箇讓底意思。是禮。有箇別白底意思。是智。有箇愛底意思。是仁。仁是天理。公

天聖故伊川謂惟公近之。又恐人滯著。隨即曰。不可便以公爲仁。萬物皆備固是仁。然仁之得名却不然。

答張敬夫書曰。胡廣仲引孟子先知先覺。以明上蔡心有知覺之說。已自不倫。其謂知此覺此。亦未知指何爲說。要之大本既差。勿論可也。今觀所示。乃直以此爲仁。則是以知此覺此爲知仁覺仁也。仁本吾心之德。又將誰使知之而覺之邪。若據孟子本文。則程子釋之已詳矣。曰。知是知此事。如此事當覺是覺此理。如此理之意。已分明。不必更求玄妙。且其意與上蔡之意亦効無干。然也。上蔡所謂知覺。正謂知寒煖飽饑之類。爾推而至於酬酢佑

用處。但惟仁者爲能兼之。故謂仁者心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覺。則不可。蓋仁者心有知覺。乃以仁包四者之用而言。猶

仁者知所羞惡辭讓云爾。若曰。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仁之所以得名。初不爲此也。今不究其所以得名之故。乃指其所兼者便爲仁。體正如言仁者必有勇。有德者必有言。豈可遂以勇爲仁。言爲德哉。又答曰。來教云。夫其所以與天地萬物一體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存。是乃生生之蘊。人與物所公共。所謂愛之理也。意詳此數句。似頗未安。蓋仁只是愛之理。人皆有之。然人或不公。則於其所當愛者。反有所不愛。惟公則視天地萬物皆爲一體。而無所不愛。矣。若愛之理。則是自然本有之理。不必爲天地萬物同。而後有

也。無向所呈似仁。說其闕不免尚有此意。方欲改之而未暇。來教

以爲不如克齋之云。是也。然於此却有所未察。竊謂莫若將公字與仁字且各作一字。看得分明。然後却看中間兩字相近處之爲親切也。若遽混而言之。乃是釋子所以訶以公便爲仁之失。此毫釐間正當仔細也。又看仁字當兼義禮智字看。然後界限分明。見得端的。今舍彼三者而獨論仁字。所以多說而易差也。又謂體用一源。內外一致。爲仁之妙。此亦未安。蓋義之有羞惡。禮之有恭敬。智之有是非。皆內外一致。非獨仁爲然也。南軒張氏與朱子書曰。與天地萬物一體也。是以其愛無所不至。猶之身無分寸之膚。而不貫通。則無分寸之膚不愛也。故以惟公近之之語。形容仁體最爲親切。欲入體夫所以愛者。言仁然愛字只是明得其用。必曰仁者愛之理更親切也。夫其所以與天地一體者。以夫天地之心之

所存是乃生之理。人與物所公共。所謂愛之理者此也。故探其本。則未發之前。受之理存乎性。是乃仁之體。察其動則已發之。受之。則發乎物。是乃仁之用。又答曰。程子言仁。本未甚微。源內外一致。此仁之所以為妙也。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弟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為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今不深考其本末指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見其以公為近仁。便謂直指仁體。最為親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脉貫通。爾。程子之言。意蓋如此。非謂愛之與

卷之六

仁了無干涉也。此說前書言之已詳。今謂復以兩端夾攻。性各為一物。而不相管。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體也。細觀攝二說得失。此亦可見。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則陷於以情為性之失。高明之見。必不至此。若以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便為仁體。則恐所謂公者。漠然無情。但如虛空太石。雖其同體之物。尚不能以相愛。况能無所不泐乎。然則此兩句中。初未嘗有一字說著仁體。須知仁是本有之性。生物之心。惟公為能體之。非因公而後有也。故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細看此語。由漢以來。以愛言仁之弊。正為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為性。爾。今欲矯其弊。友使仁字汎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於不相管。可謂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弊將使學者終日言仁。而實未嘗識其名義。且又并與天地之心性情之德而昧焉。竊謂程子之意。必不如此。南軒書云。仁說如天

本看雖不致。然不若其云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為人之心。則完全。仁道雖難。惟公近之。然不可便以公為仁。又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此意指仁之體極為深。切。愛只是情。蓋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焉則其愛無不泐矣。如此看。乃可由漢以來。言仁者蓋未嘗為言也。

問愛之理。實具於心。心之德發而為愛。否。曰。詳釋文義。則可。實下功夫。當如何。曰。既已已發之愛。則知其為心之德。指其未發之仁。則知其為愛之理。曰。其說少時。與人講論此等道理。見得未真。又不取斷定。處處問人。自為疑。故皆是臆度所致。至今思之可笑。須是就自己實做工夫。處分明。見得這個道理。意味自別。如克己復禮。則如何。為仁居處恭。執事敬。與出門如見大賓之類。亦然。克己復禮。本非仁。却須從克己復禮中。尋覓仁在何處。親切貼身。體

卷之六

出來。不須外處求。則謂曰。平居持養。只克己。已私。便是本心之流行。發見。無非愛而已。以此語近正。却說得淺。初為物所感。才疏導得通。則水自流行。克己復禮。便是疏導意思。流行處。便是仁。問敦厚虛靜者。仁之本。曰。敦厚虛靜。是為仁之本。又問虛者。仁之原。曰。虛只是無欲。故虛。虛明無欲。此仁之所由生也。又問此虛。與一大清虛之虛如何。曰。這虛也只是無欲。渠便將這箇與做道體。然虛對實而言。却不似形而上者。子語。程子云。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問心之本體。湛然虛明。無一毫私欲之累。則心德未嘗不存矣。把捉不定。則為私欲所亂。是心外

馳而其德亡矣。曰：如公所言，則是把捉不定，故謂之不仁。今此但曰：皆不是仁，乃是言惟其不仁，所以致把捉不定也。

余正叔謂無私欲是仁，曰：謂之無私欲，然後仁，則可謂無私便是仁，則不可。蓋惟無私欲而後仁，始見如無所壅底，而後水方行。方叔曰：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是仁，曰：無私是仁之前事，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是仁之後事。惟無私然後仁，惟仁然後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要在二者之間，識得畢竟仁是甚麼模樣，欲曉得仁名後，須并義禮智三字看。欲真箇見得仁底模樣，須是從克己復禮做工夫去。今人說仁如糖，皆道是甜，不曾喫著，不知甜是甚麼味。聖人都不說破，在學者以身體之而已矣。

問：程子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如何以此便謂之仁？曰：亦是仁也。若能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處，皆可謂之仁。

問：存得此心便是仁，曰：且要存得此心，不為私欲所勝，遇事每舉著精神照管，不可隨物流去。須要緊緊守著，若常存得此心，應事接物雖不中不遠，思慮紛擾於中，都是不能存此心。此心不存，合視處也不知視，合聽處也不知聽，或問莫在於敬否？曰：敬非別是一事，常喚醒此心便是。人每日只鶻鶻哭哭過了，心都不曾收拾得在裏面。又曰：仁雖似有剛直意，畢竟本是箇溫和之物，但出來發用時有許多般，須得是非辭遜斷制三者方成仁之事。及至事定三者各退，仁仍舊溫和，緣是他本性如此。人但見有是非，卻

斷制，却謂都是仁之本意，則非也。春本溫和，故能生物，所以說仁如春。

問：求仁，曰：看來仁字只是箇渾淪底道理。如大學致知格物，所以求仁也。中庸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亦所以求仁也。學者須是求仁，所謂求仁者，不放此心。聖人亦只教人求仁，盡仁義禮智四者，仁足以包之。若是存得仁，自然頭頭做著，不用逐事安排。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今看大學，亦要識此意，所謂顧諟天之明命，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前輩教人求仁，只說是淵深溫粹義理飽足。問：仁曰：聖賢說話有說自然道理處，如仁人不是也有說做工夫處，如克己復禮是也。

二程先生之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說仁處，不過只作愛字看了。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只作愛說。然其流復不免有弊者，蓋專務說仁，而於操存涵泳之功，不免有所忽略。故無復優柔厭飲之味。克己復禮之實，不但其蔽也，愚而已。而又一向離了愛字，懸空揣摸，既無其實見處，故其為說恍惚難辨，弊病百端。殆及不若全不知有仁字，而只作愛字看，却之為愈也。其竊嘗謂若實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有墮墮真行之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為助，則自無此蔽矣。若且欲曉得仁之名義，則又不若且無愛字推求，若見得仁之所以

愛而愛之所以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歷然在目矣。初不必求之於恍惚有無之間也。此段切當

南軒張氏曰仁者天下之正理。此言仁乃天下之正理也。天下之正理而體之於人所謂仁也。若一毫之偏則失其正理而為不仁。人之性仁義禮智四德具焉。其愛之理則仁也。宜之理則義也。義之理則禮也。知之理則智也。是四者雖未形見而其理固根於此。則體實具於此矣。性之中只有是四者。萬善皆管乎是焉。而所謂愛之理者是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其所由生者也。故仁為四德之長。而又可以兼包焉。惟性之中有是四者。故其發見於情則為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端。而所謂惻隱者亦未嘗不貫通焉。此性也。

卷之六

之所以為體用而心之道則主乎性情者也。人惟已私蔽之以失其性之理而為不仁。甚至於為伎為忍。豈人之情也哉。其陷溺者深矣。是以為仁莫要乎克己。已私既克則廓然大公。而其愛之理素具於性者無所蔽矣。愛之理無所蔽則與天地萬物血脉貫通。而其用亦無不周矣。故指愛以名仁則迷其體而愛之理則仁也。指公以為仁則失其真而公者人之所以能仁也。夫靜而仁義禮智之體具。動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達。其名義位置固不容相奪倫。然而惟仁者為能推之而得其宜。是義之所存者也。惟仁者為能恭讓而有節文。是禮之所存者也。惟仁者為能知覺而不昧。是智之所存者也。此可見其兼能而貫通者矣。是以孟子於仁

統言之曰仁人心也。亦猶在易乾坤四德而統言乾元也。

勉齋黃氏曰仁包四者。包字須看得出。嘗記朱先生云。未發則有仁義禮智之性。而仁則包四德。已發則有惻隱羞惡恭讓是非之情。而惻隱則貫四端。貫字如一箇物串在四箇物裏面。過包字如四箇物都合在一箇物裏面。

北溪陳氏曰仁道甚廣大精微。所以用處只為愛。而發見之端為惻隱。又曰仁是此心生理全處。常生生不息。故其端緒方從心中發動發出來。自是惻然有隱。由惻隱而克及到那物上。遂成愛。故仁乃是愛之根。而惻隱則根之萌芽。而愛則又萌芽之長茂已成者也。觀此則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則自可見得脈絡相貫。

卷之六

孔門教人求仁為大。只專言仁。以仁包萬善。能仁則萬善皆備。矣。至孟子乃兼仁義對言之。猶四時之陰陽也。

自孔門後。人都不識仁。漢人只把做恩愛說。是又太泥了。愛又兼上起樓起閣。將仁看得全粗了。故韓子遂以博愛為仁。至程子始分別得明白。謂仁是性。愛是情。然自程子此言一出。門人又將愛全替了一向求高遠去。不知仁是愛之性。愛是仁之情。愛雖不可以正名仁。而仁亦豈能離得愛。上蔡遂專以知覺言仁。夫仁者固能知覺。謂知覺為仁則不可。若轉一步看。只知覺是理。便是仁也。龜山又以萬物與我為一為仁體。夫仁者固能與萬物為一。謂與萬物為一為仁則不可。此乃是仁之量。若能轉來看。只於與

爲一之前。微表裏統是天理流行無間。便是仁也。呂氏克己銘。又欲克去有已。須與物合爲一體。方爲仁。認得仁都曠蕩在外了。於我都無統攝。必已與物對峙。方下得克己工夫。若平居獨處。不與物對峙。工夫便無可下手處。可謂疎濶之甚。據其實已。如何得與物合一。洞然八荒。如何得皆在我闡之內。此不過只是想像箇仁中大底氣象如此耳。仁實何在焉。殊失向來孔顏傳授心法本旨。其他門人又淺。皆無有說得親切者。

仁有以理言者。有以心言者。有以事言者。以理言。則只是此心全體。天理之公。如文公所謂心之德。愛之理。此是以理言者也。心之德。乃專言而其體也。愛之理。乃偏言而其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

卷之六

之公善之本也。亦以理言者也。以心言。則知此心統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以間之也。如夫子稱回心三月不違仁。子謂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及雍也不知其仁。類皆是以心言者也。以事言。則只是當理而無私心之謂。如夷齊求仁而得仁。殷有三仁。及子文之忠。文子之清。皆未知焉得仁。等類是也。若以用言。則只是去人欲復天理。以全其本心之德。而已矣。如夫子當時答羣弟子問仁。雖各隨其才質病痛之不同。而其旨意所歸。大槩不越乎此。分晰清楚

問明道謂學者能識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講求經義。栽培之意。若仁之在人心一耳。不學之人獨無仁乎。潛室陳氏曰。

識得仁體。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既體識得。分明無私意夾雜。須讀書涵泳義理。以灌溉滋養之。

問周子曰。愛曰仁。程子曰。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程子學周子者也。何故議論迥別。曰。善言性者。必有驗於情。故孟子以惻隱爲仁之端。周子以愛言仁。皆是借情以明性。若便以愛爲仁。則是指情爲性。語死而不圓矣。難子博愛之仁是。

問仁者有知覺。知覺何可以盡仁哉。仁者特有之耳。猶以爲覺言知覺。已入智中。來曰。程內雖有以覺言仁。然不專主此說。其他頭甚多。上蔡專主此說。所以曉諭絕口不言。只說愛之理。心之德。此一轉語。亦含知覺在中。可更思求。

卷之六

問仁者偏言之。只就事兼言之。則包四端。四端皆心之德。頭面異。仁既是愛之。則義禮智亦當謂之理。四皆皆當用工。夫然孔門大率多去仁上着力。何邪。曰。所謂愛之理。是偏言。將四端分作四去看。截然界限。不可相侵。心之德是兼言之。將四端只作仁字看。仁爲善之長。猶家之嫡長子。包貫得諸子。故獨以理言。以心德言。須見移在諸位上用不同。方是諸理。

問晦翁說仁爲愛之理。心之德如何。曰。愛是情。理是性。心統性情者也。單說愛字與心字。猶是就情上看。必曰愛之理。心之德。方和性在裏面。是愛之所以爲愛。而心之所以爲心者也。是之謂仁。前章謂心如穀種。能生苗即是。他所以爲穀種處。故桃李之核皆曰。

仁孔門不曾止說仁之體段只說求仁爲仁之方孟子方說怵惕惻隱處以狀仁之體段又說仁人心也須認得仁爲人心方見仁若落所以不仁之人全無人心既無人心問他怎麼惡惡恭敬是非仁包四端卽此可見心如穀種所以生處是性生許多枝葉處便是情心亦是有形影底物事情亦是有形影底物事獨性無形影

問程子云把捉不定皆是不仁者曰仁人心也心走作不在腔子裏則人形雖具而所以爲形者死矣故謂之不仁

西山真氏曰仁之一字從古無訓且如義訓宜禮訓理又訓履習訓知皆可以一字名其義惟仁不可以一字訓孟子曰仁者人也

卷之六

只是言仁者乃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亦不是以人訓仁蓋緣仁之道大包五常貫萬善所以不可以一言盡之自漢以後儒者只將愛字說仁殊不知仁固主於愛然愛不足以盡仁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惻隱者此心惻然有隱卽所謂愛也然只是仁之發端而已韓文公言博愛之謂仁程先生非之以爲仁自是性是情以愛爲仁是以情爲性也至哉言乎朱文公先生始以愛之理心之德六字形容之所謂愛之理者言仁非止乎愛乃愛之理也蓋以體言之則仁之道無所不包發而爲用則主乎愛仁者愛之體也愛者仁之用也愛者如見赤子入井而惻然欲有以救之以至矜憐惻惜慈解恩惠愛之謂也性中既有仁發出來便是愛

如根上發出苗以苗爲出於根則可以苗便爲根則不可以愛出於仁則可以愛便是仁則不可故文公以愛之理三字言之所說得盡又曰心之德何也蓋心者此身之主而其理則得於天仁義禮智皆此心之德而仁又爲五常之本如元亨利貞皆乾之德而元獨爲四德之長天之元卽人之仁也元爲天之全德故仁亦爲人心之全德然仁之所以爲心之德者正以主乎愛故也仁所以能愛者蓋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之以爲心是以主乎愛也愛之理心之德六字之義乃先儒所未發而朱文公始發之其有功於學者至矣豈可不深味之乎

愛之理心之德六字發得透徹

卷之六

所以難者何也道心惟微物欲易萌私見一立人已異觀天理之公於是遏絕而不行矣有志於仁者當知穿窬之關與吾輩生莫非同體體同則性同性同則情同公其心平其施必均齊而母偏吝必方正而無頗邪帥是以往將無一物不獲者此所謂絜矩之道也然大學既言絜矩而斷以義利者豈異指哉利則惟己是爲義則與人同欲世之君子平居論說孰不以平物我公好惡爲當然而私意橫生莫能自克者以利焉爾利也者其本心之與義正塗之榛莽歟大學丁寧於絕簡孟子懷激於首章聖賢深切爲人未有先乎此者然則士之求仁當自絜矩始而推其端又自明義

利之分始

凡天下至微之物。皆有箇心。發生皆從此出。緣是稟受之初。皆得天地發生之心。以爲心。故其心無不能發生者。一物有一心。自心中發出生意。又成無限物。且如蓮實之中。有所謂磨荷者。便儼然如一根之荷。他物亦莫不如是。故上蔡先生論仁。以桃仁杏仁比之。謂其中有生意。幾種便生。故也。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人具天地之理。故其爲心。又最靈於物。故其所蘊生意。幾發出。則近而親親。推而仁民。又推而愛物。無所不可以。至於覆冒四海。惠利百世。亦自此而推之。爾此人心之大。所以與天地同量也。然一爲利祿所阻。則私意橫生。遂流而爲殘忍。爲刻薄。則生意消亡。頑如鐵石。便與禽獸相去不遠。豈不可畏也哉。今爲學須要常存此心。平復省察。覺得胸中。湛然有慈祥惻怛之意。無使忍刻害之私。此卽所謂本心。卽所謂仁也。便當存之。養之。使之不失。則萬善皆從此而生。

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其心本無不仁。只因有私欲。便有達仁之時。能克去私欲。則心常仁矣。心者。指知覺而言也。仁者。指心所具之理而言也。蓋圓外竅中者。是心之體。虛靈知覺者。是心之靈。仁義禮智信。是心之理。知覺屬氣。凡能識痛癢。識利害。識義理者。皆是也。若仁義禮智信。則純是義理。人能克去私欲。則所知覺者。皆義理。不能克去私欲。則所知覺者。物我利害之私而已。純是

理。卽是不違仁。難以私欲便是違仁。

手足不仁者。非曰手足自不仁也。蓋手足本吾一體。緣風痺之人。血氣不貫於手足。便與不屬已相似。人與物亦本吾一體。緣頑忍之人。此心不貫於人物。亦與不屬已相似。風痺之人。不仁於手足。頑忍之人。不仁於民物。皆以其不屬已故也。殊不知天地吾之父。母。與人雖有彼我之異。與物亦有貴賤之殊。要本同一體。只緣私意一生。天理泯絕。便以人已爲二致。亦如手足本是吾身之物。只緣風邪所中。血氣隔塞。遂以手足爲外物。手足民物之比也。風邪私意之比也。人無私意之害。則民物之休戚。自然相關。一見赤子入井。將此心爲之休惕。無風邪之病。則手足之癢癢。亦自爲相關之意。

魯齋許氏曰。仁爲四德之長。元者善之長。前人訓元爲廣大。直是有理。心胸不廣大。安能愛敬。安能敬思。容保民無疆。仁與元俱包四德。而俱列並稱。所謂合之不渾。離之不散。仁者性之德。而愛之理也。愛者情之發。而仁之用也。公者人之所以爲仁之道也。元者天之所以爲仁之至也。仁者人心之所固有。而私或蔽之。以陷于不仁。故仁者必克己。克己則公。公則仁。仁則愛。未至於仁。則愛不可以充體。若夫知覺則知之用。而仁者之所兼也。元者四德之長。故兼亨利貞。仁者五常之長。故兼義禮智信。此二

所以必有知覺不可便以知覺名仁也

臨川吳氏曰天之爲天也。元而已。人之爲人也。仁而已。四序一元也。五常一仁也。人之有仁如木之有本。木有本。幹枝所由生也。人有仁。萬善所由出也。人而賊其仁。猶木戕其本也。木無本。則其枝葉而幹枯。人不仁。則其心死。而身雖生也。奚取。

夫東西南北地之四方也。而東爲先。元亨利貞天之四德也。而元爲長。地之東。天之元。時之春。人之仁也。易曰。體仁足以長人。仁者何人之心也。苟能體此。則有我之私。纖芥不留。及物之春。洞徹無間。真是爲人之長矣。不然。失其本心。沒於下流。而不能自拔也。又

吳長之云

按仲虺云。克寬克仁。伊尹云。民罔常懷。懷于有仁。皆是親慈愛。漢以後儒者。只知有此意。惟孔孟言仁最細。直看到心體無私。爲仁。而程朱又極力發明。於是仁之爲道。兼性情合體用。內聖外王。統括無遺矣。仁字最難說。無有一字可爲正訓者。程子云。只消道一公字。蓋公卽是私欲淨盡。天理流行。境界故可以見仁字大旨。程子又云。公則物我兼照。於此亦可以得愛之源頭矣。然究竟仁不可以公字訓。故又云。惟公爲近之。人皆以愛爲仁。程子所以指出以愛爲仁之非。上蔡因之。遂以覺爲仁。自是錯認。蓋覺乃仁之統智處。而不足盡仁也。朱子以心之德愛之理六字爲訓。理確而意盡。仁爲心之全德。對愛之理。言故只云心之德。此德

字不是得於天之德。亦不是行道有得於心之德。是言心之所以爲心者。以仁爲其德爾。若義則云心之制。當不起德字了。愛之理。理字當玩。非以愛盡仁字。而仁乃愛之理也。因苗識根。卽其發爲愛。可推其心之所以爲德。要看得渾合。朱子云。仁是箇溫潤之物。此語可味。譬之春天和煦。故能生物。仁者心境溫潤。故能愛。或曰。和是已發。屬用不屬體。予曰。此以溫和平靜擬仁之心境。非中庸未發已發之謂也。然則溫和平靜之說。與公相背乎。非也。譬之天晴朗則和煦。心中至公。則有溫和平靜之氣象。二說可相表裏也。程子云。心如穀種。其生之性乃仁也。生之性屬心之德。而愛之理已寓。至於生苗則愛已發矣。穀種生意是一點陽氣在內。亦便有和意。朱子云。惟仁然後能公。又云。公在仁之前。二說不同。蓋道理則仁自無不公。論工夫則克盡私欲。心公理得。而後爲仁也。朱子又云。公所以能恕。此是仁者自然之恕。如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也。若學者勉然之恕。能近取譬。似乎由恕而後得公。不知是否。至云恕是推那愛的。却自了然。恕可以去私。故能全心之德。恕可以施愛。故能推愛之理。求仁之方。莫過於恕。書中言仁。有兼言心之德愛之理者。有專言心之德。專言愛之理者。臨文務要分別。不可朦混。仁兼心與事言。當理而無私之謂也。有以功言仁者。如夫子許管仲以仁。自是權詞。非仁之本義。

仁義

程子曰。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者。則與論道矣。世之論仁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也。

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仁曰義。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唯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道。則有之聖人。

朱子曰。天高地下。人位乎中。天之道不出乎陰陽。地之道不出乎

柔是則舍仁與義亦無以立人之道矣。然而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是謂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天理之至。

問仁義體用動靜何如。曰。仁固爲體。義固爲用。然仁義各有體用。各有動靜。

仁義互爲體用動靜。仁之體本靜。而其用則流行不窮。義之用本動。而其體則各止其所。

義之嚴肅。卽是仁底收斂。

尋常人施恩惠底心。便發得易。當刑殺時。此心便疑。可見仁屬陽。屬剛。義屬陰。屬柔。黃直卿云。只將舒斂二字看便見。喜則舒。怒則斂。

問義者仁之質。曰。義有裁制判斷意。是把定處。便發出許多仁來。如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把定處。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便是流行處。

問孟子以惻隱爲仁之端。羞惡爲義之端。周子云。愛曰仁。宜曰義。然以其存於心者而言。則惻隱與愛。固爲仁心之發。然羞惡乃就事不義上反說。非直指義之端也。宜字乃是就事物上說。不知義在心上。其體段如何。曰。義之在心。乃是決裂果斷者也。克己復禮爲仁。善善惡惡爲義。

仁只是那流行底。義是那台當做處。仁只是發出來底。及至發出。便有敬然不可亂處。便是義。

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爲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爲用也。

南軒張氏曰。愛敬之心。由一本而施有差等。此仁義之道。所以未嘗相離也。易所謂稱物平施。稱物之輕重而吾身無不平焉。此吾儒所謂理一而分殊也。

勉齋黃氏曰。論語一書。本嘗以仁義對言。而孟子言仁義者。不一而足。聖賢之教。宜無異指。而若是不同何也。仁義性所有也。夫子直性不可得聞。而孟子道性善也。夫子教人無非仁義之道。使人進然入於仁義而不自知也。孟子憫斯世之迷惑。故開關啟鑰。直指人心而明告之也。五常百行。皆性所有。而獨言仁義。又何也。仁義蓋總其名。而五常百行其支派也。孟子提綱挈領。使人由是而進。

之無往而非仁義也。孟子之言仁義也。其強爲是名耶。抑亦有自來也。且何以知其爲性所有。而五常百行之總名也。夫子固常言之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之道一而已。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也。人受氣於天。賦形於地。稟陰陽剛柔氣質以爲體。則具仁義之理以爲性。此豈人之所能強名。而五常百行。就有出於仁義之外哉。仁義之道不在他求。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又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仁義之道。根於吾心之固有。初非有甚高難能之事也。存之於虛靜純一之中。推之於動作應酬之際。則仁

義之道在我矣。試以吾平日設心者思之。果能事親而孝乎。果能處宗族而睦乎。果能交於鄉黨朋友而兼所愛乎。果能視人如己乎。果能視民如傷乎。卽是心而充之。以至於無一念之不公。則仁之道盡矣。果能從兄而順乎。果能事上而敬乎。果能應事接物而求其是乎。果能見利不趨乎。果能見害不避乎。卽是心而克之。以至於無一事之不宜。則義之道盡矣。盡仁義之道。則仰不愧。俯不忤。而上下與天地同流矣。

北溪陳氏曰。仁義起於惻隱羞惡。及到那人物上。方見得愛與宜。故曰愛之理宜之理。

按孔子並言仁義者。凡兩見。在易則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在中庸

則仁者人也。義者宜也。至孟子。每以仁義並言。蓋其時功利之習。錮蔽人心。曰甚。立說自宜爾也。仁義雖分言。而其理自相通。用愛處無不合宜。仁中有義。裁制得宜。而不拂乎愛之理。義中有仁也。如事親是仁。豈義不當事親乎。從兄是義。豈仁不愛其兄乎。要須活看爲是。孟子言仁義。莫大於不遺親不後君。莫切於事親從兄。莫真于惻隱羞惡。莫明于人心人路安宅正路。後賢不能出其範圍矣。朱子發明太極圖。而有陰陽剛柔之分。亦可謂發前人未發若體用。則已見孟子居由中矣。

仁義禮智

問仁義禮智立名。還有意義否。朱子曰。說仁便有慈愛底意思。說義便有剛果底意思。聲音氣象自然如此。黃直卿云。六經中專言仁者。包四端也。言仁義而不言禮智者。仁包禮。義包智。

生底意思是仁。殺底意思是義。發見會通是禮。收藏不測是智。

問仁義禮智體用之別。曰。自陰陽上看下來。仁禮屬陽。義智屬陰。春夏是陽。秋冬是陰。只將仁義說。則春生夏長。仁也。秋收冬藏。義也。若將仁義禮智說。則春仁也。夏禮也。秋義也。冬智也。仁禮是敷施出來底。義便是肅殺果斷底。智便是收藏底。如人肚臟有許多事。如何見得其智愈大。其藏愈深。正如易中道立天之道曰陰陽。

陰陽之道

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解者多以仁為柔。義為剛。非也。却是以仁為剛。以義為柔。蓋仁是箇發出來了。便而強。義便是收斂向裏底。外面見之便是柔。

仁禮屬陽。義智屬陰。袁機仲却說義是剛底物。合屬陽。仁是柔底物。合屬陰。殊不知舒暢發達。便是那剛底意思。收斂藏縮。便是那柔底意思。他只念得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兩句。便如此說。殊不知正不如此。又云。以氣之呼吸言之。則呼為陽。吸為陰。吸便是收斂底意。郊飲酒義云。溫厚之氣盛於東南。此天地之仁氣也。嚴凝之氣盛於西北。此天地之義氣也。

仁禮屬陽。健。義智屬陰。順。問義則截然有定分。有收斂底意。

思。自是屬陰順。不知智如何解。曰。智更是截然。更有收斂。如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無作用。不似仁義禮三者有作用。知只是知得了。便交付惻隱羞惡辭遜三者。他那箇更收斂得快。人只是此仁義禮智四種心。如春夏秋冬千頭萬緒。只是此四種心發出來。

仁義禮智便是元亨利貞。若春間不曾發生得。到夏無緣得長。秋冬亦無可收藏。

問仁是天地之生氣。義禮智又於六中分別。然其初只是生氣。故為全體。曰。然問肅殺之氣。亦只是生氣。曰。不是二物。只是些些。春夏秋冬亦只是一氣。

仁包義禮智

問仁包義禮智。惻隱包羞惡辭遜。是非元亨利貞。春包夏。秋包冬。以五行言之。亦如水是包得火。金。水曰木。是生氣。有生氣然後可得而生。若無生氣。則火金水皆無自而能生矣。故木能包此三者。仁義禮智性也。性無形影。可以摸索。只是有這理耳。惟情乃可得而見。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也。故孟子言性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蓋性無形影。惟情可見。觀其發處既善。則知其性之本善必矣。

程正叔云。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曰。仁便是惻隱之母。又曰。若曉得此理。便見得克己復禮。私欲盡去。便純是溫和冲粹之氣。乃天地生物之心。其餘人所以未仁者。只是心中未有此氣象。論語但云。

求仁之方者。是其門人必嘗理會得此一箇道理。今但問其求仁之方。故夫子隨其仁而告之。趙致道云。李先生云。仁是天理之體。統曰是。

問仁是生底意。義禮智則如何。曰。天只是一元之氣。春生時全見是生。到夏時長。也只是這底。到秋來收遂。也只是這底。到冬天藏飲。也只是這底。仁義禮智。割做四段。一箇便是一箇。渾淪看只是一箇。

問先生以爲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又細分將去。程子說性。只有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只分到四便住。何也。曰。周先生亦只分到五行住。若要細分。則如易祥分。

若就仁義便如陰陽。若說四端。便如四時。若分四端八字。便如八節。蓋嘗言仁義禮智。只是一箇道理。分爲兩箇。兩箇分爲四箇。一箇是仁。一箇是義。一箇是禮。一箇是智。這四箇便是箇種子。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便是種子所生。苗。

問元亨利貞有次第。仁義禮智因發而感。則無次第。曰。發時無次第。生時有次第。

仁義禮智性之大目。皆是形而上者。豈可分也。

問仁得之最先。蓋言仁其義禮智。曰。先有是生理。三者由此推之。

仁渾淪言。則渾淪都是一箇生意。義禮智都是仁。對言則仁與義禮智一般。

仁與智包得義與禮。包不得。

仁所以包三者。蓋義禮智皆是流動底物。所以皆從仁上漸漸推出。仁智元貞。是始終之事。這兩頭却重。

或言性之四端。迭爲賓主。然仁智其總統也。恭而無禮則勞。是以禮爲主也。君子義以爲質。是以義爲主也。蓋四德未嘗相離。遇事則迭見。屢出。要在人默而識之。曰。說得是。

楊道夫問先生嘗說仁字。就初處看。只是乍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之心。蓋有不期然而然。便是初處。否。曰。係地靠著。也不得。大抵人之德性上。自有此四者意思。仁便是箇溫。和底意思。義便是箇條。烈剛斷底意思。禮便是箇宜。著發揮底意思。智便是箇收。斂。

無痕迹底意思。性中有此四者。聖門却只以求仁爲急。者。緣仁是四者之先。若常存得溫厚底意思。在這裏。到宜著發揮時。便自然會宜著發揮。到剛斷時。便自然會剛斷。到收斂時。便自然會收斂。若將別箇做主。便都對副不著了。此仁之所以包四者也。直問。

問此恐如五行之水。若不是先有箇木。便亦自生。下面四箇不得。曰。若無木。便無火。無火。便無土。無土。便無金。無金。便無水。又曰。仁字如人釀酒。酒方微發時。帶些溫氣。便是仁。到發得極熱時。便是禮。到得熟時。便是義。到得成酒後。却只與水一般。便是智。又如一日之間。早間天氣清明。便是仁。午間極熱時。便是禮。晚下漸涼。便是義。到夜半全然收斂。無些形迹時。便是智。只如此看其分明。

當來得於天者。只是箇仁。所以爲心之全體。却自仁中分四界子。一界子上是仁之仁。一界子上是仁之義。一界子是仁之禮。一界子是仁之智。一箇物事。四腳撐在裏面。唯仁兼統之心裏。只有此四物。萬物萬事。皆自此出。

仁字專言之。則混然而難名。必以仁義禮智四者兼舉而並觀。則其意味情狀。互相形比。乃爲易見。仁義禮智。同具於性。而其體渾然莫得而見。至於感物而動。然後見其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用。而仁義禮智之端。於此形焉。乃所謂情。而程子以謂陽氣發處者。此也。

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惻隱

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有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蠱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思有以明之。於是別而言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儼然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

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自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迺其情而遂知之耳。

問仁兼四端意思。理會不透。曰。謝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稱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是惻隱之心。且道上蔡問得過失。恁地慙惶。自是羞惡之心。如何

曉道見得惻隱之心。公試思。久之。先生曰。惟是有惻隱之心。方動。若無惻隱之心。却不會動。惟是先動了。方始有羞惡。方始有恭敬。方始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會動。却不成人。若不從動處發出。所謂羞惡者。非羞惡。所謂恭敬者。非恭敬。所謂是非者。非是非。天地生生之理。這些動意。未嘗止息。看如何。然仁亦未嘗盡滅。自是有時而動。學者只怕間斷了。

鬼肅黃氏曰。道固莫大於仁義。而孟子又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向之二者分而爲四。又何也。天固不外乎陰陽矣。陰陽互分而爲老少。金木水火之所以流行也。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五行既不相平。陰

陽則五性亦不外乎仁義也。

北溪陳氏曰。人性之有仁義禮智。只是天地元亨利貞之理。仁在天。為元。於時為春。乃生物之始。萬物於此方萌芽發露。如仁之生生。所以為衆善之長也。禮在天為亨。於時為夏。物到此時。一齊盛長。衆美所會聚。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燦然文物之盛。亦衆義所會聚也。義在天為利。於時為秋。萬物到此時。皆成遂。各得其所。如義斷制萬事。亦各得其宜。秋有肅殺氣。義亦有嚴肅底意。智在天為貞。於時為冬。萬物到此時。皆歸根復命。收斂都定了。如智見得萬事是非都一定。確然不可易。便是貞固道理。貞後又生元。元又生亨。亨又生利。利又生貞。只管如此去。循環無端。總而言之。又只是

卷之六 禮智

一個元。蓋元是箇生意。亨只是此生意之通。利只是此生意之成。貞也只是此生意之藏。此元所以兼通四德。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謂統乎天。則終始周流。都是一箇元。如仁兼統四者。義禮智都是仁。至其為四端。則所謂惻隱一端。亦貫通乎羞惡辭讓是非之端。而為之統焉。今則就四端不覺發動之初。真情懇切。時便自見。惻隱貫通。處故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可謂示人親切。萬世不易之論矣。

問何謂義禮智都是仁。曰。仁者此心渾是天理流行。到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亦都渾是天理流行。到那義之裁斷。千條萬緒。各得其宜。亦都渾是天理流行。到那智之分別萬事。是非各定。亦都

渾是天理流行。

仁義禮智四者。判作兩邊。只是仁義兩箇。如春夏秋冬四時。分來只是陰陽兩箇。春夏為陽。秋冬為陰。夏之通暢。只是春之發生感大處。冬之歛藏。只是秋之肅殺歸根處。

潛室陳氏曰。性是太極渾然之全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始備言之。苟但曰渾然本體。則恐為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為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乎立。孟子之言。亦迥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見得他界分分明。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一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

卷之六 禮智

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者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為四時。然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有四而立之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節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於春。春則春之生。夏則春之長。秋則春之收。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終萬物而始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是惻隱羞惡恭敬三

者皆有可爲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爲非。平是以謂之裁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終始萬物之象也。故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或終而或始。猶元爲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輪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陰陽無端。動靜無始者。此也。

西山真氏曰。人之爲人。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三者。蓋形有大小之殊。而理無大小之間。故也。理者何。仁義禮智是也。人之有是理者。天與之也。自天道而言。則曰元亨利貞。自人道而言。則曰仁義禮智。

有其實一而已。人與天地本一無二。而其所以異者。天地無心。而人有欲。天地惟無心也。是以於穆之命。終古常新。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又元。一通一復。循環而無間。人之生也。初皆全具此理。惟其有形體之累。則不能無物欲之私。故當其惻隱之發。而有以提之。則仁不能克矣。當其羞惡之發。而有以奪之。則義不能克矣。恭敬是非之發。亦然。此孟子所以倦倦於克之一言也。蓋善端之發。其始甚微。亦猶陰陽之氣。兆於二至。初皆眇然而未著也。迨陽浸而長。至于正月。則天地之氣和。而物皆發達矣。陰浸而長。至于七月。則天地之氣肅。而物皆收斂矣。天地無心。其生成萬物之理。皆自微至著。無一歲不然者。人能體天地之心。以爲心。因其善

端之發。保養扶持。去其所以害之者。若火之然。因而窒之。若泉之達。因而濬之。則一念之惻隱。可以澤百世。一念之羞惡。可以止萬民。真舜之仁。湯武之義。所以與天地同其大者。以其能克之也。按易文言。以仁義禮智配元亨利貞四德。而錯綜隱顯其詞。體仁說在上。合禮和義說在下。而貞固幹事。又不露智字。然其意固是仁義禮智也。至孟子始明言仁義禮智根於心。又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四端。而人皆知性中有仁義禮智矣。程朱又推出元亨利貞。仁統義禮智。一層分言之。則仁義禮智。合言之。只一仁也。

仁義禮智信

程子曰。仁者公也。人此者也。義者宜也。權量輕重之極也。禮者別也。智者知也。信者有此者也。萬物皆有性。此五常性也。別謂定分仁義禮智信。於性上要言此五事。須要分別出。仁則固一。一所以為仁。則隱則屬愛。乃情也。非性也。恕者入仁之門。而恕非仁也。因其惻隱之心。知其有仁。惟四者有端。而信無端。只有不信。更無信。如東西南北已有定體。更不用信。若以東為西。以南為北。則有不可信。如東即東。西即西。則無信。仁義此四事。由行而宜之謂義。履此之謂禮。知此之謂智。誠此之謂信。

仁義禮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體。四者四支。仁體也。義宜也。禮也。智知也。信實也。

凡有血氣之類。皆具五常。但不知充而已矣。

孟子曰。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實則不知。不得信則不能守。此致一之道也。

朱子曰。在天只是陰陽五行。在人得之只是剛柔五常之德。

或問仁義禮智性之四德。又添箇信字。謂之五性。如何。曰。信是實。實此四者。實有是仁。實有是義。禮智皆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載四者。

得此生意以有生。然後有禮智義信。以先後言之。則仁為先。以本

小言之則仁為大

問。敬論仁意思。王義禮智信上著不得。又須見義禮智信上少不得。方見得仁統五常之意。今以樹為喻。夫樹之根固有生氣。然實微首尾。豈可謂輪與枝花與葉無生氣也。曰。固然。只如四時。春為仁。有箇生意。在夏則見其有箇亨通意。在秋則見其有箇成實意。在冬則見其有箇貞固意。在夏秋冬。生意何嘗息。木雖凋零。生意則常存。大抵天地間只一理。隨其到處。分許多名字出來。四者於五行各有配。惟信配土。以見仁義禮智實有此理。不是虛說。又如乾四德。元最重。其次貞亦重。以明始終之義。非元則無以生。非貞則無以終。非終則無以為始。不始則不能成終矣。如此循環無窮。

也。

或問人之所以為性者五。而獨舉仁義何也。曰。天地之所以生養者。不過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故人之所以為性者。雖有仁義禮智信之殊。然其曰仁義。則其大端已舉矣。蓋以陰陽五行而言。則水火皆陽。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以性而言。則禮者仁之餘。知者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

人稟五行之秀以生。故木神曰仁。則愛之理也。而其發為惻隱。火神曰禮。則敬之理也。而其發為恭遜。金神曰義。則宜之理也。而其發為羞惡。水神曰智。則別之理也。而其發為是非。土神曰信。則實有之理也。而其發為忠信。是皆天理之固然。人心之所以為也。

答袁機仲曰。所論仁義禮智分屬五行四時。蓋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爲仁而陰爲義。然陰陽又各分而爲二。故陽之初爲木爲春爲仁。陽之盛爲火爲夏爲禮。陰之初爲金爲秋爲義。陰之極爲水爲冬爲智。蓋仁之惻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故其象類如此。是非假合附會。若能然會於心。便自可見。元亨利貞。其理亦然。五行之中。四者既各有所屬。而土居中宮。爲四行之地。四時之主。在人則爲信。爲真實之義。而爲四德之地。聚善之至也。蓋天人一物。內外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間隔。若不見得。則雖生於天地間。而不知所以爲天地之理。雖有人之形貌。而亦不

知其所以爲人之理矣。

程珙問論語多是說仁。孟子却兼說仁義。意者夫子說元氣。孟子說陰陽。仁恐是體。義恐是用。先生嘗曰。孔孟之言。有同有異。固所當講。然今且當理會何者爲仁。何者爲義。如何說箇仁義二字底道理。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有箇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爲性者五。其說最爲得之。却爲後世之言性者多雜。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了。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五者之中。所謂信者。是箇真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真。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

卷之六 仁信

美

卷之六 仁信

孝

別不可不辯。蓋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撙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是乃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仁者爲惻隱。義者爲羞惡。禮者爲恭敬。智者爲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脈。不相般亂。所謂情也。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自各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

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相為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為體用。若認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橫顛倒。無處不通。而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工夫處矣。曰孔門方說仁字。則是列聖相傳。到此方漸次說親切處爾。夫子所以賢於堯舜。於此亦可見其一端也。

或問仁義禮智信有本耶。曰亦孝弟而已矣。但以愛親而言。則為仁之本也。其順乎親。則為義之本也。敬乎親。則為禮之本也。其知此者。則為智之本也。其誠此者。則為信之本也。蓋人之所以為五常百行之本。無不在此。孟子之論仁義禮智樂之實者。正為是也。

此其所以為至德要道也歟。

北溪陳氏曰。仁者心之全德。兼統四者。義禮智信。無仁不得。蓋仁是心中箇生理。常流行生生不息。徹終始無間。苟無這生理。則心便死了。其待人接賓恭敬何自而發。必無所謂禮處。事之際。必不辭裁。而無所謂義。其於是非也。亦頑然無所知覺。而無所謂智。既無是四者。又烏有所謂實理哉。就事物言。父子有親。便是仁。君臣有義。便是義。夫婦有別。便是禮。長幼有序。便是智。朋友有信。便是信。此是堅觀底意。若橫而觀之。以仁言。則所謂親義別序信。皆莫非此心天理流行。又是仁以義言。則只那合當親合當義合當別合當序合當信底。皆各當平理之宜。又是義以禮言。則所以行乎

親義別序信中之節文。又是禮以智言。則所以知是五者當然。而不昧。又是智以信言。則所以實是五者誠然而不妄。又是信。若又然而言之。親親仁也。所以愛親之誠。則仁之仁也。所以諒乎親。則仁之義也。所以溫清定省之節文。則仁之禮也。自良知無不知。是愛。則仁之智也。所以為事親之實。則仁之信也。從兄義也。所以愛兄之誠。則義之仁也。所以當敬在兄。則義之義也。所以徐行後長之節文。則義之禮也。自良知無不知。是敬。則義之智也。所以為從兄之實。則義之信也。敬賓禮也。所以酬酢於中。則禮之仁也。所以接待之宜。則禮之義也。所以酬酢之節文。則禮之禮也。所以酬酢而不亂。則禮之智也。所以為敬賓之實。則禮之信也。察物智也。是非非之。怨則智之仁也。是非非之。得宜則智之義也。是非非之中節。則智之禮也。是非非之一定。則智之智也。所以是非非之實。則智之信也。復言信也。由于天理之公。則信之仁也。發而皆天理之宜。則信之義也。出而中節。則信之禮也。所以有條而不紊。則信之智也。所以為是言之實。則信之信也。

仁義禮智信五者。謂之五常。亦謂之五性。就造化上推原來。只是五行之德。仁在五行。為木之神。在人性。為仁。義在五行。為金之神。在人性。為義。禮在五行。為火之神。在人性。為禮。智在五行。為水之神。在人性。為智。人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位。却無信位。如五行木位東。金位西。火位南。水位北。而土無定位。只寄處於四位之中。木

屬春。火屬夏。金屬秋。水屬冬。土無專氣。只分寄旺於四季之開。四行無土。便都無所該載。猶仁義禮智。無信便都不實了。只仁義禮智之實理。便是信。信却易曉。仁義禮智。須逐件看得分明。又要合衆看得脈絡都不亂。

四者端緒。日用間常常發見。只是人看理不明。故茫然不知得。且如一事到面前。便自有箇是有箇非。須是知得此。便是知。若是也。不知非也。不知便是心中頑愚。無知覺了。既知得是非。已明。便須判斷。只當如此做。不當如彼做。有可否從違。便是義。若要彼此又不能割捨得。彼此管半間不界。便是心中頑鈍。而無義。既斷定了。只如此做。便看此事如何。是太過。如何是不及。做得正中恰好。有

仁信

其間便都耗是天理流行。此便是仁。事做成了。從頭至尾。皆此心真實所爲。便是信。此是從下說上去。若從上說下來。且如與箇賓客相接。初間幾間之。便自有箇懇惻之心。怛然動於中。是仁。此心既怛然動於中。便肅然起敬。去接見他。是禮。既接見畢。便須合作如何待。輕重厚薄。處之合宜。便是義。或輕或重。或厚或薄。明白一定。是智。從首至末。皆真實是信。此道理循環無端。若見得熟。則大用小用皆宜。橫說豎說皆通。

魯齋許氏曰。五常性也。天命之性。性分中之所固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所行之道也。率性之道。職分之所當爲。

按周書五常。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者之常道也。馬氏起論語。所謂三綱五常。朱子釋五常爲仁義禮智信。此是指常性言。與書五常不同。周子太極圖說。因五行而有五性。伊川頤子好學論。本之以五性爲仁義禮智信。至此方分明說出。然昌黎性云。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伊川所云五性七情。似亦兼禮韓文。五性之目。信居末。以貫上四項。原性信居中。亦是五行土位乎季夏之意。仁可以該義禮智信。信可以貫仁義禮智。即義禮智三者任舉其一。亦皆貫乎四。陳北溪上下橫豎之說可玩。父子隨在。君臣貼義。舊有此說。夫婦貼禮。長幼貼智。朋友貼信。利罔而長幼貼智處尤可疑。蓋必欲分貼則不得不然其實性之於五倫。不必屑屑分貼。每一倫皆以五性包攝之也。

誠

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

動以天爲無妄。動以人欲則妄矣。無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

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

不誠則有累。誠則無累。

誠則無不敬。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

注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

誠之爲言。實而已矣。

田呂氏曰誠者理之實然。一而不可易者也。

實理不二。則其體無雜。其體不雜。則其行無間。故至誠無息。

朱子曰誠者實有此理。

誠實理也。亦誠意也。由漢以來。專以誠意言誠。至程子乃以實理言。後學皆棄誠意之說。不觀中庸。亦有言實理爲誠處。亦有言誠意爲誠處。不可只以實爲誠。而以誠意爲非誠也。

問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曰非無妄故能誠。無妄便是誠。無妄是四方八面都去得。不欺。猶是兩箇物事相對。

無妄是兼天地萬物所同得底渾淪道理。不欺是就一邊人身說。

問無妄誠之道。不欺則所以求誠否。曰無妄者聖人也。謂聖人爲

無妄則可謂聖人爲不欺則不可。又問此正所謂誠者天之道也。

誠者人之道否。曰然。無妄是自然之誠。不欺是著力去做底。

無妄。自是我無妄。故誠。不欺者對物而言之。故次之。

上蔡云誠是實理。不是專說是理。後人便只於理上說。不於心上說。未是。

問誠與信如何分。曰誠是箇自然之實。信是箇人所爲之實。中庸

說誠者天之道也。便是誠。若誠之者人之道也。便是信。上是下不

是。誠是自然底實。信是人做底實。故曰誠者天之道。這是聖人之

信。若衆人之信。只可喚做信。故信未可喚做誠。誠是自然無妄之

謂。如水只是水。火只是火。仁徹底是仁。義徹底是義。

誠者實有之理。自然如此。忠信以人言之。須是人體出來。方

誠字以心之全體而言。忠字以其應事接物而言。此義理之本名

也。至曾子所言忠恕。則是聖人之事。故其忠與誠。仁與恕得通言

之。

問性誠曰性是實。誠是虛。性是理底名。誠是好處底名。性譬如道

扇子相似。誠譬如這扇子做得好。又曰五峯云誠者命之道乎。中

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此語分得輕重虛實處。却好。某以爲

道字不若改做德字更親切。

問誠是體。仁是用。否曰理一也。以其實有故謂之誠。以其體言則

有在義體智之實。以其用言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實。故曰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蓋無其實矣。又安得有是名乎。誠字在道則爲實有之理。在人則爲實然之心。而其維持主宰全在敬字。今但實然用力於敬。則日用工夫自然有總會處。而道中之名實異同先後本末皆不相礙。若不以敬爲事而徒曰誠則所謂誠者不知其將何所錯。且五常百行無非可願。雖然心目之間又將何所擇而可乎。

問誠敬二字如何看。補廣云。先敬然後誠曰。且莫理會先後。敬是如何。誠是如何。廣曰。敬是把捉工夫。誠則到自然處。曰。敬也有把捉時。也有自然時。誠也有把捉時。亦有自然時。且說此二字。義敬只是簡取。欲畏懼不縱放。誠只是箇朴真。惡實不欺誑。初

學者如此。不縱放不欺誑。到得工夫到時。則自然不縱放不欺誑矣。

誠是不欺妄底意思。敬是不放肆底意思。

妄誕欺詐爲不誠。怠惰放肆爲不敬。此誠敬之別。

問由敬可以至誠否。曰。誠自是真實。敬自是嚴謹。如今正不要如此看。但見得分曉了。便下工夫做將去。如整齊嚴肅。其心收斂。當惺惺數條。無不通貫。

人固有終身爲善而自欺者。須是要打醒得盡。盡意誠而後心可正。過得這一關。後方可進。

南軒張氏曰。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道之成。則誠而天矣。

勉齋黃氏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無妄便是誠者天之道。不欺便是誠之者人之道。

誠字也。隨人看。如說誠自不妄語。入不妄語只是不欺裏面一條。未及躬行底話。假如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天地這一副當道理。你都恁實剝剝地。仁便是仁。義便是義。更無一點虛人體。實理。便莫以欺僞存心。所謂不欺。是外面爲事。裏面須實是如此。纔有七分爲善。更有兩三分爲不善底意。便是不實。如顏子三月不違仁。是三月間無不實。三月之後未克有之。卽是有些不實。便屏去了。

北溪陳氏曰。誠字後世都說差了。到伊川方云。無妄之謂誠。字義始明。

至誠兩字。動不動輒加諸人。只成箇謙恭敬謹底意思。不知誠者其實無妄之謂。至誠乃是其實極至而無一毫之不盡。惟聖人可以當之。如何可容易以加諸人。

誠字本就天道論。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只是一箇誠。天道流行。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妄。暑往則寒來。日往則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收了便冬藏。元亨利貞。終始循環。萬古常如此。皆是真實道理。爲之主宰。如天行一日一夜一周。而又過一度。與日月星辰之運行。應度萬古不差。皆是誠實道理。如此。又就果木觀之。甜者萬古甜。苦者萬古苦。青者萬古青。白者萬古白。紅者萬古紅。紫者

萬古常然。圓者萬古常圓。缺者萬古常缺。一花一葉。文綾相。等對萬古常然。無一毫差錯。便待人力十分安排。撰造來。終不相似。都是眞實道理。自然而然。就人論。則只是這實理流行。付與於人。自然發見出來。底未說到做工夫處。且誠之一字。不成受生之初。便具這理。到賦形之後。未死之前。這道理便無了。在吾身日用常流行發見。但人之不察耳。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兄。都是這實理發見出來。乃良知良能。不待安排。又如乍見孺子將入井。便有休惕之心。至行道乞人。饑餓瀕死。而蹴爾嗟來等食。乃不屑就。此皆是降衷秉真。眞實道理。自然發見出來。雖極惡之人。物慾昏蔽之甚。及其稍息。則良心之實。自然發見。終有不可殄滅者。此皆

卷之六

書

天理自然流行。眞實處。雖曰見於在人。而亦天之道也。乃就人做工夫處。論則又是慈實不欺之理。是乃人事之當然。此人之道也。故存心。全體慈實。固誠也。若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誠與信相對論。則誠是自然。信是用力。誠是理。信是心。誠是天道。信是人道。誠是以命言。信是以性言。誠是以道言。信是以德言。西山真氏曰。唐虞之時。未有誠字。舜典所謂允塞。即誠之義也。至伊尹告太甲。乃曰。鬼神無常。享於克誠。誠字始見於此。

伊川先生言。主一之謂敬。又恐人未曉一字之義。又曰。無適之謂一。適往也。主於此事。則不移於他事。是之謂無適也。主者存主之義。伊川又云。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主則有意。在學者用功須

當主於一。上者念念守此。而不離之意也。及其涵養既熟。此心湛然。自然無一雜難。則不待主而自一矣。不待主而自一。即所謂誠也。敬是人事之本。學者用功之要。至於誠。則達乎天道矣。此又誠敬之分也。

雙峯饒氏曰。誠之爲道。無所不體。自學者言之。敬所以存心也。敬立則內直。義所以制事也。義形則外方。二者皆學者切己之事。苟非有誠意以爲之。則敬非真敬。而其爲敬也。必疎略。義非實義。而其爲義也。必駁雜。所謂不誠無物也。

按伊尹所言。享于克誠。誠字以實心言。子思作中庸。周子作通書。將誠字說得波微廣大。而朱子分別出實理實心來。以實理言。則

卷之六

金

衍

兼天地人物。以實心言。則統天德王道。無不括于誠字中矣。中庸言誠者。誠之者。擇善固執。自是求誠工夫。然又離不得一敬字。故學者存誠主敬。不可闕一。依朱子說。維持主宰全在敬字。則求誠以敬爲要。依雙峯說。非誠意以爲之。敬非真敬。義非實義。則主敬又須以誠爲本矣。此處難分先後。

忠信

程子曰。盡已無缺。爲忠。體物無違。爲信。表裏之義也。

盡已爲忠。盡物爲信。極言之。盡已者。盡已之性也。盡物者。盡物之性也。信者無僞而已。於天性有所損益。則爲僞矣。易無妄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動以天理故也。

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也。

朱子曰。盡已之謂忠。盡物之謂信。只是一理。但忠是盡已。信却是於人無所不盡。猶曰。忠信內外也。

忠自裏面發出。信是就事上說。忠是要盡自家這箇心。信是要盡自家這箇道理。

信者忠之驗。忠只是盡已。因見於事而爲信。又見得忠如此。

忠信只是一事。但自我而觀。謂之忠。自彼而觀。謂之信。此程子所以有盡已爲忠。盡物爲信之論也。

忠信只是一理。自中心發出來。便是忠。著實便是信。謂與人說話時。說到底。見得恁地了。若說一半不肯盡說。便是不忠。有這事說。這事無這事。便說無。便是信。只是一箇理。自其發於心。謂之忠。驗於事。謂之信。

北溪陳氏曰。忠信二字。從古未有人解得分曉。諸家說忠。都只以事君不欺而言。夫忠固能不欺。而以不欺名忠。則不可。如此則忠之一字。只事君方使得。說信。又只以不疑而言。信固能不疑。而以不

疑解信。則不可。如此則所謂不疑者。不疑何事。說字骨不出。直至

程子曰。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方說得確定。盡已是盡自家心裏面。以所存主者而言。須是無一毫不盡。方是忠。如十分底話。只說得七八分。猶留兩三分。便是不盡。不得謂之忠。以實是就言上說。有話只據此實物說。無便曰。無有便曰有。若以無爲有。以有爲無。便是不以實。不得謂之信。忠信非判然二物。從內面發出。無一不盡。是忠。發出外來。皆以實。是信。明道發得又明暢曰。發已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從已心中發出。無一不盡。是忠。循物之實。而言。無些子違背他。如是便曰。是不與是底相背。非便曰。非不與非底相背。便是信。伊川說得簡要確實。明道說得發越條暢。

信有就言上說。是發言之實。有就事上說。是做事之實。有以實言。有以實心言。

忠信兩字。近誠字。忠信只是實。誠也只是實。但誠是自然實底。忠信是做工夫實底。誠是就本然天賦真實道理上立字。忠信是就人做工夫上立字。

問忠信之信。與五常之信。如何分別。曰。五常之信。以心之實理而言。忠信之信。以言之實理而言。須是逐一看得透徹。古人言語。有就忠信之信言者。有就五常之信言者。不可執一。若泥著。則不通。

聖人分上。忠信便是誠。是天道。賢人分上。忠信只是思誠。是人

道。

誠與忠信對。則誠天道。忠信人道。忠與信對。則忠天道。信人道。忠信等字。骨看得透。則無往而不通。如事君之忠。亦只是盡已之心。以事君。為人謀之忠。亦只是盡已之心。以爲人謀耳。

忠信是就人用工夫上立字。大抵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位。萬善皆從此而生。四位實爲萬善之總括。如忠信如孝弟等類。皆在萬善之中。孝弟便只是仁之實。但到那事親事見處。方始名之曰孝。弟。忠信便只是五常實理之發。但到那接物發言處。方始名之曰忠信。

○按誠有天道有人道。忠信是誠之之事故。學者必以忠信爲主。而

大學論語恭看

平天下之大道。亦必忠信以得之也。○北溪之說。極爲詳盡。可與

忠恕

上蔡謝氏曰。昔人有問明道先生云。如何斯可謂之恕心。明道曰。充廣得去。則爲恕心。如何是充廣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廣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開。賢人隱。察此可以見盡不盡矣。忠恕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

河東侯氏曰。無恕不見得忠。無忠做不出恕來。誠有是心之謂忠。見於功用之謂恕。

朱子曰。主於內爲忠。見於外爲恕。忠是無一毫自欺處。恕是稱物平施處。

忠因恕見。恕由忠出。

忠只是一箇忠。做出百千萬箇恕來。

忠恕只是體用便耳。一箇物事。猶形影。要除一箇除不得。若未曉且看過去。却時復潛玩。忠與恕不可相離一步。

忠是本根。恕是枝葉。非是別有枝葉。乃是本根中發出枝葉。枝葉卽是本根。

人謂盡已之謂忠。盡物之謂恕。盡已之謂忠。固是。盡物之謂恕。則未盡推已之謂恕。盡物之謂信。

忠者天下大公之道。恕所以行之也。忠言其體。天道也。恕言其用。人道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

問孔子言恕必兼忠如何對子貢只言恕曰不得忠時不成恕說
恕時忠在裏面

北溪陳氏曰忠信是以忠對信而論忠恕又是以忠對恕而論伊川
謂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忠是就心說是盡已之心無不真實
者恕是就待人接物處說只是推已心之所真實者以及人物而
已字義中心爲忠是盡已之中心無不實故爲忠如心爲恕是推
已心以及人要如已心之所欲者便是恕夫子謂已所不欲勿施
於人只是就一邊論其實不止是勿施已所不欲者凡已之所欲
者須要施於人方可如已欲孝人亦欲孝已欲弟人亦欲弟必推
已之所欲孝弟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其欲孝弟之心已

卷之六 忠恕

忠恕

欲立人亦欲立已欲達人亦欲達必推已之所欲立欲達者以
人使人亦得以遂其欲立欲達之心便是恕只是已心流底去到
那物而已然恕道理甚大在士人只一門之內應事無幾其所推
者有限就有位者而言則所推者大而所及者甚廣苟中天下而
立則其所推者愈大如吾欲以天下養其親却使天下之人父母
凍餒不得以遂其孝吾欲長吾長勿吾勿却使天下之人兄弟妻
子離散不得以安其處吾欲享四海之富却使海內困窮無告者
不得以遂其生之樂如此便是全不推已便是不恕

大概忠恕只是一物就中截作兩片則爲二物上蔡謂忠恕猶形
影說得好蓋存諸中者既忠則發出外來便是恕應事接物處不

恕則在我者必不十分真實故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
底事便是忠底心○有天地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
是也有聖人之忠恕吾道一以貫之是也有學者之忠恕已所不
欲勿施於人是也皆理一而分殊

自漢以來恕字義甚不明至有謂善恕已量主者而范忠宣公亦
謂以恕已之心恕人不知恕之一字就已上著不得據他說恕字
只是簡饒人底意思如此則是已有過且自恕已人有過又并恕
人是相率爲不肖之歸豈古人推已如心之義乎故忠宣公謂以
責人之心責已一句說得是以恕已之心恕人一句說得不是其
所謂恕恰似今人說且恕不輕恕之意字義不明爲害非輕

卷之六 忠恕

忠恕

西山真氏曰忠之爲義先儒以爲中心釋之又以盡已言之蓋本諸
心而無偽者忠也發乎已而必盡者亦忠也然未有本諸心而不
盡於已盡乎已而不本諸心者其亦一而已爾聖賢之言忠不顧
於事君也爲人謀必忠也於朋友必忠告也事親必忠養也至於
以善教人以利教民無適而非忠也平居有一之可愧而能盡忠
其君無是道也恕者如心之謂非寬厚之謂也如我能爲善亦欲
他人如我之善我無惡亦欲人如我之無惡我欲立亦欲人之立
我欲達亦欲人之達大槩是視人如已推已及物之謂
忠者盡已之心也恕者推已之心以及人也忠盡乎內者也恕形
於外者也已之心既無一毫之不盡則形之於外亦無一毫之不

實有忠而後有恕。忠者形也。恕者影也。在聖人則曰誠。在學者則曰忠。誠是自然而然。忠是須用著力。在聖人則不必言恕。在學者則當言恕。蓋聖人不待乎推。學者先盡已而後能及人。故有待乎推也。然學若能於忠恕二字上著力於盡已盡人之間無不極其至久之亦可以到至誠地位。

○按忠恕之解詳見論語。此所錄無異說。特以標忠恕之名義云爾。

○仁恕已見前。茲因誠以及忠。信。因忠。信。以及忠。恕。蓋已推已可以會取誠字。故朱子論語集註亦以誠相形爲說。學者之忠恕是正名正位。天地聖人只是推論。

恭敬

程子曰。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

朱子曰。恭主容。敬主事。有事著心做。不易其心而爲之。是敬。恭形於外。敬主於中。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敬爲切。

問恭敬二字。恭在外。工夫猶淺。敬在內。工夫大段細密。曰二字不可以深淺論。恭敬猶忠信兩字。問恭即是敬之發見。曰本領雖在敬上。若論那大處。恭反大於敬。若不是裏面積盛。無緣發出來做。得恭。

問恭敬二字。語孟之言多矣。如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居處恭。執事敬。行己也恭。事上也敬。貴難於君。誦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

伊川先生言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蓋恭敬只一理。曰恭主容。敬主事。自學者而言。則恭不如敬之力。自成德而言。則敬不如恭之安。

問恭與敬如何。曰恭是主容貌而言。敬是主事而言。問敬如何。是主事而言。曰而今做一件事。須是專心在上面方得。不道是不好事。而今若讀論語。心又在孟子上。如何理會得。若做這一件事。心又在那事。永做不得。又曰敬是畏底意思。又曰敬是就心上說。恭是對人而言。又曰若有事時。則此心便即專在這一事上。無事則是此心湛然。又曰恭是謹。敬是畏。莊是嚴。嚴威嚴恪。非所以事親是莊。於遠處使不得。若以臨下則多是莊。莊之以莊則敬。不是以敬。

之則民不傲。

人常恭敬則心常光明。

北溪陳氏曰恭有嚴底意敬字較實。

身體嚴整容貌端莊此是恭底意但恭是敬之見於外者敬是恭之存於中者敬與恭不是二物如形影然未有內無敬而外能恭者亦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此與忠信恕相關一般。

坐如尸正如齋便是敬之容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便是恭之容敬工夫細密恭氣象闊大。

且如恭敬古人皆如此著力如堯之欽明舜之溫恭湯之聖敬日躋文王之緝熙敬止都是如此做工夫。

敬與敬字不相關恭與敬字却相關。

按恭敬之分當附於持敬卷後因所言多與忠信恕相形故列之此。

性理纂要附評卷之七

半陽冉觀祖永光輯

男
誦術
誦術
全校

嵩陽耿介逸菴

襄城李來章禮山訂

姪
淳
薄

性理原有總論為學之方三卷謂之總論故於先儒格言見及輒

取不復為之區別然語繁而無倫次恐讀者意不融洽遂生厭苦余反復尋繹次第其語逐類相從刻以小目讀者得共一義可以

取法覽其全卷又可以互証則分目固依然總論也

統要

道德心性
立志

希聖

變化氣質
入路

務大

謹小
切身為已

平實

博洽
精專

不可姑待

不可間斷
不可欲速

不可責效

純熟
滿養

虛心

自得
忘遇

應事

疑問
慎思

讀書

講學

爲學之方

○統要

程子曰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言謂求於外以文爲王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末？考詳畧，採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無益於德。君子弗之學也。二者皆切于病，謂卷當爲猛省。學要在敬也。誠也。中間便有箇仁，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之意。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正則博言不貴文，貴於實而已。當則文學而爲名，內不足也。

根本須是先培養，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立，所造有淺深，則勉與不勉也。

守之必嚴，義之必定，少待而縱之，則存者亡矣。

五峰胡氏曰：學欲博，不欲難守；欲約，不欲陋。難似博，陋似約。學者不可不察也。

學貴大成，不貴小用。大成者，參於天地之謂也。小用者，謀利計功之謂也。

修身以寡欲爲要行，已以恭儉爲先。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以及求諸己爲要法，以言人不善爲至戒。

朱子曰：聖賢所說工夫都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論語則說學

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只是隨他地頭，所說不同。下得字各有精細，其實工夫只是一般。須是盡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

學者工夫，但思不得其要。若是尋究得這箇道理，自然頭頭有箇著落，貫通浹洽，各有條理。如或不然，則處處窒礙。學者常談，多說持守未得其要，不知持守甚麼。說擴克、說體察、說涵養，皆是揀好底言語，做箇說話，必有實行力處，方可所謂要於本領上理會者，蓋緣如此。

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窮理修身爲究竟之法耳。

聖人玉言萬語，只是要教人爲學。無許多事，只是要持守身心，研究道理，分別得是非善惡，正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到這裏方是踏著實地，自住不得。

爲學當以存主爲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偏廢。縱使已有一長，未可遽恃以輕彼，而長其驕吝克伐之私。況其有無之實，又初未定乎？平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卽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必妄意推求，必欲舍此拙法而求他解也。

爲學之要，先須持已。然後分別義利兩字，令趨向不差，是大節目。其他隨力所及爲之，務在精審而不貴於泥濘滯礙也。

爲學之要，先須持已。然後分別義利兩字，令趨向不差，是大節目。其他隨力所及爲之，務在精審而不貴於泥濘滯礙也。

聖賢之教。不過博文約禮四字。博文則須多求博取。熟讀而精擇之。乃可以浹洽而貫通。約禮則只敬之一字。已是多了。日用之間。只以此兩端立定程課。不令間斷。則久之自有進步處矣。

爲學之道。聖賢傳所以告人者。已竭盡而無餘。不過欲人存此一心。使自家身有主宰。今人馳騁紛擾。一個心都不在。雖說要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學者須要識此。

人之爲學。五常百行。皆能盡常常記得。人之性。惟五常爲大。五常之中。仁尤爲大。而人之所以爲是仁者。又但當守敬之一字。只是常求放心。晝夜相承。只管提撕。莫令廢情。則雖不能常常盡記。

聖而義禮智信之用。自然隨其事之當然而發見矣。子細思之。

者。最見此一事爲要。所以孔門只是教人求仁也。

學固不在乎讀書。然不讀書。則義理無由明。要知無事不要理會。無書不要讀。若不讀這件件書。便闕了這一件道理。不理會這一件事。便闕這一事道理。要他底。須著些精彩。方得。然泛泛做。又不得。故程先生教人以敬爲本。然後心定理明。孔子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也是敬說。要人敬。但敬便是箇閑聚底道理。當愛古人說得。學有緝熙于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爲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緝熙字。心地光明。則此理此物有此理。自然見得。且如人心何嘗。

不光明。見他做得是。便道是做得不是。便知不是。何嘗不光明。然只是純明便昏了。又有一種人。自謂光明。而事事物物。元不曾照見。似此光明。亦不濟得事。

爲學大要。只在求放心。此心流滯。無所收拾。將甚處做管轄處。其他用工。總閑慢。須先就心上立得定。決不雜。則自然光明。四達照用有餘。凡所謂是非美惡。亦不難辨。況天理人欲。決不兩立。須得全在天理上行。方見人欲消盡。義之與利。不待分辨而明。至若所謂利者。凡有分毫求自利便處。皆是便與克去。不待顯著。方謂之利。此心須令純純。只在一處。不可令有外事參雜。遇事而發。合道理處。便與果決行去。勿顧慮。若臨事見義。方復遲疑。則又非也。

仍須勤勤把將做事。不可做頃放寬。日日時時如此。便須見人。

之精神。習久自成。大凡人心。若勤緊收拾。莫寬縱逐物。安有不得其正者。若真箇提得緊。雖半月見驗可也。

東萊呂氏曰。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用。涵養多於講說。讀經多於讀史。工夫至此。然後可入可大。

凡勤學。須是出於本心。不待父母先生督責。造次不忘。寢食在念。然後見功。苟有人則作。無人則輟。此之謂爲父母先生勤學。非爲己終無所得。

爲人立基址。須是堅實。既堅實。須是就擴充。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

雙峰饒氏曰君子之學。不守諸約。則汎濫支離。固無以爲體道之本。不致其博。則隱陋偏黨。亦無以盡道體之全。存養省察。致知力行。闕一不可。

潛室陳氏曰記問之學。雖博而有限。義理之學。至約而無窮。

問伊川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不知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不知禮樂。何以能窮神知化。曰。盡性至命。窮神知化。皆聖人事。欲學聖人。皆從實地上做起。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此聖門切實之學。積累之久。將自有融液貫通處。非謂一蹴便能。

道德心性

問立德進德先後。程子曰。此有一有立而後進。有進而至於立。立而後進。則是卓然定後有所進。立則是三十而立。進則是吾見其進也。有進而至於立。則進而至於立。道處也。此進是可與適道者也。立是可與立者也。

學莫大於平心。平莫大於正。正莫大於誠。

問有困苦學失心者何也。曰。未之聞也。善學者之於其心。治其亂。收其放。明其蔽。安其危。曾謂爲心害乎。

不知性善。不可以言學。知性之善。而以忠信爲本。是曰先立乎其

大者也。龜山楊氏曰。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

事體大。須是留著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爲也。欲爲聖賢之所爲。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爲文章作忠信。愿。不爲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畧無毫髮髮髯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爲古人之所爲。總有一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通古今爲文章。或志於忠信。愿。不爲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學者必以孔孟爲師。學而不求諸孔孟之言。亦未矣。易曰。君子居則觀象而玩辭。學則小成。而不知諸孔孟之言。亦未矣。易曰。君子居則觀象而玩辭。學則小成。而不知諸孔孟之言。亦未矣。

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之學者。欲以雕繪組織爲工。誇多鬬靡。以資見聞而已。故據其華。不茹其實。未嘗蓄德。而反約也。彼亦焉用學爲哉。

自孟子沒。聖學失傳。帶卿而下。皆未得其門而入者也。七篇之書。具在。始終考之。不過適性善而已。知此。則天下之理得。而諸子之失其傳。皆可見也。夫學道者。捨先聖之書。何求哉。譬之適九達之衢。未知所之。六經能指其攸趨而已。因其所指而之焉。則庶乎其有至也。徒弊精神於章句之閒。則未矣。

陳水司馬氏曰。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安以學爲。朱子曰。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學之則。

問進德之方曰大率要脩身窮理若脩身上未有工夫亦無窮理處又問脩身如何曰且先收放心如心不在無下手處要去體察你平日用心是爲己爲人若讀書計較利祿便是爲人

人生與天地一般無些欠闕處。且去子細看秉彜常性是如何。將孟子言性善處看。是如何。善須精細看來。

學者須是求放心然後識得此性之善人性無不善只緣自放其心遂流於惡天命之謂性卽天命在人便無不善處發而中節亦是善不中節便是惡人之一性完然具足二氣五行之所稟賦何嘗有不善人自不同善上去茲其所以爲惡爾韓愈論孟子之後

生理學

爲學

米

1998

不得其傳。只爲後世學者不去心上理會。堯舜相傳。不過論人道。心精一執中而已。天下只是善惡兩端。譬如陰陽在天地間。風和日暖。萬物發生。皆是善底意思。及羣陰用事。則萬物凋瘵。惡之在人亦然。天地之理。固是抑遏陰氣。勿使常勝。學者之於善惡。亦要於兩坎界處。攔截分曉。勿使纖惡間絕善端。動靜日用。時加體察。持養久之。自然成熟。

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工夫。求取放心。然後却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舜元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守亦不費力矣。

角軒張氏曰古人所以從事於學者其果何所爲而然哉天之生斯

卷之四

五

九

人也。則有常性。人之立於天地之間也。則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事。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其事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性之所有也。弗勝其事。則爲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則爲弗克若天矣。克保其性。而不悖其事。所以順乎天也。然則捨講學其能之哉。凡天下之事。皆人之所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於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纖至悉。何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貫。則天性以之陷溺也。然則講學其可不孜孜乎。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著於吾心。心也者。萬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理之所固有。而事之所當然者。所

○立志

張子曰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

上蔡謝氏曰人須先立志立則有根本譬如樹須先有箇根本然

後培養能成合抱之木若無根本又培養商莖

朱子曰學者大要立志所謂志者不道將這些意氣去蓋他人只是直截要學克齊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是真實道理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這些道理更無走作只是一箇性善可至克齊別沒去處了下文引成颺顏子公明儀所言便見得人人皆可爲也學者立志須教猛勇自當有壯志不足以有爲此學者之大病

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直是真箇去做說正心直是要心正說誠意直是要意誠修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詠一餉說誠意又將誠意吟詠一餉說修

身又將聖賢許多說修身處講誦而已或最拾言語綴緝時文如此爲學却與自己身上有何交涉這裏須用著意理會今之朋友

固有樂聞聖賢之學而終不能去世俗之陋者無他只是志不立爾學者大要立志纔學便要做聖人是也

問人氣力怯弱於學有妨否曰爲學在立志不干氣稟強弱事又曰爲學何用憂懣但放令平易寬快去或舉聖門弟子惟顏子稱好學其次方說及曾子以此知事大難曰固是如此其看來亦有甚難有甚易只是堅立著志順義理做去他無踴躍也

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着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作好人皆是志不

立之病直須反覆思量究見病痛起處猛勇奮躍不伏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前上去大有事在

問爲學工夫以何爲先曰亦不過如前所說專在人自立志既知這道理辦得堅固心一味向前何患不進只患立志不堅只急聽人言語看人文字終是無得于已

爲學大端在於求復性命之本然求造聖賢之極致須是便立志如此便做去始得若曰我之志只是要做箇好人識些道理便休宜乎功夫不進日久漸漸消磨今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必須是光明正大必不應只如此而止就自家性命上儘做得去不

聖賢地位不休如此立志自是歇不住自是儘有工夫可做

子之欲罷不能如小人之孳孳爲利念念自不忘若不立志終不得力因舉程子云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又舉云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此是五峰議論好處又舉士尚志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又舉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又舉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如孔門亦有不能立志者如冉求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是也所以其後志於聚斂無足怪

北溪陳氏曰人若不立志只泛泛底同流合汙便做成其人須是立志以聖賢自期便能卓然拔出於流俗之中不至隨波逐浪爲俗

疎庸輩之歸。若甘心於自暴自棄。便是不能立志。

立志須是高明正大。人多有好貨質。純粹靜淡。甚近道。却甘心爲卑陋之歸。不肯志於道。只是不能立志。

孟子曰。士尚志。立志要高。不要卑。

論語曰。博學而篤志。立志要定。不要雜。要堅。不要緩。如舜何人也。

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皆以聖人自期。皆是能立志。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

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孟子以舜自期。亦是能立志。

雙峰饒氏曰。人之爲學。莫先於立志。立志之初。當先於分別古今。

品之高下。孰爲可尊。可慕。而可法。孰爲可賤。可惡。而可戒。此入德之先務也。此志既立。然後講學以明之。方行以克之。則德之進也。浩乎其不可禦矣。

今之學者。所以不能學爲聖賢者。其大患在于無志。其次在于無所守。蓋人而無志。則趨向卑陋。不足與議高明光大之事業。勉之以道義。則曰難知難行。期之以聖賢。則曰不可企及。不過終身汨汨爲鄉里之庸人而已。何足與有爲哉。人而無守。則見利必趨。見害必避。平居非不粗知義理。至于臨事。則爲利欲所驅。而有所不暇顧。何足與有所立哉。

○希聖

程子曰。人之於學。避其所難。而姑爲易者。斯自棄也。已。夫學者必志於大道。以聖人自期。而猶有不至者焉。

人皆可以爲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至於聖人而已者。皆自棄也。孝其所當孝。悌其所當悌。自是而推之。是亦聖人而已矣。

今之學者。有三弊。溺於文辭。率於訓詁。惑於異端。苟無是三者。則必求歸於聖人之道矣。

人之學。當以大人爲標準。然上而更有化爾人當學。顏子之學。

龜山楊氏曰。古之學者。以聖人爲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爲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爲可至。則必以爲狂而自棄。

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爲準。

朱子曰。聖賢只是做得人。當爲底事。盡今做到聖賢止。是恰好。又不過外。

凡人須以聖賢爲已任。世人多以聖賢爲高。而自視爲卑。故不肯進。抑不知使聖賢本自高。而已別是一樣人。則早夜孜孜。別是分外事。不爲亦可。爲之亦可。然聖賢稟性與常人一同。既與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聖賢爲已任。自開闢以來。生多少人。求其盡已者。千萬人中。無一二。只是衰同耗過一世。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

子 25—254

今世學者往往有物而不能有其則聖賢能盡其性故耳極天下之聰目極天下之明爲子極其孝爲臣極其忠或問明性須以敬爲先曰固是敬亦不可混論說須是每事上檢點論其大要只是不放過耳大抵爲己之學於他人無一毫干預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使人反其固有而復其性耳

而今聖賢且看聖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其便不似聖人因其便只是常人就此理會得透自可超凡入聖

問爲學大端曰且如士人應舉是要做官故其工夫勇猛念念不忘竟能有成若爲學須立箇標準我要如何爲學此志念念不忘工夫自進蓋人以渾然之身與天地並立而爲三常思我以血氣

卷之七

四

之身如何配得天地且天地之所以與我者色色周備人自汚壞了因舉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一章今之學者須是求復其初求全天之所以與我者始得若要全天之所以與我者便須以聖賢爲標準直做到聖賢地位方是全得本來之物而不失如此則工夫自然勇猛臨事觀書常有此意自然接續若無求復其初之志無必爲聖賢之心只見因循荒廢了

問學者思先立標準如何曰必有事焉而勿正之謂而今雖道是要學聖人亦止從下頭做將去若日日恁地比較也不得雖則是日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若只管將來比較不去做工夫又何益

本程

問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如何勉齋黃氏曰如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不遷怒不貳過等皆用力處就務實切已下工所以入聖人爲近

問濂溪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一條曰纔說爲學便以伊尹顏子並言若非爲己務實之論蓋人之心量自是有許多事不然則福狹了然又不可不知輕重先後故伊尹曰志願子曰學大學既言明德便言新民聖賢無一偏之學

○變化氣質

問人有日記萬言或妙絕技藝者是可學乎程子曰不可才勉強少進德者不可使利也惟積學明理既久而氣質變則則暗者必

明弱者必立矣

氣質沉靜於受學爲易

張子曰變化氣質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居仁由義自然心和而體正更要約時但拂去舊日所爲使動作皆中禮則氣質自然全好禮曰心廣體胖心既弘廣則自然容泰而樂也若心但能弘廣不謹敬則不立若但能謹敬而心不弘廣則入於隘須寬而敬大抵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故君子心和則氣和心正則氣正其始也固亦須矜持古之爲冠者以重其首爲履者以重其足至於盤盂几杖爲銘皆所以慎戒之

爲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不爾空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道

故學者先須變化氣質。變化氣質與虛心相表裏。

天資美不足為功。惟矯惡為善。矯情為勤。方是為功。人必不能便無是心。須是思慮。但使常游心於義理之間。立本處以易簡為是。

接物處以時中為是。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時中則要博學。索微。

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朱子曰。纔說偏了。又著一箇物事去救他。

偏。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暗屋求物。把火來便照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

只是摸索不見。若見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自會變移。不

自知不消得費力。

或問東萊謂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曰。此意甚善。但如邵意。則以

學乃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

昨非今是之間。恐亦勞而無補也。

東萊呂氏曰。為學必須於平日氣稟質上驗之。如滯固者。跡通。

慮者。坦蕩。習巧者。易直。苟未如此轉變。要是未得力耳。

勉齋黃氏曰。為學須隨其氣質察其所偏。與其所未至。擇其最切者。

而用吾力焉。譬如用藥。古人方書亦言其大法耳。而病證多端。則

亦對證而選擇之耳。

臨川吳氏曰。所貴乎學者。以其能變化氣質也。學而不足以變化氣

質。何以學為哉。世固有率意而建功立業者矣。亦有肆情而敗國

殄民者矣。彼其或剛或柔。或善或惡。任其氣質之何如。而無復矯

揉克治以成人。學者則不如是。昏可變而明也。弱可變而強也。金

可變而廉也。忍可變而慈也。學之為用大矣哉。凡氣質之不美。皆

可變而美。况其生而美者乎。

為學而遂逐於欲。役役於利。汨沒於卑汚苟賤。以終其身。與彼不

學者。曾不見其少異。是何也。所學非吾所謂學也。夫今之學。不過

二端。讀書與為文而已。讀書所以求作聖人之路。逕而或徒以資

口耳。為文所以述垂世之訓。辭而或徒以眩華采。如是而學。欲以

變化其氣質。不亦難哉。宜其愈學而無益。雖皓首沒世。猶夫人也。

○入路

程子曰。學者必知所以入德。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故孟子

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易曰。知至至之。

朱子曰。如今學問未識箇入路。就他自做。倒不覺。惟既識得箇入路。

却事事須著理會。且道世上多多少少事。既識得路頭。許多事都

自是合著如此。不如此不得。自是天理合下當然。

若不見得人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得若識得此路頭。須是莫斷

了。若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頓起來。費多少力。如雞冠那。看來

抱得有甚麼氣。只被他常常恁地抱得成。若把湯去湯。便死了。若

抱得住了。便冷了。然而實是見得入頭處。也自不解住了。自要做去。

他自得些滋味了。如吃果子相似。未識滋味時。喫也得。不消喫也。

待到識滋味了。要住自住不得。

學問緊要是見處。要得透徹。然不自主。敬致知上。若工夫亦無人。顧處也。

人錯之阿。是將自家身已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已相。一而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會相干涉。

今須先正路頭。明辨爲己爲人之別。直見得透。却旋旋下工夫。思慮自通知。識自明。踐履自正。積日累月。漸漸熟。漸漸自然。若見不透。路頭錯了。則讀書雖多。爲文日工。終做事不得。

○務大

五峰胡氏曰。學道者。正如射。射。纔持弓矢。必先知的。然後可以。而求中的。矣。若射者。不求知的。不求中的。則何用持弓矢。以射。

經義集要 卷之七 爲學

本

則聖諸經。千言萬語。必有大體。必有要妙。人自少而有志。尚恐於世念。日月蹉跎。終身不見也。若志不在於的。苟欲玩其辭而已。是謂口耳之學。曾何足云。夫。滯情於章句之末。固遠勝於博奕。然豫者矣。特以一班。自喜。何其小也。何不志於大體。以求要妙。譬如遊山。必上東岱。至於絕頂。坐使天下高峰。遠岫。悉阿大澤。悉來獻狀。豈不偉歟。

朱子曰。爲學。須先立得箇大腔當了。却旋去裏面。修治。瑩落。教綿密。今人多。是未肯知得箇大規模。先去修得箇一間半房。所以不濟事。

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收得。便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理會得些少。終不快活。曾點添曜。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日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箇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箇道理。這裏纔過。則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

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各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爲先。不可雜而無統也。

看道理。須要就那大處看。便則面問。問。不要就壁角裏。地。步。牢。一步便觸。無處去了。而今且要看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分別得明。將自家日用底。與他勘驗。須漸漸有見處。前頭漸漸開闢。那箇大道理。不去上面做。不去上面行。只管在壁角裏。縱理會得一句。只是一句。透道理小了。如破斧詩。須看那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見得公用心。始得。

○謹小

朱子曰。成己方能成物。成物在成己之中。須是如此。推出方能合義。理。聖賢千言萬語。教人且從近處做去。如洒掃大廳大廟。亦只是如洒掃小室。模樣。掃得小處。爭。累。大處亦然。若有大處。開拓不去。卽是於小處。便不肯盡心。學者貪高慕遠。不肯從近處做去。如何理會得大頭項底。而今也有不肯從裏面做得底。外面也做得好。此只是才高。以智力勝。將去中。庸說。綱處。只是謹獨。謹言。謹行。大處。

是武王問公達孝。緒綸天下無不載。小者便是大者之驗。須是善謹行謹言。從細處做起。方能克得如此大。

學者做工夫。莫說道是要待一箇頭段大項目工夫後。方做得。即今逐些零碎積累。將去纔等待大項目後方做。即今便躐過了。學者只今便要去做。斷以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也。

問向因于夏大德小德之說。遂只知於事之大者致察。而於小者苟且放過。德之不修。實此為病。張子云。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惡未盡。雖善必粗矣。學者須是毫髮不得放過。德乃可進。曰。若能如此善真大焉。以小惡為無傷。是誠不可。

國川吳氏曰。學者之於道。其立志當極乎遠大。而用功必循夫近小。

性理要義 卷之七 為學

三

遠大者何。究其源也。近小者何。有其漸也。漸者自流溯源。而不遽以探原為務也。道之有原。如水之有源。人之學道。如禹之治水。禹之治水也。治河必自下流始。兗州之功為多。而冀州次之。河之於各川三百支川三千。無所不理。若畎畝若澮。田間水道爾。亦濬之以距於川。其不遠近小也如是。聖門教人。自庸言庸行之常。至一事一物之微。諄切平實。未嘗輕以道之大原示人也。仁道之大。子所罕言。聖人豈有隱哉。三百三千之儀。流分派別。殆猶三百三千之川。雖其細繁雜。然無一而非道之用。子貢之類悟。曾子之誠篤。皆俟其每事用力。知之既徧。行之既周。而後引之會歸於一。以貫之地。無子貢曾子平日積累之功。則一貫之言。不可得而聞也。近

世程子受學於周子。太極一圖。道之大原也。程子之所手受。而終身秘藏。一語曾莫之及。寧非有深慮乎。朱子演繹推明之後。此圖家傳人誦。宋末之儒。高談性命者。比比誰是真知實行之人。蓋有不勝其弊者矣。夫小德之川。流道之派也。大德之教化。道之原也。未周徧乎小德。而欲遡規乎大德。舍派而尋原者也。

○切身為已

龜山楊氏曰。為已之學。正猶饑渴之於飲食。非有悅乎外也。以為那飲食。則饑渴之病。必至於致死。人而不學。則失其本心。不足以為人。其病益無異於饑渴者。此因學之不可已也。然古之善學者。必先知所止。知所止。然後可以漸進。假使然莫知所之。而欲盡

性理要義 卷之七 為學

三

賢之域。多見其難矣。此理宜切求之。不可忽也。

朱子曰。為學切須收斂。嚴就自家身心上做工夫。自然有所得。

學問是自家合做底。不知學問。則是欠關了自家底。知學問。則方無所欠關。今人把學問來做外面添的事看了。

學者只是不為已。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閑事上。時多於義理却生於閑事却熱。

今學者且要分別箇路頭。要緊是為已為人之際。為已者。直接要理會這箇物事。欲自家理會得。不是漫恁地理會。且恁地理會。做好看。教人說道自家也會理會。來這假饒理會。得十分是當。也都。不關自身已事。要須先理會這箇路頭。若分別得了。方可理會文

字

爲學須是切實爲已。則安靜篤實。承載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如何探討得道理。縱使探討得去。也承載不住。

或問爲學。曰。今人將作箇大底事。說不切已了。全無益。一向去前人說中。乘虛接應。接取許多枝蔓。只見遠了。只見無益於已。聖賢千言萬語。儘自爲了前輩說得分曉了。如何不切已去理會。如今看文字。且要以前賢程先生等所解爲主。看他所說如何。聖賢言語如何。將已來聽命於他。切已思量體察。就日用常行中。著衣喫飯。事親從兄。盡是問學。若是不切已。只是說話。今人只憑一己私意。瞥見此子說話。便立箇主張。硬要去說。便要聖賢從我言。語。

爲學

頭去。如何會有此病。只是要說高說妙。將來做箇好看處。事做弄如人喫飯。方知滋味。如不會喫。只要攤出在外面。與人看。濟人濟已。都不得。

有一分心向裏。得一分力。有兩分心向裏。得兩分力。

爲學之要。只在著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裏。引惹外人辨論。枉費酬應。分却向裏工夫。

爲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卽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卽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功。

到有疑處。方好時人商量。則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卽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蹉過。合做底親切工夫。虛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鉗鑊。未必能真有益也。

鄉道之勤。術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脩之於已之爲本。用力於文詞。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爲實也。蓋人有是身。則其秉賦之則。初不在外。與其鄉往於人。孰若友求諸已。與其以口舌馳說。而欲其得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已。而一聽其用。合於天耶。至於文詞一小伎耳。以言乎道。則不足以治已。以言乎遠。則無以治人。是亦何所與於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

爲學

利害動。懇反。至於連篇累牘。而不厭耶。

學者若不爲已。看做甚事。都只是爲別人。雖做得好。亦不關已。家去從師。也不是要理會已身。自家去取友。也不是要理會已身。

只是漫恁地。只是要人說道。也曾如此。要人說道好。自家又識得甚麼人。自家又有幾箇朋友。這都是徒然說道。看道理不會著自家身已。如何會曉得世上如此爲學者多。只看爲已底是如何。直是苦切。事事都是自家合做的事。如此方可不如此定是不可。今有人苦學者。他因甚恁地苦。只爲見這物事。是自家合做底。如人喫飯。是自家肚饑。定是要喫。又如人做家主。要錢使。在外。百方做計。一錢也要將歸。這是爲甚。如此只爲自家身上事。若

此爲學如何會無所得

古人學問只是爲己而已。聖賢教人具有倫理學問是人合理會底事。學者須是切己方有所得。今人知爲學者。聽人說一席好話。亦鮮開悟。到切己工夫。却全不會做。所以悠悠歲月。無可理會。若使切己下功。聖賢言語。雖散在諸書。自有箇貫通道理。須實有見處。自然依依不得。今人事無大小。皆老草過了。只如讀書一事。頭邊看得兩段。便揭過後面。或看得一二段。或看得三五行。殊不覺仔細理會。如何會有益。

勉齋黃氏曰。古先聖賢言學。無非就心身上用功。人心道心。直內反

外。都未說近講學處。夫子恐其識見易差。於是以博文約禮爲

博文先而約禮後。博文易而約禮難。後來學者。專務其所易而

憚其所難。此道之所以無傳。須是如中庸之旨。戒懼慎獨。爲約

事業不可須臾廢離。而講學窮理。所以求其明且正耳。若但務

而於身心不加意。恐全不成學問也。

爲學只要收拾身心。勿令放逸。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見大賓。如

承大祭。蓋理義非由外鑠。我固有之也。此心放逸。則固有之理。先

已昏惑紛擾。而失其正矣。便說得天花亂落。亦與我何有。干涉泥

亦未見心不純靜。而能理明義精者。理義無窮。如登萬華如涉

渤。且要根腳純實深厚。然後可以承載。初涉文義。便有跳躍自

之意。又安能任重而致遠也。卽世間固有全不識學問。而能實

重厚。小心謹畏者。不啻爲君子。亦有親師取友。講明道義。而

淨潔者。未免爲小人。此等處皆後生所當別識。先以戒謹厚重爲

心。然後可以言學也。

古人爲學。大抵先於心身上用功。如危微精一之旨。制心制事之

語。敬勝怠。義勝欲。之戒。無非欲人檢點身心。存天理。去人欲而已。

然學問之方。難以人人口授。故必載之方策。而義理精微。亦難以

意見揣度。故必參之聖賢。故初學之法。且令格物窮理。考古驗今

者。蓋欲知爲學之方。求義理之正。使知所以居敬集義。而無毫

之差。亦卒歸于檢點身心而已。年來學者。但見古人有格物窮理

之說。但馳心於辨析講論之間。而不務於省察之實。所以辨析

講論者。又不原切問近思之意。天之所以與我。與吾之所以全乎

天者。大本大原。漫不加省。而尋行數墨。入耳出口。以爲卽此便是

學問。退而察其胸中之所存。與夫應事接物。無一不相背馳。聖人

教人。決不若是。

今世知學者少。都以易說了。學問但能欲求身心。便道會持敬。但

曉文義。便道會明理。俯視世之不學者。既有周仰觀昔者聖賢之

言學。條目。又不過如此。便道爲學都了。不知後面都不是。惟孔子

全不如此。逐日只見不足。如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乃曰何有於

我哉。如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乃曰是吾憂也。豈聖人不情之

哉。此心直是歉然。今之學者。須當體得此心。切實用功。逐日察之

子 25-260

念慮心術之微。驗之出入起居之際。體之應人接物之間。其個
款益當加勉。豈可一說便了著。

平實

程子曰。學者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未
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朱子曰。爲學不厭早。近愈早。愈近。則工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其
爲高遠者。則反是。此不可不察也。

今之學者。多好說得高。不喜平。殊不知這箇只是合當做底事。
譬如登山。人多要至高處。不知自低處不理會。終無至高處之

於顯處。平易處見得。則幽微處自在裏許。

今人言道理。說要平易。不知到那平易處極難。被那舊習纏繞。
何便擺脫得去。譬如作文一般。那箇新巧者易作。要平淡便難。
須要他新巧。然後造於平淡。又曰。自高險處移下。平易處甚難。

今之學者。直與古異。今人只是強探向上去。古人則逐步。步步實。
將去。

務實一事。觀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此處。但就實做工夫。
自然有得。未須遽責效驗也。

今學者之於大道。其未及者。雖有遲鈍。却須終有到時。惟過之
便不肯回頭來耳。

南軒張氏曰。如今一輩學者。往往希慕高遠。畢竟終無所得。要之仁

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當於事親從兄之際。踐履中體

察之。此最親切。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須是下學而上達。

雖酒掃應對。其中自有妙理。至如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在吾儒爲

之。雖若遲緩。然爲之不已。雖至聖人可也。更當博觀伊洛議論。涵

泳於中。使之自得。且如聽人說他處市井如何。山川如何。比之親

到氣象殊別。

學者若能務實。便有所得。或問務實之說。曰。於踐履中求之。仁也

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日用常行之際。無非實用。

○惕治

朱子曰。學問不只於一事一路。上理會。
未有耳目狹而心廣者。其說甚好。
學者若有本領。相次千枝萬葉。都來湊着這裏看。也須易曉。讀
須易記。
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語曰。執德不弘。信
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學問之後。斷以寬居。信道篤而又欲
執德弘者。人之爲心。不可促迫也。人心須令着得一善。又著一善。
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只著得一善。第二般善。
又未便容得如此無絲心廣而道積也。
自天降衷。萬理皆具。仁義禮智。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自家

身都擔在這裏。須是理會了。體認教一。一。周足。客久。則些子不得。須要緩心。直要理會。教盡。須是大作規模。開闢其基。廣闊其地。上。開闢。這處。即看。這處。都有。頗放處。日用之間。只在。這許多道理。裏。面。料。更無些子。空闊處。竟。空。焉。湯。也。只是。這道理。

大凡學問。不可只理會一端。聖賢千言萬語。看得。誰似。紛擾。然。都是。這一箇道理。而今。只就。緊要處。做。固。好。然。別箇。也。須。一。一。理。會。湊。得。這一箇道理。都一般。方得。天下事。硬。就一箇。做。終。是做。不成。如。莊子。說。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須是。理會。得。方。始。觀。算。得。起。且。如。這。豆之事。各有。司存。非是。說。這。豆之事。置。之。度。外。不用。理會。動。容。貌。三句。亦只是。三句。是。自家。緊要。合。處。底。

朱子

豆是付與有司做底。其事為輕。而今只理會三句。這。豆。是。理。會。萬一。被。有司。與。這。做。豆。若。不。會。曉。得。便。被。他。瞞。所以。申。庸。說。箇。博。學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且。看。孔子。雖。曰。生。知。是。事。也。問。人。若。問。禮。於。老。聃。之。類。甚。多。只。如。官。名。不。曉。得。莫。也。無。害。聖。人。亦。急。急。去。問。鄰。子。蓋。是。我。不。識。底。須。是。去。問。人。始。得。因。說。南。軒。說。泗。水。仁。編。得。亦。未。是。聖。人。說。仁。處。固。是。仁。然。不。說。處。不。成。非。仁。不。下。只。有。箇。道。理。聖。人。說。許。多。話。都。要。理。會。豈。可。只。去。理。會。說。仁。不。說。仁。處。便。掉。了。不。管。

或問理會應處處。今日當理會。當未要理會。當常底。許多道理。未能理會得盡。如何便要理會。變聖賢說話。許多道理。平鋪在裏。

裏。且。要。問。著。心。胸。平。去。看。通。後。自。能。應。變。不。是。硬。提。定。一。物。便。要。討。常。便。要。討。變。今。也。須。如。僧。家。行。腳。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這。道。理。方。見。得。周。徧。士。而。懷。居。不。足。為。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關。門。獨。坐。便。了。便。可。以。為。聖。賢。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過。變。底。聖。賢。亦。無。關。門。獨。坐。底。聖。賢。亦。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箇。事。理。會。不。得。如。中。庸。天。下。國。家。有。九。經。便。要。理。會。許。多。物。事。如。武。王。勤。箕。子。陳。洪。範。自。身。之。視。聽。言。貌。思。極。主。於。天。人。之。際。以。人。事。則。有。八。政。以。天。時。則。有。五。紀。稽。之。於。卜。筮。驗。之。於。蓍。無。所。不。備。如。周。禮。一。部。書。按。周。公。許。多。經。國。制。度。那。裏。便。有。國。家。當。自。做。底。事。

朱子

古聖賢許多規模大體。也要識。蓋這道理無所不該。無所不在。如禮樂射御書教。許多周旋升降文章品節之繁。豈有妙道精義。在只是也要理會。理會得熟時。道理便在上面。又如律曆刑法天文地理軍旅官職之類。都要理會。雖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識箇規模大概道理。方決治通透。若只守箇些子。提定在這裏。把許多都做閑事。便都無事了。如此只理會得門內事。門外事便了不得。所以聖人教人。要博學。須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却是逐件上理會去。凡事雖未。

理會得詳密，亦有箇大要處。縱詳密處未曉得，而大要處已被自家見了。今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便說天理只恁的了，便要丟過那萬事，不知如何得。率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神，聚眾材然後知什室之用，於一事一義上，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須開心削去理會天理大所包得亦大，且如五常之教，自家而言，只有箇父子夫婦兄弟，纔出外便有朋友，朋友之中事亦繁多，及身有一官，言臣之分便定，這裏面又繁多事，事事都合講過，泛而觀萬事固是不得而今已有箇本領，却只捉定這些子便了，也不得如今只道是持敬收斂身心，日用要合道理，無差失，此固是好然出而應天下事，應這事得時，應那事又不得，學之大本，中庸大學已說

性理要義 卷之七 爲學

子

盡了大學，首便說格物致知，爲甚要格物致知，便是要無所不知，無所不知，物格知至，方能意誠心正身修，推而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自然滔滔去都無障礙。

問下學與上達，固相對是兩事，然下學却當大段多著工夫，聖賢教人，多說下學事，少說上達事，說下學工夫要多，也好，但只理會下學，又局促了，須事事理會過，將來也要知箇貫通處，不去理會下學，只理會上達，即都無事可做，恐孤單枯燥。程先生云：但是自然更無玩索，既是自然，便都無可理會了，譬如耕田，須是種下種子，便去耘鋤澆溉，然後到那熟處，而今只想像那熟處，却不曾下得種子，如何會熟如一以貫之，是聖人論到極處了，而今只去

想像那一不去理會那，譬如討一條錢索在此，卻無錢可穿，又問爲學工夫，大概在身則有箇心，心之體爲性，心之用爲情，外則目視耳聽，手持足履，在事則自事，就事長，以至於待人接物，酒掃應對，飲食寢處，件件都是合做工夫處，聖賢千言萬語，便只是其中細碎條目，日講論時是如此，講論做工夫時，須是著實去做，道理聖人都說盡了，論語中有許多，詩書中有許多，須是一一與理會過，方得。程先生謂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接應事物而處其當否，如何而爲孝，如何而爲忠，以至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都逐一理會，不只是箇一便都了。又問下學莫只是就切近處求否，曰：也不須恁地揀事到面前，便與

性理要義 卷之七 爲學

子

他理會，且如讀書，讀第一章，便與他理會第一章，讀第二章，便與他理會第二章，今日撞著這事，便與他理會這事，明日撞著那事，便與他理會那事，萬事只是一理，不成只揀大底要底理會，其他都不管，譬如海水一灣一曲一洲一渚，無非海水，不成道大底是海水，小底不是，程先生云：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在處，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今人務博者却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此皆不是，且如一百件事，理會得五六十件了，這三四十件，雖未理會，也大概可曉了。

○精專

程子曰：君子之學貴乎一。一則明，明則有功。有志於道而學不加進者，是無勇也。

問：邁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信乎？
陳水司馬氏曰：何嘗其然也。古之君子，好學者有垂死而知其未死之前所為非者，況五十乎？夫道如山也，愈升而愈高，如路也，愈行而愈遠。學者亦盡其力而止耳。自非聖人，有能窮其高遠哉。

朱子曰：學者精神短底，看義理只到得半途，便以為前面沒了。或曰：若功夫不已，亦須有向進。曰：須知得前面有方肯做工夫。今之學者，大槩有二病：一以為古聖賢亦只此是了，故不肯做工夫；一則

自謂做聖賢事，不得不肯做工夫。

學者做工夫，當忘寢食，做一上使得些入處，自後方滋味。接續浮沉沉，半上落下，不濟得事。

為學須覺今是而昨非，日改月化，便是長進。

為學不進，只是不勇。

凡人便是生知之資，也須下困學勉行底工夫，方得。蓋道理雖在，去那裏捉摸，若不下工夫，如何會了得。

小立課程，大作功夫。

為學極要求把富處著力。到工夫要斷絕處，又更增工夫著力，不放令倒方是向進處。為學正如撐上水般，方平穩處，儘行不妨，及

到灘脊急流之中，舟人來這上一篙，不可放緩，直須着力撐上，不得一步不緊，放退一步，則此船不得上矣。

須磨厲精神，去理會天下事，非燕安暇豫之可得。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

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麼物事，皆透。過人氣之剛，其本相亦如此。若只遇著一重薄物事，便聽轉去，如何做得事。

進取得失之念放輕，却將聖賢格言處研究。若悠悠底似做不做，如捕風捉影，有甚長進。今日是這箇人，明日也是這箇人。為學須是專一，吾儒惟專一於道理，則自有得。

說浮圖者，仰首注視而高談，不若俯首歷階而漸進。蓋觀於外，雖足以識其崇飾鉅麗之為美，就若入於其中者，能使真為我有，而又可以深察其層累結架之所由哉。自今而言，聖賢之言具在，方冊其所以幸教天下後世者，固已不遺餘力。而近世一二先覺，又為之指其門戶，表其梯級，而後學者由是而之焉，宜亦甚易而無難矣。而有志焉者，或不能以有所至，病在一觀其外，相規彷彿，而便謂吾已見之，遂無復入於其中，以為真有力究之計。此所以駭而語之，雖知可悅，而無以深得其味，遂至半途而廢，而卒不能以有成耳。

語萬人傑曰：平日工夫，須是做到極時，四邊皆黑，無路可入，方是

有長進處。大疑則可大進。若自覺有些長進。便道我已到了。是不足以爲大進也。顏子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及至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直是無去處了。至此可以語進矣。

學道做工夫。須是奮勵警發。悵然如有所失。不尋得則不休。如自家有一大光明寶藏。被人偷將去。此心還肯放捨否。定是去追捕尋捉得了。方休做工夫。亦須如此。

向見前輩有志於學。而性猶豫者。其內省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肯浩然用力於日用間。是以終身抱不夾之疑。此爲可戒而不可爲法也。

程用吳氏曰。他生於不足。不勉生於足。不足勉勉。勉則進。足則不勉。

勉則止。昔之聖賢。兢兢業業。孜孜汲汲。不自足故也。世之自以爲有餘者。反是。

敏不敏。天也。學不學。人也。天者不可恃。而人者可勉也。雖不如敏。無可以及。曩何也。敏而不學。猶不敏也。不敏而學。猶敏也。夫子上聖也。而好學。顏子大賢也。而好學。古之人。不恃其天資之敏也。如此既敏且學。則事半功倍。

不可姑待。

程子曰。博奕小技也。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况學聖人之道。悠悠焉何能自得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聖人何所爲而迫切至於如是其極。

哉。善學者當求其所以然之故。不當誦其文。過日而已。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苟曰姑俟來日。斯自棄也。

朱子曰。今人做工夫。不肯便下手。皆是要等待。如今日早間有事。午間無事。則午間便可下手。午間有事。晚間便可下手。却須要待明日。今日若尚有數日。必直待後月。今年尚有數月。不做工夫。必曰今年歲月無幾。直須來年。如此何緣長進。

爲學之序。必先成己。然後可以成物。此心此理。元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具在方冊。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牽掣安排。只從今日爲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論。但使一日之間。整頓得三五天。聖會得三五事。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

聖賢遺訓。具在方冊。

聖賢遺訓。

明矣。若只如此立得簡題目。頓在前面。又却低個前却。不肯果向前。真箇下手。則條條歲月。豈肯待人。恐不免但爲自欺自誑之流。而終無得力可恃之地也。

不可間斷。

和靖尹氏曰。凡學問切忌間斷。便不是學。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奚可哉。

問如何仕而優則學。曰。學豈有休時。書曰。念終始。典于學。苟于學。學至死乃已。是也。

或言學者工夫。多間斷。朱子曰。聖賢教人。只是要教一箇間斷。

問工夫有間斷。亦是氣質之偏。使然。曰。固是氣質。然大患是不仔。

細嘗謂今人讀書得如漢儒亦好。漢儒各專一家看得極仔細。今人纔看這一件又要看那一件。下稍都不會理會得。

問未知學問知有人欲不知有天理。既知學問則克已工夫有著力處。然應事接物之際苟失存主則心不在焉。及既知覺已爲圓斷故因天理發見而收合善端便成片段。雖承見教如此而工夫最難。曰此亦學者常理。雖顏子亦不能無間斷。正要常常點檢。力加持守使動靜如一。則工夫自然接續。

學者最怕因循。莫說道一下便要做成。今日知得一事亦得行得一事亦得。只不要間斷。積累之久自詳做得徹去。若有疑處且須自去思量。不要倚靠人。道待去問他。若無人可問時不成便休也。

性理要義 卷之七

美

人若除得箇依靠人底心。學也須會進。

○不可欲速

程子曰。凡志於求道者。可謂誠心矣。欲速助長而不中理。反不誠矣。故求道而有迫切之心。雖得之必失之。觀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於速也。然寒暑之變極微。何嘗遽哉。

朱子曰。嚴立功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爲學只要至誠耐久。無有不得不須別生計較。思前算後也。

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夫理。是以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于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審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其間曲折纖悉。各有次序。而一以貫通。無分段無

時節。無方所。以爲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爲末也。而不離乎中。必也假將潛玩。聲色而自得之。然後爲至。固不可以自畫而後。亦不可以欲速而急。譬如草木自萌芽生長。以至於枝葉華實。不待其日至之時而握焉以助之長。豈不無益而反害之哉。

人之所以爲學者。以吾之心。未若聖人之心。故也。心未能若聖人之心。是以獨理未明。無所準則。隨其所好。高者過。卑者不及。而不自知其爲過且不及也。若吾之心。卽與天地聖人之心無異矣。則尙何學之爲哉。故學者必因先達之言。以求聖人之意。因聖人之意。以達天地之理。求之自淺以及深。至之自近而及遠。循循有序。而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夫如是。是以浸漸經歷。審詳明。

性理要義 卷之七

美

而無疎等空言之弊。馴致其極。然後吾心得正。天地聖人之心不外是焉。非固欲盡於淺近而忘深遠。捨吾心以求聖人之心。棄說以循先儒之說也。

問今之學者。不是忘便是助長。曰。這只是見理不明耳。理是自家固有底。從中而出。如何忘得。使他見之明。如饑而必食。渴而必飲。則何忘之有。如食而至於飽。則止。飲而至於滿腹。則止。又何助長之有此。皆是見理不明之病。

學問亦無箇一起直入之理。直是銖積寸累。做將去。某是如此。與辛苦從漸做來。若要得知。亦須是與辛苦了做。不是可以坐談爲倖而得。

南軒張氏曰學必有序。故自洒掃應對進退而往。皆序也。由近以及遠。自粗以至精。學之方也。如適千里者。雖步步踏實。亦須循次而進。今欲闊步一躍而至。有是理哉。自欺自誤而已。

○不可責效

朱子曰。且理會去。未須計其得。纔計於得。則心便二。頭便低了。

學者須是直前做去。莫起計獲之心。如今說底。恰似畫卦形一般。吉凶未應時。一場鶻笑。知他是如何。到應後。方始知其原來是如此。

○純熟

朱子曰。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沉潛思。又曰。讀書如煉丹。初時烈火。

朱子語類卷之七

四

然。後漸漸慢火。養又如煮物。初時烈火煮了。却須慢火養。初時動。勤敏着力。仔細窮究。後來却須緩緩溫尋。反復玩味。道理自出。又不得貪多欲速。直須要熟工夫。自熱中出。

學者須是熟。熟時一與便在目前。不熟時。須著旋思索。到思索得來。意思已不如初了。

天下無不可說底道理。如為人謀而忠。朋友交而信。傳而習。亦都是眼前事。皆可說。只有一箇熟處說不得。除了熟之外。無不可說者。未熟時。頓放這裏。又不穩帖。拈放那邊。又不是。然中不成住了。也須從這裏更着力。始得到那熟時。頓放這裏也是。頓放那邊也是。七顛八倒。無不是。所謂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左右逢其

原。譬如梨柿。生時酸澀。喫不得。到熟後。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遠。只在熟與不熟之間。

問如古人詠歌。無通到動盪血脉流通精神處。今既無之。專靠義理去研究。恐難得悅樂。不知如何。曰。只是看得未熟耳。若熟看。待決洽則悅矣。而今且放置閑事。不要關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涵養當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無事時且在養。在這裏提撥警覺。不要放肆。到那講習應接。便當思量義理。用義理做將去。無事時。便著存養收拾此心。

問治心修身之要。以爲難知。事理之當爲。而念慮之間。多與月。所講論者相違。曰。且旋恁地做去。只是如今且說箇。子。如何便得到這地位。到得熟地位。自有忽然不可知處。不是硬要得。只是不知不覺得如此。

○涵養
程子曰。進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理義。古人所養處。多若。以養其耳。舞踊以養其血脉。今人都無。只有箇義理之養。人又不知來。

朱子曰。學問須嚴密理會。銖分毫析。又曰。愈細密。愈廣大。愈謹。愈高明。

問箇中又著細密。寬緩中又著謹嚴。如其窄狹。則當涵泳廣大氣象。頽惰。則當涵泳振作氣象。

學者須養教氣。字開闢弘教。

常使截斷嚴整之時。多膠膠擾擾之時。少方好。

讀書須嚴立課程。思慮亦不可過苦。但虛心游意。時時玩索。久之

當自見縫罅意味。持守亦不必著意安排。但亦只且如此從容。終

覺放慢。即便提撕。即自常在此矣。

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誠能虛心靜處。

而隨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之詳細。固當

有以得之。其間靜一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雖淺而實深矣。然其

所以求之者。不難於求。而難於養。

洪慶緒歸。先生召人與語曰。此去且存養。要這箇道理。分明常在。

卷之七

這裏久自有覺。覺後自是此物洞然。通貫圖轉。乃舉孟子求放心

操則存兩節。及明道語錄中。聖賢教人千言萬語。下學上達一條。

云。自古聖賢教人。也只就理上用功。所謂放心者。不是走作。向別

處去。蓋一瞬日間。便不見。纔覺得。便又在面前。不是苦難收拾。公

且自去提撕。便見得。又曰。如今要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

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

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

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此等語。不欲對諸人說。恐

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實了。且教他看文字。撞來撞去。將來自有

症著處。

涵養工夫。如一粒萊子。中間含許多生意。亦須是培養澆灌。方得

成。不成說道。有那種子在。此只待他自然生根生苗去。若只見道

理如此。便要受用去。則一日止如一日。一年止如一年。不會長進。

正如萊子。無水去培植。無水去澆灌。也須是更將語孟中庸大學

中道理來涵養。

操存涵養。則不可不緊。進學致知。則不可不寬。

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

其所窮之理。兩項都不相離。纔見成兩處。便不得。

思量義理。涵養本原。

人之為學。如今下雨相似。雨既下後。到底濕潤。其氣易得。蒸騰

卷之七

暑。被日頭晒。又蒸得雨來。前日亢旱時。只緣人無雨下。四面

乾枯。縱有些小。都滋潤不得。故更不能蒸騰。得成人之於義理。若

見得後。又有涵養工夫。日日在這裏面。便意思自好。義理也容

易得見。正如雨蒸騰得成。後底意思。若是都不去用力。日間只起

悠悠。都不曾有涵養工夫。設或理會得些小道理。也滋潤他不得。

少間私欲起來。又間斷去。正如亢旱。不能得雨相似也。

間為學道理。日用間做工夫。所以步步與禽者。蓋緣天理流行

乎日用之間。千條萬緒。無所不在。故不容有所欠缺。若功夫有所

欠缺。便於天理不浚得著。日也是如此。理只在事物之中。做工夫

須是密然。亦須是那疎處。欽向密。又就那密處。展放開。若只拘要

那總密處。又却局促。問放開底樣子如何。曰。亦只是見得天理。是如此人欲是如此。便做將去。或云。無時不戒謹恐懼。則天理無時而不流行。有時而不戒謹恐懼。則天理有時而不流行。此語如何。曰。不如此也不得。然也不須將戒謹恐懼說得太重。也不是。地驚恐。只是常常提撕。認得這物。事常常存得。不夫。今人只見他說得此四箇字。重便作臨事驚恐看了。

講橫渠言得尺守尺。得寸守寸。先生却云。須放寬地步。如何。曰。只是且放寬看。將去。不要守殺了。橫渠說自好。但如今日所論。却是太局促了。

○虛心

張子曰。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虛而為盈。約而為泰。亡而為有。以未知為已知。未學為已。學人之有恥於就問。便謂我勝於人。只是病在不知求。是為心。故學者當毋我。

虛心。然後能盡心。又曰。虛心則外無以爲累。

心既虛。則公平。公平則是非較然易見。當爲不當爲之事。自然知。

家子曰。須是在已見得。只是欠缺他人見之。却有長進。方可。

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能快我意。要在虛心。以從善。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

同橫渠張氏云。義理有疑。卽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曰。此說誠有。

理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見。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自也。意思。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

今學者不會看文字。多是先立私意。自主張已說。只借聖人言。起頭便把已意接說。將去病痛。專在這上。不可不戒。

○自得

程子曰。學莫貴于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學而不自得。則至老而益衰。

自得者。所守不變。自信者。所守不疑。

古之學者。優游厭飫。日先後次第。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塊塊。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水。

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

一事。却都是實。問如何學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謂之有得。

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要誠意。竭理上知。則頓悟。別其大須以義理潛發而得之。

凡人纔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延平李氏曰。學者之病。在于未有洒然冰釋凍解處。縱有力持守。不過有免顯然尤悔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

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磋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成而化者多矣。恐于融釋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

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

朱子曰爲學之道更無他法但能熟讀精思久久自有見處尊所聞行所知則久久自有至處

這箇物事要得不難如餓之欲食渴之欲飲如救火如追亡似此年歲間看得透活潑潑地在這裏流轉方是

學者常常令道理在胸中流轉

聖人與理爲一是恰好其它以心處這理却是未熟要將此心處

問所觀書滕璣以諸告子篇對曰古人與於詩詩可以興又曰雖無父王猶興又須要奮發興起必爲之心爲學方有進趨古人

理要緊卷之七

詩吟詠起發善心今既不能曉古詩某以爲告子篇諸處讀之可以興發人善心者故勸人讀之且如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

我口讀此句須知義理可以悅我心否果如芻豢悅口否方是得

講謂義理悅心亦是隨事見得以事合理義自然悅懌曰今則終日無事不成便爲了理義便無悅處如讀古人書見其事合理義

思量古人行事與吾今所思慮欲爲之事纔見得合理義則自悅

纔見不合理義自有羞愧憤悶之心不須一一臨事時看與東萊呂氏書曰承諭整頓收歛則入于著力從容游泳又墮于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思程子嘗曰學須且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原今亦當且就整頓收歛處著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

卽成病耳

人看文字多有淺迫之病淺則於文義多所不盡迫故於其文義亦或不暇周悉兼義理精微縱橫錯綜各有意脉今人多見見得一邊便欲就此執定盡廢他說此乃古人所謂執德不弘者非但

書爲然也要須識破此病隨事省察庶幾可以深造而自得也

潛室陳氏曰明道謂安排布置非足見于設施謂此心此理未到純熟兩忘地位必有營度計慮之勞逆施偷作之病纔到自得處則

心便是口理便是心心與理忘口與心忘處處安行自在然爲心通不用安排布置也

○忘過

理要緊卷之七

朱子曰大凡人只合講明道理而謹守之以無愧於天之所與者乃身外榮辱休戚當一切聽命而已

夫義利之間所差毫末而舜跖之歸與焉是以在昔君子之爲學也莊敬涵養以立其本而講於義理以發明之則其口之所稱

有正業而心之所處也有常分矣至於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實亦有所急而不暇焉

人之爲學當知其何所爲而爲學又知其何所事而可以爲學後循其次第勉勉而用力焉必使此心之外更無異念而習之

能否世俗之毀譽身計之通塞自無一毫入於其心然後乃可

○應事

程子曰學貴乎成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業用而不能行其學則非學矣

百工治器必貴于有用器而不可用工不爲也學而無所用學將何爲也力學而得之必擴克而行之不然者局局其守耳

朱子曰爲學之道須先存得這箇道理方可講究事情

學則處事都是理不學則看理便不恁地周匝不恁地廣大不恁地細密然理亦不是外面硬生底道理只是自家固有之理堯舜性之此理原無失湯武反之此理已有些子失但復其舊底學只是復其舊底而已蓋向也交割得來今却失了可不汲汲自奮而

理學要義卷之七

友之乎此其所以爲意不學則只是硬隱防處事不見理一向任私意平時却也勉強去得到臨事變便亂了

問動容周旋未能中禮於應事接物之間未免有礙理處曰只此便是學但能於應酬之頃逐一檢點使一一合理久久自能中禮也

問程子云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只是教人鞭辟近裏切謂明善是致知誠心是誠意否曰知至即便意誠善纔明誠心便進又問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便是應那省外事一句否曰然外事所可省者即省之所不可省者亦強省不得善只是那每事之至聖文章是威儀制度所守不約此濫無功說得極切這般只省

將來玩味則道理自然都見

勉齋黃氏曰學問須是就險難窮困處試一過真能不動方是學者人生最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貴貧賤吾夫子只許顏淵子路兩箇若是此處打一過便教說得天花亂墜盡是閒話也

○疑問

程子曰恥不知而不問終於不知而已以爲不知而必求之終能知之矣

不思故有惑不求故無得不問故莫知

張子曰學之不勤者正猶七年之病不書三年之艾今之於學猶數年自足享之無窮人多是恥於問人假使今日問於人明日問

於人有何不可如是則孔子問於老聃莫弘耶子貢事夏有焉不得聚天下衆人之善者聖人也豈有得其一端而便勝於聖人耶

龜山楊氏曰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亦須着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讀書爲學益自以爲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向如孔子門人所疑皆後世所謂不必疑者也

朱子曰質敏不學乃大不敏有聖人之資必好學必下問若就自家杜撰更不學更不問便已是凡下了聖人之所以爲聖只是好學下問辭自耕稼陶漁以至於帝無非取諸人以爲善孔子說禮書

問諸老聃這也是學於老聃方知得這一事

師友之功。但能施之於始而正之於終。爾若中間二十分工夫。自用力去做。既有以喻之於始。又自勉之於中。其後得人商量。是正之。則所益厚矣。不爾。則亦何補於事。

問程子云。看雞雛。可以觀仁。如何。曰。既通道理後。這般箇久久自知之。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所以游先生問陰陽不測之謂神。而程子問之曰。公是揀難底問。是疑後問。故昨日與公說。讀書須看一句後。又看一句。讀一章後。又讀一章。格物須格一物後。又格一物。見這箇物事道理既多。則難者道理自然識得。問固好。然問須切。觀前章於問之。不切者。即不以告。可見問宜斟酌。

慎思。心性老內有思慮。數條可以奉看。

朱子學問。只要理會一箇道理。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有一箇道理。所以大學之道。教人去事物上逐一理會得。這道理。若理會一件未得。直須反復推究。研窮行也。思量坐也。思量。早上思量不得。晚間又把出思量。晚間思量不得。明日又思量。如此豈有不得底道理。若只畧畧地思量。思量不得。便掉了。如此千年也。理會不得。

童蓺卿曰。程子謂近思。只是此類推去。曰。程子說得推字極好。又曰。比類莫是比這一箇意思推去否。曰。固是。如爲子則當止於孝。爲臣則當止於忠。自此節節推去。然只一愛字。雖出於孝。畢竟千頭萬緒。皆當推出去。須得。

問人之思慮。有邪有正。若是大段邪僻之思。却容易制。惟是許多無頭面。不緊要底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量底。便莫要思。便從脚下做將去。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腳常要行。但當纔要行時。便自省覺。其要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前輩有欲澄治思慮者。於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於器中。初時黑豆多。白豆少。後白豆多。黑豆少。後來遂不復有黑豆。最後則雖白豆亦無之矣。然此只是箇死法。

若更加以讀書窮理。底工夫。則去那般不正當底思慮。何難之有。又如人有喜做不要緊事。如寫字作詩之屬。初時念念要做。更過捺不得。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則漸漸覺得此重彼輕。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剝落消殞去。何必橫生一念。要別尋一捷徑。盡去了意見。然後能如此。此皆是不奈煩去修治他。一箇身心了。作此見解。譬如人做官。則當至誠去做職業。却不奈煩去做須要尋箇伴門去鑽。道鑽得這裏透時。便可以超脫將去。今欲去意見者。皆是這箇心學。者。但當就意見上。分真妄。存其真者。去其妄者而已。若不問真妄。盡欲除之。所以悠悠蕩蕩。虛度光陰。都無下工夫處。因舉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只如喜怒哀樂。皆人之所不能無者。如何要去得。只是

朱子學問。只要理會一箇道理。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有一箇道理。所以大學之道。教人去事物上逐一理會得。這道理。若理會一件未得。直須反復推究。研窮行也。思量坐也。思量。早上思量不得。晚間又把出思量。晚間思量不得。明日又思量。如此豈有不得底道理。若只畧畧地思量。思量不得。便掉了。如此千年也。理會不得。

發而中節爾所謂致中如孟子之求放心與存心養性是也所謂致和如孟子論平旦之氣與克廣其仁義之心是也今却不奈煩去做這樣工夫只管要求撓徑去意見只恐所謂去意見者正未免為意見也

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真實驗得如此非虛語也用思者不可不知有此活法

學者工夫且去剪截那浮泛底思慮

○讀書

朱子曰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難以自

性理要義 卷之七

之則又為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最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為入德之階今既皆無此矣則惟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為攝心身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

從陸子靜學如楊敬仲輩持守得亦好若肯去窮理須窮得分明然他不肯讀書只任一己私見有似箇梯磴

至一之功固須常切提撕不令間斷窮理之事又在細心耐煩將聖賢遺書從頭循序就平實明白處玩味不須貪多但要詳熟自然見得意緒

問靜時多為思慮紛擾曰此只為不主一人心皆有此病不如且將讀書提綱繫縛此心逐旋行去到節目處自見功效淺深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為先方可就此田地上推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泛然畧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况又未必能通而不誤乎

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工夫直是要得念念有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近日學者之弊苦其說之太高太多如此只見意緒叢雜都無玩味工夫不惟失却聖賢本意亦分却日用實功不可不戒也

性理要義 卷之七

凡看文字非是要理會文字正要理會自家性分上事

學問之功無內外身心之間無粗細隱顯之分初時且要大綱持守勿令放逸而常切提撕漸加嚴密更讀聖賢之書逐句逐字一理會從頭至尾不要揀擇如此久之自當見得分明守得穩當矣

問明道以記誦博識為玩物喪志如何潛室陳氏曰徒記誦該博而理學不造融會貫通處是逐其小者忘其大者及以無用之物累其空明之心是為玩物喪志

○講學

張子曰義理有疑則誰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苟有所開即便糾

不思則遺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閒朋友論者。則一日思。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

上蔡謝氏曰。學須是熟講。學不講。用盡工夫。只是舊時人學之不熟。是吾憂也。仁亦在夫熟而已。

延平李氏曰。講學切在深潛。續著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概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

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真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避。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

朱子曰。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爲不能使船離溪曲者也。

性理要義 卷之七 爲學

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言者。

因其勢而利導之也。人謂齊人弱。田單乃因其弱以取勝。又如。

信特地送許多人安於死地。乃始得勝。學者若有絲毫氣在。必須。

進力。除非無了此氣。只口不會說話。方可休也。

收拾放心。乃是緊切下工夫處。講學乃其中之一事。今但專一於。

此下功。不須思前算後。計較得失。講學亦且看直截明白處。不要。

支蔓。

講學實於實見義理。要在熟讀精思。潛心玩味。不可貪多務得。搜。

獵敷衍便爲究竟也。

微察未能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此說甚好。便見有次序處。若是思。

慮紛然。趨向未定。未有箇主宰。如何地講學。

問講學須當志其遠者。大者曰。固是然。細微處亦須研窮。若細微。

處不研窮。所謂遠者大者。只是描作一頭泥怪之語。果何益。須是。

知其大小。測其淺深。又別其輕重。因問平時讀書。因見先生說。乃。

知只得一模樣耳。曰。模樣亦未易得。恐只是識文句。

涵養本源之功。誠易問。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處。只是常日。

提撕。公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講學工夫。只是。

如此真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日前。卽與理會到底。久之。

然淡冷貫通也。

講學固不可無須是更去自己分上做工夫。若只管說不通。一兩。

性理要義 卷之七 爲學

日都說盡了。只是工夫難。且如人雖知此事不是。不可爲。總。

事又自起此念。又如臨事時。雖知其不義。不要做。又却不知不。

自去做了。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本自要做。又却終不肯做。是如。

何。益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爲之時。此是真心發見之端。然纔。

便被氣稟物欲。隨卽蔽固之。不教他發。此須自去體察存養。看。

此最是一件大工夫。

讀聖人書。當及身而求。亦須是講學。不講學。遇事便有。喚。不。

安處。講學明。則坦坦地行將去。此道理無出聖人之言。但當就。

深思。且如人看生文字與熟文字。自是兩般。既熟時。他人說的便。

是我的。讀他書不如讀論語。最要。蓋其中無所不有。若只躬行不。

講學只是箇鵠突的好人

而軒張氏曰講究義理須要看得如饑食渴飲只是平常事若談高說妙便是懸高揣度去道遠矣

講學不可以不精也毫釐之差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專於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而蕩於高遠則有躡等憑虛之憂二者皆其弊也若聖人之教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大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耳莫非致知也日用之間事之所遇物之所觸思之所起以至於讀書考古苟知所用力則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為力行也豈但見於孝悌忠信之所發形於事而後為行乎自息養靜存以至於三千三百之間皆台內外之實也行之力則知愈進知

深則行愈達

○按此總論也尚有存養省察致知力行等目在後於總論中而分爲條目者姑以舉其概也善讀之後目固已統其中矣○就其如言要學聖人而不可先立標準務遠大而不可不矜細行謹嚴而必開闊博求而又專力不可緩而又不可速用思慮而又不可過思慮此理甚活在乎因病設方不可執一○爲學之功大端有三其用力宜敏而持久宜純孔子有云學如不及敏之謂也又云學而不厭純之謂也千言萬語不外乎斯

生理纂要附錄卷之八

李陽冉觀祖永光輯

嵩陽耿介述卷

襄城李來章禮山訂

存養

程子曰學之而不存養之而不存是空言也

學在知其所行又養其所有

見之既明養之既熟泰然而行之其進易樂焉

或曰惟明目靜坐爲可以養心曰有心於息慮則思慮不可息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乃存之之道也

今志以義理而心不安樂何也此正是利一體

存舍之則亡然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亦須且捨去

間有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可乎曰求則是有思也思則

是已發也然則何所據依何以用功哉曰存養而已矣及其久也

喜怒哀樂之發不期而中而自中矣

於此可見存養屬靜

問遇事即知操存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人耳之於樂目之

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

有理義之存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

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或謂張子曰吾至於開靜之地則灑然心悅古疑其未善也釋以

告程子程子曰然社稷宗廟之中不期敬而自敬是平居未嘗敬也。使平居無不敬則社稷宗廟之中何敬之改脩乎。然則以靜為悅者必以動為厭。方其靜時所以能悅靜之心又安在哉。問獨處一室或行路中多有憂懼何也。曰只是煩理不明。若能煩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雖知此然不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克。須是涵養久則氣克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理不明氣不克是通病而敬不足尤是根本。

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忘事處事不精皆出于養之不完固。

山楊氏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理所以操心必至於無欲。衛琴瑟行則聞佩玉登車則聞和鸞蓋皆欲收其放心不使僥倖邪僻之氣得而入焉。

延平李氏曰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即欲慮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子有夜氣之說更熟味之當見涵養處也。於涵養處著力正是學者之要。若不如是存養終不為已物也。

朱子曰學者為學未問與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今有箇頭旋處若收斂都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於義理上重。須是教義理心重於物欲如秤令有低昂則見義理自端的自有欲罷不能之意。其於物欲自無暇及之矣。苟操存存亡之間無所主宰縱說得亦何益。

存養此心便是要在這裏常常照管。若不照管存養要做甚麼。今於日用間空閒時收得此心在這裏。雖然這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便自見得分曉。是便是天理。非底便是逆天理。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便是執權。衍以度物。

人常須收斂箇身心使精神常在這裏。似擔百十斤擔相似須硬著筋骨擔。但操存得在時少間他喜怒哀樂自有一箇則在心存時少亡時多存養得熟後臨事省察不費力。平居須是儼然若思。

夫用氣低不虛時心平則氣自和。唯心虛一事學者之通病。橫云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氣一息不存。即為虛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更離。無毫髮間則天理常存人欲消去其底幾矣哉。說顏子心粗似可。疑却亦是至理。

人能操存此心卓然而不亂亦自可與入道。況加之學問探討之功豈易量耶。

問靜中常用存養曰說得有病一動一靜無時不養。此動字大抵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多矣。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其

審易爲著力。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要放肆。到講習應接時。便當思量義理。

問伊川謂敬是涵養一事。敬不足以盡涵養否。曰。五色養其目。聲音養其耳。義理養其心。皆是養也。

或謂人心紛擾。難把捉。曰。真箇是難把持。不能持久。又被事物及閑思慮引將去。孟子牛山之木一章。最要看操之則存。舍之則亡。或又謂把持不能久。勝物欲不去。曰。這箇不干別人事。雖是操亦是自着力把持。常惺惺。不要放倒。覺得物欲來。便著緊。不要隨他去。這箇須是自家理會。若說把持不得。勝他不去。是自壞了。

說甚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又曰。把心不定。喜怒憂懼。四者皆足以動心。

問心不能自把捉。曰。自是如此。蓋心便能把握自家。自家却如何把捉得他。惟有以義理涵養耳。

問學者於已發處用工。此却不枉費心力。曰。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然則未發之前。固有平日存養之功。矣。不必須待已發然後用工也。

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者。卽是有處。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耳。衆人則操而存之。方其存時。亦是如此。但不操則不存耳。

存者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實有此二心。各爲一物。不

相交涉也。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方其亡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

可謂別是一箇有存亡出入之心。却待及本還原。別求一箇無存

亡出入之心來換却。只是此心。但不存便亡。不亡便存。中間無空

隙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存。而雖舜禹之間。亦以精一爲戒。

答張敬夫書曰。來喻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

養之功。則竊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

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於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初不曾存

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毫釐之差。千里之

謬。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

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

且如洒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於此而後

之耶。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耶。以此觀之。則用功之先後。判然可

視矣。來教又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常深慮。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動。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達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伊川先生所謂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此存養。

而已。發則力有可觀也。

勉齋黃氏曰。靜養功夫。且認得性情部分。識得虛靈本體。端居默養。令根本完固。則成性存存。而道義自明矣。

○按。程子云。學之而不養。養之而不存。則二字可分開。然言操存可該涵養。言涵養亦可該操存。非有二也。○朱子云。一動一靜。無時不養。謂非但閉目靜坐時當養。如琴瑟佩玉和羹等。皆有養。動屬閒適一邊。非即指應事為動也。觀其答張敬夫書云。靜之不能不養。動之不能不察。自分明矣。

持敬

程子曰。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理畢照。是鑑之常。難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為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為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則物來奪之。今夫瓶罍有水。實內則雖江河之浸。無所能入。安得不虛。無水於內。則停注之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于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事為之主也。事為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于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

持敬

義一則無二三矣。言敬無如聖人之言。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于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

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此二段當看眼

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

不之西。如此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只是內存。此

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

或問燕處。倨肆。心不怠惰。有諸曰。無之入德。必自敬始。故容貌必

恭也。言語必謹也。雖然。優游涵泳而養之可也。拘迫則不能入矣。

不可僭肆亦不可拘迫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

即所以爲中也。敬中

上蔡謝氏曰敬是常惺惺法心齊是事事放下其理不同。敬與心

問敬之貌如何曰於儼若思時可見問學爲敬不免有矜持如何

曰矜持過當却不是尋常作事用心過當便有失要在勿忘勿助長之間耳

問敬慎有異否曰執輕如不克執虛如執盈慎之至也敬則慎在

其中矣敬則外物不能移學者須去却不台做底事則於敬有功

敬換不得方其敬也其物事換得。敬慎無異

和靖尹氏曰某初見伊川時教某看敬字某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

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祁寬問如何是主一

曰敬有其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

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朱子曰聖人相傳只是一箇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聖敬曰時君子

爲恭而天下平

堯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人尚書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

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箇字如今看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

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

是不會專一或云主一之謂敬敬只是主一曰主一又是敬字

註解要知事無大小常令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遇事時如此

事時也如此。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

敬之一字真聖門之綱領行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精粗

之間

敬則萬理俱在

聖人言語當初未曾關聚如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等

類皆是敬之目到程子始關聚說出一箇敬來教人然敬有甚物

只如畏字相似不足堯然兀坐耳無聞目無見全不省事之謂只

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恁地放縱便是敬孔子之所謂克己復

中庸所謂致中和尊德性道問學大學所謂明明德壽曰人心惟

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

理絕人欲人性本明如寶珠沉濁水中明不可見去了濁水則寶

珠依舊自明

聖賢言語大約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

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只是一副當

說話到孟子又却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

知誠意正心至程先生又專一發明一箇敬字若只恁看似平參

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楊道夫曰泛泛於文字間祇覺得

異實下工則貫通之理始見曰然只是就一處下工夫則餘皆皆

兼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但恐不下工夫耳。因歎敬字工夫之妙。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脩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只緣下路。不置。故聖人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箇脩己以敬。則其事皆了。或曰。自泰漢以來。諸儒皆不識這敬字。直至程子方說得親切。學者知所用力。曰。程子說得如此親切了。近世程沙隨猶非之。以爲聖賢無事。獨說敬字。只是敬君敬親敬長。方著箇敬字。全不成說。諸聖人說脩己以敬。曰敬而無失。曰聖敬日躋。何嘗不單獨說來。若說有君有親有長。時用敬。則無君親無長之時。將不敬乎。敬之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則雖程子兩言之訓。猶爲剩語。

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所以病乎敬者。愈深矣。敬不是萬慮休置之謂。只要隨事專一。謹畏不放逸耳。非專是目靜坐耳。無聞目無見。不接事物。然後爲敬。蓋齊收斂這身心。不敢放縱。便是敬。齊謂敬字似甚字。恰似箇畏字相似。敬畏爲學則自有箇大要。所以程子推出一箇敬字。與學者說。要且將箇敬字收斂箇身心。放在橫厚子裏面。不走作了。然後逐事逐物看道。

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尋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敬字上。捫去底。幾幾提得定。有箇下手處。縱不得亦不至失要之。皆只要人於此心上。

得分明。自然有得爾。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不知直截。心上用功。遂覺果際不快活。不若眼下於求放心處有功。則尤省力也。但此事甚易。只如此提惺。莫令昏昧。一二日便可見效。且易而省力。只在念念之間耳。何難而不爲。敬字前輩多輕說過了。惟程子看得重。人只是要求放心。何者。心只是箇敬人。纔敬時。這心便在了。人之爲學。千頭萬緒。豈可無本領。此程先生所以有持敬之語。只是提撕此心。敬他光明。則於事無不見。久之自然剛健有力。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人之心性。敬常存。不敬則不存。

問敬者德之聚曰敬。則德聚不敬則都散了。

只敬則心便一。

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處。

敬是箇扶策人的物事。人當放肆怠惰時。纔敬便扶策得此心起。

常常會恁地。雖有些放僻邪侈意思。也退聽。

敬不是只恁坐地。舉足動步。常要此心在這裏。

敬則天理常明。自然人欲慾室消治。

人能存得敬。則吾心湛然。天理粲然。無一分著力處。亦無一分不著力處。

心走作不在此。便是放。夫人終日之間。如是者多矣。博學審問。

思明辨篤行皆求之道也。須是敬。

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威儀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如是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

問敬曰。一念不存。也是間斷。一事有差。也是間斷。

問敬何以用工。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不煩

問二程專教人持敬。持敬在王。一熟思之。若能每事加敬。則起居語默。在規矩之內。久久精熟。有從心所欲不踰矩之聖。顏子諸事四者。亦只是持敬否。曰。學真要於持敬。故伊川謂敬則無已可克。省多少事。然此事甚大。亦甚難。須是造次顚沛。必於是。不可須臾

間斷。如此方有功。所謂敬則有功。若還今日作明日。放下了。又

收拾起。幾時得見功。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少箇敬。不得如渴

之聖。敬日躋。文王小心翼翼之類。皆是。只是他便與敬為一。自家

須用持著。稍緩則忘了。所以常要惺惺地。久之成熟。可知道從心

所欲不踰矩。顏子止是持敬。自然勉然之分

問敬之一字。初看似有兩體。一是主一無適。心體常存。無有走作

之意。一是遇事小心謹畏。無敢慢易之意。近看得遇事小心謹畏

是心心念念當在這一事上。無多岐之惑。便有心廣體胖之氣象。

此非主一無適而何動而無二三之雜者。主此一也。靜而無邪妄

之念者。亦主此一也。主一蓋兼動靜而言。靜而無事。能主於往來

出入之息耳。未審然否。曰。謂主一兼動靜而言。是也。出入之息。此句不可曉。

問主一曰。做這一事。且做一事。做了這一事。却做那一事。今人做這一事未了。又要做那一事。心下千頭萬緒。

問主一如何用工。曰。不當恁底問。主一只是主一。不必更於主一

上問道理。如人喫飯。喫了便飽。却問人如何是喫飯。先賢說得甚

分明也。只得恁的說。在人自體認取。主一只是專一。

問或人專守主一。曰。主一亦是。然程子論主一。却不然。又要有用。

豈是守塊然之主。一呂與叔問主一。程子云。只是專一。今欲主一

而於事乃處置不下。則與程子所言自不同。

或問主一。不是主一事。如一日萬幾。須要並應。曰。一日萬幾也。無

並應的道理。須還他逐一件理會。但只是聰明底人。却見得快。

問伊川云。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人心要常活。則周流無

窮。而不滯于一隅。或者疑主一則滯。滯則不能周流無窮矣。竊謂

主一則此心便存。心存則物來順應。何有平滯。曰。固是。然所謂主

一者。何嘗滯于一事。不主一則方理會此事。而心陷於彼。這却是

滯。又問以大綱言之。有一人焉。方應此事未畢。而復有一事至。則

當如何。曰。也須是做一件了。又理會一件。亦無難而應之理。但甚

不得已。則權其輕重可也。辨主一其細

人有躁妄之病者。始居敬之功有所未至。故心不能宰物。氣有以

動志而致然耳。若使主一不二，隨事接物之際，真心現前，卓然而不可亂，則又安有此患哉？或謂子程子曰：「心術最難執持，如何而可？」程子曰：「敬又嘗曰操約者，敬而已矣。惟其敬足以直內，故其義有以方外。義集而氣得所養，則夫喜怒哀樂之發，其不中節者寡矣。」

問：「下手工夫，只是要收斂此心，莫要走作。若看見外面風吹草動，去看他，那得許多心去應他？便也是不收斂。問：莫是主一之謂敬？」曰：「主一是敬表德，只是要收斂處。宗廟只是敬，處朝廷只是嚴處，問門只是和，便是持敬。」

問：「程子以敬教人，自言主一之謂敬，不之東又不之西，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何時而不存？故近臣又稱體先禮樂不可斯須間。」

身之說，蓋禮則謹嚴，樂則和樂，兩者相須而後能，故明道先生以敬教人，又自謂於外事思慮儘悠悠，又曰：「既得後，便須放開，不却只是守。」故謝子因之為展托之論。又恐初學勢須把持，未敢便習展托於斯二者，孰從孰違？曰：「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得。大方其無事而有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胃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體先而』

樂後，此可見也。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者。此言既自得之後，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爲禮法所拘，而自中節也。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自得。纔方是守禮法之人爾，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却須放教開也。

問：「和靖論敬以整齊嚴肅，然專主於內，上蔡專於事上作工夫，故云敬是常惺惺之類。」曰：「謝尹二說難分內外，皆是自己心地工夫。事上豈可不整齊嚴肅？靜處豈可不常惺惺乎？」

問：「主敬只存之於心，少寬四體，亦無害否？」曰：「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十分著意安排，而四體自然舒適。著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

所謂持敬，不是將箇敬字做箇好事物，樣樣放懷裏，只是心中有此意而無其名耳。

問：「持敬不能久，當如何？」下工夫，曰：「其舊時亦曾如此思量，要得一箇直捷道理。元來都無他法，只是習得熟，熟則自久。」

問：「先持敬，令此心惺惺了，方可應接事物，何如？」曰：「不然，又問：『須是去事物上求，曰：『不然，若無事物時，不成須去求箇事物來理會。』且無事物之時，要你作甚麼？」

動出時也要整齊，平時也要整齊。問：「乃是敬貫動靜，曰：『到頭底人言語，無不貫動靜者。』」

問：「敬通貫動靜而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撓亂，曰：『如何都靜？』」

得有事須者。應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若事至前。而自家都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都死了。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且如應接賓客。敬便在應接上。賓客去後。敬又在這裏。若厭苦賓客。而為之心煩。此却是自撓。非所謂敬也。故程子說學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程子此段。這一句是緊要處。

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辭氣。往往全不加工。况心虛荒忽。未必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為先。又言未有其跡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

問。學持敬讀書。在書為事。心在事。如此。頗覺有力。只是靜坐時。支遣思慮不去。或云。只與目時。已是生妄想之端。讀書在書。為事。心在事。只是收斂得心。未見敬之體。目靜坐而不能。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會敬。敬只是敬。更尋甚敬之體。似此支離。痛愈多。更不做得工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

問。一向把捉。待放下。便覺恹恹。不知當如何。曰。這箇也不須管。恁地把持。若要丟把捉。又添一箇要丟把捉底心。是生許多事。若知得放下。不好。便提掇起來。便是敬。曰。靜坐久之。一念不免發動。當如何。曰。也須看一念。是要做甚麼事。若是好事。合當做底事。須去幹了。或此事思量未透。須著思量。教了。若是不好底事。便不要

做自家總覺得如此。這敬便在這裏。依此段則念慮亦不可全却。

問。持敬曰。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此只說得一偏。或有為而發。

問。主一工夫。兼動靜否。曰。若動靜收斂。欲心神在一事上。不胡亂想。東去西去。便是主一。

為學須於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所謂底義理。無安着處。都不是自家物事。若有主一工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為我有。都是自家物事。功夫到時。纔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不復緩散消索了。沒意思。

為學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行又次之。涵養則無主宰。如做事須用人。纔放下。或曰。此事便無人做。都由別人。不由自家。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與不知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當皆以敬為本。敬却不是將來做一箇事。今人多先安一箇敬字在這裏。如何做得敬。只是提起這心。與致知。致知見了。便行。將去。今且將大學來讀。便見為學次第。初無許多周曲。又曰。其於大學。所以力言小學者。以古人於小學。已自把捉成。政於大學之道。無所不可。今人無小學之功。却當以敬為本。

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真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與朋友商量。不若只於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直到聖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

答何錫書曰。持敬之說甚善。但如所論。則須是天資儘高。底人不甚假脩爲之力。方能如此。若顏曾以下。尤須就視聽言動容貌詞氣上做工夫。蓋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便自內外帖然。豈曰放僻邪侈於內。而姑正容謹節於外乎。且放僻邪侈。正與莊敬齋肅相反。誠能莊敬齋肅。則放僻邪侈。決知其無所容矣。此日用工夫至要約處。亦不能多談。請以一事驗之。便然。

莊敬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惰類。眞然不暇。此心如何。

此審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敬齋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又曰。此心操之則存。而敬者所以操之之道也。今乃於此而操之之際。指其覺者便以爲存。而於操之之道不復致力。此所以不惟立說之偏。而於日用工夫亦有所間斷而不周也。愚意竊謂。當就此覺處敬以操之。使之常存。而常覺是乃乾坤易簡。交相爲用之妙。若便以覺爲存。而不加持敬之功。則恐一日之間。存者無幾何。而不存者什八九矣。覺處正當敬不

劉誠因說學者先立心志爲難。曰。無許多事。只是一箇敬。徹上徹下。只是這箇道理。到剛健。便自然。勝得許多物欲之私。問閑邪則固一矣。主一則更不消言閑邪。曰。只是覺見邪在這裏。

要去閑他。則這心便一了。所以說道閑邪則固一矣。既一則邪自不能入。更不消說又去閑邪。二段主一

或問閑邪主一如何。曰。主一似持其志。閑邪似無暴其氣。閑邪只是要邪氣不得入。主一則守之于內。二者不可有偏。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著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辨其是非。則不活若熟後。敬便有義。義便有敬。靜則察其敬與不敬。動則察其義與不義。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不敬時如何。如尸立如齊。不敬時如何。須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內外邊無不敬。敬段論敬

敬義只是一事。如兩腳立定是敬。穩行是義。合目是敬。開眼見物是義。敬義須用敬處事。須是集義

方未有事時。只得說敬以直內。若事物之來。當辨別。箇是是非。成只管敬去。敬義不是兩事。

敬者守於此。而不易之謂。義者施於彼。而合宜之謂。敬要回頭看。義要向前看。

南軒張氏曰。持敬乃是切要工夫。然要將箇敬來治心。則不可蓋主一之所謂敬。敬是敬此也。若謂敬爲一物。將一物治一物。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乃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正之。卒爲助長之病。

君子之學。始終乎敬者也。人之有是心也。其知素具也。意亂而
汨之。紛擾杳兀。不得須臾以寧。而正理益以閉塞。萬事失其統宗。
於此有道焉。其惟敬而已乎。伊川先生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
之謂一。夫所謂一者。豈有可玩而執者哉。無適乃一也。蓋不越乎
此而已。嘗試於平居暇日。深體其所謂無適者。則敬乎可識於言
意之表矣。故儼若思。雖非敬之道。而於此時可以體敬焉。即是而
存之。由是以察之。則事事物物。不得遁焉。涵養不舍。思慮將日以
清明。而其知不蔽矣。知不蔽。則敬之意。味無窮。而功用日新矣。天
地之心。其在茲與。學者舍是而求入聖賢之門。難矣哉。至於所
有。深則存乎其人。用力敏與緩急之不同耳。

俗語曰。口所謂思慮時。此最是合理會處耳。其要
生。遺書中論此處甚多。須及復玩味。據目下看。底意思。用玉
如汲井。漸汲漸清。如所謂未應事前。此事先在。既應之後。此事
存正。緣主一工夫未到之故。須是思此事時。只思此事。做此事時。
只做此事。莫教別底交互出來。久久自別。看時似乎淺近。做時極
難。又曰。所論收斂。則失於拘迫。從容則失於悠緩。此學者之通病。
於是二者之間。必有事焉。其惟敬乎。拘迫則非敬也。悠緩則非敬
也。但當常存乎此本源深厚。則發見必多。而發見之際。察之亦必
精矣。若謂必先識所謂一者。而後可以用力。則用力未篤。所謂一
者。只是想像。何由意味深長乎。

勉齋黃氏曰。敬是束得箇虛靈。知覺。任如火炬。束得緊時。那頭直
上。不束則散滅了。此喻最精

持守之方。無出主敬前章所謂常惺惺法。已是將持敬人心胸內
事。摸寫出了。莫要去上面生支節。只恐支離無緣脫洒。

問前章說主一無適。是說得已發時敬。如惺惺收斂。是說得未發
時敬。曰。未須要辨未發已發。且就自家心。一息之間。幾番已發未
發。雖數千萬變。豈無可辨認。且如一箇大鏡相似。恁地光皎在。這
裏人來照著。便隨他賦形。人過去後。這光皎者。自若。

敬是人之本體。人惟胡思亂想。便失了本然之體。恐懼。惺惺。正
敬。拾他依元。恁地。此本體。恐只是說本來如此。

人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其為是氣也。莫不各有是理。人得是
以為體。則亦具是理。以為性。又必有虛靈知覺者。存乎其間。以
心事物未接。思慮未萌。虛靈知覺者。感而遂通。一寂一感。而是理
亦為之寂感焉。使夫虛靈知覺者。常肅然而不亂。炯然而不昏。雖
寂而理之體無不存。感而理之用無不行矣。惟夫虛靈知覺。既不
能不固於氣。而又不能不動于欲也。則將為氣所昏。為欲所亂。而
理之體用。亦隨之而昏且亂矣。此敬之說。所由以立也。虛靈知覺。
我所有也。吾惟怠慢而無以檢之。則為氣所昏。為欲所亂矣。惕然
悚然。常若鬼神父師之臨其上。常若深淵薄冰之處其下。則虛靈
知覺者。自不容於昏且亂矣。故嘗聞之先師曰。敬字之說。惟畏為

近之誠能以所謂畏者驗之。則不昏不亂可見矣。曰然則諸說之不同何也。曰惺惺者不昏之謂也。主於一而不容一物。撓亂之謂也。整齊嚴肅則制於外以養其中也。是皆可以體夫敬之意矣。然而不昏不亂者必先敬而後能如此。制於外以養其中者必如此而後能敬以之。體敬之義必欲真見夫所謂敬者。惟畏為近之也。蓋畏即敬也。能敬則能整齊嚴肅。整齊嚴肅則能敬。能敬則不昏不亂矣。此朱子不得不取夫諸說以明夫敬而又以畏字為最近也。

北溪陳氏曰。程子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文公合而言之曰主一無適之謂敬。尤分曉。敬一字從前經書說處儘多。只把做閑字。

所關最大。敬字本是箇虛字。與畏懼等字相似。今把做實字。其意重了似箇實物一般。

人心妙不可測。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敬便存在這裏。所謂敬者無他。只是此心常常在這裏。不走作不散漫。常惺惺。道便是敬。說敬字甚分曉。

上蔡所謂常惺惺。却是就心地上做工夫處。亦說得親切。蓋心常醒在這裏。便常惺惺。恁地活。若不在便死了。心緣在這裏。則萬理森然於其中。古人謂敬德之聚。止如此。禮謂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只就此二句體認持敬底工夫。

象最親切。且如入捧一箇至盈底物。心若不在這上。纔移一步。便傾了。惟執之拳拳。心常在這上。雖行到那裏。也不傾倒。入虛如有。人雖無人境界。此心常嚴肅如對大賓。然此便是主一無適底意。格物致知也。須敬。正心誠意也。須敬。齊家治國平天下也。須敬。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

程子說人心做工夫處。特注意此字。蓋以此道理貫動靜微表裏。一始終。本無界限。閒靜無事時也用敬。應事接物時也用敬。心在裏面也如此。動出外來做事也如此。初頭做事也如此。做到末了也如此。此心常無間斷。纔間斷便不敬。

西山真氏曰。聖賢大道為必當由。異端邪徑為不可蹈。此明理何之。

再思。此理而當其遠之如墮溺。不幸而食其甘之如飴。志遠則利重。內而輕外。此審取舍之要也。欲進此二者。非學不能。學則讀書。然書不可以汎讀。先大學次論孟而終之以中庸。經既明。然後可觀史。此其序也。沉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此其法也。然所以維持此心而為讀書之地者。豈無要乎。亦曰敬而已矣。子程子所謂主一無適者。敬之存乎中者也。整齊嚴肅者。敬之形於外者也。平居齋慄。如對神明。言動酬酢。不失尺寸。則心有定主。而義理入矣。蓋操存固則知識明。知識明則操存愈固。子朱子之所以教人。大畧如此。此所謂主一者。靜時要一。動時亦要一。平居暇日。未有作為。此心亦

要主於一。此是靜時敬。應事接物有所爲。此心亦要主于一。此是動時敬。靜時能敬。則無思慮紛紜之患。動時能敬。則無舉措煩擾之患。如此。則本心常存而不失。爲學之要莫先於此。端莊靜一。乃存養工夫。端莊主容貌而言。靜一主心而言。蓋表裏交正之功。合而言之。則敬而已。

秦漢以下諸儒。皆不知敬爲學問之本。自程子始指以示人。而朱子又發明之。極其切至。二先生有功於聖門。此其最大者也。

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爲至正。惟誠爲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爲誠也。氣之缺。誠於奔馳。敬則其衝也。憤之積。敬則其散也。

敬則其德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其爲人通切者。而子朱子又叮嚀反覆之。學者倘於是而知勉焉。戒於思慮之未萌。察於事物之既接。無少間斷。則德全而欲泯矣。

鶴山魏氏曰。敬字之義甚大。孔門說仁處。太底多有敬意。如四勿二如之類。是也。左傳敬德之聚。敬必有德。此義極精。自聖學不闡。人多以擊跏曲拳正坐拱嘿之類。爲敬。至周程以後。如誠字敬字仁字。方得聖賢本旨。其所謂主一無適之謂敬。此最親切。

曾齊許氏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物來不亂。物去不留。用工夫主一也。主一是持敬也。

東萊嘗云。南軒言心在焉。則謂之敬。且如方對客談論。而他有所

思。雖思之善。亦不敬也。緣有間斷。便是不敬。

臨川吳氏曰。易書詩禮之言敬者。非一。及夫子答子路之問。則其意重以專。伊洛大儒。嗣聖傳於已絕。提敬之一字。爲作聖之梯階。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也。新安大儒。繼之直指此爲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其示學者切矣。夫人之一身。心爲之主。人之一心。敬爲之主。主於敬。則心常虛。虛者。物不入也。主於敬。則心常實。實者。我不出也。敬也者。當若何而用力耶。必有事焉。非但守此一言而可得也。

仁義禮智之得於天者。謂之德。是德也。雖同於有生之初。而或失於有生之後。能得其所。而不失者。君子也。蓋德固於心。而心固於身。不失其心。則有德。故敬以持之而已矣。昔者。顏淵問如之何。孔子

脩己以敬。爲答。敬也者。所以成君子之德也。堯舜禹之德。即傳之於湯。爲日躋之敬。傳之於文王。爲緝熙之敬。夫子脩己以敬之言。傳自堯舜禹湯文王。而傳之於顏曾子思孟子者也。至於程子。遂以敬字。該聖功之始終。敬之法。主一無適也。學者。遠聞近。無適之說。倘未之能。且當由謹畏入。事事知所謹。而於所不當爲者。有不肯爲。念念知所畏。而於所不當爲者。有不敢爲。克不肯爲。不敢爲之心。而進退焉。凡事主於一。而不一。彼凡念無所適。而專在乎此。程子敬字之法。不過如是。敬則心存。心存而一動一靜。皆出於正。仁義禮智之得於天者。庶其得於心而不失矣乎。

○按敬之一字。下聖心法。天下道理無所不攝。要而言之。只是兼動靜。合內外而已。內則生一。無適。無有二。外則整齊嚴肅。無有惰慢。靜則此心湛然。存天理之本然。動則此心聳然。遏人欲於將萌。連篇累牘。說之不盡。工夫不過如此。○朱子大學或問。論敬最詳。附錄之。

朱子大學或問論敬字。

蓋吾聞之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

黃氏洵饒曰。此敬字貫動靜。

為小學者。不由乎此。因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洒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為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格致進德。

○朱子大學或問論敬字。市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為說焉。

問敬字當不得小學。朱子曰。看來小學却未當得敬。敬已自包得。

小學教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到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

○問大學首云明德。却不曾說主敬。真是已見於小學否。曰。然自小學不傳。伊川却是帶補敬字。

北溪陳氏曰。程子只說一箇主敬工夫。何以補小學之缺。蓋主敬工夫。可以收放心而立大本。大本既立。然後工夫循序而進。無往不通。大抵主敬之功。貫始一動靜合內外。小學大學皆不可無也。

玉溪盧氏曰。敬者定志慮。攝精神。而存養本心之道。故為聖賢之始終。百倍其功。只在主敬。篇首三言。為大學一書之綱領。明明德一句。為篇首三言之綱領。朱子敬之一字。則又明明德之綱領。然則所謂敬者。又若何而用力耶。曰。程子於此。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

朱子曰。主一無適。只是心專一。不使他念雜之。無適只是不走作。如讀書時。只讀書。著衣時。只著衣。了此一件。又做一件。身在這裏。心亦在這裏。

北溪陳氏曰。主一是心只在此。不二不三。無適是心只在此。不東不西。主一無適。只是展轉相解釋。要分明。非主一。又別有。

之功也。

嘗以整齊嚴肅言之矣。

程子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無非僻之干矣。

至溪盧氏曰。主一無適。未易曉。故又就事實上教人。便只就眼前做工夫。如正衣冠。尊瞻視。足容重。手容恭之類。皆是內外一致。

面整齊。嚴肅。則內面便一。內面一。則外面便無非僻之干。

至其門人謝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

朱子曰。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只此便是敬。整齊嚴肅。固是敬。然心若昏昧。惺惺不明。雖強把捉。豈得為敬。學問須是警省。且常嚴和尚。每日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時學。

却。不能如此。或問佛氏亦有此語。曰。其喚醒此心。則同。其爲道。則異。吾儒喚醒此心。欲他照管許多道理。佛氏則空。喚醒在此。無所作爲。異處在此。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墨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今人心昏然在此。尚無惺惺之氣。况曰心常能惺惺者乎。故心常惺惺。自無客處。

尹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見前

朱子曰。心主這一事。不爲他事攪亂。便是不容一物。問心收斂。不容一物。曰。這心都不著一物。便收斂。他上文云。今人入神廟。當那時。只是更著不得些子事。只有箇恭敬。此最見得親切。今人若能專一。此心便收斂緊密。都無些子空罅。若這事思量未了。又

像那邊去。心便成兩路。

觀是數說。足以見其用力之方矣。

問程子。謝氏尹氏所說敬處。朱子曰。譬如此屋。四方皆入得。若從一方入。到這裏。則那三方入處。都在這裏了。問敬。諸先生說。各不同。然總而言之。常令此心常存。是否。曰。其實只是一般。若是敬時。自然主一無適。自然整齊嚴肅。自然常惺惺。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但程子整齊嚴肅。與謝氏尹氏之說。又更分曉。問程子。謝氏之說。謝氏允切當。曰。如其所見。程子說得切當。整齊嚴肅。此心便整齊。便能惺惺。未有外面整齊嚴肅。而內不惺惺者。人一時關外面整齊。便一時惺惺。一時放寬了。便怠荒也。

新安陳氏曰。朱子採取整齊嚴肅之說者。蓋以有著實下手處。勿齋陳氏曰。整齊嚴肅。及收斂。不容一物。皆敬之始也。主一無適。及常惺惺者。皆敬之成也。主一無適者。敬之純。常惺惺者。敬之明也。然王亦有一淺深。以初學言之。則欲主乎一。以成德言之。則所主者一。

黃氏曰。且將自家身心去體察。見得如何是主。一無適。如何是整齊嚴肅。如何是常惺惺。如何是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是四者皆以有所畏。而然。朱子晚年言敬字之美。惟畏字近之。其意精矣。

西山真氏曰。持敬之道。合三先生之言而用力焉。然後內外交相養之功始備。

曰。敬之所以爲學之始者。然矣。其所以爲學之終也。奈何。曰。敬者。一心之主。而萬事之本根也。知其所以用力之方。則知小學之不能無賴於此。以爲始。知小學之賴此以始。則夫大學之不能無賴乎此。以爲終者。可以一以貫之。而無疑矣。蓋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

新安陳氏曰。先立其大者。持敬以誠其意。正其心也。小者不能齊。百物從君。所令而身脩也。

而是齊家治國以及平天下。則所謂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而離乎敬也。然則敬之一字。豈非聖賢始終之要也。

朱子曰敬者始終之要未知則敬以知之已知則敬以守之若不敬則其心顛倒昏昧而不自知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已知者非敬無所守

陳氏曰心之爲物虛靈知覺所以爲一身之主宰也身無此以爲身之主宰則四肢百體皆無所管攝矣然所以爲心者又當由我有以主宰之我若何而主宰之乎所謂敬者是又一心之主也

○按敬有數說而究以主一無適爲精當故朱子之訓敬事只云主一無適也○主一二字是敬字註脚不可忘却敬字單拈主一陽明謂一心好色好貨可謂主一乎是忘却敬字了豈有持敬主一而好色好貨者乎至所云主一箇天理自不差而其言已盡

字內包之矣○陽明譏朱子這裏補箇敬字那裏補箇誠字若謂蛇添足今人因謂陽明無持敬工夫然觀其答舒國用有云君子所謂敬畏者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也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也君子所謂涵養者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心體不累於欲無入不自得之謂也洒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增反爲洒落之累耶戒慎恐懼是心不可無也有所恐懼憂患是私心不可有也堯舜兢兢業業文王小心翼翼皆敬畏之謂也皆出于其心體之自然也敬畏之功無間於動靜是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玩此則陽明於敬畏看得甚透敬得甚鄭重豈全不知持敬者乎但所云皆出

於心體之自然又是良知一套話堯舜文王可說自然若學者須實下工夫始得

主靜

程子曰惟靜者可以爲學。

學者思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

尹和荊孟敦夫張思叔侍坐伊川前。前水盆。語曰。清淨中一物不可著。纔著物便搖動。善

張子曰靜有言得大處有小處。如仁者靜大也。靜而能慮則小也。始學者亦要靜以入德。至成德亦只是靜。分大小

上蔡謝氏曰。或人說動中有靜。靜中亦有此理。然靜而動者多。動而靜者少。故多者靜不妨人。須是卓立中。豈不得統一體。

龜平李氏曰。某嘗問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

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亦亦是養心之要。

朱子曰。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足。則道理無

湊泊處。又云。須是靜坐。方能收斂。靜坐無明雜思慮。則養得便條暢。

或問不拘靜坐與應事。皆要專一否。曰。靜坐非是要如坐禪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閑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

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湛然。不要因一事而惹出

三件兩件。如此則雜然無頭項。何以得他專一。只觀文王雖在

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便可見敬只是如此。

人也有靜坐無思念底時節。也有思量道理底時節。豈可盡爲

途說。靜坐時與讀書時工夫迥然不同。當靜坐涵養時。正要體

思得道理。只此便是涵養。不是說與醒提撕。將道理去却那邪

妄念。只自家思量道理時。自然邪念不作。

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却都用處教人做工夫。今

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既爲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

妻子。鄉黨。俱不成拋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日候我在

又不可以莽莽隨他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箇思量。始得。

又曰。動時靜便在道裏。動時也有靜。靜時也有動。則靜亦

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

然不交於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

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

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

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

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

則靜。雖然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爲靜爲動之理。如人之氣。聚則

動。則動。又問答之際。答則動矣。止則靜矣。凡事皆然。

心於未應事時。須是靜。及至應事方用。便有氣力。如當靜時不

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伊川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達。閉時須是收斂定。做得事便有精神。心要精。一方靜時須湛然在此。不得困頓。如鏡樣底明。遇事時方纔好。

靜為主動為客。靜如家舍。動如道路。靜中動起。念時動中靜。是物各付物。

人身只有箇動靜。靜者養動之根。動者所以行其靜。動中有靜。如發而皆中節處。便是動中之靜。

問動靜兩字。人日間靜時。然少動時。常多。曰。若聖人動時。亦未嘗不靜。至衆人動時。却是膠擾亂了。如今人欲爲一事。未嘗不靜。

事處之從。在不亂其思慮之發。既欲爲此。又欲爲彼。此是事。却無那靜也。

問伊川常教人靜坐。如何。曰。亦是。他見人要多思慮。且以此教人收拾此心耳。若初學者。亦當如此。

主敬存養。雖說必有事焉。然未有思慮作爲。亦靜而已。所謂靜者。固非槁木死灰之謂。而所謂必有事者。亦豈求中之謂哉。

答吳伯豐書曰。學問臨事不得力。因是靜中欠却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是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覆。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

問明道在扶牆時。謂諸公皆在彼間學。明道一日曰。諸公在。

只是學其說話。何不去力行。二公云。其等無可行者。明道曰。無可行時。且去靜坐。蓋靜坐時。便涵養得本原稍定。雖是不免逐物。及自覺而收斂歸來。也有箇著落。譬如人出外去。纔歸家時。便自有箇著身處。若是不曾存養得箇本原。茫茫然逐物在外。便要收斂歸來。也無箇著身處也。

伊川見人靜坐。如何。便歎其善學。曰。這也是箇總要處。

問汪長孺所讀何書。長孺誦大學所疑曰。只是輕率。公不惟讀聖賢之書如此。凡說話及論人物亦如此。只是不敬。又云。長孺氣粗。故不仔細。爲今工夫。須要靜。靜多不妨。今人只是動多了。靜靜不自有。說語。程子曰。爲學須是靜。又曰。靜多不妨。纔靜事。即見。

總亦只是一箇敬。

問初學精神易散。靜坐如何。曰。此亦好。但不專在靜處做工夫。動作亦當體驗。聖賢教人。豈專在打坐上。要是隨處著力。如讀書。如待人處事。若動若靜。若語若默。皆當存此。無事時。只合靜心息念。且未說做他事。只自家心。如何令把捉不定。恣其散亂走作。何有於學。孟子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不然。精神不收。拾則讀書無滋味。應事多齟齬。豈能求益乎。

問伯羽如何用功。曰。且學靜坐。痛抑思慮。曰。痛抑也不得。只是放退可也。若全閉眼而坐。却有思慮矣。又言。也不可全無思慮。無思耳。思中時。不暗不問。就思慮未萌時說。此云不可全無思耳。思慮二者。不同。中時。以心之靜言。此以境之靜言。

問：「德粹近作何工夫？」德粹云：「靜坐而已。」曰：「橫渠云：『言有教，動有法，養有爲，皆得。』息有養，靜有存，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閑，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因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至秋冬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與此心不死，則口有進。」

問：「武侯寧靜致遠之說，曰：『靜便養得根本深固，自可致遠。』」

問：「宋儒尋常覺得資質昏愚，但持敬則此心虛靜，覺得好，若敬愈稍不存，則裏面固是昏雜，而發於外亦無矣。所以專於敬而無夾上用力，曰：『這裏未消說敬與不敬，在蓋敬是第二節事。』而今」

我來雜說則傷矣。了心雖理會，但以識得那一是二，是二便是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不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如未識得這物事時，則所謂虛靜亦是箇黑底虛靜，不是白底虛靜，而今須是要打破那黑底虛靜，換做箇白底虛靜，則入應於理，無不融通，不然則守得那裏底虛靜，終身黑淬淬地，莫之通曉也。爲愚敬而不窮理者問：「每日暇時，畧靜坐以養心，但覺意自然紛起，要靜越不靜，曰：『程子謂心自是活底物事，如何制定教他不思，只是不可胡亂思，纔著箇要靜底意思，便是添了多少思慮，但不要恁地拘迫他，須自有寧息時。』」

問：「延平先生靜坐之說如何？」曰：「這事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

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今人都說靜坐以省事，則不可。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須是靜於心，得出所謂靜坐，只是打疊得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心下愈以靜矣。

今人皆不肯於根本上理會，如敬字只是將來說，更不做將去。本不立，故其他零碎工夫無濟泊處。明道延平皆教人靜坐，看來須是靜坐。

勉齋黃氏曰：「靜處下工夫，誠爲長策。然居敬集義，博文約禮，皆不可廢。朋友切磋，固欲相親而善，然講習一事尤爲至切。須將聖賢言語逐一研究，不可以爲非切已。若不自此用力，則義理不明。」

無所病痛

人能於虛靜處認得分曉，又兼開靜時存得純固，此乃萬理之若萬事之原。

寂然不動，心之體也。事物未接，思慮未萌，湛然純一，如水之止，如衡之平，則其本靜矣。蔽交於前，其中則遷，情欲熾而性蕩，感物而動者，既失其節，寂然不動者，亦且紛紜膠擾，而不能以頃刻寧靜。靜相因，展轉迷亂。天理日微，人欲日肆矣。故主靜者，所以制乎動，無欲者，所以全乎靜。此周子之意，而亦有所自來也。良其肯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主乎靜也。且晝之特亡，則夜氣不足以存，無欲則靜也。

問程子云靜後見諸物皆有春意如何此還是指聖賢而言否潛室

陳氏曰觀物內含靜者能之固是聖賢如此吾人胸次豈可不見此境界靜却不分聖賢

○按動靜有二義動是動靜是靜此正說也靜中有動動中有靜此互說也還當以分看爲是○太極圖說主靜立人極下有勉齋一段極可玩茲不具錄○主靜無別工夫只是一敬即中庸所謂戒慎恐懼以致中也○居敬與窮理並進亦須下窮理的工夫方好○朱子所云黑底磨白底磨盡窮理不窮理之公恐人不知用窮理之功但以持敬爲說故云敬爲第二節事要之格物窮理亦難敬不得敬自貫徹始終也

省察 附克治

程子曰人爲不善於幽隱之中者謂人莫已知也而天聖不可欺何顯如之或曰是猶楊震所謂四知者乎曰幾矣雖然人我知之猶有分也天地則無一知也

尸居却龍見淵默却雷聲

二語本出莊子程子易二卦字

妄動猶有欲妄動而得者其必妄動而失一失也其得之必失之二失也况有凶咎隨之乎是妄得之福災亦隨焉妄得之得失亦無焉苟或知此亦庶幾乎不由欲而動矣

學始於不欺闇室

廣平游氏曰曾子云三省其身若夫學者之所省又不止此事觀有窮是於言傳長有不足於敬與行誠惟於心而省言於行而省有所未望而忿有所未慙與推是類而日省之則曾子之誠身乎可以跋及矣

朱子曰要知天之所與我者只如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今人非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發見處只是不省察了若於日用間試省察此四端者分明迸發出來就此便操存涵養將去便是下手處只爲從前不省察了此端纔見又被物欲汨了所以秉彝不可磨滅處雖在而終不能光明正大如其本然此說省察後用存養道體流行初無間斷是以無所不致其戒懼非謂獨戒懼乎隱微

而忽畧其顯者也。

人不自知其病者。是未嘗去體察警省也。

古人警史誦詩之類。是規戒警誨之意。有時不然。便被地係地。

自是使人住不著。大抵學問須是警省。

解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

敬為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

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爲說以亂之也。

李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

怕於似閑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其何

來。亦是如此。

子每犯

陷之。功則論好。而不自覺。天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是。不

之。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則陷于惡。而不自知。近見如此

不知如何。曰。道理固是如此。然初學後亦未能便如此也。

問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看來不善之發。有三。有自思慮上。不知

不覺自發出來。有因外誘。然後引動此思慮者。閑邪之道。當無所

不用其力。於思慮上發時。便加省察。更不使形於事。爲於物。誘之

際。又當於視聽言動上。理會取。然其要。又只在持敬。惟敬則身心

內外肅然。交致其功。則自無二者之病。曰。謂發處有兩端。因是

畢竟從思慮上發者。也只是外來底。天理渾是一箇。只不善。便是

不從天理出來。不從天理出來。便是出外底了。視聽言動。該貫因

外。亦不可謂專是外面工夫。若以爲在內。自有一件工夫。在外。又

有一件工夫。則內外支離。無此道理。須是誠之於思。守之於爲。內

外交致其功。可也。

問。居常苦私意紛擾。雖即覺悟而痛抑之。然竟不能得潔靜不起

日。惟其此心無主宰。故爲私意所勝。若常加省察。使良心常在。見

破了這私意。只是從外面入。縱饒有所發動。只是以主待客。以逸

待勞。自家這裏。亦容他不得。此事須是平日著工夫。若待他起後

方省察。殊不濟事。

問。橫渠先生謂克己之云。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吳之驥曰。

渠云。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要。應心漫着。

一旦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曰。橫渠先生之意。正欲學者。將此

目時時省察。使之積久貫熟。而自得之耳。非謂只要如此說。

問於私欲未能無之。但此意萌動時。却知用力克除。覺方才累省。

願勝前日。更當如何。曰。此只是強自降伏。若未得天理純熟。一旦

失覺察。病痛出來。不可知也。問。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其

須這裏要分別否。曰。同行異情。只是飲食渴飲等事。在聖賢無非

天理。在小人無非私慾。所謂同行異情者如此。此事若不會專

本領。只是說得他名義而已。說得名義。儒分曉。畢竟無與我事。就

自家身上。實見得私欲萌動時。如何天理發見時。如何其間正

有好用工夫。蓋天理在人。亘古今而不泯。選甚如何敲錮。而天理常自若。無時不自私意中發出。但人不自覺。正如明珠大貝。混雜砂礫中。零零星星。逐時出來。但只於這箇道理發見處。當下認取。打合零星。漸成片段。到得自家好底意思。日長月益。則天理自然純固。向之所謂私欲者。自然消磨退散。久之不復萌動矣。若專務克治私欲。而不能充長者。端則吾心所謂私欲者。日相離散。離一時按伏得下。又當復作矣。初不道隔去私欲後。別尋一個道理主持而行。纔如此。又只是自家私意。只如一件事。見得如此。爲是。如此。爲非。便從是處行將去。不可只恁休。誤了一事。必須知悔。只這知悔處。便是天理。孟子說牛山之木。既曰如此其濯濯也。又曰

則樂生。則逸。則田。且晝而亡。其日夜氣所存。雖未嘗斷。而心之萌蘖。如何又求得。只爲這些道理。根於一性者。渾然至善。故發於日用者。多是善底道理。只要人自識得。雖至惡人。亦只患他頑然不知省悟。若心裏稍知不穩。便從這裏改過。亦豈不可做好人。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只是去著。存只是存得。這些子學者。所當深察也。

范陽張氏曰。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風和氣。皆在於此。一念之惡。則妖星癘鬼。凶荒札瘥。皆在於此。是以君子慎其獨。

勉齋黃氏曰。義理之精微。心術之隱奧。所差甚微。而天理人欲之。君子小人之判。自此而決。不可不察也。

魯齋許氏曰。凡事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已。此持敬大畧也。

日用間。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焉。怠惰心生。不止於怠。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

庸人之目。見利而不見害。見得而不見失。以縱情極欲爲已。蓋以存心養性爲桎梏。不喪德。殞身而已。惟君子爲能見微而知著。過人欲於將萌。讀此者可自安爲庸人否

吳晦叔言省克二字不可廢。南軒張氏曰。然纔省了。便克。既克了。又省。當如循環然。

西山真氏曰。學問之道有三。曰省察也。克治也。存養也。是三

以一闕也。夫學者之治心。猶其治身。然省察者。親歷而知。疾之疾者也。

克治焉者。用藥以去疾也。而存養焉者。則又調虞愛護以杜未萌之疾者也。

按朱子大學自修也。章句云。省察克治之功。許東陽解云。省是內自警省。察是密察精詳。此在已有未善也。克者。勝去。治者。平之。此去不善以從善也。當爲四字定解。存養省察克治。細分之。是三項工夫。然朱子於中庸首章。又只言存養省察之要。蓋於省察中。包克治。玩慎獨章。句過人欲於將萌。說個退。便已克治了。省察其欲之萌而克治之。克治後復歸於存養也。若朱子所云。省察此四端。便操存涵養將去。蓋謂省察是理。不用克治。故直接說存養。

耳其說頗異。愚謂若省底是欲使用克治。省底是聖使用擴克。且不說存養較爲分明。

克己

程子曰。難勝莫如己。私學者能克之。非大勇乎。

知過而能改。聞善而能用。克己以從義。其剛明者乎。

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一件。其餘皆正。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

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

上蔡謝氏曰。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別又一年。做得甚工。

夫曰。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

按。伏得這個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

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試問矜字。罪過何故。孫地大曰。今人

只管要夸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

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却去房裏喫。爲甚恁地。

和靖尹氏曰。克己。惟在克其所好。便是下手處。然人未有不自知所

好處。而能克之者。若不自知。却克箇甚。如好財。卽於財上克。好酒

卽於酒上克。今人只爲事事皆好。便沒下手處。然須擇其偏好甚

處。先克。

朱子曰。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

而已。尙何問哉。

克己。固學者之急務。亦須見得一切道理。了了分明。方見日用之

間。一言一動。何者是正。何者是邪。便與此處立定腳跟。凡是已私。

不是天理，便克將去。

問明道曰：目畏尖物，其未曉其說。曰：人有目，畏尖物者，明道先生教以室中率置尖物，便見之，然而知尖之不刺人也，則知畏者妄而不復畏矣。

問前輩說治懼，室中率置尖物，曰：那箇本不能害人心，下要恁地懼，且習教不如此，妄怕。問習在危，若上行底，亦此意否？曰：那箇却分明是危，只習教不怕著。問習得不怕，少間到危疑之際，心亦不動否？曰：是如此。

問克己工夫，要當自日月至焉，推而上之，至終食之間，以至造次以坐，顛沛一節，一節去，庶幾持養純熟，而三月不違，可學而至。

問學則已，然學聖人則難，不已如此，做工夫，可否曰：下學之事，誠當如此，其實質之高明者，自應不在此限，但我未之見耳。

問某欲克己而思未能，曰：此更無商量人，患不知耳。既已知之，便合下手做，更有甚商量？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問每當遇事時，也分明知得理之是非，這是天理，那是人欲，然到做處，又却為人欲引去，及至做了，又却悔，此是如何？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打疊，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自家也知得合行大路，然被小路有箇物事引著，不知不覺走從小路去，及至前面荆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遇事時，便與克己下，不得苟且放過，切理以先之，勇猛以

行之。若是上智聖人，底資質，他不用著力，自然循天理而行，不流於人欲。若賢人之資，次於聖人者，到得遇事時，固不會錯，只是先也，用分別教，是而後行之。若是中人之資，須大段著力，無一時一刻不照管克己，始得。曾子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須是如此做工夫。其言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直是恁地用力，方得。

問張子云：以心克己，即是復性，復性便是行仁義，猶謂克己便是克去私心，却云：以心克己，莫剝却以心兩字否？曰：克己便是此心克之，公但看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非心而何？言忠信，行篤敬，正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輪，這不是心是其麼？凡此等皆

人所為，但不必更著心字，所以夫子不言心，但只說在道處，做工夫。又問：復性便是行仁義，復是方復得此性，如何便說行得？曰：復得此性，便恁地行，纔去得不仁不義，則所行便是仁義，那得一個在不仁不義與仁義之中底物事？不是人欲，便是天理，不是天理，便是人欲，所以謂欲知舜與瞽之分者，無他，利與善之間也，所隔甚不多，但聖賢把得這界定爾。

誠敬寡慾，不可以次序做工夫，數者雖則未嘗不串，然其實各是一件事。不成道敬則欲自寡，却全不去做寡欲底工夫，則是廢了克己之功也。但恐一日發作，又却無理會，譬如平日慎起居，節飲食，養得如此了，固是無病，但一日意外病作，豈可不服藥？敬只是

養底工夫克己是去病。須是俱到。無所不用其極。

敬如治田而灌溉之功。克己則是去其惡草也。

問持敬與克己工夫。曰。敬是涵養。操持不走。作克己則和根打併了。教他盡淨。

致知。敬。克己。此三事。以一家譬之。敬是守門戶之人。克己則拒盜。致知却是去推察自家與外來底事。伊川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言克己。蓋敬勝百邪。便自有克。如誠則便不消言開邪之意。猶若守門戶。則與拒盜便是一等事。不消更言別有拒盜底。若以涵養對克己言之。則各做一事。亦可涵養則將息。克己則譬如服藥去病。蓋病息不到。然後服藥。將息則則自無病。克己

能於敬則自無邪。何用克己。若有邪。只是敬心不到。可責敬。故敬則無己可克。乃敬之效。若初學則須是工夫都到。無所不用其極。此辨甚明。

南軒張氏曰。克己之偏之難。當用大壯之力。然而力貴於壯。而工夫貴於密。若工夫不密。雖勝於暫。而終不能持於久而銷其端。觀顏子沉潛積習之功。為何如哉。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非工夫篤至。久且熟也。其能若是乎。

按克己詳見論語。此亦可相發。克己之己。已私也。責己之己。已身也。二己子不同。舊或以責己混克己內。殊不倫。今正之。

知行

程子曰。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

力行先須要知。非特行難。知亦難也。

君子以識為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蕩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吾弗貴矣。

古人言知之非艱。者。吾謂知之亦未易也。今有人欲之。京師必知所出之門。所由之道。然後可往。未嘗知也。雖有欲往之心。其能達乎後世。非無美材。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蓋知之者難也。未有知而不能行者。謂知之而不能行。是知之未至也。

問致知力行。其功並進乎。曰。人謂此兩端。勿為兩端。而從之。於言穿窬。不可為。不必勉強。而後能也。故知有淺深。則行有遠近。此進學之效也。循禮而至於樂。則已與理一。殆非勉強之可能也。已。

尹氏曰。觀理須要通會得一件。便與行一件。

朱子曰。學之之傳。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

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為先。論重行為重。

論知之與行。口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尚淺。既親歷其境。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

聖賢說知便說行。大學說如切如磋道學也。便說如琢如磨自修也。中庸說學問思辨。便說篤行。顏子說博我以文。謂致知格物。我以此禮。謂克己復禮。

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過一邊。則一邊受病。如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分明自作兩腳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知得守得。學者以玩索踐履為先。

見不可謂之虛見。見無虛實。行有虛實。見只是見。見了後却有行有不行。若不見後。只要硬做。便所成者窄狹。士庶不知學。知學矣。而知所擇之為難。能擇矣。而勇足以行之。不顧於私。已外不牽於俗習。此又難也。

答吳晦叔書曰。夫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而觀之。則知之為先行之為後。無可疑者。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者。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蓋古人之教。自其孩提。而教之以孝弟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洒掃應對之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畧已小成矣。於是不平此而教之以格物。而致其知矣。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大地萬物之

而一以貫之。然後為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今執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夫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去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修辭者。聖學之實事。貫始終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視母誨。男唯女命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知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及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告。雖以格物致知為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味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

以不修。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為必知之至。然後可以格已治人。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遇如前所謂二端而已。但至於豁然貫通。則內外精粗。自無二致也。答程允夫書曰。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大病。殊駭聞聽。行得即是。固為至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卒予以短淺為安。是以不可為可也。于路以正名為迂。是以可為不可也。彼見聖人自問善誘。猶有是失。况於餘人。恐但不如此而已。窮理應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

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
謁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高，而實未
可行哉。理之所在即是中道，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
及之患。未有窮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蓋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爲皆出於私意之
擊，其行而已。

問：致知後須持養，方力行。曰：如是則今日致知，明日持養，後日力
行，只持養便是行。正心誠意豈不是行，但行有遠近。治國平天下
則行之遠耳。

程子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下須字在字，便是皆足
着力。有一般人，儘行得，却不得。

問：南軒云：致知力行互相發。曰：未須理會相發，且各項做將去。若
知有未至，則就知此理會行有未至，則就行上理會。少間自是互
相發。

南軒張氏曰：致知力行互相發也。然知常在先，博學審問，慎思明辨，
皆致知之進。學者要當據所知，便體而行之，由粗而至精，由著
至微也。

答吳晦叔書曰：所謂知之在先，此固不可易之論。但之字，猶如
處不同，蓋有輕重也。如云知有是事，則用得輕；匹夫匹婦，以
知之類是也。如說知底事，則用得重；知至至之之知是也。在

大體者，且當據所與知者爲之，則漸有進步處。工夫若到，則知
知至矣。當至之知終矣。當終之則工夫愈有所施而無窮矣。即
有云：譬如行路，須識路頭，誠是也。然要識路頭，親去路頭尋，
得若只端坐于室，想像，跋而曰：吾識之矣，則無是理也。元晦所論
知字，乃是謂知至之知，要之此非躬行實踐則莫由至。但所謂躬
行實踐者，先須隨所見，端確爲之。此謂之知常在先，則可也。

如有精粗，行有淺深，然知常在先，固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矣。未有
不知而能行者也。語所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是知而不能行者
也。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是不知則無由
能好而樂也。且以孝於親，事論之，自其根柢，則有不能行者。

定晨省行之而又知其有進於此者，則又從而行之，行之進，則
愈有所施，行之力，則知愈有所進。以至於聖人，人倫之至，其等
固遠，其曲折固多，然亦必由是而循循可至焉耳。蓋致知力行，此
兩者工夫互相發也。尋常與朋友講論，欲其據所知者而行之，行
而思之，庶幾所踐之實，而思慮之開明，不然，貪高慕遠，莫能有之。
果何爲哉。然有所謂知之至者，則其行自不能已。然則致知力行
工夫至到而後及此，如顏子是也。彼所謂欲罷不能者，知之至而
自不能已也。若學者想像臆度，或以一知半解爲知道，而曰知之
無不能行是妄而已。曾皙詠歸之語，亦可謂見道體矣。而孟子有
以其行不掩爲狂，而況下此者哉。

問呂伯恭說近日士人只務聞見不務踐履須是去踐履上做工夫曰此言雖好只是少精神須是致知力行互相發明始得若不致知將人欲做天理亦不可知安知所謂私而去之須是知而後能行行而後有所知互相發明方可

問聖門當學誰曰學顏子有準底顏子爲人聖人教之不過博文約禮博文所謂致知也約禮所謂力行也又問向上一節如何曰只恐不能致知力行耳果能致知力行久而不息當自知之譬如登山只說得從此處去至此山上則在人努力耳如真箇到山上則許多景致自見得不待先說也

致知力行須要自近步步踏實地乃有所進不然貪高遠終無益

勉齋黃氏曰蓋嘗求其所以爲學之綱領者曰致知曰力行而已學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物格知至者知之事也意誠心正者行之事也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問思辨者知之事篤行者行之事也書之所謂惟精惟一易之所謂知崇禮卑論語之所謂知及仁守孟子所謂始終條理無非始之以致知終之以力行蓋始之以致知則天下之理洞然於吾心而無所蔽終之以力行則天下之理渾然於吾身而無所虧知之不至則如墮墮塗塗而有可南可北之疑行之不力則如敝車羸馬而有中道而廢之患然則有

志於聖賢之域者致知力行之外無他道也

學問之道知與行而已自昔聖人繼天立極不曰知而曰精不曰行而曰一知不精行不一猶不知不行也聖賢相傳啟悟後學言知必曰知至言意必曰意誠至則事物之理無不通誠則念慮之發無不實曰至與誠其精一之謂與知與行者學之途轍至與誠者學之歸宿有志於道者可不孜孜求止於是與

北溪陳氏曰道之浩浩何處下手聖門用工節目其大要亦不過曰致知力行而已致知而至於其極之謂致其極者所以明萬理於心而使之無所窒也力者勉焉而不敢怠之謂力其行者所以復萬善於已而使之無不備也知不至則真是真非無以辨其行

將何所適從必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有行不力則精義入神亦徒爲空言而盛德至善竟何有於我哉此大學明德之功必以格物致知爲先而誠意正心修身繼其後中庸擇善固執之目必自夫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而顏子稱夫子循循善誘亦惟在於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而已無他說也然二者亦非截然判先後爲二事猶之行者目視足履動輒相應蓋亦交進而互相發也故知之明則行愈遠而行之力則知又益精矣其所以爲致知力行之地者必以敬爲主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所以提撕警覺此心使之惺惺乃心之生道而聖學所以貫動靜徹始之功也能敬則中有涵養而大本清明由是而致知則心與

相濟而無頽實之患。由是而力行，則身與事相安，而不復有并格之病矣。

程子許氏曰：二程子以格物致知為學。朱子亦然。此所以度越諸子。大學孔氏之遺書也。其要在此。凡行之所以不力，只為知之不真。果能真知，行之安有不力者乎？字之審問之，思之，明辨之，只是要箇知得真，然後道行之一句。

按知行二字為學之目，知而曰致，行而曰力。此中大有工夫在。有以知行並言者，有以知守並言者，守即是行一邊事。朱子又以持養便是行，則常說之所不及。朱子有云：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養為頭，致知次之，力行次之，則又分涵養與行爲二典。

要在隨文體貼。假大學誠意以後，屬行則持養屬行，不為無據。

致知

程子曰：致知則有知，有知則能擇。

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之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

問人之學，非原有差，只為不知之故，遂流於不同。不知如何持守，曰且未說到持守，持守甚事，須先在致知致知盡知也。窮理格物便是致知。

問今有志於學，而知識蒙蔽，力不能勝其任，則如之何？曰致知則明，明則無不勝其任者在，勉強而已。

問學者多流於釋氏之說，何也？曰不致知也。知之既至，義得而盡。

之知至之為實，則人不陷以石亂之矣。知禮之為甚，則人不陷以藥亂之矣。知聖人之為大中至正，則釋氏不能以說惑之矣。無物無理，惟格物可以盡理。

人要明理，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濟事，須是集眾理，然後脫然自有悟處。

閱天下之事，至於無可疑，亦足樂矣。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

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顯微一源。古之君子所以善學者，以其能通於此而已。

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物皆有。

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又問以窮一物見此一物便還見得諸理否。曰：須是徧求。雖顏子亦只能聞一知十。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億萬亦可通。

造道深處，雖聞常人語，淺近事莫非義理。

張子曰：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如此可盡物之性。

上蔡謝氏曰：聞見之知，非真知也。知水火自然不蹈，真知故也。真知

自然行之不難，不真知而行未免有意。意有盡時。

學者須是且窮理，物物皆有理。窮理則能知天之所為，知天之所

為，則與天為一。無往而非理也。窮理則是尋箇是處。

所謂有知識，須是窮物理。只如黃金，天下至寶，先須窮得他性

性，始得不然。被人將箇不來，喚作黃金，雖認不得，便生疑，惑便

不定。故程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

胡致堂曰：君子之知貴乎至。知之至者，如知水之濕，知火之熱，知

色之可愛，知惡臭之可惡，雖不幸替而賸，此知不可亂也。知之不

至者，猶士而言學，言善，言道，言中，言誠，言性，言仁，言恕，言鬼神，得

其形影之似而已。斷學以記誦，斷善以柔弱，斷道以玄妙，斷中以

隨俗，斷誠以椎朴，斷性以靜，斷仁以愛，斷恕以寬宥，斷鬼神以幽

冥，是皆形影之似而非其至也。窮理不至，則在我者有蔽而不盡。

在我者有蔽而不盡，在人者安能洞達而無惑乎。

朱子曰：為學先要知得分曉。

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格物以理至，致知以心言。

致知工夫亦既且據所已知者，玩索推廣將去。具於心者，本自無不足也。

學聚問辨，明善擇善，盡心知性，此皆是知。皆始學之功也。人為學

須是要知箇是處，千定為定，知得這箇徹底，是那箇徹底，不是方

是見得徹，見得是，則這心裏方有所主。且如人學射，若志在紅心

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帖上志，在那帖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

上志，在梁上，少間都射在別處去了。

只爭箇知與不知，爭箇知得切與不切，且如人要學射，到得見

不好事也，似乎可做，方要做好事，又似乎有箇做不好事處，心從

後面牽轉去，這只是知不切。

問或有只教人踐履者，曰：義理不明，如何踐履。曰：他說行得便見

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若講得道理明時，自是事親不得

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不信。

窮理以虛心，靜慮為本，而今看道理不見，不是不知，只是為物塞

了。而今粗法，須是打疊了胸中許多惡雜，方可。張子云：義理有疑

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人多時被那箇舊見，戀不肯捨，除是大故

聰明，見得不是，便翻了。

理不是在前面，別為一物，即在吾心，人須是體察得此物，誠實在

我方呵

問窮事物之理。當窮究箇總會處。如何。曰。不消說總會。凡是眼前底。都是事物。只管恁地逐段窮教到極至處。漸漸多。自貫通。然爲之總會者。心也。

今之學者。自是不知爲學之要。只要窮得這道理。便是天理。雖人。不作。這天理自在天地間。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流而不息。合同而化。天地間只是這箇道理流行周徧。不應說道聖人不言。這道理便不在。這道理自是常在天地間。只借聖人來說一遍。遇且如易。只是箇陰陽之理而已。伏羲始畫。只是畫此理。文王孔子。皆是發明此理。吉凶悔吝。亦是從此推出。且如書。教養舜禹。所養之

與夫都俞吁咈之言。無非是至理。

這道理若見得到。只是合當如此。如穿牛鼻。絡馬首。這也是天理合當如此。若絡牛首穿馬鼻。定是不得。

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沈潛思。不可去名上理會。須求其所以然。道理既知。縫罅更當窮而又窮。不可安於小成而遽止也。

大凡義理積得多後。貫通了。自然見効。不是今日理會得一件。便要做一件。用譬如富人積財。積得多了。自無不如意。又如人學作文。亦須廣看多後。自然處文可觀。不是讀得這一件。却將來掛。做韓昌黎論爲文。便也要讀書涵味多後。自然好。柳子厚云。本於六經之義。便是要將這一件做那一件。便不及。

大著心胸。不可因一說相礙。看教平澗。四方八面都見。理會道理。到紛然處。却好定著精神。看一看。

看道理。須是見得實。方是有功效處。若於上面添些玄妙奇特。便是見他實理未透。今之學者。不曾親切見得。而臆度揣摸。爲說。助長之病也。道理止平意思。自見。不須先立說。

看義理。雖又要寬著心。又要緊著心。這心不寬。則不足以見其規模之大。不緊。則不足察其文理之細密。若拘滯於文義。少間又不見他大規模處。

以聖賢之意。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人多以私見。自去求理。只是他自家所見。去聖賢之心。尚遠在。

思索。譬如穿井。不鮮。便得清水。先亦須是掘漸漸。將去。却自清。

只是見不透。所以千言萬語。費盡心力。終不得聖人之意。大學之格物。都只是要人見得透。且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他欲以此教人。他豈知道是不是。只是見不透。此學所以貴窮理也。

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怠。知其所當然。故行不謬。非謂取彼之理。而歸諸此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

世上萬般皆下品。若見得這道理高。見世間萬般皆低。故這一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蓋明諸心了。方知得聖之可學。有下手。

處方就這裏做工夫若不就此如何地做

問所謂窮理不知是反已求之於心惟復逐物而求於物曰不是如此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窮得十分盡方是格物不是此心如何去窮理不成物自有箇道理心又有箇道理格槁其心全與物不接却使此理自見萬無是事不用自家心如何別向物上求一般道理不知物上道理誰去窮得

窮理就事物上看窮得箇道理到底了又却窮那個道理如此積之以久窮理益多自然貫通窮理心是窮得到底方始是問致知在格物否曰固是大學論論國平天下許多事却歸在格物上凡事事物物各有一個道理若能窮得道理則施之事物自然

各當其位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義各有其主極道理窮理則萬物之理皆不出此問此是萬物皆備於我曰極是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

凡看道理須要末箇根源來處如為人父如何便止於慈為人子如何便止於孝為人君為人臣如何便止於仁止於敬如論孝須窮箇孝根源來處慈須窮箇慈根源來處仁敬亦然凡道理皆從根源來處窮究方是見得確定不可以道我守踐履便了又曰道理要見得真須是表裏首末極其透徹無所不盡真見得是如此決然不可移易始得不可只覓見一斑半點便以為是如為人

父須真知是決然止於慈而不可易為人子須真知是決然止於孝而不可移善須真見得是善方始決然必做惡須真見得是惡方是決然必不做如看不好底文字固是不好須自家真見得是不好才好底文字固是好須自家真見得是好聖賢言語須是真看十分透徹如從他肚裏穿過一字或輕或重移易不得始是看聖徹則共與理一然一下未能徹須是決治始得這道理其活其體渾然而其中粲然上下數千年真是昭昭在天地間前聖後聖相傳所以斷然而不疑夫子之所教者教乎此也顏子之所樂者樂乎此也

看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把來思量得看過了後無時無候又把起來思量一番又思量一番不放下待意思好時又把起來看恁地將久自然解透徹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依此說去做真箇是不同

窮理亦無他法只日間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然無大段增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浹洽貫通正欲速不得也答王欽之書曰所謂窮理不必泥古人言句固是也然亦豈可捨古人言句哉程夫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夫講道明理別是非而察之於應事接物之際以克去己私求乎天理循循而

進無迫切凌節之弊。則亦何患乎與古人背馳也。若欲盡捨古人言句。道理之不明是非之不別。泛然無所夾擇。雖欲惟出處語之察。譬之適越者。不知東西南北之殊。而僕僕然奔走於途。其不北入燕。則東入齊。西入秦耳。

問致知涵養先後。曰。須先致知而後涵養。問伊川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如何。曰。此是大綱說。要窮理須是著意。不著意。如何理會得分曉。

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因自云。某如今雖使養生。道理自見得。未能識得涵養箇甚。

窮理集義孰先。曰。窮理爲先。然亦不是。截然有先後。曰。窮理是

物之理。集是衆處物之義否。曰。是。

勉齋黃氏曰。致知乃入道之方。而致知非易事。要須默認實體。方見端的。不然。則只是講說文字。終日說說。而其實體段。元不曾識。其說易差。而其見不實。動靜表裏。有未能合一。則雖曰爲善。而卒不免於自欺也。

問伊川謂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字。往往寡欲則知無不盡。如何。潛室陳氏曰。程子以持敬爲入德之門。蓋欲格物致知。是心常存在。方可。所以有寡欲之說。恐引出心向外去也。

問伊川言窮理。非必盡窮天下之理。又謂非窮得一理便到。又言格物者。非必謂欲盡格天下之物。但於一物上窮得盡。其他可以

類推。如何。曰。只格一物便是致知。雖曾顏不敢如此道。晦翁云。目格一物。積久自有豁然貫通處。此近儘著玩索。目格一物。身是目格一物。積久貫通。到此境界。即明昏洞照。不待物物盡窮矣。

魯齋許氏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此解說窮字。其所以然與其所以當然。此說窮理字。所以然者。本原也。所當然者。末流也。所以然者是命也。所當然者是義也。每一事每一物。須有所以然與所當然。

臨川吳氏曰。夫見聞者所以致其知也。夫子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蓋聞見雖得於外。而所聞所見之理。則具於心。故外之物格。則內之知至此。儒者內外合一之學。故非如記誦之徒。博覽於外。而無得於內。亦非如陽氏之徒。專求於內。而無事於外也。

○按致知格物。朱子章句云。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其說可謂明且確矣。蓋致知是知。知上做工夫。不致則知無由至。格是就事物上用工夫。不格則理不能窮。而知無由致也。陽明謂所惡於上是良知。母以使下是致知。便是致屬知。以後事以見之行者爲致矣。又謂爲善去惡是格物。訓格爲正。物爲事。爲善去惡。去不正以全木體之正也。是就格說。不就知說。就事說。不就理說矣。然良知固人所本有。而氣稟不齊。豈能人人知理之當然。與其所以然。巨細常變。無不盡乎。何能不於知上做工夫也。物各有理。物雖在外。而格之者。吾心自是致

持敬致知

程子曰：人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操心不定，馳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朱子曰：持敬讀書，表裏用力。切須實下工夫，不可徒爲虛說。然書事亦非二事，但不可取此而舍彼耳。其實互相爲用，只是一事。主敬者存心之要，而致知者進學之功。二者交相發焉，則知日益明，守日益固，而舊習之非，自將日改月化於冥冥之中矣。

問：致知以明之，持敬以養之，此學之要也。不致知則難於持敬，不持敬亦無以致知。曰：二者交相爲用，然亦當各致其力，不可恃此而遺彼也。

答胡廣仲書曰：敬之一字，真聖學始終之要。向來之論，謂必兼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蓋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爲始。如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叩其何以爲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故程子曰：人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論敬云：但存此久之，則天理明，推而上之，凡古昔聖賢之言，亦莫不如此者。試考其言，而以身驗之，則彼此之得失見矣。

亦於此有所未思耳

按敬字可貫大學八條。目而格致爲敬之入手處。故先儒以主敬與致知並言。陽明謂添敬字爲蛇足。曾謂良知而可與敬併見。未免有心立異矣。

居敬窮理

朱子曰。人須做工夫。方有礙。初做工夫時。欲做此一事。又礙彼一事。只如居敬窮理兩事。居敬是箇收斂執持底道理。窮理是箇推擴究竟底道理。此二者便是相妨。若是熟時。則自不相礙矣。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爲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爲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爲夫婦。爲兄弟。爲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其所以然。與其所以然。然而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窮理之累。此爲學之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約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惟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爲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爲戒。是其粲然之跡。必然之理。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卽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意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食多而勞。廣往往未啟其端。而遽以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足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忽忽。常若有所奔趨迫逐。

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人不厭以異於彼。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怠。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脉貫通。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之為勤者深。惡之為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為讀書之法。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存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而馳騁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况能反復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正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下。

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為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為讀書之本也。

問理有未窮。且將持敬否。曰。不消恁地說。持敬便只管持將去。理便只管窮將去。如說前面萬一有持不得窮不得處。又去別生計較。這箇都是枉了思量。然亦只是不會真箇持敬窮理。若是真箇會持敬窮理。豈有此說。譬如出路。要乘輜便乘輜。要乘馬便乘馬。要行便行。都不消思量。前面去不得。又若如何。但當勇猛向前。那裏要似公說居敬不得處。又若如何。窮理不得處。又若

如何。古人所謂心堅石穿。蓋未嘗有箇不得底事。又曰。聖人之本自直截。若裏面有屈曲處。聖人亦必說在上而若上而無底。又何必思量從那屈曲處去。都是枉了工夫。

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久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會做工夫。若不是主靜。便是窮理。只有此二者。既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閑坐而已。如此做工夫。豈有長進之理。

學者工夫。惟在居敬窮理。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人之兩足。左足行則右足止。右足行則左足止。又如一物懸空中。右仰則左昂。左仰則右昂。其實只是一事。

持敬是窮理之本。窮得理明。又是養心之功。

學者若不窮理。又見不得道理。然去窮理。不持敬。又不得。不持敬。看道理便都散。不聚在這裏。

南軒張氏曰。二程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於居敬窮理二事。取其互互。反覆讀之。則可以見。蓋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愈精。窮理浸明。則其所居者益有地。二者實互相發也。

西山真氏曰。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窮理以此心為主。必須以敬自持。使心有主宰。無私意邪念之紛擾。然後有以窮理之基本。心既有所主宰矣。又須事事物物各窮其理。然後致盡心之功。欲窮理而不知持敬以養心。則思慮紛紜。精神昏亂。於

義理必無所得。知持敬以養心矣。而不知窮理。則此心雖清明虛靜。又只是箇空蕩蕩底事。而無許多義理以爲之主。其於應事接物。必不能皆當。釋氏禪學。正是如此。故必以敬涵養。而又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以致其知。則於清明虛靜之中。而衆理悉備。其理愈渾然寂然。而爲未發之中。其動則泛應曲當。而爲中節之和。天下義理。學者工夫。無以加於此。自伊川發出。而文公又從而闡明之。中庸尊德性道問學章。卽此意也。

雙峯饒氏曰。爲學之方。其大畧有四。一曰立志。二曰居敬。三曰窮理。四曰反身。若夫趨向卑陋。而此志之不立。持養疎略。而此心之不存。講學之功。不加。而所知者。昏蔽。反身之誠。不進。而所行皆非。此其所以無效也。

將見來欲日熾。天理愈微。本心已亡。亦終無所不至。此其所以無效也。

靜室陳氏曰。橫渠云。未知立心。患思多之致疑。蓋心主。持敬之謂也。立簡主人翁了方。做得窮理格物工夫。

按居敬窮理。是互進工夫。亦猶夫持敬致知之說也。陽明謂是一事。窮理專一。處謂之居敬。居敬精密。處便謂之窮理。未甚了。然。愚嘗謂居敬窮理。是學者最緊要處。不可忽過。當依朱子之說。實用力。論語舉直錯諸枉下。謝氏註云。大居敬而貴窮理。陳氏安謂居敬又爲窮理之本。說得輕重不爽。

力行

程子曰。居之以正。行之以和。

和靖尹氏曰。學貴力行。不貴空言。

東平馬氏曰。吾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使吾以

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

朱子曰。善在那裏。自家却去行他。行之久。則與自家爲一。爲一則爲

之在我。未能行善。自善。自我。

凡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警省。須是戰戰兢兢。

就方可。若悠悠泛泛地過。則又不可。

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屬兩日說便

盡。何厭許多年。隨着孔子。不去。不然。則在門下。皆是領無窮底

人矣。恐不然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到得

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冉求之藝。只

此便可以從政。不用他求。若是大底功業。便用大聖賢做。小底

業。便用小底賢人做。各隨他分量做出來。如何強得。

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工夫全在行上。

人所以易得流轉。立不定者。只是腳跟不點地。

問學如登塔。逐一層登將去。上面一層。雖不問人。亦自見得。若不

去實踏過。却懸空妄想。便和最下底層。不會理會得。

人之身。應事接物。無非理義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要在力

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由粗至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見之功矣。

問力行如何說是淺近語。曰。不明道理。只是硬行。又問何以爲淺近。曰。他只是見聖賢所爲。心下愛。硬依他行。這是私意。不是循行。若見得道理時。皆自當恁地。

學者實下工夫。須是日日爲之。就事親從兄接物處。事理會。取去。有未能益加勉行如此之久。則日化而不自知。遂只如常事做去。

南軒張氏曰。學貴力行。然所謂力行者。熟有事。聖門教人。循循有序。始終條理。一毫毫草不得。江失蓋無窮也。

程朱每知行並提而論。然有時重知。有時重行。邊當是因

爲訓耳。知行雖是一串事。知自有知底工夫。行自有行底工夫。陽明主知行合一。謂知而不能行者。爲私欲隔斷。非本體。又謂是行之主意。行是知之工夫。意在重行。將知字看得太現成。認意見爲知。遂冥行而不顧。何如先求其知。後見之行。兩般用功。而究歸一致之爲無弊也。陽明好言合一。如精一合一。博約合一之類。總是高一層話。學者先見其分。後見其合。工夫方不派。

言行

程子曰。聖人之言。中和之氣也。貫徹上下。

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若可得而行。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非也。

有有德之言。有有造道之言。有造事之言。有德者。止言已分內事。造道之言。如顏子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造道之深。所見如是。

問人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

凡立言欲涵養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效。

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故言以簡爲貴。

言而不行。自欺就甚焉。

行踐其言。而人不信者。有矣。未有不踐言而人信之者。

凡諫說於君。論辨於人。理勝則事明。氣急則招拂。

陳水司馬氏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鐘鼓乎。夫鐘鼓中之然。後

句鐘。駭人不以爲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妖邪。可以言而

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爲廢鐘鼓矣。

言而無益。不若勿言。爲而無益。不若勿爲。余久知之。病未能行之

也。

延平李氏曰。古之德人。言皆自胸襟流出。非從領頰拾來。如人平

居談話不慮而發後之學者譬如鸚鵡學人言語所不學者則不能耳。

朱子曰夫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為心平氣和則能言易繫辭曰易其心然後語謂平易其心然後語也明道先生曰此為人言者聖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告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以為不可孟子之意以言有不順聖不自得處即是心有不服聖不自得處故不得於言須求之於心就心上理會也心氣和則言順理矣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始得伊川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是也內外表裏照管無少生間始得相應。

明道曰言者心之聲也故知言者觀言以知其心世亦有巧偽之言也然而言易躁也而言言會意也而言言意其言之可以欺人也然人觀其易濫閑適之言而洞照其險躁貪戀之心則人不可欺也而言豈可偽哉。

按孔子每以言行不人既明且盡矣先儒數條可以相參要之亦不出於昔也。

改過

程子曰凡夫之過多矣能改之者猶無過也惟格趨汙下之人其改之為最難故其過最甚。

有過必改罪已足也改而已矣常有歉悔之意則反為心害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為悔。

陳朱司馬氏曰去惡而從善舍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從以為如制驛馬如幹礮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朱子曰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是尋常閑說話矣。

養蒙季通書曰所謂一劍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修慝辨惑而成徒義崇德之功自今以往設是真能一劍兩段亦不可以此自恃而平居無事常存祇畏警懼之心以防其源則庶乎其可耳。

問氣質昏蒙作事多悔有當下便悔時有過後思量得不是方悔或經久所為因事機觸得悔時方悔之際惘然自失此身若無斯容有時悲恨至於成疾不知何由可以免此曰既知悔時第二次莫忌地便了不消得常常地放在心下那末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底便是不悔底今若信意做去後蕩然不知悔固不得若既知悔後大便秘了何必常常忌地悔又曰悔字難說既不可常存在

胸中以為悔。又不可不悔。若只說不悔。則今番做錯。且休。明番做錯。又休。不成說話。問如何是著中底道理。曰。不得不悔。但不可遲滯。既做錯此事。他時更遇此事。或與此事相類。便須懲戒。不可再犯。做錯了。

南軒張氏曰。著是去非。改是遷善。此經語也。非不去。安能著是。遷善改。安能遷善。不知其非。安能去非。不知其過。安能改過。自謂知非。而不能去非。是不知非也。自謂知過。而不能改過。是不知過也。真知非。則無不能去非。真知過。則無不能改過。人之患在不知其非。不知其過而已。所貴乎學者。在致其知。改其過也。

象山陸氏曰。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已勝。出一百做一事。便覺心裏。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自執己是。被人點破。愕然。所以不如古人。

西山真氏曰。過雖聖賢不能無。蓋過者過慢之謂也。知其為過而速改。則無過矣。故論語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左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孰大焉。子貢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孟子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成湯之聖。猶且改過不吝。顏子之賢。猶曰不貳過。以此可見。雖聖賢必以改過為貴。若知其為過。不肯速改。則是文過遂非。而流於惡矣。蓋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為。則謂之惡。不待別為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是有心。便謂之惡。易曰。風雷益。君子以。

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為遷善改過之家。此即過勿憚改之意也。按改過是學者修教法。平日須謹身無過。方好到得改時。此心大有懊悔處矣。可苟安而不改乎。若文過之小人。尤不足言也。遷善改過一者。相須能改過。自遷善矣。

處心立事

程子曰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有志之士不以天下萬物撓己已立矣則運天下濟萬物必有餘裕。厚責於吾所感薄責於人所應惟君子能之

天下之事苟善處之雖悔可以成功不善處之雖利反以爲害

人當審己如何不恤浮議志在浮議則心不在內不可應事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

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舍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

義無命也

人莫不知命之不可遷也臨患難而能不懼處貧賤而能不怨

處憂而能不慕者吾未見其人也

處患難知其無可奈何遂放意而不反非安於義命者

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得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於命可

也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不勝

氣氣反動其心也又曰事以急而敗者十常七八

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

實者有殃文過質者莫之與長

實者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狗名為虛矣如君子疾

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狗名也

張子曰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重馬食粗衣惡居貧賤

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鐘明日棄之今日

貴明日饑餓亦不卹惟義所在

莫平日於公勇於私怯於公道有義真是無所懼大凡事不惟於

法有不得更有義之不可尤所當避

上蔡謝氏曰懷固蔽自欺之心長虛驕自大之氣皆好名之故

龜山楊氏曰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缺故君子處世當渾

天成則人不厭棄矣

和靖尹氏曰後世人臨事多錯只爲不知道若知道了臨事安得錯

八有避事欲不爲者曰事當爲者豈可不爲爲事便是廢人道在

子猶曰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

五峯胡氏曰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則謀之一時之利無謀

也而利萬世者則謀之

處已有道則行艱難危險之中無所不利失其道則有不能堪而

忿怒與矣是以君子貴有德也

自反則裕責人則蔽君子不臨事而怨已然後有自反之功自反

者修身之本也本得則用無不利

延平李氏曰受形天地各有定數治亂窮通斷非人力惟當守吾之

正而已然而愛身明道修已俟時則不可一日忘於心此聖賢傳

忍心之要法或者放肆自佚惟責之人不責之已非也

朱子曰耳口鼻之在人。尚各有攸司。况人在天地間。自農工商。而等而上之。不知其幾階。其所當盡者。小大雖異。界限截然。本分當爲者。一事有關。便廢天職。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推是心以盡其職者。此固爲不易之論。但必知夫所處之職。乃天職之自然。而非出於人爲。則各司其職。以辦其力。不出於勉強。不得已之意矣。有是理。方有這物事。如草木有箇種子。方生出草木。如人有此心。去做這事。方始成這事。若無此心。如何會成這事。且須立箇祖底根脚。却正好著細處工夫。今人於無義理底言語。信了。無義理底事。儘做了。是於粗底根脚。猶未立。却求深微。縱理喻得。已甚事。

作事若顧利害。其終未有不陷於害也。

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要一一講明。便先有一定之說。庶他日臨事。不至牆面曰。學者若得胸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自做得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預定。今世文人才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甚事。只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使世間識義理之人多。則何患政治之不舉耶。其看人也須是剛。雖則是偏。然較之柔不同。易以陽剛爲君子。陰柔爲小人。若是柔弱不剛之質。少間都不會振奮。只困倒了。

人最不可曉。人奉身儉嗇之甚。竟其操。上食糲糠。下飲黃泉底。却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他只緣私欲不能克。臨事只見這箇重。都不見別箇了。或云似此等人。分數勝已下底。曰。不得如此說。縱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他只愛官職。便欲父與君也敢。

爲血氣所使者。只是客氣。惟於性理說話。涵泳自然。臨事有處。須是慈祥。和氣爲本。如勇決剛果。雖不可無。然用之有處所。學常要親細務。莫令心寬。

問避嫌是否。曰。合避豈可不避。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豈可避。如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皆是合避處。

問程子說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凡聖人乎。若是有一項合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這不可以爲避嫌。曰。自是道理合如此。如避嫌者。却是又怕人道如何。這却是私意。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大段會省察了。又如人遣之千里馬。雖不受。後來薦人。未嘗忘之。後亦竟不薦。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與他取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如如今立朝。明知這箇是好人。當薦舉之。却緣平日與自家有恩。意往來。遂避嫌不舉他。又如有人平日與自家有怨。得當官。彼却有事當治。却怕人說道。因前怨治他。遂休了。如此等皆踳過多了。就第五倫。

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學耐事。其獎至於苟賤不廉。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于路世間病癰。都沒了。親於其身爲不善。直是不入此大者立也。

恥有當忍。者有不當忍。者。人須有廉恥。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便是羞惡之心。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爲。今日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恥。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達人仰有求。所以百事非。如論語必先說富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後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必先教取舍之際。界限分明。然後可做工夫。不然。則其

不定。安能有進。又云。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人之所以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只緣不見這箇道理。若見得這箇道理。貧賤不會損得富貴。富貴不會添得。只要知道這道理。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漸矣。況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殺心殺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改業根。而至于違其本心者。與奈可不戒哉。

身勢而心安者爲之。利少而義多者爲之。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爲。與義理之必可恃。利害得失。既無所入於其中。而其學又足以應事物之變。是以氣風。則無所

憚。憚不幸。臨死。以之。小人之心。一切反是。

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爲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付。而非人力所能爲也。所以凡爲人者。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事。榮悴休戚。卽當一切聽天所爲。而無容心焉。

問事來斷制不下。當何以處之。曰。也只得隨力量做去。又問事有至理。理有至當。十分處。今已看得七八分。待窮來窮去。然後自解。到那分數足處。曰。雖未能從容。只是熟後便自會。只是熟。只是熟。問貧者舉事。有費財之浩瀚者。不能不計度繁約而爲之。裁處。此與正義不謀利。意相妨否。竊恐謀利者是作這一事。更不看道理。合當如何。只講利便於己。與不利便於己。得利便則爲之。不得利

不爲。若貧而費財者。只是目下忍口足不相應。因斟酌裁處而歸之中。其意自不同。否曰。當爲而力不及者。量宜處。乃是義也。力可爲而計費吝惜。則是謀利而非義矣。

問欲窮理而事物紛紜。未能有清落處。近惟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逃耳。曰。此是就命上理會。須更就義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更看自家分上。所以求之避之之心。是欲如何。且其得喪榮辱。與自家理義之得失利害。孰爲輕重。則當有以處此矣。

大抵事只有一箇是非。是非既定。却揀一箇是處行將去。必欲踴躍得入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却自定。時下須是在我

者無歎。仰不愧。俯不作。別人道好道惡。管他。

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已則實踐其迹。念念向前。不輕自恕。則在我者雖甚孤高。然與他人元無干涉。亦何必思。憂。過。計。而陷於同流合汙之地乎。

古人臨事所以要問互時。是一般國家大事。係死生存亡之際。有不可直情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事事用此。一向圓互。至於任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是其意思。

以利害禍福言之。此是至粗底。此處人都信不及。便講學待待如何。亦沒安頓處。今人開口。亦解說一伙。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注。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

者蓋緣只見得這道理。不見那刀鋸鼎鑊。問死生是大關節處。須是日用間。雖小事亦不放過。一一如此用工夫。當死之時。方打得透。曰然。

東萊呂氏曰。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此難以一律齊。要須常不失故家氣味。所向者正。凡聖賢前輩學問操履。我力難

者。正。若隨俗轉。笑。以為世法不須。未能為而心向慕之。是謂所向如此。不當如此。則所向者不正矣。所存者實。如已雖未免有過。而處親戚朋友間。不信其所當信。謂以聖賢語言。前輩教戒。為必不可取。不用情之類。信其所當信。而以前輩為取。而不以官職為持。信。取。其所當取。如人服飾費用。不如人巧。奇小。致不如人為。取。持身謙遜。而不敢虛驕。遇事審細。而不敢容易。如此。則雖所到或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也。

士生於三代之後。所見未必皆正人也。所聞未必皆正言也。一日

暴之十日。寒之其為善難矣哉。處此者有道。善者以為法。不善者以為戒。善者以為法。是見其善而從其善也。不善者以為戒。是因其不善而知其善也。在人者雖有善不善之殊。在我者一歸於善而已矣。如此。則所遇之人。無非碩師。所聽之言。無非法語。何入而不自得哉。

凡見人有一行之善。則當學之。勿以其同時同處。貴耳賤目。焉。西山真氏曰。一事有一事之理。人能安定其心。順其理以應之。則事既得所。心亦不勞。若擾擾焉以私心處之。則事必不得其理。而心亦無須臾之寧。人徒知為事之累。心不知乃為之累。事也。

聖許氏曰。天地間當大著心。不可拘於氣質。肩於一己。貧賤憂戚。不可過為限。獲貴為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下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為匹夫。不必恥。當知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甘於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欣戚之有。

凡事之際。有兩件。有由自己底。有不由自己底。由自己底。有義在。不由自己底。有命在。歸於義命而已。

世人懷智挾詐。而欲事之善。豈有此理。必盡去人為。忠厚純一。然後可善其事。至於死生禍福。則一歸之天命而已。人謀孔臧。亦可以保天命。人能攝生。亦可以保神氣。自暴自棄。而有凶禍。皆自取之也。

巧言令色人欲勝天理滅矣。人但當修心自選。不問與他人合與不合。果能自修。天下人皆能合。若只以巧言令色求合。則其所合者可知矣。

禍福榮辱生死貴賤。如寒暑晝夜相代之理。若以私意小智。妄為迎避。大不可也。

不聽父母命者。則為不孝。不聽君命者。則為不忠。其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耶。君父之命。或時可否之間。設放者。猶曰勿逆勿怠。况乎天命。大公至正。無有不善。何苦而不受命乎。

毀不可達。譽亦不可達。喜不可達。怒亦不可達。處人須要重厚。待人須要久遠。顧慮如何耳。一時一暫。便動搖去。從他做毀譽。後

段便難收拾。

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不虞之譽。無故而致譽也。無實而得譽。可乎。大譽則大毀至。小譽則小毀至。必然之理也。惟聖賢得譽。則無所可毀。大名之下。難處。在聖賢則異於是。無難處者。無實而得。名故難處。名義器也。造物者忌多取。非忌多取。忌夫無實而得名者。

責得人深者。必自恕。責得已深者。必薄責於人。蓋亦不暇責人也。自責以至於聖賢地面。何暇有工夫責人。見人有片善早去。及於他。蓋不見其人之可責。惟責已也。顏子有之以眾人望人。則皆可。以聖賢望人。則無完人矣。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服。

責已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按處心立事多端。累幅言之不盡也。此所錄甚畧。亦無倫次。蓋意重為學。姑以見應世之概耳。

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辨

程子曰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亡天理也。

欲利己者。必損人。欲利財者。必歛怨。

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爲嗜慾亂。若他莊子言其齊德深者。其大機淺。此言却最是。

利者衆人之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食之甚。則昏蔽而忘理。義求之極。則爭奪而致怨仇。

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

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問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耳。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義便是。

朱子八理欲

爲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爲不當爲。便是命在其中也。

所謂利者。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是私。人能放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妨礙。雖萬身何傷。

何以謂之君子。何以謂之小人。君子則所見者大。且遠。小人則所見者小。且近。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

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天地之間。皆有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君子小人之氣。常相停。但六分君子則治。六分小人則亂。七分君子則大治。七分小人則大亂。如是。則堯舜之世。不能無小人。蓋堯舜之世。只是以禮樂法度。聖而之善。盡其道而已。然言比屋可封者。以其有教。雖欲爲惡。不能成其惡。

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

天地之間。皆有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君子小人之氣。常相停。但六分君子則治。六分小人則亂。七分君子則大治。七分小人則大亂。如是。則堯舜之世。不能無小人。蓋堯舜之世。只是以禮樂法度。聖而之善。盡其道而已。然言比屋可封者。以其有教。雖欲爲惡。不能成其惡。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客氣者。是大賢。問君子之與小人處也。必有侵陵困辱之患。則如之何。曰。於是而能安已。兢謹以遠災禍。則德益進矣。詩不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張子曰。人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營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天下之富貴假外者。皆有窮已。蓋人欲無厭。而外物有限。惟道義則無窮而貴。取之無窮矣。

上蔡謝氏曰。格物窮理。須是識得天理始得。所謂天理者。自然底道理。令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方乍見時。其心怵惕。所謂天理也。要譽於鄉黨朋友。內交於孺子父母。惡其聲而然。即人欲耳。天理與人欲相對。有一分人欲。即滅却一分天理。存六分天理。即勝得六分人欲。

五峯胡氏曰。人欲盛則天理昏。天理素明則無欲矣。處富貴與天地。

同其通處。貧賤與天地同。其否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化。又何
宮室妻妾。衣服飲食。存亡得喪。而以介意乎。

君子畏天命。順天時。故不行驚眾駭俗之事。而常中小人不知天
命。以利而動。肆情妄作。故行驚眾駭俗之事。必其無忌憚而始然
也。

朱子曰。有個天理。便有個人欲。蓋緣這個天理。須有個安頓處。纔安
頓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來。

天理人欲分數有多少。天理本多人欲也。便是天理裏面做出來。
雖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問莫是本來全是天理否。曰。人生都
是天理。人欲却是後來及。已鼻生底。

人之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
雜者。學者須要於此體認省察之。

大抵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腳住。則儘長進在。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
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

問飲食之間。孰為天理。孰為人欲。曰。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
欲也。

人只有個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
理。凡人不能進退也。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皇間。彼進得一步。
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者則要牢剗定。那與他

抵。抵得一步去。則逐旋推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其氣

人只是此一心。今日是。明日非。不是將不是底換了是底。今日不
好。明日好。不是將好底換了不好底。只此一心。但看天理私欲之
消長如何。爾以至於千載之前。千載之後。與天地相為終始。只此一
心。

未知學問。此心渾是人欲。既知學問。天理自然發見。而人欲漸漸
消去者。固是好矣。然克得一層。又有一層。大者固不可有。而纖微
尤要審察。

天理人欲並行。論其本然之妙。則惟有天理而無人欲。是說理
之教。必欲其盡去人欲而復全天理。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
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特於
形體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乎天地之正。則又不
能無道心矣。日用之間。二者並行。迭為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
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雜乎
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
事之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任人心之自
危。而以有時而泯者為當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須臾之不起
也哉。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明天理。滅人欲。天理明。自不消講學。人性本

明如寶珠沉溺水中。明不可見。去了溺水。則寶珠依舊自明。自家若得知是人欲蔽了。便是明珠只從這上便緊緊著力。主定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遊兵攻圍援守。人欲自消。樂將去。所以程子說敬字。只是謂我身有一箇明底物事在這裏。把箇敬字抵敵。常常存箇敬在這裏。則人欲自然來不得。夫子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緊要處正在這裏。

問五學言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同體而異用。兩句頗疑同體異用之說。若曰本心爲利。却假以行。與那真於爲義者。其迹相似。如此說同行猶可。今下天理人欲字似少分別。未審其然否。曰。與敬夫滴盡此兩句。謂同行異情者是。同體異用者非。

性理纂要八卷

河南巡撫
採進本

國朝冉覲祖撰。覲祖有易經詳說已著錄。是書前四卷爲性理纂要附訓五卷。至八卷爲性理纂要附評。自序謂附訓者。周子太極圖通書張子西銘東銘程子定性書五者之訓。詁太極圖通書西銘本朱子之註。諸儒之說。東銘定性書則雜考朱子及諸儒之說而參以己意。附評者以程子之言爲經。朱子之言爲傳。諸儒爲之羽翼。而以己意爲之評。推覲祖之意。蓋以性理所載太極圖諸書爲周張程所手著。故尊爲經典。名之曰訓。其性理諸條以下則胡廣等裒集之言。故儕諸文史目之曰評。然同一先儒之言。何必分疆別界。況評中所引程子之說不一。而足何所見。忽尊而訓。忽卑而評也。

程功錄四卷

〔清〕楊名時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五十九年刻楊

氏全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程功錄五

卷》提要

程功錄第一

楊氏全書十三

光緒大夫禮部尚書兼管學部事務楊名時撰

學

天地之性至仁至善以立萬有之極命之人而爲性此明德之體也人能克己始能漸復其性而欲克己私必先知之明乃能行之決卽物體察知萬物皆備之體而力克其有我之私使意無不誠則凡心之所發自無不平之情身之所接自無不當之施而家邦無怨天下平矣觀大學正心以下四章專言平情恕施絮矩之事則知格致者所以察識其皆備之體而誠

楊氏全書

一

意者所以力去其有我之私此正所謂本忠行恕之實功也然忠之根則非至此始立植之於立志之初培之於居敬之久格物致知舍此幾由焉卽正脩齊治平諸事亦不能離此以成終也故小學者所以學敬存忠而養天命之原也人能主忠以行恕疊疊不息則必至於誠而仁矣誠而仁則復其性矣中庸之知仁勇舍克己固無餘事達道九經舉而措之曰其要則曰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卽敬也卽忠也入聖之門其易且約也如此

克己一切前賢門戶之見皆化矣

延甲案首標克己二字爲學的公之學希聖之學也學者誠能

刻刻主敬刻刻窮理刻刻力行益以誠敬之心在在窮知其理而力行之豈有相離之時如此刻讀書窮理其心存不放即敬也不姑待不偷惰即力行也如此刻理事其心存不放即敬也體察是非即致知也有睹問時如看書聽言專心不雜此敬也即理會其中意義辨別其是非即義也辨別是非處是致知事是精義事即慎獨之根慎獨誠其意也知不致安能誠意中庸首章未及致知專言慎獨而慎獨已帶致知來上節戒慎恐懼是主敬所以爲致知誠意之本者不論動念未動念刻刻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如未動念

三十七

楊十三

二

時惺然提撕者敬也以此念檢點其身之容體而正之義也容體既正之後仍一片是敬所貫徹便是未發之中而大本立矣動念時惕然知畏者敬也隨察其事之宜而應之義也使發皆中節而達道行矣未發屬敬已發屬義工夫效驗俱如此

日用平常時有動有靜皆是未發皆須持敬以涵養之至有用情作事是已發此須慎獨是力力行亦所以涵養之也

平時涵養臨事省察平時亦須用省察平時臨事四字分開兩截甚不妥人於日用間刻刻知畏懼處即是主敬以

存天理之本然於日用間無論大念小念之發處處省察隨即克治即是精義集義之功如何分得兩截如讀書窮理及與師友講論是因睹聞而發念處其不敢浮游漫易以視之聽之即敬也其精思明辨即義也此致知之事在誠意之先一步

敬義不分先後但分表裏如云存養是主人省察是奴僕即表裏之謂

一以貫之一一即敬也敬則一不敬則二

工夫從居敬入方有以爲致知力行之地中庸首章是也知行用力既徹仍歸一敬中庸末章是也尊德性

三十七

楊十三

三

而道問學此中庸首章之事大學至善章提一敬字正心傳注言敬以直之此中庸末章之事

敬與力行自是兩事如子路平生何嘗不勇於義然能結縷於臨難而行之色率爾之言鼓瑟之聲皆不能以自制於平時蓋人每有立節於利害死生之際而不能持養於平日者故夫子平日於其問問斯行諸則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問斯行之於其問君子則告之以脩己以敬也今人將敬字混入力行固未是然居敬又爲力行之基址而貫於力行之中非截然二事也故以緩火烈火喻之最明

人未學時本有良知因其良知所至而實之亦是誠意
既學之後隨其心所知到處卽有以實之知行交進
直至如夫子之目順從心不踰矩則知至意誠之量
方完滿

存養致知力行聖賢或先言存養而後言知行此由小
學而入大學之事或先知行而後存養此致知誠意
先正心脩身之事

古人入小學後便誦讀詩書習熟禮樂射御書數入大
學後便可專心研窮其理一一反之身心性命求其
歸著而實措之於用今人自幼於詩書禮樂槩未習

三百七

楊三

四

熟及年既長思事於窮理反溺心於紛綸浩博之中
而不知卽事卽物一一反求其實故所學雖多曾不
足以見之實用內無以成己外無以成物歸於徒勞
而已今若循大學所謂知本知先後之教卽濂洛關
閩四子六經之書以次及天下之物一一格之而知
其本見其皆與我性無少異處則措之於行推之於
天下國家裕如矣雖少時於諸書未會習熟今能習
其文而隨窮其理不爲泛馳之學所誤則不及古人
者特在順逆難易之間及於成功一也且爲學只爭
立志之誠與不誠耳古昔教澤極盛時無志之士終

身悠忽於學究無所成者不少當學絕道喪之時奮
然有爲盡其力所能至此有宋諸君子之所以卓立
千古者也勉之在己而已

先王之世以小學養天下之人材故無一人不由居敬
入手到知識漸開方知立志要爲聖賢在知行上著
力後世人須是先能立志欲爲聖賢方能做居敬工
夫中庸立心爲己卽立志之事立志亦是誠但此在
前立志後要做一段居敬之功以立基則致知力行
方有力誠意則是力行之事此在後

窮理格物之功先知其規模之大反而約求之吾身此

三百八

楊三

五

聖人教人之道也若略知身心性命之大槩遂馳心
於名物象數之閒欲一一究其理則鶻廣失居散而
無統此後人日言窮理而終於一無實用也蓋聖人
自小學中已使人習禮樂方名象數之類一入大學
卽使人通其情究其故知其所以然皆原於性命之
不可易故便可從此實下工夫誠意脩身治國平天
下今人反之所以勞而無成

今讀書亦安能便盡書之分量要以能盡己之分量而
止不盡己之分量而徒務涉獵是不肖之自棄者耳
心止方寸目而萬理具足可謂至虛而至實矣虛離象

三賓坎象三心體備坎離之德中實坎也中虛離也
坎得乾而中實故曰孚曰誠離得坤而中虛故曰明
曰敬心者乾坤之會神明之合也文王之德之純緝
熙敬止其通天載順帝則者以此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學之本要盡是矣顏之克復曾之
忠恕仲弓之居敬行簡子思之戒懼慎獨孟子之誠
身強恕威由斯道體用全內外合唐虞三代統緒相
承而講明服習於洙泗之庭厥惟舊哉

於動處克己則靜靜則樂樂則生生不已矣
誠敬在中亦須定一儀則乃能純篤

楊子

六

矯輕警惰爲學之要終日閒無論獨居對人動靜語默
常肅衣冠正形體敬以直內完養本性義以方外察
幾微謹言行言務當可
行貴有常遷善改過務合乎道刻刻夾
持至於無息

學問之要曰立大舉小制外養中而已

勇貫智仁敬貫知行

元亨利貞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也故每歲只是此四德
流行誠得此意便知尊德性之功在溫故

天人一原幽明一致知其故者終日乾乾不愧屋漏動
靜存發無少閒焉

人心之明天所賜也非天所啟之明非眞明也不專誠
事天則天塞其明何自而達天知命

天心至正天道自然知之不眞信之不篤行善不卒難
矣哉

克享天心者其誠至誠其仁至仁其知至知其量至量
其守至守然一以藏精蓄神爲根使英光瑩然

天地之大德曰生其所以生生之心則全在於人所以
生人之心則全在於聖賢以聖賢能繼其志而述其

事也天地之志之事有聖賢而闡發無餘天地亦更
無他事矣若將天地生人看作游氣中化出但人既

楊子

七

爲人不得不爲仁義則大本已看差信道安能誠篤
卽欲做好人亦勉強耳

身依天地以立神依天地以存非深信天道而小心翼
翼以昭事之存歿皆失所依聖賢之不泯者天佑之
也

須識在在皆天命之流行唯有時時欽承奉若踴躍赴

之如顏子語之不惰進而不止久且安而樂矣無息
肩無駐足如日之行天不舍晝夜

君子知天道當知天心道運於自然心立於不易在人
善體所謂一神兩化兩者道一者心知之則意趣深

長不覺其塵塵孜孜矣

堯之讓孔子之讓與天之不言所利同四時之行至冬歲功成而退非有美不居讓德之大者乎聖唯不居其美故日進無疆人至夕而修省若不及故德業日新養身之道至暮夜而虛其腹元氣所以運轉不窮其理一也

辟穆之氣不形於色寬博之象不形於體養未密也

學人欲變化氣質先從家庭內燕游時漸變得雍雍穆

穆則見賓承祭自然有可象之儀矣

學貴變化氣質學成則全於氣象觀人

三百卅七

楊三

八

質有敏鈍氣有清濁君子不以質鈍氣濁而自阻時習之功勝則幾於熟矣熟則安安則化矣不安不化時習疏且豈氣質之罪哉

氣質要純粹又須明決剛健

大抵言聖人處不得過爲推高之論聖人之生知只是知得那自強不息之理透其安行亦只是那自強不息處爲之而安

聖人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細細體味此言在學者當何如唯有振發精神承受擔荷若知之而不能行志之而不能力此莫大焉疚莫深焉更何

遠計及此外事是以有終身之憂

人平居坐立時常如侍於聖賢之側庶幾心日益虛過日益改

吾身與天地一心也民物一體也聖賢一脈也慎母愧負元者善之長君子之自強不息者此旨

聖賢之教非人不能承也果有必爲之志則勇不自退思若敏而行若翼矣

聖人之道知行動靜一敬盡之宜縣絲守之庶可至於不違仁之域今端居靜觀或日一至未見其能常守也欲學顏子之學不亦難乎且昔賢之明睿自天授

三百卅八

楊三

九

之今於事理之精微或竭數十年之研究而不足以深知其故況可一刻自暇逸乎自今以往亦惟純心守敬熟復於六經性理孝經逆鑑綱目諸書而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深神人之所以變化幽明庶幾洞然一以貫之

學者欲正其事必先正其念欲正其念必先養其心故平時能存存不息而謹幾之功乃可得而施焉

未知知之難知之存之難存之則途徑昭然在目矣性命事功從源及流孜孜爲之猶懼終身無得況於不力

學不可不亟講也沈潛以研其幾尤必虛心好問以要其當故子既曰默而識之又憂學之不講也

爲學之功盡於孟子之言集義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時習之法

學者讀書求理須先識得大主腦然後加致知力行之功自能下學上達若徒沾沾章句不反己會心卽做精竭慮於希聖希賢工夫總無當也

志不可不遠而分量又宜自知要之知恥是第一義安常處順君子患類靡而爲凡民爲性命道德計當圖其大且遠者

三百四

楊十三

十

人未問道如何一日得自安自足

鼯鼠有五技而窮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斯言可爲學者之戒

見理透則見事透故說事亦透說事透其見理透也未

有見理不透而說事能透者
人若忽然有妄念之起不盡根除去雖一時不卽見之於事後必發見於事而不可制故欲守之於爲其根正在心上做工夫

仁人之安宅依於仁則神得其宅矣何時何處不有安

宅游焉息焉於此乎宅者於此乎歸有終身不識宅者究惻惻無歸旨

實有此仁謂之誠少有些微虛假非仁矣

求仁之要在克己復禮從政之要在尊美屏惡總以欲仁而得仁一句爲樞紐

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常以此內驗其德

道本於仁故其究能仁天下所謂有是種則有是果也爲學是己事豈可以此求人知之知論語首章卽言不愠中庸以圖然爲達天之基易首爻言龍德言遜世

三百五

楊十三

十一

元關不見是而無開始之終之只此一義此無名所以爲大

君子之學闢然而已未嘗翹然標異於眾眾雖不之知亦不急於求知然懼斯道之淪喪人心之蠱壞又不

敢不求吾徒之可與語者而亟導之幸得其人道之行也有日矣

標榜相高學者之大患也君子善相勸過相規相與成德立業而已何有於浮名乎故君子不黨
夏至之日盈而必反故君子忌盈盈不可久也臣道守月幾望之戒欲然常虛以從道也

含容有二不足校者視其等不當校者視其理

堯舜以舜禹爲子孔子以顏曾爲子能繼志述事者孔
顏曾孟之子也有志於繼志述事者是聖賢所望爲
克肖之子也如志卒不遂事卒不成非所謂蓼蓼者
我匪莪伊蒿哉聖賢痛心於不肖之徒父母痛心於
不肖之子夫何所異每念及此中夜惄然愧怍無已
釋道受傳於師終身不變儒者不卒所業出釋道下矣
師道不可一日不明也今之教人者未間以道德之事
能教以立名樹功者且少焉徒以決科取世資爲事
而已舉世同然胥溺於富貴之習何日挽乎

楊士

士

立教當如剛刀利斧學人氣質言行有偏一見便斬削
去更如陽春雨露令其萌芽生遂

朋友輔仁而已今之友道亦已衰矣

大人不倡游言入之誠否事之是非入於百者慎莫使
出於口凡誠否是非非已親見豈宜遽信而輕言之
此大成也

畏天之命畏聖人之命畏君父之命守而安之所謂舍
命不渝也畏天故尊聖而盡力於事父事君君父人
之天也雨露霜雪風日雷霆皆所以生成萬物
出君孝親所以事天也故曰下學上達忠孝之量廣大

精深各隨分以自盡不可不勉夫子猶以何有未能
爲歟況下學者乎

百善歸於孝而已君子靜存動省不敢戕其性懼辱親
也無時不致敬致和推事親之敬與和以守身也故
以之應事則得其節以之待人則得其平而孝道達
於家邦矣

倫宜加篤族宜和睦君子務正己以化之深思以固之
未見本根滋培而不自者世或不能反躬以小忿廢
懿親葛藟不如矣

行善於身行善於家所以自愛其身家卽所以愛君國

楊士

士

天下也

人倫心性事物之際無時不以不如舜不如顏淵不如
周公爲恥入聖有基矣不然已先立於半途而欲致
道也能乎

或問親之生我昊天罔極忽焉逝矣無可爲報終天之
恨痛不欲生何以處之曰孝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
母不敢毀傷未聞云痛不欲生也立身行道揚名於
後世以顯父母未聞云無可爲報也

顏子以博我約我歸功夫子而請事四勿之語曾子所
心企思齊者也

曾子佩服顏子無間存歿者以其純粹也張也難與並爲仁以其堂堂也

夫子晚而繫易於復卦獨以顏子當元吉之占觀此而知立命之說此真天地聖人之至教也常以顏子自較則勉學自不能已

昔人欲學聖只學顏子學其博文約禮目

顏曾反身脩德從師進道終身汲汲不暇并悲惻之語亦不聞

曾閔終身貧賤道足以自樂而內重也今輒希榮祿居貧賤而怨尤則真性喪矣

三百七

楊三

孟

曾點可謂能立志矣而敬義未盡也

由賜之才誠難及也抑求誠之學則有未至學者求誠其師曾子乎

天地易簡故貴簡故狂簡近道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希天不外希聖也孟子願學孔子學會孟所以希聖也直須拳拳服膺羹牆如見

聖人與天爲徒故曰知我其天聖希天則天知而眷佑之天與已一矣仲弓大賢故曰山川不舍敬之純則誠恕之熟則簡合德於神明以此目

冉求知說子之道意其於性與天道之說亦嘗與聞之矣然理一本而萬殊非知得箇大槩遂足爲知也唯聖人於萬理知之皆極其明故於萬事處之皆極其當而使萬物各得其所

伊尹太公之徒修身慎行咨謀哲人以求濟天下之具其味爽幽獨之中時時積誠爲世請命故自天佑之卒能傾否也

泰伯箕子所至風教必爲之移君子於及物處驗己之德

鴻漸之羽可用爲儀所謂不用之用不爲之爲也

三百廿五

楊三

孟

能次有爲者豈獨其幹濟優必器量寬廣神情暇豫若將安焉無急急之意無切切之容唯植本濬源則柯長流遠時事迫我必不容已乃應之曰故禹稷顏淵視天所命

取人以剛明爲最求則取其刻善者爲其終有成也若得游踐薄則爲廢材

才猶水也不濬其源疏其壅則涸竭無餘矣日濬之疏之始必涓涓而來久且成爲江河勤學好問是所以濬之疏之之要也

護其生意無所折傷專確之至如雞抱卵及其充積流

通將如深山大澤無所不長育容納

記誦博雅亦儒者所尚然語於道則不之貴焉以本之不在是也君子存心養性以培其根研極於六經諸子之義以致其精豈徒記誦博雅之流哉故知爲學之務而循循致力雖於古今之事多所未知後終將知之若滯於見聞誇多鬪靡則大本已失雖淹博亦僅足稱文上而已

心如穀種陽氣飽滿必以理浸灌之使之昌達

如釋氏之靜則不可若靜坐涵泳培養此理何惡於靜神使如蟄龍骨使如鎖嶽口使如絨囊氣使如春和量

三百五十九

楊十三

末

使如淵谷然後可以入聖哲之門戶植邦家之基命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崇德學山藏器學海學之而至必能負九州之重受眾流之歸

其仁如麟其威如鳳其潛見變化如龍斯全乎君子之德矣欲幾乎此非學何由

形重氣重神堅則爲令器有形重而氣輕者矣有形重氣重而神不堅則不能細入無閒者矣氣重則能鎮紛難神堅乃能探幽微故心細如毛髮毛猶有倫細入無形神之爲也

有德量有器量有才量見道明而涵養到自然不狃於

血氣之私此德量也天分豁達宏闊不計較於莠莠之間此器量也恢廓周通不爲事物境遇所困阻此才量也

亦不喜事亦不畏事事至則安閒依理以應之無戚戚之色有汪汪之度清而不激和不流君子倚之爲底小人得之爲歸斯可謂國器矣

敬之氣象清明堅固可以驗其爲智德之呈露貞德之流行處

有精神斯有光氣涓滴之叟傳巖之胥能入明王之夢者唯其精神全而光氣發耳

三百九

楊十三

七

器識大者常隨枉而寬然反是者欲速見小莠莠然矣有是器識又致養焉常惺惺而不放至於德意充溢光輝自彰

學晰天人窮理之樂也篤信固執修身之樂也經綸在我卷舒從時行藏進退之樂也

學至於知天而復之斯油然而樂矣樂達天之事也故學易要焉

一味安閒超然獨得可以養性可以延年是故雖險亦夷也雖苦亦甘也

國家將興必有徵祥人之身亦然晬於面盎於背四體

詞氣之閒皆和風甘露景星慶雲也非古所謂吉人歟

逸於傳相壽於顏子更何所希於造物而不免戚戚耶誠得居蓬廬讀書求志以終吾生古今之樂未有過此

大小逆境皆神明所以試人器量之淺深而稱其福以報之捷於影響延及後嗣愚者昧之是辭吉就凶畏福樂災也君子明於天道故學海焉廣隘由心未有學之誠而不可至者

天之亂乃天之刑所以芟夷暴惡而開太平草木不

楊三

大

經嚴冬則生意不固人不經憂患則德慧不成

寒花耐久春夏之花則不然故生於憂苦亂離之人多堅實由此言之風霜之威天之殺物正以成物巨禍患之降正之困人正以成人巨遇之而摧者乃凡卉

庸流非天心所貴者

當天地之艱難任君親之責備骨幹乃堅精氣乃實

天心未格人心未孚皆智昏德薄之驗士庶人時存此

心則身可修君公時存此心則國可治

君子忠德之不脩而不思道之窮道之行止天實爲之在我固不能爭亦不必爭或否於當時而昌於後世

古之聖賢非歟夫何憂

得志則天下被其澤窮則修身立於世焉往而不樂在易所謂何天之衢也豈以目前之憂困小其襟期哉進吾偶也不以榮身爲樂而幸大澤之將流退吾常也不以安身爲樂而幸闡德之可修此元公康節所以爲百世一人也

時有淳澆俗有美惡故泰伯居夷而化孔子在魯而七十子之外多譏之亦視其自立者而已若得位則風行草上矣

主持氣運者自上而下順而易所謂君子之德風然有

三百七

楊三

九

志之士雖無君相之位能維持補救於下則碩果必有發生之時其所係大矣

古之君子非不欲仕也理有未明求通之不暇無暇仕也

勤學力行擴之而容民蓄眾道在虛其心宏其量而已非朝夕孜孜立程自課恐成已成物之道未至半途而廢矣

命則順受於天德則獨復於己見理明故無入而不自得能自得故體胖背人之高翔千仞而不受羈勒以此也

離幽暗而徙高明自一簣而崇九仞莫之禦而不爲是無勇也

鳳皇芝草人皆知其美瑞青天白日人皆知其清明修德而人未化君子以爲德未至也

程功錄第一

楊氏全書十三

江陰縣學生員葉廷甲校刻

八五

楊三

千

程功錄第二

楊氏全書十四

光祿大夫禮部尚書兼管國子監事致政忠宣公贈太子太傅諡文定楊名時諱

理氣

天地之性是一至一之理此理發見於陰陽上爲元亨利貞四德四德歸於一元而已人受五行之氣以生理寓氣中故有五常之性實則統於一仁而已

太極而陰陽陰陽而四象四象而八卦陰陽四象八卦即太極所爲性分爲仁義仁義分爲四德四德分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亦爲八即性所爲

夫子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又謂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太

極性也兩儀道也

楊十四

一

太極不能不寄於陰陽性不能不寄於氣質命不能不乘於氣數氣質之性有厚薄清濁之不齊而薄者可反而厚濁者可變而清是義理之性即行於氣質中也氣數之命有大壽窮通之不齊而夭者修身可以立命窮者修身可以見世是義理之命即行於氣數中也天下豈有異命異性哉

太極之理不離陰陽却不雜於陰陽陰陽雖一氣而翕則爲陰闢則爲陽陽則爲發舒生長陰則爲收藏肅殺截然是兩樣功用太極却只是一箇至善之理若

以陰陽之氣自然一翕一闢即是至善處此亦只是氣之機如何算得理之善蓋觀天地之情在陰陽上發見出來者只是以生物爲心陽之發舒生長固所以生物陰之收藏肅殺亦所以成生物之功而復爲生生之地卽此情之發見處萬古不改可以知其性之至善矣惟其性之善如此故其用之行於陰陽者雖有生有殺而無非生也惟以生爲性所以亙萬古而不變若生物者但是氣之所爲而非性爲之主宰豈能不變邪然則太極不離乎陰陽而實不離乎陰陽略可推矣父母於子愛之者是其天性而有時喜

四百四

楊十四

二

之有時怒之觀其喜怒似乎有異而無非所以愛之也帝王之於天下仁之者其心而或則賞之或則刑之觀其刑賞似乎有異而無非所以仁之也喜怒刑賞固卽所以愛之仁之之具然若執其喜怒刑賞之迹而不知其愛之仁之心則未有不疑父母之於子有愛有不愛帝王之於民有仁有不仁矣喜怒刑賞猶天地之陰陽也愛之仁之猶天地生物之心也若謂離喜怒刑賞別有所以爲愛爲仁之道固不可若謂愛之於喜怒哀仁之於刑賞不分心迹不分先後混然無別又豈可乎蓋天地之性萬古不變者太極

至善之理體也其陰陽迭運不窮則其氣之機而太極至善之所發見也用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路也非陰陽則無由以生物一陰一陽固所以生物之路也太極發見於陰陽非陰陽卽太極也下文繼之者善也所謂善則太極之理也

太極圖以萬物配萬事理極精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蓋謂萬物之理在人則爲萬事以男女配善惡亦不易之理齊家治國平天下若女爲主而婦道盛未有不亂者

對待之陰陽與流行之陰陽皆陽善而陰惡以人身驗

三百六十四

楊十四

三

之心能統性而體不能思此對待之陰陽分善惡也及其流行也從大體則善從小體則惡是流行者卽根於對待者也此固本於造化而推之人事世運皆然

陽善陰惡驗之一身卽可見神氣陽也體質陰也人之惡端皆起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非陰惡而何陽之有惡亦爲陰所累耳然神氣不得體質則無所附麗而無以效其能故天之生人使各有身乃所以與之以爲善之具也誠知此而使神常靜一爲身之主而百體皆從合焉所以矯氣質之累而復天命之原也

天下至無者其至有者也至虛者其至實者也至有者其至無者也至實者其至虛者也性無形故無所不該亦萬古不敝體有形故彼此不相攝亦百年而必敝也

性卽理也然謂之理則就性之秩然有條者言

人不知性中原有五常將以親義序別信爲人

出來聖人之禮樂刑政皆有意造作矣

日用事物間莫不有當行之路而統之總歸於親義序

別信中故夫子言道曰五達道大抵聖賢所謂道者

總不離乎此

三百八

楊十四

四

天下無一事而非仁仁義禮智皆仁也然仁是真仁如

釋氏之慈悲似仁而非仁也義禮智皆然故四德歸

於信

物向秋而成實人至老而成德碩果闔歲時而發生生

理完也果實中生意結聚者爲仁人心亦生意結聚

故名爲仁此仁之真體

人之情原根於性性通乎命元亨利貞以貞爲根仁義

禮智以智爲根喜怒哀樂懼以懼爲根故君子之學尚

主敬敬卽情之懼也性之智所以常惺元德之貞所

以流行而不息也

仁之情爲喜義之情爲怒禮之情爲樂智之情爲哀有所愛故遇之而喜有所惡故觸之則怒有所欲故得之則樂失之則哀愛惡欲者喜怒哀樂之根也

所謂理者泛而稱之皆理也然有天命本原之理不爲

氣數所囿者所謂天心天德也但理不乘於氣則不

顯而既有氣則理反弱而不能自主此乃陰陽迭運

勢所流極不得不然之理然亂無不治天心終無改

移又可見天下古今初無二理也

理超然無累而氣則麗形質故有上下之分理萬古不

變而氣則有始終故有先後之別

三百五

楊十四

五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此造化之妙養生者得之故使神

常守體而無所馳體常運神而無所滯君子爲學使

心爲身之主而無所放身從心之令而無所弛其精

粗雖殊而其理頗類也

靜屬陰然靜中全是陽剛收斂得充滿所以爲動根正

互藏之妙

道之不窮只是互藏其宅見得此理真方處處有歸著

一處不凝滯

天之神氣全收斂在天上故能發生萬物人之神氣全

收斂在心上故能發出萬事若天之神氣不收斂在

內安能生物人之神氣不收斂在內安能成事

天地至善之性賦於人物但有偏全通塞之異蓋由氣之所稟不同故性不能不異物各稟一行之氣而生鱗者屬木而水實生木故鱗者生於水中其鱗則象波文羽者屬火而木實生火故羽者棲於木上其羽則象木葉毛者屬金而土實生金故毛者依於土上其毛則象土之草介者屬水而金實生水故介者生於石中龜之屬多生於石則石金氣也其介則象石五行之氣偏於一者不能兼舉唯土最爲沖和能兼運木火金水之氣故獸中如猿猴猩猩之屬略具人形亦具五官五

四書

楊十四

六

藏五指而能作人聲以其得土氣故也但生於草叢蒙昧之中故體皆生毛唯人則得土氣以生受五行之精故戴天履地心具五常目辨五色耳聽五聲鼻嗅五氣口別五味所謂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是其材質之大無以復加天地至善之性全體寄屬乃人自有生而後恃其才質之大遂挾之以徇其欲從善而變爲惡此豈天地本然之性哉或者以此爲天意如此竟似天之生人所以使之獨靈於物者正與之以自恣之具此不知天意而以己私妄臆之者也如人主設官分職授以大權正欲其代己理民而不肖臣

子乃挾其威權以誤國凌下人見其如此遂謂君命之如此可乎故終自致殃咎或凶名不可掩或明罰不可逃則天意亦昭昭矣夫人之材質獨貴於物故能復其性善固無乎不至一喪其性惡亦無乎不至非如物類之爲材質拘者其善處偏於一端其惡處亦不能遠播也

人之性善故其發爲情無不善其流而爲不善乃不能推類故也如初念思孝吾親敬吾長慈吾子乃因不明於孝弟慈之道至貪婪殘虐以奉其親與長以厚其子若孫而害及他人之親長害及他人之子孫是

三書九

楊十四

七

初念之善以不能推類而流爲惡也以至欲得妻而摟處子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受萬鍾亦皆由天理而流爲人欲以此推之性之本善而情之無不善可知矣夫人得天之靈而獨貴於物物類雖同受性於天而所得之氣則濁而駁所性之理卽不能全體呈露如虎狼知父子蜂蟻知君臣此外俱懵焉無覺是其偏處也又如走獸幼而知母飛禽幼而知其父各羣其同生者而不相亂見素飲食乘服之者皆知順服然及其既長與相離之久則不復識矣此則其昏處也人則得氣之清而正者故五性畢呈於人倫

事物之閒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類然禽獸不知五倫之誼止自顧其一身飢而搏噬饕餮而止人知愛知敬反因而害及民物爲惡十百倍於禽獸天命人以善人自變爲惡豈天心之本然哉如朝廷之畀臣子以爵祿本欲其利濟國家乃反竊其權以爲患於國家君父不能寬方命之臣天豈能寬肆惡之人乎夫人不得聰明之全則不能兼善天下克體天心此天所以不得不全畀之全畀之而不能副其願於是乎罰之以顯禍罰之以惡名天道赫赫天心昭昭豈有難見是故聖賢深明乎此畏而事之終身安焉而

三百九

楊十四

八

樂之遇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是故聖賢之事業在於萬世此天之所以報聖賢而聖賢之所以承天也不明乎此而沾沾較量於一人一時一事之閒以相窺測學術事功益以卑矣

物性非是截然與人性相反物亦同稟此善但爲氣所限而五性不能俱通夫五性苟塞其一則其餘四者俱隨之以昏如塞却仁性則義禮智俱各不能全明矣塞却義性則仁禮智俱各不能全明矣雖有一端之明亦限於此而已耳此禽獸之所以不足貴也人與草木禽獸並生禽獸靈於草木人又靈於禽獸故

人備五性而全五倫之道禽獸於五性有通有塞而於五倫不能全明草木則更不如禽獸矣然草木順天地之生殺爲榮枯未嘗有過惡禽獸則知搏噬而足以爲害然飢而食飽而止肆其惡猶有限人若縱其貪殘則一人足以害天下究其初念所起亦由於欲奉其親奉其君庇其妻子卹其朋友而然故曰善惡皆天理惡者善之流爲過不及者也草木順天而人往往違天則不如草木矣禽獸一飽之外無求人則貪欲無厭則不如禽獸矣然此皆自溺於氣質而忘其本性也豈天命之本然哉天道之全體發見於

三百八

楊十四

九

人身故天地之性人爲貴人知自貴於物而盡其性則與天命之本然合矣故祿位名壽夭所以尊寵之如此若失其本性者終不能逃天之罰則天命之所以維持於終古而不敝者也

月令中央土後人又以爲上旺四季案木之生火金之生水皆無賴於土獨冬春之交水必交於土而生木夏秋之交火必交於土而生金正月七月皆三陽三陰得土之沖氣故能生出木金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一二三四五非有次第一者陽數之始水亦陰之終而

陽之始也二者陰數之始火亦陽之終而陰之始也
三者陽數之中木亦陽之中也四者陰數之中金亦
陰之中也五者陰陽之數之中土亦寄旺於四行故
以爲配水外陰而內實陽故能生木火外陽而內實
陰故能殺物若其先爲陽之所生爲陰之所
生則無從知今但
以內外言可也

數之所起當推其根天有春夏秋冬地有東西南北人
身有面背左右皆成四月故數以紀之一二三四四
片皆有所屬而居其中者無屬故紀之以五五之數
配乎中一二三四皆倚於偏五獨無所倚也因重
之六仍歸一七仍歸二八歸三九歸四十歸五一二

四百三

楊子

十

三四五者天地自然之虛數非從此數生出水火木
金土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此說
亦不必泥蓋春夏秋冬四氣之配木火土金水亦取
其氣之相似以爲配目五行在天地間無物非其所
爲故無物不可取以相配天之干支配之地之方位
配之人之五官五藏配之推之莫不皆然故水火木
金土之五行與一二三四五之五數原不相關但取
以相配則如此耳

天有五氣地有五方人有五官五藏故數以五爲紀五
氣輶焦香腥朽也五官目口鼻心也目耳鼻各有

二竅口內亦有二竅有咽以受物有喉以出聲喉通
於肺咽通於胃咽開則喉閉喉閉則咽閉陰陽清濁
之分也或云左目屬木右目屬金合目口鼻爲五官
此說於義未長六腑受物之渣滓五藏受物之精華
腑通咽藏通喉皆一陰一陽一清一濁心雖無對然
亦與腎對陰陽水火之義也人醒則神在入睡則神
在腎目辨五色目聽五聲鼻嗅五氣口嘗五味心具
五性故五官具而應天下之物有餘矣五官缺一不
可加一亦無所用之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三百五

楊子

土

就民用言之目火鍊石而成金水滋土而生木皆後
天之用非先天之體也故邵子只分爲四以水火土
石盡造化其理爲確

土山無泉石山有泉以石能受天地水澤之氣

五行皆稟生理以爲性故並爲生養利用之資其有所
傷害而爲災沴乃太過而然此又足爲人性本善而
流爲惡之喻

五行與天地爲體人則得五行之秀氣而生若禽獸則
得五行之偏氣餘氣

以天千紀於歲月日辰之上不知當初如何定來至子

丑寅卯等之屬於某年亦甚難驗唯一日之十二辰與一年十二月之十二辰則氣候相應極準一日中太陽加子位便是子時加丑位便是丑時一歲中十一月陽氣初萌屬子十二月陽氣漸長屬丑正月陽氣出土屬寅皆極可驗蓋以十二辰平鋪地面而左旋一周案一歲十二月節候以十二辰側立如車輪亦左旋一周案一日十二辰之位東西至卯西南北至子午則平旋與圓旋者恰好相值

吾儒之學期於盡性佛氏之學主於明心性卽理也故大小精粗皆理之所托耳目口鼻有物必有則欲養

三百八

楊十四

五

其內必制其外此吾儒之學也若遺性言心則以其心之靈明爲精而守之以其形骸爲粗而棄之此佛氏之學也若長生久視之法則以形氣爲重矣不知形氣必有銷弊之時天地之閒如洪鐘何物不銷鑠仙人鍊氣飛昇其氣終有散時

聖人之道如日有生物之功用釋氏之智如鏡光雖能照而不能生也

仙佛之行違天地之正君子不爲徹於天命故也理亂興衰氣運不得不然非天心欲衰欲亂也如人身有疾病乃爲形氣所累而然非心所欲也或曰天爲

氣所累而不能自主如此則佛教之主空虛豈不起

然形氣之外曰人既生於天地中便當與天地相肖安得舍去實理實事而妄意於空虛曰佛氏既逆天理鬼神應亟誅殛之何以數千年來其教常行而不絕曰此如父母生子本欲其克肖能任父母之憂勞繼其志述其事今遇不肖子謂父母之憂勞爲過計於家事一無所與聞又不爭財又無敗行苦神勞形屏居荒舍父母必憐憫之明知其不肖而無可如何只得聽其如此天地之於佛也亦然常人無識者見其如此反慕以爲高從而尙之因駕爲虛誕荒唐之

三百九

楊十四

五

說以爲神天擁護夫淫神邪鬼所憑非信道君子所惑況本無此事邪又如人家有子不以父母之心爲心屏居獨行固是不肖然却不曾分財授產故父母亦哀憐而聽之若他子既分家授產亦欲效其所爲不肯代父母之勞反笑父母之憂勞爲過計如此之子女母必深惡而亟絕之此歷代以來居高位而奉佛者恆獲顯禍也

老子見天有陰陽兩截遂有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之說但看得陰一邊重了不知儆者形也前者儆而後者復生肅殺者氣也肅殺正所以成生物之功而

復爲發生之本若非陰陽上有生物之性何以生生萬古不息乎烏有既芻狗之而又爲之不厭者乎佛氏亦只於陰陽上見得有生必有死有榮必有枯死之根在生枯之根在榮故不如無生無榮之爲愈遂決意從事於寂滅之學不知人雖強欲寂滅而終不可滅者以其秉此生生之性故也此性自天地之性中分來天地既以生生爲性人如何滅得佛氏知其學與天地不相似故遂并指天地爲幻妄推二氏之弊所從來皆只就陰陽上見得天地而不知天地所以生物之性超然獨運於陰陽之表而不滯於陰陽

三百八十九

楊十四

十四

之迹此理與氣不分之病也老子因謂道在天地先視陰陽爲非道佛氏因以空爲道而理與氣竟判而爲二矣

或問輪迴因果固屬二氏之說然略生死不言則似賢愚同盡善者無所恃而勤修惡者無所懼而知戒曰死生之說誠不可不講然聖人亦非略而不言也蓋言死之理卽生而可知曰此固原始反終之說也然始也氣挾理以俱來終也理隨氣而俱盡雖造化自能生生不已究亦不假已屈爲方伸則人之生也不過偶然善徒區區惡亦快意顏夭距壽千古同悲

美惡之名何益於同盡之數哉故竊疑原始反終而知死生之說則爲善者懼矣曰君子之所祈者名也子以名爲不足貴則陋矣抑名猶虛也人之性無不肖天地之性而生眞實無妄不墮空虛人能全得此理則萬古常存更無滅息之時如穀種然是天地之性也入土萌芽而爲苗爲葉爲穎是稟陰陽五行之氣以受形於父母而有耳目口鼻四肢之體聲色臭味安佚之欲至於戒懼慎獨致中致和而生理之具於心者既全則與天地之性無二此如十風五雨滋息豐殖而結成穀實與初時之穀種勻圓滿足者無

四百五

楊十四

十五

異然則聖賢之終乃是復還天地之性豈與虫虫者同盡哉曰聖賢之終固復還天地之性而常存不徹然所存者理耳其氣之亡則已久矣何不盡之有曰是未知天地之性也天地之性渾然一理理主乎生故能乘陰陽動靜之機而化生萬物理能生故氣能生理不徹則氣亦不徹所謂理者非有形象可指方隅可求而眞實無妄觸之卽動感之卽通聖人之終雖不知其所往而有精意以饗者未嘗不來格焉有尊崇正學者未嘗不錫祉焉蓋眞實無妄之理以眞實無妄之心感之而氣若相接緣其所以爲生理者

本一誠之所爲也子以爲理存而氣亡亦不明乎理氣合一之旨矣曰聖賢全天地之性故其氣既屈而能伸常人則何如曰常人於天地之性未全故不能使凡有性者感之而皆應然其氣獨鍾於子孫之身苟孝子慈孫有敬修祀事者其祖考亦未嘗不來饗有能揚名顯親者其祖考亦未嘗不隱慰此古人所以重祭禮而守身行道所以爲孝之始終也曰此就感之者而言固然已若死者之自處則何如曰張子云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大順則大寧小順則小寧大不順必有大不寧者寧與不寧亦視其順與不順之

四百五

楊十四

其

數以爲多寡而已知生卽知死信矣何必如二氏之說然後可以勸善乎問寧與不寧亦有盡時乎曰大寧者聖賢也通還天地之性則與天無極大不寧者與天地之性相反天地之間不能容此戾氣而又一時未能遽化必待展轉消磨而後盡其餘則視寧不寧之分數以爲久暫而要之無不盡也若昏庸衰朽之人則應時盡耳問積諸小寧而成一大寧則小寧者亦可以不盡曰大寧自在天地非有待於積成聖賢適合之故無盡若云小寧必有不順而不寧者矣天地之性渾然一理安能容此不順者特以其小順

而小寧故亦不遽盡耳問寧不寧有象乎曰何象之有特其意爲之

生寄也死歸也死之歸不同文王在帝左右唯與天帝同歸故陟降帝旁也五方之帝之佐皆聖賢既死而其神靈爲之人往往有死而爲司一事之神者司一方之神者各如其德業之大小而成賢者之歿歸於高明正大之域不肖者反是此知生則知死之說

仙家所謂鉛汞者

鑪堂案玉篇汞水部汞戶孔切水銀澤廣韻一董胡孔切義同說文無汞字

有漢云丹沙所化爲水銀也从水注家謂汞物之流項聲呼孔切字書以汞爲卽汞字散者以鉛收之則不流如人以魄拘神則神不散但

四百六

楊十四

七

此尙是第二義鉛汞皆有金性鍊之可以成金以喻人皆具仙體鍊之可以成仙所謂還丹者丹純陽之色也日始出草始萌人始生皆丹色繼而白繼而黃終乃黑仙家倒之始則守元終乃還丹如嬰兒

明室諸儒間朱子格物窮理之說而不明於一以貫之道故雖口薄漢唐之學而其務博以爲多者實蹈漢唐之弊雖口斥佛老之非而其謂致良知在誠意者實蹈佛老之弊

一草一木之理皆與吾同得於天命故亦不可不格格得草木之真性知之既明則處之便當成物所以成

三百九十五
楊十四
太

已非借草木之理以印證吾心之理也若云借證已
看我性與草木之性作兩般矣陽明格竹專於其幹
圓中虛等形器上格不知此只是他所秉於五行參
差交會而成陽明只格其氣不曾格其理凡窮理之
要在乎明善而已明善則知性故能盡性以至於命
明儒以氣中運得不偏者爲理又云陰陽轉折恰好處
卽是理此但見得下一層未免仍是以氣爲理也陸
子以氣中一段昭昭靈靈者爲太極明儒識其爲禪
學識之極是但陸子所謂昭昭靈靈者尙以心言明
儒所謂運得不偏處直以氣言矣陸子固是禪學明
儒却又出禪學之下

亦大懸絕矣平時研窮討論不精但於臨事體察良
知能無差謬乎
陽明謂誠意在致良知致良知在正事物以隨事體認
良知而力行之爲致知渠意亦將學問思辨窮理之
事算作體認良知中一事看得窮理甚輕其弊必至
信心而行失乎中正之則彼意亦謂吾靈明所見處
卽是天則然不知性善原頭恐所謂天則者亦無根
之理耳
陽明將朱子少年語反誣爲晚年論定之書晚年語反
誣爲少年未定之見當時羅整菴以書詰之陽明答
云因人不信吾言故只得以此欺人人便不復來爭
鬭
或問安溪李文貞之學如何曰極尊朱子曰安溪既尊
朱子而立說似有異同何也曰未嘗異也涵養致知
力行交進互發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論皆本朱子自
象山以無極之說矣議朱子以及濂溪朱子再三辨
論直斥其近禪之非後之不善讀朱子書者疑以意
有偏重遂廢致中涵養之說不敢道而專以詰訓文
義爲先由是朱子之真面目因以掩矣夫聖人之教
所以無弊者惟其有本故也今遺却涵養工夫而曰

吾致知吾格物此如脫羶之馬散屋之錢其不至蕩然無歸雜而不貫者鮮矣吾師憂之念朱子平日諸說備於語類沈潛反覆校讎數四刪敘成帙然後漸及五經四子濂洛關閩諸書提其要領發其關鍵務期發明朱子本意其要歸於體用兼舉敬義夾持誠明並進使天下知有身心性情之學而不徒以文義畢其學聖之功如此則朱子之真面目以見而聖人之道於以大明此真大有造於朱子者也而豈有異同之說哉

程功錄第二

楊氏全書十四

江陰縣學生員葉廷甲校刻

程功錄第三

楊氏全書十五

經書

光祿大夫禮部書兼管學監祭酒事教習庶臺贈李太師諡文定楊時誤

易爲文字之祖五經之原諸卦統於乾乾統於元元者善之長仁兼四端該萬善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只乾之元盡之矣讀易者尋其主腦自然一貫穿

易雖深微然自夫子有十翼之作學者可由是而求其理唯詩與春秋雖若易曉而其中之趣義非學而有得之後不能領也

人疑古文尙書非真然其中多醇乎其醇之言有非漢魏之儒所能作者意者其書晚出多殘編斷簡闕文漏字後人以意補之有其文雖全因字學久廢人莫能識先以今文二十八篇中之古文取出一一相對識得其中古字因將今文尙書未載之古文亦逐篇對出所已識之字凡遇今文所無其字難通者則以己意潤色改竄而成故文從理順不似今文之艱與古質然竟謂之僞作則非也

禹貢洪範禹所作細觀之皆是三節文字三節中又各有三節爲九節伏羲文字是兩片濂溪文字自一而

二二而五康節文字是四片

禹順水性而有以感乎天天錫洛書而有以應乎禹禹
因之敘疇而有以應乎天是天人相符應而成功也
古者風雅頌之教所以咏歌政教發揚功德故能淑人
心正風俗其爲本也深矣其爲效也大矣今日而有
志於詩學亦深求古作者之旨而可乎

學詩之初便須在性情倫物上理會方於身心有益若
只學其作法賦體而不究切於天命人心之本則雖
學習之久所得亦終於淺末而已

學詩者吟諷其詞講解其義由是而體驗於身心也詩

三百八

楊十五

二

之詞根心而發心之所存有邪正而詞遂有貞淫美
惡之殊苟不講明別擇乎此則其弊雖流爲浮蕩靡
曼新聲豔語無根著之詞亦有所難禁矣夫言詩而
不以義理爲之準的則非夫子刪詩之旨所謂不明
乎三綱五常存亡得失而營營馳騁乎末流者也

詩序亦如春秋三傳自脫他不得但須平考之目

春秋三傳互異處其說亦各有所受然謬謬相承而失
其實與鑿空杜撰者何異毛公等亦高赤之倫目未
可因其有受而盡信之自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
喪而大義乖一切諸儒所傳皆當以義斷之

詩之爲教所以理性情使人正其好惡之所趨興起於

善而不自已春秋之教所以嚴分義就行事上剖析
其是非得失使人悚懼於不善之不可爲蓋詩者繼
蒙養而有事春秋則聖人之刑書所以弼教者也班
固藝文志曰詩以正言義之用也春秋以斷事信之
符也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學者宜深考之

思無邪便是學詩之法非獨詩如此六經之教皆如此
大學只是明德至善在格致誠正上做工夫

周禮一書周公非故爲是繁密之法以防天下也勢至
此不得不然也如人既有是病則不能不調是藥以

三百九

楊十五

三

治之周公亦知其後之必弊然存得許多制度在使
將來既弊之後後人猶可以修而行之以復於治故
孔子謂人孺則政舉蓋欲救亂興衰必仍以周公之
道治之使無周公則三代之道渺然矣孔子之修六
經亦是意也

李文貞公論春王正月云春之不改者禮樂制度所以
因於百王也春之移者頒朔行令所以行於當代也
案民俗皆從夏正以寅卯辰月爲春時王雖改正朔
然民間所習四時各有定名自改不得蓋正朔所行
但可施之頒布政令之時固不妨以春夏秋冬之名

加於子卯午酉之月也

或疑孔子修春秋但依其舊無削去春秋原文及增入原文之事故曰史闕文夫原文誠無所增至其事之無關輕重者削去之亦何害若孔子無所筆削何以云孔子作春秋若謂詩亡然後春秋作非孔子指魯國史言之則國史何待詩亡乃作且使一從舊文何以云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論語之書語句不多而唱歎有餘味可以想聖人氣象夫子好古敏求論語之書從融會六經說出句句與先聖所言昭合四書所以發明六經也

楊十五

四

先王之教只是詩書禮樂王制所謂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王世子所謂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四者已該括知行論語首章學字卽指此

喻義喻利所喻由於所習所習由於所志此語最確今看喻利的他從初知世事時便向此一路計較打算到得後來愈入愈深遂無所底止遽然要化導他轉來也不是容易的然亦自有洗濯整飭道理豈得任其貪蘊也

子夏信道篤者也曾子未聞一貫時精察而力行之篤於信道故也聞一貫則問道矣

仕止久速互用隨時無意必固我故也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章結得住一部論語命字兼理與數而理爲之主天要人好教人作好人此正命也而氣數所值有窮通天壽亦皆天命然總要人作好人則義理之正命卽行於氣數之命中能真知灼見天之正命則無他岐之惑而存心養性進德脩業自不容已故可以爲君子禮者性之條理節度無一刻可遲一事可越克己復禮爲仁能真知之則矩矱在前得所依據跬步不離而卓然有以自立矣聽人之言以察其心術驗其德行人之邪正高下靡不於此定

楊十五

五

之聖人爲道得人由一世傳於百世以迄無窮恃人而已矣

中庸說天地山川從小處說到大處曰昭昭撮土卷石一勺確有所指不是趁口虛跌語如山說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山莫尊於五嶽五嶽莫尊於泰山嘗登泰山自下而上四十里磅礴縱橫離奇峭厲實是一片石凝結而成竝無隔斷夾雜處松生高峯石上成林不假寸土又當遊盤山松大數圍皆蟠根石中其初生者大如指從石內透出茁然而肥比生於土者尤盛雪中有虎跡山僧言虎不傷人畜蓋天地之生

氣所聚於草木禽獸可見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生機之貫徹如此又在山西道上遙望見華嶽蓮華峯插於雲中行二日始到其下可見其極高故中庸獨以載華嶽爲言入之如在圍城之中有牢獄之象列於西方爲天地之刑官春生秋殺對待之用也有收斂則有發生殺所以爲生也

孟子得易之用易窮則變變則通如今樂由古樂等議論皆隨時變通之理善學孔子之時中者也

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善卽理也情本從性中流出何不善之有違於理而後以法齊之

三十五

楊十五

太

孟子言湯學於伊尹又言伊尹見知於湯蓋互相爲師太公見知於文王武王受丹書於尙父誌厥淵源俾人知學之必有自傳也

洙泗文章無一字無下落處談經者不得以文致古樸籠統看去此朱子所以有得於夫子明辨擇善之大指雖於文義間小有出入而頭腦處則遠過秦漢以來經生學士也

程傳周易說理太闊本義較潔淨然未免斷得不煞而其講理甚精處不可掩也

大全語類等書所載朱子之言有五十以前語門人所

記有未盡善者故當分別觀之

今人動疑朱子解經有誤却不思朱子之脩德進學日有華華斃而後已今人德不脩學不講專好不知而作皆自棄於道者也

離騷眾不可戶說兮一段亦女嬃之言九疑續其竝迎恐是迎巫咸皇謂巫咸之神路修遠以多艱兮一段言眾不能皆從已行也屯余車其千乘兮一段屯聚之車卽使待已者竝馳之車則從已者

抑志而弭節兮一段言所結志馳神者邈然高遠乃在於夏之九歌虞之韶舞以爲娛樂遂上歷顯赫昭回

三十六

楊十五

七

之天界窮其外陟然已處今世爲楚人命實爲之遂自傷悼而誓齋志以歿也

密勿出韓詩文選注卷三十八傳季友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注引韓詩曰

密勿同心不宐有怒密勿僂俛也今人用密勿作機

密意誤

莊子盜跖篇後人僞誤言至不仁之人雖至聖不能化之反加以矯僞惑世之罪名欲從而害之極寫千古暴橫之情益憤激世變之詞其恣肆誕謾不足辨也邵康節聲音圖上半截唐韻也下半截等韻也韻學有三等字母一也四聲平上去入二也分部三也顧寧

人書大抵多言分部

作史之難莫難乎其持心之虛公忠恕才也學也誠也不以虛公忠恕之意出之未有不失其人之真者一失其真萬世之是非淆矣吾心能安乎故君子之作史也不恃才不恃學不恃識設身處地如與天地鬼神相質證焉

治道

人君誠欲復唐虞三代之治心法不可不講也故不能脩己以敬者不可以安人不可以安百姓敬者安天下之大幾也不講於此雖日孳孳求治治至於漢唐

三百三十八

楊十五

八

以下足矣雖欲制禮作樂亦爲粉飾太平之具而已人君不可以不自反也人君自反則卿士以至庶民咸自反矣天下知自反則天下可以寡過故曰誠能動

物

萬物者天地之用也默察之則物物可以見天地之心故天地之體亦寓焉聖人全乎天地之體用者也故純任自然不自用而師萬物知萬物與己同也知萬物與天地同也萬物至小聖人師之以成其大雖昆蟲草木猶師之而況於人乎

君子之喜怒哀樂動與萬物相關故王道在慎獨古之

人臣能以此輔君成治者其唯伊傅周召之徒乎彼挾智任術與萬物爭勝者吾見其治之終淪於衰近而已

所貴者三容貌顏色辭氣存省之要也

安重寬廣如山如河宐爲人上者也

清慎勤三者不容缺一

以誠心感人以和風煦物以厚德自養洞洞屬屬如執

玉持盈庶可期於寡過

學文修行一以身先之然後以言與事提撕勸誘之不率者懲之辱之

二百九十一

楊十五

九

恩意禮讓感人於心術之深神氣之交沛然如水之赴壑則令易行而教易從矣屬吏諸生咸謹於是以致接遇之

教令從心坎中流出言言透入情理其精采自足悚動

觀聽之心若言不能有物將長偽起倦君子是以三

復白圭

坐誦詩書多聞於古正立見之實事先民有作彼何人哉不自菲薄者爲之目畫必有爲宵必有得庸敢暇乎

事必思其利弊衷諸盡善稍有所偏則弊又生若處之

得立卽古聖賢復生不能易也是以君子貴能權

君子斯民之司命也一日閒無時不存仁人之心言仁人之言行仁人之行於道猶恐未合於民猶未必果有所利況乎萌不仁之心言不仁之言行不仁之行是自絕於人類矣何言道乎

君子之用人隨材而任之人咸願竭其才而天下治矣小人刻於求人使人人自阻庶績用墜猶藉口曰吾將爲國慎簡賢才其能欺天下之心乎

天下之治非一人所能成也而常轉於一人故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機常有所自動也道消道長之故大易

示之詳矣
楊五
十

古之教民雖一步趨一飲食必有禮焉禮教成而宣暢發揚其功德於是乎樂教興焉治道至斯爲極盛矣禮之文根於敬故不厭其繁如天之時行而物自生中庸言禮之書也推本於天命之中率性之和而大禮之源流較然矣知以知之仁以體之勇以終之而一歸於誠而人之行禮者其功斷可知矣此所以爲聖學之樞紐歟後之言禮者徒謹於繁文縟節放達者出乃從而厭棄之而禮教廢夫天地之大禮果可廢歟君子本乎人性酌乎人情自朝廷以至閭巷其規

模之大節目之詳尙有可以議復者歟

定一可通行之禮立以文公家禮爲主而參之二程之說及顏氏家訓溫公家儀呂氏鄉約等庶有所檢束遵守

宗祠不可不立也歲時聚其族姓通其情而教以禮於是乎在

王政必酌人情權時變井田封建之不可復勢也言治不得古人之意則膠固而不可通難以望其成矣

今之人心世道所以勝於六朝隋唐者賴有八股也聞明聖賢經義不至爲浮靡華誕之詞較之以詩賦取

士專求工於點綴督律者實過之其未能超越兩漢
楊五
十

追跡往古者以未嘗崇尙實行也王者丕振人心文行並尙則世道翕然復古矣

孔子未學軍旅爲衛靈公言也三綱盡淪而亟亟於兵適以召亂耳仁人之用兵也本旣治矣民氣和樂眾志成城乃設兵以衛之以係治於無疆故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此千古不易之經也人主欲兵威不頓必慎選將將必任才德兼優者觀其威望與其素行又考其策略才能而後任之兵不貴多而貴練朝夕簡練則旣無暇生非懈之心而一旦有警將之使之

如胥使指不令而從矣隨在多設屯衛久行之必有富國之效尤宜講習其法使將領奉行之夫有德之將撫其士卒如父子家人然恩信素孚雖一旦麾之使去彼將固結而不可解然後可以唯吾所使而無意外之變而平日所以教之者莫大於勤之以孝弟習之以敦睦講明於忠君愛國之義使皆有士君子之風而後眾志堅凝士氣果毅靜也如山動也如川有不用用則無敵於天下是謂王者之師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懷之以德御之以信我無敵焉顯武而慎選邊將嚴飭邊防養精蓄銳以待之詩曰豈

三十七四

楊五

主

不日戒是也彼或背信棄德則出奇謀勝算以大振吾國威此禦夷之法也

君子之斷刑不敢稍刻也不敢稍縱也必虛心以求合乎天討之公而已無與焉此所謂有一定之法也若夫好生之意未嘗不行於法中而溢於法外是以久而可登刑措焉若專以弛法縱罪爲仁則亦不仁甚矣

爲治之道與其爲鷹鷂何如爲麟鳳麟鳳不威而威所謂德威惟畏也故王者之治必以身化之使民知所觀法而又多方以誘諭輔翼之如是不率而後置刑

苟可以無用吾刑則法雖設而常措矣自管子霸術興而講於此者鮮矣

不教而誅爲政之大惡也君子移風易俗權在我而已夏商之季臣之罔上民之澆漓極矣湯武因之而成大治故君子務修德立法而下自化焉

政有二難一難於知人知人無奇法試其言以觀其才因才而授以事乃考其績蓋失者寡矣一難乎禦敵士必平時訓練思信既結然後可用若猝御不習之士先察一軍中賢能士校爲眾信服者任之使宣上意達下情則思信易徧乃明賞以鼓其氣必罰以肅

三十七五

楊五

主

其志申諭激勸以發其忠使萬人如一乃可用也臨敵以戒懼爲主事重無輕慎修戰守之備先爲不可敗以待變而動防姦用閒發機造謀俱無以僥倖出之要之平時必文武調和勿以小嫌生隙有事乃能協恭謀國耳

君子三月失位則皇皇焉憂世之思切也以爲當吾世而不用則民不得被吾澤迨吾老而後用則民亦不得長被吾澤也庸臣在高位而不知進賢則君子之道何自而升乎故孔子誅竊位而孟子惡蔽賢

君子自量其道之與世不合也姑小試焉以觀其機見

其不可則善藏焉以俟時而已若銳志必行則德業兩喪

聖世野無遺賢不虐無告爲人臣者可不贊贊日襄希以仰成斯化

學使者當加禮民牧師儒責以稱職造訪遺老名賢冀廣善道贈謁古賢人祠錄其後裔及旌忠表孝崇節興廉務於發潛揚陋庶以振起人心裨助王教其鄉賢名宦濫者勿收雖旣登必汰與有司相見時宣

上德意勸之使興設義學都邑四野以次量力漸建擇經明行修及英髦有志者爲之師學使暨屬員富紳

三言

楊十五

古

各量捐俸貲以供餼膳令就近子弟入學立之課程別其勤怠庶貧士不至失所而無教訖誦詩書立備畿輔矣

郡邑學宮宜加意修葺令諸生朝夕課誦其中童子有志者亦聽其來學務期講習切磋實有進益如此則城中不設義學亦可止於鄉野酌量立之

訪求文獻學使者之責如宋元明經解善版子史文集及各郡邑碑志向長吏師儒問之然令勿以官勢凌勒致民間有所擾累

督撫以察吏安民爲本訓將練兵爲要

只是以一勸百以一懲百餘則

感化戒勉遇有盤錯須大訪察其民情土俗得其窾卻治

之如有事勦撫在識得其頭目所在以賊致賊以賊攻賊用鄉導以平土寇大要使之俱爲馴民各得其所治安靜地方則舉其賢良以激勸之治不安靜地方則相其眼目所在可以恩結者收令爲我用不可以恩結者則除之餘自服從被以德威無後患矣

官之與民親者莫如宰宰之難爲也久矣國課不可緩民生蹙於下左右蔽其明刑訟擾其智大吏以法繩於上宰求免過之不暇何暇優游盡心興富教之務若能以誠心實學練達其才循序有常務期成理則

四百七

楊十五

五

綱舉目張籌革利輿至於期年可以觀效荒僻之壤生齒必稠凋敝之鄉室家必遂刁詐澆漓之俗習尙必淳禮讓必興四方之爲宰者可依吾法而共奏治績也政有本曰孝弟曰廉政有要曰虛曰靜曰信曰儉曰威曰無銳於始慮善乃動不弛於終慎持晚節曰暇即讀書其條目二十有三一內署肅清家屬不過數人刑名錢穀不過數人勿令與吏見吏亦勿令與內署人見可以節用可以防姦二嚴汰吏役以去蠹至任即令各陳所能嚴試之無能者盡汰依經制錄數人期足任事而已必獎勵優卹使樂盡其能以

爲上用且深察其人之賢姦而無爲其所嘗非公堂
眾屬耳目處勿見吏吏不得擅稟他事一切事勿輕
簽押御下必莊三徵糧既去加耗各弊其法莫如依
時案欠柄多掛比不可差擾掛比不完不到方行拘
比不宐輕用笞責流亡死戶及窮民拖欠當隨時善
酌之使上不逼賦下不病民其糧簿但發戶書登記
完欠數隨卽繳入內署案欠摘提勿令滋闇欠做比
諸弊以飽吏腹四清訟之根大訟則理小訟槩息嚴
好訟之罰重誣告之罪有誣訟者力究訟師記其名
確拏懲治過將名登入訟師號簿號簿內填明年貌

四十五

楊十五

夫

居住令自畫供於上以備後稽查及再犯加等治罪
收獄羈禁或一年或數月必待悔悟自新方釋之既
釋後每逢鄉約另查其後行五嚴稽核之法如十家
爲甲甲有長甲內有訟師游民不孝敗倫無賴竊盜
姦宄等甲長以聞之官十甲爲依依有長依內有諸
不善者亦悉聞之察出不舉治依甲長依甲長挾私
生事坐反誣之罪依甲長輪充均派鰥寡孤獨免役
大抵依甲之名多隨俗而具或名依甲或名都圖等
在因俗利導之六朔望舉鄉約令依甲齊集百姓勿
得視爲具文申諭孝弟諸條約舉行至三月後令鄉

公舉善者不善者善者旌賞惡者懲治俱登名入善
惡簿惡尤著者另自畫供於簿責罰收禁如治訟師
法有不善不舉察出罪依甲長立聞師於各鄉公所
教其鄉無力者凡民間婚娶必以時吉凶諸禮毋奢
靡過分俱於鄉約飭之七密訪土豪及不孝弟不務
本業者如治訟師等法入治獄平恕公聽並觀旬日
入獄勸諭罪人發其良心令改過自新九令依甲細
查有產游民及無產游民各造冊呈報游民有產者
飭令歸業登名附鄉約善惡簿後每遇鄉約嚴加申
諭查核若仍前不改或舉發或察出治法如訟師土

四十五

楊十五

七

豪等果係無產可活者注名入無產游民簿令各依
查報荒田若干畝開明冊籍出示諭田主有願將荒
田入官者自立狀在官將各項罪贖等通計得若干
銀兩相度各鄉荒曠處立廬舍備牛種令無產游民
每人各執業幾畝耕種量給銀幾兩爲衣食耕種之
費逐漸安集一面嚴稽勤惰以行勸懲申飭依甲查
報倘有仍前游惰照訟師等重處要之此事甚煩經
營必隨時制宜盡心力而爲之十鰥寡孤獨不能活
者令依甲具冊呈報注名附鄉約善惡簿後行鄉約
時勸諭一鄉殷實者每月量出米穀令鄉公舉素行

老成者主之每逢朔望鄉約日量給窮民十一修社倉之法十二治至五月令士農工賈各言其積弊陳其便宜順情利導斟酌盡善相其緩急漸舉行之十三相境內土宜水利與田功關切者興之鹽法捕務諸弊革之十四盡心封疆寇賊之備嚴明機密十五以忠廉經濟化其僚屬十六課文拔士造就有用人才共致治安十七誠求無倦察民間情隱如一家十八嚴立刑具民有化之不改教之不順再犯加等三犯斃刑終惻然存哀矜之心十九設鄉約善惡記名簿一本有產游民及鰥寡孤獨俱附於後設無產游

楊十五

六

民記名簿一本訟師土豪等惡人記名簿一本盜賊記名簿一本俱令當堂親書花押於上收存內署以警頑便便稽核又設雜項所入爲民所費銀數簿各一本以示無私二十俟佛愚民及好作爲無益者及富民當咎者俱罰令修治公事二十一僧尼三十以內者令還家三十以外者聽之願還家者卽量給以菴田房屋二十二信乎朋友以獲上二十三讀律今人苦於宰之難爲輒自託於君子不可小知以爲爲宰非吾事平時不一究心宜其臨事而僨矣庸詎知民之待命於宰者切乎且治一邑之道卽治天下之

道也烏得曰優於爲宰卽非大受之器

程功錄第三

楊氏全書十五

江陰縣學生員葉廷甲校刻

楊十五

楊十五

九

程功錄第四

楊氏全書十六

光祿大夫禮部書纂修學士監祭酒教習庶吉士 贈李太傅諡文定楊名時撰

家塾訓課

將生也有祥將遇也有徵竊幸絲絲之瓜瓞自茲引而日長也積之充之在已而已緬懷往事深足警予薄植庸材有同籬鷄非君親之恩其孰能自拔於泥塗哉夫居幽而鬱軻苦辛亦非吾親之所望也乘高而惕若朝夕亦非吾親之所懼也感夙志之難恢畏來修之未固鑒器小易盈之累凜有基勿壞之防勤以樹之密以護之如農夫之服乃耕焉如慈母之懷赤

三百七十九

楊士六

一

子焉禾之苗人之胎一有傷焉則厥生勿遂誠慎培之以俟厥時天之所培弗能替也

果熟自落旨哉斯言質堅如金體重如石則能待之植根深而揚條遠也昔之賢者自存心之微以至一言一動必擬議於聖人故氣質變而性復爲之而成其道可以百世何所禁制而不爲乎

能知命則見其大而不狃於私心困於物累事本有法吾行法而已心有非法言行有言行法無內外一也隨在酌其中而行故用而無迹才終不匱也

叔度汪汪若千頃波天姿固高所養亦邃戴良才高見

輒心折故安身善世養性爲先然必明善力行而至

無欲則靜專而動直矣恪恭朝夕而天機自和無拘畏也思若啟之行若翼之此事天之功而純休所以滋至也

斯身斯心一一徹其所從生而後可咸歸於理康節之說及所奉教於師者皆宜究也

有文章之學有經濟之學禮樂制度酌古有性命之學空今之謂經濟有本末無精粗至於能熟斯有以得一貫之致矣

空山老僧十年坐古壁下任鳥啼花放風雷晦冥只惺惺地不動一念是名曰定淨如雪烈如火其心神願力也堅於金重於石其四肢百體也彼此致其虛我以此存其誠道殊而功一也

三百八十

楊士六

二

治心先力去一雜字
平時居敬以持志以爲窮理力行之根敬所以涵養操存其心該貫動靜者也無動無靜無時不存無時不養也敬以持志則不墮空寂

能三自反曰存心大聖皆如此故成千古之業不爭勝負於睂睫也下士守謙猶足寡過

工夫有常乃能精熟不精不熟終無用耳

各人憂明通之無日顯揚之無期昏惰之氣庶幾少振
孟子舜發於畎畝一章當人人日誦一過

學者氣質直變到如麟如鳳方好試思麟遊鳳翔是何
等氣象

爲學之道須是心地十分篤摯而工夫又能勿忘勿助
只平平理會著實道理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如子夏
日知其所亡二句漸漸做去自然理足氣昌光輝處
處發越所謂工夫何在着經書大全及性理而已此
書不日日看心便粗疏亦少依著處若看得熟何往
不沛然

三百廿九

楊六

三

李延平云道理須日中理會夜裏却靜處坐著思量人
當依著做

人之可法可傳者無時無事無處而非精神之所貫徹
欲用之先齋之安閒調攝則悅而強矣見不徹則雜
慮擾之勿能安也唯知命者宅之以寬克之以剛貞
之以久恭儉齊莊以事上帝

靜坐看經書幾葉盡諸說之異同而歸於至是歸於一
貫他如孝經小學通鑑綱目性理大全近思錄等書
俱定課熟玩家禮當輯行之

訂記疑錄一本遇疑處卽書於上有暇則思逢師友則

問

與博聞篤志者訂講經義會

時文科舉之學所以不廢者以聖賢神理渾全非潛心
息氣之士矢口便差不能入穀故曰語其至必融會
六經之要旨儒先之奧義而後傳

今之爲文全爲科名自然亦賴此一途引得到聖賢書
裏來其中有英才美質便引入聖賢一路去今若不
看本領書如六經性理等徒濡首時文中便非英才
美質且時文亦安得佳

無爲以養性使性和樂仁以廣之義以精之得御境御

三百四

楊六

四

物之本矣涵泳充積之久則神清氣固精采煥然洞
燭纖微不可障禦何所接而非天機何所發而非慧
照吐之爲言其緒餘耳

一縱一擒一起一伏勢之所以妙乎神之所以運乎觸
之於物存之於心著之於手斯不言而喻者乎

渾灝高騫神行理到筆補造化氣涵古今自與聖賢當
下不隔

行文全在空處振作或於題上透出所以然之理或於
題中過接轉落處透發以結全篇之勢或於題後拓
足神理意義使全局俱振或布置從心但借題行文

不拘行墨而結構自緊神采自露總之必有一種手
眼獨出處也

知書者云作字全要結構筆勢起止處莫不有法而一
以神行其閒行文亦然

一心貫穿全理細入無閒行文或映射上下或鉤連本
文意自警策

站在題頂上卽是善作者更須立定主意往復深切

高視闊步斂神調氣但透神理練結構要害在手面目

自露矣然題之面目若不醒露則神理結構亦欠分

明又不可不知

楊十六

五

文之氣一呼一吸而已文之體一疏一密而已文氣有

呼吸猶陰陽之有開翕也文體有疏密猶陰陽之有

奇偶也翕開氣也奇偶體也試以此理反之於身氣

無形體有定氣行於體中猶文氣之呼吸運於文體

疏密中也故欲精於呼吸之用必講於疏密之體夫

人體首奇而手偶腹奇而足偶奇偶相生亦相閒此

人生全體之奇偶也文章全體之一疏一密如之首

奇矣而眉目與耳則奇中之偶也鼻口雖奇而鼻則

兩其竅左右之齒必相配則奇中之奇仍偶也文之

疏中有密者如之手偶矣而各五其指指各三其節

足亦然則偶中之奇也文之密中有疏者如之疏中

有密疏乃不弱密中有疏密乃不滯如單行疏也排

比密也單段單句中藏雙意雙調雙字疏中密也排

比中却用單行不板對使文勢勁直密中疏也全體

之疏密逐段之疏中密密中疏而呼吸之勢寓乎其

中猶人自首至足氣行乎其中精於其法以行氣文

無餘技矣講於呼吸而不精於疏密恐氣未調於法

也

既知疏密相生相閒之法又於起伏轉折處有餘神有

厚力有老筆有圓機乃是作手

楊十六

六

文貴輕清然恐其弱也貴沈厚又患其滯也前人之文

有絕敏妙又絕有骨力者此文章家之最善者

文字先要得全勢全勢在手方能一氣運題詳略從心

點化如意於題有不著精力處有著精力處合觀之

卽不著精力處亦無非著精力處如此纔一篇成一

篇結構合來數篇共成一結構大場中尤要熟於此

法方能一往沛然若節節而爲之縱橫工緻亦僅如

池渚之浮藻難以語於江河之貫注矣若能於宏闊

浩瀚中又筆筆峯巒奇變關鍵緊嚴方稱極心應手

之作此唯習襟瀟灑不著一宿物但涵泳於真機者

能之

逆字訣最利場屋謂其能取勝於平鈍卷中也或起用逆提或中用逆抽逆跌或後用逆繳自然爽氣逼人然必一範於法而以神行之若太露痕迹便落串插小家誠能善於用逆亦何害爲大家也大家只在骨氣上辨豈以用逆而少之邪

每至文勢平流將弱處卽矯舉振作起來正行則救以反散行則救以整清潤則救以雄奇平淡則救以英挺行文精於用救方是作手

行文於題有直劈下之法有橫截斷之法直劈下則勢

三百四

楊十六

七

高而神迅橫截斷則法老而思堅皆文之正而能奇者奇者法奇勢奇耳

大場作文全勢既定出筆時又運以清拔之力奇老之

法曲折排宕之氣何有於千人萬人覺唯吾一人凌

雲直上耳

渾密根程朱曲暢擬歐曾斯得乎文章之正則矣

文隨時而變能不爲時所變者大家也能先時而變者

名家也文之始盛必簡直平正而蘊蓄深厚久則人

厭其樸乃變而爲新警工緻於是光華流露機巧備

矣而未嘗離於法也久之猶苦不足以盡其才乃變

而爲縱橫奇放久之人又見其近於誕肆支離而不

可救也於是反而漸復於古焉千古文運皆然卽以

有明迄今時藝觀之大槩可觀矣能知時之必變而

爲不爲時所變之文理法爲宗奇正互用鎔鑄乎經

史統匯乎儒先則昌黎所云根深葉茂膏沃光華者

也

自然而然深於當然而然矣其中更有所以然能透此

則英鋒不可掩矣欲幾乎此養氣難窮理尤難空言

何益哉

夫欲文之傳世而從事於養氣窮理此先儒之所以譏

三百七

楊十六

八

韓子也今特就文章一道而言耳

文章佳處只是箇中神理相呼應論題亦然本是一條

極亮線索極平易道路只要見得真了如免起鵲落

捷以輕快之筆細切之神寫出只這些些箇中幹運

有甚難事若不於此下工夫却無了當日子

文中有王有霸有中行有狂狷在識得他性情氣象如

何鄉愿之於中行在神理真僞上辨之

爲文須是理明詞達斷勿助長只要有定課有常業若

助長則有時而槁矣

爲文不必亂其所守各就心思力量所至透出光華如

明珠之初瑩自然有特達之知矣

若以應制科而言只是時而讀時而思思之爛熟則平日未下筆時成竹在胸可以先發而命中矣若發而後中非自信有素者也

講究書理體會傳注全在平日臨文再就本題語氣探討一番須得其旨意義理所歸從此措意措辭使之融洽條暢於聖賢之意理洞然中解立言之道無餘事矣

小講是發端語一對題說盡便非

行文有當疏散處有當密緻處有當直截處有當紆曲

三百六十一

楊十六

九

處總以優篇法道逸神理通現耳

用意要精切字句要典雅原本於六經取材於左國史

漢唐宋古文然後能典雅初學者且就已讀之經傳

古文中揀取材料色澤亦庶與膚庸穉弱者異矣

文氣要清疏渾渾清疏則無塵滓渾渾則不單薄

單句題須於題之罅縫過際一字一意搜索得到照上

顧下思前算後不溢不欠行於一絲中磨磨到瑣

翻不窮

學人之心須是精嚴浩落其精嚴也如風烈火猛則悠忽之病無矣其浩落也如天空海闊則拘鄙之病無

矣如此則不言文而文在茲矣初學當常存此意

多讀經傳史漢韓柳歐曾及成宏嘉隆前輩文略探近日時下文字以知風氣皆須潛玩熟復其所以佳處庶幾有之於己若徒誦則無益

看書全在上下脈理轉關呼應處及字句露眉目著精神處及迴抱補綴完全無欠處此皆有天然結構細心體認得便於行文大勢節目有建瓴破竹之勢

文要舉止宏闊涵蓋無窮命意立言要有根據而所見

者大

文章能痛切於身心性命則足以扶世立教

三百六十二

楊十六

十

前輩論作文之訣曰單微李文貞公論爲文之要曰清

醇清卽微之謂也醇卽單之謂也

古文格調不同唐之韓柳宋之歐蘇曾王各人自出機

杆迥與俗別史記筆力高妙漢書述先王制作事核

語醇比唐宋氣味尤厚學者擇取精英反覆玩味久

而有得自然所作之文氣格清高音節古雅勿學爛

熟時文徒耗精神於無用也

作古文須入情入理而摹寫處各肖形出之

文無工拙只是胷中一段太和元氣溫於春濃於酒停蓄不住自然流注於筆墨間其音節局度有二南之

風卽是學人本色且千古立言之則本應如此故平時當以二南之教養心果養之純熟則氣質變化常敬且和矣敬和二字脫不得一字先儒終日持養端莊中全是和樂至接物時一氣流出吾心本與大舜顏淵之心無有少異十餘年前養之數月日用間無適不簡默醇和生意盎溢形神之交悉有依著蓋因見得理本自然不須勞攘仁以存心義以應事盡人事天其樂無極此種心境實窮理進德之基當優游培之終身不改也貧賤亦樂患難亦樂名教之寬同於覆載樂不已則進不已進而至於極聖人也未極

楊士

士

則賢人也一日不樂則進機息矣故夫子所以教人歸於說樂不恤盡之矣且歡忻和暢休祥所集豐豫所由也

詩必原本深厚乃能追古君子之作其結構變化元氣渾然固非有心而爲之者次則精於章法蘊藉風流詞融字鍊或於言情景使事實如天地山川草木蟲魚古今時勢人物參以學識運以新機此非其至者詩要知得篇法開合變化處句法字法亦要究心欲求入門全在刻刻與古人詩文相浹洽浸漬目注口吟心摹手追庶骨氣可變窳卻可披

五言古選詩爲勝七言古唐人爲勝五言律七言律亦莫盛於唐而杜工部法力畢備真樸高華竝擅其勝故推大家

五言排律惟工部以開合變化行之篇法最勝大抵老杜一集空沈酣其中乃有真得七言排律體本冗贅故傳作絕少

五言七言律首二句爲起項二句爲承腰二句爲轉末二句爲合起要直爽收要於前更進一意有餘不盡中四句大槩二句寫意二句言象方有濃淡華樸之別不至犯重疊庸俗之病各出句對句亦有一氣開

楊士

士

合淺深之法

律詩莫難於意語響要之每句自有幾箇穩當字在人自想不出目老作家出語字字響亮安貼

隨題卽事沈心研想運旋之以浩氣結構之以法律參之以古今人事之空天文地理草木魚蟲之變則神力渾合光焰振爍矣

王孟派專尙一氣清真亦要知得

應制律中二聯空一莊重一清新

六朝詩所謂蜉蝣之羽明皇時宴樂詩亦屬處堂之燕賦韻甚寬律賦詩韻相通者卽可通用古賦九寬但聲

音可押卽押之今人之賦大抵託於古賦之名以自便而實帶律賦體者也

昔人問司馬長卿君何善作賦長卿云熟千賦自能以長卿之才尙取資於古況下此者乎然則熟千詩自能詩臨萬字自能字是皆然也古之名家雖韓昌黎之於文杜工部之於詩皆從沈潛六經子史而得令己所以不能及人只爲不曾將前人詩文爛熟於胸中耳

學字先學執筆然後能運筆蓋筆鋒正直則手腕自靈而能運矣能運筆然後能用筆能結構

三百五十七

楊十六

世

執筆如懸指離筆一寸三分大指食指中指要齊無名指及於筆上大字懸肘小字懸腕書之

字上半不可尖小凡兩半者左半略高右半藏於其下有相抱之勢不可相平落板樣字脚亦不貴平一字中點畫撇捺重者筆法不可犯重犯重犯板俱法所忌

先逐筆碎學筆筆有法然後合攏來學中間方充實飽滿無捏湊之病王右軍常學永字以此字備八法也作字每筆俱有三折一起一過一結雖作一點亦然每作一筆無有往而不迴者蓋筆則往而神則迴也

字全於轉折頓挫徐上著力

每一落筆如鳳翔千仞不肯輕下則勢善而神全

一筆自一筆結構積至一字一行一幅皆然蓋全以神行其間也

前人學書先多臨名家帖本久久乃自成一家

作字既得其法臨寫時須處處精神力量滿足貫注無絲毫缺欠

初學且竭力展拓筆力日學帖五六百字使手腕運熟

久乃不 自工也夫精於技者可以適情可以

養性可以 道故樂爲其事而不厭若專務求工以

三百五十八

楊十六

古

飾觀則 不發卽強習其法而神多所離猶無與目

操心正者字不求 嚴毅直方之氣自然相肖

詩學字學前人欲詣精入神爲絕頂一流故天姿勝者蔑弗至矣天姿未至者或往往而至或雖不至而不失爲次焉

每事苦心專攻之至必有魚躍鳶飛沂水春風之趣肯用已百已千之功何難而非易不然亦何易而非難服官思稱職人臣之義也史館重地詞臣清望雖初登仕籍而體已亞 卿班可無思所以報稱歟卷阿之

咏吉人以鳳皇為興言德輝足以光邦家也然則修身慎言謹和平之美副亨嘉之期非稱職之大者歟至於教習泮書乃作人之盛心將使與聞乎政也一不盡心是為瘠曠他日遇章奏文移輒茫然不辨雖欲商榷可否其道無由人之心思有理則皆可通有緒則皆可繹患不專不習耳天地自然之音有宮商角徵羽人之言有喉鼻舌齒唇喉鼻舌齒唇之五音每音各有下云入四聲聖人作經如易與詩莫不有之自辨音始知聲不知音則無以得韻之正蓋本天地人之元音以

文選案清

楊十六

主

書以可

三字為首又三三之三字舊皆作五誤也

為以盡其變

其形

變易而不離三字之宗音亦遞為開

合出入而不離一子之宗從此遞加至於十二而各有其用相為通以盡天地萬物之類通人事之安知其指而講論以正之強記以安之無欲速無畏難知其公無忌其能庶巧生於熟精成於習即以當博物之學游藝之趣可焉

程功錄第四

楊氏全書十六

江陰縣學生員葉廷甲校刻

共

共

程功錄五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國朝楊名時撰名時有周易劄記已著錄是編乃其

講學劄記體例全仿薛瑄讀書錄然中間頗涉雜

論第四卷中剖析鉛汞之說尤於儒理無關其亦

柳訢註參同契意耶以大旨醇實故仍列之儒家

焉

嵩厓學凡六卷

〔清〕景日珍撰

四川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嵩陽學凡六卷》提要

跋

昔人云讀書不如寫書積書不如著書夫以寫書為記誦固然已而著書則何可易言也必兼才學識三長方為盡善學不才不則耳目未廣識不精則採取未當而才不高則裁制筆削不足以自故難也予邑

之翁

少津棠嵩陽書院下帷攻苦為

同會友弱齡捷南宮有經書制之刻無論矣需次家居刻嵩厓詩集刻景氏家乘刻中嶽廟史筮仕端州刻尊生書刻崧臺書無不獨出手眼號稱盡善既已不而走矣茲予來粵讀其學凡更為之嘉歎不置蓋其博學精識而濟以高才斷制盡善固與前諸刻同而近裏者已為吾人誠

正修齊日用昕夕法戒不可闕之書則尤見其篤尚實行不事浮華用意為深可欽慕也語曰開卷有益著書正惟此類為可嘉賴噫日月擲人生成易負善不克積恒難寡為問安身立命在何處也茫然浩歎而已凡我同志其尚共勗哉

陽焦欽若維臣矢之



學凡題言

人自繼善以來性固弗良而後寢失其初者一則氣質之拘一則習觀之誘顧氣質貴乎變化而變化視乎學習乃若耳濡目染漸漬愈深惑溺日甚是非善惡朋從爾思知識聞見幾成故我久而意知身心俱為痼蔽施于家國無一而當慨聖人大學之教束髮授讀而皓首茫如者氣質鮮能變化習與性成階之厲也宋儒真西山因此作大學衍義瓊山丘氏從而補之今其書在焉蓋為獻替設也卿大夫而下屬在士庶有身不知修有家不能齊安望異日舉而措之為國與天下之用故人人讀大學帖碑者視為陳言鈎索者止攻舉業曾

無反身體驗以期一日之幾於道中人之
質易於遷流無良師畏友為之開陳智慮
啟發聰明固無怪也余少窘僦讀嵩陽書
院事潛菴逸菴兩先生獲與永先靜菴諸
子遊竊鄙聲華浮偽之學釋褐後閱歷漸
多交與漸廣冀勉于反身強恕以無負萬
物蓄備之戒以誠懇者齊一行俾使盛

書院志

根錯節未敢倖云無罪然數年來鉅細之
技順拂之遭惟不敢欺己不敢欺人佩服
明道先生晉城之箴題額視如書曰書生
不解事但稟天地爾我之知下吏鮮稱名
惟憑走卒兒童有口盖怵怵然以疇昔所
學誠恕為居官二字符政事之暇稍尋舊
業丙夜不敢輟隨手劄錄反覆循省乃區

書院志

分類別比於衍義例詮次其大槩以為立
身行己之韋佩邑士庶有知嚮者往往隨
事抄示之曲為勸誠匪敢拾人唾餘自標
一家言卒已鄉前輩惟臣焦子來見而善
之曰毋獨善鏤板可余謝焉惟臣曰不然
夫人人讀大學而渺不知學者以視為高
遠難行耳此書意取法戒臚列善惡若張
黑白使人曉然知如此步趨于大學有合
如彼泛馳于大學有違平淡可遵警惕知
懲高者由此上達下者亦不失為寡過其
裨身心豈曰淺鮮且夫齊人先配林而後
泰山晉人先孝池而後河尚其路也斯書
博採旁引不離乎宗謂非先達大學之路
哉矧今日既以教端人士而將歸以示其

子弟匪梓固雅以家提耳而人授口也爰
 是其言付之殺青而惟臣更與陶子幹臣
 鄭子巨涵忻然事校讐後有是刻焉雖然
 程子于博涉者譏其玩物喪志為其徒託
 空言也願覽斯編者見一善反而問之已
 嚮往矩步所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也見
 一不善亦反而問之已恐懼改悔所謂面
 熱內慙汗出而食不下也如此庶不沉溺
 汨沒于習觀之誘而氣質忽不自知其變
 化矣拙宦嶺南吾子弟有嶄然成童者歸
 無所遺以斯編為之琬琰朝夕講閱令其
 充耳盈懷漸而習慣自然不失其性無染
 于習記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此物
 此志也同志者幸共識斯意

壬午歲冬十月蒿厓景日珍冬易氏書
 於端署之聽日軒



凡例 六則

大學聖經垂教萬世宋真西山著衍義明丘瓊山補之皆爲經筵獻替作聖天子以爲律度卿大夫以爲致澤誠古今金鑑也然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屬在士庶厥有身家至於出身加人之際亦具治平雖大學重而習之乃視爲咕嚕無以摘發流俗深錮之病末由感悟興起予因竊比二先生義例提綱分條而撫其義以爲士庶人學近道之式如銘几杖如振晨鐘可以寓目警心也

是編端爲士庶日用而輯如布帛菽粟欲其雅俗共由援引不盡經史稱說不必精奧乃以爲立身行己之標的處事接物之指南學之凡也粗具梗槩而已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下學上達雖聖賢指歸在是矣觀者自得之

是編意主法戒箴俗砭愚爲多深用自克匪敢策世

乃有痛語刺骨讀之頗令通身汗下有則改無則勉同志者自當視爲嚴師畏友也至繙閱所及有當則錄不計其年代先後卽立說姓氏亦多挂漏而偶有臆說亦附記於末以當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之義

立義必有關於世教倫理而援引間及街談巷語釋典道書取其明曉易入不以人廢言言彌近旨彌遠也然必言可勸懲始供芻採若緇流輪迴羽士丹砂異論惑世統所擯斥

集內條目所次有與大學各傳參差者敬不繫止至善忠信驕泰不繫平天下俱入誠意正心條類因義連及理相發明引伸觸長讀之易入也無事斤斤章句爾

古人十五從事大學至四十而仕中間二十五年功夫格致誠正修齊治平隨時隨處體認醒察卽如近思錄讀書錄古人言卽其行何曾一步蹈空今

人人讀大學而白首不見成功者由未力行精進耳於是編荀反身而求則鉅細精粗各有一定法則其于學不無小補至其間徵引未博援義未當尤願同志者之廣為叅訂也

嵩厓冬易氏識



嵩厓學凡

總目

卷之一

學指 一四

學綱 十一段

學則 十八條

朱子教條 五條

卷之二

格物致知之學 學 窮理 得失 知止

學

讀書樂

不讀書則塵俗

讀書須仔細理會

靜坐讀書

讀書是實樂

讀書終篇

文正公勤學

好問

不學無術

讀書貴心得

讀書本以利行

讀書不必精舍

書室

讀書宜早

學而未能

習舉業

讀書莫信命

教讀小童有益

窮理

明心

能學知道理

認理

不曉事理不成人

作事有見識

識見要遠

一物有一理

作事有法則

知時	戒頑慳	知非	辨是非
認理要真	九不得宜知	立法要可行	
事要顧後	先順後逆		
處富其難	本來面目		
世態人情	窮親世情		
禍福有命不在風水	禍福不必憂喜		
禍福從善惡得來不在選擇			
福今禍所倚	老少顛倒		
後生見識不及老成	卽貌知人		
色貌觀人	延年		
莫作險事			
得失			
性命事理	立身		
得福得禍之由	所好非所求		
東晉訓	禍福倚伏		
壯招病盛招尊	機緣命運		
非分不享	來路後路		
恩中善敗後功	四關		
看前知後	小心		
事要慮後	慮病慮禍		
嗜慾無後味	興盡生悲		
善人自有吉地	平安是福		
好人最便宜	微人小事不可忽		
學好無論貧富	趙孟貴賤不足憂喜		
爭榮之兆	淫貪僭致禍		
慎訟			
知止			
貪欲爲諸害之因	事留餘地		
守分隨緣	知了		

人要知足	留餘
長處計算	事休做盡
寧隨緣莫好事	楊敬仲知幾說
福莫享盡	知足則足
少取爲貴	要知退步
實任處着力	防危
處世要寬大	凡事要有足心
謹小慎微	勿多取
凡事要看人情	富貴不須迴顧
知足知退	奔競世路枉卻一生
不貧便足	貪功名無益
居位者不可使人厭	不可負膝
章楓山壯年致仕	老宜戒貪
清閑	郊居心涼
離都門堪樂	山林閒人
淮園之樂	田園丘壑之樂
卷之三	
誠意正心之學	敬 毋欺 顧諟 定靜安慮
	自慊 無忿懣 恐懼 憂患
敬	無傲情驕奉
存心	鼎州石銘
作事宜慎	慎密
戒苟且	心行
慎始慎終	謀始
同而能異	去機心
守身	安穩處着身
才不可逞	虛心博訪
早念	忍默

能破方是英雄	富貴畏禍	謙忍	敬師訓	交友以敬	戒戲謔	毋欺	自問自心	事要責已	良心發見	五不欺	面孔自羞	好聲華最害人	上有君父下有兒孫	聽人說	喜聞過	身有大過而攻人小失為君子所笑	功名利達總屬虛花	顧謀	窮達禍福有分	好漢見不得閻羅	敬謹	陰陽	責己	禍福有命	善惡之報有遲速	顧天理	天難瞞	富貴手苦關乎乘除
常存歷險心	無事常作病想	四止	戒縱慾	與人以敬			去欲修道	問良心存體面	人生不得閒	十無益	作孽有驗	虛名不可居	改過	要勸不要誇	制心				處窮	知因知命	心好無病	修身俟命	造命	得失之中有禍福	天道	前世今生	不善之報	作善莫求鬼神

定靜安慮	驅除思慮	器宇	四貴	忌躁	臨事戒躁	無心	戒忙	淡忘世情	遲速	斟酌	名心宜淡	神氣	淡名	喜怒不形	淡慾	夜讀	安心足心	君子小人處事有靜躁之分	進退	四不消	自慊	三要	心得	上界真人	康節先生	茅堦	樂事	作事不要過當	立志要高
變化氣質	淡心平心虛心	閉想	五法	虛圓	戒妄想	謙默	事不可太着心	安命	夢寐	靜看	養身	大勇	胆氣		守業安分	心相	志識要高	安樂			自省	為善樂	永日	拙閑	居山	術數不足信	養廉恥	晚坐	

清不使人知 賦歸來	作官第一清 君子不落人後	無忿懷	性氣宜和	德性	治怒	剛毅不如和易	戒怒	理勝氣	忍辱	忍只片時	量可學	長者	忍怒免魔	平氣	戒詬罵	人皆可交	恐懼	恐懼	常存忌憚之心	畏心	治俱	心正不怕鬼	遭風不恐	憂患	逆境不可錯過	患難是良藥	不畏多難	憂樂是窮通關頭	凡事要勉強去學久則自然	了心法	養心	不如意事	慈心重則多憂	安分守己	無傲情驕泰	戒驕	去矜	戒輕薄	三不好	習勤	得志不可驕	持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去驕	浮躁淺露非遠器	傲不可長	驕非遠器	富貴不可傲人	富階亂	學謙	盈滿必敗	忍讓為高	不要人怕	炎涼可差	不交遊權貴	歌之反為哭	卷之四	修身之學	自修	日新	恂慄	盛德	慎獨	言	貨	心體	力行好事	順少逆多	聲色勢利之毒宜知	除慾戒貪	自立	習勞	守本分	韓山子反俗方	立身	莫談天命要盡心力	四好	言不如行	氣象	三不幸	說行	酒色財氣殺身	戒閑	不欣歡富貴	無受人僂	無輕依附	遠小人親君子	縉紳立身之難	窮愁不可廢弛	喜聞過	周北野清守	及時	為好人	鉏經堂五事	營生業	生理	慎終	聞佛	聽勸戒	老年爵祿不可居	仕進勿作縣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標風是敗子

日新

存心是作聖之基
不可偶一失身

立志
改過

改過宜猛
去矜心存悔心

動心忍性
後悔無益

奸勝便不長進
善惡重後半截

勞苦
勢位不如道德

事要早做莫待後來
事要早圖

功夫早用莫蹉跎時光
凡事遲待不如趁早

早用功

恂慄

老子道德訓

學四省

淡薄世味

敬謹

立身於無過之地

貴望
士大夫不可輕失身

為身惜名
多事生禍

知我知天
不管閑事

勿恃聰明
忍辱

剛不如軟
無輕受人恩

忠孝教子
擇交

盛德

寬厚

德福

含著

戒慌張

戒輕薄
智巧無用

莫逞聰明
愛德惜名

做好人
安便之法

慎獨

自看自身

君子不以冥冥惰行

君子時時恐懼

誠心畏懼

所為皆可對人言

莫蒙惡想

不必算計漏縫

妨人議論

不為名

守約

人貴宜自反

戒淫

言

言可以觀人德性

不妄語

不多言

少言

英華勿露

言有宜戒

多言生厭

慎言

話要當理

訥言勝於多辨

無易言

正言

言宜自警

喜怒無多言

喜怒時宜慎言

檢點

快意時宜慎言

目不親見不可輕言

身所未歷不輕言

勿急言

好話歹話對人莫要說盡

戒謊言

勿造言

勿說閑話

戒厲言

莫聽讒言

老者勿說少年語

色語

言莫輕信

士大夫身為射的

貨

戒於人問門

病從口入禍從口出

仕路慎談論

言最招禍

苟安	立身宜清
貪財是禍根	貴五穀成金珠
富翁無仁義禮智信	厚實顯名不可兼得
戒貪	舉債多難以立身
錢多為累	
戒濫費	
心體	
坐忘銘	思慮之害
除妄想	安靜
不用導氣術	保生
志不在溫飽	養精神
四忌	去心火
母伐天和	安樂窩詩
欲少	攝生
養生三寡	辟火之劑
四少	道功
醫貧之法	保養
早養耐勞	忌怒
減食	飲食適口
常淡	戒難欲厚味
勿傷飢飽	勿傷冷熱
飢迫最傷人	壯想老盛想衰
色是殺人刀	鍊丹採藥之說
仕路少快活	疾病有益
鍊身子使之耐	
卷之五	
齊家之學	敬 孝 弟 慈 財 宜家
教	

修身正家	家訓
家傳四字箴	教子謹厚
好子弟	豫教
吉人凶人	寶田
書種不可絕	蓄墨遺子孫
家書教子	文種無絕
官族不肖子	認義命
不宜學字畫	富貴家敗類子
不可恃門第才華交遊	匪類 戒躁進
幼年教子習與性成	重謹厚戒輕薄
氣數不宜盡洩	太宰起家銀工
早興晚寢	承祖澤以遺子孫
家業成破	入家盜聲
子孫不貧不可多求	以儉示後
子孫頑傲傾家	子孫須知父祖之艱難
不須憂子孫貧	不以多財貽子孫
子孫不許犯賍盜	垣舍不治
人家要寬忍為上	為子孫造福
居家三十六祥	治家有禮
人家常業	寢興不時是驅瘴
小兒教以安詳恭敬	內外各從其事
勿聽僕隸妻孥之言	富豪子弟宜知
孝	
內則	起居飲食
應對周旋	冬溫夏清
深愛	為子之禮
問寢視膳	悅親心
體親心	父母老病饑寡貧乏
養老	知醫
父母不慈子不失孝	思祖宗之積累
父母未有不慈只是子不孝	

創業遺子	父母多為子愁
管轄人不徒尚嚴	積惡則子孫貧苦
恤宗	竊戚往來
遇僕	寬待下人
奴婢宜體悉	僕妾門客各有所取
買乳婢宜念其子	莫護僕人短
恤佃人	
財	
禮法	貴粟
惜飯	人家不要事事足意
用而不傷	惜福
豐儉得中	儉可足財
知節知止	教人做家
貧賤富貴輪迴	備用
濫費後來必貧	富常存貧心
樹木宜惜	屋不必大
量入為出	不可欠人債
成家不可舉債	富貴如花開
不計錙銖	放恣是破家子
省用	貪人必生敗子
家業興敗	不積財
不以多貲遺後	貧為清福
貧家不以財交人	雞豆不忌
戒吝	
宜家	
體恤婦女	取婦不必攀附
擇婦	荆布
正妻	厚待妻妾
夫婦有禮	夫婦戒嫌甲

內外之閑	有法度
議婚姻	莫聽婦人婢子言
嫁不失時	禁閑雜女流出入
修德修福	孝親
和睦	慈愛
德性	敬夫
敬順和順	家庭三戒
御妻妾有術	夫於妾之服
卷之六	
治國平天下之學	慎德
慎德	恕 有容 仁讓
慎德宜念	為善事積陰德
不失色	安不忘危
才德	作事宜顧公眾
毀譽	儉
匪人莫交	仕途不可放逸
居官三字符	居官宜矢儉清二字
天子布衣	中不快活
以藝事親	官盜
仕宦自省	為政要務
勤職業	吏取平不取能
呆昏之害	勿用權術
不帶山水還鄉	居官不必盛飾從
禮賢	高位反辱
用威用愛亦須酌量	難為者不必強為
貪吏宜戒	謹暮夜
習勤	御史臨民
防惰吏	當官戒怒

恕

當官處事務着實
監司待州縣
德歸於上
絕異色人

察吏胥之言
上官行部
舉事稱物宜

所學惟忠恕
體恤人情

善惡不必太分明
知人情

溫語待人
錯誤毋輕罪

責備宜寬受
貧急人宜寬宥

勿証人過
不念舊惡

不非大夫
勿許人所諱

勿辱人父母
不輕議人

勿輕彈劾人
寬人過

勿仇小人
人趨來待其氣平

殺小人要從容
開惡宜察

有容

度量為福德氣
平心靜氣

容人
君子可以大受

識量
寓精明於渾厚

量宜大
遠慮

納諫
清官最忌刻薄

位高謙恭
享爵祿者不可逞聰明

受善
不怒小人

莫仇小人
待小人不惡而嚴

寧受人欺不要人怕
不喜攻人惡

隱惡
戒發暴

傳聞之言不可信
睦里

仁讓

厚福薄福之辨
積德積惡有報

慈忍
行善不要詔神

恩仇
戒疑猜

體人情
凡事宜留有餘

憂樂一致纔是有恩有情
篤族

睦宗族

宗法

睦鄰

厚以待友
待友宜厚

患難之交不可忘
爭不如讓

施恩要早
委曲成就

施恩要有終
恩威

恤貧

拾施

分惠

解救人難

樂施
不宜誤人

立命
救貧還金

息爭

居官不可容易殺人
為民父母

平恕
買辦宜公平

活人

寬平
交人須有酌量

恤災

戒殺生
殺生難說心好

無故不殺

禽獸亦念春屬
祈禳戒殺

蟻虫亦當愛護
生子戒殺

禽獸與人無異
曾盡力於我不可棄

獸痛子
感悟戒殺

絮矩

自便不可害人
貧富宜平心度量

念人飢寒勞苦
施不望報

嵩厓學凡

總目全

勿傷人心	要服人心
戒殘刻	平心待人
戒任性不顧人	便宜處讓與人
功過要均分	以己心度人心
施恩於人所不施之地	斗斛戕秤
事要公同	讓地讓葬
人憂不可旁喜	富貴宜施鄉里
近隣勿作高樓	勿打罵人
戒許人咒人	莫欺人
戒忌妒	張允祥廣惜字說
戒看婦女	

嵩厓學凡

卷一

武林葉爾德樞子閱

登封景日昫冬易述

秀水陶 楨翰臣訂
登封焦欽若維臣訂

學指

學問進修之大端。其畧有四。一尚志。二居敬。三窮理。四反身。大抵士莫先於尚志。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孟子曰。士何事。曰。尚志。仁義而已矣。程子曰。言學便當以道為志。言人便當以聖為志。苟此志不立。而惟流俗之徇。利欲之趨。則終身墮於卑陋。而不足與詣高明光大之域矣。何足以為士哉。此志既立。便當居敬。以涵養其本原。蓋人心虛靈。天理具足。仁義禮智。皆吾固有。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者。非自外而得之也。苟能端莊靜一。以涵養之。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人欲自然退聽。以此窮理。理必明。以此反身。身必誠。乃學問之本原也。夫既知涵養其本原。則天理之全體。固渾然於吾心矣。

然一心之中。雖曰萬理咸具。天敘天秩。品節燦然。苟非稽之聖賢。講之師友。察之事物。驗之身心。以究析其精微之極至。則知有所蔽。而行必有所差。此大學之誠意正心修身。所以必先格物致知。中庸之篤行。所以必先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也。既知所以窮理矣。則必以其所窮之理。反之於身。以踐其實。日用之間。微而念慮。著而云爲。其當然者。皆天理之公。其不當然者。皆人欲之私。也。於此謹而察之。果當然乎。則克之。唯恐其不廣。行之。唯恐其不至。果不當然乎。則改之。唯恐其不速。去之。唯恐其不盡。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則人欲日以消泯。天理日以純熟。而聖賢之道。忽不自知其實有於我矣。窮則獨善其身。可以繼往聖而開來學。達則兼善天下。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其功用有不可勝窮者。若夫趨向卑陋。而此志不立。持養疎畧。而此心不存。講學之功不加。而所知者昏蔽。反身之誠

不篤。而所行者悖戾。將見人欲愈熾。天理愈微。本心一亡。亦將何所不至哉。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狂之分。特在念不念之間而已矣。

學綱

朱子記經史間有曰。古之學者無他。明德新民。求各止於至善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止之善。豈有待於外求哉。識其在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讀書云者。則以天地陰陽事物之理。修身事親齊家及國。以至於平治天下之道。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數。下至於食貨源流。兵刑法制。亦莫非吾度內。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若非考諸載籍之文。沉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夫明德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然自聖學不傳。世之爲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惟書之讀。則其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以釣名干祿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

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爲之地也。使二三子者。知夫爲學之本。有無待於外求者。而因以致其操存持守之力。使吾方寸之間。清明純粹。真有以爲讀書之地。而後宏其規。密其度。循其先後本末之序。以大玩乎閤中之藏。則夫天下之理。必有以盡其纖悉。而一以貫之。異時所以措諸事者。亦將有本而無窮矣。

朱子記稽古閣有曰。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理。若仁義禮智之爲體。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爲用。則人皆有之。非由外鑠我也。然聖人之所以教。不使學者收視反聽。一以反求諸心爲事。而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何哉。蓋理雖在我。而或蔽於氣稟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在外。

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實。及其浹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內外精粗之間也。世變俗衰。士不知學。挾冊讀書者。既不過於誇多鬪靡。以爲利祿之計。其有意於爲己者。又直以爲可以取足於心。而無俟於他求也。是以墮於佛老空虛之邪見。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其幸而或知理之在我。與夫學之不可以不講者。則又不知循序致詳。虛心一意。從容以會乎在我之本然。是以急遽淺迫。終不能浹洽而貫通也。嗚呼。是豈學之果不可爲。書之果不可讀。而古先聖賢所以垂世立教。果無益於後來也哉。道之不明。可嘆也已。

朱子上疏曰。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爲君臣有君臣之理。爲父子有父子之理。爲兄弟爲夫婦爲朋友。以至出入起居應

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其理焉。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惟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爲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爲戒。是其榮然之迹。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策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卽是以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耳。此窮理所以必在於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啟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惛惛。常若有所奔走迫逐。

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脈通貫。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騫飛揚。以徇物慾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賢。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

理將無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皆愚臣平生爲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蓋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

朱子答汪尚書書曰。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經易起絕。不歷階梯爲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畧厭棄。以爲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易若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畧。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毫釐畢察。酬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

朱子答呂子約書曰。夫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爲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爲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爲不可讀。此以記覽爲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爲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之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誤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磨賢於仲尼矣。無乃恃之甚耶。

朱子答劉定夫書曰。學者急卻許多在妄身心。除却許多閒雜說話。著實讀書。初時儘且尋行數墨。久久自有見處。最怕人說學不在書。不務咕嚕。不專口耳。下稍說得張皇。都無收拾。只是一場脫空。直是可惡。

朱子曰。爲學須是已分上做工夫。有本領。方不作言語說。若無存養。儘說得明。自成兩片。亦不濟事。況未必說得明乎。要須發憤忘食。痛切去做。身上工夫。莫荏苒歲月可惜也。

朱子曰。某之講學。所以異於科舉之文。正是要切已行之。若只恁地說過。依舊不濟事。若實是把做工夫。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字。一生用之不盡。又曰。某近覺得學者。所以不成個頭項者。只緣聖賢說得多了。既欲爲此。又欲爲彼。如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實下工夫。見得真個是敬。立則內直。義形而外方。這終身可以受用。令人却似見得這兩句好。又見說克己復禮也好。又見說出門如賓。

也好。空多了。少閒却不把捉得一項周全。

李貫之曰。敬能

集義。義不離敬。敬不容不義。義不容不敬。敬義夾持。則心常存。心存則心熟。而智益明。敬義二字。該盡六經語。孟中所言之理。

朱子論孟集義序曰。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爲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驚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踳駁。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

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間嘗蒐輯條疏。以附於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與其有得於先生者。若橫渠

張公若范氏

名祖禹字淳夫

二呂氏

希哲字原明大臨字與叔

謝氏

字顯道

游氏

酢字定夫

楊氏

時字中立

侯氏

仲良字師聖

尹氏

彥字彥明

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

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書。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皆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生

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乎千載不傳之傳也歟。若張公之於先生。如橫渠之於二程。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爲孔氏之顏曾。今據其言。非敢以爲無少異於先生。而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疎密毫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未分。醇醪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凡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一二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遑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爾。若夫外有託於

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其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誇。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歸鄉之矣。其爲害豈淺淺哉。願其語言氣象之間。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誚。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采衆說之長。折流俗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

朱子作論語訓蒙後更名集註序曰。余既序次論語精義。以備觀覽。暇日又爲兒童輩論之。大抵諸老先生之爲說。非本爲童子設也。故其訓詁畧而義理詳。初學者讀之。經之文句。未能自通。又當徧求誦說。問其指意。茫然迷眩。殆非啟蒙之要。因爲刪錄。以成此書。本之註疏。以通其訓詁。參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於諸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一句之義。繫之本句之下。一章之旨。列之本章之左。以平

生所聞於師友而得於心思者。間附一二條焉。本末精粗。大小詳畧。無敢偏廢也。然本其所以作。取便於童子之習而已。故名曰集註詳說。蓋將藏之家塾。俾兒輩學。非敢爲他人發也。嗚呼。小子來前。予幼獲父師之訓。從事於此三十餘年。材資不敏。未能有得。今乃妄意採撫先儒。有所取舍。度德量力。夫豈所宜。然施之汝曹。取其易曉。以是庶幾其可幸無罪焉耳。夫其訓詁之詳且明也。日講焉則無不通矣。義理之精且約也。日誦焉則無不識矣。通者已知而時習。識者未解而勿忘。予之始學。亦若斯而已矣。嗚呼。小子其懋戒之哉。汲汲焉而毋欲速也。循循焉而毋敢惰也。毋牽於俗學而絕之。以爲迂且淡也。毋惑於異端而獵之以爲近且卑也。聖人之書。大中至正之極。而萬世之標準也。古之學者。其始卽此以爲學。其卒非離此以爲道。窮理盡性。修身齊家。推以及人。內外一致。蓋取諸此。

而無所不備。亦修吾身而已矣。舍而他求。夫豈無可觀者。然致遠恐泥。昔者吾幾陷焉。今裁自脫。故不願汝曹之爲之也。嗚呼。小子其懋敬之。

朱子曰。主敬致知。摧驕破客。謹之於細微雜亂之域。而養之於虛閑靜一之中。

朱子日用自警詩云。圓融無際大無餘。卽此身心是太虛。不向用時勤猛省。却於何處味真腴。尋常應對尤須謹。造次施爲莫放疎。一日洞然無別體。方

知不枉費工夫。

學則

嚴朔望之儀。

其日昧爽起。盥漱總櫛。衣冠著深衣。或涼衫。升堂。師長帥弟子詣。先聖像前再拜。焚香訖。又再拜。退。師長西南向立。諸生之長者率以次東北向再拜。師長立而扶之。長者一人前致辭訖。又再拜。師長入於室。諸生以次環立再拜。退各就案。

謹晨昏之令。

升堂序立。俟師長出戶。立定皆揖。次分兩序。相揖而退。至夜將寢。會揖如朝禮。會講。會食。會茶。如前朝揖。會講以深衣。或涼衫。餘以道服。稍子。

居處必恭。

居有常處。序坐以齒。凡坐必直身正體。毋箕踞傾倚。交脰搖足。寢必後長者。既寢勿言。當晝勿寢。

步立必正。

行必徐立必拱。必後長者。毋背所尊。毋踐閭。毋跛倚。

視聽必端。

毋淫視。毋傾聽。

言語必謹。

致詳審。重然諾。肅聲氣。毋輕毋誕。毋戲謔誼譁。毋及鄉里人物長短。及市井鄙俚無益之談。

容貌必莊。

必端嚴凝重。勿輕易放肆。勿僣豪狠傲。勿輕有喜

怒。

衣冠必整。

勿爲詭異華靡。毋致垢弊簡率。雖燕處。不得裸袒露頂。雖盛暑。不得輒去鞋襪。

飲食必節。

毋求飽。毋貪味。食必以時。毋耻惡食。非節假。及尊命。不得飲飲。不過三爵。勿至醉。

出入必省。

非尊長呼喚。師長使令。及已有急幹。不得輒出學門。出必告。反必面。出。不易方。入。不踰期。

讀書必專一。

必正心肅容。計遍數。遍數已足而未成誦。必須成誦。遍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遍數。一書已熟。方讀一書。毋務泛觀。毋務彊記。非聖賢之書。勿讀。無益之文。勿觀。

寫字必楷敬。

勿草勿欹傾。

几案必整齊。

位置有倫。簡帙不亂。書笥衣篋。必謹扃鑰。

堂室必潔淨。

以水灑堂上良久。以帚掃去塵埃。以巾拭拭几案。

須自爲以習勤。其餘悉令齋僕掃拭之。別有穢垢。

悉令掃除不拘早晚。

相呼必以齒。

年長倍者以丈。十年長者以兄。年相若者以字。勿

以爾汝。書問稱謂亦如之。

接見必有定。

凡客請見。升堂序揖。無論貴賤。必敬必謙。非其類

者。勿與親狎。

修業有餘功。游藝有適性。

彈琴習射。投壺。各有儀矩。非時勿弄。博奕鄙事。不

宜親學。

使人莊以恕。而必專所聽。

擇謹愿勤力者。莊以臨之。恕以待之。有小過者。訶之。甚則白於父兄。懲之。不悛。遣之。不許直行己意。任意苛刻。苟日從事於斯。而不敢忽。則入德之方。庶乎其近矣。

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訓導之。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況家

塾黨庠衛序之間乎。彼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謹信。群居終日。德進業修。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於身體者。由此故也。番易程端蒙。與其友生董銖。共爲此書。將以教其鄉人子弟。而作新之。蓋有古人小學之遺意矣。

朱子教條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卽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皆所以窮理。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心。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今之爲學者。則旣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

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禁防之外。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畧也。諸君其念之哉。

右白鹿洞教條。乃文公朱先生所集聖賢之成訓。而程董二公之學。則文公嘗有取焉。今合二者而益揭之一。則舉其學問之宏綱大目。而使人之知所用力。一則定爲群居日用之常儀。而使人有所持循。卽大小學之遺法也。學者誠能從事於此。則本末相須。內外交養。而入道之方。

備矣。若夫近世之所謂規者。則文公不以施之
鹿洞。而謂必不得已而後取之。故今亦不取以
列於此云。

高居學凡 卷二

程子過日

登封景日 珍冬易述

秀水陶 楨幹臣 訂
登封焦 欽若 維臣 訂

格物致知之學。

朱子曰。窮至事物之理。極處無不到。推極吾心之
知識。所知無不盡。其功在學問。以窮理。則善不善
之幾明。而知其所當止之地矣。

條曰。學曰窮理。曰得失。曰知止。

學

傳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集註云。學者講習討論
之事。程子曰。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之
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
以蓄成其德。擴義如左。

讀書樂

世間極閑適事。如臨汎遊覽。飲酒奕棋。皆須覓伴尋
對。惟讀書一事。止須一人。可以竟日。可以窮年。環堵

之中而覽觀四海。千載之下而覩而古人。其精微者。可以芥藻性靈。其宏肆者。可以開拓見聞。天下之樂。無過於此。先儒讀書樂詩。即時習之悅也。然非聖之書。最移人情。精微宏肆。二語。好學者知之。

不讀書則塵俗

宋黃山谷與人書。每相聚。輒讀前漢書數集。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澆灌。則塵俗生其間。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面目可憎。語言無味。不學者之態度畢現矣。

讀書須子細理會

讀書不可有欲了的心。纔有此心。便心只在背後。白紙去了無益。須是緊着工夫。不可悠忽。又不須忙。小作課程。大施工力。如會讀得二百字。只讀一百字。却於百字中。猛施工夫。理會子細。徘徊顧戀。如不欲去。如此。不會記性人。亦記得。無識性人。亦理會得。

靜坐讀書

呂希哲退居宿州真揚間。十餘年。靜坐一室。日讀易一爻。家事一切置之不問。不以毫髮事托州縣。其詩

曰。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李嵩隱居陽山。以詩酒自娛。日惟憑一几。焚香玩易。所居扁曰學易處。其於死生禍福之說。尤為洞達。嘗有詩云。一室焚香几獨憑。蕭然興味似山僧。不緣懶出忘巾帶。免得時人有愛憎。予治易。每靜坐至夜分。間有悟於古。今成敗得失之故。欲編易史未就。

讀書是實樂

廖子晦言。山居頗適。臨水登山。甚得其樂。文公曰。只恁閑散。不可須是讀書。又謂。上古無閒民。大意謂閒散是虛樂。不是實樂。且去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

讀書終篇

司馬溫公博學無所不通。雖已貴顯。而刻苦記覽。甚於韋布。嘗為人言。學者讀書。少能自第一卷讀至卷末。往往或從中。或從末。隨意讀起。又多不能終篇。尤性最專。猶嘗患有此。從來惟見學士何涉。案上惟止一書。讀之自首至尾。正錯校字。以至讀終。未終卷。誓不他讀。此學者所難也。予性好。看新書。初坐涉獵。不能記憶。

文正公勤學

范文正公少時多延賢士胡瑗孫復石介李觀之徒與之遊晝夜肄業帳中夜分不寐後公貴夫人李氏收其帳頂如墨色時以示諸子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烟跡也公有四子純佑純仁純禮純粹

好問

人多是耻於問人假使今日問於人明日勝於人有何不可蓋聚天下衆人之善者聖人也此舜所以好問而孔子所以無常師也

不學無術

纔說聰明便有障礙不着學識到底不濟

讀書貴心得

讀聖賢書字字體驗口耳之學夢中喫飯

讀書本以利行

顏氏家訓曰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

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腴惕然慚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為敬本敬者身基雖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倍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欲忌盈惡滿周窮卹匱赧然悔耻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己齒敝舌存舍垢藏疾尊賢容衆恭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

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強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勵不可恐懼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淳去泰去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但能言之不能行之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由是耳又有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讐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求益今反有損不如無學也

儒而無行倖以舉業進爵祿志雖爲人上正不知所讀書何事

讀書不必精舍

士大夫子弟類欲起精舍讀書。不知科第中人十九是借人屋讀書者。正如僧家。開卻許多僧寮。不肯住。卻欲造靜室修行。真修行人。豈須靜室。深公有言。未聞巢由買山而隱。

予幼從家大人設館。皆租茅屋。刷穢除垢。躬僕廝之役。稍長。讀書馬跑村。館於玉皇廟。鄉雋後移文昌宮之嶽生堂。需次家居。則借元鼎書室。名其軒曰借餘。

書室

潔一室。穴南牖。八窓通明。廣榻長几。各一。几勿多。陳書筆墨硯田。楚楚旁一小几。置素箋百幅。小架陳得意書數種。古帖一本。讀則取之。讀已仍還架。心日間常空洞無物。則意思灑灑多靈。

讀書宜早

沈攸之晚好典冊。常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記得學究詩云。三更燈火五更雞。正是男兒立志時。苦不少年勤學早。老來方悔讀書遲。

學而未能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宜而始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情。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學者學其未知未能。非徒沾沾口耳爲學。凡之編此志此義也。

習舉業

伊川先生曰。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都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卽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讀書莫信命

丙午元宵與越孝廉談及科第果由命否。因舉以金陵前輩。奇於數少。時有日者言。爾命必不能中。讀之

無益後登鼎甲。以微時礪志。鐫於坊上云。愈讀愈不中。朱世詔其如命。何愈不中。愈讀命其如朱世詔。何教讀小童有益。

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終已不出一益也。投人數數。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困已而壞人之才為憂。則不敢惰四益也。

窮理

學於古。問於今。所以窮理也。橫渠夫子曰。人多以

卷二

九

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為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補傳云。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庶幾如左。

明心

考亭夫子云。凡學須要先明得一個心。然後方可學。譬如燒火相似。必先吹發了火。然後加薪。則火明。若先加薪。則火滅矣。今之文士。不曉事理者。有書呆之名可鑒。

能學知道理

學滿胸中。則出言自有蘊藉。理滿胸中。則行事自有涵養。譬之富人。未嘗有意炫赫。而舉止自不寒儉。

認理

韓山曰。吾人心性原自光明。總為嗜慾蒙昧。故識見

九

九

短淺。果認理真。自然十謀九中。生平於此得力。想諸葛孔明劉伯溫亦不外此也。

不曉事理不成人

道理些些不曉。事情件件不明。睜眼伸頸。勁強可憐也。活一生。常人無論矣。學士大夫如此。更可憐也。

作事有見識

坐井觀天。面牆定路。遠大事業。休與共做。

一物有一理

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得便會貫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

識見要遠

盲行擬古人。則德進功名付天命。則心閒。報應念子孫。則事干。憂慮疾病則用儉。

作事有法則

焚結碎環。這個不難。解環破結。畢竟有說。

知時

乘時如矢。待時如死。時未至也。走來走去。步步踏空。子嘗試之。

辨是非

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

雖善爲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隨之初九。出門而交。則有功也。

戒顧戀

無醫枯骨。無澆朽木。不能爲之事。無強爲取債。不可教之人。無強教成仇。

九不得宜知

善事本好做。無心做不得。你若做好事。別人分不得。忤逆不孝。順天理容不得。王法鎮乾坤。犯了休不得。夏田千萬頃。死來管不得。靈前好供養。起來喫不得。錢財堆過壁。臨行將不得。命運不相助。卻也強不得。兒孫雖滿堂。死來替不得。

認理要真

當窮便窮。該死就死。只休溺愛這個身子。

立法要可行

未須立法。先看結煞。立了行不得。怎麼收拾。

事要顧後

回頭莫辭頻。前人怕後人。

先順後逆

一向單衫耐得凍。乍脫綿襖凍成病。故先富後貧。先逸後勞。多少難爲處。君子貴安貧習勞也。

處富甚難

窮易過。富難享。寧受疼。莫受癢。

本來面目

今日排場正生。明日排場花旦。去了脂粉衣裳。依舊本來面目。勢利到手。一味變悔。予見亦多矣。

世態人情

宋朝高髻長裙。西施懸鬚曳履。雙雙歌舞燈前。那個是男是女。友人者。留心察其言動舉止。可知其人之邪正。勿以形迹爲定評。

旁觀世情

塵裏何曾孤識。鬧中沒甚清言。試向旁邊冷覷。人生個個堪憐。予北走燕。南走粵。所閱亦多矣。

禍福有命不在風水

東家不信陰陽。西家專敬風水。禍福彼此一般。費了

錢財不悔

禍福從善惡得來不在選擇

郭璞選得吉地。天綱看了良辰。若說好墳沒禍。請君做賊殺人。端暑後。有木棉大王廟。邑人謂不利于官。諷之改建。予謂不然。

禍福不必憂喜

人爲事遂志。不可輒喜。有不遂志。不可遽憂。其中禍福難知故也。予在端有事爲隣實禁尊。幾中傷。後竟無恙獲直。

福兮禍所倚

趁心休要歡喜。災殃就在這裏。孟子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老少顛倒

世間有二顛倒。一少年當勤以圖身。反自放逸。古詩云。少年經歲月。不解早謀身。晚歲成無益。低眉向世人。一老年當逸以就安。反自勞役。古詩云。可憐七八十。齒落雙眸昏。朝露貪名利。夕陽憂子孫。惟此二事。知之不難。而知之者尚少。何況深妙之理乎。

後生見識不及老成

老成之人言有迂濶而更事爲多。後生雖天資聰明而見識終有不及。後生例以老成爲迂濶。及歷事多而情理現。方悟老成之言可以佩服。然已在險阻備嘗之後矣。少年恃悍者之通病。至於後日能悟。猶爲不遠之復。若不能悟。斯下矣。

卽貌知人

李勣臨事選將。必訾相其狀貌豐厚者遣之。或問其故。勣曰。薄命之人。不足與功名。此論亦是。

色貌觀人

明太祖嘗令東宮獻獄。時有邏者獲盜七人。太孫一見。卽疑首盜非真。訊之果然。上曰。汝那得知。對曰。周禮聽獄。色聽爲先。尚書亦稱惟貌有稽。今見其人。雙眸炯炯。定非盜耳。上喜曰。決獄者不可不讀書。

延年

明道先生語錄。問神仙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未之見。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

則難滅。有此理也。德念室德。遷善改過。亦延年益壽之至理也。不可不知。

莫作險事

觸龍耽怕。騎虎難下。步步取平路。節節踏實地。勿走陷。勿蹈空。予嘗服膺矣。

得失

經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註云。知之。則定靜安慮得。其所止。是知則得。不知則失也。傳曰。得衆得國。失衆失國。又曰。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又曰。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註云。三言得失。天理存亡之幾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幾之先見者也。知幾其神乎。據義如左。

性命事理

量隘者福不廣。氣輕者祿不厚。志卑者功不崇。行短者年不長。此性與命相通。事與理相應。振古及今。莫之或違也。予杜門家塾。薄遊燕畿。筮仕嶺南。開見所及。持此相人多矣。

立身

莊子行山中見大木茂盛伐木者止其傍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終其天年如山舍訪故人故人喜令堅子殺鴈爲具堅子請曰一能鳴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應世之道盡此矣

得福得禍之由

紫虛元君云道生於安靜德生於謙退福生於清儉命生於和暢患生於多慾過生於輕慢禍生於多貪罪生於不仁貪賈禍若官者宜服膺

所好非所求

好利非所以求富也好譽非所以求名也好逸非所以求安也好高非所以求貴也好色非所以求子也好仙非所以求壽也今人所求皆反其所好無惑乎百無一成此中肯綮恐懼內省反身修德者知之

東岳訓

東岳聖帝曰心不光明點甚燈意不公平看甚經大秤小斗喫甚素不孝父母齋甚僧妙藥難醫冤業病橫財不富命窮人人惡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說話莫談他人短自短何曾說與人生事事生君莫怨害人人害汝休嘆臨危若不行方便念盡彌陀總是空

禍福倚伏

禍到休愁也要會救福來休喜也要會受

壯招病盛招孽

老來疾病都是壯時招的衰後罪孽都是盛時作的

機緣命運

事有機緣不先不後剛剛湊巧命若跼蹐走來走去步步踏空

天但生一物必有出頭時候草極脆嫩當出時卽巨石亦壓他不住

非分不享

非分之福。無故之獲。非造物釣餌。卽人世機阱。切須猛省。故君子修身以俟命。毋爲苟得。毋爲妄想。

來路後路

窮漢知所經營。來路便量他不得。名流趨有徑寶。後路便保他不得。徑寶以爲巧。方悻悻自喜。其敗禍卽在此。

恩中害敗後功

恩裏由來生害。故快意時須早回頭。敗後或反成功。

故拂心處莫便放手。

自放逸自暴棄者。幸一思之。

四關

仁厚刻薄。是修短關。謙抑盈滿。是禍福關。勤儉奢惰。是貧富關。保養縱慾。是人鬼關。

看前知後

冤家多由夙世。亦多結自目前。欲知未來。請看已往。嘗見富貴之家。大都寬仁。每看貧賤之輩。多由慘刻。食生憎厭。是福薄相。隨寓而安。乃有道氣。

小心

大嚼多噎。大走多蹶。一切粗心大膽。總無濟事。

事要慮後

算計二着見在。纔得頭着有收煞結果。凡事都留後門。有救性。乃萬全之道。謀事防患。所當知也。

慮病慮禍

甚麼病兒。死不了人。甚麼禍兒。喪不了身。

嗜慾無後味

嗜慾之來。薰心動魄。如不可忍。及所之既倦。便似嚼蠟。故久宦思田。困酒思眠也。惟學道者。淡然相求。久而厭。酒色財氣。與一切快心達意事。過後未有不悔者。若不悔。便無平旦氣矣。惟爲學無悔。

興盡生悲

王侯將相。甲第如雲。平旦開門。賓客擁入。日昃張宴。粉黛成行。道人過之。呵聲雷鳴。不敢仰窺。後數十年。又過之。則蔓草瓦礫。日冷風淒。放牛牧豕之場。皆曠昔歌舞地也。方其盛時。寧知今日。出郭登丘隴。鬱鬱

纍纍王侯耶。厮養耶。英雄耶。駃子耶。是烏可辨。吾想
生時爭名射利。孰不規其所難圖。而獵其所無益。一
朝長寢。萬慮俱寂。余嘗宿官舍。送往迎來。不知更幾
主也。余嘗閱朝籍。去故登新。不知更幾名也。水陸畢
陳。始亦甚甘。及膨脝滋苦。不如青蔬白飯。殊有餘味。
妖姬嬖童。極妍盡態。始亦甚樂。及興盡生悲。不如焚
香攤書。久而益遠。李甲者。除借作埤。孫乙者。僅稱得
貴。縱騎甚矣。予目見其敗。

堯夫詩云。纔更十次閤。已換一番人。圯族新統

舊朱門車馬新信哉。是言眼見三十年間更變

幾番事體。去來幾番冠冕。喧寂幾番人事。厚薄

幾番風俗。今日眼前所見。全不足憑。人顧艷羨

鄙陋。豈得其真哉。

善人自有吉地

劉文定公曰。惟天之理可括乎地。地之利不可逆諸

天。故諺有曰。未看山頭土。先觀屋下人。天生善人。必

得吉地。人壞而求諸土地。理所無也。故諺又曰。主者

福壽。良師輔轡。主者當衰。盲師投懷。何莫非天也。

平安是福

害與利隨。禍與福倚。只個平常。安穩到底。

好人最便宜

君子名利兩得。小人名利兩失。試看古往今來。惟有

好人便宜。

做人小事不可忽

鼯鼠殺象。蜈蚣殺龍。蟻穴破隄。螻孔崩城。

學好無論貧富

為人若肯學好。羞甚擔柴賣草。為人若不學好。誇甚

尚書閣老。

趙孟貴賤不足憂喜

化子拾得一錢。喜的行歌獨笑。忽被原人認去。氣得

拍手大叫。

爭辱之兆

好勝者必爭。貪榮者必辱。

子 25—397

淫貪僭致禍

罪莫大於淫。禍莫大於貪。咎莫大於僭。此三者禍之車也。小則亡身。大則殘家。予目所見甚多。可爲殷鑒。

慎訟

陸放翁家訓曰。訴訟一事。最當慎始。使官司公明。可恃。尚不可爭訟。況官行關節。吏取貨賂。或官司雖無心。而其人闇弱不明。爲吏所使。亦何所不至。有是而後悔之。固無及矣。況鄉里間。所訟不過侵占地界。通

卷二

欠錢物。及兇悖凌犯耳。姑徐論之。勿遽興訟也。若能

置而不校。尤善。古人云。居鄉則以因畏。不若人爲哲。

真達識也。予令端銘於堂前曰。忠恕忍蓋居官居家立身接人三字符也。

知止

註云。止者所當止之地。卽至善之所在。事理當然之極也。傳曰。於止知其所止。註云。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又曰。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共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又曰。常人之情。惟其所

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又曰。溺者不明。食

者無厭。又曰。知之則志有定向。心不妄動。所處而

安。處事精詳。得其所止。近思錄曰。人之所以不能

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

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

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而止

乃安。朱子曰。止於所不見。如所謂制之於外。以安

其內。如所謂姦聲亂色。不留於聰明。淫樂愚惑。不

接於心術。據義如左。

接於心術。據義如左。

貪欲爲諸害之因

五十不造宅。六十不製衣。縱饒得受用。能有幾多時。

圓覺經云。諸苦所因。貪欲爲本。蓋貪欲二字。壞盡世

間人。得便宜處。再往得便宜事。再做。終有悔吝之時。

今日進得一步。明日又求進一步。恐是顛隤之兆。堆

金積玉。來處要明。越分過求。餘殃在後。明珠一斛。更

添百斛也。只心不足。侯印十九枚。更添一倍也。只眉

不開。伯夷盜跖俱塵埃。少陵老子今安在哉。

事留餘地

世間事須留餘地。有餘地。卽動轉自如。如飲食小節。若過於醉飽。使腹中無復餘地。真氣不舒。往往致病。甚至悶絕而死者。有之。世人事欲盡興。愛使滿帆。風一時豈不快心。第憂其難爲轉身路耳。

守分隨緣

人倫要鑑云。人心不足蛇吞象。世事到頭螳捕蟬。無

樂可延卿相壽。有錢難買子孫賢。家常守分隨緣過。

便是逍遙自在仙。世事想到頭一着。則心自足。語便而確。

知了

王聖俞先生曰。道成。是了當時。物毀。是了當時。假如建一宅。卽修葺不了。直至拉然崩。卽纔爲了當。蓄一器。卽撫玩不了。直至霎時碎。卽纔爲了當。做一官。卽周旋不了。直至一筆勾。卽纔爲了當。須以不了了之。用古人了心法。

人要知足

童生進學喜不了。尚書不陞終日惱。

苦樂無常境。得夫無定形。人處苦境時。望彼境以爲至樂。及到彼境。則相習以爲固然。久之又成苦境矣。相逋而上。在在皆然。諺云。別人騎馬我騎驢。仔細思量我不如。回頭只一看。又有挑脚漢。人能常作如是觀。則無入而不自得矣。

留有餘

事只五分無悔。味只五分爲美。

巨富翁黃金滿窖。愈惜分毫。極品官白雪盈頭。

彌營窟穴。算子何時是了。問天亦大難爲。

長處計算

儘設只說不設。橫受不如堅受。

事休做盡

未來難以預定。算穀到頭不穀。每事常餘二分。那有悔的時候。人心那有穀時。持滿受謙。學道君子。請事斯語。

寧隨緣莫好事

四海和平之福。只在隨緣。一生牽惹之勞。總因好事。

楊敬仲知幾說

仕宦以孤寒爲安身。讀書以饑餓爲進道。居家以無事爲平安。朋友以相見疎爲久要。

福莫享盡

人生未老而享既老之福。則終不得老。未貴而享已貴之福。則終不得貴。

龍虎通鑑卷二

人生若行路。前經險阻。則後必通衢。亦似園花。

葩艷獨先。則零落必早。是以達人寧爲蕉境。智

士不羨榮華。

知足則足

不求甚富。乃所以善貧。不求甚貴。乃所以可賤。不求極榮。乃所以免辱。

人方困窮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貲。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于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

稍稍蓄聚。人益衆而所求益以不給。不知罪已

用之不節。而以爲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貧。

求愈多而財愈不供。

少取爲貴

凶年之穀。亂世之名。皆以少取爲貴。

要知退步

百尺竿頭進步。鑽天巧智多才。饒你站得腳穩。終然

也要下來。才太露相。鋒鋒爲庸人所驚。倖浮爲君子所鄙。卒以拙藏以渾。故盛德容貌若愚。

龍虎通鑑卷二

實在處着力

上看千仞。不如下看一寸。前看百里。不如後看一鞭。

防危

將溢未溢。莫添一滴。將折未折。莫添一搦。

天之將曉也。反暗。此死中有生。聖賢所以大覺。

燈之將滅也。反明。此生中有死。衆庶所以終迷。

易理變化。生生不息。故居安慮危。處治思亂。善

察易理也。位高能謙。履盛不溢。善體易理也。

處世要寬大

世情休說透了。須存厚道。世事休做盡了。須留有餘。
凡事要有足心。

貪吃那一杯。把百杯都嘔了。捨不得一金。把千金都
丟了。居官者聞斯語。貪吝二字宜猛省。至于好色不
已而癆。小忿不忍而禍。可觸類也。

食物之物恒爲人食。算人之人每遭天算。未識

朱龍金翅。不見黃雀螳螂。

謹小慎微

讀書學規 卷二

不怕驟。只怕轉。不怕一只。怕積。天下事。驟來尚有救。
性。轉來不可支持。一件猶可消滅。積成再無措手。疾
病亦然。積怨成仇。轉毀銷骨。勿謂性可任。人可侮。蓋
立身接人亦然也。

勿多取

強取巧圖。只嫌不穀。橫來之物。要你承受。

唐伯虎一世歌云。人生七十古來少。前除幼年
後除老。中間光景沒多時。又有炎霜與煩惱。過
了中秋月不明。過了清明花不好。花前月下得

高歌急須滿。把金樽倒。世上錢多賺不盡。朝裏

官多做不了。官大錢多心轉憂。落得自家頭白

早。請君細看眼前人。一年一起埋青艸。草裏高

低多少墳。年年一半無人掃。

凡事要看人情

聲休要太高。只是人聽的便了。事休要做盡。只是人

當的便好。一箇事風厲赫濯。所至震動。乃其存心行
事。體貼天理人情。無微不至。與聖賢路人

富貴不須迴顧

讀書學規 卷二

黃帝云。行及乘馬。不用迴顧。顧則神去。今人迴顧功
名富貴而去其神者。豈少哉。

知足知退

乾坤是缺陷世界。休擇便求全。仕途是名利戰場。莫
衝鋒陷陣。

吾生落落果何爲。世事紛紜沒了期。少算人皆

嘲我拙。多求我卻笑人癡。庭花密密踈踈葉。淡

柳長長短短枝。萬事欲齊齊不得。天机正在不

齊時

奔競世路枉卻一生

世路中人或圖功名或治生產儘有正經爭奈天地間好風月好山水好書籍了不相涉豈非枉卻一生寒風淅瀝雨滴空階雪霰敲窓孤燈清寂坐無煖氣一衾蕭然當此之際想念行旅修途孤舟遠泊雞聲茅店人跡板橋又或百事冗集萬無措辦欲出門而打頭連夜欲坐待而延晷尤夕

讀書錄卷二

主

無不驚魂淒淒截耳損心而今者幸得無事靜坐讀古人書晤言多名理殫有未死之灰床有可擁之絮耳熱酒後茶沸鼎間卽此享造化之福多矣而猶不自愛惜更生嗟嘆抑何不知足也

不貧便足

李文節燕居錄云余生而貧寒故忍得貧纔不貧便是見人貧憐之

予尹端風自堂聯云本是秀才甘慣清貧一塵不染廉猶易初做縣令值茲繁劇百口皆調甚難

貪功名無益

雷宣微有疾因讀史廢書流涕曰功名者貪夫之釣餌橫戈開邊仗劍討叛死生食息之不顧其死也一棺戢身萬事都已悲夫

富貴之勝于貧賤皆無緊要事耳至大利害亦

讀書錄卷二

主

與貧賤者一老也病也死也皆最要事一可以富貴移易者且因富貴而加速焉

居位者不可使人厭

蕭嵩爲相與韓休不協因乞骸骨明皇曰朕未厭卿卿何庸去嵩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首領不保又安得自遂乎

不可負膝

後魏賈景興棲遲不仕每捫膝曰吾不負汝不以拜

榮顯故也。予有負膝圖卷。并柯水漲。堤潰脫禱。瘳不起。漲深沒履。予膝何如。不堪測矣。

章楓山壯年致仕

楓山章先生懋。擢福建按察僉事。以考績赴部。堅乞致仕。冢宰尹恭簡公旻慰留之。辭益力。恭簡詰之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病如何可退。先生對曰。古人正色立朝。某之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視民如傷。某之貪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早白。亦可謂老疾矣。請舉一事。退之足矣。世間無然。驚歎知其意。

請從之時先生年四十一

老宜戒貪

自首貪得不了。一身能用多少。

清閑

趙抃退居于衢。有溪石松竹之勝。與山僧野老遊。不復有軒冕志。故詩曰。軒外長溪溪外山。捲簾空曠水雲間。高齋有問如何答。清夜安眠白晝閑。

郊居心涼

韓休國。遇羅士自郊居。因問郊居涼乎。曰涼。野人無修簷大厦。且不畏車馬塵埃之役。胸中無他人。露形挾扇。投足下牀。視木陰東搖則從東。西搖則從西。語未竟。持國曰。汝勿言。吾心亦涼矣。

離都門堪樂

冥滓子罷蘭省。出都門。友人送之曰。子行此不樂乎。曰。黑風黃沙。驢溺馬屎。行行漸遠。清溪碧石。絳桃垂柳。行行漸近。何不樂之有。

山林閒人

齊王同。辟張翰為東曹掾。於謂同郡顧榮曰。子紛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閒人。無望于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後。榮捉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采南山蕨。飲三江水耳。

灌園之樂

楚王持金百鎰。聘於陵仲子。其妻曰。夫子左琴右瑟。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公不過。膝食方丈於世。

所也。一。今以容之。安一肉之。而懷楚。

之憂。亂世多害。恐夫子不保也。於陵子謝使者。

為人灌園。先輩張某。令臨潼軍興旁午。供應焦勞。夢魔。或上官譴其不共。既寢。成病疾。

丘壑之樂

貧賤不如富貴。俗語也。富貴不如貧。野語也。貧賤

奔走衣食。妻孥交謫。親不及養。子不能教。何樂之有。

惟是田園粗足。丘壑可忙。人侶魚蝦。山友鹿麋。井雲

釣。浦。陰。花。同。調。之。命。人。

膝。兀。坐。一。室。習靜無言。一命駕扶藜。

為樂不減真仙。何尋常富貴足云。

高屋學凡

武林業子子過日 雪洋

登封景日珍冬陽述

秀水陶 楨翰臣 訂
登封焦欽若維臣 訂



誠意正心之學

朱註云。心者身之所主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又曰。

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

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

行。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又。意。誠。則。

其。無。惡。而。實。有。善。所。以。能。存。心。以。檢。其。然。

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修身

條曰。曰毋欺。曰顧諟。曰定靜安慮。曰自慊。曰無

忿。慮。曰恐懼。曰憂患。曰無傲惰驕泰。

敬

得曰。緝熙敬止。曰慎。曰嚴。註云。察乎此而敬以直

之。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遺書云。涵養須用敬。

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又曰。毋肆。

主於敬便是又曰學者先務固

心然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

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

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

主如河為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

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大凡人心不可二用

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主為之主

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意若主未敬則思不止

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旦

欲以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

致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擬義如左

行心

齋先生曰儒者敬以存心其心體湛然在腔子裏

如主人公在家便能整治家事是個活主人

即州石銘

宋建炎二年鼎州巨石隨大水直下有穴無為深

隱天知人情無為真窮神見人形心言意語鬼聞人

聲犯禁滿盈地收入魂十日所視十手所執其最

作事宜慎

諸事皆從忽起故人作事不可不慎

機事不密禍倚人壁不密者知言為密也

或苟且

大凡做一件事就當做一件事若還若米海多

成一件事予尹瑞嘗佩服一當事凡事秘密認真益

心行

孫思邈曰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

慎始慎終

無忽久安無憚初難予均根示升合俱要手畫甲

謀始

伊川先生曰君子觀天水違行之象知人情有爭訟

之。故曰。所作事必謀其始。絕端於事之始。則訟無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分。類是也。訟之義甚廣。若心不相明。迹涉可疑。皆有取訟之道。謀其始。貴乎慎也。

同而能異

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異。傳曰。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于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亦同而能異。非人情不可近。則無量。其世無志。

守身

伊川先生曰。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

守身

人生在世。守身實難。一味小心。方保百年。

安穩處着身

牀雖不高。有跌。睡時仔細翻身。穩當莫如。鋪橫盤。

安從君。

才不可逞

才多累了己身。地多好了別人。知者求拙。少求下。求後。求遲。此天下之妙道也。

學得一分癡呆。多一分快活。學得一分退讓。多一分便宜。

虛心博訪

理可理度。事有事體。只要留心。切莫任己。

忍

欲止奢。當念貧。及欲止慾。當念病。及欲止忿。當念禍。及欲止邪。當念謫。及欲止惡。當念死。及

忍

黃山谷贈張叔和曰。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無可揀擇。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

能敬方是英雄

文公告陟同父曰。真正英雄。卻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處。將出來。若是氣血粗豪。便一點使不着。此

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針矣。

常字歷險心

唐明宗與馮道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常記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顛隕。凡為天下亦猶是也。上深以為然。

富貴畏禍

富貴不祥之器也。古之君子不得已受之。是以兢兢

敬

六

以守之。業業以保之者。非畏富貴之去也。懼禍患隨之也。今之人驟得富貴。則遽易其志慮。焚惑其身心。無所不為矣。殊不知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焉能保其富貴哉。此陳嬰之母所以賢也。今寒士有一雉于鄉。遂無所不為者。可駭。

無事常作病想

人在病中。百念灰冷。雖有富貴。欲享不可。反羨貧賤而健者。是故人能於無事時常作病想。一切名利之

自然掃去。

家庭不和。手足不睦。若于病時。見泣。故常人處倫。當作病。

謙忍

天來大功。禁不得一句有稱。海那深罪。禁不得雙膝下跪。

四止

食能止饑。飲能止渴。畏能止禍。足能止貧。

敬師訓

朱鞏侍郎童蒙日。在廣陵入學。其師甚嚴。每朝午歸。餐景為約。其時不至。當行檟楚。朱雖稟師之命。然

話星學人

卷二

二

常為里巷一惡犬。當道過輒豪吠。鞏乃整衣入。再拜祈之曰。幸毋嚙我。早入學中。免為夫子笞責。精誠所至。涕泗交流。犬亦狂吠不顧。是夕犬暴死于家。

戒縱慾

心所欲為。多不利於身。口所欲食。多不利於腹。是心且不顧身。口且不顧腹矣。人生自己形體。已難兩顧。何苦縱慾以戕生哉。

交友以敬

橫渠先生曰。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袖。以爲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

與人以敬

伊川先生曰。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爲相與。以無圭角。爲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爲主也。

戒戲謔

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爲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

一端。

毋欺

經曰。毋自欺。註云。知爲善以去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爲人也。擴義如左。

自問自心

欺人瞞人都易。惟有此心難昧。

去欲修道

欲心要淡。道心要艷。

事要責已

責人絲髮皆非。辨已分毫都是。盜跖千古元凶。益跖何曾覺自。一觀察深刻。酷戮吹毛索瘢。刑及無辜。悻悻自是。蓋不覺自也。

問良心存體面

不爲過三字。瞞卻多少良心。沒奈何三字。抹卻多少體面。

良心發見

愚夫婦。見搬戲。聽說演古本。到哀苦處。淚霑霑下。這滴滴點點。都是如意寶珠也。今人見此等。便笑以爲歎。正是日用而不知。

人生不得閑

造物不斬人功名富貴。而獨斬人閑。高爵厚祿。班朝廷。列州縣。不知其幾。而樂恬退者。倒指不一二日。頓冥于仕途。姑托親戚契識。買田園。營第宅。不獲一見。

而身凶其有被劾之餘。安意家食。特迫於勢窮。方屈
非本心也。對賓客。方有築室返耕。高潔自許之清談。
入私室。又作搖尾乞憐。干時求進之尺牘。囊篋鎖鑰。
惴惴於手。收支簿書。介介於懷。一日十二時。無一隙
得暇。而好山好水。風清月明。何嘗識此意味。勞勞攘
攘。死而後已。孰若安分清閑。願養天真之野叟哉。

五不欺

黃洽爲人。質直端重。嘗言。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
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

十無益

許真君論言云。心頭不善。念經無益。違法欺公。修身
無益。不善取利。布施無益。不明自性。問禪無益。不惜
元氣。服藥無益。心高氣傲。廣學無益。時運不通。枉求
無益。無心出世。學道無益。生不孝親。死祭無益。不斷
殺生。戒葷無益。

面孔自羞

嚴分宜誕日。諸翰林稱壽。爭先求近。時菊花滿庭。陸
太史獨屏處於後。同列問陸更退何意。答曰。此間那
得面孔向陶淵明。

作孽有驗

過惡深重者。亦有效驗。或心神昏塞。轉頭即忘。或無
事而煩惱。或見君子而消沮。或聞正論而不樂。或施
惠人而反怨。或夜夢顛倒。甚則妄言失志。皆作孽相
也。

好聲華最害人

鄭漢奉曰。今士大夫好捐貲起塔施僧。而助貧賑乏。
則甚纖嗇。此非真能輕財者。不過求福利耳。以求福
利而施舍。陋矣。又於仕進頗澹。而女子財帛。不勝其
戀愛。此亦非真澹者。以爲聲望耳。恬愉之人。何所不
澹也。貌和而心狠。行穢而言清。藏裂皆於嬉笑。伏戈
甲於尊壘。利害太明。人我太重。恩仇太分。城府太深。
機械太巧。下者竊取大利。最高者僉盜賢聲。此輩得

志斷非國家之福也。

此等人予嘗見之矣。竊大利盜賢聲。兼而有之。言足以飾非。貌足以掩醜。所謂色厲而內荏也。一當得志。而自好者又從而步趨之。何耶。

虛名不可居。

宋人云。聲名重者。則責望亦重。若虛名一勝。恐不能收實用。真西山負一世重名。及其入朝。前譽少減。故前輩云。聲名自是一項。事業自是一項。後世風氣薄。

士大夫只做得一頁。

上有君父下有兒孫。

一生在君父恩中。問何報稱。百事看兒孫分上。勸且寬容。

收過。

自家過失。不消遮掩。遮掩不得。又添一短。

聽人說。

卻見面前。誰知腦後。笑着不覺。說着不受。

要勸不要誇。

人誇偏喜。人勸偏惱。你短你長。你自心曉。誇你是假。是真。勸你是歹。是好。

喜聞過。

自家有過。人說要聽。當局者迷。旁觀者清。

人之處世。能嘗悔往事之非。前言之失。往歲之未。有知識。則其德益進。所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

制心。

威震四海。勇冠三軍。只沒本事。降伏自心。

身有大過。而攻人小失。爲君子所笑。

只惡人生疥癬。渾忘我病膏肓。試向倉公問疾。恐不如伊行。

功名利達。總屬虛花。

未來只恨來遲。過去偏嫌去速。虛花費盡。實心贏得。旁人眼目。一切富貴榮華。但落得他人好看耳。自己。

全沒受用處也。

顧諟

書曰天難諶命靡常。又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傳曰顧諟天之明命。註云命者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又曰惟命不于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又曰峻命不易曰儀監于殷。註云監視也。卽顧諟義也。不易言難保也。近思錄曰君子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足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隕獲於窮阨。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爲善之志乎。撫義如左。

窮達禍福有分

韓琦每戒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分定。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謹勿爲也。余以孤忠自信未嘗有貨緣憑藉而每遭人主爲知己。今泰三公所恃者公道與神

明而已。

處窮

唐王叔作昭君怨詩。莫怨工人畫醜身。莫嫌明主遣和親。當時若不出關去。祇是宮中一舞人。會此可以處窮矣。又馮瀛詩云富貴如將人力求。孔顏年少合封侯。世人不解青天意。空使身心半夜愁。

好漢見不得關羅

京中一大僚云近日士大夫不要孔廟兩廡吃得肉。

只要閻羅殿前過得堂。便是好漢。此雖憤世之談實警世之論。

知因知命

子孫不肖還是祖父餘殃。莫只嗔恨子孫。主司不錄總是時命未順。莫便怨望主司。

敬謹

佛前不但行穢。卽放言亦自減算。僻地不但救人。卽起念常有天知。

心好無病

先輩云。人是天地精氣所結。只要存得心好。則天地自然默祐。雖有疾病。安能爲害乎。

陰陽

聰明本是陰陽助。陰陽引入聰明路。不行陰陽使聰明。聰明反被聰明誤。

修身俟命

人不能以勝天。不可以制命。故壽夭通塞豐約。自

常屋學凡

卷三

墮地之初。大分已定。如瓶甕釜盎。各有分量。非人能置力增損。君子惟慎德修業。以聽其自至。若曰我命在天。措人事於不修。則又非修身俟之之謂也。故曰君子不以在我者爲命。而以不在我者爲命。

責已

凡有望于天者。必先思己之所施。凡有望于天者。必先思己之所作。

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居易素位。及求諸其身。孟子曰。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造命

陸平泉先生謂人云。造物是房子主人。我們是借房子住居的。若限定幾年。便不許住了。此謂大限。或曰。不盡然。若借房人安分守法。不得罪於主人。彼此相得。容再住幾年。亦有此理。

禍福有命

福至心靈。禍來神昧。

得失之中有禍福

傲慢之人。驟得通顯。天將重刑之也。疎放之人。復于

常屋學凡

卷三

進取。天將曲赦之也。

善惡之報有遲速

世人眼光短。善惡急於得報。若一時未驗。便謂因果無徵。不知報之遲速。不出三四十十年。此數十年。在無窮中。直一瞬耳。此老無急性。有記性。人但辨一片忍耐心。長遠心。打大算盤。歸除到底。久久定不錯也。

天道

兒孫心上影。天道暗中燈。

明有王法。幽有鬼神。近在自身。遠在兒孫。可爲猛省。

顧天理

幹事休傷天理防備兒孫辱你

前世今生

釋氏云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吾謂昨日以前而父而祖皆前世也。釋氏曰要知後世因。今生作者是。吾謂今日以後而子而孫皆後世也。是所當發深省者。善惡到頭皆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作如是解。便令人不寒而慄。若云死後輪迴反杳茫不足信。

矢難瞞

高屋學凡

卷五

一

任你心術奸險恐瞞不過天眼

不善之報

凡人之爲不善者造物未必卽以所爲不善之事報之。而或於別一事報之。別一事又未必大不善也。而得禍甚酷。天公總前後算來未嘗毫髮爽也。

暗箭射人者人不能防。借刀殺人者已不費力。自謂巧矣。而造物尤巧焉。我善暗箭造物還之以自以明箭。而更不能防。我善借刀造物還之以自

刀而更不費力。然則巧於射人殺人者乃巧於自射自殺耳。

富貴辛苦開乎乘除

應高年享富貴之人必少壯時嘗盡艱辛。未有自少享富貴安逸至老者。蚤年登第必於中年齟齬。或仕宦無齟齬亦必其生事窘迫。憂饑寒慮婚嫁。若蚤年宦達不歷艱辛及承父祖生事之厚更無不如意者。多不獲高壽。造物乘除之理類如此。間亦有始終享

高屋學凡

卷五

一

富貴者乃是大福之人。亦千萬中一二而已。今人往往機心巧謀皆欲不受辛苦。卽享富貴以至終身而又非理計較欲爲其子孫計尤大蔽惑也。

作善莫求鬼神

修寺將佛打點燒錢貢免神明災來鬼也難躲。爲惡天自不容。鬼神原不賣福。修寺燒錢何益。人能作善修德萬福百祥自集。

定靜安慮

伊川先生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個心。此上頭儘有商量。又曰。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個誠。將來存着。今人外面役役于不善。于不善中尋個善來存着。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爲誠便存。閑邪更着甚功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主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又曰。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個翻車。流動轉旋。無須臾停。所感萬物。若不做一個主。怎生奈何。張天祺昔嘗言。自約數年。自上着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者。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個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個中字。此又爲中所係縛。且中亦何形象。有人胸中。常若有兩

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又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撫義如左。

驅除思慮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帶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變化氣質

陽明先生曰。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忿怒者。到此能不忿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所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此非有涵養者。不及此。

器字

有作用者。器字定是不凡。有受用者。才情決然不露。
淡心平心虛心

有以名利之說來者。勿問大小。悉宜應以淡心。有以
是非之說來者。勿問人我。悉宜處以平心。有以學問
之說來者。勿問合否。悉宜受以虛心。此大受用寶訣。

警世語云。風波境界立身難。處世規模要放寬。

萬事盡從忙裏錯。此心須向靜時閒。路當平處

清屋先生

卷三

行便穩。人有長情耐久看。

四貴

齒以堅毀。故至人貴柔。刀以銳摧。故至人貴渾。神龍

以難見。稱瑞。故至人貴潛。滄海以汪洋難量。故至人

貴深。當時遇事。有經濟規畫。平時圭角不露。自與

閒想

每閒坐。想古之人。無一在者。何念不灰。

忌躁

細觀理亂繩。知性躁者之害事。

耐煩是學。脉簿書錢穀。煩莫甚焉。見以為煩。未

免生厭。纔有厭心。便生熱惱。事滋紛而煩乃滋

甚矣。須知事本無煩。簡煩簡從心。生若心事寧

耐。隨事日為處分。毫不犯手。何煩之有。即此是

學。即此是政。耐之一字。吾輩最宜服膺。

五法

寧耐是忍事第一法。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

清屋先生

卷三

身第一法。涵容是處人第一法。置富貴貧賤死生常

變於度外。是養心第一法。

臨事戒躁

或問張無垢處事當如何。先生曰。速不如思。便不如

當。用意不如平。又問當官臨事何如。先生曰。切戒躁

急。躁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滑吏姦民。覷

伺機便。以乘其利。非特害人。於已甚害。

見事敏捷。應答如流。案無留牘。亦似可喜。然忙

中十有九錯。還須以精詳。沉重為先。

虛圓

建功立業者多虛圓之士。債事失機者必執拘之人。

無心

學者不可用心太緊。深山有寶。無心于寶者得之。

戒妄想

凡人憂愁抑厄。至于病。至于困。至于死。皆起于多妄想。耳何為妄想。曰。于人有非分之求。于天有過量之

望。吾鄉有進取營求。不得一官。至於病狂喪心。屢其

戒忙

慌忙倒不得濟。安詳走在頭地。

憬然錄云。莫因事變之來。便倉惶失措。惟先定

已之心。心定自有區處。

謙默

謙卑何曾致禍。忍默沒個招灾。厚積深藏。遠器輕發。

小逞凡才。格言至言。

遇事只一味鎮定。從容縱紛若亂絲。終當就緒。

待人無半毫矯偽欺隱。雖狡如山鬼。亦自獻誠。

淡忘世情

火正灼時都來火。一滅時都去。炎涼自是通情。我不關心去住。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為問門前客。今

事不可太着心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閒坐。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數之。乃與初

數者無差。則知越着心把捉。越不定。

遲速

當遲就要寧耐。當速就要慷慨。

安命

無可奈何。須得安命。怨嘆燥急。又增一病。

一切順逆得喪。毀譽愛憎。要知宇宙古今聖賢凡民都有的。不必輒自驚異怨望。

斟酌

忒裏要斟酌。擔遲不擔錯。

夢寐

人于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卽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名心宜淡

名心未化。對妻孥亦自矜莊。隱衷釋然。卽夢寐皆成清楚。

靜看

靜定後看自家。是甚麼一個人。

昔人云。想自己身心。到後日置之何處。顧本來

面目。在古人時像個甚人。可與此語相發明。

神氣

觀人無他術。但作事神氣足者。不富貴。卽壽考。其次莫若觀其所受器淺易動。意形於色。得少爲足。與奸妄語者。皆夭折貧賤之兆。升不受斗。不覆卽毀。此物理之不可移者。

養身

士大夫當爲天下養身。不當爲天下惜身。省嗜慾。減思慮。戒忿怒。節飲食。此養身也。規利害。避勞怨。營窟宅。守妻子。此惜身也。養身者。嗇而大。惜身者。穰而細。

淡名

士大夫損德處。多由立名心太急。

人生世上。那管得許多。那好得許多。那能使人說好。那能使人不說吾不是。只要做事十分

不差。心上無愧便了。

大勇

陽明先生曰。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忿怒嗜慾。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大勇者不能。喜怒不形。

盧承慶嘗考中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承

慶重其雅量。改註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又無媿辭。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

膽氣

遇事逢人。豁綽舒展。要看男兒。須先看膽。

淡欲

見了財物心喜。做賊從此做起。

瓦礫在道。過者皆弗見也。裹之以紙。人必拾之。矣。十幾而續之人。必盜之矣。故藏之人。思亡之。

掩之人。思檢之。圍之人。思窺之。障之人。思望之。

主

人心有慾。所以藏之。掩之。圍之。障之者。必工。而疑之者。有口如川矣。惟無慾者。則光明不令人疑。故君子置其身於光天化日之下。

守業安分

務博之學不精。好大之願不副。過望之福不享。

夜讀

焚香看書。人事都盡。隔簾花落。松梢月上。鐘聲忽度。

推窓仰視。河漢流雲。大勝晝時。非有洗心滌慮得意。交象之表者。不可獨契此語。

心相

吳處士論心相。有三十六善。焚香讀書。一作事有剛。有柔。二。慕善近君子。三。安分寡營。四。不嗜殺。五。爲善不求人知。六。耐忍。七。不厭人乞假。八。喜人規切。九。常自知非。十。聞事不驚張。十一。與人期。不失信。十二。無作好作惡。十三。不談亂。十四。夜臥便睡着。馬上不回。

主

主

頭。十五。不談閭閻事。十六。作事周匝。有始終。十七。不忘人恩。十八。揚善掩惡。十九。急難中濟人。寬慰人。二十。不助強欺弱。二十一。不忘故舊。二十二。能損己爲利人事。二十三。知人詐僞。能含容。二十四。能惜福。二十五。受享知慚愧。二十六。語言有序。二十七。當人語。次不撓奪。二十八。不嫌惡衣食。二十九。不面訐人。三十。知人饑渴勞苦。三十一。不念舊惡。三十二。常思退步。讓人。三十三。盡心爲人謀。三十四。受謫不急自解。

三十五精言因果三十六全者福祿令終未全福祿半之故相形不如相心求人相不如自己相

安心足心

墨子曰非無安居也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無足心也

志識要高

慕貴耻貧志趣落群驚奇駭異見識不濟

君子小人處事有靜躁之分

意念深沉言辭安定艱大獨當聲色不動相彼兒曹

乍悲乍喜小事張皇驚動鄰里

進退

處世怕有進氣爲人怕有退氣

安樂

康節詩云立身要爲真男子臨事無爲淺丈夫又施爲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又在尋常時觀執事當倉卒處看施爲又不作風波於世上自無冰炭

到胸中又生平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又誰將酷烈千般毒化作恩光一派深又既愛且憎皆是病靈臺何日得從容又稍隣美譽休多取纔近清歡莫賸求又果然得手性情上更宜埋頭利害間又才高正被聰明使身貴方爲利害移又大得卻須防大失多憂元只爲多求又欲爲天下屠龍手肯讀人間非聖書又照破萬古事收歸一點真又禍福眼前事是非身後名又無疾之安無災之福又多與招客多取招損言言皆可藥石

四不消

捨事以清心斷欲以寧神便是扁鵲醫不消請他明裡不傷人暗裡不虧心便是閻羅王不消怕他有時不妄用無時守得定便是陶朱公不消求他葭莩不妄拔雞犬不妄殺便是南無佛不消念他

自慊

朱註云慊快足也自快足於己也程子曰古之學

者爲已。欲得之於已也。今之學者爲人欲見知於人也。學者用心得失之際。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不昧於所從矣。擴義如左。

三要

學者三般緊要。一要降伏私欲。二要調馴氣質。三要跳脫習俗。

自省

白日所爲。夜來省已。是惡當驚。是善當喜。

心得

矮人場笑。是未曾看見。隨人笑也。下士塗說。是未曾曉得。聽人說也。故學者識見。要從心得方好。

爲善樂

東平憲王蒼。顯宗同母弟也。上問處家何等最樂。對曰。爲善最樂。

上界真人

心無機事。案有好書。飽食晏眠。時清體健。此是上界

真人

永日

舊詩書。是吾家有。緣物新見解。是吾心最樂事。高朋來座。是吾破愁城之兵。綠竹橫窓。是吾入詩囊之料。以此永日。不知烏兔升沉。以此怡年。一任燕鴻來往。

康節先生

邵康節。會有四不赴。謂官府公會。不相識會。大衆廣會。勸酒醉會。又有四不出。謂大寒。大暑。大風。大雨。有

五樂。謂樂生中國。樂爲男子。樂爲士人。樂見太平。

聞道義有五喜。謂喜見善人。喜見好事。喜見美物。喜見嘉景。喜見大禮。有四幸。謂幸長年爲壽域。幸豐年爲樂國。幸清閒爲福德。幸安康爲福力。有三惑。謂年老不歇。爲一惑。安而不樂。爲二惑。閒而不清。爲三惑。

拙閒

拙之一字。免了無千罪過。閒之一字。討了無萬便宜。

茅屋

茅屋三間。木榻一枕。燒清香。啜茗。讀數行書。懶倦便高臥松梧之下。或科頭行吟。日嘗以苦茗代肉食。以松石代珍奇。以琴書代益友。以著述代功業。此亦樂事。以著述代功業。非有本領者不能。

居山

居山有四法。樹無行次。石無位置。屋無宏肆。心無機事。心無機事。此無懷葛天之遺也。坦率易直。自非世法中人物。若世法熟。則机事膠固矣。

樂事

萬綠陰中小亭避暑。八閨洞開。几簟皆綠。雨過。蟬聲風來。花氣令人自醉。

術數不足信

欲求富貴者。在乎立志。欲求福壽者。在乎存心。一切術數之說。不足計也。

作事不要過當

月道人自題像贊云。居於跨鶴之里。產於驅鱷之邦。七閩生還之地。六詔夢遶之鄉。萬里鐵橋銅柱。四代

鳳誥鸞章。一身進退維谷。幾番治亂興亡。自幼孑然而出。生且淨丑。俱裝每事不敢過當。面目留見闍王。今生三不可及。明之程濟。唐之李泌。宋之司馬光。

養廉恥

丈夫一生。廉恥為重。切莫求人。死生有命。

立志要高

萬古此身難再。百年展眼光陰。縱不同流天地也。休浣了乾坤。

晚坐

晚間紙窓上。月光漸滿。竹影半橫。取蒲團靜坐。覺得又是一境界。耿逸菴先生。每晚默坐。君子亭。想其胸中。又一境界也。

清不使人知

胡威父子。以清慎名。世祖問威。卿清孰與父。對曰。臣清不如臣父。帝曰。何以勝汝。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以不如。

作官第一清

杜衍嘗言。作官第一清。然無求人知。苟欲人知。同列不謹者衆。必譖已爲上者。又不加察。適足取禍耳。但默而行之。無愧於心可也。

賦歸來

沈鳳峯曰。夜來月色清徹。一碧無翳。小園諸品。影落清溪。掩映如畫。諸弟對影團坐。談諧習俗。開懷相笑。樂劇飲無算。命童子以吳音調鶴南飛。聲入雲杪。因念二十年。誤落塵網。奔走折腰。豈知有四時之景。今幸得歸。蒼松白鶴。猶笑主人歸來之晚。

君子不落人後

做第一等人。幹第一等事。說第一等話。抱第一等識。

無忿懣

近思錄曰。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又曰。問不遷怒。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乙之說。是否。伊川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子而後能。曰。此最難。須

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辟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常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終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是甚難。小人役於物。見人可喜。可怒之事。自己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明道曰。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於道。亦思過半矣。據義如左。

性氣宜和

天地之氣。暖則生。寒則殺。春和氣融。勿論盛卉茂木。卽枯木廢草。亦發新枝。故性氣清冷者。面帶憂容。受享亦涼薄。卽在富貴之家。亦必不福。以天下未有氣寒而不殺者。

德性

劉安禮云。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溢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忿厲予所不免。此段爲予頂門針也。

自己杜門。嫌人出路。自己絕酒。怪人添杯。自己吃素。怪人用葷。只是胸中欠大。

治怒

薛文清自少薄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志。爲御史差

監湖廣銀場。手錄性理大全。晨昏覽讀。精思密玩。值雪盈几。不輟。有得。秉燭疾書。或通宵不寐。嘗曰。某二十年治一怒字。尚不能消磨。方信克己之難。劉文肅曰。某生平最受此字之苦。敢不奉斯言爲師訓。

一剛毅不如和易

康齋剛毅嫉惡。慕明道之和易。凡遇逆境。必加含容。用力既久。渾然無圭角之露。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爲人。不能爲之。

事功聞事不喜不驚者。可以當大事。

戒怒

呂祖謙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閑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爲變化氣質法。伯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于人。有省。遂終身不妄苛責。

理勝氣

程子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怒時言語都忘體。怒後思之。自家鄙瑣肺腸。全被人覷破了。不可不戒也。

忍辱

薛文清公曰。辱之一事。最所難忍。自古豪傑之士。多由此敗者。竊意辱之來也。察其人如何。彼爲小人耶。則直在我。何怒之有。便爲君子耶。則直在彼。何怒之有。世之人不審辱之所自來。一以怒應之。此其所以

相讐而相害也歟。

○說鈴云。人有被橫逆而欲報復者。問於予。予應之曰。天方助桀。胡可與爭。人自吹堯。吾則何與。急而擊之。在我多費博浪之椎。徐以制焉。在渠自有烏江之劍。況彼之叫跳。有識者已鄙其狂。而我以安閒無知者。亦服其量。此言可以銷世人許多不平之氣。

忍只此時

逆我者。只消寧省片時。便到順境。方寸寥廓矣。故少

陵詩云。忍過事堪喜。

○記得忍辱歌。今撮其要。忍是快活路。世上少人行。舌柔嘗在口。齒折只爲剛。思量這忍字。好個快活方。片時不能忍。煩惱日月長。愚濁生嗔怒。只因理不通。休添心上燄。只作耳邊風。長短家。家有炎涼處處同。是非無實相。究竟總成空。

量可學

或問夏元吉公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於色。終忍於心。久則自熟。殊不與人較。何嘗不自學來。予嘗書紳忍字。顧忍辱能之。忍忿能之。忍怒或未能。願學焉。讓古人。便是無志。不讓今人。便是無量。

長者

武后謂狄仁傑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嘆其長者。

平氣

宋神宗令程顥詣中書議事。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爲之媿屈。

天下事。未有是全在我。不是全在別人之理。但念自己一個不是。卽吾之氣平。但說自己一個不是。卽人之氣亦平矣。

忍怒免魔

凡邪魔陷人於罪。密求可乘之隙。莫如怒時。盜入人室。必俟冥暮。風雨交作。狼乃攫畜。漁網之設。必在湍水之淵。邪魔虐賊貪狼巧漁等計也。故邪魔最喜人怒。一人怒不止得一人。因得衆多人。何故。怒必有敵。或遷焉展轉相牽相陷矣。

遇事而能靜。能忍。其人必福壽。何者。靜忍則思慮宛曲。而事必成。酬應安閑。而禍不作。福壽不亦宜乎。先正有言。凡矜已忌人。粗疎軌拘。及浮譽。卽作沾沾之態。小不堪。卽呈忿忿之色。皆薄命之人也。蓋爲此等人。事必不能成。禍必不能免。夫人而無成事之門。及免禍之道。非命薄而何。

戒詬罵

思叔詬罵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慚謝。

人皆可交

德盛者心和平。見人皆可交。德薄者心刻鄙。見人皆

可訛。人靜夜自念。我所許可者多。則我德目進矣。所未滿者多。則我德日減矣。

凡人脾胃無病。百物通吃得去。無論精粗美惡。皆不生厭。見飲食有不精美不適口處。必其脾胃有不受者也。人若涵養得自己德性好。則因物順布。安得有觸處生厭之人。

恐懼

易曰。君子以恐懼修省。蓋言慎也。近思錄曰。震驚百里。不喪七鬯。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惟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據義如左。

恐懼保身

恐懼者修身之本。事前而恐懼。則畏。畏則可以免禍。事後而恐懼。則悔。悔則可以改過。夫知者以畏消悔。愚者無所畏而不知悔。故知者保身。愚者殺身。大哉所謂恐懼也。

常存忌憚之心

世上三不過意。王法。天理。人情。這個全然不顧。此身到處難容。

畏心

大人不可不畏。畏大人。則無放逸之心。小人亦不可不畏。畏小人。則無豪橫之名。

治懼

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心正不怕鬼

有人夜怕鬼。陽明先生曰。卽是平日不能集義而心。餒故怕。若素行合於神明。何怕之有。或曰。正直之鬼。不須恐。邪鬼。不管人善惡。故未免怕。先生曰。豈有邪鬼能迷正人乎。卽此一怕。便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卽色鬼迷。好貨。卽貨鬼迷。怒所不當怒。是怒鬼迷。懼所不當懼。乃是懼鬼迷也。凡陷溺于中。自以爲是。而不知其非。所謂迷也。卽如好色好貨。至于喪身亡家。而不改悟。豈非大惑。遭風不恐。

段希堯。使吳越。過海遭大風。左右恐怖。希堯曰。吾平生不欺汝等。恃吾可無恐也。已而風止。

憂患

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所以吉凶同患也。近思錄曰。人之於患難。只有一個處置。盡人謀之後。卻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又曰。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也。撫義如左。

逆境不可錯過

徐曙菴訓銓部公云。最妙是一個逆字。易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以往與順有盡。而來與逆無窮也。今人處順境。富貴榮華。現成受享。唯逆。則艱難險阻。中陶鍊得許多不朽事業。是以豪傑一遇逆境。便看作天心仁愛。喜不自勝。打起精神。不肯當面錯過。逆來順受。四字。隨處當書之。以粘於座右。庶觸目警心。隨在。

常有自得之處。吾祖宗千百年血脈。長發汝身。勿效福淺之輩。一得志。便逐紛華。血食之軀。受用有數。而將來無窮之福。已暗銷鍊於此中矣。天與汝以富貴。汝荅天以媮惰。鬼神能無不平乎。

患難是良藥

或問人經患難。皆是不幸事。曰。患難亦是不經事。人良藥。有一服。可以治其終身之疾者。士大夫往往有之。柳子厚服此稍遲耳。

不畏多難

容齋隨筆云。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楊誠齋云。人皆以饑寒爲患。不知大患。正在不饑不寒。秦不并六國。二世不亡。隋不一天。煬帝不喪。晉武帝不平。孫皓則無羊車之恣。唐憲宗不平。淮蔡則無金丹之禍。此畏無難之說也。乞食於野人。重耳所以霸。療衣破竈而啜豆粥。光武所以興。此不患饑寒之說也。故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

凡事要勉強去學。久則自然

若要度量長。先學受冤枉。若要德業成。先學受困窮。若要無煩惱。惟有知足好。若要度量寬。先學受懊惱。

憂樂是窮通關頭

快意從來沒好。拂心不是命窮。安樂人人破敗。憂勤個個亨通。生於憂患。吾嘗閱歷之。死於安樂。吾嘗耳目之。

養心

奔州山人養心歌。得歲月。延歲月。得歡悅。且歡悅。萬

事乘除。總在天。何必愁腸千萬結。放心寬。莫膽窄。古。今興廢言可微。金谷繁華眼裏塵。淮陰事業鋒頭血。陶潛籬畔菊花黃。范蠡湖邊蘆花白。臨潼會上膽氣雄。丹陽縣裏簫聲絕。時來頑鉄。有光輝。運去良金無艷色。逍遙且學聖賢心。到此方知滋味別。籠衣淡飯足家常。養得一生一世拙。

了心法

或問吾人處世。思前慮後。有許多勾當。未免爲慮。奈

何心齋先生曰。何不以不了了之。若知了心之法。隨身有無。隨家豐儉。高還高下。還下有餘。還有餘不足。一毫不起。非望之想。分外之求。則身家之念。一時俱了。若不於了處了。只在事上討求。完全稱意。日出事生。終身更無了期。

不如意事

人生世間。自有知識以來。莫不有不如意事。小兒叫號。皆其中有不平。自幼至老。如意事常少。不如意事常多。雖有大富貴之人。天下之所仰羨。以為神仙。而其不如意事。較貧人更甚。故謂之缺陷世界。人生世間。總無足心滿意者。達此理而順受之。可少安矣。

慾心重則多憂

慾心重者。雖處富貴之地。未嘗須臾之不憂也。何者。位高者多無子。則為無子累其心矣。才高者多無位。則為無位累其心矣。天地間萬物之不齊。彼屈此伸。彼有此無。自然之理。必求全其心之慾。則弊弊乎百

歲之間。無須臾之不憂也。

安分守己

盼望也不來。空勞盼望懷。何必弛慕。恐懼也須去。多了一恐懼。只須順受。

無傲惰驕泰

近思錄云。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情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為未嘗為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為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為宰相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為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義理常勝。程子曰。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為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易損

卦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據義如左。

戒驕

明道先生曰。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去矜

謝子與伊川先生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個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個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

近思者也。

僥倖不可常

人最不幸處。是偶一失言。而人不察。偶一失謀。而事倖成。偶一恣行。而獲小利。後乃視爲故常。恬不爲意。敗行喪檢。莫大之患。

戒輕薄

沉重有德君子。輕薄無知狂童。任你幾多學識。何如才美周公。

三不好

飲食之樂多。不是個好人家。聲華之習勝。不是個好士子。名位之念重。不是個好臣工。

習勤

漢高祖手敕太子云。每上疏宜自書。勿使人也。夫帝王且然。況士大夫子弟乎。今數行字。輒付侍史書之。豈非惰習。

得志不可驕

趙忠定公汝愚初登第。謁趙彥端德莊。德莊故餘干令。因家焉。故與忠定父兄游。語之曰。謹毋以一魁置胸中。又曰。士大夫多爲富貴誘壞。又曰。今日於上前處得一語獎諭。明日於宰相處得一二語褒拂。往往喪其所守者多矣。忠定拱手曰。謹受教。今之人。不但君相獎諭褒拂。雖說相談命之徒。有一言而面譽之。則張大自銜。以誇於人。有學有守者。固不如如此。

持滿

孔子觀欬器。喟然嘆曰。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何如。孔子曰。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功。彼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

去驕

羅念菴先生。每自言二十年苦功。方磨去得狀元兩字。此兩字去。然後可以用世。可以出世。然以公天性之篤。亦須二十年功夫。始得。則知驕客在常人。何可易言無也。

傲不可長

南宋顏延之子竣。事孝武帝。爲吏部尚書。領驍衛將軍。權傾一時。延之早過竣。遇賓客盈門。竣方臥不起。延之怒曰。恭敬樽節。福之本也。驕狠傲慢。禍之胎也。況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霄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浮躁淺露。非遠器。

王勃。楊炯。盧照隣。駱賓王。皆有文名。謂之四傑。裴行儉曰。士之志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也。楊子沉靜。應得令長。餘得令終。爲幸。其後勃溺南海。照隣投潁水。賓王被誅。炯終盈川令。皆如行儉之言。

學吃虧

林退齋先生。臨終。子孫跪膝前請曰。大人何以訓兒輩。先生曰。無他言。若等只要學吃虧。從古英雄。只爲不吃虧。害了多少事。吃虧非學道者不能。子於忍字上。頗有得力處。

驕非遠器

陸宰言。嘗見沂公初登第。報其父書曰。曾今日殿前唱名。遂忝第一。皆先世積德。大人不須過喜。因言楚公登科時。第四人張中。在殿廷甚喜。挈楚公手曰。如何得鄉里知去。楚公不答。及歸。密謂所親曰。此殆非遠器也。予謂借北上。傾蓋公車者。偕與俱。旅館夜話。彼曰。若歸。將大鋤衙胥。予決其敗北矣。富貴不可傲人。

優人登場。有爲唐明皇者。下場便不與諸優同坐。衆皆笑之。世間公孤卿貳。時至則爲之。與逢場作戲。亦復何異。而盛修邊幅。岸然於親故之中。恐未免爲諸伶之所竊笑。昔沈慶之爲三公歸里。鄉人見者。皆俯伏膝行。慶之笑曰。故是昔時沈公。知是昔時。罄折之態。可嗤。此倨傲之容。亦無味。

富階亂

風俗奢靡。所關不小。如今階亂者。多在太平富庶之後。其反治者。乃因國亂民貧得之。

學謙

人譽我謙。又增一美。自誇自敗。還增一毀。

盈滿必敗

斛滿則人樂之。人滿則神樂之。樂者猶言平也。可畏哉。

忍讓爲高

世上第一伶俐。莫如忍讓爲高。進後結襪胯下。古今

真正人豪

不要人怕

人欺不是辱。人怕不是福。

人處斯世

在戈矛中。若一披甲擁盾。以不肖之心待。未有不中其傷者。一味清潔本原。

守以靜而待以誠。渾渾然無所露。庶可免於患乎。

炎涼可羞

炎涼之人。自己不知。有識者觀之。不覺其可羞矣。

不交遊權貴

先正有言。權貴之門。雖是通家知己。也須見面稀。行踪少。就好。常愛唐詩。有終日帝城裏。不識五侯門。

歌之反爲哭

大凡人之所舉動異常。每爲不祥之兆。一人仕爲令。其子攜家屬歸。前堂梨園。後庭絲竹。畧無虛日。余謂友人曰。此鄰不久。其有哭聲乎。居無何。而其父卒於

官蓋歌之反爲哭。未有極而不反者。

諺云。若要小兒安。長帶三分饑與寒。士君子亦須帶得幾分饑寒。然後骨堅神堅。內可以鍊性。真外可以經世務。若向肥甘腴滑中淹卻。悠悠忽忽。便斷送一生矣。

嵩屋學凡 卷四

武林葉氏子之曰

登封景日珍冬易述

秀水陶楨幹臣訂
登封焦欽若維臣訂

嵩屋集
印四
附錄

修身之學

伊川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與。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擇。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

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道也。張橫渠西銘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

富厚學凡

卷四

二

或者謂出於心。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修身者可以奮矣。

條曰自修曰日新。曰恂慄。曰盛德。曰慎獨。曰言曰貨。曰心體。

自修

濂溪夫子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程子曰。君子之遇艱阻。必自省。

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慊於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也。復之初九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言有不善而速改之。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學問之道。無他。惟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擬義如左。

力行好事

廖德明。朱文公受業弟子也。少時夢懷刺。候謁廟廡。下謁者索刺。出諸袖中。乃宣教郎廖某。遂覺。後登第。

富厚學凡

卷四

三

改秩。以宣教郎宰閬。請迂者及門。思前夢。恐官止此。不欲行。親友相勉。爲質之。文公因指案上物曰。人與器物不同。如筆止能爲筆。劍不能爲琴。故其成毀。久速有一定之數。人則不然。固有朝爲跖而暮爲舜者。其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言。今子赴官。但當克廣德性。力行好事。前夢不足芥蒂。後德明官至正郎。予廷對之夕。夢人抱羸童授。復授山水卷。題曰。君門萬里。江山千疊。後篋令敬南。蓋不爽也。

聲色勢利之毒宜知

聲色勢利皆有魔。皆能憑人。皆有壽。皆能中人。乃憑其魔中其壽者。每有死。亡之禍。世之人不自知也。

死。亡二字。提耳警心。

順少逆多。

人生處順境少。處逆境多。清閒無事。最不可常得。故有先見之明者。當早圖之。

除慾戒貪。

慾不除。似蛾撲燈。焚身乃止。貪無了。如猥嗜酒。輟血。

方休。

鑒之戒之。

自立。

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志。賤不足惡。可惡是賤。而無能。老不足嘆。可嘆是老。而虛。生死不足惜。可惜是死。而無補。

字中宜日三復此言。

此夫子扣應意也。

守本分。

云何是第一等人。曰本分人是。云何是本分人。曰走江湖。不如理田園。鍊丹砂。不如惜五穀。結權貴。不如樂妻孥。奉仙佛。不如歆祖考。

習勞。

祖義云。人生貴賤。皆當勞苦。只這一碗飯。自勞苦來。若不勞苦。何以消之。此言有理也。

韓山子反俗方。

一畏天道。二遵王法。三行善。不使人知。四學吃虧。五

輕財。忍辱。好施。六甘淡薄。七不恃權勢。妄自尊大。八

不交游豪俠客。不畜優妓。不寵健僕。九不尚才華技

藝。工巧。十不殺生。十一不妄語。自欺。十二學佛法。黃

老守雌。此布帛菽粟道理。所以立身行己。處事接物。盡之矣。

立身。

休着君子下看。休教婦人鄙賤。

置身卑污苟賤中。不齒於君子。取賤於妻妾者。多矣。孟子齊人章。可爲棒喝。

知是都知。能是誰能。休聽口說。只看躬行。

因循惰慢之人偏會引說天命一年不務農桑一年

一士子北於闌。書落語。羞言命。五字以寄憤。此又怨天尤人之意。狂肆輩也。

說好話存好心。行好事近好人。終身受用不盡。

卷四

五

何用終年講學善惡個個分明。穩坐高談萬里不如。

講學多聚生徒。口耳涉獵。其學殊少。德不孤。必有鄰。近日壇席。頗濫觴矣。

呂榮公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

事是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

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嘗見佻薄鄙士顯達壽考者有幾予在端見一

寅令在上官前做模裝樣。非議人過甫別二月。

三不幸

伊川先生曰。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爲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

此三者非不幸也。惟常人得此不能謙恭自守。往而得禍。故曰不幸。若知夫子持盈之道。何不幸之有。

熱行

高屋學用
卷四

卷四

君子脚跟莫亂行。不是規矩是準繩。

酒色財氣殺身

剛欲殺身不顧柔欲殺身不悟。

戒閑 雪霽日 智若若心 亦若若力 不_及 如_佛步 龜數

飽飯足衣。亂說閒耍。終日昏昏不如牛馬。

不欣歡富貴

見富貴者。輒神澀形茹。不覺自失。固是其人識卑。亦緣其人福淺。古寒士狎萬乘。貧衲帝王視之。直似

僚友儕輩。初不覺其崇高。非徒挾吾道以藐之。蓋其
人福德原在帝王之上也。南陽忠國師云。老僧在帝
釋殿前見粟散天子。如麻似菽。陸信州云。道人尚不
貪釋梵天王之位。何況人王地位如是。眼界如是。區
區軒冕之榮。曾足動其一盼否。

勿視巍巍學者。不可無此胸襟。然不宜藉口以
傲上官。侶先達。

無受人醜

曾子衣敝衣以耕於野。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
此修衣。曾子不受。使者曰。不求自獻。奚爲不受。曾子
曰。參聞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不我驕也。亦
寧不畏乎。

若有求於人而人與之。其驕也畏也更何如。

無輕依附

魏文侯見段干木力倦而不敢息。及見翟璜。踞堂而
與之言。翟璜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

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吾賞。又
責吾禮。無乃難乎。吁。欲依附於人而欲人敬之。其難
已乎。今依附他人而推尾乞憐者。猶爲不失本相。

遠小人親君子

毋多受小人私恩。受不可酬。毋一犯士君子公怒。犯
不可救。在端一弁。遺一視。辭甚恭。受之。已而屢有貨。
厚餽不當其意。廷宋視值。

縉紳立身之難

李文節燕居錄云。縉紳不苟求。猶人不爲丐耳。不足

爲高。不苟取。猶人不爲盜耳。不足爲廉。不求多鄉
猶人不爲暴耳。不足爲德。

窮愁不可廢弛

貧家淨掃地。貧女潔梳頭。景色雖不艷麗。氣度自見
風雅。士君子一當窮愁寥落。奈何輒自廢弛哉。

喜聞過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兼
疾而忌醫。寧亡身而無悟也。噫。

周北野清守

有直指具書幣遣一生謁周北野。莫覓其居。遍訪始得北城濠畔。矮屋數椽。踈籬草樹。應門寂然。謁者揭聲扣戶。遙見籬落間一老人。角巾拱立。摘豆。徐整衣而出。謁之。卽北野先生也。

及時

待有餘而後濟人。必無濟人之日。待有暇而後讀書。必無讀書之時。

爲好人

萬士和士亨舉進士。其父古齋公每遺書云。願若輩爲好人。不但願若輩爲好官。

世間最討便宜事。莫過於爲好人。特人未之思耳。

鉏經堂五事

倪正父鉏經堂述五事。靜坐第一。觀書第二。看山水花木第三。與良朋講論第四。教子弟讀書第五。

營生業

世間生業。要會一件。有時貧窮。救你急難。

生理

既做生人。便有生理。個個安閑。誰養活你。

慎終

宦急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關佛

釋氏本怖死生。爲利豈是公道。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爲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爲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僞教而人可化乎。

聽勸戒

風漢赤身上屋。見人檐他口咬。迷人任意胡行。聽的勸說偏惱。今人怙非。文過不受。勸戒者多矣。並當以風漢視之。

老年爵祿不可居

唐韋表微授監察御史。不樂。曰。爵祿譬如滋味。人皆欲之。吾五十拭鏡。鑷白。冒遊少年間。取一班半級。不見其味也。將為松菊主人。不愧淵明。

仕進勿作縣令

言水李石守與門人書曰。讀書半生。一旦作令。譬如

讀書學問

卷四

七

修行人不成佛。不生天。墮落鬼神道中。雖復掌人間生死。東岱南岳。職掌匪輕。究竟仰視天曹。鼻息耳僕。已厭棄。門下來歲。必十年之字。願勿嫁入此中也。

嫖風是敗子

柳巷風流地。花奴脂粉刀。山喪了自家行止。落人

下眼相看。

坡公云。黃沙枯樹。本是桃李。而今不忍看。

當年恨不見。色目者宜為一反觀。

日新

近思錄曰。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又曰。今且只得尊德性。而道問學為心。日自求於問學者。有所背否。於德性有所懈否。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每日須求多少為益。知所止。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編書須理會。有所歸着。勿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問學上益也。勿使有俄頃間度。逐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矣。據義如左。

讀書學問

卷四

七

存心是作聖之基

堯舜禹文周孔。面目只似常人。止因一個心好。萬古

尊為聖神。

立志

文天祥美髯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炯然。自為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義。胡銓像。欣然

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闕。非夫也。

不可偶一失身

武林張恭懿公名瀚。釋褐。觀政都察院。其時臺長爲儀封王公廷相。一見卽器重公。延坐語之曰。昨雨後出街衢。一與人躡新履。自灰廠歷長安街。皆擇地而蹈。兢兢恐汚其履。轉入貫城。漸多泥濘。偶一沾濡。更不復顧惜。若身之道。亦猶是爾。倘一失足。無所不至矣。公佩服其言。終身弗忘。

改過

一失腳爲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身。

一失腳卽上條之意。再回頭。則過而能改者。

改過宜猛

人不改過。多是因循退縮。須奮然振作。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如游蛇嚙指。速與斬除。無絲毫凝滯。此風雷之所以爲益也。

動心忍性

處家制事。遭一番磨障。益長一番練達。御人接物。客一遭橫逆。益增一番器度。此皆動心忍性。成身成德之境。不可輕易視過。

去矜心存悔心

蓋世功名。當不得一個矜字。彌天罪過。當不得一個悔字。

後悔無益

少年志肆心狂。長者之言。偏聽你到長者之時。一生

悔恨不了。凡少年人宜知。

勞苦

要耐先苦。要逸先勞。須屈得下。纔跳得高。

好勝便不長進

象山先生曰。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已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自執己是。被人點破。便愕然。所以不如古人。

善惡重後半截

改節莫云舊善。自新休問昔狂。貞婦白頭失守。不如老妓從良。

勢位不知道德

芳名今古流傳。帝王不如聖賢。

事要早做莫待後來

事到延捱怕動。臨時却恁慌忙。除了差錯後悔。還落前件牽腸。

功夫早用莫蹉跎時光

蘭屋墨戲 卷四

往日真知可惜。來日依舊因循。若肯當年一苦。無邊受用從今。
禹子陶分不日也

事要早圖

蚤行休要留戀。到晚不着村店。

凡事遲待不如趁早

閒閒轉到忙忙。前長不如後長。寧餘後面功夫。事又不錯心又自在。

蚤用功

蚤種收晚種丟

恂慄

近思錄云。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以未足爲已足。未學爲已學。故學者必須時存敬然廓然之心。所謂嚴密而武毅。註云。戰懼也。偃僂循牆。是爲聖人家法矣。概義如左。

老子道德訓

蘭屋墨戲 卷四

老子曰。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智主。藏於無形。行於無怠。不爲福先。不爲禍始。始於無欲。動於不得已。欲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其文好者。皮必剝。其角美者。身必殺。甘泉必竭。直木必伐。石有玉傷。其山黔首之患。固在言前。黎民之所以蒙禍者。以妄議國家典法故也。故凡入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

龍谿云。凡登高難千仞。眼所看止腳下一步地。

則形神相守而不勞。遵而行之。倏然過嶺如平地。因悟平時上高山。所以氣喘足酸。數十武後。便欲踞地坐者。祇緣心目馳驟。策足與以從之。欲速之念爲之祟也。楞嚴經云。使汝流轉。心目爲咎。信然。信然。逸菴先生曰。行功兩腳踏實地。踣踣便非。可以相發。

十四省

張思叔座右銘曰。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

謹節。字畫必楷正。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

安詳。居處必正靜。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己出。見惡如己病。凡此十四者。我皆未深省。書此於座右。朝夕視爲警。

淡薄世味

胡文定公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不爲學者。先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

墮。常愛諸葛孔明。當漢末。躬耕南陽。不求聞達。後來應劉先主之聘。宰割山河。三分天下。身都將相。手握重兵。亦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乃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五十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真可謂大丈夫矣。

敬謹

呂榮公名希哲。字原明。申國正獻公之長子。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祈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行步出入。無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正獻公通判潁州。歐陽公適知州事。焦先生

千之伯強。客文忠公所。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小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伏。先生方畧降辭色。時公方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

學業

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爲太柔太弱。至於瞻視。亦有節。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故視國君者。不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其客氣。其爲人剛行。終不肖進。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蓋目者人之所常用。且心常託之。視之上下。且試之。己之敬傲。必見於視。所以欲其下視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人之有朋友。不爲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言

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仲尼嘗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欲速成者。則學者先須溫柔。溫柔則可以進學。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蓋亦所益之多。

責望

恆之初六曰。浚恆貞凶。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傳曰。初六居下。而四爲正應。四以剛居高。又爲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世之責望故素。而至悔咎者。皆浚恆者也。

立身於無過之地

從小做人。休壞一點。覆水難收。悔恨已晚。

士大夫不可輕失身

山襄毅公雲。深沉有將畧。而廉正無比。廣西帥府有鄭牢者。老隸也。性鯁直敢言。公詢之曰。世謂爲將不計貪。矧廣西素尚貨利。我亦可貪否。牢曰。公初到如

一新潔白袍。一沾汚點墨。則終不可湔也。公又曰。人云。土苗饋送之物。不受則必疑。且念柰何。牢言。居官贖貨。則朝廷自有重法。不畏朝廷。反畏蠻子耶。公笑納之。公鎮廣西十年。廉操始終不渝。固不由牢。而牢亦可尚云。

爲身惜名

士大夫當爲此生惜名。不當爲此生市名。敦詩書。尚氣節。慎取與。謹威儀。此惜名也。競標榜。邀津貴。爲矯

勸學錄

卷四

七

激習模稜。此市名也。惜名者靜而休。市名者躁而拙。

知我知天

人騎我笠。人錦我褐。人肉我藿。人字我穴。人若笑我。是不知我。我若羨人。是不知天。

當樂境而不能享。畢竟薄福之人。當苦境而反

覺甘。方是大受之器。

多事生禍

天遊集曰。人家禍患。皆自多事生來。夫見位高多金。

者。未嘗不願與之交也。而不知一交一接之間。禍患由此而基焉。善於保安者。盍以清淨省事爲本。窮通有命。徒事紛擾。何益哉。

不管閒事

事不干己。分毫休理。多事多冤孽。躲事無煩惱。

勿恃聰明

聰明是你命苦。盜賊不恨聲替。

剛不如軟

勸學錄

卷四

七

韓非子問叔向曰。剛與軟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墮而舌尚存。高明柔克。請事斯語。

忍辱

小辱不肯放下。惹起大辱倒罷。

無輕受人恩

此世但除君父外。平生不受一人恩。每清夜誦此。未嘗不瞿然披衣起也。人生於世。君恩父恩。無日不受。受之而報。其報罔極。若他人恩。報之易。失身不報。則

負德故斷不宜受也。予嘗記先輩之訓曰：諸君毋輕受恩於人。異日恐妨自立。至今三復終身。

忠孝敬子

嘗讀張東海送子弘宜會試詩。真可謂忠孝訓其子矣。其詩曰：出守南安便道歸。治裝送爾赴春闈。舟車到處須防險。爵祿隨天每慎微。直道遜詞真要訣。權門利路是危機。傳家數世惟清儉。富貴休忘着布衣。爾祖當年愛爾深。爾將成就祖消沉。我今白髮空垂淚。爾正青年要盡心。辛苦一兄支世業。參差諸弟向儒林。立身事主無多說。忠厚清修是好音。

擇交

要成好人。須尋好友。引醉若酸。那得甜酒。

盛德

書曰：允恭克讓。溫恭允塞。又曰：祇台德先。夫子曰：聰明聖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良上九敦厚得。

吉。可以知所進德矣。揆義如左。

寬厚

富貴家宜學寬。聰明人宜學厚。聰明操切。其壽不永。至言也。

德福

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又曰：山勢崇峻。則草木不茂。水勢湍急。則魚鱉不留。觀山水。可以觀人耳。

含蓄

呂叔簡云：初開口。便似煞尾語。初下手。便似盡頭着。

此人大無含蓄。大不濟事。

戒慌張

一切言動。都要安詳。十差九錯。只為慌張。

戒輕薄

沉靜立身。從容說話。不要輕薄。惹人笑罵。

莫逞聰明

內要伶俐。外要癡騷。聰明逞盡。惹禍招災。

智巧無用

凡人尚智巧。正是沒受用處。反以能羨之何耶。昔人有云。神仙伎倆無多子。只是人間一味呆。非高人之見。不能道此。

屏之張也直。則不可立。必也回而曲之。輪之轉也方。則不可行。必也揉而圓之。處世亦然。雖然。屏必有柱。輪必有軸。屏雖欲曲。不可不齊。輪雖欲圓。不可不正。君子自處也亦然。

愛德惜名

好面上。灸個疤兒。一生帶破。白衣上。點些墨兒。一生帶泥。

做好人

雪曰。今時。惡名兒難揭。好字兒難得。觀此可畏。世道日趨於此。

戒飾非

自家認了不是。人再不好說你。自家倒在地下。人再不好跌你。

安便之法

一不積財。二不結怨。睡也安然。走也方便。

慎獨

詩思齊之三章曰。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抑之五章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无曰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程子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操義如左。

計生學居
卷四

自看自身

暗室雖是無人。自身怎見自身。背地爲一不善。自看自身也羞。

君子不以冥冥情行

夏原吉嘗與同列飲於他所。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馬者。曰。雪大天寒甚。吉曰。君子不以冥冥情行。且天威咫尺。敢弗敬乎。

君子時時恐懼

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霆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波而不危。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夫何憂何懼。

誠心畏懼

人如誠心畏懼。則觸處畏途。如滿奮坐琉璃屏內。四布周密。猶有風意。

所為皆可對人言

司馬溫公云。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凡不可對人言者。皆不可為。只心安處。便是理順處。

下學處

卷四

主

足理順處。

莫蒙惡想

線流衝倒泰山。休為惡事開端。

不必算計彌縫

天機至巧。儘你如何算計。那算計處。恰爾曲投其機。躲避他不得。人眼至尖。儘你如何彌縫。那彌縫處。忽已早落其眼。哄騙他不得。

妨人議論

休說前人長短。自家背後有眼。

不為名

蘭芳不厭谷幽。君子不為名修。

守約

待人要豐。自奉儉約。責已要厚。責人要薄。

人責宜自反

陶杲林云。卒然逢人怒罵之時。一生病痛。有父兄所不及。誠。師友所不及。規者。都被和盤托出。此際正須

下學處

卷四

主

返觀速改。不可草草聽過。

戒淫

淫穢一事。極為損行。瀆倫。獲罪最重。故陰律謂。淫人妻女者。得絕嗣報。吁。可不慎哉。

言

頤卦象曰。君子慎言語。以養德也。近思錄曰。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持乎中。自然言語順理。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卻可着力。又

曰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程子
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
是樞機典。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詭。
傷煩則支。已肆物逆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
辭。擬義如左。

言可以覘人德性

明達者言順。剛正者言厲。簡靜者言直。謙恭者言微。
訖一者言僻。虛曠者言繁。躁進者言急。鹵莽者言粗。

言

卷四

言

愚頑者言鈍。陰毒者言而含笑。言之所至。以此驗之。
其言泛泛者。終無所成。其言便便者。終不困滯。凡人
之言。保乎氣。貴乎和者也。神和則言而有志。與人言
貴乎有信。貴乎有理。謔言勿入耳。邪言勿出口。聽言
以事察。則言之所以爲吉與貴也。

不妄語

劉忠定公見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
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

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矚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
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
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

不多言

虛齋曰。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
才謀者必不多言。惟見夫細人。狂人。佞人。乃多言耳。
明道曰。德進則言自簡。

少言

言

卷四

言

利泰西云。造物者製人。兩其手。兩其耳。而一其舌。
使多聞多爲而少言也。其舌又置之口中。與深而以
齒如城。唇如郭。鬚如壘。三重圍之。誠欲甚警之。使訥
於言矣。不爾。曷此嚴乎。

伊川先生見人論前輩之短。曰。爾且取他長處。

英華勿露

王文成公與人書。後生美質。須令晦養深厚。天道不
翕聚。則不能發散。花之千葉者。無實。爲其英華太露。

耳。余嘗與門人言。人家釀得好酒。須以泥封口。莫令
絲毫泄漏。藏之數年。則其味愈佳。纔泄漏。便不中用。
亦此意也。

言有宜戒

不妄語。不多語。不道人隱事。不摘人微過。不言已無
干涉事。不言人有關係事。論人無拾短而棄長。論己
無登枝而忘本。交淺者無與深言。調別者無與強言。
陰刻者無與言衷情。輕疎者無與言密事。語財不及

言

卷四

三

非分。語色不及邪緣。彈射官箴。月旦人品。不及愛憎。
不及風聞。談經濟外。寧談藝術。可以給用。談日用外。
寧談山水。可以息機。談心性外。寧談因果。可以作善。
面諛之詞。有知者。未必感。背後之議。嘶之者。嘗

至刻骨

多言生厭

凡對人言。而人不聽。畢竟是多言。令人厭。

慎言

能有幾句。見人胡講。洪鐘無聲。滿瓶不響。

話要當理

話多不如話少。話少不如話好。話若不是道理。一句
也多說了。

訥言勝於多辨

辨者不停。訥者若聾。辨者面赤。訥者屏息。辨者幾住。
訥者一句。辨者自慚。訥者自謙。

無易言

口門洩盡心機。心言無令人知。

正言

君子口裏沒亂道。不是人倫。是世教。

言宜自警

范益謙座右戒曰。一不言朝廷利害。邊報差除。二不
言州縣官員長短得失。三不言衆人所作過惡。四不
言仕進官職趨時附勢。五不言財利多少。厭貧求富。
六不言淫媒戲慢。評論女色。七不言求覓人物。干索

酒食又曰。一人附書信。不可開拆。沉滯二與人並坐。不可窺人私書。三凡入人家。不可看人文字。四凡借人物。不可損壞。不還。五凡吃飲食。不可揀擇去取。六與人同處。不可自擇便利。七見人富貴。不可嘆羨。詆毀。凡此數事。有犯之者。足以見用意之不肖。於存心修身。大有所害。因書以自警。

喜怒無多言

怒多橫語。喜多狂言。一時福急。過後羞慚。

喜怒時宜慎言

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知體。

檢點

寧鴟子曰。喜極勿多言。怒極勿多言。醉極勿多言。晦翁曰。覺言語多。便檢點。

快意時宜慎言

言語之當慎。正在當快意時。遇快意人。說快意事。

蟬之爲物。陰風吸露。最稱無求。猶不免螳螂之

患。爲其噪也。故君子不以清高而忘慎密。

目不親見不可輕言

耳雖聞。目不親見者。不可從而言之。流言可以惑衆。若文其言。而貽後世。恐是非邪正失實。

凡一事而關人修身。總實見實聞。不可著口。凡一語而傷我忠厚。雖閑談酒話。慎毋形言。

身所未歷不輕言

無官者。終身不知隔民之難。無子者。終身不知爲父之難。由此推之。凡身所未歷。皆不宜易言。

勿急言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好話歹話對人莫要說盡

厚時說盡。知心提防。薄後發洩。惱時說盡。傷心再好。有甚顏色。縱是終身不薄。你與他厚。他也有人相厚。你囑咐他休洩。他也囑咐人休洩。十相厚。相囑咐。則

我之心言滿天下矣。是以君子話不說盡。其或交絕。必不出惡聲也。

人情厚密時。不可盡以密私之事語之。恐一旦失歡。則前言得憑爲口實。至失歡之時。亦不可盡以切實之語加之。恐忿平復好。則前言可愧。大抵忿怒時。最不可指人隱諱。及暴其祖父之愆。蓋一時怒氣所激。惟恐語之不深。事之不切。而不知彼之怨恨已深入骨髓。古人謂傷人之言。深於矛戟。俗亦謂打人莫打臉。罵人莫許短。是也。

勿造言

造言起事。誰不怕你。也要隄防。王法天理。

戒謊言

寧好認錯。休要說謊。教人識破。不當人養。

戒厲言

當面說人話。休峻厲。誰是你兒。受你閉氣。

勿說閑話

對人無可說話。慎勿強尋閑話來說。不是承迎世人。求爲歡悅。便是自家無着落。消遣不過。

老者勿說少年話

凡老成人。不宜說少年話。無論招人侮慢。卽此便是不敬處。天理漏洩多矣。

莫聽說言

世傳聽說詩曰。說言謹莫聽。聽之禍殃結。君聽臣當

言莫輕信

誅父聽子。當訣夫妻聽之。離兄弟聽之。別朋友聽之。

疎骨肉聽之。絕堂堂七尺軀。莫聽三寸舌。舌上有龍

泉。殺人不見血。

言莫輕信

人言未必皆真。聽言只聽三分。

色語

與人講話。看人面色。意不相投。不須強說。

戒談人閑門

只管你家門戶。休說別個女妻。第一傷天害理。好講
閨門是非。

士大夫身為射的

身為士大夫。則此身便為射的矣。故一言一動。不可
不慎。諺云。明箭容易躲。暗箭最難防。身為射的。慎之
哉。

仕路慎談論

徐孟章有言曰。仕路乃毒蛇聚會之地。吾子平昔心
腸條直。全不使乖。今卻不宜如此。坐中非但不可談

論。人長短得失。雖論文談詩。亦須慎之。不然。謗議交

作矣。詩文賈禍。至于喪身。凶家者多。予在嶺南。目一
貴冑。溪四書語。諷時事。被劫逮獄。

病從口入。禍從口出

苦甜下咽不覺。是非出口難收。可憐八尺身命。死生

一任舌頭。可畏哉

言最招禍。一言而喪身。此且言之。身命之小焉。
言

人生喪家亡身。言語占了八分。

貨

近思錄趙景平問子罕言利。所謂利者何。利曰。不
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
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
利。又云。人多言安於貧賤。只是計窮力絀。才短不
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
之安。于人欲也。乃能據義如左。

苟安

受此窮光景。每華節。肯儘過得。凡臨事者。一苟字。便

壞自身享用。着一苟字。便安吾一生。於此得力。

立身宜清

羅景綸曰。士大夫若愛一文。不值一文。陳簡齋詩云。
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楊伯子東山先生。嘗為子
言。士大夫清廉。便是七八分人了。蓋公忠仁明。皆自
此生也。

貪財是禍根

儉用亦能穀用。要足何時是足。可憐惹禍傷身。都是

經營長物

貴五穀賤金珠

十日無菽粟身亡百年無金珠何傷

富翁無仁義禮智信

東陽陳同夫資高學奇跌宕不羈常與客言昔有一士隣於富家貧而屢空每羨其隣之樂一日衣冠謁而請焉富翁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子必齋沐三日而後子告子以其故士人如言復謁乃命絺于屏間設高几納師資之質始揖而進之曰大凡致富之道當先去其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士人請問其目富翁曰卽世之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士人聞之愕然而退曰如此致富某卽死不願也

厚實顯名不可兼得

世間之財人所共見聞者取之猶可享用何者以其無廉名也人所不見聞者以其無貪名也既享厚利又得顯名決無此理好名而未經敗露者其後人必

不昌

戒貪

徐廷忠爲烏程縣丞一塵不染出入敝衣敝蓋偶一日室人徧譏輒笑曰諱朝當有餉餽至庭若輩徐待之屆期則歸安一尉以貪罹法上臺知公廉明特檄推鞠匍伏階下也相傳爲笑談

舉債多難以立身

今寒士一旦登第凡與馬僕從飲食衣服之類卽欲與膏粱家爭爲盛麗秋毫皆出債家謁選之官債主卽隨之而至非盜竊帑藏腰剝問閭何以償之及其罷官歸休則恣橫於鄉黨居間請托估計占奪無所不至安得國有廉吏鄉有端人昔人言受恩多難以立朝吾亦曰舉債多難于立身

錢多爲累

晉王衍口不言錢惡名阿堵俗言兀底律貪之謂也古語云少則樂無則憂多則累又曰年收長物金三

品密寫虛名墨一行。又曰：須知世上金銀寶，惜汝閒看六十年。又曰：饒君直恁理藏卻，煞有人曾作主來。由此而觀，積而能散，君子之為富，不仁。古人深戒。

戒濫費

乞兒口乾力盡，終日不得一文。敗子羹肉滿桌，吃着只恨不甜。

心體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

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明道夫子曰：人有四百

匹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易傳曰：動

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又曰：慎言

語以養德。節飲食以養禮。事之至近而所係至大

者，莫過于此。又曰：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據義

如左。

坐忘銘

坐忘銘曰：常默元氣不傷，少思慧燭內光，不怒百神

和暢，不惱心地清涼，不求無諂無媚，不執可圓可方，不貪便是富貴，不苟何懼公室。

坐多于行，默多于語，質多于文，恩多于威，讓多于爭，介多于泛，閉戶多于出戶，歡喜多于怒嘆，如此常貪多，獲福自無量。

思慮之害

思慮之害甚於酒色，思慮多則心火上炎，火炎則腎水下涸，心腎不交，人理絕矣。

除妄想

鄺子元田翰林補外十餘年，不得賜還，佗僚無聊，遂成心疾，聞真空寺有老僧能治，往叩之。老僧曰：相公貴恙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想。夫妄想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仇，悲歡離合，及種種閒情，此是過去妄想；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乃畏首畏尾，三番四覆猶豫不決，此是現在妄想；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皆如其願，或期望功名名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

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三者妄想。忽生忽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腳。又勸子元。絕內外二慾。遣事理二障。則水升火降。病自去體。子元如其言。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失。

安靜

安靜可以養福。

明中覓件書爲上。身外無事。最安。

不用導氣術

人有誦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慾。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保生

程子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釋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邪。夫子默然。曰。吾以

心生。徇欲爲深恥。

志不在溫飽

王文正公發解南省。廷試皆爲首冠。或戲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公正色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

養精神

金生手澤日細。石欄硬鋸痕深。喜言多言。好怒。那知暗損精神。

四忌

酒色財氣殺身四忌。其他尚多。四者最毒。

去心火

寒猶可禦。而暑不可避。涼亭水榭。風車簟枕。世不多有。縱有之。遇流金燦石之時。其爲熱自若也。食冷物。恐生病。食熱物。汗流如雨。思之爲人。何益于事。矧得喪利害。不能理遣。而心火熾甚。妻孥累重。支吾不服。而家火逼迫。當此流火。而心火家火。爲之俱炎。湯

爐炭一時頓現。一年復一年。髮白面皺。催入不
自知也。觀此境界。可不善護所生。

毋伐天和

王聖俞先生曰。伐天和以成就世事。碎猶割肉餽
刺血染裳。然究竟成就。亦歸虛幻。徒自伐其天和而
已。語有之。寧可疎慵垂物議。莫將性命當人情。

安樂窩詩

康節詩云。老年軀體索溫存。安樂窩中別有春。萬事

去心閒。偃仰四肢由我任。舒伸庭花盛。庭涼鋪簟簾。

雪飛。歌布袍。誰道山翁拙。于用。能康濟自家身。

欲少

深山窟谷之人。多高年者。嗜欲少故也。

攝生

文潞公致仕歸洛。對時年八十矣。神宗見其年力
康強。問攝生有道乎。對曰。無他。臣但能隨意自適。
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上以爲名。

養生三寡

孫真人云。怒甚偏傷氣。思多太損神。神疲心易後。氣
弱病相繁。勿使悲憂極。當令酒肉勻。再三防夜醉。第
一戒晨嘔。故養生之道。必寡思慮。以養神。寡嗜慾。以
養精。寡言語。以養氣。

寢臥時。言尤爲傷氣。五臟譬如鐘磬。不懸。則不

可發聲

降火之劑

此降最速之劑。少。口不言。少心頭事。少肚裏食。少自然睡少。依此四。神仙可了。

口不言。少心頭事。少肚裏食。少自然睡少。依此四。

四少

神仙可了。

道功

或問。點海師修道何功。師曰。饑來吃飯。困來眠。日
人皆如此。何得言功。曰。不同他吃時不肯吃。日。

索睡時不宵眠。千般計較。

養生之法

簡空。吾實以典籍。是陋。吾潤以琴書。腹餒。吾飽以義。理貌瘠。吾肥以精神。體病。吾醫以陰德。子孫愚。吾教以義方。

保養

清心。慾火不動而血常足。則陰不耗。不服四物。省

事休。形不勞而怒不動。則氣無損。不飲酒。少

反。痰。厚。牙。溼。熱。以生。痰。火。一陳。沒。幹。與。六。節。風。無

外感。邪以入肌膚。續命無功。此本而修內之意。

天德王道。皆不外此。

早養耐。

久立先養足。久夜先養目。

忌怒。
天付人以心。心平。則善也。若心不平。則惡也。是逆天也。

神。作。云。無生之道。大忌嗔怒。

減食。

病有四百四。惟宿食為根本。若欲卻病。宿食。

飲食適口

宋蘇易簡為學士。太宗問物品何珍。對曰。物無定味。

適口者珍。臣只知薑汁為美。臣嘗一夕寒甚。擁爐痛

飲。半夜吻噪。中途明月。殘雪中復一盃薑。連咀數莖。

此時自謂上界仙厨。驚肺風胎。殆恐不及。欲作冰壺。

先生。因循未果也。上笑而然之。

人只。常。

戒雜欲厚味。

鳥獸無雜病。荒漢沒奇症。

勿傷饑飽。

饑可使耐。渴饑傷。飽可使再。過飽傷脾。

勿傷冷熱。

熱勿使汗。汗。理洩而招風寒。冷勿使。則。

膚閉而鬱火

傷人

未饑先飯。未起先便。遇忙事久事。不可不知。

壯想老盛想衰

老來疾痛。都是壯時落的。衰後冤孽。都是盛時作的。

色是殺人刀

真防。凶刀鎗。只怕隨身。六刃七尺。蓋世男兒。自殺。

錄採戰之說

世間。財與色。能耗人精氣。速人死亡。而方士乃曰。

金銀可點化以濟世。少女可採樂以長生。既快嗜慾。

又得超昇。何運而不為耶。予以理情撥之。恐無此大。

便宜事。不敢信也。

仕路少快活

梅詢為翰林學士。一日書詔苦多。乃操觚。皆而行。

忽見一老卒。日中欠伸甚適。梅嘆曰。嗚呼。明。

汝識字。子曰。不識梅曰。更快活也。

疾病有益

或有疾。告若閣上。祈抹焉。答曰。身垢以水浴。神疲。

以病磨。衣污以煩擲去。心罪以艱難除。又一人病。其。

師覽者。慰之曰。爾為鐵。以病錯。則除繡。爾為黃金。以。

病煉。則增光。何憂乎。

身予使之耐

馬上一

登封景日珍冬易述

秀水陶楨餘臣訂
登封焦欽若維臣訂

齊家之學

易家人卦彖傳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近思錄曰：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理。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大要以

前卷人卷上

剛為善。又曰：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濂溪夫子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身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也。家人離必起於婦女，故啖次家人以二女同於，而其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於鴻臚，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
條曰：教曰孝，曰弟，曰慈，曰生，財曰宜，家

教

家人上九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己，則人怨而不服。此教之本也。朱文公家範：一曰：妻妾無妒，則家和。二曰：嫡庶無偏，則家興。三曰：奴僕無縱，則家尊。四曰：嫁娶無奢，則家足。五曰：農桑無休，則家溫。六曰：貢祭無惰，則家良。此教之目也。撫義如左。

修身正家

父祖做的便是之系，楷式主行的便是所僕效法。非禮之言切莫內談，醉飽之言慎勿外洩。

家訓

懷梅丁公家訓：非勤儉難免饑寒，非學問難希令善。非心地難徵福祿，非積慶難延門祚。

人謂子孫愚懦者，覆宗不知覆宗偏在巧而復者，人謂祖父厚積者，詒謀不知詒謀偏在薄于取者。

家傳四字箴

陸平泉子彥章已丑登第後時方開館公貽書戒之有云於家則虞滿盈於國則妨英俊毋趨捷徑毋墮權門乃吾子也淡薄靜退此吾四字家傳箴見謹佩之足也書至同榜盈坐視皆歎服不置

教子謹厚

王程謹厚名兄子曰默曰沉名子曰渾曰深戒之曰吾以四者爲名欲汝首顧名義不敢進也夫物速成則滅亡晚成則善終朝華草夕而零松柏之茂隆冬不衰是以君子戒鬬黨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強鮮不遂矣

好子弟

羅一峯先生及第後以書寄子弟所謂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者也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嶽爭重與霄壤爭久足以垂後世如汴宋之歐陽修如南渡之文天祥輩是也若

只求飽煖習勢利如前所云則所謂惡子弟非好子弟也此等子弟在家也足以辱祖宗殃子孫害身家出而仕也足以汙朝廷禍天下負後世甚至子孫有不敢認如蔡京秦檜輩豈祖宗父母之所願哉

豫教

伊川先生曰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乎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誦之使盈耳充腹久自安言若有之雖以也言惑之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于內衆口辯言燦于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

斯編將歸以遺吾鄉黨宗族子弟之知學者此物此志也

吉人凶人

康節邵先生戒子孫曰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吉也者目不觀

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蝎。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習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仇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絕嗣。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傳有之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為

吉人乎。欲為凶人乎。或應篇。面人起念不善無數。惡鬼環侍。側所謂凶人也。

寶田

宋杜孟遊太學。因童貫蔡京用事。幡然而歸。嘗訓子孫曰。忠孝吾家之寶。經史吾家之田。時號為寶田杜氏。近見有分家者。田土割畝割段。各不成業。書籍計秤論斤。各不成部。經史乎。田乎。吾不知之。

書種不可絕

子孫才分有限。無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讀書。貧則教訓童穉。以給衣食。但書種不絕足矣。若能布衣草履。從事農圃。足跡不至城市。更是佳事。關中村落有魏

鄭公庄。諸孫皆為農。張浮休過之。留詩云。兒童不識字。耕種鄭家庄。不仕則農。無可憾也。但切不可迫於衣食。為市井小人事。戒之。有士子包攬把持。教唆嚇詐者。又小人之無賴者也。

蓄墨遺子孫

司馬溫公無所嗜好。獨蓄墨數十斤。或以為言。公曰。吾欲子孫知吾用此物。何為也。

家書教子

朱伯家書云。人生衣食有定。若不愛惜。穿吃盡。即

書子孫

不三丐亦必為無恥花子。不丁在小營生身上。賺他半分三釐。見他擔肩負背之苦。不由得見景傷情。切莫說門面在這裏。要花費。若弄窮了。門面不來採你了。有起事來。越是門面越不好。有不惜衣食者。是破我家也。將此言。即是財帛與你。安貧讀書。守禮修身。為上。休妄想。休謀人。休自驕。休怨貧。貧則免人弄害。有禍也小。有病也不兇惡。一個謙字。一生受用不盡。兩個勤儉字。子孫享用不了。好生認得定。立得定。便

是天地間奇男子。我今老了衰了。一生之過。悔不徹了。最要緊。是不可廚中刀上見血。說着也怕。不可與貧漢爭一升一合。寧可少吃一碗飯。飲食下喉去。不過肚中多飽些穢汗。遇驕奢狂人。只說道你是有福人。我命薄。怎能比。此是我一生得力處。

文種無絕

裴晉公常訓子云。凡吾輩。但令文種無絕。間有成功。致身公卿。則天地公能作文。方謂之文種。子弟輩勿惜口舌。暴棄也。

宦族不肖子

富家子不肖。不過酒色賭蕩。破家之事而已。貴宦子孫不止此也。其居鄉親近群小。倚氣勢以凌人。侵害善良。多飾詞以妄訟。鄉人犯法。認爲已事。名曰擔當。鄉人爭訟。僞作父祖之簡。干瀆州縣。求以曲爲直。差夫借船放稅免罪。以其所得爲酒色之娛。殆非一端。不恤誤其父祖。陷于刑辟也。士大夫試歷數鄉曲。三十年前宦族。今能自存者。僅有幾家。皆前事所致也。

認義命

泰和羅文莊公。兄弟叔姪。先後相繼。咸登尚第。公由冢宰歸養。庭訓甚嚴。仲子謁選。乞書帖當路。圖仕南方。以便省問。公曰。數字不足惜。惜認義命二字。欠確耳。平生訓汝。謂何而有是言。竟不與書。

不宜學字畫

唐太宗泛遊春苑。愛奇鳥。閣內傳呼畫師。閣立本。應旨畢。還戒其子曰。吾少讀書。屬詞。今以丹青。躬所役

之。終辱莫大焉。爾宜深戒。韋誕奉帝命。書匾以籠盛之。輒輶而上。去地三十五丈。寫竟。鬚眉盡白。戒子勿學此法。齊書大是雅事。若攻乎此。情與心移。大廢學業。作詩亦然。不可不知。

不可恃門第才華交遊匪類

吳中王元美家。世列卿貳。蓋鼎族也。延陵秦方伯。耀雲間。喬憲長懋敬。俱號名閥。當乙未歲。吳人以關白未靖。不時傳警。在位者皆謹備之。而元美仲子士驥。耀弟秦燈。懋敬子相。俱自負貴介。又驕能文章。燈善

談相善書翰各有時名彼此相往來出入俠放酒中大叫傷不目人。適遇海警。盡懷臂起。若將曰。我且制倭。我且侯。我且立無前功者。其時奸人趙州平。竄身諸公子間。與納交。引以自重。每佩劍遊酒樓博場。皆諸公子俱。一時無不知有趙州平者也。乃泛泛投刺富人。大家曰。吾曹欲首事靖島寇。貸君家千金為餉。富人懼焉。或貸之百金。數十金乃去。不貸者。輒目攝曰。爾為我守金。不久。我且提兵剿汝。汝金非我有。誰有耶。蓋意在得金。並為大言駭若輩。諸富人見其交諸公子。又常佩劍出入。以為必且帥其黨魚肉我。奪我金也。轟言趙州平王秦喬諸公子將為叛事。聞巡撫朱鑑塘檄有司分擒之。聞于朝曰。是將叛。又曰。是為妖言。然鞠之皆無實。其後論趙州平秦燈死士驢戍喬配已而江南人言其無實以為冤。竟成疑獄。久繫士驢家有廝養名胡忠者。善說平話。元美酒酣。輒命說解客願。忠每說明皇宋太祖明朝武宗。輒自

稱朕稱寡人。稱人曰卿等。以為常然。直戲耳。士驢每攜忠酒樓。胡作此等語。座客皆大笑。而閭閻乍聞者。輒亦曰。彼且天子自為。以是并為驢罪。至收之。因圖此其情固非真。且之叛目之妖言。固過。然亦由士驢等自恃高門大閥。交遊匪類。以至于此。若能如馬援所云。無效季良如柳玭所稱。毋恃門第。恂恂自守。杜門謝客。圖史自娛。寧至受意外之禍如此哉。記之以戒士大夫子弟。輕交遊媒禍如士驢者。

富貴家敗類子

好衣肥馬。喜氣揚揚。醉生夢死。誰家兒郎。

幼年教子習與性成

溼時捆就。斷了約兒不散。小時教成。沒了父兄不變。

戒躁進

范魯公質為宰相。從子杲嘗求奏遷秩。質作詩曉之。其畧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弟。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復兢兢。造次必于是。戒爾學干祿。莫若

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戒爾遠恥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已相鼠與茅鴟宜鑑詩人刺戒爾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尚清議南朝稱八達千載穢青史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爲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慎樞機災危從此始是非毀譽間遠足爲身累舉世重交遊凝結金蘭契忿怒容易生風波

高居士

當時起所以君子心汪汪淡如水舉世好承奉昂昂增意氣不知承奉者以爾爲玩戲所以古人疾遠條與戚施舉世重遊俠俗呼爲氣義爲人赴急難往往陷囚繫所以馬援書殷勤戒諸子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爲識者鄙我本羈旅臣遭逢堯舜理位重才不充戚戚懷憂畏深淵與薄冰蹈之惟恐墜爾曹當憫我勿使

罪戾閉門歛蹤跡縮首畏名勢勢位難久居畢竟

何足恃物盛則必衰有隆還有替速成不堅牢亟走多顛顛灼灼園中花早發還先萎遲遲澗畔松鬱鬱含晚翠賦命有疾徐青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躁進徒爲耳

重謹厚戒輕薄

馬援兄子嚴敦金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在交趾還書戒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而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

高居士

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賊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愛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氣數不宜盡洩

蜀楊石齋廷和當國時弟爲卿者一任方面者二諸子姪又數人皆通顯子慎復成進士第一賀者填委公獨聲威不歡或問故公曰君知弄傀儡乎曲終則盡出其傀儡人家氣數有限盡洩不宜吾恐今日曲終時也未幾以議大禮不合公罷相歸慎戍滇僉事恂以殺人抵大辟人始服公先見

太宰起家銀工

李太宰邦彥家起于銀工既貴其母嘗語昔事諸孫以爲恥母曰宰相家起銀工則可羞銀工家出宰相正爲嘉事何恥焉

蚤興晚寢

景行錄云觀寢興之蚤晚可識人家之興替

承祖澤以遺子孫

問祖宗之澤吾享者是當念積累之難問子孫之福吾遺者是要思傾覆之易

凡生于富貴之家子弟已享用太過苟能抑畏

節省只守布衣菽粟之分一意存心讀書與貧苦書生更加倍精進卽妻室亦不要聽他搜求珠翠衣被文繡糜費金銀亦如百姓家婦女用力用勞則後來還可增益顯達如不知止足徒于軀殼口舌上爭華侈甚至踰越禮法毀亂性真戕賊身命僮僕隣里先從旁竊笑之況天地之高明鬼神之正直宗親之衆多祖父之尊嚴有不賤而惡之然而禍之者鮮矣

家業成破

諺云莫言家未成成家子未生莫言家未破破家子未大

人家三聲

象山先生嘗謂人家要有三聲讀書聲孩兒聲紡織聲蓋聞讀書聲覺聖賢在他口中或在耳中不覺神融聞孩兒聲或笑或泣俱自然顚動天鳴覺後來哀樂情致較此殊遠聞紡織聲則勤儉生涯一室兒女

覺有幽風七月景象最可厭者婦人諍罵聲也惡也
飲酒喧呶聲也狂也街巷談說聲也謫也妖冶歌唱
聲也淫也與其聞此不若聆犬聲于夜靜鷄聲于晨
鳴令人有清曠之思

子孫不貧不可多求

靖康之變帝子王孫宦門仕族之家陷入金國沒入
奴婢使供作務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今自春米得
一斗八升用爲餵糧歲支麻五把令緝爲裘男子不

能緝者終歲裸體金或哀之使之執爨雖微有煖氣
旋出取柴歸坐火邊皮肉脫落惟喜醫人繡工之類
尋常圍坐地上視以敗席客至開筵引能樂者環列
奏技酒闌客散各復其初依舊環坐刺繡往往餒病
相枕而死嗟乎此皆帝王之苗裔將相之名胄耳逢
生不辰顛越至此今遭際太平生長樂土雖家徒壁
立而書富五車白衣一裘黃齏半甕天付兒曹可謂
多矣我復尚安求哉其各書一通以置座隅以代擊

壤之樂

以儉示後

南宋高祖微時嘗自于新洲伐荻有衲布衫襖臧皇
后所作也既貴以付長安會稽公主曰後世有驕奢
不節者可以此表示之至孝武帝壤高祖所居陰室
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群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挂
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顓因甚稱高祖儉世之德帝
自田舍翁得此已爲道矣

古人大違時今人太趨時袖脩長脩短帽脩小
脩大及式度顏色動以時興競尚合時則詡不
合則慙此服妖也風流子弟市井惡少所爲而
縉紳學校翕然宗之無識甚矣
子孫須知父祖之艱難

祝氏訓子有云憶昔吾兄弟丁爾兄弟之年方且頂
斗笠向赤日中採山灌園形容黧醜吾十九歲始授
書爾叔授書更後吾兩人夏無葛冬無爐朝夕不輟

以有今日而爾兄弟乃得垂髫就傅把舊書向北窓下披風而哦。免于樵圃之苦。是爾兄弟受享過吾兄弟遠甚。而或劬勤少避。可不可乎。警吾言。勿等于過耳。蚋也。庚申年肄業馬跑村。與弟曉。曉小爾。某四閱月。日無操米。克服拾牛糞。炊子始輩知之否。

子孫頑傲傾家

柳玘述家訓以戒子孫曰。壞名災己。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薄。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說古道。惜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

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已者厭之。伎已者悅之。聞人善嫉之。聞人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廝養何殊。其四。好優遊。嗜麴蘖。以啗盃爲高致。以勤事爲俗流。覺已難悔。其五。急于名宦。匿近權要。

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群猜。鮮有存者。予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成立難于升天。覆墜易于燎毛。言之痛心。爾宜刻骨。予序家乘。引此諸族。來文頗剴切。予性素時宜。爲目也。

唐伍經嘗言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爲蝗虫。謂嚮庄而食也。第二變爲蠹魚。爲嚮書而食也。第三變爲大虫。謂嚮奴婢而食也。今人言敗家子始爲蚯蚓食土。嚮田土者是。繼爲白蟻食木。嚮住宅者是。繼爲鯉魚食鯽。嚮子女者是。後遂爲虎狼。爲梟獍。無所不至。何但三變而已。不以多財貽子孫。

疏廣爲太子太傅。上疏乞骸骨。加賜黃金二十斤。太

子贈五十斤。歸鄉里。日令家供具。備酒食。請族人故

舊賓客相與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幾斤。趣賣以供

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信愛者曰。

子孫冀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

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卽以閒暇時爲廣言。

此計廣曰。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

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

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

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故無以教
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
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享其賜。以盡吾餘日。
不亦可乎。

吾友某某。諸子皆美質高才。可芥拾一第。而或
終子衿。或以他途自致。則多錢爲之祟也。自少
而長。宮室衣服。飲食妻妾之奉。擬于王侯。豈復
能苦心力學。與寒士爭一日之短長。疏廣言賢

而多財。則損其志。信夫。

子孫不許犯賊盜。

包孝肅公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賊盜者。不得
放歸本家。亡沒之後。不得葬于大塋之中。不從吾志。
非吾子孫。其下押字。仰珙刻石于堂屋東壁。以詔後
世。賊盜爲居官者言。若處鄉黨間。因事取人財。與
出入衙門。使情說事。以得貨。皆作賊盜觀。

垣舍不治。

漢蕭何買田宅。必居窮僻。不治垣舍。曰。令後世賢師。

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

人家要寬忍爲上。

人倫賢愚相雜。或父子不能皆賢。或兄弟不能皆令。
或大流蕩。或妻悍暴。少有一家之中。無此患者。雖聖
賢亦無如之何。譬如身有瘡痕疥癢。雖甚可惡。不可
決去。惟當寬懷處之。能知此理。則胸中泰然矣。

爲子孫造福。

士大夫當爲子孫造福。不當爲子孫求福。謹家規。崇

儉樸。訓耕讀。積陰德。此造福也。廣田宅。結姻援。爭什
一。鬻功名。此求福也。造福者。淡而長。求福者。濃而短。

居家三十六祥。

空青先生論陽宅有三十六祥。居家尚禮義。一。子孫
知稼穡。二。斗秤平準。三。每間紡織讀書聲。四。少興造。
五六。婆不入門。六。不畜優僕。七。和睦鄰族。八。門多士
君子。九。早完官稅。十。庭除灑掃。十一。閉門嚴肅。十二。
尊重師傅。十三。宴客有節。十四。無長夜飲。十五。不延

妓女至家十六不狼藉用物十七。女人不登山入廟十八。居喪徇禮十九。交易分明二十。祭祀必恭敬二十一。卑幼凡事稟命家長二十二。故舊窮親在座二十三。關人謙婉二十四。家人多服布衣二十五。不喜鬪訟二十六。不信禱賽二十七。不聞婦女聲二十八。不聚坐談話二十九。婚娶不慕勢利三十。寢興以時三十一。田宅不求方圓三十二。童稚能供應對三十三。無博奕戲冒三十四。舟車能借人三十五。婢僕不

清屋集卷五上

搬闢是非三十六。全者鬼神福之。子孫保之。不然下手速修。所謂移門換向。趨吉避凶之真訣也。

治家有禮

閨門之內。少了個禮字。便有天翻地覆。百禍千殃。身亡家破。皆從此起。

人家常業

人家不可一日無常業。安閑便易起蕩心。

寢興不時是驕癖

宋王允良旦寢暮興。燃燈治事。飲食宴樂。達旦始罷。人以爲疾。余以爲此驕癖。非疾也。每見執衽子弟。常以日午始興。鷄鳴始寢者。然貧賤之家。無之也。驕奢淫佚。反天地之常。不祥莫大焉。

小兒教以安詳恭敬

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携。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

清屋集卷五上

內外各從其事

凡內外。鷄初鳴。咸盥漱。衣服。欽枕簟。灑掃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

勿聽僕隸妻孥之言

處富貴。勿聽僕隸之言。值貧賤。莫信妻孥之計。恐妻孥之計短。而僕隸之言貪且險也。

富豪子弟宜知

天之生物有限。生人無窮。以物養人。若均衣平食。俾

而民是則之。近思錄云：人欲爲孝，不成只守着一個孝字，須是知所爲孝之道，所以待奉當如何，溫清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夫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孝經曰：君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論語孝經皆聖人親筆。凡爲人子者，少違斯言，其可立于天地間乎？據義如左。

不孝所以習成者有四：一曰驕寵，父母憐憫過

卷五上

甚，嘗順他性，驟拂之則不堪，嘗護他便宜，任他佚豫，令之執勞，則不習，出言稍有過失，父不忍，唐突子也。子乃敢唐突其父，文行藝能，父譽子，惟恐不在我上，也。子必欲父之出我下，積此驕妒，他人處展不出手，獨父母處展得出手，遂真謂老成人無聞知矣。二曰習慣，語言粗率，慣便敢冲突，動作簡易，慣便敢放恣，父母分甘絕少，慣遂不復憶其甘旨，父母扶病任苦，慣遂不復

各不至飢寒，尚僅僅不敷用，而況富者田連阡陌，金滿箱，囊飲甘饌，濃踏繡鋪錦，歌兒舞女，醉月眠花，畫棟雕梁，乘堅策肥，其狼籍暴殄之餘，猶足以嘔僮僕而飽狗彘，乃耕夫織婦，早作夜勤，祁寒暑雨，焦身枯面，枵腹攢眉，兒嬴女鶯，終歲苦辛，如馬牛，而一家衣食如乞丐，又瞽目殘肢，孤兒獨老，菜色鶉衣，爲溝中瘠，爲道邊殮者，在在有之，諸無告人，不可勝數，彼其飽暖安逸之性，豈與我殊哉？天地之財，正有此數，富貴榮華，旣於我乎獨偏，貧賤憂戚，自於彼乎獨苦，有餘者之所棄，餘乃不足者之所以棄，命者也。夫旣不肯樂分與，以益彼之不足，又不能崇節儉，以惜己之有餘，天何親何私，爾何功何德，而令久享此乎？不幸襲祖父有餘之業，以享受爲當然，以儉素爲恥事，將施予不能，而慢棄則不甚惜焉，亦可謂積孽深重矣。

孝

經曰：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

問其痛癢。三曰樂縱見同輩不勝意氣。對父老而味薄。入私室千般趣態。映高堂而機室甚且明以父子兄弟爲俗物者矣。四曰忘恩記怨。夫恩習愈忘。怨習愈積。人情然也。故一倂見德。習久則厭。嫌起一施感恩。常濟則多寡生。一迎面見親。累日則猜嫌重。況父子兄弟生而習之以親愛爲固常。且有憂我而獲拂者矣。有譽我而被厭者矣。有強預吾事而怒眦者矣。服前大恩。恬然罔識。況能推及胎養之勞。襁哺之苦。弱質驚魂者哉。故人情有至顛倒而不自覺者。子之于父母是也。此數者皆近人情。且其人未嘗無真性也。積久不知其誤耳。是宜急急喚醒。早早克治。時思冲下。時念原本。時時入親肺腑中。其不爲大孝者鮮矣。

內則

內則曰。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拂髦。冠

綏纓。端紳。紳撝笏。左右佩用。僮屨著綦。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衣紳。左右佩用。衿纓。綦屨。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聞。衣煥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漿。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縱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飲食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

起居飲食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簞。縣衾。枕。欽簞而禱之。父母舅姑之衣衾。簞席枕几。不傳杖屨。祇敬之。勿敢近。致牟卮匱。非餽莫敢用。與恒飲食。非餽莫之敢飲食。

應對周旋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噓咳欠伸。跛倚睥視。不敢唾涕。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故事。不敢袒裼。不涉不褻。衰衣衾。不見裏。父母唾涕。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

爲子之禮

曲禮曰。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出

禮記集說卷五上

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

深愛

禮記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

曲禮

曲禮曰。凡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爲樂。祭祀不爲尸。聽於無聲。視於

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

問寢視膳

文王之爲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服。至于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文王有疾。

禮記集說卷五上

武王不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

悅親心

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畧無害理。始必順之。親之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致。以悅其親。凡于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亦不計家之有無。然爲養又須使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爲而不易。則亦不安矣。

體親心

羅氏訓世編云。孝子事親。不可使吾親有冷淡心。不可使吾親有煩惱心。不可使吾親有驚怖心。不可使吾親有愁悶心。不可使吾親有難言心。不可使吾親有愧恨心。先哲早世。老父垂白。家計窘索。遊子萬里。百年歲月。膝下殊疎。親心如何。小子罪矣。

父母老病瘵寡貧乏

五刑莫大不孝。其特甚者。則有四等父母。待孝尤加切。曰老曰病曰瘵寡曰貧乏。父母當壯盛。起居猶能

南學集卷五上

自理。至龍鍾鵠立。扶杖易仆。寒夜苦寂。鐵骨難挨。又如偏風久病。坐臥不遑。遺漫叢穢。席薦可憎。子所難奉。惟此時。親所賴子。亦惟此時。又若老境失偶。寒煖誰問。丈夫猶可。接婦奈何。就使兒孫滿前。偶者偶。稚者稚。人人解睡去。個個樂事歸。漏聲長處。不可問。枕邊淚溼與誰同。不幸而母我者。乘憤激發。姑我者。橫面阻絕。祇護半點骨血。空博一世淒涼。又有撫字財。隨婚娶力竭。少年經營肥煖。老人搔首躊躇。望一味

以垂涎。丐三食而惡氣吁嗟。身從何來。而長養若是。此數老冤氣。猶足動天。子孫倍當行孝。勸化者于斯。更喫緊云。

養老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于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知醫

伊川先生曰。病臥于床。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

父母不慈子不失孝

韓魏公云。父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獨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此古今所以推大舜也。

思祖宗之積累

宋黃文節公廷堅。嘗與從弟書曰。十二伯母。嶺後幽居。今何如。五哥稍完葺廬舍否。五哥才力不在人後。

但困頓遂潦倒如此。兄弟間稍從容者。便當助其甘旨。吾儕所以衣冠而仕宦者。豈已力哉。皆自高曾以來積累。偶然冲和之氣在此一枝耳。其實相去不遠。每過馬鞍墳前。思之未嘗不愧汗也。

父母未有不慈。只是子不孝。

萬愛千恩百苦。疼我孰如父母。却教惹怒生嗔。只是我不成人。

勿私身私財自專

禮記曰。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

敬孝

內則曰。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已雖不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

無私

子婦無私貸。無私蓄。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悅。藍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之。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後與之。

言

曲禮曰。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士相見禮曰。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衆皆若是。

若父則遊目。毋上于面。毋下于帶。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

應呼

禮記曰。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癢。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棬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惟愛

內則曰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

侍疾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

孝心是各人自盡

子之母餘衣。三子之母恐饑。凡事越少越端。沒的推托。越多越攀。大家耽擱。

菜傭能孝

李步行。賣菜傭也。父嗜酒。步行鬻菜。必市酒歸飲。父又間送時物。體無完衣。而父便身之物。嘗給。里中有不順之子。父母喻之。必曰。何不學李步行。

宦遊不歸謂之不孝

洪皓熙寧中遊太學。十年不歸。其父作詩寄皓曰。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

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皓得詩。卽歸養。錢塘吳槩。洪武間。官四川。其父敬夫思之。作詩云。劍閣凌雲鳥道邊。路難聞。說上青天。山川萬里身如寄。鴻鴈三秋信不傳。落葉打窓風似雨。孤燈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泫然。敬夫卒。而槩始以丁憂還家。嗚呼。世之宦遊者可思之。

父母在遠宜朝夕在念

鄭從易。母兄俱死。嶺外歲餘。計聞。請行服。神宗曰。父母在遠。當朝夕在念。經時無安否之問。以至年餘。不知存亡耶。特除名。

自愛子女當知父母之恩

唐肅宗時。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于西內。山人李唐見帝。帝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弗怪也。對

曰太上皇之念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帝法然泣下。乃往朝上皇。

養子方知親恩

要知親恩。看你兒郎。要求子順。先孝爺娘。

諫親

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

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

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敗。痰起。起敬起。孝通

禮記卷五上

禮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常恐哉及親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

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遊官不敬。

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

遂。裁及其親。敢不敬乎。

受父母之命

司馬溫公曰。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

於家長。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于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為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為不順之子。況未必是乎。

五不孝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支。不顧父母之

禮記卷五上

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

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

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

孝也。

義婦孝子

秦母柴氏。秦潤夫繼室也。生一子。與前妻一子俱幼。

潤夫病且死。以前妻子囑之。柴氏鞠育無異心。辛勤

紡績。遣二子就學。至正中有惡少殺張福家屬者。福

訴于官。連柴氏長子法當誅。柴氏引次子詣官泣訴。曰。殺人者吾次子。非長子也。次子曰。吾之罪。可加于兄乎。鞠之至死。不易。官又訊次子。非柴所出。訊之。他因始得其情。官義柴之行。嘆曰。妻割愛以從夫言。子趨死以成母志。此天理人情之至也。遂併二子俱釋之。有司上其事。旌其門而復其家。

生事盡力死事盡思

子路見孔子曰。昔者由也事二親時。常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外。親歿之後。南遊于楚。從車數百乘。積粟萬鍾。累綯而坐。列鼎而食。雖欲食藜藿。爲親負米。可復得乎。子曰。由也。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喪殯

古者父母之喪。旣殯。食粥。齊衰。疏食水飲。不食菜果。父母之喪。旣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菽而小祥。食菜果。又菽而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

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古人居喪。無敢公然食肉飲酒者。漢昌邑王。奔昭帝之喪。居道上。不素食。霍光數其罪而廢之。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何曾面質籍于文帝。坐曰。卿敗俗之人。不可長也。因言于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于公座。宜擯四夷。無令污染華夏。宋廬陵王義真。居武帝憂。使左右買魚肉珍饈。于齋內別立廚帳。會長史劉湛入。因命膳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且甚寒。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爲異。酒至。湛起曰。旣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隋煬帝爲太子。居文獻皇后喪。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令外取肥肉脯醢。置竹筒中。以蠟閉口。衣襪裏而納之。湖南楚王馬希聲。葬其父武穆王之日。猶食鷄臠。其官屬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臠。何代無賢。然則五代之時。居喪食肉者。人猶以爲異事。是流俗之弊。其來甚近也。今之士大夫居喪。飲酒

食肉無異平日。又相從宴集。覩然無愧。人亦恬不爲怪。禮俗之壞。習以爲常。悲夫。乃至鄙野之人。或初喪未飲。親朋則齋酒饌。往勞之。主人亦自備酒饌。相與飲。啜飽連日。及葬亦如之。甚者初喪作樂以娛尸。及殯葬。則以樂導輜車。而號泣隨之。亦有乘喪卽嫁娶者。噫。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乃至此乎。凡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皆未可飲酒食肉。若有疾。暫須食飲。疾止。亦當復初。必若素食。不能下咽。久而羸瘵。

卷五上

恐成疾者。可以肉汁及脯醢。或肉少許。助其滋味。不可恣食珍饈盛饌。及與人燕樂。是則雖被衰麻。其實不行喪也。惟五十以上。血氣既衰。必資酒肉扶養者。則不必然耳。其居喪聽樂及嫁娶者。國有正法。此不復論。乘積合悉。吾鄉紳家有犯此者。旣婚數年。遂無所有。男婦壽亡。蓋不孝報也。

喪次

父母之喪。中門外擇樸陋之室。以爲丈夫喪次。斬衰寢苦枕塊。不脫經帶。不與人坐焉。婦人次于中門之

內別室。撤去帷帳衾褥華麗之物。男子無故不入中門。婦人不得輒至。男子喪次。晉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坐是沉滯坎坷終身。嫌疑之際。不可不慎。

喪不當出

父母之喪。不當出。若爲喪事。及有故不得已而出。則乘樸馬布裘。鞍轡。

喪不作佛事

世俗信浮屠誑誘。凡有喪事。無不供佛飯僧。云爲死者減罪資福。使生天堂。受諸快樂。不爲者必入地獄。剉燒春磨。受諸苦楚。殊不知死者形旣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剉燒春磨。且無所施。又況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固有死而復生者。何故都無一人誤入地獄。見所謂十王者耶。此其無有而不足信也明矣。

喪不治酒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

勿陷人于惡。

塋葬勿遠

葬親近不過數里。遠不過二三十里。庶使後之子孫。雖有貧窮。猶可至其墓拜掃。若隔郡邑。葬于寫遠。縱目前子孫稍顧體面。不失拜掃。而數傳之後。或不識認墓道者有之。或爲勢豪侵占者有之。遂成孤墳。雖恃一時勢力。覬後代之顯榮。然非孝子之用心也。

治葬

檀弓。國子高曰。葬者。藏也。藏者。欲人弗得見也。此古之人。不忍親骸暴露。葬以瘞其骨。而自安其心。且不封不樹。令人不知其所在。斯其藏之又藏者也。後之人。侵假不思。遂從風水之說。大其塚墓。廣其松楸。謀地而穴。擇吉而窆。惑于貪求。已失古道。猶可也。至近人多置棺而不葬。有一姓而三代之柩猶存。有數孫而一祖之骨不掩。此尤惑之甚者也。貧賤者勿論矣。雖富貴之家。亦有之。始不過卜地而停。後必至因循。

而失。或遭盜賊之剖竊。或遭水火之漂焚。或罹事故。而家業消條。或值遷移。而子孫零落。或年月深遠。而骨朽骸枯。或地址荒涼。而獸侵蟻食。以致遺棄于荒郊古廟。敗棘頽垣者。不可數計。無後者。莫可如何。若尚有孤兒寡婦。藐弟弱孫。是乃何心。聽其委壞。夫死者之歸土。亦猶生者之有廬舍室家也。今人一夕露處。冒寒受溼。則身體必病。矧死者。風吹日曝。雨雪淋漓。片木幾何。魂必慘斷。其徘徊于風晨月夕。泣露號霜。唏噓感嘆。而望若子與孫之葬已。宜如何哀苦。無聊淒冷。自訴冀動其心耶。而子若孫。方宴寢酣歌。忘歲月之深。風雨之久。而不覺也。多有終已之身。不見葬親之事。重泉之下。罪孰加焉。余勸仁人孝子。大發良心。勇于圖葬。上戶不過十數金。中者數金。下者一二金。皆可隨力而厝。就地而安。如易云。古之葬者。厚衣以薪。葬之中野。又春秋紀。葬不擇日。司馬溫公論。葬不擇地。勿信陰陽術。拘忌百端。以阻厥事。死者入

地魂魄必樂。譬之果核谷實。種一落土。芽甲隨萌。體骨有靈。自然得氣一體相感。陰應必多。雖草率而葬。尚愈暴露于郊墟也。古人有瘞遺骸。致獲其報。則知死者樂于藏土。其不擇地也明矣。故知根本培而枝葉茂。未有薄于先而昌于後。忘其本而福其身。使賢者信予言以爲是。而速葬猶不失爲孝子。不賢者笑予言以爲迂。而不葬世必謂之忍人。復何害于勸葬之義。余自入新安。見柩多不葬。此屋聯綿。置于山麓之下。惟願天下之孝慈者。必誠必信。合天心。察地理。竭力厝埋。不謀而遇。斯可遠禍敗而致嘉祥。易貧賤而爲富貴矣。又焉往而不獲報也。

忌日丘墓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是也。君子有百世之養。丘墓是也。彭中丞公於先人忌日。不鼓吹。不令賓客。聞其在內署。屏絕家人。獨居默念。秉禮者法之。

忌日

凡祖考忌日。子孫自有哀慕悽愴之心。是日素服。不

飲酒食肉。居宿于外。曾祖以上不逮事者。服淺淡衣。而禮殺之。此義今人多不講久矣。

吉地有神物護持

范平仲云。山川英靈之蘊。冲和之粹。必有神物爲之護持。乃宰物者秘之。以待善人也。豈人力之所能爲哉。故吉土之遇。每在夫貧賤之初。凶土之藏。輒卜于富貴之後。若夫神功果可奪。天命果可改。則古今宇宙在一家。而造化之機息矣。

吉地在德不在改卜

吳文正公云。凡人得吉地而後反凶者。其病有二。一因固執已見。移穴易向。地師務承順。不復據經。一爲既獲吉地。而子孫輕信人言。無故遷改。他姓得之。因而獲福。要其原皆冥冥中有使之者。然耳。德不積而求地。猶不耕而求穫也。存耕錄云。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牛眠鶴舉雖奇遇。只在方圓寸地。圖宋謙父曰。世人盡知穴在山。豈知穴在方寸間。好

山好水世不欠。苟非其人尋不見。我見富貴人家墳。往往葬時皆貧賤。迨至富貴力可求。人事盡時天理變。吁仁人孝子。可以知所自處矣。

卜兆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地美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炎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

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端人酷信風水。家開數椽。或數十椽。不葬。予嚴示禁止。勸諭葬者七八。未數月。大水決隄。保全甚多。

沒思父母

內則曰。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家廟

伊川先生曰。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社

鄉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某嘗修六禮。大畧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忌日遷主。祭于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于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予家徒壁立。尚未有居室。故無廟。謹奉先人主供于寢中。殊歉然。

祠堂

鄭氏家規曰。一起祠堂三間。繚以周垣。以奉先世神主。其儀式並遵文公家禮。所有祭器祭服。不許他用。子孫入祠堂。當正衣冠。卽如祖考之在上。不得嬉笑。偶語疾步。

重祭

曲禮曰。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爲宮室。不斬于丘木。王制曰。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祭器。予鄉風。未有製祭器祭服者。丘木雖細。恨家貧。知愛護。不斬猶爲近禮。

必親蒞

君子之祭也。必身親蒞之。有故。則使人可也。

祭義

祭義曰。致齊于內。散齊于外。齊之日。思其所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著。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僂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愀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怒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

少年勿慶壽

端俗約言曰。少年勿慶生辰。古人劬勞之日。不延賓作樂。今不拘老少。慶壽設筵。非禮也。

父母沒不慶壽

伊川先生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彭中丞公生日不受賀可法。

親沒子不慶會

太宗嘗謂近臣曰。吾今日生日。世俗皆爲樂。在朕則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欲承顏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爲宴樂乎。

明譜系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景氏族舊無譜。子始爲之。然九世上已時遠。無可據拾矣。

宗子法

今無宗子。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從父兄。今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且如漢高祖欲下沛時。只是以帛書與沛父老。其父兄便能率子弟從之。又如相如使蜀。亦移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之。只有一個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不亂也。若無法以聯屬之。安可。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有從根直上一幹。亦必有旁枝。又如水雖遠必

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然又有勞枝達而爲餘者。故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奪宗云。

全天性以樂其生

人謂天下唯孝至難。予謂天下唯孝至易。何以云然。天下事有我本不能本不知。而學能學知。則難。若孝則天性所素具。良知良能。孩提之童所同也。夫豈不易。天下事有與我疎者。而欲我親之。早於我者。而欲我尊之。無恩德于我者。而欲我酬之以恩德。則難。若

孝經卷五上

孝

父母。則本親而親之。本尊而尊之。本有恩德而恩德之。有何難。天下事有我竭我之力。我盡我之心。而人曰。是彼之所應爲也。不足稱也。則欲人鼓舞而興起。爲難。若孝。則我竭力盡心。而天下之人。皆敬之仰之。愛之慕之。感激而稱歎之。曰。是不可及也。於是鄉黨效之。朝廷徵之。自盡於己。而食報於人。其鼓舞興起。抑何易也。而況乎天性之間。本不求人知。而切切焉。唯自盡之爲慊者乎。然則人之不孝。因自失其本。

心耳。豈嘗有生而不孝者。如果能自全其固有之天性。而實盡其孝。則父母自有生人之樂。而無憾鬱之傷矣。故人謂天下唯孝至難。予謂天下唯孝至易也。

和兄弟以慰其心

兄弟之間。多因財帛爭競。而致傷殘。或緣妯娌不睦。而生忿怒。兄弟不和。親懷滋感。君子當以物利爲輕。以人倫爲重。尤不宜偏聽枕席之鄙言。而傷手足之至性。友恭各盡。怡然藹然。父母顧之。喜可知也。若閭

孝經卷五上

孝

牆有變。定傷庭幃之心。是不友。卽不孝矣。或不幸父母見背。益當互相愛敬。以慰親于九原。乃世有見兄弟之富貴而忌。見兄弟之貧困而喜者。有各立門戶。伺其隙而訐發者。有各立黨羽。乘其危而攻擊者。有寧曲護其奴隸。而賈怨于同胞者。以他人爲密友。視兄弟如寇讐。布散流言。操戈同室。嗟乎。父母之心。能無恫乎。故盡孝者。必先和兄弟。

訓妻子以解其憂

夫婦相愛人之常情。乃世有不孝者。當其未娶。猶稍具人心。一旦成婚。遂致昏迷溺愛。妻之言金石也。親之言草芥也。其視妻也。錦繡珠玉之足珍也。其視親也。豺狼虎豹之足畏也。其視妻也。天帝菩薩之足敬也。其視親也。奴隸犬馬之足賤也。妻所愛即愛之。妻所憎即憎之。妻以爲樂者。急思所以曲全其樂。妻以爲憂者。急思所以曲解其憂。不獨不惜己之身軀。而唯求妻之快意。兼借父母之身軀。而欲得妻之歡心。其或妻與父母不合。則必是妻而非父母。即妻顯露其非。而明悖於禮。猶必信妻爲無心之過。而怨親之過入其罪焉。堂上之千言。不如枕邊之一訴。嗟乎。人雖下愚。既以身殉妻。而併以父母殉妻。是何心哉。於是父母憂鬱而不顧。父母忿怒而不顧。父母疾病而不顧。設其妻有一於是。則疾首蹙額。徬徨無措矣。嗟嗟。衾枕之愛。其奪人天性之愛。何若是其易易而慘酷。竟至於斯乎。試思身從何來。由懷胎乳哺。以迄

長大。父母鞠育教訓之恩。數髮難盡。在父母爲子娶媳。無非爲上接宗傳。下延支派。兼之待孝養於暮年。留悲思於身後耳。若爲子媳者。唯自圖私。不顧倫常。是狠虎其心。而蛇蝎其性也。今執不孝者而與語。曰。汝夫婦之愛汝子也。甚矣。汝冀其成立而愛之耶。抑不冀其成立而愛之耶。汝望其爲孝子而愛之耶。抑不望其爲孝子而愛之耶。如望其成立。望其爲孝子而愛之。而汝子異日。設大不孝。汝之心。能無恨乎。故凡人知我今日之愛子如是。即知父母昔日之愛我亦如是。知我今日懼子異日之不孝。即知父母昔日懼我今日之不孝。以情揆情。天良未有不發見者。夫父母恩。並天地然。予以爲天地逸而父母勞。天地泛而父母切。其恩德尤爲過之。更有嫡母。青年守節。皓首全貞。撫遺孤而歷盡艱辛。受千磨而矢無他志。止期子得長成。使彼可娛老景。子如不孝。益切痛心。吾願天下之爲子媳者。夫勸其婦。婦勸其夫。互相勉

勵以全孝道。而其責尤重於男子。蓋婦女未嘗讀書。所爲暴戾矜躁。鄙吝窒滯之氣。或一日而數見。唯男子因機訓誨。使知大體。有正氣以消磨其戾。有至誠以感動其心。雖遇悍婦。亦當漸歸于孝矣。予故曰。孝當以訓妻子爲急。

慎交遊以免其慮

交遊者。所以收麗澤之益。而在防比匪之傷。與善人居。則子與子言孝。弟與弟言悌。有善相勸。有過相規。與惡人居。則敗檢踰閑。蔑倫喪節之事。固不爲矣。故朋友者。所以講習倫常也。近世嚴憚正人。樂交邪佞。類聚成群。無非博奕飲酒。迷戀烟花。或作爲無益專務。侈靡耗其財帛。敗其身家。父母訓之而不從。責之而不改。以致暮景蕭條。含慙莫釋。且與匪類往來。每罹不測之禍。是不孝之由。多因擇交不慎也。予故曰。欲盡孝思。當慎交友。

動婉容以得其歡

爲人子者。豈惟功名富貴之氣。不可加諸其親。卽道德文章之槩。亦難形之于已。蓋父母之前。宜厯孺慕。是卽赤子之心也。朱子註色難曰。孝子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事親之際。惟色爲難也。今人愁容怒容。德色傲色。狂態鄙態。頑狀蠢狀。唐突抵觸。各以其時。紛形於父母之側。而一見其妻妾子女。轉瞋之間。如撥雲霧而覩青天。不覺其和而自和。不覺其愉而自愉。不覺其婉而自婉。噫嘻異哉。此豈賦性之惡。其咎在天。與抑習俗之漓。人心日喪也。夫父母受之。非不傷之。但暗忍而容之。耳傷之者。何情之難堪者。受之他人。且不甘焉。矧其子也。忍之而容之者。何。蓋彼旣已生之。亦事之。莫可如何者矣。於是或頽影而興嗟。或臨風而灑淚。憂懷莫解。病卽隨之。嗟乎。人未生子。期子之心。日切于旣生矣。抑又長矣。百年歲月無多。而以有限之精神。耗於無窮之鬱抑。劬勞旣竭。之於前。愁苦又續之。

於後。是生子適足以爲累也吁。

善奉養以安其身

人子之身。皆父母之遺體。豈財利爲囊中之私物。若徒惜費而甘旨有違。使親顏顛傾於心。忍乎。故不特自奉豐而奉親儉。爲不孝。卽自奉儉而奉親亦儉。均不孝也。富貴者。宜躬親侍奉。不可專委臧獲。貧賤者。亦宜竭力供職。豈容膜不相關。然天下富貴者少。而不甚富貴者多。試思桑榆晚景。光陰幾何。若必俟富貴而後豐焉。恐老親不及待矣。雖菽水亦可承歡。然中心卒多抱憾。世人獨此一節。每多飾詞。不曰吾家貧乏。卽云孝養有期。及至樹欲靜而風不寧。子欲養而親不在。良心雖動。悔之晚矣。終天之恨。寧自釋乎。音容既逸。墓有宿草。杯酒盞羹。僅存故事。一滴何曾到九泉。此言良可味也。何世人不以得養父母爲幸。而反以爲苦。財利則望其日增。膳親則惟思漸減。半出已意。半聽妻言。聲音顏色之間。有似不厭而厭。似

清屋先生集卷五上

善

不怒而怒。似不怨而怨者。其親實所難堪也。在父母有不屑與子媳較者。其心曰。孝不可強也。吾老人寧以口腹之故。瑣瑣然如乞食於東郭乎。有不敢與子媳較者。其心曰。吾老人龍鍾朽物矣。較之而彼勉從焉。意且含懟。較之而彼不從焉。又增其愠。寧毋較。嗚呼。人子使父母不屑與較。已入禽獸中矣。至不敢與較。豈非禽獸不若者哉。尤有不孝者。或與兄弟分養。竟以加一餐爲貪。多一刻爲逾限。有嘉穀焉。有珍味焉。已食之。妻食之。子食之。而獨父母不得食。更有已寧不食。盡使妻子食之。而父母不得食。甚至已食之。妻與子食之。而其餘者。寧獻於妻之父母。而父母不得食。甚至已食之。妻與子食之。妻之父母食之。而猶有餘者。寧邀其狎朋昵友食之。而父母竟不得食。嗟乎。嗟乎。人心喪滅盡矣。或疑予言之已甚。而不知其爲予之所目擊。而心傷。旁觀而髮指者也。予豈寓謗於規哉。

清屋先生集卷五上

善

服勤勞以適其體

凡人少壯。未有不勞而能成業者。老則倦勤。人老乏嗣而勞焉。路人且憐之矣。若父母既生有子。而猶令其勞。其與無子也等。爲人子者。必先逸其心。而後可逸其體。事無巨細。預爲經營而布置焉。使吾親無所用其心。而併不及用其力。問一事而一事已成。問數事而數事悉備。卽父母好爲蚤起。好爲遲眠。無非月夕花朝。陶情詩酒而已。乃不孝之徒。祇圖己逸。罔惜親勞。終日嬉遊。置家事於不理。務爲宴樂。問生業而茫然。曠人子之常職。貽老親之深憂。夏則衣葛。瀟灑園林。冬則披裘。擁爐香閣。而使其親餐風宿露。跋涉山川。是可忍耶。人養鷄豕。待其肥。猶可烹。若是子則不父其父。而奴其父。奴其父。而子猶不若鷄豕之足供口腹也。則亦何貴乎生之而養之也。嗟乎。予嘗見世德之家。有老僕焉。不以僕視之也。曰。爾吾父之舊人也。爾勿以冗食自嫌。而同諸僕之役。役。爾其安食。

讀書學凡

卷五上

孝

而終爾餘年。嗟乎。嗟乎。父之僕。猶推父之恩。而軫卹之。生我之父。而使其勞勩不安。不得如德門之老僕焉。則誠人世之異變矣。爲人子者。盍一思之。

審寒燠以防其疾

父治外。籌畫艱辛。母治內。生育繁苦。年日老而血氣憊。血氣憊而身軀弱。身軀弱而疾病多。疾病多而藥餌需焉。然予謂。與其有病而藥餌。不若未病而藥餌。與其用藥餌以治病之發。又不若慎寒暑以杜病之源。源古之孝子。視無形。聽無聲。若夫寒燠。猶爲易察。爲人子者。知親老矣。老則性易執。而思忽迷。其於寒燠之節。飲食之宜。老人僅可自主。一二子若媳。宜提攜之。珍惜之。察其情形。而裒益之。以待赤子者。待老人則老人安。若徒任之。而不經意。鮮有不疎虞者矣。故審寒燠。在審病。審藥之先焉。

存人心以酬其德

世有獨傳之子。恃愛而故挾制其父母。有怯弱之子。

讀書學凡

卷五上

孝

倚病而偏磨折其父母。在親之溺愛者。未有不受其愚。而其子益百計以難之。嗟乎。殘忍已甚。人心安在哉。盍思父母止汝一子。汝又何曾有幾父母耶。父母既以獨子爲憐。豈人子反不以雙親爲念。抑思父母憂汝之病。汝何獨不顧父母之病耶。投桃尚須報李。豈受恩反以讐酬。大道本是庸常。告誡金無深刻。苟存人心。自不至此。

受偏憎以隱其過

情而曰偏。似屬父母之過。雖然。宜反諸躬焉。君子於橫逆之來。猶三自反。況親爲生我者哉。竭其力者。益竭其力。盡其心者。益盡其心。不疑憎之曰偏。祇悔孝之未至。親之心。必有憐然者矣。仍或未能。又當自安於命焉。夫天何私之有。天無私。而人何以有壽夭之不一。窮通之不等耶。豈天亦爲偏愛偏憎耶。故父母之愛我。憎我。皆由於我之命。而非關父母之偏。猶夫人之受眷祐者。當思答天之貺。人之遭譴罰者。當思

回天之怒。如是。則無不平之鳴矣。世人一見憎於父母。其心卽生怨懟。夫父母憎子。而子卽怨之。是子之存心已極不肖。而父母之憎。乃先見之明。其憎不爲偏矣。且怨與憎。相倚倚。已同梟獍之殘。又何暇問親憎之偏與否也。尤足異者。每見憎於父母。不特怨之於心。且遍訴於人焉。怨之於心。心已當誅。訴之於人。罪尤不赦。爲父母者。不逐之於鄉黨之外。不懲之以三尺之法。猶是溺愛之餘也。僅僅憎之。亦已寬矣。諸子知之於父母之偏憎也。順以受之而已矣。順以受之者。不第冀其親之悟也。亦恐彰其過。而其親懷慚也。夫孝子猶恐其親之懷慚。而不孝者。怨之訴之。欲得他人盡斥其父母之過。而後快焉。且有倚妻家之勢力。而與父母樹敵焉。嗟乎。人獸之分。相去抑何遠哉。

用幾諫以冀其悟

父母之待子也。不當見其過。父母之待人也。當微審

其過何也。令名不可失也。怨尤不可招也。親倘有無心之失。倘有執性之愆。知而不言。使親之名有玷。親之身有傷。子心其能安乎。故幾諫者。朱子所云。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然或省悟之遲。亦有善全之法。親之加怒於人。不稱其罪。子從而慰之焉。或取於人者。不應多而多之。與人者。不應少而少之。子從而增之減之焉。有力不能自主者。曲爲善言以喻之焉。是豈厚其所薄。而以此示恩哉。蓋恐人有害吾父母之心。

常學集

卷五上

孝

慎殯殮以保其膚

吾彌縫其所不逮。人必轉而思之。慮害其親。以傷其子。因念其子而釋其親。故孝子之所以輪誠乎人者。非爲人也。仍爲其父母也。用荆棘爲藩籬。資干城於敵。仁人孝子之用心。無所不極。斯爲不可及與。

人專司焉。庶幾實得其益。總之老親多病。切須早爲留心。不致臨期倉卒。棺木衣衾。俱用從厚。而制度尤必精詳。雖云稱家之有無。然佛事可以不作。虛文可以盡捐。省其無益之費。而用於有益之事。所全不已多乎。若徒飾外觀。反將大事草率。罪莫大焉。至於力之優爲者。益當纖毫無憾。而後爲孝。凡人於父母生辰。四十而後有五十。五十而後有六十七十。猶可前番而後豐。若此事則一生惟一日也。嗟乎。此事而不盡心竭力。尚待何事。此時而不盡心竭力。尚待何時。稍有失焉。悔無及矣。慎之慎之。

急營葬以妥其靈

停柩不葬。非貧乏無資。卽因惑於堪輿。希圖福地。遂有滯至數十年者。又有歷年久遠。子孫互相推諉。遂至不得葬者。久而不葬。自有暴露之慘。夫爲子者。身稍饑寒。百計求覓衣食。而使其親之骸骨暴露雪壓雨漂。漠然不顧。抑何殘忍至此也。卽饒裕之家。久厝

淺土。豈無水火不測之患。每見荒郊曠野。遍地橫棺。月暗風淒。燐火四起。路上行人。尚欲斷魂。親遺骨肉。竟置不問。豈人也哉。卽世人亦有勤勤覓地者。推其心。多自望其身家之富貴。子孫之繁衍。而徒以親尸爲邀福之具。若不信形家之說。則益將怠緩。不知所止矣。又豈知急營葬者。原所以妥其靈耶。然予更有恨焉。嘗見貧窘無藉之徒。伐蔭木而求售他家。發祖塋而轉授別姓。此其人。誅之猶不足以盡其辜。斷難

書月學

卷五上

李

全節義以顯其名

爲子者奮志讀書。功名赫奕。使父母享朝廷之貤封。受鄉里之欽仰。固足爲孝。然能爲忠臣。而使吾親爲豪傑之父母等。忠臣之父母。能爲豪傑。而使吾親爲豪傑之父母等。

弟

而上之能爲聖賢。而使吾親爲聖賢之父母。流芳奕禩。垂不朽之大名。血食千秋。享俎豆於勿替。豈非孝之至大。而子道之極隆者哉。卽或自守愚拙者。謹飭存心。雖無顯揚。亦鮮玷辱。乃有不孝之徒。寡廉鮮恥。敗壞名節。或身受重戮。或顯被惡名。人皆曰。此其父母不德也。卽稍爲之寬者。亦必曰。是無義方之訓也。且有取怨於人。而使其親受冒者。更有不忠不義。而禍及於親者。嗟乎。身作身受。在已自不足惜。父母何辜。亦受非常之辱焉。其罪上通於天矣。夫有德之士。族黨友朋。且沐其光而被其惠。若此孽類。不能報父母之德。而重傷父母之名。泉臺有靈。能不切齒。天道昭然。斷無輕赦。爲人子者。當以爲戒焉。

書月學

卷五上

李

斯干詩。詠兄弟也。曰。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施不望報也。常棣詩。燕兄弟也。其一章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二章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三章曰。鸛鳴。

在原兄弟急難四章曰。兄弟閔于牆外。禦其侮。此
閔管蔡之失道。不忍疎棄。愴然惻惻之至情也。行
葦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此言兄弟宜親近而
不可疎遠也。角弓詩。刺幽王之不親九族而骨肉
相怨也。曰。驛驛角弓。翻其反矣。兄弟婚姻。無胥遠
矣。言親如兄弟。不可不厚其恩意也。葛藟詩。譏平
王之棄其九族也。曰。終遠兄弟。謂他人父。亦莫我
顧。謂他人昆。亦莫我聞。扶杜。諷時也。曰。獨行踽踽。
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
兄弟。胡不伙焉。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嗚呼。鵲鴒
在原。黃豆在釜。凡有同氣。殷鑒在茲。父齒隨行。兄
齒鴈行。敬有德。尊高年。此心此理。擴而克之。據義
如左。

兄弟之愛

伊川先生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
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于已。

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
重于已之體也。至于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
乎已之犬馬。獨愛父母之子。却輕于已之子。甚者至
若仇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

分形連氣

夫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
而後有兄弟。一家之親。此三者而已矣。自茲以往。至
于九族。皆本于三親焉。故于人倫爲重者也。不可不

書屋學尼錄
卷五上

篤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
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游則共
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
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
比。兄弟則疎薄矣。今使疎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
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唯友悌深至。不爲傍人之
所惑者。免夫。

施不望報

橫渠先生曰。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

子不分嫡庶

歐公池。嫡母所生。兩兄皆庶出。父以公屬嫡。欲厚之。公妻馮氏。請于舅曰。嫡庶爲父母服。有差等否。舅曰。無。馮曰。均子也。服無差。產其可異乎。舅大悅。從之。後

累世簪纓

同心

宋元嘉中。吐谷渾王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命諸子各獻一箭。以一箭授弟慕利延。使折之。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利延不能折。乃論之曰。汝曹知之乎。孫則易折。衆則難摧。戮力同心。然後保國。

父子兄弟不可離心

太液池岸。有竹數十叢。牙箭交加。密密如繞。明皇與

諸王閒步竹間。因謂曰。人世父子兄弟。尚有離心離意。此竹宗本不相疎。人有懷二心。此可爲鑑。因呼爲義竹。

兄弟勿以語言相傷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

義讓

楊播家世純厚。金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椿津

蕭屋學人卷五上

恭謙兄弟。且則聚于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帷幔隔障。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假寢閣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金登台鼎。而津嘗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爲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

不先入口。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藥。庭無間言。

讓產要明白

兄弟分家。含糊相讓。子孫爭家。所打告狀。

侍疾

晉咸寧中大疫。庾衮二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瘡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于外。衮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衮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者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衮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始知疫癘之不能相染也。

問衣食

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餓乎。天少冷。則撫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恕過

隋吏部尚書牛弘弟弼好酒而酣。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弘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問。直荅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敬姊

唐英公李勣貴為僕射。其姊病。必親為燃火煮粥。火燎其鬚。姊曰。僕妾多矣。何為自苦如此。勣曰。豈謂無人耶。顧今姊年老。勣亦老。雖欲數為姊煮粥。復可得乎。

勿惑婦人言

柳開仲塗曰。皇考治家孝且嚴。旦望弟婦等拜堂下。畢。卽上手低面聽我。皇考訓誡曰。人家兄弟無不義者。盡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漬日開。偏愛私藏。以致背戾分門。割戶。患若賊仇。皆汝婦人所作。男子剛腸者。幾人能不為婦人言所惑。吾見多矣。昔等寧有是耶。退則惴惴不敢出一語。為不孝事。門

輩抵此賴之。得全其家云。

重宗子

嫡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于外。以寡約入。不敢以貴富加于父兄宗族。

敬尊長

近世故家。惟晁氏因以道申戒子弟。皆有法度。群居相呼。外姓尊長。必曰某姓第幾叔。若兄諸姑尊姑之

當屋學序
卷五上

人必曰某姓姑夫。某姓尊姑夫。未嘗改呼字也。其言父黨交遊。必曰某姓幾丈。亦未嘗改呼字也。當時故家舊族。皆不能若是。

慈使衆附

易傳曰。睽極則睇。睇而難合。剛極則躁。躁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睽之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戾。雖處骨肉親黨之間。常孤獨矣。

合之道。其在禮樂。撫義如左。

一家情意淡冷

人家尊卑大小。上下內外。名分固是肅然。然中間情意。常要流通和暢。無所滯碍。方好。如衣食起居。禮儀疾苦等事。或心有所欲。口難直言。俱要推心體悉。方可久處。一家人如一株樹。爲根爲幹。爲枝爲葉。大小固有不同。都要氣脉貫通。方能長養。不然。必枯槁矣。

子宜幼時教

兒小任性驕慣。大來負了親心。費盡千辛萬苦。分明養個仇人。

失教不是慈愛

打一下兒偏疼。說一句兒偏怨。口噙一個嬌兒。送在殺場乾看。

父母是兒孫榜樣

老子終日浮水。兒子做了溺鬼。老子偷瓜盜果。兒子殺人放火。

教幼童

教訓童子。在六七歲時。不問知愚。皆當用好言勸諭。使知讀書之高。勤於教導。使不憚讀書之苦。若徒事呵斥而撲責。不惟無益。且有損也。至八九歲時。年方稍長。或可用威。若遇聰穎者。卽如前法。亦足警悟。其或未覺。畧用教答。此在一兩月。或半年。一用。方可示威。若久用不止。則彼習以爲常。必致恥心喪盡。頑鈍不悛矣。至十四五歲。尤爲邪正關頭。正養中養才之候。循循誘掖。自當水到渠成。其要只在收其放心。勿使之稍涉家務外務。專心讀書。不責自進。故先輩教子弟。遇聰穎者。單用善言警悟。往往不苦而自成。卽遇愚頑。亦加撲責。撲後。仍用好言勸諭。亦每知悔而能新。不然者。則下愚不移。雖撲責之無益也。願爲父師者。教子弟。只費自己口舌之煩。講貫之詳。督課之勤。兼以自己持身之莊。出話之正。子弟見之。自然知悚。斷不在恐嚇責撲間也。若不得已而用責。數則不

威輕亦致玩故。不責則已。責則須威。或預約人勸解。以留餘地。又必有其候。空心毋責。方飯毋責。毋亂責。毋出不意。從背後掩責。凡此皆足致疾。慎之慎之。又生徒從前懈弛者。初至時。須緩緩約束。三令五申。俟其心服。乃責。切不可性急。

教幼宜量資循序

爲父師者。不量子弟之資稟。不顧學問之生熟。而惟欲速以求成。不知工失有序。何可一旦助長。故昔謂教子弟。不必躐等。當知循序。不必性急于一時。而在操功於悠久。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年復一年。毫不放空。亦不逼迫。優而游之。使自得之。自然慧性日開。生機日活。

教幼宜分任

古命將者曰。閫以外。將軍制之。閫以內。寡人制之。延師者。亦當曰。館以內。師傅制之。館以外。父兄制之。使父兄欲操師傅之權。固令先生短氣。卽師傅嚴於館

而父兄狎於家。亦為暴寒相間。

教幼宜不假言笑

夫夏楚撲責。非無威也。手恭足重。非無儀也。而生徒往往不服者何也。以稍假言笑耳。平日師生間談家常事。館外事問答。嬉然褻矣。雖復威之儀之。無庸矣。故除講貫教訓外。不交一言。不示一笑。為立教第一關。

教幼宜鼓舞

極慧者必摘其短以抑之。則不驕。極鈍者必舉其長以揚之。則不退。倦者必加以禮貌。如習儀呼字之類則不鄙。稍長必礪以蒙工。如理書點書之類則不佻。

教幼宜賞罰

學堂設一冊。記諸生功過。逢十會察。除功過相折外。行賞罰例。賞則紙筆扇之類。罰則立跪責三等。責亦分輕重三等。先是定賞罰例。懸之座隅。務期信賞必罰。

教戒

對北及日月神聖。師長前。啜粥及裸露仰臥。不寧親命。打罵家人。若罵乳母及老僕。尤宜戒。擒拍蜘蛛。蜻蜓諸蟲。踐踏蟲蟻。折花枝。作頑。置襪履下。衣在案上。置冠帽在椅座牀邊。入禪堂道院。戲弄法物。穢手翻動經卷。出位。講閒話。翻弄人書籍文具。

教幼習揖

生徒習揖。如北向揖師。二生則長者居左。幼者居右。三生則長者居中央。次者居左。幼者居右。毋以背向人。凡揖足跟緊。命足頭少開。頭毋仰。亦毋大俯。眼視鞋尖。為準。聳大臂。先起翼如。所謂同如也次以小臂及雙手拱上。與大臂及肩齊。然後鞠躬而下。頭垂過膝。膝毋曲。致成蹲勢。徐興。肩與大臂先起。手與小臂垂下。緩起。齊肩而止。倘揖如簸箕。雙手掩胸。成何體統。

教幼習立

凡立必袖手翼如。在尊長前毋南面。毋倚。毋垂頭。毋
缺肩。毋先尊長。毋正對尊長。

教幼習坐

凡坐必先拭座。毋靠椅背。毋欠伸。毋支頤。毋交頸。毋
橫肱。師友臨座則起。有問則起。有荅則起。

教幼習飲食

飯時先淡食數口。然後用腐。添碗。然後用葷。晚食用
酒。諸生長成者陪之。幼者令先食粥。食必告。或問數

日與之飲。飲必告。假如兩人對食。則一盤中分爲

兩面。若左。第毋入右。若右。第毋入左。三人則三面。四

人則四面。第毋妄入。皆然。毋先。毋後。毋攪。毋翫。毋

數。毋雜。謂取鄰。毋以筋入口。毋以舌接食。毋歸餘。毋

食餘。再入。毋他。傾。毋含。食與人語。毋遺粒。筋。毋過肩。在

筋。毋。毋。以筋高置。嚼無聲。咽無疾。吸無流。食畢。飲

齊。兩筋乃起。

教幼識字

五六歲時。方離襁褓。未脫孩心。眷眷堂前。依依膝下。
乃其天性本真。若令就學。每日先令習坐。習靜。識字。

第一分紙上識字。書上識字二法。何謂紙上識字。凡

訓蒙。勿輕易教書。先截紙骨。方廣一寸二分。將所讀

書中字。楷書紙骨上。紙背再書同音如文之與聞。張

之與章之類。一一識之。又遇姿敏者。擇易講字面。粗

粗解說。識後用線穿之。每日溫理十字。或數十字。週

而復始。至于千字外。方用後法教書。讀至上論。方去紙

骨。大約識完四書總字足矣。凡教字時。勿教以某字

某字。如教大學之道。只教以大。教以學。教以之。教以

道。如夾雜一音。便格格不下。何爲書上識字。凡教生

書。先令本生就書上字。逐字揆認。遇不識字。用硃筆

圈出。又用黑筆寫在書頭。最爲易記。又有辨字一法。

如形之與刑。揚之與楊。聲同而筆畫邊旁不同。如已

之與巳。行之與行。杏與行。杭焉之與焉。燕女之與女。

字同而用之不同。又星之與心。登之與敦。聲近而

法

用舌用齒又不同。諸如此類。必細辨之。

教幼敬書

兒童讀聖賢書。不知敬重。每至墨污指損。糜爛不堪。皆師之過也。故諸生出大小恭。及晨起未櫛沐者。先令盥手就座。平日毋以手近書。夏月尤宜痛戒。攤書須去桌邊二寸許。凡揭書。以右手大指側視書左邊尖角擡起。以食指撚之。毋以指爪亂撮。毋以唾粘。

教幼點書

凡讀書。本生高執書籤。逐字挨點。

教幼句讀

讀音豆

書有數字一句者。有一字一句者。又有文雖數句。而語氣作一句讀者。須逐字逐句點讀明白。大約句盡處。側用大點。句法稍頓處。中用小點。

教書

書忌口傳。或不論生徒敏鈍。教至數十遍。甚則師口一停。徒亦默然者。不知兒童止用口耳。不用心目。雖

滔滔背讀。倘摘指一字。則茫無以應也。如上挨認字。

數遍後。口授十數遍。或數十遍。數十遍中。每教兩三遍。須令自讀一遍。再教。又如教八句詩。先教四句。成誦後。再教四句。又遇資之最鈍者。須逐句教讀一遍。令本生自讀五遍。方教下句。教完一首。又通首教五遍。或十遍。或數十遍。自能成誦。切勿因其資鈍。落口傳惡套。到成誦後。師須靜聽。差則提之。此處一寬。後來大為費力。又教書時。緩緩朗誦。勿恃自己書熟。令童子追讀不上。又教時。便將書義粗粗訓解。難者罕譬曲喻。令彼明白。則後來受用。

教幼念書

毋增。毋減。毋複。毋高。毋低。毋疾。毋遲。最可恨者。興至則如罵詈。如蛙鳴。興衰如蛩吟。如蠅鳴。凡此須痛懲之。究竟聲調好醜。屬之天成。雖極力挽回。不能全效者。甚眾。若欲挽回。在教不在讀也。

教幼探書

以五首爲率。每日每首讀二十遍。讀至五日。非百遍乎。然須正日。又讀百遍。則每首二百遍矣。況今日讀明日後日。又讀至五日。心口漸順。自不澀。生者。探至五日。背者。帶前五日。則每首而讀十日。何患書之不熟也。予性喜看書。口不能作喃喃聲。若作聲。則心不能入。便不記憶。亦病也。

教幼帶書

額定五首。其差處生處。全賴此處稽查。若先生苦難。少至三二首。則書不熟矣。生徒若多。挑背亦可。蓋師

雖偷力。生則全理矣。

教幼理書

逢十總理十日書文。限午前背完。下午念探書。逢廿理廿日書文。作兩日理。限次日午前完。下午念探書。逢月總理一月書文。作三日理。限第三日午前完。逢季總理一季書文。作五日理。凡書念完一本。則通本理一遍。年終將一歲書文。總理一遍。

教幼默書

背生書後。掩卷模寫。忌寫變體小字。遇重字。不可用兩點須連寫二字。有一節書。分兩首念者。須連寫前半節。

教幼兼理書

凡課讀。必兼理熟書。不得一本放空。如大學已完。進讀中庸。是庸爲生書。學爲熟書。第一次理半板。第二次理一板。三次二板。四次三板。必至通本背乃已。然亦不可止停。照前原理。或三板或五板。各隨生熟而

多寡之。讀中庸半本後。須將先半從頭理起。照理大學之法。讀上論如之。二論不必半部讀完。二冊即可從頭理起。每完二冊。法卽如前。下論兩孟讀理亦如前。法讀完四書。進而讀經。然後可將四書分作四本。學庸上論作一本。下論作一本。上孟作一本。下孟作一本。每本或三板。或五板。各隨生熟而多寡焉。讀經亦如四書法。隨讀隨理。旋轉不窮。書無不熟矣。

教幼背書

師生須口耳相接。生澀差訛。切勿提過。然吃緊在讀。不在背。忽於讀而慎於背。晚矣。忽於初背而慎於溫。晚矣。

教幼講書

子弟八九歲時。聰明漸開。當隨其每日所讀之書。卽與逐句講解。姿性高者。一講卽明。其未敏者。日與講論。久之亦可漸曉。蓋心之虛靈。知覺。人人完具。第患開關啟鑰者之無人。聰明乃蔽耳。兼以師之不善教者。止事撲責。徒張威勢。適足以銷其靈機。何能開豁其慧性。今願爲父師者。須識得此意。寬假其辭色。嚴其課程。時用好言勸諭。上之動以聖賢德業。次之動以功名富貴。再次之惕以利害禍福。子弟卽至愚者。日聆嘉言。必能警悟。自尋向上甘心願學矣。

教幼潤筆

卽把筆

扶手潤字。日久爲妙。蓋蒙童無知。與講筆法。懵然未解。口教不如手教。輕重轉折。粗粗具體。方脫手自書。

教幼臨做本

潤字稍似。方用墨書。字須方廣一寸五分。最忌臨小字。致他年有拘促之病。大字稍成。然後於大字下。分列兩行小字。臨之大小字稍成。後畫一無字格式。以油紙臨歐陽詢九成宮碑。擇其絕肖者。剪下黏格式上。日摹之初。用筆畫少者。一實三虛。次用筆畫多者。一實一虛。實則臨。虛則摹。四角填小字。習至此。必成章矣。然後再用鍾王楷法。此由賢入聖法也。

教幼餘課

天於善惡。必有其報。生徒良知方長。智識初開。宜取古人嘉言美行。以涵養之。如迺吉錄。善過格諸書。及史書典寶。果報昭然者。閒時與之講說。足以悚動心。目。感發天良。又有爲之廣訓者。假如當飲食。訓以稼穡艱難。見賓客。訓以禮貌謙謹。又如看一匾。讀一對。訓以字出何書。所取何義。又如執一器。用一物。訓以造自何人。始自何代。或因一物而旁通他物。或因一

事而援引數事。隨機利導。可令聞見拓克。更當教以惜字紙米粒。以培教養之原。

教文宜督責初功

少學之功。一在讀古。成弘慶曆諸大家八股業俱從古文脫化。尚矣。近來家數。不過讀時藝幾篇。便侈口談文。不知文章無本領。開口便村俗氣。且不讀古文。筆下亦不勁。機局亦不暢。故教子弟者。自四子本經完日。則當讀諸旁經。及古名家文。卽資鈍者。亦須讀

書屋學月
卷五上

古。選數十首。荆川公云。讀古文。取其近今者。讀今文。取其近古者。誠課讀之要訣歟。一在讀時文。讀文。自一句串下題。二句串下。以及長題。一句對做題。二句對做。以及八句三句。三段做題。四句四段。以及九句。與小搭長搭一節。全章先短後長。先淺易。後理致。先輩選初學文。定爲法趣二字。法則備有規矩。趣則吐納性靈。不尚駢詞。惟宗機法。凡讀文。亦可略做讀書法。深讀數篇。篇只求明。不先求熟。明則自然易熟。

明後復講完篇。或正在讀時。提一句。責令自講。講後

再讀熟。後再溫。得趣全在涵泳。有本領之文。有材

料之文。本領之文。貴尋脈理。材料之文。貴善剪裁。尋

脈之法。全在講題。題前題後。細細講明。方可指點文

中脈理。剪裁之法。或用其意者。或用其辭者。或用其

機局者。或用幾句。而改幾字。或用一股。而改幾句者。

全在變化出之。一在講貫。講者。講其實意。初講時用

之貫者。貫其神理。有貫串之意焉。如一章以一句貫

書屋學月
卷五上

一句。以一字貫。又如一字在書。如是解。推之易詩書

禮春秋。亦如是解。又有縷析之義焉。生徒長幼同

學講書。必分多寡淺深。本生能質疑問難。固易啟發。

否則特起一難。責令解析。或持幾說。責令揀選折衷。

講時不能卽答。寬限一日。或二日。或三日。如參禪者。

眠思夢想。務期有省而後已。作文成篇時。分講題

義。假如時習一章。全章出題。如何作文。一節出題。如

何作文。止出學而時習之。如何作文。搭出不亦說乎。

有朋自遠方來。如何作文。作法既明。結構自易。與少年講書。最忌誦述講章。間引一二語。須講了再講。使其方寸豁然。一在覆講。不覆講。則不知其胸中消息。故生徒如師所傳。句句搬出。如先後顛倒。未明也。卽次第不紊。亦必視其增減轉換。一在出題目。有法。如出理題。連數期俱理題。政事題。連數期俱政事題。卽串做對做搭截諸題。盡然。一在教作文有法。初做破題。以多做爲主。只此一題。正破。反破。順破。逆破。明破。暗破。始則爲師者做一破。卽講一格。繼則爲弟子領一格。再做一破。卽承題。起講亦然。做起講須至起比。虛比。出題而止。蓋此處是咽喉路。生死關。須一條線索。一氣呵成。如兩番爐竈。氣脈不連。中後雖佳。終非入殼。一作未是。再作。再作未是。三作。然後出名篇印証。一句串下題會做。方做二句串下題。二句串下題會做。方做兩對題。從此漸漸做去。以至長題。切勿輕改。卽改時。須說明改之之意。圈法亦然。

至其理誦經書。一切不帶兼理諸法。亦與童蒙相等。教文宜開示路數。

一教生徒作文。須先與之講明書旨。每出題目。先將通章本意。逐句逐節。從頭至尾。何者當重。何者當輕。一一講明。令其通曉。然後又將所出題目。再與細說一番。如出一句題目。看其何字當挑。何字當剔。或該承上。或該舍下。其兩句者。或該分扇。或該串講。或該上下半格。三句者。或三段。或一頭兩脚。兩頭一脚。或又該串講等類。四句五句俱如之。次第與之講明題意。文格令其各各通曉。然後及於搭題。上下題。搭題須兩下照應。上下題須兩下聯絡。然亦必先從題目顯易明白。易於發揮者。先教之。而後及於理題。庶令學者不苦難。而便於措手。總之教者須先看破題理。而後令學者據理立言。路自不錯。如此細細開導。卽學五六十篇文字。已淺淺曉大義矣。積而至於百篇。未有不能文者。有等先生。既不爲之明題理。又不爲

之經心思索。止惟抄寫成刻。令學者照前比對。後比。學者亦不自去經思索。只惟照天對地。照日月對山川等類。徒事狗迹。不一庸心。所以學文二三年。更不知題中理趣。文中機殼。往往由此。甚有將自已所作。或錄他人文字。令學者抄謄簿上。手與批點。弄彼子弟。欺彼父兄。不念彼之仰仗我者。何事且重。天地神明之降鑒我者。何顯且赫。而乃若是其相欺也。吾願為師者共戒之。一教子弟學文。當屢改。不會通之

書屋學人卷五上

時為師者。當與之代思。代作。面語而口授。必令其手自書寫。即子弟未敏者。歷經半年。當自領會。及其稍自能文。當看其姿稟所就。意見所及。各順其性。而委曲以成之。少有一得。則當取其一得。以鼓其進。必不可一於塗抹。以阻其機。大抵造意要超卓。立格要正大。題旨要明透。筆氣要清順。此為行文要務。於此不甚背謬。便是可成之機。如艱澀晦滯。雜亂重濁。此等筆路。到底無成。一教子弟能文。更無他法。每閱一

書屋學人卷五上

章書。直如親見聖賢當日口語。領會無錯。此是根本急務。以後精選新舊程墨。或時文之明白而正大者。日令抄寫一二篇。每篇必與批點。分定格局。畫斷段落。隨即與之講解。講一篇。讀一篇。讀一篇。背一篇。必令篇篇精熟。乃已。積至一二百篇。或三四百篇。訂成二三帙。時令反覆潛玩。毫無一意不明。一意不達。乃為有用。久之筆底自活。生機自暢。而無枯澀阻礙之病矣。即至能文後。此段工夫亦不可少。須將每科新出程墨房書行書。或時文小題之絕佳者。多選多讀。若能日誦數千言。而時時記于胸次。何患文詞之不富而下筆之難就也。其第一着。尤在看書。另有神會

教文八法

破承擒題主意處。破要穩。承要醒。逆破則順承。順破則逆承。正破則反承。反破則正承。起講又名小講。開講是文章說起處。要籠題大意。虛合不盡。要正反有法。要開闔有致。破承是我斷古人的起講。以下

便替古人說話了。聖賢要像聖賢口氣。小人要像小

人口氣。

人題

是承上落下處。醒目為主。高呼虛宕

為妙。

起股

又名提股。是挂題線索處。要虛籠勿急。

大約每股以五六句為率。少則四五句。亦有不用

股。只單行一段。以代起股者。是起股之變法。亦要清

線索。扼要領振文勢。

虛股

又名小股。是出點題面

處。每股以二句為率。亦有不用股。只作一兩句點

題者。不然或頓一二語。方點出題面者。更有不就點

題先只頓一二語者。

中股

是正發題義。要切實。仍

要留有餘不盡之意。

後股

是推廓餘意思。要另發

心思。另開生面。起股虛股中股後股。每項二股。故

云八股。前人定為八股者。言之不已。而再言之。兩兩

相比。明必如是。而後盡也。若合掌。則四股足矣。何必

八股哉。

束語結句

束語是收拾通篇處。或四句。或

二句。亦有不用對句。只散行數語。以詠歎題神者。皆

為束語。結句是文章結穴處。以挽上文。或落下文。或

結本題。只一二句為率。

教文五要

弟子學文第一。要曉得賓主。虛實。正反。開合。蓋文字

無賓則主不出。無虛則實不透。無反則正不顯。無開

則合不靈。弟子輩初年。先須從此八字入手。第二

要曉得脈理。一題到手。便細想其來踪去路。有上文。

即跟上文落來。有下文。即照下文逆入。如無上文。下

文。則提題中要緊字眼。掀翻籠起。此前半挂頭線處

也。頭線既明。方可作後半篇文字。中比。是正發題面

處。起承轉合。須一分曉。後比。是展發餘意處。須無

中坐有絕處逢生。第三。要知步驟。文之有步驟。如

人之有身。破承。如眼目。起講。如首領。起股虛股。如胸

臆。中股如腹。後股束語。如四肢。前後有一定。不可亂

之法。一步步說來。大約前半要虛。後半要實。前半徐

徐而來。後半沛乎有餘。所謂前不突。後不竭也。若前

後倒置。猶如人之一身。足反居上。頭反居下有是理

乎。不特一篇。卽每股中。亦有前後。須按着步驟。漸次講來。文方不亂。第四。要曉得能轉。童年作文。切不可說一層頭話。上層是這樣說。次層又轉一意。第三層又轉進一意。此層轉法也。切不可說一邊的話。前股是這樣說。對股又不是這樣說。如前輩鄉人與楚人戰。題天下有一定之鄉乎哉。有一定之鄉。不妨與楚戰也。對股天下無一定之鄉乎哉。無一定之鄉。又不妨與楚戰也。此股轉法也。又有句轉法。上句是這樣說。下句便轉了。第三句又轉了。一句一轉。一轉一意。文字自然活潑。自然不窮。蓋能轉則能通。能通則能變。能變則靈妙。不可捉摸矣。第五。要生造。文須有作性。會創闢。八股文字。須股股各出意思。最忌合掌。卽至束語結句。亦不可草率雷同。古人云。語不驚人決不休。童年作文。便要知此意。便要生造得幾句。出此五者。入門第一關也。

教文四十字訣

扼頂。扼者。凡一篇章旨。及一題眼目。扼定作主。頂者。頂上。根據上文。使有源委。提振。提者。提挈之法。題義緊要處。先於前幅提起。所謂高屋建瓴也。振者。恐文勢太平。則用筆振起。以鼓其勢。反正。反者。反形。題義正者。承上反意而正之。有反必有正。賓主。賓者。借賓形主。陪發正意。與反不同。反在題中。而賓在題外也。主者。題之正位。主重賓輕。開合。開者。拓開一步。使其寬展有勢。合者。就開處一筆收轉。歸到本題。一篇中有大開大合。一股中有小開小合。今文每有一層開。一層合。亦有以反作開。正作合。以賓作開。主作合者。翻跌。翻。又與反不同。將題意翻跌。由一層以至數層。如老吏舞文。雖一成鐵案。亦可翻轉。故謂之翻跌者。以側筆跌出題面。有反跌順跌之不同。挑代。挑者。將題中字眼。取巧挑剔。起講便有之中。後亦可用。卽起比亦可用。代者。文字中間。或中股。或後股。揣摩本人心上。替他說幾句。筆意生新。轉折。

轉者。圓轉之謂。一轉一境。愈轉不窮。乃爲靈妙。折者。一氣奔騰。中作一折。所謂千里一曲是也。又有一句一折。或一股數折者。要視文勢爲之。**擒縱擒者**。觀題切要處。用緊筆握住。謂之擒。既擒之後。復用鬆筆。將題放開。謂之縱。二者相生。**起伏起者**。文之發端。或起一峰。或起一波。伏者。隱筆也。或於未起之先。或於既起之後。伏應數筆。如兵家設伏。待時而動。更添幾倍聲勢也。有起伏。方有照應。亦有前面伏案。至後作應者。**照應照者**。映照下文應者。照應起處。猶人之有呼必應也。與映不同。**生發生者**。題義頗枯。而我善生之。或文義已盡。而我復生之。發者。題之正面。盡情闡發。如春花春柳。盡態極妍。**頓宕頓者**。頓挫。文勢欲行。故以一筆頓住。如忙裏偷閒。急來緩受也。宕者。提宕一筆。欲吐未吐。神脈宕漾。**點綴點者**。於題脈處點睛。綴者。點染姿色。如畫之有丹青。女之有粉黛。布景生情。引人入勝者也。**渡接渡者**。過文也。

鶴膝蜂腰。爭奇在此。平弱無波。過文最忌。須如驚濤駭浪。中滿拽風帆。截江而過。接者。承接也。接上起下。或接明上意。或接開一層。最要有力。又有前意未畢。中插一意。復以後意接前意者。謂之遙接。古文多用之。**推掉推者**。援引旁意。用一意推開。以入正意。又推進一層。推遠一步。亦謂之推。掉者。掉轉一筆。如舟子掉舟。神龍掉尾。轉在文中。掉在文末。**省補省者**。省筆也。文悉太繁。則用筆省之。有省文。省句。省字之不同。如論語舜亦以命禹。將亦以字。省卻執中等字。如孟子河東凶亦然。將亦然字。省卻移民移粟等字。是爲省筆。補者。補筆也。題中所無。又似題中所有。故用補出。或補上文。或補旁意。又文字於極忙處。兩意不能並寫。則先寫一意。再留一意於閒處。補之。亦謂之補。**拖繳拖者**。拖下文勢未終。特以一筆拖去。或有就上拖者。或有另拖一意者。所謂餘音嫋嫋。不絕如縷也。繳者。繳上文意已足。特以一筆繳轉。或有繳

章旨者。或有繳上文者。或有就本題作繳者。繳與掉不同。繳用實。而掉用虛。繳用完題。而掉係弄筆也。**插帶**插者。方講此句。而卽以彼句文意穿插於內。文家之玲瓏活變法也。帶者。非本題緊要處。不可不寫。而又不必正寫。只以順筆帶過。文家之息肩法也。**鎖結**鎖者。開鎖文勢欲行。恐其太縱。則用一二語略束之。結者。結束。或結一股。或結一篇。要收煞精嚴。題無遺漏。

教文學變化

文訣既定。則變化宜知。夫小題有單句者。有雙句者。有截上截下者。有短搭長搭者。有旁引曲喻者。理致題則觀其法脈。辨難題。則觀其議論。典制題。則以博雅爲工。記事題。則以磊落見致。題本枯窘。我出之以波瀾。題近粗俗。我運之以風雅。題既虛縮。非頓宕無以寬局勢。題既板實。非翻跌無以活文機。映帶串插。搭題之勝槩也。詳略呼應。長題之能事也。若夫題正

者利用反。題抑者利用揚。題纖者宜發宏論。題順者宜用逆勢。似此之類。未易悉數。孰謂小題可一槩論哉。然而同一操觚而工拙頓殊者何也。命意同而取徑異也。蓋小題所最忌者。一曰枯寂。枯木寒鴉。不如千紅萬綠也。一曰深晦。蘭生谷底。不如芝產彤庭也。一曰質實。閭閻撲地。不如海市蜃樓也。一曰澀滯。寒蛩唧唧。不如流鶯百轉也。一曰徑遂。通衢大路。不如橫峰側嶺也。一曰方幅。長鎗大劍。不如短兵相接也。

教幼書法

書法宜精。故亦附記于此。

身法凡作書。肩背宜直。胸宜去桌三寸許。面宜去背三寸許。**手法**要指實掌虛。以大指推出。食指壓下。中指鉤入。小指襯無名指擡起。執筆宜緊。豎筆宜直。

把筆四要

虛 手指心不近掌

圓 作背圓

正 筆管正直

緊 手指貼筆緊實

作字四法

橫清豎直

畫宜細豎宜粗

少粗多密

畫少字宜粗畫多字宜密

勾短點圓

勾宜短點宜圓

空勾橫直

空白宜勾橫路宜直

教子弟取友

世有杜子弟之出門者至鍵戶不容見一人及其父

讀書人卷五上

老

歿後如鳥獸頓脫牢籠亂飛胡走小人得而中之反

致辱身敗家此矯枉太過矣莫若擇孝弟忠信直

多聞之人為父兄者隆情厚貌推心置腹使子弟日

與往來折節虛已庶受其益至於無行之人雖文工

錦繡斷宜疎絕後生血氣未定但有一驕矜鄙吝之

意則正日遠邪日暱比匪之傷不可言矣即好友

合切戒戲謔戲則口不擇言常有無心之語致人終

身飲恨

今乃有不惟反唇且動手為癡昵者一或失重遂爾認真釁木凶終不可不慎

兒幼失教長大難管

只說孩兒還小長大生了氣惱

莫護子短

早幼不才瞞過尊長外人笑罵父母誇獎

教子讀經史

明理莫如讀經省事須當讀史生兒見書如仇不如

生個瞎子

創業遺子

讀書人卷五上

老

創業就創乾淨休替子孫留病眼前不圖便宜日後

方無反悔

父母多為子愁

無子愁無子有子愁到死愁他病愁他貧愁他不長

進愁他不成人

管轄人不徒尚嚴

伊川先生曰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

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吃只如此者亦能有幾

人嘗謂軍中夜驚。亞夫堅臥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

積惡則子孫貧苦

人每臨終時。憂子孫異日貧苦。不思子孫貧苦從何而來。乃從祖宗積惡中來。平日專事苛刻。計便宜。凡損人利己之事。靡所不爲。是日日殺子孫也。平時殺子孫。至臨終則憂子孫。自我殺之。復自我憂之。不之甚哉。

恤宗

羅惟德任寧國時。一日謁劉寅。喜動顏色。曰。今日大愉快事。寅問何事。曰。近貧宗有十數人。以饑荒遠來乞周。比積俸餘施散殆盡。家大人以下及諸眷屬。無一阻撓我者。爲是鬯然耳。

窮戚往來

富貴之家。嘗有窮親戚往來。便是忠厚。

遇僕

陶潛爲彭澤令。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令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寬待下人

手下無能。從容調理。他若有才。不與事你。人生世間。愚濁者多。而況婢僕。尤無奈何。何不稱意。且莫譴訶。付之一笑。心氣平和。

奴婢宜體悉

凡奴婢小人。雖是難處。凡衣食勞苦疾痛之事。皆須體悉周密。莫使嗟怨。則彼感我之恩。其有犯處。無小過。或可容忍。若故意違犯。輕則輕責之。重則重懲之。必不可縱然。亦不必先期發于聲色。使之畏而逃。不必過後追稱其失。使之疑而畏。庶爲得體。

元余闕守安慶。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嘗與石交下士。以看蔽。闕必御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爲。故人爭用命。

僕妾門客各有所取

僕妾之屬止可以代手足。不可以代心思。其可以代心思者。非我之能。馭者也。賓客之屬止可以代心。不可以代手足。其可以代手足者。非我所樂與者也。

買乳婢宜念其子

買乳婢多不得已。或不能自乳。必使人。然令已子而殺人之子。非道。必不得已。用二乳食三子。足備他。或乳母病且死。則不爲害。又不爲已子殺人之子。但

讀書

卷五

三

有所費。若不幸致誤其子。害孰大焉。

莫護僕人短

僕隸縱橫。誰向你說。惡名你受。暗利他得。

恤佃人

人家耕種。多出于佃人之力。固當以佃人爲重。東作之時。有所假貸。少收其息。水旱之年。察其有虧。早除減。不可有非理之需。不可有非時之役。不可不子弟僕輩。私有所擾。不可強其稱貸。使原供息。不可見

其自有田園。輒起貪圖意。親之愛之。不啻如骨肉。則我衣食之源。悉藉其力。俯仰俱有所取資矣。

卷五

嵩厓學凡 卷五下

步居龜手人過目 兼序

登封景日吟冬易述

秀水陶 楨幹臣訂
登封焦欽若雜臣訂



財

近思錄云。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于尊榮。農工商賈。日志于富侈。億兆之心。交薦于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傳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據義如左。

禮法

司馬溫公曰。凡爲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群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爲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一。我官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

貴粟

荆南孫儒之亂。米斗四十千。持金寶換易。纔得一撮。謂之通腸米。言飢人忘他食。煎米飲之。可稍通腸胃。

惜飯

宋王黼宅。與一寺爲隣。有一僧。每日于黼宅溝中流出雪白飯顆。澆取洗淨曬乾。不知幾年積成一囤。靖康城破。黼宅絕食。此僧所囤之米。復用水浸蒸熟。送入黼宅。無饑嗟。嗟。方黼權勢薰灼。豈虞有絕粒之時。乃賴溝中之顆。以爲命。暴殄者思之。

人家不要事事足意

胡文定公語楊訓曰。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常有些不足處。便好。人家才事事足意。便有不好事出來。亦消長之理然也。

蓮之始開也。暮則復合。至不能合。則落矣。人家富貴如蓮。始開使常有以斂意。尚可長久。若一開不可復合。吾懼凋落之不遠也。

用而不傷

士大夫當爲一家用財不當爲一家傷財。濟宗黨廣東脩救荒。助義舉。此用財也。靡宮苑。教歌舞。奢譚會聚寶玩。此傷財也。用財者損而盈。傷財者滿而訕。

惜福

人生天地間。語不可說盡。事不可做盡。心不可使盡。衣不可穿盡。飯不可吃盡。福不可享盡。畱此不盡者。以貽子孫。蓋畱有餘于後人。便有不足于今日。善乎。

楊襄毅公父瞻之言曰。現在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

不惜。將來之福。貽于子孫者。不可不培。又曰。現在之福。如點燈。隨點則隨竭。將來之福。如添油。愈添則愈潤。

豐儉得中

凡宮室器具。衣服飲食。交際禮儀之類。只宜隨自家力量所能爲者。務在豐儉得中。如財本克裕。故作貧寒之狀。人鄙其吝。用本窘乏。故爲富貴之態。人笑其。

修君子均弗與也

儉可足財

譚子云。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物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美麗。布帛之蠹也。口腹縱恣。穀梁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故一人知儉。則一家富。王者知儉。則天下富。蓋奢者三歲之計。一歲之用。儉者一歲之計。三歲之用。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奢者好動。儉者好靜。

知節知止

飽肥甘。衣輕煖。不知節者。損福。廣積聚。驕富貴。不知止者。殺身。

做人做家

聞之先輩云。俗言做人人家。便至算錙銖。不顧體面。此但做了家。不會做得人。有一等局面要好。遇事過隆。此但做了人。不會做得家。兩者均非至當之法。必做人做家。兩無損害。乃可。

貧賤富貴輪迴

貧賤生勤儉。勤儉生富貴。富貴生驕奢。驕奢生貧賤。六道輪迴。

惜用

休將實用費在無功。蝙蝠翅兒。一般有風。

濫費後來必貧

耳目受用一千身子受用一百。到頭身子饑寒。耳目顧你不得。

富貴存貧心

貧時悵望糟糠。富日驕嫌甘旨。天心難可人心。那個知足餓死。

樹木宜惜

住宅墳塋。栽培樹木。衛之。暢茂可觀。如人衣冠整潔。自然令人望之起敬。予每過鄉村。見林木茂盛者。多昌盛之族。而砍伐蕭條。必家運凌替者也。堪輿家言。修竹茂林。可驗興衰之氣象。故凡居家竹木。取用雖

不可廢。然必有節。有時。常存護愛培植之意。令其生生相繼。古人恭敬及于桑梓。重親之所植也。若先人手植者。恣意斬伐。漸至濯濯。此人家退敗之徵。而不孝莫甚焉。

屋不必大

敎家要畧曰。人家造屋太大者。必凶。昔智囊子爲美室。士苗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下。灰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

量入爲出

梭山陸先生家制云。古之爲國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國旣若是。家亦宜然。故凡家有田疇。足以贍給者。亦當量入以爲出。然後用度有準。豐儉得中。怨謗不生。子孫可守。

不可欠人債

治生先要除去債根。若宿債在身。病根不拔。雖生財

有術亦祇爲他人滋息耳。王十朋進理財策有云。生財不如節財。省用方能足用。

成家不可舉債

凡人之敢于舉債者。必謂他日寬餘。可以償也。不知今日之無他日。何爲而有。譬如百里之路。分爲兩日行。則兩日可辦。若以今日之路。使明日併行。雖勞亦不可至。無遠識之人。求其目前之寬餘。而那積在後者。無不破家者也。

富貴如花開

諺有之曰。富貴怕見開。花此語殊有意味。言已開則謝。遑可喜。正可懼。今有方值豐亨。便生驕溢。修筵慶賞。過飾婚喪。伎樂聲容。沸騰傾動。僕器服食。珍麗齊整。勝絕鄉邦。光映門戶。卻是花開矣。夫無德富貴。謂之不祥。宜加省懼。何用誇侈。子孫有是。豈爲歛抑。又若約而爲泰。時誦舉贏。則立覆之道也。

不計錙銖

國有漏網之奸。野有不簡之利。皆盛世事。人家當隆貴之時。田或不稅。債或不償。逮其子孫。一一簡察。絲毫無復遺漏。往往笑其祖父之拙。而不知已自處于衰季之世矣。

凡事皆須自爲料理。至于下人稍竊。自不能免。但不至太甚可矣。慈湖先生嘗步至蔬圃。謂園丁曰。蔬每爲人盜取。何計防之。園丁曰。須拊一分與盜者。乃可。慈湖欣然曰。此園丁吾師也。作

家者宜知此意。

放恣是破家子。

起家人。生財富庶。乃日夜憂懼。慮不免于饑寒。破家之子。生事日消。乃軒昂自恣。謂不復可慮。所謂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此其效驗。常見于已壯未老。已老未死之前。識者當自默喻。

省用

今生用度。前生積下。今生用盡。來生乞化。

貪人必生敗子

貪財之人至死不止。不義得來。付與敗子。

家業興敗

家業興于不足。敗于太足。故須嘗教有些不足處。若十分像意。便有不恰好事出來。

每見巨室豪家。賓朋燕集。歌舞盈前。堂帷隔于一簾。喧笑徹于內外。匪第過侈。深恐踰閑。濫觴滋蔓。更不忍言。

不積財

何元朗云。士夫積財。無非爲子孫計耳。然古人有云。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又黃山谷言。男女墮地。自有衣食分齊。其不應凍餒溝壑者。天不能殺也。此皆萬金良藥。士大夫不可不知。

不以多貨遺後

南唐中書令周本。好施。或勸之曰。公春秋高。宜少留餘貨。以遺子孫。本曰。吾繫草屨。事吳武王。位至將相。

誰遺之乎

貧爲清福

金溪胡九韶。從吳康齋學易。造詣潔修。家甚貧。課兒力耕。僅給衣食。每日脯焚香。九頓首。謝天賜一日清福。其老妻常笑之曰。一日三食菜粥。何名爲清福。九韶曰。吾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骨肉飽暖。無饑寒。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

貧家不以財交人

曲禮曰。貧者不以貨財爲禮。

貧不貌富。可以長貧。牽裾肘見。納履踵見。不爲友愧。殺雞飼母。摘蔬飼客。不爲客愧。夫惟不愧。乃見古人風格之妙。近世人。范陵意氣。塗飾耳目。貧于家。不貧于身。貧于親。不貧于賓。謂之。不露寒酸本色。能自撝俗。而其末難持。恐不能不別開徑竇。雞豆不忘。

賀相國致鄉親友書中一段云。據今日耳目親聽。豈不謂逢聖閣員矣。乃逢聖自有根本。不可忘者。高曾以上事。不及知。先大父大母。前嘉靖乙丑度荒年。三日。僅黃豆一升。歲除。一母雞。易米二升五合。先中憲所刊祠堂對聯。當年雞豆休忘念。此日兒孫勿妄想。使逢聖今日不念。是自絕其祖父母之澤也。先中憲赤貧諸生。授館四十年。每歲正月朔六日始。十二月二十四日止。一領青布直衣。坐處方方一塊藍色。步恭人讓居于嬖。周旋數尺陋室中。下溼上漏。炊爨即在牀前。烟薰眼淚。逢聖哽咽不能書。今日不念。是自絕其父母之澤也。卽逢聖戊戌館于鍾祥。己酉館于嘉善寺。或禦冬以絺。或六月薦草。癸卯曉揭。則先日絕糧。丙辰報至。則深夜丐酒。今日不念。忽作兩截人。是自絕其子孫之緒也。念之若何。亦曰。罔敢作業而已。不作業若何。亦曰。救得一物是一物。救得一事是一事而已。救之若何。亦曰。服膺先中憲之訓。餓死事

小家中沒飯吃。寧用米磨羹度命。切不可錯動了頭而已。不錯動念頭若何。亦曰。公門無一事之干。本宅無生事之僕。錢糧無分毫升合之逋欠。馬逆水驛。不往索一騎一舟。山場湖池。不討管一尺一寸。大江上下。無營運裝載之一船。其或非意相加。則力誠子孫閉門謝過而已。此極猥瑣事。逢聖何臚列。乃爾先正有言。孝子一步不忘親。積之成大孝。忠臣一事不顧私。積之成純忠。廉官一銖不苟拾。積之成清白。烈女一笑不聞音。積之成貞節。天下事皆起于微。成于慎。微之不慎。星火燎原。蟻穴潰堤。吾畏其卒。故怖其始也。

家本農桑。雖宦達。當記得先人櫛風沐雨。世守耕讀。縱富貴。莫忘卻平日淡飯黃菰。

戒客

驕是氣盈。吝是氣歉。人若吝時。于財上亦不足。于事上亦不足。凡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色也。

不結良緣與善緣。苦貪名利日憂煎。豈知住世金銀寶。借汝開看六十年。凡財積多而用不到。卽是看也。馬援謂之守財虜。

宜家

治家難于治國。門內尚恩。易于掩義。人固有勉于治外者。至于處家。或牽于閨幃之私。骨肉之愛。鮮克由正。蓋疎則公道易行。親則私情易昵。所以難也。夫婦女陰柔之性。鮮不妒忌而險詖。故二女同居。則猜間易生。堯欲試舜。必降以二女者。能處二女。則能處天下矣。據義如左。

體恤婦女

迪吉錄云。人生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婦人所主。惟一夫耳。饑不獨食。寒不獨衣。舍其身而身我。舍其父母而父母我。一遇遠旅之鄉。遊學之士。孤房獨宿。寒夜鐵衾。豈易言哉。我則薄倖。委身外舍。鍾情花柳。而或一旦知遇。姬侍滿前。罔念結髮。噫。何待人。

以不怨也。失行之婦。則亦已矣。若乃事姑舅。睦妯娌。和姑妯。以及前後嫡庶。間人各有心。衆皆爲政。其于憂煩展轉。忍辱吞聲。殆未可言。或因窮顛覆之家。晨夜無炊。針黹自活。亦有不能殫述者。當深思之。

娶婦不必攀附

余嘗見娶富室之女者。驕奢淫佚。動笑夫家之貧。務逞華靡。以圖勝人。一切孝公姑。睦妯娌。惠戚獲。置弗與聞。曾幾何時。而查囊俱罄。怨天尤人。譟擾萬狀。其夫雖沾餘沫。而舉動受制。笑啼不敢。至于愚昏沮喪。甘爲人下。而不辭者。未必不由此也。

擇婦

近思錄云。世人多慎于擇婿。而忽于擇婦。其實擇易見。婦難知。所係甚重。豈可忽哉。

荆布

衡公岳知慶陽。僚友諸婦。嘗會飲。在席者金綺爛然。公內子荆布而已。旣罷。不樂。公曰。汝坐何處。曰。首席。

公曰。既坐首席。又服飾華好。富貴可兼得也耶。至
今人爲美談。

正妻

人之于妻。宜防其蔽子之過。于後妻也。宜防其誣子
之過。天下未有不正妻。而能正其子者。故曰。刑于寡
妻。

厚待妻妾

凡自己妻妾。雖無貌無才。亦須厚待。蓋前生夙緣行

誼攸關。若令有怨恨處。試清夜自反。果安心乎。

夫婦有禮

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禮。此常理也。若徇
情肆慾。惟說是動。男牽欲而失其剛。婦徇說而忘其
順。則凶而無所利矣。

夫婦戒媒狎

歸妹九二。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世人以媒
狎爲常。故以貞靜爲變常。不知乃常久之道也。

人但知口中有劍。不知枕裏藏刀。牀褥間諱浪
不根之語。或乘醉飽。過爲鋪張。一入婦人之耳。
彼卽信爲必然。執爲終身。習口術柄。或甚之生
心。啟釁。余往往見之。乃知閨闈中自有畏途。禍
門不第在外人齒頰也。

內外之閑

妻雖賢。不可使與外事。僕雖能。不可使與內事。

有法度

呂榮公張大人待制諱盪之之幼女也。最鍾愛。然居
常至微細事。教之必有法度。如飲食之類。飯羹許更
益魚肉不更進也。時張公已爲待制。河北都轉運使
矣。及夫人嫁呂氏。夫人之母。中國夫人姊也。一日來
視女。見舍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謂中國夫人曰。豈
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耶。其嚴如此。

議婚姻

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

家法如何。勿苟慕其富貴。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爲不肖。今雖富貴。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妬之性。異日爲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

莫聽婦人婢子言

害莫大于婢子造言而婦人悅。婦人附會而丈夫信。

高唐學居 卷五下

七

男正乎外。女正乎內。禁此二害。家政肅矣。

嫁不失時

柳公綽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嘗言。必待齊裝豐備。何如嫁不失時。

禁閑雜女流出入

正家之道。宜痛絕閑雜女流。不可容其出入。蓋此流多陰智。能揣婦人意。且爲詞說。又能鼓動人。妻孥無識。未有不墮其術中。故骨肉之離間。鄰里之忿爭。皆

此流構之也。抑或甚焉。或爲賊之導。或爲姦之媒。其害有不可勝言者。

修德

爭着做活。讓着吃飯。身懶口饒。惹人下賤。古分內外。禮別男女。不避嫌疑。招人言語。休要搬舌。休要翻嘴。招對出來。又羞又悔。邪書休看。邪語休聽。邪人休處。邪地休行。寧好明求。休要暗起。一遍發覺。百遍是你。也休心粗。也怕手慢。不癢不疼。忙時沒

高唐學居 卷五下

七

幹。只誇人長。休說人短。人向你說。只聽休管。三

婆二婦。休教入門。倡揚是非。惑亂人心。撥龜相面。迴避安胎。哄將錢去。惹出禍來。婦人好處。溫柔方正。勤儉孝慈。老成莊重。婦人好吃好坐。男子忍飢受餓。婦人口大舌長。男人家敗身亡。好聽偷賺。自家尋氣。裝啞作聾。倒得便益。

修福

一斗珍珠。不如升米。織金裝花。再難折洗。婦人粧

束清修雅淡。只在賢德不在打扮。不良之婦穿金戴銀。不如賢女。荆釵布裙。剩飯殘茶。都要愛惜。看那窮漢糠土也吃。一米一粟。貧人汗血。捨是陰陽。費是作孽。

孝親

孝順公婆。比如爺娘。隨他寬窄。不要怨傷。只怨自家。有不是。休怨公婆難服事。

和睦

大伯小叔。小姑妯娌。你不讓他。那個讓你。既是一家。休要兩心。外合裏差。壞了白身。百年相處。終日相見。千忍萬忍。休失體面。讓的小人。纔是君子。一般見識。有甚彼此。鄰里親戚。都要和媚。性情溫熱。財物周濟。誰好與我鬪氣。是我不可人意。

慈愛

看養嬰兒。切戒飽煖。些須過失。就要束管。水火剪刀。高下跌躄。生冷果肉。小兒赤藥。多積陰德。少積

錢財。兒孫若好。錢去還來。也要仔細。也要寬大。十分刻薄。須防禍害。手下之人。勞苦飢寒。知他念他。凡事從寬。買馬不爲鞍轡。取婦卻爭陪送。新來媳婦。難得好。耐心調教。休煩惱。繼母愛前男。賢名天下傳。

德性

長者當讓。尊者當敬。任他難爲。只休使性。罵儘他。罵說儘他。說我不還他。他也臉熱。安分知足。休生暴怨。天不周全。地有缺欠。

敬夫

相敬如賓。相誠如友。娼狎兒戲。夫婦之醜。一言半語。偏生惱。朝打暮罵。也罷了。打罵休得煩惱。受些氣。兒災少。婦人當家。男子羞殺。公婆夫婿。掌生處。死心高氣。做那裏使。婦人敗說夫婿。開口沒你是處。

敬順

夫若不平。妾若不順。你做好人自有公論。

和順

大婦愛小妻。賢名天下知。

家庭三戒

一戒少年宿妓。二戒中年續絃。三戒老年置妾。少年當生育之時。弄璋弄瓦。繼祧承宗。正未有艾。豈可以一時之樂。而致毒累妻孥。以及其子女。流害無窮。悔何及也。務宜慎之。中年當涉歷之時。不幸而失偶矣。

使無所出。續娶自不必言。此外而或有所遺。無論子

與女之多寡長幼。一取繼母。未有不生疑慮者。甚至幼者有凍餒之虞。長者有嫌隙之患。以至家庭荆棘。往往然也。何如娶妾以持家。納婢以撫子。豈不相安而易制乎。切宜酌之。至於老年當衰邁之餘矣。每自子孫繞膝。而忽動納妾之念者。巧其辭曰。鋪床疊被。不知老夫女妻。前賢所戒。無論竊精竭髓。自促其年。尤可憂者。設若生育男女。且留身後之累。往往以全

福之人。而自遺不了之慮也。可不慎乎。更爲老者戒之。

御妻妾有術

金生云。御妻妾有術。此語似非實是。蓋惟誠動物。妻妾間豈用術之地。然婦人女子。見偏性執。非假術以御之。不可。有術然後駕御安妥。歸於和洽。究竟亦是誠而已。一人處內不和。唐一菴勸之居外。有老僕問何故。居外便得一菴曰。其病根在此。情狎則易遷。凡人之情。令其可繼。一時用得。多後便不續。久則變。變則通。所以自防者。須吝情。吝情者。須疎迹。

夫於妾之服

夫之於妾。何以不言服。蓋惟情有輕重。難于預定。在人以義起之耳。甘泉先生爲蒯氏服九月。以其代妻事母。久而慈子有成也。後之服妾者。擬之。禮記云。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無子則已。

登封景日珍冬易述

秀水陶 楨 翰 臣 訂
登封焦欽若雜臣訂



治國平天下之學

易傳比之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夫人君
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
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
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於上。若乃
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天下之比。其道亦已
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
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然求比於物。若田
之三驅。禽之去者縱而不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
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而莫知爲之者也。非惟人
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
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道
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已

也。在朋友亦然。修身誠意以待之。親已與否。在人
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已也。
於鄉黨親戚。於衆人。莫不皆然。三驅失前禽之義。
也。儒者志聖賢之志。爲天地立心。爲民物立命。爲
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視天下如一家。視天
下人如一身。學在是矣。

條曰。慎德曰。恕曰有容。曰仁讓。曰絜矩。

慎德

易傳云。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慎所趨向。
不慎所往。則亦陷於非義。故曰。鼎有實。慎所之也。
橫渠夫子曰。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
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爲人後者。所宜樂職。
勸功。以服勤事任。長廉遠利。以似述世風。而近代
公卿子孫。不知求仕非義。而反羞循理爲無能。不
知蔭襲爲榮。而反以虛名爲善繼。誠何心哉。詩曰。
不顯亦式。無射亦保。易曰。德言盛。禮言恭。致恭以

存其位。蓋言慎也。據義如左。

誠實

晏殊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朝。召至。值御試進士。便命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草尚在。乞命別題。上極愛其不隱。及爲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僚擇勝燕飲。市樓酒肆。往往爲侍從文學。供帳遊息之地。公貧甚。不能出。惟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東宮官缺。中批除公。衆莫喻故。次日進朝。上曰。近聞館閣

臣僚。無不日夕嬉遊。惟殊杜門讀書。如此謹厚。爲東宮官。正宜耳。公對曰。臣非不樂宴遊。直以貧無可爲之具。若有錢。亦往耳。上益嘉其誠實。仁宗時。卒大用。

爲善事積陰德

陳舉曰。爲善事者。必享福報。積陰德者。子孫必昌。不殄天物。不肆盜淫。不毀正教。善事也。救死扶傷。急人患難。無縱隱賊。隱德也。不作善事。不積陰德。則惡趣無所不入。

隱德宜念

凡人施恩于不報之地。便是積陰德。以遺子孫。使人敢怒而不敢言。便是損陰德。處隨事皆然。當官尤甚。

廉薄

士大夫于世法中。惟廉取薄享。可延續壽之源。

何元朗先生云。士君子讀書出身。雖位至卿相。

常帶一分秀才氣。方是佳士。

不失色

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志不驕人。面無得色。氣能自勝。面無懼色。量能容人。面無怒色。所務在內。面無慊色。故曰。君子不失色於人。

安不忘危

李淑通名泰。鹿邑人。洪武末。爲詹事府通事舍人。云太祖恒誦唐人李山甫上元懷古詩。吟哦不絕。且大書置屏間。其詩曰。南朝天子愛風流。盡守江山不到頭。總爲戰爭收拾得。卻因歌舞破除休。堯將道德終

無敵。秦把金湯可自由。試問繁華何處在。雨花烟草石城秋。嗚呼。安不忘危。天下寧有不致太平者哉。此後王所當法也。

才德

德行立身之本。才識處世所先。孟浪凝呆。自是空生人代百年。

作事宜顧公衆

休與衆人結讐。衆怒難已。休作公論對頭。公道難容。

毀譽

三譽升天。三毀入淵。

儉

張文節公爲相。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

一旦異于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

今日居官受祿。須思往日秀才時。又須思後日解官時。思前則知足。思後則知儉。此過去心。未來心。似不可無。

匪人莫交

仁宗問王素曰。大僚中孰可命以相事者。公曰。唯宦官。妾不知姓名者。乃可充選。帝憮然。有間曰。惟宦弼耳。公下拜曰。陛下得人矣。

仕途不可放逸

費鵠湖公初第時。修謁彭文憲公。彭曰。青年妙才。高科。皆天下第一事也。殿上金階滑。須慢慢行。倘放步失跌。便急切爬不起來。費公年少。有意氣。頗不平。其語後歷宦宰輔。久于仕途。常舉此以告仕進者曰。此前輩善誘人家法也。

李文節燕居錄云。翰林官能壞人。衙門冷易苟。

體面好。易傲。無政事。易懶。無風波。易放。若不苟。不做。不懶。不放。視人自立耳。

居官三字符

新昌有一士。少年負氣。簪仕得岩邑。頗行。謁梁石門先生請教。石門曰。清慎勤。居官三字符也。士人曰。天德王道之要。獨不可聞乎。石門微笑曰。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士人退語人曰。石門議論平平耳。越三年。士人以不檢歸。乃語人曰。我不敢再見石門先生也。

呂本中云。當官處事。不與人爭利者。常得多。退一步者。常進一步。取之廉者。得之常過其初。約于今者。必有垂報于後。不可不思也。惟不能少自忍。者必敗。此實未知利害之分。賢愚之別也。

居官宜矢儉清二字

趙彥彬。貴溪令。廉以律已。嚴以御史。寬以恤民。嘗書

座右曰。俸薄儉常足。官卑清自尊。

天子布衣

英宗謂李賢曰。朕視朝退。則朝母后。畢復親政務。既罷進膳。飲食隨時。未嘗揀擇去取。衣服亦隨宜。雖著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

中不快活

桑維翰謂交親曰。居宰相職位。有似著新鞋襪。外望雖好看。其中甚不快活。

以藝事諷

嘉靖中。京師縫人某姓者。擅名一時。所制長短寬窄。無不稱身。嘗有御史。令裁員領。跪請入臺。年資。御史曰。製衣何用知此。曰。相公輩。初任雄職。意高氣盛。其體微仰。衣當後短前長。在事將半。意氣微平。衣當前後如一。及任久。欲遷。內存冲挹。其容微俯。衣當前短後長。不知年資。不能稱也。

官盜

官訊一盜曰。爾試自言盜狀。佯不省曰。何名爲盜官。曰。汝盜那得不自知。壯健竊財。是爲盜耳。盜乃笑曰。如公言。余何能盜。若官人真盜也。儒生唔呖帖括。曾不考古今。究天人。思經濟。星輿惠澤。黔首日夜望事。權入手。借以攫取大利。父師所以教。朋友所以學。習盜也。薦賢書上公車。鄰里羨親戚。賀所慶何事。富貴到矣。公服手板。而高坐堂皇。胥吏旁列。輿臺下擁。尊嚴如天帝。官由利出。政以賄成。原郭巨豪。白晝殺人。苞苴一入。三尺安在。黃金有權。白日無光。又出而揚揚豪里中矣。間左賤氓。罰贖貧苦。披髮剝膚。室廬不保。鬻及妻孥。赴海填壑。莫之省憂。神怒人怨。錢神通天。官譽大起。甲第連雲。歌鐘撲地。僮奴如蜂。粉黛塞房。真天下之大盜也。夫穿窬穴地。破甕竊人。一錢卽以盜論刑。官人高坐拱手。搜括巨萬。而猶不失官譽。冠裳大盜。不問而問。民間乞兒小偷乎。於是官人立釋此盜。盜亦黠獷已哉。夫飲水懸魚。羔羊水菓。何代

無之。翠毛象齒。貪婪無行者。時亦不乏。卽盜言可畏哉。古云。竊鉤者誅。竊國者侯。非一日矣。

仕宦自省

鄭漢奉曰。我輩讀書博一第。衰然居四民之上。自謂朝廷倚荷。生靈利賴。而孰知日日行的是害人事。件件行的是折福事。時時做的是違心事。在在做的是背理事。此雖某下愚自省之危言。然亦可爲中人鍼砭。

楊文清公一清錄

李文節燕居錄云。在公堂行一私枉一法。瞞不過吏胥。在私宅行一法。受一物。瞞不過僮僕。夫惟可使吏胥見。可令僮僕知。則庶矣。此語可當座右之警。

爲政要務

楊文清公一清曰。當今爲政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寬簡不在煩苛。

鄉徵之擾。均冊之紛。予詳請復舊。而分甲輪卯。法永革。鄉徵民疎便之。是又不得借守法爲口實。

勤職業

居官者職業是當然的。每日做他不盡。莫要認做假權勢。偶然的。有日還他主者。莫要認作真。

吏取平不取能

漢取吏曰廉平。今改為廉能。只一能字。毒了多少百姓。理煩治劇。濟時利物謂之能。若竭民脂膏。工事繁劇。今之所謂能吏。古之所謂賊臣也。

呆昏之害

呆子之愚。甚于浪子。以其終無轉智。昏官之害。甚于

貪官。以其狼籍及人。

勿用權術

嶺右山間有獸曰羚羊者。其角屈曲玲瓏。宜于藥餌。價值頗高。此獸性不喜人鬪。每見鬪者。輒從旁跪而勸之。俟鬪者解散乃罷去。其後人利其角。故偽相鬪狀。誘羚羊來勸。因執之。久之。羚羊悟人之誘已也。亦走避鬪者。不復來勸。蓋羊乃以其善心觸人之惡心。人乃以其惡心觸羊之機心。咎在人。不在羊也。世之

為官司者。遇民間小可爭訟。乃陽為勸解。而從中利其贖緩。又復立為必犯之法。以收其贖。此與詭聞以取羚羊之角者何異。

不帶山水還鄉

鄱陽劉芝陽諱應麒。巡撫吳中。告終養歸。臨發。題詩署中曰。來時行李去時裝。午夜青天一炷香。描得海圖留幕府。不將山水帶還鄉。蓋亦道其實者矣。

居官不必盛飾從

司馬溫公為西京留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官宮祠。乘馬不張蓋。持扇障日。程伊川謂曰。公出無從騎。市人不識。有未便者。公曰。某惟求人不識耳。

禮賢

文王伐崇。至黃竹之墟。鞋繫解。顧左右皆賢。無使者。因自結之。

高位反辱

人以高位為榮。然以小人居高位。反辱矣。何者。高位

不能榮小人。極能見小人也。若使不在高位。孰知小人哉。如猴升屋而坐。非尊榮也。但令人笑之。

用威用愛亦須酌量

積威不論從違。積愛不論是非。

難爲者不必強爲

歇事難奮。玩民難振。

貪吏宜戒

雲南石屏州貪吏建皇熙畢。請鸞稱王靈官降壇判。

云玉皇座上親身說。不受人間枉法錢。

謹暮夜

楊震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

習勤

陶侃爲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甕于齋外。暮

運于齋內。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

恐不堪事。其勵志勸力皆此類也。後爲荊州刺史。侃

性聰敏。勤于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斂膝危

坐。閭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

荅。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疏遠。門無停客。常譚人

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于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

遊荒醉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世。是自棄也。諸參佐

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藉博之具。悉投之

于江。吏將則加鞭撻。曰。樛繭者。收豬奴戲耳。老莊浮

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

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弘達耶。

御吏臨民

劉安禮問臨民。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

吏曰。正己以格物。

防猾吏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

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

當官戒怒

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

當官處事務着實

當官處事。但務着實。如塗擦文字。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

察吏胥之言

凡奸猾吏胥。不利無事。無事則法行令熟。何所生釁。故往往以爲國興利之說。慙恐官長。而增丁嚴餉。及稅畝丈量。種種而起。上開一孔。下鑽百竅。納賄一身。叢謗上人。城郭富家。猶能支吾。若山谷僻陋。目不識文。告耳不辨官音。舌不解敷陳。見里長。則面色青黃。望公門。則心胆驚戰。稍有桀驁。皆得望風索騙。於是

訟獄日滋。愁怨日積。而太平索然盡矣。吁。豈無有心人而坐此者哉。

監司待州縣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于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

上官行部

鄭漢奉曰。做上官的。只是要尊重。迎送欲遠。稱呼欲尊。拜跪欲恭。供具欲麗。酒食欲豐。騶從欲都。伺候欲謹。行部所至。萬人負累。千家愁苦。即使于地方大有裨益。蒼生所損已多。及問其職業。舉是虛文。濫套。縱虎狼之吏胥。極擾傳郵。重瑣尾之文移。背繩郡縣。括奇異之貨幣。交結要津。習圓軟之容詞。網羅聲譽。至民生疾苦。若輩瞽然。此之謂妖孽。豈不驟貴。躡遷然。而願負君恩。陰觸天怒。是生民之苦果。而子孫之禍。

因也。吾黨戒之。

德歸于上

渤海大治。上遣使徵龔。遂議曹王生。從至京師。遂引入宮。王生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旣見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

舉事稱物宜

粘紙不用漆膠。殺虱不用鋒刀。

絕異色人

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媼之類。尤宜疎絕。要以清心省事爲本。

恕

近思錄曰。責己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學至于不尤人。學之至也。又曰。仁之道。只是一個公。

字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撫義如左。

所學惟忠恕

范忠宣公嘗曰。我平生所學。惟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寮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誠恕二字。予常服膺。非曰能之。願學焉。

善惡不必太分明

太抵黑白善惡。只宜在心。不宜在口。內存精明。外示渾厚。此大豪傑之局量。若靈臺無主。一味鶻突。豈包荒之謂哉。回光自照。予胸中善惡大分明。遇有不平。觸機輒發。以此涉世。難矣。請取此語。爲終身之韋弦。嘗見今人指誚前人。殆不容口。及至觀其所爲。不若遠甚。宋人詩云。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大郎當。若見鮑老當筵舞。轉更郎當舞袖長。

可謂曲盡事情矣

體恤人情

人悔不要埋怨人。羞不要數說。人極不要跟尋。人愁不宜喜悅。

知人情

怪人休怪。老了人不懼怕。你奈他何。愛人休愛。惱了勸說太苦。反惹後言。

溫語待人

李文靖公爲相。人有求進用者。必溫語却之。或問其故。曰。旣失所望。又無善詞。取怨之道也。

責備宜寬受

王旦在中書。祥符末大旱。一日。自中書還第。路由潘氏旗亭。有狂生在其上。指旦大呼曰。百姓困旱焦勞。極矣。相公端受重祿。心得安耶。遂以所持經擊旦。正中於首。左右擒之。將送京尹。旦遽言曰。言中吾過。彼何罪哉。乃命釋之。

錯誤毋輕罪

蔣恭靖公瑤。性寬厚。未嘗一物件。守揚時。出市。有兒放紙鳶。因落公帽。左右欲執之。公曰。兒幼。弗怖也。有婦瀉水樓窓。誤濺公衣。縛其夫至。瑤叱左右去之。或迂公太褻。瑤曰。吾非好名。并此婦亦誤耳。況其夫何辜。今有無錯無誤。小人深心。故以錯誤中傷之。仍敢怒上人。上之人不察。因而加罪者。竟甚矣。

貧急人宜寬宥

臨江胡季山。祖秘校。與客圍棋。有佃惡聲相加。問之曰。來算簿。公曰。少待。未幾其人直前推局大罵。客不堪。怒公詰曰。想爾不欠租。欲勾簿乎。曰。然。公卽取簿勾之。仍與斗米遣焉。還至半途。遇其妻抱子號哭而來。問何以不死。卽言其故。入門氣絕。蓋服毒而來也。不忍。禍立見矣。

勿證人過

當面證人。惹禍最大。是與不是。儘他說罷。出口侵人。要算人受得。着意凌人。要算人經得。

不非大夫

伊川先生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不念舊惡

凡取人。當舍其舊而圖其新。自賢人以下。皆不能無過。或早年有過。中年能改。或中年有過。晚年能改。當不追其往而圖其新可也。若追究往日之過。棄後來之善。將使人無遷善之門。而世無可用之材也。以是處心。刻亦甚矣。早自稱有伯夷叔齊。不念舊惡之作。蓋有所感也。

勿許人所諱

到溉之祖彥之。曾以担糞自給。及溉掌吏部尚書。何敬容參選事。有請。溉輒不允。敬容語人曰。到溉尚有餘臭。今遂學作貴人。溉聞而深銜之。又溉弟洽。一日問劉孝綽。吾甚欲買東隣地以益宅。而其主難之。奈何。綽曰。但多糞糞於其傍。以苦之。彼遂遷矣。洽怒。竟因事害之。吁。許人所諱。且禍及身。一時之口。其可以快乎。子賤時嘗耕牧于馬跑村。侍僮屢爲里人所詆。有扣之者。感憤告訟。遂思。

勿辱人父母

尚書王復。怒衆武弁。罵曰。此屬皆犬彘所生。一千戶稟曰。宋某之母。乃太宗皇帝永寧公主。王慚悔。

勿輕彈劾人

陳壽性介特。不矯許。在諫垣。指陳時政得失。無隱。惟不喜彈劾人。嘗言曰。吾父戒我勿作刑官。刑官枉人。言官尤易枉人。吾不妄言者。遵父訓也。歷官四十年。大半在散地。而廉名最著。

不輕議人

飛語無憑。必稽其實。一人無信。尚審諸同行。事有可疑。更度其時勢。一節之可指。必考其生平。君子慎無輕議人也。況是非臧否。有一時不定。而定於數十載之後。有當世不明。而明於數百載之下者。君子慎無輕議人也。

寬人過

無心之失。說開罷手。一差半錯。那個沒有。

行法到七八分。使知警戒。便罷。漫言。滅門刺史。
破家縣令。使風到七八分。留些餘地。更穩。莫致。
臨崖失馬。船到江心。

勿仇小人

休與小人爲仇。小人自有對頭。

君子不迫人于險。當人危急之時。操縱在我。寬
一分。則彼受一分之惠。若扼之不已。烏窮則攫。
獸窮則搏。反噬之禍。將不可救。

高厚學庄

卷六

教小人要從容

無束燥薪。無激憤人。

聖賢學問。雖立言多端。只一恕字。終身受享不
盡。假如已在患難時。常望人振救。有排擠者。恨
之必深。則當無事時。可爲人盡力。視人患難。卻
不救。或爲下石之語。此豈是恕。已當憂病人來。
憐恤存問。必感之。有禮數疎濶者。必不悅。若人
有愛病。已卻懶慢。不知照管。此豈是恕。已當卑

位。去見尊官貴人。使勢輕忽。久候不出。心上必
然忿恨。若居尊貴。不肯體恤人。依前慢他。此豈
是恕。已有纖過。東掩西藏。惟恐人知。他人有過。
卻對衆人言。此豈是恕。人規正己失。中心不能
堪。或面發赤。強顏勉受。若直攻人過。不知避忌。
此豈是恕。至於己所守廉潔。卻不責人以刻。甚
己所行忠厚。卻不望人以過泰。此又是盛德事。
加於恕一等矣。

人趨來待其氣平

唐宣宗坐朝次。對官趨至。必待氣息平均。然後問事。

聞事宜察

聞惡不可就惡。恐替別人洩忿。焉知非小人借我出
氣。此要路所當知也。

有容

泰之九二曰。包荒。用憑河。傳曰。人情安泰。則政舒
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治之道。必有包涵荒

穢之量。則其施爲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
若無含弘之度。有忿嫉之心。則無深遠之慮。有暴
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然
又以含弘之量。施剛果之用。故曰用憑河。撫義如
左。

度量爲福德氣

佛言。重以惡來者。吾重以善往。福德之氣。嘗在此也。
白沙詩云。若無天度量。爭得聖胚胎。朱仁軌曰。終身

讀書生

卷六

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諺曰。忍事敵災。
星。內典曰。忍含百善。默定千差。

容人

恩讐分明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
德者之言也。

平心靜氣

渾厚寬洪君子。淺狹燥急凶人。要求動物濟事。還須
易氣平心。

事有急之。不白者。寬之。或自明。毋躁急。以速其
忿。人有操之。不從者。縱之。或有化。毋操切。以益
其頑。

君子可以大受

男兒事業。經綸天下。識見要高。規模要大。若斗筭之
器。識卑見小。不足以成天下之務。

識量

問人於議論。多欲直。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
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
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
量不可強。今人有斗筭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鐘鼎之
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
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
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須
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
也。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

便動了。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棋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只益恭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爲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所動一也。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量宜大

江河之內垢穢總集而取飲者不擇量。大故也。盆盎之中猶鼠張皇而偶見者捐棄量小故也。孔子曰。察察者有所不見。恢恢者何所不容。是以相如謹避廉頗之強。寇恂不參賈復之坐。李沆不較狂生之訕。蒙正不問朝士之名。皆我師也。

觀世間極惡事。則一青一愿儘可優容。念古來極寬人。則一毀一辱何足計較。

寓精明於渾厚

好醜太明。則物不契。賢愚太明。則人不親。士君子須是內精明而外渾厚。使好醜兩得平。賢愚共受益。纔是生成的德量。

遠慮

范鎮銘司馬光墓。言熙寧姦朋淫縱。險詖儉狷。賴神宗洞察其奸。云。光子康屬蘇軾書之。軾曰。軾不辭書。懼非三家之福。乃易他銘。

納諫

李沆秉鈞日。有狂生扣馬獻書。歷詆其短。公遜謝曰。候歸詳覽。狂生隨馬后訕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能無愧乎。公於馬上跼蹐再三曰。屢求退。奈上未允耳。

位高謙恭

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稍久。則吏從旁唱相公尊重。客踧蹐起退。及富鄭公爲相。雖微

官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

清官最忌刻薄

國家設官。凡部銜皆以清吏二字。其飭董篋之意。稔重。然清乃官箴之始基。猶貞乃女德之始基。不足恃也。居官者以廉之一節自滿。而種種戾氣。批政伏焉。則是婦人無淫行。而遂可晉翁姑。壓夫子。叫噪于妯娌間矣。諺曰。清官無後。夫刑官無後。宜也。清官而罹絕嗣之報。豈天道爽哉。所以致此。可深思也。

享爵祿者不可逞聰明

世傳文昌帝君部從者。爲天堽地啞。蓋帝君所司。定爲人間爵祿之籍。以爲凡享爵祿者。必須笨鈍昏塞。不然亦是狡黠裝聾做啞一輩。若逞聰明。定遭黜落。受善

明徐存齋由翰林督學浙中。年未三十一。士子文中。用顏苦孔之卓。徐批云。杜撰。置四等。此生將領責執。

卷請曰。苦孔之卓。出楊子法言。實非生員杜撰也。徐起立曰。本道僥倖太早。未嘗學問。今承教多矣。改置一等。一時翕然稱其雅量。

寬待下人

宋太宗一日寫書。筆滯。思欲滌硯中宿墨。顧左右咸不在。因自俯銅池滌之。既畢。左右方至上。徐顧曰。爾輩何處來。

不怒小人

凡人語及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韓魏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辭氣和平。如道尋常事。

待小人不惡而嚴

正人君子。邪人不喜。你又惡他。他肯使你。

世路風波。翻覆莫測。細思惟有讓人爲妙。讓則爭者息。忿者平。怨者解。天下莫大之禍。俱消于讓之一字中矣。此聖賢大學問。常人得之。亦可

以免禍獲福

寧受人欺不要人怕

人欺未必是辱人怕未必是福

隱惡

太祖召宋濂問廷臣臧否第言善者復問否者爲誰濂曰其善者與臣交臣故知之其否者縱有之臣不知也卒無所毀

不喜攻人惡

諱魏公琦爲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者必手自封記不令人知

戒發暴

有理從容慢說何須着急發暴無理只憑惡做分明一個強盜

傳聞之言不可信

宋英宗立爲太子後稍稍傳言有異議者指蔡襄一人及卽位意便忿然襄以此疑懼請出既有除命歐

陽修進曰聞蔡襄文字尚在禁中上曾視否帝曰文字卽不會見然不可知其必無修曰若無文字事安可知就使陛下曾見猶須更別辨真僞往時夏竦必欲陷富弼先令婢子學石介書法學成僞作介書與弼謀廢立事書未及上爲言者廉知而發賴仁宗神明弼得免禍至于臣丁母憂還朝有嫉臣者亦僞撰臣一劄言乞汰內豎欲以此激怒群閣是時家家有本中外喧傳亦賴仁宗保全得至今日由是而言陛下曾見猶須辨真僞況止傳聞之語乎帝忿寢釋

睦里

史良佐南京人爲西城御史而家住東城每出入怒里人不爲起執數輩送東城御史詰之首者對曰民等總被倪尚書誤問何故曰尚書亦南京人在兵部時每肩輿過里門衆或走匿輒使人諭止曰吾不能過里門下車乃勞爾曹起耶民等愚意史公猶倪公是以無避不虞其怒也御史善其言悉解遣之倪尚

書謂文毅公也。

仁讓

易傳云。凡天下至于一國一家。至于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無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二怨隙者。便是有間而不合矣。若去其間。隔而合之。則無不和且治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西銘曰。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俾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撫義如左。

厚福薄福之辨

薄福者。必刻薄。刻薄則福益薄矣。厚福者。必寬厚。寬厚則福益厚矣。

處難處之事。愈宜寬。處難處之人。愈宜厚。處至

急之事。愈宜緩。處至平之事。愈宜平。處疑難之際。愈宜無意。

慈忍

一點慈愛。不但是積德種子。亦是積福根苗。試看那有不慈愛的聖賢。一念容忍。不但是無量德器。亦是無量福田。試看那有不容忍的君子。

積德積惡有報

積德之家。子孫不好的。變得好。積惡之家。子孫好的。變得不好。

行善不要誚神

天公不要房住。神道不少衣穿。強似將佛塑畫。不如收些貧難。

恩仇

仇無大小。只怕傷心。恩若救急。一芥千金。

士君子貧不能濟物者。遇人癡迷處。出一言提醒之。遇人急難處。出一言解救之。亦是無量功。

德

體人情

君子胸中所常體。不是人情是天理。

戒疑猜

睽極則拂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祥。明極則過察而多疑。睽之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離。雖處骨肉親黨之間。而常孤獨也。

愛樂一致纔是有恩有情

同困相愛。同亨相仇。常人之情。可共患難。不可共安樂也。

凡事宜留有餘

人休趕上。勢休使老。半截漢子。光華多少。

篤族

范文正公爲參知政事時。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克也。今而得

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疏。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疏也。苟宗祖之意無親疏。則飢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宗祖於地下。今亦何顏入家廟乎。於是恩例俸賜。常均於族人。并置義田宅云。

睦宗族

設義塚。以葬宗族之無地者。立義祠。以祭宗族之無後者。置義田。以贍宗族之無養者。饒裕之家。當力爲之。

宗法

古人宗法之立。不惟親睦一本。其實家道之隆衰。以離合爲驗。後世鄙俗戾風。自相水火。有失姻睦。而門閥之衰。外侮之遺。恒必由之。譬如蛇於此。擊其首

而尾應擊其尾而首應此生蛇也。擊其尾而首不應。擊其首而尾不應。此死蛇也。則熊豕其心焉矣。

謝述讓鄰

謝述好行善。能讓人。鄰有侵其界者。輒自寬曰。占得地。占不得天。

睦鄰

楊翥德冠一時。鄰家構舍。雨溜墜其庭。公不問。曰。晴日多。雨日少也。或又侵其址。公有曾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些兒。也不妨之句。

回護矜禮

事係幽隱。要思回護他。着不得一點攻訐的念頭。人屬寒微。要思矜禮他。着不得一毫傲睨的氣象。

厚以待友

湛甘泉霍渭厓。在南部尚書。同時府學訓導。鄧德昌乃二公同社友。相見只論齒。不論爵。或途中相遇。亦不迴避。且策一蹇驢。與之並行。後鄧死。二公爲製朋

友之服。經紀其喪。京中文武官。無有不吊者。如此高風。可於今人中求之乎。

患難之交不可忘

楚昭王出奔。而亡其履。使人求之以百金。曰。吾不忘其相從于患難之中也。故論功而未及者。皆不怨。

待友宜厚

程思廉與人交。有終始。或有疾病死喪。問遺賙恤。往返數百里。不憚勞。仍爲之經紀家事。撫摩其子孫。又

書屋學尼仁義卷六

好汲引人物。或者以爲好名。思廉曰。若避好名之譏。人不復敢爲善矣。

爭不如讓

一爭兩醜。一讓兩有。

兩人相非。不破家。身不止。只回頭認自己一句錯。便是無邊受用。兩人自是。不反面稽唇不止。只溫語稱人一句是。便是無限歡欣。

施恩要早

雨後傘不須支。怨後恩不須施。

施恩要有終

侵晨好飯。算不得午後飽。平日恩多。抵不過臨時少。

委曲成就

怒他卻是救他。薄他卻是厚他。

恩威

恩怕先益後損。則恩反爲仇。前恩盡棄。威怕先鬆後緊。則管束不下。反招怨怒。

富屋學尼仁
卷六

恤貧

檐頭車尾。窮漢營生。日求升合。休與相爭。

捨施

世間第一好事。莫如救難憐貧。人若不遭天禍。捨施能費幾文。

人有患難不能濟。困苦不能訴。貧乏不能存。而其人樸訥懷愧。不能自言於人者。吾雖無餘。亦當隨力周助。若其人本非貧乏。而以干謁爲業。

扶揮啞佞之術。遍投富貴之門。干謁州縣。有所

得。則爲己能。無所得。則爲仇怨。當以不恤不顧。

待之。不必割吾之不敢用。以資彼之浪用耳。

分惠

齊貧女徐吾。與鄰婦李氏。合燭夜績。徐貧而燭不屬。或謂李曰。徐燭數不屬。請無與夜績。徐曰。妾以貧故。起常先卧。常後掃室陳席。以待來者。坐常處下。爲貧故也。今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爲益暗。去一人。燭不

富屋學尼仁
卷六

爲益明。何愛東壁餘光。莫之能應。遂復與夜績。

解救人難

人於倉卒顛沛之際。善用一言解救者。上資祖考。下蔭兒孫。今見人墜井。因而下石者多矣。可爲浩嘆。

樂施

人有糾率錢物。造橋修路。及造渡船。宜隨力助之。不可謂捨財不見獲福而不爲。且如道路橋船既成。吾晨出暮回。過橋乘渡。無有疎虞。皆所獲福也。

立命

士君子盡心利濟。使海內人少他不得。則天亦自然。少他不得。卽此便是立命。

不肯誤人

孫屨川祖淳厚正直。偶貨物得假銀二兩。念此銀既不可用。亦不可別誤人。至東湖之濱。復於水中走十餘步。投之深處。

救貧還金

常庵學庵

仁體卷六

豫章大稜新建縣一民。鄉居窘甚。家止存一水桶。售銀三分。計無復之。乃以二分銀買米。一分銀買信。將與妻孥共一飽食而死。炊方熟。會里長至門索丁銀。里長遠來而饑。欲一飯而去。辭以無人。厨見飯。責其欺。民搖手曰。此非汝所食。流涕而告以故。里長亟傾共飯而埋之。曰。若何遽如此。吾家尚有五斗谷。隨我去。負歸。可延數日。民感其意而隨之。待谷以歸。出之。則有五十金在焉。民駭曰。此必里長所積。償官者誤。

息爭

置其中。渠救我死。我安忍殺之。遽持銀至里長所。還之。里長曰。吾貧人。安得有此。此殆天以賜若者。其人固不肯持去。久之。乃各分其半。兩家皆得饒裕。

高材令黃岩。執法不徇。有願者奪民山田。民訟之。材批牘尾曰。一片青山一片金。百年人有萬年心。鴻溝未必常爲限。倏忽浮雲變古今。踏遍青山山轉幾。問山不語柰山何。若無山下累累塚。料得爭山人更多。

常庵學庵

仁體卷六

其人慚而還之。

居官不可容易殺人

虞詡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媿。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獲罪於天。已可知也。

平恕

宋王博文爲政平恕。嘗語諸子曰。吾平生決罪至流刑。未嘗不陰擇善水土處。汝曹志之。

爲民父母

慈谿一縣令初至任。語群下曰。汝聞諺云。破家縣令。滅門刺史乎。父老對曰。民只聞得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令默然。

買辦宜公平

田野小民。斗粟尺布。入市營求。一家性命所係。我卻要在他身上去討便宜。能有幾何。顧令人當面咨嗟。背後談議。就爲多寡。入市買辦者。務使人爭售之。勿使人望而避匿也。

清屋學凡
卷六

活人

鄒幹爲兵部郎中。英廟北狩。京城戒嚴。幹超遷兵部右侍郎。凡處繁應變。多不待奏報而行。一日。鄉民萬餘欲避亂城中。守者難之。幹曰。立城本以衛民。急而拒民于外。可乎。立主納之。全活甚衆。

寬平

夏原吉。天性寬平。嘗夜閱文書。撫案嘆息。筆欲下而

止者再。其夫人問之。吉曰。吾適所批者。歲終大辟奏也。筆一下。死生決矣。是以慘沮而筆不忍下也。

恤災

有一老翁如病起。破衲毳毳瘦如鬼。曉來扶向官道傍。哀告行人乞錢米。時余捧檄離江城。邂逅一見憐其貧。倒囊贈與五斗米。試問何故爲窮民。老翁荅言聽我語。我是東鄉李福五。我家無本爲經商。只種官田三十畝。延祐七年三月初。賣衣買得犂與鋤。朝耕暮耘受辛苦。要還私債輸官租。誰知六月至七月。雨水絕無潮又竭。欲求一點半點水。卻比農夫眼中血。滔滔黃浦如溝渠。農家爭水如爭珠。數車相接接不到。稻田一旦成沙塗。官司八月受災狀。我恐徵糧吃官棒。相隨鄰里去告災。十石官糧望全放。當年隔岸分吉凶。高田盡荒低田豐。縣官不問高田旱。將謂亦與低田同。文字下鄉如火速。逼我將田都首伏。只因與我不肯首。卻把我田批作熟。太平九月開旱倉。主

清屋學凡
卷六

首貧乏無可償男名阿孫女阿惜。逼我嫁賣。賠官糧。阿孫賣與運糧戶。卽日不知在何處。可憐阿惜。猶未。并嫁向湖州山裏去。我今年已七十奇。饑無口食。寒無衣。東求西乞。度殘喘。無因早向黃泉歸。旋言旋拭。腮邊淚。我忽驚。慚汗沾背。老翁老翁。勿復言。我是今年檢田吏。此袁介踏災行也。足可以爲民牧。不恤民瘼者之勸。

明史載淮徐山東饑。仁宗坐西角門。召大學士

書屋學凡

卷六

楊士奇。令草詔。免稅糧之半。及罷官買。士奇對曰。可令戶部工部與聞。上曰。救民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議。卽命中官具紙筆。令士奇等就西角樓書詔。用墨。遣使齎行。上顧士奇曰。汝可語戶工二部。朕悉免之矣。

交人須有酌量

一飯爲恩。千金爲仇。薄極成喜。愛重成愁。

無故不殺

禮記曰。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

戒殺生

蜂蟻也。害饑寒。螻蟻都知疼痛。誰不怕死求活。休要殺生害命。

以彼肥甘。恣我口腹。試思昨日之泳躍翔翔。今

歸何地。恍見生前之飛鳴飲啄。已化甕中。則八

書屋學凡

卷六

珍羅前。盡屬呼號冤孽。五鼎在列。皆爲宛轉遊魂。自然心惻。豈復下咽。抑且臂縮。不能染指。

禁殺

雞造殺業。故不免一刀。而我不殺雞。則固已省己之一刀耳。是故佛氏見殺。如割自身。不獨爲受殺者代。其見時之痛。又爲造殺者代。其將來之痛。衆生未及知。而慈父如眼。數雨見之了了矣。

每饌烹羔。未見長肌肉。今朝血濺地。明日仍

枵腹彼命縱微賤。痛苦不能哭。殺已待如何。將人試比畜。

殺生難說心好

天地生物以供人食。如種種穀。種種果。種種蔬菜。種種水陸珍味。而人又以智巧。餅之餌之。鹽之酢之。烹之炮之。可謂千足萬足。何苦復將同有血氣。同有子母。同有知覺。覺痛覺癢。覺生覺死之物。而殺食之。豈理也哉。尋嘗說只要心好。不在齋素。嗟乎。戮其身而啖其肉。天下之言凶心。慘心。毒心。惡心。孰甚焉。好心當在何處。

蟻虫亦當愛護

燕鶯巢屋。盡護惜弱息嬌雛。螻蟻穴居。各棲止安窩。樂舍驚棲發蟄。奚望門戶清寧。覆卵傷胎。難冀胤嗣繁盛。壬午冬日。民將屠一牛。鍾其頂牛。逸奔縣署。役不能馴。見官帖然。時予禁宰方嚴。招之無認者。

禽獸亦念眷屬

擬寒山詩曰。老翁死卻兒。晝夜搥胸哭。痛心徹骨髓。

叫云我孤獨。何不反思量。恣啖猪羊肉。羊豈不思兒。猪亦有眷屬。

生子戒殺

生子不宜殺生。人無子則悲。有子則喜。曷爲慶我子。生令他子死。嬰孩始生。不爲造福。而反作業乎。

祈禳戒殺

祈禳不宜殺生。人有疾。殺牲祀神。以祈祐。不知已欲求生。反殺他命。以活我命。神而有靈。其來饗乎。

獸痛子

桓宣武入蜀。至三峽。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沿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卽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怒。命黜其人。

禽獸與人無異

鄭漢奉曰。予初不舉罪福報應。但請於執杖磨刀。捕捉搏擊之時。暫試回心一觀。觀彼衆生。逃竄飛遁。投冥入隙。恨天不賜梯。地不借孔。與人類怖畏王法。聞

有擒追。魂散魄震者。有異無異。觀彼衆生。黨類相憐。樓喙相金。如劍一雞。則衆雞驚啼。屠一猪。則群猪不食。與人類被執向官。閹門徬徨。或當死別。六親踊戀。平日眷愛。難割難捨。有異無異。觀彼衆生。捉縛被刀。宛轉悲鳴。冀或見赦。血漉命斷。聲猶汶汶。時或動掣。與人類疾病無措。號神念佛。庶幾保護。神識告離。迷眼努唇。手足牽引。以冀或存有異無異。若謂有異。是未嘗觀。卽今請觀。若謂無異。惻隱安在。卽今請斷。

書屋學凡

仁讓
卷六

感悟戒殺

有人因客至。主人將殺鷄爲黍。旋覓雞不見。欲殺一鴨。轉眼間鴨復逃匿。索之。見雞伏深處。鴨以口扯雞翅甚力。主客感悟。遂戒殺。

會盡力於我不可棄

田子方道見老馬。詢之。爲家畜而鬻於人者。嘆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爲也。贖而畜之。

絜矩

橫渠先生答范異之書曰。朝廷以道學政術爲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異之謂孔孟可作。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耶。將以其所不爲而強施之於天下歟。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爲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爲秦漢之少恩。必不爲五霸之假名。異之爲朝廷言。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間。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擬義如左。

自便不可害人

嚴養齋有子。起一書房於花園中。已落成矣。接養齋公一看。公登樓望之。卽命工人拆去此樓。不知其故。人問之曰。且拆了我說。及拆後問之曰。隣家有張姓者。亦青衿也。正在此側。我以其不利于彼。命拆之耳。

書屋學凡

卷六

念人饑寒勞苦

唐一菴與東交夜話。將寢。問曰。此時還有事須料理。否。衆曰。無。一菴曰。夜寒。吾輩飲酒樂甚。從者尚未有。寢宿處。焉得不與之料理。有官人夜飲溫室。語人曰。今冬溫暖。若是時令不正也。從者于門外頓足曰。外間時令卻甚正。處富貴而能念人饑寒勞苦者。蓋鮮。一菴先生者。真可法也。

貧富宜平心度量

富屋學凡 卷六

溟滓子居鄉。見楊腹終日者。皇皇求一飽而不得也。冬月單衣敗而不蔽體也。農夫終歲力田。莫給租稅。富商大賈。鮮衣怒馬。田連阡陌。傭保胼胝作勞。日僅錙銖。官人坐堂皇。事敲撲。而囊鉅萬。貧民日厭糟糠。統袴子厭常味。而廣求珍饈。以競豪奢。賤婦荆布不足。貴家姬恥常服。而盛購新奇。以誇美麗。廣廈細旃。侍者不稱若。而坐者稱苦。安車遠道。負者不言勞。而乘者言勞。擁重裘。坐煖室。猶然畏寒。而山中之樵。手

足皸于冰雪。揮羽扇。臨水亭。猶然怯暑。而道上之旅。流汗浹于背肩。嗟嗟。孰非屬毛離裏者。乃苦樂霄壤若此也。

施不望報

先儒云。天下惟五倫。施而不報。彼以逆施。我以順受。有此病。自有此藥。不必較量。讀之。令人心平氣和。渙然冰釋矣。

勿傷人心

富屋學凡 卷六

富尼之施。甘如時雨。傷心之語。毒如陰兵。

要服人心

使他不辨不難。要他心上無言。

戒殘刻

心要慈悲。事要方便。殘忍刻薄。惹人恨怨。

平心待人

怪人休深。望人休過。省你閒煩。免你暗禍。

戒任性不顧人

各人之情各有所重。當體人心。休任己性。

別人情性。與我一般。時時體悉。件件從寬。

便宜處讓與人。

都要便宜。我得人不虧。人是禍。虧已是福。

功過要均分。

好名休要霸占也。須均些兒。惡名休要推辭也。須分些兒。

以己心度人心。

書屋學兄

卷六

自家痛癢偏知。別個辛酸那覺。體人須要體悉。責人慎勿責苛。

施恩於人所不施之地。

毋賤賤。毋老老。毋貧貧。毋小小。

事要公同。

衆裏不憂差錯。野行不憂觸磕。

斗斛戥秤。

斗斛戥秤之類。所以平物價。而一人情也。今人或用。

兩樣。大入小出。重入輕出。其意只是便益耳。然便益。

在我。虧損在人。與暗計竊取者何異。故必較量大小。輕重得中。一件只用一樣。出入皆同。自然人已無虧。況貧富有命。算計全不在此。

人憂不可苟喜。

蔣給事性中。在京燕客。已下日矣。適鄰家子喪。公言彼方悲哭。而吾何忍歡笑。遂止之。數日喪去。乃召客。

讓地讓葬。

書屋學兄

卷六

孫文簡所居之左。爲太清道院。當路欲舉其地界。公曰。此童時所息遊也。其羽流亦舊所交與。吾既不能管葺。忍奪之乎。又一葬地。與公第密邇。公榮歸。其人欲徙去。公不許。乃築牆以障之。

近隣勿作高樓。

河間王。太子晦。私第有樓。下臨酒肆。其人嘗候晦言曰。微賤之人。雖禮所不及。然家有長幼。不欲外人窺之。家迫明公之樓。出入非便。晦卽日命毀其樓。

富貴宜庇鄉里

有仕奉常而歸。餽者逐者往來。視者關路駢陌。既而族姻交賀。即仇者亦茹恥愧謝。獨隣居一室。局鎖遠引。若避寇然。余怪問之。愀然曰。所貴錦旋者。謂其得時行道。庇吾鄉里。今或竊一名得一官。即起朝富暮貴之想。名愈高。官愈富。而用心愈謬。武斷者有矣。庇奸慝。持州縣者有之。是榮一人。增一害也。其居日以廣。隣居日以戚。吾入山避之不暇。何以賀為。吾聞而異其言。因默記而謹書之。

書屋學凡

卷六

戒許人咒人

休許人短。休咒人死。傷了人心。壞了性子。

勿打罵人

我打人還。自打幾下。我罵人還。換口自罵。

戒忌妒

氣惱他家富貴。暢快人有災殃。一些不由自己。可惜壞了心腸。

張允祥廣惜字說

武王筆銘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甚矣筆端之禍為最烈也。予見邇來惜字紙文。刊布甚廣。即焚字之會。亦各膳僧取捨。無非啟迪善心。羽翼聖教云爾。然人知惜字於有字之後。不知惜字於未有字之先。予因取其意而廣之。列為十則。俾同人榻管時。倍加乾惕。則於世可以寡怨。尤於口可以杜虛枉。於心可以全忠厚。其所以延齡惜福。寧有量哉。爰受之梓以公同志。一案牘如山。為民上者。果以公心剖析。雖遇盤錯。亦將迎刃而解。倘執己見。深文周内。則民之冤抑必多。獨孤及曰。一字之加。勝於三千之刑。可不慎歟。凡下筆有顛倒是非。使人銜冤者。此字當惜。一幕客事叅機務。權屬文移。一字未穩。即成冤獄。司事者。宜詳宜慎。勿以屢駁而侏連善類。勿以深詞而殃及無辜。古云。筆下超生。非虛語也。凡下筆有一時快意。他人永無生路者。此字當惜。一公門最

書屋學凡

卷六

易爲善。纔舉筆間。卽他人生死所係。昔定國治獄。而子爲三公。安民持平。而子皆登第。人知舞文以受賄。孰如積德以遺子孫耶。凡下筆有出入。關人性命者。此字當惜。一爭訟由於憤怒。或多方勸諭。令其解散。或抑強扶弱。公道獲伸。何得教唆以致傾陷。如薛敷以刀筆營生。積財巨萬。後家以火燼。身以水亡。是不論曲直。勸人許訟之報也。凡下筆有代駕虛詞。構人爭訟者。此字當惜。一夫婦人之大倫。或被人於書屋學居 卷六未成。或離人於既合。損德莫甚焉。昔王固休姝姝而公家暴亡。孫洪毀離敢而仍復顯爵。皆前事之驗也。凡下筆有破人婚姻。離人夫婦者。此字當惜。一骨肉本於天性。見有參商。便當曲爲調護。豈可借筆舌以離間耶。昔冒公政代償贖女。副都之尊寵非常。費無極。譏間父子。滅門之奇殃最慘。凡下筆有離間他人骨肉者。此字當惜。一孤寡乃人之最堪憐者。遇之卽宜矜恤。倘乘機騙害。孤寡暗受其侵凌。而天之

報施。未嘗或爽。凡下筆有凌孤欺寡者。此字當惜。一陰私人所隱諱。昔韓魏公爲相。每於往來文字中。見有攻人隱惡者。卽手自封之。未嘗使人見。陳眉公曰。好談人閨閻者。非有奇禍。必有奇窮。凡下筆有罵人閨閻。發人隱微者。此字當惜。一體相不具。人生之大不幸也。一經品題。纖悉畢現。昔平原君美人笑者而被誅。李昭言戲孫文懿而召愧。非前車之覆歟。凡下筆有詩歌譏誚。犯人所忌者。此字當惜。一書屋學居 卷六傳奇小說。最易惡入。或寫情郎之纏綿。或描麗女之懷。在作者不過逞鋒利于毫端。見者必致蕩佚其心志。凡下筆作淫詞艷曲。導人邪僻者。此字當惜。莫欺人

戒看婦女

你看人家婦女。眼裏偏好。人家看你婦女。你心偏惱。

自己愛物。好取人物。自己護短。好計人短。自己
圖名。好污人名。自己媒利。好竭人利。居高凌卑。
爲下犯上。設身處地。殆可類推。

嵩厓學凡

卷之六全

嵩陽學凡六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景日昡撰。日昡有嵩岳廟史。已著錄。是書依大
學八條目。排纂諸家語錄。意取通俗。故言皆淺近。
蓋曹端夜行燭之類。每門中分析子目。至數百條。
亦不免於蕪雜。

續小學六卷首一卷

〔清〕葉鈐輯註

南京圖書館藏清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續小學六

卷》提要

續小學序

考亭朱夫子所著小學一書原本虞廷教書，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與凡四書，言有當於蒙養者靡不蒐錄而漢以來名卿鉅儒嘉言善行悉表而出之先賢垂訓立教之意可謂渙切著明矣。夫人性不甚相遠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敬其長而血氣未定嗜好漸滋，奸聲亂色以蔽其聰明，謖言邪行以乖其率履，遑遑有之，故必習之於煩瑣謙退之儀，馴之於周旋進退之節，凡所以收其放心，策其朝氣而循序漸進以優入於聖賢之道，後

續小學嚴序

世之爲父兄教其子弟者，法莫詳于此也。果山葉潛夫先生隱居著書以維持名教爲己任，先集孝經註疏次述小學衍義，裒輯諸家以發明朱子之蘊，已又以朱子所錄至宋孝宗淳熙而止，自淳熙迄今名儒輩出其言行可爲師法尤爲後學所樂聞，乃編爲續小學，仍依內外篇目條分而類叙之，嗚呼備矣。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歲入大學，先後次第較如故人皆龜勉從事而不敢自棄於聖賢之徒，後世惟務獵取苟得以希富貴博聲利而已，朱子之書學者習見之而能行者百無一二焉，可慨也。試取是編而參互考

則知先生之學本於朱子其所採擇亦必以朱子爲宗以之扶掖後進造就人材其有裨於世道人心者顧不大哉予既受以卒業因爲之叙云
康熙辛未清和穀旦茗上同學弟嚴允肇拜頌

續小學題辭

禾郡果山葉鈐撰

晦翁朱夫子題辭首言元亨利貞其意教士子以四端爲立身之本雖取法乎乾而蒙養之道貫其中矣何以知其然也太極初剖乾坤在草昧之間赤子初生知識在蒙昧之際蒙而曰養者以蒙卽人心之正養卽因其固有葆其天良也然蒙聖之反而曰聖功者以蒙養明不失本來之明舍蒙求明去聖遠矣何以知其然也入道莫純於昧莫雜於見故明道若昧則近聖矣然山下出泉義曷取焉孩提一眞未散如山下原泉雖止而未達而盈科放海之量自全故艮

山靜止則坎之時出者无窮止而後行也作聖之功亶云優矣朱子又慮初學未能解悟廼輯小學爲果行育德之資何以知其然也小學記載凡盥櫛整服言語飲食肅揖起拜侍坐隨行上而定省溫清之禮下及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文皆淺說通曉使童穉持循勿怠豈非小學中之蒙養乎假令蒙心漸破意見橫生勢必若已崩之岡阜不可築基已沸之波濤不堪廻遡矣此小學一編所以佐發蒙之用也然朱子纂輯小學述六經四書採歷代典則帝王自堯舜聖賢自孔孟先儒自劉向董仲舒至宋孝宗淳熙丁未

三月而止淳熙丁未後不及載茲余遵朱子內外篇之日自周程至明季理學大儒格言懿訓暨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善士良友之事實補續全編亦將爲幼學滋其根而懋其支也第余髦未能窺聖門堂奧倘後之君子鑒余紹述朱夫子之心加損益焉固所願遂續題辭曰

天生童蒙賦性正中綱常倫理允矣大同四端具足萬善乃充秉彝爲寶至寶在躬入孝出弟知能不窮明師益友他山可攻洋洋聖謨經傳聿隆百家諸子雖麗非工尊經依傳明而弗朦寧熟五穀莫採芻蕘

續小學

卷首

二

寧進一簣莫間始終海水非瀛泰岱非崇自卑自邇造極聖功勛哉幼學復厥初衷

續小學句讀

禾郡果山葉鈐撰

或問校書曷爲先句讀曰語絕處謂之句語未絕而分之以便於讀謂之讀故句絕則點於字之旁讀分則點於字之中間也或又問句讀聞之矣然字有一字而數音者烏乎辯曰辯其韻與義也或又問韻與義奚若曰攷句字居御切音據求於切音渠周禮屨人掌青句句作劬又居侯切音鉤月令云其神句芒又居候切音構與穀通大雅云敦弓旣句又姓孔子弟子句井疆此篇以文辭止處曰句應從去聲音據讀字杜谷切入聲音讀大透切去聲音豆凡誦讀講

續小學

卷首

三

讀耕讀之類從入聲句讀二字連用及讀斷二字連用者從去聲音豆豆者幾之所逗也以此推之如辟字則有八音數字則有五音齊字則有六音告字則有七音憊字次字向字尼字俱有三音惡字門字迎字食字俱有四音古今韻會切字必遵三十六母余略舉十餘字願善學者廣通之則六經四書之元音靡不綜貫豈惟校書已哉

續小學句讀終

受業嚴慎成校梓

續小學先儒總論

禾郡果山葉鈐輯

陳氏述訓曰今之人涉獵經史博古通今遂謂學問在是而於五倫之道不講夫學者惟學乎人倫而止爾明此人倫則謂之大識見行此人倫則謂之大踐履敷此人倫則謂之大事業若離人倫而爲言開口便錯離人倫而爲行動腳便差蓋五倫之外更有何學問可名耶○魏了翁先生曰大戴禮禮儀三百可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李微之先生曰輕重倒置豈聖人之言乎愚謂威儀豈是易事凡灑掃應對進退容貌辭氣顏色皆威儀之事聖賢一生工夫臨終猶

續小學

卷首

四

慮其不能盡者此語雖微有未瑩然謂輕重倒置則不然禮器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蓋經禮三百當自曲禮三千而入曲禮卽威儀也○胡雲峯先生曰義利之辯大學之書以此終孟子之書以此始道學之傳有自來矣○士賢陳先生曰朱子小學一書其教在於明倫其要在於敬身而古人嘉言善行無不備舉誠果行育德之根柢修齊治平之權輿也○白沙陳先生曰朱子小學書造小子之具也人無本不立小學學之本也保自然之和禁未萌之欲日就月將以馴致乎大學教

之序也○湛元明先生曰童子受樸於天不鑿以人當能食能言之候便以先入之言爲主聞善言則其言亦善聞惡言則其言亦惡性近習遠之分殊乃天與人之一間故義方之教不可不豫爲之所也○羅近溪先生曰弟子之職要入則孝出則弟但孝弟不難於知而難於行不難於行而難於擴充以盡其道也蓋孝弟之人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便是謹而信也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便是汎愛衆而親仁也立身行道斐然成章其爲父子兄弟足法便是餘力學文以顯親揚名

續小學

卷首

五

於天下後世也○王心齋先生曰教子無他法但令日親君子涵育薰陶久久自能上達○歸子慕先生曰人能親近賢者雖下才不至墮落○蔡虛齋先生曰學宜養正性持正行朱子云虛心涵泳切己體察此二句終身由之不盡○徐春門先生曰近世士大夫子弟有一種桀驁不馴之性皆原於好貨財私妻子之主見隱於胸中事事堅僻執拗遂成愚自用賤自專之錮習鄉黨顯摘其非鬼神陰奪其魄思之殊令人怖語云教婦新來教子嬰孩年十三四時賦質或有未純諒未必遂至於禽獸亟須發動其良心淘

汰其惡識庶幾可化也○陳幾亭先生曰不學不慮惟孝弟耳若在事物須學而後能慮而後知然非原有是知能豈學慮所可增入顧端文有言學而能亦良能慮而知亦良知正此意也然孝弟之事亦有須學慮者聖人立教以明倫皆欲使天下學之慮之耳學慮未始非良愛親敬長未始廢學慮參觀之則於孟子之旨思過半矣

果山潛夫曰先儒小學總論尚矣余復推言之亦深望於學者而不能已也夫人日用常行之道都

續小學

卷首

六

敬明倫敬身為繼之學也後世子弟不務根本專慕浮華自就外傳塾師祇以習書對稱稍長則涉獵文史粗通帖括儼然宗而為父師者不知戒其馳騁反欣欣得意此六教皆由小學一書廢置高閣子弟縱有聰明質實亦入于虛浮而終不自返其來久矣今讀是編自宋迄明儒先之言行足以為法者即如劉金臺先生人諸一編登道岸今證人杜約規條具在必得願學者闢發劉先生之弘訓以廣敷朱夫子之微言俾人心有正而無邪則氣運有盛而無衰矣余是以深望於學者而後推言之也

續小學總論終

孫廷根校梓

續小學卷一 禾郡果山葉鈐輯註

內篇內篇有四立教明倫敬身稽古遵朱夫子篇名

立教第一此續述宋以來賢儒立教之法俾為師者知所以教而弟子知所以學

橫渠張先生作訂頑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惻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

續小學

卷一

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又作砭愚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逃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

者歸咎為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己誠不知戒其出
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
先生學堂雙廟右書詩頌左書史思伊川先生改訂
頌曰西銘之書也其理之精而此身之氣也夫曰讀西銘如讀中庸
之書也其理之精而此身之氣也夫曰讀西銘如讀中庸
地之塞以吾充其體也吾之性即天地之性達周流然
然混然一理遠之則仁風翔於海表邇之則雍睦萃
於家庭若稍分爾我彼此存胞與之理為同胞則
乎況於物乎故窮而在下儒者性分內事也一
為父則繼天立極者是首出之宗子易敢不敬曰天
國之公孤即宗子之良弼易敢不敬曰天
之而聖人德合養老矣吾有幼吾自幼之而衆善於保
凡天下疲癯殘疾惻隱獨寡秀為天地所生之上人念
其顯達猶兄弟也恤之撫之盡吾心焉耳以上發明念

續小學

卷一

二

人為天地之子與民物同體之實此下極論人所以
事天如事親之道對越乎天矣樂斯順斯之則人
也樂天之樂為父母樂純乎天矣樂斯順斯之則人
純樂天之樂為父母樂純乎天矣樂斯順斯之則人
自能生其理聖賢能盡其理以貴踐其形耳庸愚具其形
不能得之天者則地之不知天者也知天地之化何適
非時行物生則天地之事皆吾事也知天地之化何適
猶未也天無不測則地之志皆吾志也知天地之化何適
為親切故內省莫嚴於屋漏昭昭冥冥無不吾之目
瞬有存息有養夙夜不密容昭昭冥冥無不吾之目
之崇以事天親無不密容昭昭冥冥無不吾之目
能感動天親無不密容昭昭冥冥無不吾之目
莊公詩孝子不廢孝親考叔純孝也愛其母及
順於父母若孝而無歸親親親親親親親親親親親
十而慕若公欲試其也天下其有無父之國哉吾
申生曰君謂我欲試其也天下其有無父之國哉吾

何行如之再拜稽首而卒是以為恭也孔子也
遠逝不就仕焉瓜受扶入而鼓琴康親心也
執出其妻為其違命也曲盡事親之孝孔子也
許之孟子謂事親若曾子者不可也尹吉甫子伯也
孝後母謂之目事親若曾子者不可也尹吉甫子伯也
聲疑似伯奇揚聲悲歌江中衣告帶藻忽見木偶賜一
業行不加窮居之意不損者或遇富貴福澤必曰安
守體天成吾之意乎此生順天寧和元氣位育
於天地萬物所謂全體太極可與天地參者此也
欲曰讀西銘如讀中庸之書也夫東銘通問邪存
誠之要心思口耳人己內外真實而不
誣與程子親聽言動四箴如一轍然
生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灑掃應對
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
掃應對至精義入神通貫只一理雖灑掃應對只看

續小學

卷一

三

所以然者如何潛夫曰灑掃灑灑以兼灑掃掃掃地
遠則趨而近有問則應不可緩慢坐則起食在口則吐
畢則跪而無先從中錯亂對白鹿洞書院羣賢畢集
請子靜陸先生講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先
生曰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
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
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辯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
所習由其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
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
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辯也科舉取士

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
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
君子小人之辯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
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
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
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
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
熟安得不有所踰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自身
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然爲之痛
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

續小學

卷一

四

篤行之由是而進場屋其文必皆道其素思之學胸
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
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
願與諸君勉之以毋負其志晦翁先生記云淳熙辛
自金谿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
訓實從十日丁亥熹率寮友諸生與俱至於白鹿書
院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而惠於白鹿書
所以發明厥病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
隱微深痼之病聽者莫不悚然動心焉熹猶懼其久
而或忘之也復請于靜筆之於簡而受藏之凡我同
志於此反身而誠察之則○晦翁朱先生白鹿洞規
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
信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言忠

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正其誼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
反求諸己潛夫曰父子有親五句五教之目堯舜使
而所以爲學之序亦有五焉博學五句爲學之序博
以學以思以會天下之見聞審以問之以質其所學之
疑慎以思之以精研其學問之所得明以辨之以別
其公私義利是非真妄而不至於差謬皆所以窮理
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之要正其誼四句處事之要
有要言忠信四句接物之要正其誼四句處事之要
萬世學規扶進微學推廣道藝諸生皆呼爲薛夫子
今自鹿書院猶魯靈也安得薛文清再起而繼朱夫
子講此○晦翁先生曰後生初學且看小學書是做
人底樣子潛夫曰欲入大學必自小學始王夫愈卑
近則愈高遠若於高遠而棄卑近即英妄

續小學

卷一

五

通九夫之霄志氣龍八紘之表完無益於根本初學所大成也○晦翁先生曰明道
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
無湊泊處看來須是靜坐潛夫曰李先生字愿中晦
南羅仲素從之遊愿中受○西山真先生大學衍義
自序曰爲人君者不可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不
知大學爲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原爲臣而
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其書之旨皆本大學前
分二者爲綱後分四者爲目所以推行大學之義潛
曰真西山名德秀字希元浦城人宋理宗朝爲翰林
學士長身廣額容貌如玉望之者無不稱其爲神
立朝不滿十載奏疏數十萬言立聲震天下官滿期之
至惠政浚洽中外交頌端平二年卒史臣云當時輔

治之臣無出其右者至明憲宗朝丘文莊公游湖廣
氏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於治國平天下之事敘焉
御覽上嘉納之

○文宋瑞先生西澗書院講義曰
易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
所以居業也中心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無妄之謂誠
三者一道也夫所謂德者忠信而已矣辭者德之表
則立此忠信者脩辭而已矣德是就心上說業是就
事上說德者統言一善固德也自其一善以至於無
一之不善亦德也德有等級故曰進忠信者實心之
謂一念之實固忠信也自一念之實以至於無一念
之不實亦忠信也忠信之心愈持養則愈充實故曰

續小學

卷一

六

忠信所以進德脩辭者謹飭其辭也辭之不可以妄
發則謹飭之故脩辭所以立其誠誠即上面忠信字
居有守之之意蓋一辭之誠固是忠信以一辭之妄
間之則吾之業頓墮而德亦隨之矣故自其一辭之
脩以至於無一辭之不脩則守之如一而無所作輟
乃居業之義德業如形影德是存諸中者業是德之
著於外者上言進下言脩業之脩所以為德之表也
上言脩業下言脩辭辭之脩即業之脩也以進德對
脩業則脩是用力進是自然之進以進德對居業則
進是未見其止居是守之不變惟其守之不變所以

續小學

卷一

七

未見其止也辭之義有二發於言則為言辭發於文
則為文辭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雖若岐為四者然文
行安有離乎忠信有忠信之行自然有忠信之文能
為忠信之文方是不失忠信之行子曰言忠信行篤
敬則忠信進德之謂也言忠信則脩辭立誠之謂也
未有行篤敬而言不忠信者亦未有言不忠信而可
以語行之篤敬者也天地間只一箇誠字更攪撲不
碎觀德者只觀人之辭一句誠實便是一德句句誠
實便是德進而不可禦人之於其辭也其可不謹其
口之所自出而苟為之哉嗟乎聖學浸遠人偽交作

而言之無稽甚矣誕謾而無當謂之大言悠揚而不
根謂之浮言浸潤而膚受謂之游言遁天而倍情謂
之放言此數種人其言不本於心而害於忠信不足
論最是號為能言者卒與之語出入乎性命道德之
奧立若忠信人也夷考其私則固有行如狗彘而不
掩焉者而其於文也亦然滔滔然寫出來無非貫串
孔孟引接伊洛辭嚴義正使人讀之肅容斂衽之不
暇然而外頭如此中心不如此其實則是脫空誑謾
先儒謂這樣無緣做得好人為其無為善之地也夫
聖賢千言萬語教人存心養性惟存養此真實豈以

資人之口體而已哉俗學至此遂使質實之道衰淫
偽之意勝而風俗之不競從之其陷於惡而不知反
者既以妄終其身而方來之秀習於父兄之教良心
善性亦漸漬汨沒而墮於不忠不信之歸昔人有言
今天下溺矣吾黨之士猶幸而不盡溺於波瀾瀾倒
之衝纓冠束帶相與於此求夫救溺之策則如之何
噫宜亦知所勉矣或曰誠者道之極致而子直以忠
信訓之反以爲入道之始其語誠若未安曰誠之爲
言各有所指先儒論之詳矣如周子所謂誠者聖人
之本卽中庸所謂誠者天之道蓋指實理而言也如

續小學

卷一

八

所謂聖誠而已矣卽中庸所謂天下至誠指人之實
有此理而言也愚也請事斯語諸君其服之無斃夫
曰文信國處陵人名天祥字未瑞命名之義謂天之
祥宋之瑞也實祐乙卯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
理宗親擢第一後因極論宦官董宋臣妄言遷都之
罪出守福州前准任卽於西淵書院釋菜講義此先
學校而後簿書也咸淳十年移知贛州德祐元年先
生以都守募萬人起兵勤王爲浙西江東制置使德
祐二年爲右丞相兼樞密使王爲諸路軍馬未幾元兵
入臨安遣先生請和先生夜亡自高郵赴海至福州
乞太后命二王鎮閩廣以圖興復崖山破先生被執
大罵請劍就死元將張弘範必欲以禮見先生曰吾
能死不能拜廷長相見弘範置酒從容曰丞相忠
孝盡矣不能改事宋者死必不失爲宰相先生流涕
曰國亡不能救臣死無餘生弘範感其忠義不害弘
心手弘範不食周粟亦自盡其死誰復書况先生曰
而夷齊不食周粟亦自盡其死誰復書况先生曰
範具奏不屈狀送至京師在道絕粒八日不死元世

祖問曰汝何願答曰願一死足矣帝問與之語終不
屈帝怒命左右殺之弘範曰丞相忠義不辱死矣
贊皇之衣帶間其詞云孔曰成仁孟子曰成義惟義
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
愧相可死矣至有七矣余讀王炎午生祭文丞相文
丞相遺魂返南邦也余謂信國被執若即一忿自裁
忠相遺魂返南邦也余謂信國被執若即一忿自裁
志初不屈於張弘範再不屈於元世祖更與李羅抗
論雄辯怒罵痛暢使元君臣知宋朝有血性大丈夫
刀鋸不能亂其心雷震不能奪其魄而至剛至大之
氣亘百世而光昭矣 ○陽明王先生曰君子之於六
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
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
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

續小學

卷一

九

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
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僞邪
正而時辯焉所以尊春秋也 潛夫曰讀經必先求之
易爲聖學根本四聖人之書分而讀之方伏義盡封
時未有文字乾坤南坤北是天地設位東南多澤西
日月運行交風行天上指從地起東南多澤西北多
山法象自然彰彰如此及文王從而更定坎北者河
圖天一生水也離南者河圖地二生火也震東者河
圖天三生木也兌西者河圖地四生金也乾坤又異
分擅四隅亦以兌西者河圖地四生金也乾坤又異
主也易稱大極爲配河圖五居中央以五居中央
禮稱王中心無爲也心守至正一而已矣月令明堂
莫不稱父又就六書中細制析微大衆小象示以
公提執範又就六書中細制析微大衆小象示以
立命之基與神書治天夏書治地商周人事經緯
則以代而易書治天夏書治地商周人事經緯

論作習作治則不傳已可以觀世變矣雅頌等周公
制代是聖人之詩也周南召南原本王化三周頌者
易代所遺魯頌者宗周所著十五國之風太史所陳
採而問俗黍離既降幽厲傷之變雅變風不甚卒讀
子夏為序子貢為傳微言大義有僅存者後學所當
博習耳春秋魯史舊文與易象並見採實謂之權定
王霸之略內而治心外而治世其旨約其義廣仲尼
素王丘明素臣讀三傳之文旁通類約思風易於胸
臆豈徒以胡氏為折衷耶大戴小戴雜引周秦內則
少儀禮身入學之準禮與天地同節樂與天地同和
郊祀者配天之儀廟中者竟內之象人本乎天萬物
本乎祖非其人不為知也孝經十八章與大學一書
相為表裏習孔子之訓尤
宜服膺學者不可不審
○整菴羅先生曰聖人所
謂太極乃據易而言之蓋就實體上指出此理以示
人不是懸空說
潛夫曰余聞王勃夢中有告者曰易
篇至晉卦會病止王勃之易今已不傳夢中之告竟
不明言說者謂倘明言易有太極之旨則無後世紛

續小學

卷十

十

紛之論矣余以為不然若太極果可夢傳何不傳於
訂實田王孫孟喜梁丘賀輩而通傳王勃耶謂之怪
妄可也整菴名欽順
○念菴羅先生曰但知即百姓
之日用以證聖人之精微不知反小人之中庸以嚴
君子之戒懼
潛夫曰此論透盡全部中庸之性
道矣羅名洪先嘉靖鼎元吉水人
○貞
復楊先生論讀孝經之法曰每日清晨默坐閉目存
想從自身現今年歲回想孩提愛親時光景如何又
回想下胎一聲啼叫時光景如何又回想在母腹中
母呼一呼母吸一吸時光景如何到此情識俱忘只
有綿綿一氣忽然自生歡喜然後將身想作箇行孝
的曾子侍立孔子之側無限敬愛
潛夫曰知讀孝經
之法即得曾子之

心矣貞復名起元別字復所廣東歸善人平生事紀
考與父友厚宗族間黨人有過耳不欲聞而惟就其
所善獎成之正德末年授翰林編修執贊於江西
城羅近溪先生嘉靖戊戌為少宰丁母艱哀毀而歿
○近溪羅先生曰大學原是一章書
潛夫曰全部大
學總括致知格
物明理是一章書分章讀者循理會也合章看
者通貫無窮也羅先生正德朝南城理學之宗
○景逸高先生曰孟子七篇句句是格物而性善又是
格物第一義知到性善方是物格孟子說聖人人倫
之至又說不堯不舜便賊君賊民聖人人倫之至豈
人人可為人不為聖人豈便至賊君賊民不知人倫
之至處正是人人可能處乃人之性也所謂仁也出
乎此即是不仁中間更無站立處所謂窮至事物之

續小學

卷

十一

理者如此
潛夫曰景逸名攀龍字存之無錫人萬曆
宗時進瑞禍變丙寅三月先生聞達遂書遺表曰謝
國恩自立蓮花池而逝夫忠憲公之學曰程朱為
的曰復性為主曰知本為宗曰居敬窮理為業四方
從遊者至先令讀小學近思錄次令靜生曰養溪厚
之氣真
○景逸先生示揭陽諸友讀書法曰聖賢之
書不是教人專學作文字求取富貴乃是教天下萬
世做人的方法今人都不曾依那書上做得一言所
目書自書我自我都不相關都無意味學者讀書須
要句句反到自己身上來看如看大學便思如何為
明德在自己身上體認明德如何模樣我又如何明
之如何能新民如何為至善我又如何止之都要在

身上認得親切若見未真行住坐臥放在心裏思量又如日用之間聖人分明說入則孝便思量去盡孝道說出則弟便思量去盡悌道說言忠信便說話要忠信說行篤敬便行要篤敬但依那書上勉強做得一兩句便漸漸我與書相交涉意味漸漸淡冷一面思索體認一面反躬實踐這纔是讀書今人終年看書不會記得一句明年又重看到老亦只如此其實不會有一句透徹一句受用若依此法去看只須看得一書其他便迎刃而解終身不忘更是人人做得箇人品如今第一要緊的是這一箇心迺萬理統會

續小學

卷一

十二

萬事根本今人終日營營閒思妄想此心不知放在何處如此豈有與聖賢之書相入之理諸友若肯相信今日回去便掃一室閉門靜坐看自己身心如何初間必是恍惚飄蕩坐亦不定須要勉強坐定令浮氣稍寧只收斂此心向腔子裏來若奈何這浮思邪慮不下只向書中求聖賢所曰事心之法孟子說求其放心存其心養其性操則存舍則亡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孔子又都不說心只說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於此類者尋箇人頭若更不得再於性理中周程張朱所論存

養處討箇方法便依法力行如此自然有所得只旬日之間便見功效果能存得這箇心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明何事不可行至於文詞不過寫其胸中所得若心定理明自然不待用力而能不待求其績飾而工矣天下萬事皆有箇本源從其本而求之則雖難而實易從其枝葉而求之則雖易而實難義理無窮學問亦無窮此是言其讀書入頭處諸友若誠實用力則旬日之間便各有所疑學曰能疑而進有疑而師友決之便沛然矣潛夫曰高先生教人讀書不待初學工夫自茲始即上達之根源全乎其中矣學曰能疑而進此句更要細心解悟離却疑何從信

續小學

卷一

十三

然審期其信便曰為決去其疑又恐自信愈堅則疑城愈難破故任道在乎信求道在乎疑疑其所疑必使疑義克盡則歸於無疑矣昔白沙先生講周易質且決之師友又叩龍潭老人辨析疑義聖學如白沙況下此者乎○廓園魏先生曰富貴之場君子小人其之獨邪正互持之際途徑頗清手眼易著迨其胥而小人也即小人與小人爭不必其與小人爭者即君子也而今日且思冒君子之目其胥而君子也即君子與君子爭夫爭也而可曰言君子耶而又不敢驅之為小人此際迺正難耳潛夫曰君子小人邪生講論義喻利辭與旨同學者能理解之則人品之矣何患學業不日進也魏先生名大中字孔時別號廓園素善人萬曆丙辰進士自行人至吏長垣仕途十載抑絕饒遺寸絲不苟布袍蔬食淡如也而綱糾

庶寮糾彈職職立朝正宜固昭昭矣不虞物忌賢
人錄明潔而側目公者不少焉熹宗朝逆璫魏忠賢
竊柄公一疏再疏連擊忠賢忠賢恨公遂借題曰
陳九疇誅遂行斥降旋逐趙家宰高總憲楊副院
左僉院諸臣而正人君子之禍若火燎原乙丑夏忠
賢矯旨逮公是日雷電交作風吼木狂士民擁公泣
送者萬餘人郡邑長咸涕下逮至京下鎮撫獄逐日
封疆宮闈為辭羅織罪狀加刑時公大罵忠賢榜掠
倚毒詞不終屈竟死獄中長子學淵扶觀歸晝夜哭
血淚枯盡絕粒而殞命曰國有死忠之臣家有死孝
之子矣瑞皇帝御極瑞逆伏誅公冤大白○塞庵錢
贈太常卿諡忠節救建忠臣孝子坊祠祀○塞庵錢
相國曰欲正人心先正學術欲正學術必宗程朱又
曰朱子云四書為五經之階梯近思錄為四書之階
梯此朱子教初學進之有序也潛夫曰錢相國鈐外
大父也庭訓嚴整精
鈐一生得力老而著書不倦者習此傳也外大父萬

續小學

卷一

十四

曆丙辰狀元在京師纂修實錄經筵日講遇諸
諸省親歸里崇禎辛未為南少宗伯重建靖難忠臣
祠著輯表忠記述國運書先是宋淳熙乙未朱子開
周子二程子張子近思錄諸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
師良友善誘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目得其門
而入矣歷五百年至崇禎壬申外大父手批四子
近思錄復取朱子節要彙集五子近思錄於是濂洛
關周之微言家論戶曉大有功於理學者也至御衆
禮部尚書入閣進覲戶曉大有功於理學者也至御衆
簡曰臨下虛曰宅心平日出政皆古今帝王修身治
世要道是有如從李璉安陳授括江甯巨室修身治
功饒之言錢相國曰此召亂也特疏直諫斷不可行
上意遂止在政府二載因首輔溫體仁忌嫉丙子五
月具疏致仕中西之後○念臺劉先生曰學自慎獨
為主此孔門相傳心法潛夫曰慎獨在心理欲分原
心獨知之過人欲即所居存
天理劉先生名宗周字念臺山陰人萬曆辛丑
進士官總憲南都崩製作絕命詞不食而死

幼儀訓三十則

葉潛夫曰灑埽應對進退之節文朱子小學備矣余
何庸贅辭但見近日童稚之習氣絕非曩昔之雅馴
自幼不馴則長大時必有去順效逆之事乃攷少儀
所未詳者續為幼儀自孩提至成童舞象堪為師法
者附立教之後實欲維持末俗然亦聖途發軔也
執箸 呂右手大指次指執一箸中指四指執一箸
而大指介乎兩箸之間要空其掌心不可率
意把握二歲時執箸得法則五六歲學寫字
執筆自然有法

續小學

卷一

十五

言語 嬰孩知識未萌善惡未辯教之左則左顧教
之右則右顧教一善言則其言亦善教一惡
言則其言亦惡為父母及尊長朝夕當教目
善言不使一二惡語入嬰孩之耳出嬰孩之
口從不識不知時引之於有善無惡之路則
長成之日必無市井澆漓之敗習矣
稱呼 孩子能言之日即示目稱呼感發其良知為
尚一家之內啓口各依名分而鄰里鄉黨必
加目長者之稱不可混呼你我致起戲謔爭
競之漸凡尊卑次序出於天然則情意和悅

優於人事此變化氣質之先務

整衣

童子衣裳必宜布素不可奢侈目損福德但衣要潔淨著衣要整齊一切污穢穢積之處不宜行動自取醜觀

蔬食

菜根滋味賢士大夫之風節近見兒童貪饒飲食厭淡薄而喜肥甘養成口腹之害而心害亦熾矣可不戒歟

叉手

其法目左手緊把右手大指其左手小指向右手腕右手四指皆直目左手大指向上叉手當胸須離胸方寸教童子叉手有法則拜

續小學

卷十

十一

肅揖

揖之禮方可循序而進今市井人目兩手反別如刑人反榜之狀失禮之中又可怪焉

凡揖時稍潤其足則立穩須直其膝曲其身低其首視其足兩手圓拱而下凡與尊者揖舉手至眼而下與長者揖舉手至口而下皆冷過膝與平交者揖舉手當心而下不必過膝皆當手隨身起又於當胸

拜

下拜之法一揖少退再一揖即俯伏目兩手齊按地先跪左足次屈右足頓首至地即起先起右足目雙手齊按膝上次起左足仍一

跪

揖而後拜其儀度目詳緩為敬不可急迫低頭拱手穩下雙膝腰當直豎不宜蹲屈背當稍曲目致恭敬蓋跪者卑幼事尊長之禮請問進獻俱當長跪或父母有拂怒意氣則不待呵斥之加先跪目聽誠諭此起敬起孝之大端也

立

拱手正身雙足相並必順所立方位不得歪斜若身與牆壁相近雖困倦不得倚靠

坐

定身端坐欽足拱手不得偃仰傾斜倚著几席如與人同坐尤當欽身莊肅不得橫臂致

續小學

卷十

十一

有妨礙

兩手籠於袖內緩步徐行舉足不可太濶毋得左右搖擺致動衣裾目須常顧其足恐有差誤登高必用雙手提衣目防傾跌其掉臂跳足最為輕浮常宜收斂若尊長有召又必致敬疾趨

早起

清明之氣全在平日童子若熟睡晏眠不知朝氣恐終身溺於怠惰虛負光陰戒之哉

安寢

寢宴息也臨寢多言則心思散亂目致夢魂中不覺言之顛倒賤相也禁止之

目上童初範束身心之事

溫清

夏月侍父母常須揮扇於側目清炎暑及驅

逐蠅蚊冬月則審察衣裘之厚薄食品之冷

熱爐火之多寡時爲增益并候視窗戶罅隙

使風寒不侵務期父母安樂而已

定省

清晨先起詣父母榻前問安否如父母已起

則就房中先作揖後致問問畢仍一揖退昏

時候父母將寢則拂席整衾目待已寢則下

帳閉戶而後息

愛敬

孝經一十八章只是愛敬爲本愛親敬親固

續小學

卷十

十八

入子之常而推事親之心則伯父叔父均宜

愛敬目伯父母叔父母與父母同倫若目敢

惡敢慢之氣施於伯叔卽是事親之道未盡

也弟子省之

饋饌

凡進饌於尊長先將几案拂拭然後雙手捧

食器置於其上器具必乾潔肴蔬必序列視

尊長嗜好頻食者移近於前尊長命之息則

退立於旁食畢進而徹之如命之侍食則揖

而就席食必隨尊長所嚮未食者不敢先食

將畢則急畢之俟其置於案則隨置之蓋饋

饌乃子養父母弟子養師長之禮今童子多

目躬執饋爲恥則無目存其孝敬之誠而抑

其傲慢之氣最不可也

侍坐

弟子分當侍立尊長命坐則常遵命但侍坐

於尊長目則常敬候顏色耳則常敬聽言論

有所命則起立尊長有倦色則請退有與尊

長密語者則屏身於他所不宜窺聽

隨行

疾行先長固爲不敬然作意舒緩亦非事長

之節則隨行之禮當如何曰隨尊長行居其

後而不相遠恐有所問如問已及則稍進於

續小學

卷十

十九

左右目便應對如遇人於途一揖卽別不得

舍尊長而與之言

執役

尊長有所事不必待其出命卽當趨就其旁

致敬服役如將坐則爲之正席拂塵盥洗則

爲之捧盃持帨夜有所往則爲之秉燭前導

如此之類俱當正容專志毋得怠惰差錯夫

尊者宜逸卑者宜勞故服勞之事皆弟子職

分應如是若恥爲役則必無長進矣

候慰

遇尊長出行或赴宴晚歸爲弟子者未宜就

寢當然燈門內伺候儻尊長夜深勞倦更宜

扶持呂安慰之

呂上入事父母出事師長通行之事

入學

童子五六歲應擇師入學第未入學曰前父兄應先教之識字迨入學之日爲師者教之先記誦後講解而家庭出入之禮不可不習旭旦赴書堂必向父母兄弟前肅揖告出傍晚散學時入必曰次肅揖然後食息其在書堂時或因父母呼喚有所出入必請問先生許出方出不得自專若晨入書堂必肅揖始就坐晚必肅揖而退夫童子難斂易放故師

續小學

卷一

三

道宜尊嚴呂制之而爲父母者亦宜飭其規矩不曰姑息爲愛惟恐寬恕之則漸流於縱肆也

讀書

整容定念看字斷句朗誦務要字字分曉毋得目視他處手弄他物仍須細計遍數熟讀如遍數已足而未成誦再加遍數必欲成誦其遍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遍數方止猶必逐日帶溫逐月通理工夫純熟自然永久不忘今子弟多勉強記誦曰自表其能爲之師者又假此爲功曰取悅其父母遂不計生熟

寫字

不加遍數旋即遺忘鹵莽何益所當戒學寫字未問工拙切要專心曰求字畫端整書法活動不可輕忽怠惰致有潦草斜差落塗註之病研墨放筆毋使有聲及濺汚於外其戲書硯面及几案上最爲不雅戒之乃若寫白字其人必懵懂寫破體其人必苟且更有左湊寫及寫半邊字者其人心必亂規矩此等病痛繇於心術急曰治心之法灸之書器凡書籍筆硯等物皆令安頓有常其當讀之書當用之物隨時從容取出不得信手翻亂

續小學

卷一

三

讀用已畢復置原所毋使參錯其借人書器必及時取還曰免遺失視聽童子聰明始開發於耳目故收斂精神務在耳目專一讀書則一意讀書不可側視他所聽父母誠訓與先生講論則一意承受不可雜聽他言其非讀書聽講時亦當凝視返聽如箴銘在左右不然則聰明爲外物所誘而心不存矣蒙養者豫防之

清心

耳目富不如心緒清養童蒙者但使一切玩好遊戲絕於見聞其爲無益之益當無窮也

多見人多聽議論恐披其枝葉損其本根

接見 凡賓客有謁先生者即先生之輩弟子宜致

敬出位曰次序立侯先生與客為禮畢然後

一齊向上肅揖即各入位凝立侯先生命坐

則坐如客於諸生中有自欲相見者亦必侯

其先生為禮乃敢作揖客退仍肅揖送之非

其類者勿與親狎一切好閒之徒談新聞說

是非訐人陰私壞人心術者斷斷不可使之

往來書館

擇交 善擇交者不原於友而原於吾之心曷為先

自心而後及友曰倫有未察友能明之不然

是延譽也故必篤孝友可曰擇交過有未改

友能匡之不然不是游俠也故必重道義可曰

擇交稱今則古友能向之不然不是世情也故

必好學力行可曰擇交弟子慎所曰擇之者

曰上書室肄業造就入德之事

余澤周易素義乃讓幼儀曰式昭後學中有未盡

處有未合理處願諸內君子參改焉大又識

硃悲廉切平聲 竟古境字 極音顯

吼詩偶切上聲 儼音謹 敬音欺俗作敬非

續小學卷之一終 受業 謝兆熊校梓

續小學卷二 禾郡果山葉鈐輯註

內篇

明倫第二 明倫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

伊川先生曰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人之處家

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

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

為善 潛夫曰家門整肅和氣必滿庭闈立身敬謹持

○晦翁先生曰古之君子思所以顯其親者惟立身

揚名之為足恃是以不求諸人而求諸己不務其外

而務其內 潛夫曰求諸己務其內守身之

本也苟失其身則辱及其親矣○迪吉錄

云天下那有不孝的人雖有不孝的人而稱之孝則

喜稱之不孝則怒且媿且人前矜名飾節未敢如私

居之放縱是亦其良知不汨沒處充此良知便是大

孝基苗只是習心習氣不能自化所以依舊不孝也

須知其積習從何而成每沿流不覺不知剖得明

白則父識所以教子子識所以自克譬如攻賊知賊

所在平定有期矣小不孝之所以習成者有四一曰

驕寵為父母憐愛過甚常順適他性子驟而拂之則

便不堪常讓他便任他佚豫令之執勞奉養則便

不習人前出言稍有過失父不忍唐突於子而子乃

敢唐突其父文行藝能父譽子惟恐不在我上而子必欲父之出我下積此驕縱他人處展不出手獨父母處展得出手遂真謂老成人無聞知矣二曰習慣語言粗率慣便敢衝突動作簡易慣便敢放恣父母分甘絕少慣遂不復憶其甘旨父母扶病任苦慣遂不復問其痛癢三曰樂縱見同輩不勝意氣對雙老而味薄入私室干般趣態映高堂而機室甚且明以父子兄弟爲俗物不樂相對則豈有孝弟之念繇中而出耶四曰忘恩記怨夫恩習久愈忘怨習久愈積人情然也故一飯見德習久則厭嫌起一施感恩常

續小學

卷二

二

濟則多寡生一迎面見親累日則猜嫌重況父母兄弟生而習之以親愛爲固常有憂我而獲拂者矣以訓迪爲聾耳且有譽我而被厭者矣以任勞庇護極念經營爲平等且有強預吾事而怒就者矣眼前大恩恬然罔識況能推及胎養之勞襁哺之苦弱質驚魂之痛者哉故人情有至顛倒至古怪而不自覺者子之於父母是也宜急急喚醒早早克治時時思量勿謂親心之慈我可自恕勿謂世道之薄我猶勝人小不孝之積漸卽爲大不孝可不懼乎大不孝之所以習成者有四一曰私財財入吾手便爲吾有而

在父母手者又謂吾得有之也財足則忘親財乏則覲親求財不得則怨親親不能自養而寄食吾財則又怨親甚且以單父隻手而因財相傷者有矣少長互推而棄親不養者有矣不知身誰之身財誰之財我不帶一財來而襁哺無缺以至今日誰爲者乎乃多營幾文錢便欲與吾親較算也二曰戀妻子妻子習狎而父母嚴重也有美味錢財欲以娛妻寵子有佳會良辰欲以擁妻抱子而悅親之念遂微也不思子爲我子而我爲誰子親子我而不顧則我亦何賴有子哉夫妻和好固是一家樂事然當呱呱待哺

續小學

卷二

三

便溺未分時豈解戀妻豈妻能顧復得我生活耶父母看子成人得有室家不勝終身之喜乃有婦而親反不得有子耶三曰嫖蕩欲火正熾客誘如狂有倚廬傷心者不解也家業浪費婦姑勃蹊有激聒誚讓者不辨也吁嗟狂興幾何忍令有此四曰爭妬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憾父母之於衆子也情豈無偏乃攘臂分爭側目奪寵或兄弟而觭觔不平或姊妹而計較纖悉護短爭長分曹伐異相讒蠱而家道驟積嗔喜而孝情薄矣此數者皆人之常情而其流遂至於大不孝吁可惕哉更有似孝而非孝者父有過當幾

諫有愆當克蓋若但知順親於情而不知順親於理或任其偏僻而致戾於一家或聽其恣睢而取憎於鄉里或護其陰私而得罪於天地其根必起於利親之財挾親之勢故從親之欲而忘親之身遂成親之惡孝經以父有爭子為安親揚名不然即身膺貴顯愈揚親不義之名親得安乎而可謂孝乎有自謂孝而實非孝者能服勞能奉養而有德色此亦情之常也在小姓人家止此一室父子朝夕團圞即有言語之傷尋即消釋反得真率盡情乃士人知書者其於父或嫌其老而稱逸以安置之或憚其腐而託故以

續小學

卷二

四

違離之或見其卑而借理以衡壓之遂致日遠日疎相對話少意色冷淡尊而不親又有一種好遊者捨堂上之樂結朋友之歡異鄉遠省累月窮年冀人膏潤名曰為貧為養實則畜子奉妻惡得為孝又有人見為孝而神見非孝者生亦盡養事亦承歡而備物鮮情絕無真樂及死亡之日衾棺盡美哭踊隨常亦無真哀覓地安葬竭力費財又為子孫謀蔭非為父母求安此神目視之甚明也又有一時稱孝而不能高千古即千古傳孝而不能滿一心者其人於前弊一無所犯於孝行無一不周而未聞大道修身盡性

之事尚有缺陷終是墮落遺體莫報親恩故德為聖人孝斯稱大下此者皆不得謂盡孝道也為人子者急須自省切勿自負潘夫曰迺吉錄天啓時顏其痛切夫人子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懷胎及臨產幾許憂虞一見兒面母心為人子者當思孩提時父母極其體恤即父母體恤人子之心以孝養父母庶幾順於道不逆於倫倘洗腆未致其慶菽水未得其歡忽至灑風樹以墮心類寒泉而沐泣雖曰追遠奈昊天何○高忠憲公曰當下孝弟之事不做只管講孝弟孝弟是甚東西孔子云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孝弟兩字不是聖人造作出來見親生之膝下有此真愛便名之曰孝又因漸長而日嚴因嚴以教敬有

續小學

卷二

五

此真敬便名之曰弟人生何時能忘此愛敬隨處愛敬即隨處是孝弟故曰愛親不敢惡於人敬親不敢慢於人潘夫曰孝弟之道不以少長有間者然能張尚綱曰丈夫行誼自孝心生澹於親其餘無可求也已婦人仁孝自恥心生澹於親其餘無可求也已潘夫曰丈夫與婦人俱不可不知恥丈夫有恥心則行不踰方言不失正婦人有恥心則虔恭內政淑範中閨且世治足以敦風道衰○周石梁曰母曰慈慈非護短之謂父曰嚴嚴非偏虐之謂不偏虐則父子兄弟之性全不護短則手足耳目之容正潘夫曰余之愛子恣其所為見有不善則曰小未可責日積月累養成其惡此護短之過也父之待子往往有所性

嚴急或怒氣失平遇其子微嫌細過遂苛求不少恕
家庭之問漸致恩疎而怨蓄此偏虐之過也
正然後可

右明父子之親

宋神宗問曾鞏曰王安石何如人對曰文學行義不
減楊雄以客畝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曰所
謂吝者勇於有為而吝於改過也
潛夫曰王介甫豈
謂吝者勇於有為而吝於改過也
子雲準周易而為太玄準魯論而為法言法言之所
結撰要在於尊周孔辨經術一時已稱道矣至昌黎
氏而崇陽氏通鑑綱目直書曰莽大夫楊雄死於秦
新而紫陽氏通鑑綱目直書曰莽大夫楊雄死於秦
雄之名遂忍人之齒舌而毋所容於聖門之藩籬矣
若夫介甫所著新經義凡先儒傳註一切不錄與尊
周孔者固異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
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誠為新法而天下騷然易

續小學

卷二

本

時京東河北有烈風之變安石不以上聞開封民有
截指斷腕之慘安石曰就令有之亦不必怪四方久
旱饑民流離鄭俠上疏給所見流民困苦之狀為圖
以獻曰早饑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安石怒廢之
嶺南安石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何執拘至此舉
朝訾議天下怨咨載之為昌黎凍水所信之譽與之
不應遂乎余故曰介甫非子雲之
倫亞也安石字介甫雄字子雲
○宋末陸秀夫為
右丞相奉帝諱昺駐新會之厓山播遷海濱庶事疎
略每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雖匆遽流離
中猶日書大學章句如經筵講解及厓山破秀夫度
不可脫乃杖劍驅妻子入海即負帝赴海死
潛夫曰
臣子當
患難危亡之日猶能從容講解大學
忠而至仁矣秀夫字君實鹽城人
○明高皇帝顧
廷臣曰古人太上為聖其次為賢為君子若景濂事

朕十九年口無毀言身無飾行寵辱不驚始終無異
不謂君子人乎匪惟君子抑可謂賢矣
潛夫曰宋景
濂不道稱濂禮之也上勅景濂飲醉令侍臣賦詩
學士歌又賜綺綺作百歲本尊師最隆矣後以其孫宗
真連生胡惟庸黨被刑上怒非欲誅景濂皇后曰民
間一先生始終禮之濂親教太子諸王豈宜若是
上乃安置濂茂州行至夔疾卒年七十三惜哉
○成
祖時侍講學士王達進講乾九四爻舉儲貳為說皇
太子召楊士奇曰經旨於此無儲貳之說達不合譏
否士奇對曰講臣非直道不陳豈敢含譏此本宋儒
胡瑗之說也皇太子曰對我言此常人得此文亦舉
此說乎士奇曰殿下此問甚好因舉程子云凡卦六

續小學

卷二

七

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
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皇太子悅
潛夫曰周易本義
之說王達引此隱譏原失經旨楊士奇舉宋儒所云
以對非附和王達此輔導太子之道空然也士奇奏
輔相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輔相止此一入贈太
師諡文貞
○宣宗五年八月朔日常食陰雨不見禮部胡
溪請率羣臣賀上曰古之人君所謹者莫大乎天戒
日食又天戒之大者惟能修道德行政用賢去奸而後
當食不食書不云乎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
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以陰雨不見得非朕
昧於省過而然歟况離明照四方陰雨所蔽有限京

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此之不食天可欺歟朕圖修省以答天意其止勿賀即遇不食亦宜修省切陰雨平太祖成祖時皆以陰雨不見食止勿賀宣宗可謂法祖矣胡濙大臣請賀近於婚後世學者當知之明太祖之理濙武進人建文庚辰進士宣德元年為禮部尚書景泰七年致仕贈太保諡文安○孝宗召輔臣曰李榮來說日講時劉機講陳善閉邪陳字解做陳說不是劉健曰昨李榮又說以善道啓沃他他字亦不是上曰他字也不妨大抵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無諱道理皆是書上原有的不是纂出若不說盡也無進益且先生輩與翰林院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健對曰臣等若不言則其餘百官無敢

續小學

卷二

八

言者矣上曰然謝遷曰聖明如此講官愈好盡心上又曰先生輩可傳講官不必顧忌昨所講俱有顧忌即如他字偶爾話及不若啓沃之更好也潛夫曰經義講義惟孝宗朝一洗舊時諛頌之習加以規諫天顏嘉納若禹謨觀厥後難厥臣矣劉健洛陽人天順庚辰進士弘治元年入閣晉首輔正德元年致仕贈太師諡文靖謝遷餘姚人成化乙未舉弘治八年入閣正德元年致仕贈太師諡文正○戴珊事孝宗清慎有聲績及老而病欲還故鄉上召華容議事畢因問珊病華容言珊久病累疏告休乞憐允上曰渠倩卿奏乎對曰臣往視珊珊恐微誠不能動天聽令臣見陛下目為達情惻上曰卿去說與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

託猶家人父子太平未兆何忍捨朕先歸容以上語告珊泣曰吾不得返家矣未幾卒於官潛夫曰珊年家無寸資引疾退告孝宗命醫賜藥優給慰問若降家人之慈而奇疾同氣若臣一德曷以加焉及詢其致病之緣辰出西人窮寒暑不變可謂勞於王事者矣珊字廷珍丹梁人官總憲諡恭簡

右明君臣之義

忍乃珍切音燃

伊川先生曰歸妹九二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世人以媒狎為常故以貞靜為變常不知乃常久之道也潛夫曰飲食男女人情所不能免也而靜於幽貞之意焉○晦翁先生曰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所以費而隱也然幽闇

續小學

卷二

九

之中衽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然非知幾慎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首於乾坤而中於咸恒禮謹大昏而詩以二南為正始之道其以此歟又聞之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能守而不失亦此意也潛夫曰答胡伯達書也幽闇衽席間能守敬而不失其造端之君子歟○甲申逆賊犯闕簡討汪偉與妻耿氏曰志不可屈身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耿氏曰願從君死為兩縗於梁間俾以便就右耿氏就左既就縗耿氏復曰止止雖在顛沛

夫婦之序不至失也復解纒正左右序而死潛夫曰
之詩能從容就死夫正位乎左婦正位乎右君臣夫婦之道至矣偉乎源長上元人南都贈少詹事諡文烈公
○吳次魯之子娶一妾比入門羸然病婦醫云不治亟賣猶可得值次魯曰我既爲人誤安可復誤他人且此妾在吾家猶可望生一出吾門萬無生理安忍棄之竟畱妾妾病良愈舉一子潛夫曰妾雖不致與妻耦而小星之謫余獨仲氏之助莊姜亦可以佐琴瑟不因病而棄之倫理之常耳病愈舉子鼎之初六云得妾以其子宜矣乃若醫者以活人爲業反云不治亟賣得值是有害人之心且懷害世之術大可怪

右明夫婦之別

劉元承曰伯叔父之兄弟伯是長叔是少今人乃呼

續小學

卷十一

十

伯父叔父爲伯叔大無義理呼爲伯父叔父者言事之禮與父同也潛夫曰余聞古人云伯叔只是長伯伯猶云長長未大謬呼父之弟爲叔叔是少也
不也外承至若阿伯阿叔稱黨尊長之稱施於宗族習說也元承名安
○或問劉元承曰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懽心奈何曰但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已可也又問接弟之道如何曰盡友愛之道而已潛夫曰兄弟父母所生也起敬起孝以事父母之心事兄弟焉乎不睦我情
○童子禮云受業於師必讓年長者居先序齒而進受畢肅揖而退其所受業或未通曉當先叩之年長不可遽質問於師如欲請問當整衣斂容離席前告曰某於某事未明某

書未通敢請先生有答卽宜傾耳聽受答畢復原位潛夫曰童子禮嘉靖例浙江督學居坪石先生所著其辭義以淺明通俗爲主亦蒙養之一助也受業不慧過人者不可先長者而進恐其近於傲先儒云學不淺成之哉
○王忠肅曰後輩輕薄前輩者往往促算何者彼既賤老天豈以賤者贈之潛夫曰輕薄前輩不從算而其人品能免
○謙菴李先生曰余弱冠爲諸生謁鄉南臯師座客有舉鄉先生別號者師曰此先達也宜加以先生二字不是教爾迂濶凡人口頭不謙謹者知其胸中放肆目無前輩一生行事無規矩準繩可知時余亦誤舉前任邑大夫別號師復

續小學

卷二

十一

回頭顧曰此父母也吾等祖父曾爲其部民縱未必稱循良新學小子加以等夷之稱文獻之邦詩禮之家豈安有此余與座客面皆發赤心服長者忠厚之教今日見有刻書於前輩皆直呼於彼公祖父母皆直書其名若史例然夫史者天子之書也故皆書名然春秋於賢大夫尚有書字者有何必傳之業徒爲長厚所譏記此以共戒之潛夫曰李先主名陳王字嘉善邑侯甫下車會稽允韓攄卒扶功令持長吏稱不厭輒陵許相加江南郡邑望風靡靡侯奮然力持一時新政舉聞遠邇撫字六載有召父杜母之誦庚辰卓異上聞拜御史
塘至今尸祝祠祀名宦

右明長幼之序

張浚試吏興元問楊用中曰公嘗往來梁洋其人士有從遊者乎曰楊冲遠可以為師雍退翁可以為友潛夫曰冲遠興元人退翁洋州人○呂與叔曰天下之悅不可極惟朋友講習雖過悅無害兌澤有相滋益處潛夫曰尚矣哉講習之益也易曰麗澤兌君友朋以勸勉之說兩全相麗有磨厲之說兩澤相資相益有勸勉之說兩全相麗有磨厲之說兩澤相資有濡染之說兩全相麗有磨厲之說兩澤相資吟杜工部之奉薛景仙懷鴈書西候之作豈非講登一助手與叔名大臨程子之門人○晦翁先生曰劉元城有言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

續小學

卷二

十三

日近小人此言極有味潛夫曰元城邑名劉公元城放劉公豈忍子弟不讀書甚言小人不為友實蕭艾於重笥謂蕭蕭之不香皆小人顛倒賢否也欲親君子必先絕小人此讀書之○陽明先生曰凡朋友問難縱有淺近粗疎或露才揚己皆是病發當因其病而飲以和平之藥若遽懷鄙薄便非君子與人為善之心矣潛夫曰病莫大於心不和平學者當以自之宗匠社稷之功臣嘉靖朝○潘流清與岳季方同遊太學相友善流清未仕卒其子辰幼孤遂客京師後季方過陳緝熙內翰見其友季思試季方愕視久之云此吾故友潘流清應真也翌日廷試命工寫真

以予辰曰此汝父遺容命拜之辰不識持歸示其母其母泣而藏焉潛夫曰岳季方心懷以友潘流清忽其子不追追魂而李姿觀止友道中罪已李方歷陳其政議成肅州尋召還補興化知府○魏忠節公謂李廣霞曰求友難求友於臭味尤難求臭味於吾鄉尤難之難潛夫曰魏忠節公十四歲時能文章鈔先忠節公自請所載則當時為文章知已矣歷三十餘載乃云求臭味於吾鄉尤難之難豈先大父易質後友道漸衰乎若問之今日

右明朋友之交

伊川先生曰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

續小學

卷二

十三

止於仁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潛夫曰古來知止明如止之義○劉元承問臣拜君必於堂下子拜父母如之何伊川先生曰君臣以義合有貴賤故拜於堂下父子主恩有尊卑無貴賤故拜於堂上若婦於舅姑亦是義合有貴賤故拜於堂下禮也潛夫曰婦拜則堂上選節慶公事諸子齊拜堂上則諸婦齊拜則堂下從夫而拜則近之非從夫而○晦翁先生曰只是眼前切近起居飲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處便是這道理只就近處行到熟處自見精微聖人
與凡庸之分只爭箇熟與不熟潛夫曰事物皆以熟
麓舟戰於江湖假令驥驥舟水動而無功舟雖登
山勢而不進豈驥驥舟之不善哉但舟水登山用
之反而習○父子箴云子孝父心寬斯言誠為確不
患父不慈子賢親自樂父母天地心大小無厚薄虞
舜日夔夔瞽瞍亦允若兄弟箴云兄須愛其弟弟必
敬其兄勿以纖毫利傷此骨肉情周人賦棠棣田氏
感紫荊連枝復同氣婦言慎莫聽夫婦箴云夫以義
為良婦以順為令和氣禎祥來乖戾禍殃應舉案必
齊眉如賓互相敬牝雞一晨鳴三綱何由正朋友箴

續小學

卷十二

十四

云損友敬而遠益友宜相親所交在道義豈論富與
貧君子澹若水交久情愈真小人甘若醴轉眼如讐
人潛夫曰此齊之王先生四箴也齊之名鑒吳縣人
武宗朝入閣時中官劉瑾擅權大臣內有專事於
阿者公力阻之不能得遂高臥洞庭廷舟震譯何其
守道見養之篤也世宗有再召之意公病卒諡文恪
○南臯鄒先生曰天下無不愛妻子之人而有不睦
之兄弟殊不知夫妻異姓而兄弟同胞人能以愛妻
子之心愛兄弟則天下無不睦之兄弟矣天下無不
趨勢利之人而有不信之朋友殊不知勢利有盡而
道義無窮人能以趨勢利之心處朋友則天下無不
信之朋友矣潛夫曰先生名元標字南臯吉水人初
觀政時兄首輔張居正奪情具疏直言

略曰若正自謂非常人今父死不奔喪不曰異類則
日暮心可謂非常人乎三年之喪可謂小節乎若謂
國之不以綱常自處者事係倫常悉陳無隱歟不謂
論謂職臣觀此史曾士倫保雷一疏而臣士楚等謂
臣倡之明日何上疏此夫今日上疏雷一疏而臣士
入廷杖論成張首輔致後召元標為吏科給事中
以內元為總憲奏疏數十上以聖學觀後世信史
民之不可緩也時逆瑞講忠賢專錄國政忌公特甚
修之度風俗刑罰治亂係於人心人心不正則邪學
錄疏皇極若分門別戶則名教所不歸正直會去極
後張訥白匡扶正氣者夫簾下吹故高國之風居尊
為公辨白匡扶正氣者夫簾下吹故高國之風居尊

續小學

卷十二

十五

草蔓延故寒雪之松獨貴亦何
損於先生也哉端宇朝露忠介

右通論
五倫

續小學卷之二 終

受業
徐元復校梓

續小學卷三

永郡果山葉鈐輯註

內篇

敬身第三

孝經立身小學敬身皆是不敢毀傷之義敬身之目有四心術威儀衣服飲食而心術威儀修德之事衣服飲食有躬之事歸內達外必本於敬故遵朱子主敬之旨述宋以來賢儒之教續此篇以訓蒙士

濂溪周先生曰孟子云養心莫善於寡欲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潛夫曰寡者通人欲無者通天理非寡何以至於無非無何以傳心之法也○明道先生曰敬勝百邪潛夫曰天地人心之不正發為邪氣故只有正氣因持敬則百邪避三舍矣○呂與叔問劉元承曰思

續小學

卷三

慮紛擾如之何劉答以但為心無主若主於敬則自然不紛擾曰若思慮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潛夫曰發不以時則與時中之理悖矣烏乎可○晦翁先生曰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工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潛夫曰敬而云持者寢食無間也直內者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主一者主謂敬○正夫夏先生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潛夫曰正夫名寅華字人

為人尚質實絕浮華為文章開闢與密脫去時俗蓋仕無黨無援未嘗以淹屈降志三可曾最嚴於立身敗則萬事無裂慎之哉○介夫蔡先生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為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

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際盛時操名器徒就一己之私而已潛夫曰士君子當為天地間不可少之人受聰明之俟先自棄矣將焉取之○白沙陳先生戒懶文云大舜為善錫鳴起周公一飯凡三止仲尼不寢終夜思聖賢事業勤而已昔聞鑿壁有匡衡又聞車胤能囊螢韓愈焚膏孫映雪未聞懶者畱其名爾懶豈自知待我詳言之官懶吏曹欺將懶士卒離母

續小學

卷三

懶兒號寒夫懶妻啼機貓懶鼠不走犬懶盜不疑細看萬事乾坤內祇有懶字最為害諸弟子聽訓誨日就月將莫懈怠舉筆從頭寫一篇貼向座右為警戒潛夫曰白沙村東粵新會山川之秀也陳公甫名獻章從居白沙村學者稱白沙先生王弼州云公甫詩不入法文不入體又皆不入題而其妙處有超乎法與體與題之外者予少年為古文辭殊不相契晚節始自會心偶然讀之或倦而躍然以醒不飲而陶然以甘不自知所以然也吾讀白沙全集嘆服余州之言○高忠憲公曰朱子謂人之所以為學心與理而已學者必默識此心之靈而端莊靜一以存之知有萬物之理而學問思辨以窮之此聖學之全也論者以為分心與理為二不知學者病痛皆緣分心與理

為二朱子正欲一之反謂其二之惑之不可解久矣
潛夫曰心一也先儒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
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體用只一
心則心與焉○魏忠節公謂周忠介公曰吾輩在天地
間不患身之不潔患此身無濟於天下事也忠節公
二語即范文正公所謂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
樂而樂也周先生名顯昌字夢洲吳縣人當魏忠節
建通吳門時夢洲呼綬騎而晉之曰若歸語忠賢此
亂臣所為受詆萬代向來未有正人端語之者故至
此當以吾言告之每見人輒痛語時事遂及於禍
都既下詔獄受刑至酷詞不少撓刑已即痛罵忠賢
草加刑時則呼高皇帝同時人獄者語或少異夢洲
即怒罵之忠義所激遂致王恭厥異變舉朝駭愕合
廣瀾陳忠賢之黨亦多畏而遠避者然忠賢以不殺
夢洲則威中詘故終不免端○謙菴李侍御曰士君
宗惻其冤贈太常諡忠介

續小學

卷三

三

子亭亭矯矯要為人所畏無為人所鄙夫鄙何來持
身之苟居心不淨也遇魯仲連李太白使人不敢言
名利事當思其不敢言者何也潛夫曰要為人所畏
醒士子漢矣魯仲連齊人遊趙新垣衍梁人為魏王
使入趙仲連見垣衍欲助趙不帝秦以秦稱帝之害
折服垣衍而魏果不帝秦卒救趙不帝秦以秦稱帝之害
因辭平原君乃置酒酣以千金為仲連壽仲連笑
也即有取者天下之士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
孔繁父等五人若粗來山日沉飲號竹溪六逸天寶
初征見實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唐文
宗時詔以李白歌詩裝旻舞舞張旭神書為三絕仲
連太白胸中無名利如此

右明心術之要

伊川先生曰人之於儀形有是持養者有是修飾者
潛夫曰儀以象形所以○劉元承曰發於外者謂之
恭有諸中者謂之敬潛夫曰心術主於中威儀發於
外未有不敬而外能恭者故
取諸中者謂之敬潛夫曰心術主於中威儀發於
氣不定否伊川先生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
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人只是一
箇習介觀儒臣自有一般氣象武臣自有一般氣象
貴戚自有一般氣象不生成來便如此只是習也潛
夫曰氣質謂之所充氣質成儀之所表緊急○時紫
芝曰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潛夫
曰言

續小學

卷三

四

之或得或失或得或失或得或失或得或失或得或失
不若龍蛇之容姿容姿之重輕故山巨源喻傲行藏
○晦翁先生曰容貌辭色之間正學者持養用力之
地難必精微以守之庶可幾及學者勉之○李時
勉為大司成英國公偕侯伯二十餘人詣國子監聽
講李司成令諸生各講五經一章講罷燕飲列坐諸
生咸集歌鹿鳴之章如古儀潛夫曰古儀古者相傳
章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鼓黃承筐是將人之好我與之好賢之誠也時勉名
詩學皆歌之通禮意之厚好賢之誠也時勉名
以字行學於朝論議成化朝收錄忠文張輔正統
初封英國公追封定興王諡忠烈○神宗朝閣臣王
致當時無能解經學而今亡矣
錫爵疏請皇長子先行冠禮畧曰臣等今日檢得閣

中舊籍知累朝皇子出閣必先行冠禮以便接見講官其題請又必先自閣臣擬旨傳下禮部方可據以奉行即今皇長子殿下講讀之期擇在明春二月初四日則冠禮例該於一月之前舉行潛夫曰稽古冠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神宗時國本論起群臣俱以倫序有定早建爲請上竟不行忽有三王金封之論大宗伯馮琦及六科臣矢爭之錫爵乃以上論繼進上見衆論之堅立長之意亦定方有出閣之期遂請先行冠禮而東宮正位矣首輔王錫爵太倉人贈太保諡文肅

右明威儀之則

伊川先生曰今行冠禮若制古服而冠冠後又不常著却是偽也必須用時服潛夫曰時服服之常也世俗後生矜尚綺組或有擬

續小學

卷三

五

著就而尤纖方勉教而願衆服則文矣非所以貴成人之禮也○明太祖以學校爲國儲才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有以甄別之命工部製式以進上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襴衫用玉色絹布爲之寬袖緣阜條軟巾垂帶由是士子衣冠綽有古風潛夫曰太祖定鼎後詔衣冠悉復唐制等以士子巾服與吏胥無別力酌定典雅之式以光學校笑哉儒服之彬乎○孝宗令禮部禁服色謂劉健曰在外文職官讀書明理猶不敢僭爲奈有不知道理多僭妄者對曰臣等不知內府該禁花樣上曰若蟒龍飛魚斗牛皆不許用不許私織間有賜者或灰而損壞欲自織用均爲不可玄黃紫皂乃是正禁

若桺黃明黃葛黃等色皆須禁之黑綠乃人間常服不必禁惟內府人不許用耳潛夫曰後世周禮外府明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神衣揄伏闕伏鞠衣展衣緣衣素紗以之爲褱者所用皆有濫非違非服也明朝承服制度悉自唐裁洗革陋習一一創舉然亦不失周禮之遺○童子禮云整服著衣常加愛護飲食須照管勿令點汚行路須看顧勿令泥漬遇服役必去上服以便作事有垢破必洗浣補綴以求完潔提頓欲直結束欲緊毋使偏斜寬緩致失容儀上自總髻下及鞋履俱當加意修飭令與禮容相稱其燕居及盛暑時尤要矜持不得袒衣露體潛夫曰坪石屠先

續小學

卷三

六

而立言也童子能自謹飭布素之服大雅可觀何必錦紋繁縷要于一狐裘三十年公孫弘布被終身不此況子弟乎

右明衣服之制

翰音搖 錄音象

明道先生云別人喫飯從脊皮上過我喫飯從肚裏去念臺先生曰明道以脊皮與肚裏對說自論受用貴之子以八珍爲美能令紫峰出於翠釜潛夫曰富素鱗不啻金龜玉膳矣而紫與亂嚼僅供醉飽不亦流此中真味可爲知者道難與俗人言從肚裏去自知之○晦翁先生曰周禮天官兼嬪御宦官飲食之人皆總之則其於飲食男女之欲所以制其君而成其德者至矣豈復有後世宦官之弊古者宰相之任

世世而勿以淫侈壞之則何氏之福與家法並傳無涯矣潛夫曰余聞宣德正統間漁讀居士之名滿天
之沙灣用天於載籍取樂於漁釣常讀書遇良夜皓
魄當空水天一色遂手持竿線呼童冠三遇高吟登
鮮賦遊嬉於江錦則焚香飲酒子步取杜詩之可歌
者為越聲歌以伯陽當是時從之飲者孔伯平胡孟
時吳侃王子倫皆鄉之賢士非四友之傳者弗與飲
為人謂紹元率與曠達登識其義方歲切將屬續猶
示誠諸子則平日
之敬誨必無倦矣
○東良處士曰常道如菽粟布帛時而措之如朝饔夕飧冬裘夏葛不離人倫日用之間潛夫曰曳錦之子不敢披子陵之羊裘鼎烹之家
發也東良處士
○伯大張公葛巾布袍不以新易舊

續小學

卷三

九

忘吾初服乎吾聞士不恥貧賤雖富貴而弗驕則不失義不離道矣潛夫曰張公名子真字伯大南海人
晚歲既家裕天順初年又以給數口無贏衣食不為取
歷不色喜自奉儉約如初生平言行相顧威儀不忒
富貴陵於父兄伯叔間張公之言當俛死
右通論儀通論心術成
能音窄
能音猛

續小學卷之三

受業吳弘猷校梓

續小學卷四

禾郡果山葉鈐輯

內篇

稽古第四

稽宋以來賢儒已行之迹以
立教明倫敬身之言遵朱子
實前言續此篇使
讀者有所興起

堯夫邵先生師事李之才授以物理之學他日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乃授之春秋又授之周易盡得李先生之傳初堯夫為學即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多歷年所已而嘆曰昔人尚友千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

續小學

卷四

出兩次薦舉詔以官皆引疾辭明道程子與堯夫推算易數皆合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堯夫曰兄見地聰明無何堯夫疾革伊川程子問從此永訣有見告乎堯夫舉兩手示之曰面前徑路須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處況能使人行也潛夫曰堯夫先生德
其賢初居衡後居洛遂羣環堵不蔽風雨躬屢以養
父母樂其天年兩手舉示不忘啓手啓足之心也時
桐河南處
○濂溪先生潛德隱耀人莫知者獨二程父珦知之遣子受學朱子父松將沒命之曰劉原屏胡籍溪李愿中三人學有淵源我死子稟業焉朱子奉遺書受學三君子遂為大儒潛夫曰尼山聖教二
程子紹述朱子集成

儒道之隆炳乎光日月矣而皆乃父揮師成之○
卓哉賢父可為萬世教子法瑯字伯溫松字喬年○
原中李先生聞羅仲素得河洛之學遂往學焉受春
秋中庸論孟從容潛玩有會於心於是退而屏居山
田結茅水竹間謝絕世故四十餘年講誦之餘危坐
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
所謂中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也其
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
要以反身自得為本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
但嘿坐澄心體認天理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
學始有力耳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

續小學

卷四

二

釋處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磋磨又得夫子為
之依歸日用之間感化雖多而融釋脫落處非言說
所及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
而聞也耶潛夫曰李先生精粹之氣達於面目沙縣
非吾曹所及晚年闢紳汪應辰來迎欲相與講所疑
至帥治生語未終而卒年七十有一中立將樂人學
者稱龜山先生仲素沙縣人學者稱龜山先生
劍浦人學者稱延平先生三先生皆同郡三古墓相
去僅百里余壯年遊閩拜其
祠墓如見三先生師道云
○象山先生幼時問其
父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淡思至忘寢食
後因讀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
來今日宙忽大省曰元來無窮人與天地萬物皆在

無窮之中者也乃援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已內事
分內事乃宇宙內事潛夫曰晦翁為南康守子靜在
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乃請子靜登白
鹿洞書院講席按此則知胸中宇宙大儒識見裏其
同○晦翁先生曰讀書之法在循序而漸進熟讀而
精思又曰讀書須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
己體察潛夫曰循序漸進熟讀精思可為八字箴
○晦翁
與長子受之書曰早晚受業請益隨眾例不得怠慢
日間思索有疑用冊子隨手劄記候見質問不得放
過所聞誨語歸安下處思省切要之言逐日劄記不
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有合見者見之

續小學

卷四

三

不令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啓稟然後往報之此
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居敬不得倨肆惰慢言
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誼譁凡事謙恭不得尚氣凌
人自取恥辱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
已忤人尤當淡戒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短長是
非有來告者亦勿酬答交遊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
學亦不可無親疎之辨皆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大
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
褻狎導人為惡者損友也推此見之亦自合見得六
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趣卑凡不能

有因而喪身亡家者豈可不懼六曰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我惡人人亦惡我我慢人人亦慢我此感應自然之理切不可結怨於人結怨於人譬如服毒其毒日久必發但有大小遲速不同耳人家祖宗受人欺侮其子孫蓄念不忘乘時遽會終須報之彼我同然出爾反爾豈可不戒七曰言語最要謹慎交遊最要審擇多說一句不如少說一句多識一人不如少識一人若是賢友愈多愈好只恐人才難得知人實難耳八曰人身頂天立地爲綱常名教之寄甚貴重也少年不知貴重比之匪人爲賭博宿

續小學

卷四

七

娼之事清夜睨而自視成何面目若以爲無傷而不羞恥便是下流子弟甘心下流夫復何言九曰有一種俗人如傭書作中作媒唱曲之類其所知者勢利所談者聲色所就者酒食而已與之綢繆一妨人讀書之功一消人高明之意一浸淫漸漬引入於不善而不自知所謂便僻側媚也爲損不小急宜警醒十曰人失學不讀書者但守太祖聖諭六言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時時在心上轉一過口中念一過自然生長善根消沉罪過在鄉里作箇善人矣

潛夫曰景逸先生家訓推廣朱子著小學之心

也若人人遵此十條則心術正而無邪天下○魏忠節公遺訓云看書只將本文從頭至尾抑揚反覆自然有得聽講時最要於口角吞吐處細聽不得放心錯過看文最忌展卷便閱須先將題目自家杼柚一番破承至結躍然胸有成文然後將文細細參對疑處得處俱細細與師友商量如此則不期成誦而自然淹熟無心摹倣而自然機來矣今只將輕鬆清活之文熟玩一首餘功將時刻中佳想路記數段亦可瞑目靜坐沉思更妙其玩過文須常將來口頭念眼前過心上轉作文日題目到手最忌繙閱舊文只將

續小學

卷四

八

本題沉潛涵泳從題目虛字處討機實字處討意抑揚反覆自然成文只以性靈抒寫不妨力量未到胸有成文然後下筆稿經參覆然後謄真一字不苟乃是溫書五張一起或四五遍掩卷誦過展卷覆過復將本文從頭至尾抑揚反覆數過有疑處即時質証毋得含糊擲過總之行坐臥時心心念念都在時文機括上耳目不外構遊念不內出不獨時文透脫即本性靈通矣

潛夫曰看書應講看文作文溫書五則節公此訓不止文章而窮理盡性皆是也余成童時見前輩家風整肅子弟奉命惟謹動靜語默之條理酒掃應對之節文必恭必敬猶恐未順尊長之心意時後世易人情馳爽適道者寡與逐俗者多備而

在昔遺風莫可間矣用高曾之規矩習詩禮之傳繼
惟魏氏一家耳余嘗入其門登其堂景仰忠節公貽
謀而尤信服其
後裔敦古道也

右立教

珣許亮切鄉去聲
閱歌開切音談

教音永改正韻
柏音轄

伊川先生將屬纊時顧謂端中曰立子蓋指其適子
端彥也語絕而沒既除喪明道之長孫昂自以當立
侯師聖不可昂曰明道不得入廟耶師聖曰我不敢
容私明道先太中而卒繼太中主祭者伊川也今繼
伊川非端彥而何議始定或謂師聖曰明道既死其
長子不當立乎曰立廟自伊川始又明道長子死已
久古者有諸侯奪宗庶姓奪嫡之說可以義起矣

續小學

卷四

九

曰按程氏向未有宗祠至伊川始立廟則立廟主祭
者始立宗法伊川乃宗子也伊川嫡子自應繼立凡
始建宗廟之人其精神規制上可以通祖宗下可以
感子姓其子承祖父所建奉之勿替此自然之
儀也假使明道長子在亦不得與端彥爭立蓋與公
儀仲子事理迥殊伊川始立廟建宗法者也則當立
夫者也自當立孫伊川始立廟建宗法者也則當立
子設令明道存時與伊川共主其事則明道長子雖
早歿亦應其孫繼之既云程氏之廟創自伊川則伊
川乃程氏不還之主矣故侯師聖引尊宗奪嫡之說
為證允合於義此聖王以孝治天下推廣之而
重立廟於子孫也師聖名仲良愛業於二程子○文
忠烈公曰為臣忠為子孝出於夫人之內心有不得
學而知勉而行者古之人都兪呼咈定省溫清行乎
忠孝之實而不必以名知於人此人道之自然也若
天處時之變遭事之不幸始有不得已而忠孝之名

歸焉則亦有可憫者矣潛夫曰人生遇變故猝至之
收之日痛哭安窮為子為父○御史茂烈疏乞終養
順受正命豈敢憾天意哉

略曰臣方十三歲父善祥不幸早喪母張氏無任劬
勞臣以隻身孤苦成立臣前任吉安府推官母年雖
高猶能就祿繼蒙聖恩行取來京母年愈老病證連
綿不禁跋涉重違故鄉臨別叮嚀語甚悲切臣待罪
於茲二載顧以菲才無補風紀母今年七十有七矣
君恩猶可再酬母年不能多得況臣又無兄弟又無
男嗣一母一子各天一涯千思萬思無時不思疾病
獨自呻吟藥餌孰與調節臣心可憫母心猶可慮也

續小學

卷四

十

上憫其情許之潛夫曰此疏酷似李密陳情表載在
弘治十七年傳信錄中矣明制獨子
許告終養若有二子或一子遺廢疾不能服勞奉養
則引獨子例亦許請告此帝王體恤人子一喜一懼
之心○壯其顏先生曰五刑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其待孝尤切者有四樣父母曰老曰病曰鰥寡曰貧
乏父母未衰時食息起居猶能自理至龍鍾鵠立扶
杖易仆寒夜苦寂鐵骨難挨又如偏風久病坐臥不
適遺洩叢穢薦薦可憎又如老境失偶寒煖誰問丈
夫猶可孀婦奈何又有撫字財賁婚娶力竭一味乖
涎三餐忍氣此四者父母賴子正在此時而子所以
奉父母者亦惟此時行孝倍宜喫緊潛夫曰壯其名
茂職問之平

人構崇起室於城南有樹品會以共傳人紅無分雅俗得與焉又有善緣會亦不分雅俗隨力出資貯公極賑恤危急死喪又有文藝會經濟會博雅會三會皆文士而總不離修品其教人以仁慈謙虛為本土林樹為今顏子崇禎甲戌 ○吳氏家訓曰凡人不能以五經聞讀特賜進士 ○吳氏家訓曰凡人不能孝親者不足道矣即有極思孝親之子而或習於世務之糾纏日逐因循未暇深思即有時動念或以為事親之日正長不難姑待不意光陰荏苒歲月蹉跎不知不覺日過一日而親已老筋力已衰雖有甘旨不能多吃年老則齒疎烹庖必極酥軟方能進口非同眾人之常食年老則脾弱羞饌即極精美略為沾唇不能如平日之多啖或精神不如昨心思不如舊

續小學

卷四

十一

而猶孳孳焉為子孫日後計子孫為之不安而已遲矣故子之於父母不但孝父母於在生之前而尤須孝父母於強壯之日而況修短不齊時防不測死後一哭不如生前與之一笑死後千思不如生前與之半語死後三牲不如生前進之一飯興言及此雖不孝之子亦能動心而況能孝者乎人能於平常日用間刻刻以父母關情則後無悔矣 潘夫曰念父母高年哀邁惟恐斜陽斷露夜燭驚風故孝子愛日時哉不可失 ○范鎮與王安石忤致仕表謝略曰願陛下集羣賢為耳目以除壅蔽之憂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 潘夫曰鎮字景仁少年時

賦長嘯却朝騎晚使遠道 ○晦翁先生曰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任者其於天下之事知有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乘時而勇為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拔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救火追亡不敢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為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為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為不足共成事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其職之所當為夫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 潘夫曰晦翁所云經濟韓琦范仲淹皆古大臣之學問司馬光可以當之 ○孫御史鼎督南畿學政庚午秋

續小學

卷四

十二

試時英宗北狩鼎小試罷謂諸生曰諸君從有司試當簪花燕饌今日為臣子枕戈之秋老夫不敢陷諸君於不義乃與飲茶令從中道行自步送出門 潘夫本之贊大仇也司學政者教士子先報君父簪花燕饌之兩無失也鼎字宜鉉廬陵人郡守張瑄稱鼎孝道曾問學題程朱 ○孝宗與劉大夏語及一侍郎才足任艱大大夏不對再言之又不對上悟曰吾所言者才不暇及大節卿不對者是也 潘夫曰古聖賢於問答之際亦慎之矣事有不必答者有不答者付之不答焉皆因乎義之所宜也如呂晦叔平章軍國時或曰嘉問敗壞家法可借晦叔不答客撫而退一客少謂曰司空向能答呂惠卿何况族黨此人安意迎合可惡也晦叔又不答客去于第請問二客之言何如晦叔亦不答初嘉問竊從祖

論學自言有志未實用功陽明曰人患無志不患無

宋儒之書而喜之尤喜曾王歐三氏文卽
眉山兄弟猶以爲過於豪而失之放也
○詹東魯

爲講學會早夜不休或問之曰是學吾性命之死活
民物之安危決諸講不講間也而顧可自己耶潘夫曰東
魯名崇樂安人居官升服蔬茹不殊寒素嘗曰吾政
之所在則吾學之所在也歷官太僕寺丞以疾卒五
子皆傳家學○文忠烈公言羅融齋先生燕居之槩
晨起盥櫛畢正衣冠堂中就胡牀坐不惰不倚儼然
終日雖盛暑以爲常不好狎不侵侮無易由言對
賓客賓客或不自持左右置司馬公家訓一通保家
擇婦常自以爲名言閨中無敢疾呼女隸無敢近几
席執事左右唯諾無敢涕唾諸子無敢晏起早臥聞
融齋攬衣警欬就學惟恐後夜至公所各以所業次

讀小學

卷四

十五

第誦說獎掖磨厲交發互出凜然義方之意焉潘夫曰融
潘夫曰融之隱君也余聞廬陵父老言里中
先法儀禮善教子弟者皆稱羅公羅公云○叔心胡
先生七歲學於家塾言動如老成人及長以主敬爲
要因名敬齋處家庭如廟堂對妻孥如賓客端莊凝
重履繩蹈矩造次顛沛未嘗少違其威儀儼恪如此
潘夫曰融之爲學也每日必立課程詳著得失自
孝慈曰融少學不惟排異端振流俗高風偉節儼
表江南可謂紹述程朱者矣叔心名居仁餘
千人滿階中與白沙先生同從祀孔子廟庭○洪武
已酉上命皇后率內外命婦蠶於北郊以供祭祀衣
服后性恭儉既貴服澣濯之衣嘗曰蠶桑不易當爲
天地惜物也潘夫曰明太祖躬耕籍田馬皇后董理

訓外內命婦治蠶於北郊以爲祭服故以陰禮使知
女德教以婦職使之女功各有其屬者九御屬於九
嬪九嬪統於一后也親蠶頌云登崇壇以正位觀休
氣於朝陽步朝華以下降采六條於公桑旗安爾以
蒞事各奉職而承筐供訓神化之六服明季
敬於燕書盛華禮於中守神化馳於八荒○明太祖
見散騎舍人衣極鮮麗問制用幾何曰五百貫責之
曰農夫寒耕暑耘蠶婦縷積手成其勞已甚及登場
下機公私逋索交至竟不能爲已有食惟粗糲衣惟
垢敝而已今汝席父兄之庇生長膏粱統綺之下農
桑勤苦渺無聞知一衣制及五百貫此農夫數口之
家一歲之資也驕奢若此豈不暴殄自今切戒之潘夫曰
曰明初衣服之制正矣凡庶民之家不得用錦綺紵
絲綾羅止許用紬絹其首飾銅鐲並不得用金玉珠

讀小學

卷四

十六

翠止用銀花一以示節儉一以禁奢侈皆教民保家
之道也余幼年衣尚布素且見富貴子弟八九歲時
滿簪花與縉紳子弟無別豈幸薄之與世道使然歟
○一程子纔數歲行而踣家人前扶抱恐其驚啼母
太夫人侯氏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踣乎飲食常置
之坐側嘗食絮羹皆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如何
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二程子平生於飲食
衣服無所擇不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潘夫
曰一程子神機幼微器孩年可謂聖童矣而母訓
毫不少假信乎爲聖爲賢始於初學也侯太夫人太
原正縣人始封壽安縣君追封上谷郡君
右敬身言衣服末章言飲食潘夫曰明太祖躬耕籍田馬皇后董理

晦翁先生曰聖賢教人只從近處做去學者貪高慕遠面前的反蹉過了中庸說細處只是謹獨謹言謹行大處是武王周公達孝經綸天下須是謹言謹行從細處做起方能充得如此大潘夫曰細處大處總
也○吳氏家訓曰凡人精神愈練則愈出愈逸則愈懦譬之利刀屢磨則鋒出不磨則鋒鈍物理同也人家子弟以其年幼而諸事惜其力讓其勞飽食煖衣早寢晏起似乎愛之也而後來諸事不耐一業無成是愛之而反害之也不惟子弟也成人亦然試觀古之聖主賢臣鷄鳴問寢昧爽視朝訪賢而冒雪朝君

續小學

卷四

十七

而假寐君臣尚如此而况縉紳士庶乎每見人襲祖父之遺蔭不能自我作祖力學以光大門閥不能尊師重傳義方以垂裕後昆又不能肯堂肯構起家以克昌先業是皆不勤之故而無遠大之謀也所謂精神不練而利刃不磨也人之居家事親而能鷄鳴問寢為學訓子而能如昧爽視朝冒雪假寐方學得一勤字則事親孝立身顯子孫昌日後為臣忠而蒞民治也有志者當勗諸潘夫曰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
右通論通論立教明倫敬身以孝
續小學卷之四終
受業顧謙應校梓

續小學卷五

禾郡果山葉鈺輯註

外篇

外篇有二一嘉言一善行嘉言篇續述宋以來賢人之言行
嘉言第五

畢仲游與蘇子瞻書曰言語之累不特口出者為是其形於詩歌賦頌託於碑銘著於序記者皆是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非是人所非是殆猶抱石而救溺也潘夫曰言語非累也而招尤結怨常縣言語古人所以致美於

續小學

卷五

無口難也神游之士安
之孫子瞻明允之子○伊川先生曰若夫為不善非求之罪此言人陷溺其心者非關才事才猶言材料曲可以為輪直可以為梁棟若是毀鑿壞了豈關才事潘夫曰非關才事
○劉元承問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不知怨在已在人伊川曰在已曰既在已舜何以有怨伊川曰怨只是一箇怨但用處不同舜自是怨如舜不怨却不是也學須明通不得執泥如言仁者不憂又却言作易者其有憂患須要知用處各別如王通之言甚好但為後人亂却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無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

得無疑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如此自不相害說得極好至下面數句言心迹之判便不是此皆後人附會適所以為贅也潛夫曰學達豈可申一隅之說而謬弘方之訓哉王通字仲淹大就門人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端南陽程允扶風寶威河東許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趙州陳叔達韋咸北周師年未艾疾卒門弟子議諡文中子魏徵字玄成魏州人唐太宗朝為諫議大夫左右有毀微阿私所親者帝使溫彥博讓微微曰願陛下俾臣為良臣毋俾為忠臣帝曰忠良異乎微曰良臣稷契皋陶忠臣龍逢比干尋以秘書監參預朝政帝見微來益敬憚之及疾卒帝歎曰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鑑今魏徵逝

續小學

卷五

二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以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克臨大事乎潛夫曰此和叔言之而李端伯述之也讀書專為愛養精力若役役焉牽物而涉情則倦心易生何能濟事○子厚謂程卿夙興幹事良由人氣清則勤閒不得正叔謂不可若此則是專為氣所使子厚謂此則自然也伯淳言雖自然且欲凡事皆不恤以恬養則好子厚謂此則在學者也潛夫曰氣清則勤因心恬然常得其養豈為氣程伯淳程正叔兄程張其相商○李端伯曰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又看消長分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

續小學

卷五

三

句句是實事潛夫曰實事皆原於自然此孟子以事自信也定大名辭程子之門人○呂與叔曰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譬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待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爾况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潛夫曰善養子者既其元精余嘗聞素問男子八歲腎氣實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充足而充足不可溢瀉須要陰平陽秘精神乃治十六歲後能封固一二年者老來有二三十年受用所以封固之法務在嗜欲不搖其目志不元陽內充安和於外泰神氣有餘而運用不窮矣○

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客氣消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潛夫曰泰卦內君子外小人內者陽健而行事外否卦內小人外君子乃爻詞不言小人而君子處小人之道初柔貞君子之柔貞也二包承君子包小人也○晦翁先生曰凡事君子矣故泰否各爻皆以權子潛夫曰涵養而君子也端伯名縉程子之門人○晦翁先生曰凡事只得奈煩做將去才起厭心便不得潛夫曰涵養而奈煩則多為多怒○晦翁先生曰苟欲聞過但當一容受不當復計其虛實則事無大小人皆樂告而無隱情矣若切切計較必與辯爭非告以有過則喜之意也潛夫曰先儒云子路亦百世之師以其問過則喜也○趙汴以治經之

要問黃楚望先生楚望曰在致思然不盡悟傳註之失則亦不知所以為思也潛大曰治經以善悟為宗思不出其位何取於兼山長以思於五行為土而兼山之土各土其位聖人取象之精惟致思者知之耳楚望名澤九江人臨川吳幼清養病九江廉紹書院見楚望所著易象春秋大義之曰今人無能知楚望者余獨微與焉趙汾○吳幼清先生每夜讀書常至旦母憂其過節膏火以與之幼清乃候母就寢然後然燈讀誦行省掾元明善嘗問幼清易詩書春秋奧義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子弟禮潛夫曰義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子弟禮○宋仲敏先生少承家教矩矱自檢性遲重不妄言笑

續小學

卷五

四

齒貴胄館師友切磋學問該博益有造詣洪武朝為祭酒學規嚴肅橫經發難擊節廓蒙學者歸嚮潛夫曰仲敏○丘仲溪先生嘗謂朱子家禮崇本敦實然儀節略焉為作家禮儀節使好禮者有考又謂朱子微言散見語錄問學者率未易求采其精者為二十篇做魯論語作朱子學的潛夫曰書久訪之不獲見堂金玉藏於川岫琴瑟納於洞室耶抑求珠者未造龍門觀日者未登泰岱也仲溪名○張時敏先生嘗謂人曰古之聖賢凡所猷為至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遠矣竭其公忠猶恐不至况復濟以私乎或言有善讀

書不善作官者時敏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潛夫曰以致用名讀書而不善為官雖曰飽漢臣之三僕將藏梁相之五車皆不驗之語也時敏名悅華亭人弘治朝少宰○詞臣吳寬因講學久輟其疏曰仰惟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歲不過數月一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况又間有推移時或罷歇古人八歲出就外傳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借曰習讀於內終不若就傳於外孝宗嘉納潛夫曰寬○萬民望先生言世論克己淺之乎其論顏子也夫視聽言動而溺焉己也視聽言動而止焉己也視聽

續小學

卷五

五

言動而不溺不止焉亦己也禮者中也即吾之性也仁之體也不可絲毫容易於其間也是故無思無為感而遂通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克己之至也潛夫曰民○湛元明先生性穎敏自少知學從白沙先生遊即以隨處體認天理為主白沙曰此子參前倚衡之學也嘉靖初為南京祭酒開講院與諸生論學刻心性圖說嘗曰學以自然為宗譬之適千里者起脚不差迷有所到自然之樂乃真樂也潛夫曰為學如行路千里之遙

泉壑而無計程。疏進行到水盡山窮處。忽轉一佳境。
晉嚴嶺翠山。雷華。游森疎松柏之濤。吐納雲霞之氣。
置身此際。無時不物生焉。飛魚躍之天趣。雖洞口
彈琴。桐柯看博。不足喻吾樂也。元明名若水增城人。
尚書。○或問放心難收者。王汝止先生答曰。汝心見
在。更何求乎。潘夫曰。汝止名民。泰州安豐場人。王文
人眉睫。即知其所有。學者意慮。○王近谿先生甫三
歲。偶念母而啼。父抱之。即止。隨思曰。心一耳。何苦樂
條變。乃爾為展轉追尋。不置五歲。從母授孝經小學。
諸書。十五從新城張洵水學。洵水每謂人須力追古
人。於是三意以聖學自任。嘗苦格物義難曉。乃錯綜
前聞。互相參訂。每有所見。則請正其父。父不為釋然。

續小學

卷五

太

三年之後。一夕忽悟。直趨父榻前。陳之父亦躍然起。
舞曰。得之矣。得之矣。為部郎出知寧國府。丁父艱。服
闋。春京見江陵相。問山中功課。對曰。讀大學論語視
昔差有疎耳。江陵默然。補東昌守。轉藩叅江陵。惡之。
嗾言宜疏。劾致仕。年七十有四。與門弟子講學不倦。
一日風具冠服。禮天地祖考。端坐中堂。弟子環侍。請
教曰。徒言也不過道滿前。洋淪俱是發育峻極。隨拱
手別諸生曰。行矣。諸生暨諸孫。懇留盤桓。一日許之。
次日命諸孫掖至正寢。整衣冠端坐而逝。門人私諡
曰明德。潘夫曰。近谿之學。從思而入。不滯言詮。當三
歲孩提時。即能川其心思。古今英物。誰與匹。

也。近谿名汝芳。南城人。○殷時訓先生居恒自奮。
曰。學不究本原。徒取世資。非夫也。少求格致之義。不
得其說。已而澄思靜照。久之忽有省。自言一日於幽
寂中。恍忽見其良心。始知此心虛融周徧。而身內有
形之心。非吾心也。潘夫曰。慮空可以見心。捐有可以
見形。南齊守衛人歷。○神宗時。都掌院孫瑋議。遼東總
督熊廷弼解職。聽勸宣黨大譁。謂東林主使之劉宗
周上奏曰。東林云者。先臣顧憲成倡道於其鄉。以淑
四方之學者也。從之遊者。不乏氣節耿介之士。而真
切學問。如高攀龍。劉永澄。其最賢者。說者曰。東林未

續小學

卷五

七

嘗無小人固矣。乃今之攻人。往往不於流品。而於其
意見。以意見分門戶。即以門戶分流品。如意見而已。
高攀龍姜士昌劉元珍望而知其不同量者也。儻朝
廷一日賜環。則人人爭按劍矣。然則以于王立丁元
薦為亂天下者。亦豈遂為定論乎。略迹而論心。二臣
皆較然不欺。其志有國士之風。且今之發難於廷弼
者。果何人之報復乎。是故摘流品可也。爭意見不可
也。攻東林可也。黨崑宣不可也。臣聞世之治也。君子
衷於和。及其亂也。小人尚同。今日和衷之道。其可不
講乎。臣請言憲成之學。憲成學朱子者也。其言朱子

呼大疾痛則呼父母因身而逝所從來反本之說
地是理也但按孝經天之經天而不息之常也地之義
而為萬民所不可須臾違者無造作無參差也程子
以凡氣之屬皆本乎天而親上凡形之屬皆本乎地
而親下形氣諸物以天地為本則以親天親地為反
義本言不相涉
○伊川程子荃父使周恭叔主客客
欲酒恭叔以告程子曰勿陷人於惡潛大曰禮易麥
○或問伊川何可訓也晦翁曰喪葬之時只當以素食
待客祭饌華食只可分
○劉元承問今拜掃之禮何
據伊川曰此禮古無但緣習俗然不害義理古人直
是誠質墓只是藏體魄而神則必歸於廟既葬則設
木主既除几筵則木主安於廟故古人惟專精祀於

續小學

卷五

十

廟今亦用拜掃之禮但簡於四時之祭也潛夫曰同廟
之主也若祠堂宜建於墓側使
後世子孫墓祭有補於孝思耳
○朱公掞云士大夫
必建家廟廟必東向其位取地潔不喧處設席坐位
皆如事生以太祖面東左昭右穆而已男女異位蓋
舅婦生無共坐也其主皆刻木牌取生前行第或銜
位而已婦各從夫每月告朔茶酒四時春以寒食夏
以端午秋以重陽冬以長至此時祭也每祭訖則藏
主於北壁夾室拜墳則十月一日拜之感霜露也寒
食則又從常禮祭之飲食則稱家有無祭器坐席皆
不可雜用廟門非祭則嚴局之童奴奴妾皆不可使

衰而近也潛夫曰禮云男女不同廟別嫌也若祭時
坐夫婦廟絕子孫之心有所未安也家祭用四時者
月令有薦新之典而拜掃封塋以春秋為兩節之感
禮不可藏今吾鄉僅祭
○或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
憐愛欲其聰明成立此之謂誠心耶晦翁先生曰父
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何則非矣此
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潛大曰憐愛之念豈有窮
○或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相容當何如晦翁
先生曰從古來自有那樣子公看舜如何只是為人
子止於孝潛夫曰諫孝格天初繼母兄弟不和是
沐英蚤喪父育於母母復亡太祖起兵收而子之既

續小學

卷五

十一

長溫爽有姿槩機穎過人從上征伐入侍帷幄晝夜
勤勵目無迕視上以心膂托之中宮尤愛重英恒語
上曰此兒吾子孫屏翰也潛夫曰沐英鳳陽之定遠
姓賜名文英治定論功歸其姓沐英與李峽陽等俱國
封西平侯迨封西平王其子孫封縣國公世守雲南
累代尊榮漸漸驕奢已極至明末絕
無故忠奮勇之氣束手就戮悲夫
○邵士廉先生
甫三歲母疾革父愛之置之別室哭不已謂家人曰
死者吾母也曷俾我一視聞者莫不哀泣弘治壬子
領鄉薦授德化學諭正己率人贊儀卻不受潛夫曰
兒能視舍殮天性過人矣山顧名
思義不愧清廉士廉名靜江寧人
○呂仲木先生少
習幼儀未總卽志聖賢之學嘉靖初年為南少宗

伯同諸公卿謁孝陵衆將著緋仲木曰望墓生哀方素服角帶衆從之致仕歸事繼母侯淑人敬養備至不殊生母侯病頭風怯寒親製艾褥乃安歲饑以俸餘調其族人事叔博如父姊適劉家貧常分財濟之痛宋外祖無嗣每展墓垂涕不止其敦倫如此日仲夫張孚敬方獻夫汪鉉三臣之奸世宗怒下詔獄擬斬其子行可請以身代又於長安街刺血書疏自縛闕下疏略曰臣父恩幼而失怙祖母吳氏含飴哺之以長成得有今日不幸私憂過計欲爲陛下作一吠奸

續小學

卷五

十一

之犬而頓忘逆鱗之戒遽陷大辟塗炭都市竊念祖母吳年逾八十憂傷之極僅存餘息臣等今日死祖母當以今日死臣父明日死祖母當以明日死臣父死臣祖母復死臣等然一孤寧得不死惟冀陛下哀憐之縛臣置辟而赦臣父得以苟延母子二人之命陛下僂臣不傷臣心臣破僂不傷陛下法謹延頸以候白刃納言陳經見而憐之爲引奏帝動容曰忠孝乃出一家耶其貫之乃得減死戍雷州日馮待下獄時子行可甫十三歲即伏闕刺血上書字字赤淚此大丈夫所不能及也父願死忠子願死孝而皆不死天也在雷州夢寐念吳太夫人會赦歸竭誠奉養太夫人九十五而終子仁亦逾六袞猶蒸燕濡慕

也忠孝出一家大哉王言書之史冊萬世不磨矣行可後爲京兆納言通政司也○陳棟堦先生年九十一卒於家縉紳大夫諸生吏民環顧咨嗟而嘆曰公胡不百歲也則又曰疇復有篤孝揚親如陳公者乎蓋棟塘生甫十月而父捐館以不及見父面常觀遺像輒涕沾襟事母都安人極敬謹四十年一日也隆慶朝登進士不需選而歸省數年都安人卒毀瘠幾殆服除廬於墓者五載而始出山累遷貴州大叅以道遠多瘴不欲傷親之遺體慨然致其仕歸故湖郡以篤孝揚親推重之也程大曰棟塘烏○陳士賢先生端慤寡言

續小學

卷五

十一

潛修獨詣以古聖賢自期天順朝以御史督學南畿士行上風卓然興起成化初左遷河南副使尋改提學其師道如南畿居鄉做范文正公置田壹百肆拾畝祀先周族名思遠莊迨卒宗族以公貧甚舉田還其子戴戴不可曰先人行義戴取而私之獨不愧於心乎人謂公有子云潛大曰戴爲人甘貧不以田自士瑾弟儉直事母歲時上壽自歌舞爲歡事二兄巨趨侍上食而退出則執鞭道傍伺顏色猶事父云喜誦書史說先王生不務裘馬不喜酒不畜勝婢嘗

歲暮出取逋負見多窘乏輒割券馳一空車歸里人望見盡笑之瑾不較也子珣爲東明丞強迎處士之官邸養輒感額求歸曰吾在末嘗入公府乃今公府居耶輒歸我母困時舊令得代去問處士曰我孰與新令賢處士默然熟視久之曰君似弗如也人歎服其直於是鄉閭從化家居子弟見輒趨拜却立里中人假僮僕使不復關白其主人鷄豚放猶一家足爲淳風矣妻侯亦孝讓有幼子爲嫂子提殺之侯泣謂瑾曰吾幸尚有珣奈何令伯氏無後卒出之獄嫂子以百金詣瑾謝瑾不受詣侯謝侯不受曰吾利而金

續小學

卷五

十四

出汝耶潘夫曰高瑾大梁之處士也事母孝推孝以間然矣出取通負空車而返有馮煥焚券之風然馮煥爲孟嘗君市義而處士則施恩不在德也豈非有道長者耶大梁一○朱晦翁爲江西提刑入奏事或名汴梁今開封府○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晦翁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君子及入對首以存天理遏人欲爲言帝嘉納之又進封事曰臣請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急務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事皆不可緩而實本於一心詞甚切至疏入夜漏下七刻孝宗已就寢亟起秉

燭讀之終篇明日以朱熹爲崇政殿說書潘夫曰熹孝宗朝凡陞對者三上封事者一皆忠誠懇切孝宗亦開懷容納然所言皆痛詆大臣近習主眷愈厚而熹者愈淡是以不能安其身於朝廷之上自筮仕以至屬籍五十年歷仕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太祖徵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入見喜甚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諮以時事命有司創禮賢館以待之一日上問陶安四人之才如何安對曰臣謀略不如劉基文學不如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上善之時安在翰林上賜一對國朝謀略無雙士翰林文章第一家及疾卒上哀悼親制祭文遣官祭之追封姑孰郡公有御

續小學

卷五

十五

史言安隱過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從知對曰聞之道路上曰御史聽道路之言毀譽人以此爲盡職耶命黜之潘夫曰太祖初渡江攻采石破太宣宗下詔求賢御製擬倚蘭操及四言招隱詩倚蘭操曰蘭生幽谷兮曄曄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兮衆草爲伍嗚呼賢人兮汝其予輔招隱詩曰天之生賢道蘊厥身幼學壯行致君澤民伊傳孔孟皆古君子孜孜行道未嘗忘世秦漢之衰以退爲賢絕類離倫豈非違天嗟哉君子於身奚補區區

之失善對曰誠如聖論潛夫曰兄弟尊卑之中兄弟最尊字備萬豐城洪武十八年入關止德中諡文恪○鄭氏家範云卑幼不得抵抗尊長其有出言不遜制行悖戾者姑誨之誨之不悛者則重箠之潛夫曰重箠之所以深愛之卑幼能仰體尊長不得已之心而箠之庶幾可以○陳世思兄弟三人惟季弟少好游俠早出暮歸以為常世恩嚴詞規正不改曰徒傷愛無益也每夜親在戶外候之待弟入隨手自扃鑰問以寒暖饑飽如是者數日弟乃大悔不復暮歸潛夫曰世恩感化其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灑畢竟無益但樂

續小學

卷五

六

於舊習耳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為多故樂得朋友之來潛夫曰秦之小往大來君子道長也妻之大答范宗伯書云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不待多說然細微處亦當照管不可忽略因循怠惰自治既不荀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御吏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寡過矣暇日勿廢溫習少飲酒擇交遊尤為喫緊潛夫曰少飲酒擇交遊二句免禍於斯求益於斯親賢遠佞亦於斯○晦翁先生曰聖人教人大槩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語人能就上而

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心之昏者自著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說得詳潛夫曰此私淑心傳也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然三者未嘗不相須也凡人愛君則必愛國愛國則必愛民未有以君為心而不以民為心者故范希文謂居廟堂之上則憂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君諒哉潛夫曰以天下為己任者當從章先生之言

右廣明倫

首十三章廣父子之親次三章廣君臣之義次三章廣夫婦之別次三章廣兄弟之序次三章廣朋友之義

謝子與伊川先生別一年往見之伊川固相別一年

續小學

卷五

七

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大為學切問近思者也潛夫曰矜之一字內而害心外而害身能去之則進乎爾矣謝子謝上蔡也臬長陳伯獻嘗稱林文安公為人賤者即之不知其為貴卑者即之不知其為尊愚不肖即之不知其為賢且智獨非意相干者即之始知其凜然不可犯也潛夫曰乙酉秋余客三山曹能始先生招飲席間語及林文安公能始曰文安為人接見親友如風溫春潤議論正事如霜拂秋橫能始聞之賢者其言不爽也文安名翰字亨大閩人為南京太司馬直彈劉瑾○王文成公常以傲字戒人曰今人

于罪百惡皆從傲字來傲則自高自足不肯下人以
至不孝不悌只是一箇傲字便結果了一生更無救
解處傲之反爲謙字便是對病之藥故堯舜之道只
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塞也潘大日
戒傲與謝上蔡去矜之意同然傲之爲害王文成
更甚於矜丹朱有何大不肖只因傲耳 ○劉元承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程子曰安有箕
踞而心不慢者咎劉質夫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
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
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矣潘大日古君子淑慎
者多矣語及禮樂在進反之間咸懷中規矩之節則

續小學

卷五

三

倦而思臥者過半矣 ○暢潛道曰禮之本出於民之
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
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爲之節
文潘大日節文者謂盈欲可損過用洪武時諸王
在宮中服飾有擬太子者給事中卓敬乘間白於上
曰宮中朝廷視倣綱紀攸先今陛下於諸王不蚤辯
等威而使服飾與太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何以
令天下耶上笑曰卿言是吾慮未及此耳潘大日永
可兼下下不得擬上擬則僭則亂所錄來者漸也
敬字惟恭浙瑞安人徙涪州歷戶部侍郎建文初燕
王來朝敬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似先帝北平強幹
之地金元所歸興也宜及今徙封南昌羽翼既剪變

無從生藺一有之亦易控制大朝而未動者幾也量
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
讓皇覽奏大驚袖以入翼日召見曰燕王骨肉至親
卿何言及此敬曰節非所論也讓皇然良久曰卿休矣
保安社稷之事竟敢妄言今日復位執敬實以久迎乘輿之
罪方爾前日殺卿諸王今復位執敬實以久迎乘輿之
依敬言殷下豈得至此上怒欲殺之而憐其才且繫
獄命未忍殺而姚廣孝初以高僧負重名每爲敬所
誡猶未忍殺而姚廣孝初以高僧負重名每爲敬所
輕嘆之因力言無經畫敬死有餘罪但恨不得行其
志耳神色自若 ○都憲軒惟行先爲浙江按察使四
時一布袍蔬食不厭約諸僚三日出俸易肉一觔故
舊經過輒畱飯飯惟一菜一肉或至殺鷄見者皆驚
異軒廉使殺鷄爲客大破費潘大日偶爾殺鷄故見

續小學

卷五

三

使而傳名亦不死於冥冥也雖然茅客供母惟行款
客則有問矣惟行名親鹿邑人永樂進士歷官天順
仕朝致 ○朱公垂少勵清節居官躬自煥浹爲御史寒
約如故巡按山西山東有風采人稱爲長齋御史潘大日
日公垂名震沙河人正德進士爲 ○海忠介公初爲
人最廉介如秋水寒冰嶄然不滓
淳安令官署中有隙地課老僕樹禾麥藝蔬芥旦夕
取自贍自江水外無關淳安者胡宗憲總制浙直權
甚重家僮過淳安公無加饋制府竟無讓一日語藩
臬曰昨聞海令爲母壽市肉二觔矣蓋異之也潘大日
忠介公平日只需菜腐爲太夫人壽乃市肉重任奉
賜也胡總制異之淡服其儉初亦可謂知人矣武
林人以軒廉使殺鷄爲客大破費潘大日偶爾殺鷄故見

續小學

卷五

三

而教之擇善力行以底於成德其至也與天地立心與生民立命與往聖繼絕學與來世開太平若是者誠孔子之教也大哉教乎今父兄愛其子弟教以六經誦之也惟恐其言之不熟講之也惟恐其旨之不明似矣不知其身之所教與七十子之遊於聖人同耶否耶予少無師友學不得其方汨沒於聲利支離於秕糠者久之年幾三十始棄舉子業從吳聘君遊然後益歎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取向所汨沒而支離者洗之以長風蕩之以大波惴惴焉惟恐其苗之復長也坐小廬山十餘年履跡不踰於戶閭俛

焉孳孳以求少進於古人如七十子之徒於孔子蓋
未始須臾忘也潛夫曰陳先生名獻章廣東新會人父名琛年二十七而病辛母二十四
而寡居先生遺腹子也幼時無歲不病至九齡以孔
代哺及就外傳數載即能文正統十二年鄉試中式
十三年會試副榜入國子監讀書成化二年送吏部
文選司歷事因母老請假侍養十五年督撫兩廣都
御史朱英疏薦獻章堪充任川得俞旨吏部移文趣
令起程以母年加老不忍離膝下成化十八年部文
催逼強起就道十九年春到京朝見甫逾月憂念慈
尊哀邁獨子遠逝憂成病愈憂遂上終養疏
言母七十有九乞暫歸田里奉養以全天旨陳獻章
自陳有疾乞回終養與做翰林院檢討去親終疾愈
仍不供職隨卽謝恩抵里拜母之日黃雲覆護庭闈
竟日不散僉曰仁孝動天也吳聘君名與弼別字康
齋江西崇安人天順元年賜敕幣聘授論德堅辭還
故里其爲孳孳涵養以及致知先據德而後依仁
弟子在門牆者胡敬齋陳白沙先覩其閭閻也○

續小學

卷五

世

謙菴先生曰言笑不苟衣冠必正詔讀微嚴於往來
跛倚不形於坐立此便是鍊身處小物必謹觸處圖
難米鹽亦一日功課几案無龐雜圖書此便是鍊事
處改過能勇聞善卽遷旦夕而必計久長幾微而早
見禍福此便是鍊膽識處

潛夫曰鍊身先養其心鍊
事先明其理而經以知宜

權以定變全在膽識納履圯上鍊面侯也躬耕南陽
鍊武侯也學陰符家言鍊誠意怕也凡有志於天下
者必以歷

鍊爲務

右廣敬

首三章廣心術之要次一章廣威儀
之則次二章廣衣服之制次三章廣
飲食之節後三章通論
爲學之道 亨音烹

續小學卷之五

受業謝思校梓

續小學卷六

永郡果山葉鈐輯註

外篇

善行第六

橫渠先生問於明道先生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明道先生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

續小學

卷六

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鑒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尙何應物之爲

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如何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潛夫曰辨天下之大事者必忍人所不能忍也夫萬變紛乘錢宜莫剛如三軍立營五花八陣只以色辯不以聲求自然鎮靜若他道中不奈煩遽然發怒者性未定也○劉元承問高宗得傳說於夢文王得太公於卜古之聖賢

續小學

卷六

相遇多矣何不盡形於夢卜曰此是得賢之一事豈必盡然蓋高宗至誠思得賢相寤寐不忘故朕兆先見如常人夢寐間事先見者多矣卜筮亦然誠心求卜有禱輒應又問高宗夢往求傳說耶傳說來入高宗夢耶曰高宗只是思得賢人如有賢人自然應他感亦非此往亦非彼來如懸鏡於此有物必照非鏡往照物亦非物來入鏡也潛夫曰武王夢帝與九齡之夢與常人不同而聖賢之夢又與常人不同如鄭康成屢不就徵夢孔子告曰起起今年歲在辰未年歲在巳既痛以謙合之子命當終至明年歲在辰未年隨軍康成不得已載病而行到元城縣疾篤卒受業者續經赴會千人王仲淹有疾召人許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吾不起矣黃楚望書

夢見孔子為適然既而屢夢見最後乃夢孔子
親授六經字畫如新遂決意歸休以繼絕學為已任
焉此等夢非占夢也 ○尹彥明曰初見伊川時教某看
敬字某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
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初居之問如何是主一願先
生善喻先生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
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
事非主一而何又曰昔有趙承議從伊川學其人性
不甚利伊川亦令看敬字趙請益伊川整衣冠齊容
貌而已趙舉示先生先生於趙言下有箇省覺處
之門人收斂身心即孟子求放心之旨彥明名聲程子
之門人世稱和靜先生居之名寬彥明之門人 ○

續小學 卷六 三

伊川先生曰根本須是先培養然後可立趨向趨向
既正所造有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 ○潛夫曰人自孩
純從幼時培養來則趨向自正若幼時趨向不正迨
後欲改而導源也晚矣 ○謝顯道言明道先生一日
遊許之西湖在石壇上坐少頃腳踏處便濕舉起云
便是天地升降道理又一日見火邊燒湯瓶指之曰
此便是陰陽消長之義 ○潛夫曰明道先生所見無非
悟之矣顯道名良佐上蔡人學者稱上蔡先生西湖
在開封之許州湖上有德星亭漢時為陳寔荀淑而
建也陳寔嘗詣荀淑使元方將車李方執杖孫孝先
長文生車次既至荀淑執杖應門應明行酒文若坐
膝前導夜太史奏 ○張思叔詬詈僕夫伊川曰何不

動心忍性思叔慙謝 ○潛夫曰僕夫屢役也詬詈之亦
不能爾然慙謝則見其改過也 ○朱公揆來見明道
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游楊初見
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
在此乎曰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
潛夫曰人謂坐風立雪兩先生各一門庭而余謂非也
春則花榮條風遇冬則山卿玉雪為師者隨時而教
為弟子者隨時而悟其道同也公揆名光 ○一學者
苦讀書不能記晦翁先生曰只是貪多故記不得福
州陳正之極魯鈍每讀書只讀五十字必二三遍
方熟積習讀去後來却無書不讀 ○潛夫曰聰明之子
或浮露而單持魯

續小學 卷六 四

純之人常困苦而精進如叩其鐘雖
分小大而其鳴也山谷同為應矣 ○晦翁先生曰
世學不明異端遽起大率皆便於私意人欲之實而
可以不失道義問學之名以故學者翕然趨之然諺
有之是真難滅是假易除但當力行吾道使益光明
則彼之邪說如雪見現耳故不必淡與之辯 ○潛夫曰
則彼之邪說如雪見現耳故不必淡與之辯 ○潛夫曰
晦翁先生曰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為大病然又不
察氣質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
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近似之者不可不察也 ○

曰近似而實非者以附會而巧
合之用意愈濫則離道愈遠矣

○丁玉夫先生充養
淡粹居圓運方身不踰中人而任道好古崇正闢邪
一以考亭朱子自期待魯齋臨川而下不屑也以儀
禮周公之典久廢不行家居冠婚喪葬一取衷之其
教人正容端坐澄心定氣使躁釋慮消方與開講其
析疑義入毫芒而文主純雅其為政先風化而以誠
意將之潛沃曰王夫名璣丹徒人弘治時提學廣東
人賀道清遠山水暴發而殲翼日得其屍示
冠端整如生同里大學士靳貴幼從受業事之終
身稱其中行獨復於衆醉羣污之中不塵不染如全
剛玉○董蘿石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與
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為詩社旦夕吟咏至廢寢食

續小學

卷六

五

遺生業時俗共非笑之不顧以為是天下之至樂也
已遊會稽聞王文成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
訪之入門長揖踞上坐文成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
敬之又詢知其董蘿石也與之語連晝夜蘿石退謂
何生秦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為偶
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而常不
屑其所為以為世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
於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於詩而放浪山水今吾
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
之所為日夜弊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

特清濁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於夫

子之門則幾於虛此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身焉
得無以既老而有所不可乎秦曰先生之年則老矣
先生之志何壯哉入以請於文成文成喟然嘆曰有
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齒長於我矣師友一也
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北面而後為禮乎蘿石聞之曰
夫子殆以予誠之未積歟辭歸兩月棄其瓢笠持一
縑而來謂秦曰此吾老妻之所織也吾之誠積若茲
縑矣夫子其許我乎秦入以請陽明子曰有是哉吾
未或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知執筆為文辭稍

續小學

卷六

六

記習訓詁則已侈然自大不復知有從師學問之事
間有或從師問學者則闕然共非笑指斥若怪物翁
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遍江湖蓋居然先輩矣一
旦聞予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敝屣遂求北
面而屈禮焉非天下大勇其孰能與於此則如蘿石
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蘿石乎蘿石曰甚哉夫
子之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請矣入而強納拜焉陽明
子固辭不獲則許之以師友之間與之探禹穴登廬
峯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跡徜徉於雲門若耶鑑湖刻
曲蘿石日有聞益充然有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

黨子弟與平日連社者賦詩招之返曰翁老矣何自苦若是蘿石笑曰吾今幸逃於苦海乃知憫若之自苦也顧以吾為苦耶吾方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肯復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所好自號曰從吾道人潘夫

續小學

卷六

七

最重若相臣而無卑儀貌不能中人而毅然有二軍不可奪之氣潘夫曰師道名景淳始居昆湖傍文章潮先生弘治朝為南少宰○舒國蒙先生生而穎異不羣凡兒六歲授孝經論語等書輒了大義年十二郡守祝瀚修封洫至獻馴鴈賦大奇之正德丁卯業南雍嘗夜分不寐於書無所不讀而實勵志於聖學最喜濂溪稱之為中興之聖丁丑對大廷萬言立就是科制題獨詳上自羲農以及近代凡經史所載為治之事悉以咨焉國蒙敷陳道法至詳至備直言時弊諄諄懇切而卒澤於道德仁義粹如也擢鼎元授

修撰嘗語同館友曰心術與學術相倚者也懷居與懷利相因者也怠勝敬欲勝義則其心死其學偽吾儕格君其豫在此尋以直諫上怒謫閩舶了無愠容獨立敢言不撓不懼端居終日未嘗晝寢夜必計過自訟晤即相告凡視聽言動必準諸禮不敢少失尺十曰此太史公教也病中矩度毫髮不踰臨終沐浴與眾揖別長子泣問家事不答跪請所欲乃瞪目曰六經大明於世惟周禮未獲表章余生平精力盡在此書第未及進御為歉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言畢而逝肅皇帝有精醇端介文魁天下賢名大振之褒又

續小學

卷六

八

有陳仁義格君心之褒潘夫曰羅一峯先生劾大臣舉國家諸同其地同其官閩人高其道德風節乃立祠以祀二公云國蒙名芬江西人當時稱忠孝狀元○徐子升先生就外傳受小學悉成誦及讀孟子存心養性篇而淡有契更其齋曰存其志已遠大矣子升十歲時其父思復公出行歸子升出迎思復偶云父遠回子遠迎父子之恩天性也子升應聲曰君居上臣居下君臣之義人倫哉思復益大異之潘夫曰

生每見人有過輒提起怪不得三字在口謂吾儕日居善地日親善友猶不免於有過而此輩或所遇不得其所或所交不得其人或未聞善言或未見善行其有過也如何怪得他潘大日怪不得三字為庸衆言之也若士子聞之能無愧平○歸季思先生善病屏跡陶菴鼓琴讀書晏然默識不知身之病也不與冠裳之會不詣府縣不受當路問餽不為宗黨爭訟伸白不為子姪應試于請雖甚貧養其子之孤者養其弟婦之寡者雖甚病於人倫事未嘗偷惰少孤事諸兄友愛特至平居無疾言遽色農夫牧豎相與依依如儕伍周念童僕如子弟

續小學

卷六

九

其病愈久其學愈進客有至陶菴者登其堂未見其人不知塵念之從何去也見其人未聞其語不知和氣之從何來也飲食焉笑語焉退而慨然以嘆油然而思人人覺其形穢不知心腹腎腸之胥易矣學者稱陶菴先生潘大日李思名子慕萬曆辛卯登賢書世居崑山太僕震川先生之子與武水吳蓮菴錫山高景遷相得歡甚時高子築室於蠡湖之上日水居吳子築室於祥蕩之上日秋秋歸于築室於玉峯之西村日陶菴三子皆有○李謙菴先生東歸南山之樂不減春風沂水也○歐陽公慮囚夫人秉燭公執筆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兩無憾矣士大夫不可無此惻隱韓魏公為帥夜判一卒秉燭談然公鬚判書如故須臾起

視前卒已易公恐吏鞭之急呼其入曰渠自此解執燭矣士大夫不可無此寬大杜祁公燒燭視事適家書至急滅之別取私燭閱書曰此官燭未可濫用士大夫不可無此清謹若夫宋學士之夾燭修史也寇萊公之燭溜盈厠也豈惟傷德兼亦損福一燭之光其周大小明暗有如此潘大日李先初為嘉善邑侯長子名雲在署中燒燭夜徒揭解燭記此為戒○鄒忠介宗解悟馮恭定重躬行兩公既歿講學中絕念臺先生始有證人社之會燕都崩裂後門人問學於先生先生曰守所聞行所知足矣今乾坤何等時猶堪我輩從容擁鼻比而

續小學

卷六

十

講學論道乎此所謂不識人間羞耻者也潘大日曰金閨此不覺有泰山梁木之微矣○右實立教觀賢上登 贊音指 按音製劉元承問天地明察神明彰矣伊川先生曰事天地之義與誠既明察昭著則神明自彰矣問神明感格否曰感格固在其中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神明孝弟不是兩般事只孝弟便是神明之理又問王祥孝感事是通神明否曰此亦是通神明一事此感格便是王祥誠中來非王祥孝於此而物來於彼也潘大日余聞之張元長先生云按孝弟神明一理固也臥外魚出則已涉於事物惟有彼此故有感應感應正見通

神處如篇韶九成鳳凰來儀太和感於此而靈禽應於彼祥之誠猶韶之和也魚之躍猶鳳之來也魚自水中來正自誠中來風自雲中來正自和而中來不然反似大中運花無以見通神明之實矣欲說向平常轉益奇特欲一之轉更二之恐傳記小訛天地明察感應章解在孝經註疏大全王祥事實解義執不贊○鮑若雨劉安世馮忠恕數人自太學謁告來洛見伊川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堯舜之道何故止於孝弟伊川曰曾見尹焞否曰未也請往問之諸公遂來見和靜和靜曰堯舜之道止於孝弟孝弟非堯舜不能盡自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以至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又如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直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

續小學

卷六

士

非堯舜大聖人不能盡此復白伊川伊川曰極是使某說亦不過此潛夫曰讀虞書而知堯舜治天下不族既睦平章百姓昭明而後德以親九族九孝弟之所以尤四表也孝子父頑母嚚家微克諧以○張乖崖知益州時視事退有看廳者睡熟喚之不勝錯愕張詰之曰家有甚事對曰母有病兄為客未歸詢之果然翼日差場務一名給之且曰吾後廳豈有舛睡者耶此必心極憂懣不妨告假侍其母俟汝兄歸供役潛夫曰張色能知疾苦而委曲周至可見體貼人情到極○孫透處方是真學問真經濟此所以為宋之異人○孫惟中世為農朝耕暮讀雅愛宋名臣言行錄為海寧

州吏目會父卒皇皇如不欲生既葬結廬其側苦塊曠野中滾夜月冷哭聲依依隨悲風遠聞人為泣下日啜淖糜二盂而止晨起掬雪頰面已輒詣墓前拜久之手足皸瘃形容憔悴或勸其返哭不對縣令聞之夜半攜二蒼頭往廉之見惟中蕭然塊處風雪中也歎息而去娶劉氏從孝子之化孝子居廬三年劉亦居望室不近酒肉者三年潛夫曰惟中離州昌邑悲霜嚴雪積之食而哀慕無窮相繼惻惻孝之最純者矣劉氏從夫之化亦哀慕無窮真孝婦也縣令宜不怠父友璋病癘年餘起臥粥餌衣被垢穢必躬治

續小學

卷六

士

之未嘗解帶妻完顏氏貴家女也友璋念兒即孝而婦或少嗔心稍不安一日強坐謂士高曰吾病將愈汝姑去就室畱一僕扶我足矣士高陽諾而陰伏父寢傷是夜父少起呼僕不寤力殆而仆忽一人參脇驚曰爾為誰士高曰兒也知父晝所云非實特候於此則相持泣曰天乎兒孝至矣已而父疾瘳士高與妻益竭力承事優游十餘年及父卒思慕不置見父形於鏡中僉謂誠孝所感士高喜讀書明義理死生利害了無凝滯嘗值暴雨或勸其急行笑曰緩急等濕耳壽九十七終里閭評其行號曰隱德洪先生潛夫

曰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計士高曲體
親心斯為不遺凡今之人服勞奉養亦有所不逮
問其德乎噫世道所以日衰也○楊克彰鄉族長者
士高名祥黃梅人英宗朝處士○咸呼之曰楊孝子自幼事父母孝事兄恭父蚤世哀
毀特甚母陸慰解之即強顏以悅母心而哀不哀事
母之道備至家無厚資而甘膳無不如意母酷愛其
孫時牽牽抱弄於肘腋指之曰汝可承家某可事生
業某當作官顯門尚母聞之九悅門戶有憂戚不以
告母嘗愉色在左右以安其心暇則坐塾中誨諸子
父鄉里之秀必以躬行孝弟為先才質輕俊善文章
者少忽於孝弟則懇懇諭之弗改則厲聲斥絕之母

續小學

卷六

三

嘗病醫禱至虔晝夜未敢安寢食母歿哀號頓仆水
漿不入口者數日及葬廬於墓側衰絰不解晨奉櫛
類夕奉浣濯如生時不廢而哀號之聲聞者感動鳥
為之翔獸為之伏時都憲王竑郡守丘陵聞孝子名
上奏旌其門憲宗朝以其子理貴封刑科給事中
日余嘗過淮聞淮之老者曰當時交遊往來茲土間
楊刑垣則有知有不知者問楊孝子則皆能道其行
事指其里巷易世而後流風遺俗如西景○何宗道
莫收東瀾弗復矣嗟夫克彰名受淮安人○何宗道
至孝至貧忽夜半盜入其室竊器物而出宗道覺其
人而不呼將取釜始言曰盍畱此備吾母晨炊盜赧
然盡還其器物大聲曰盜孝子者不祥自是其人不

復為盜潛夫曰為盜而能發愧報心是真報也孝之
門受金枉法人如此余嘗嘆諱盜不報老賊收贖而過
咎職宗道名倫江山人受業於王文成○宋哲宗召
蘇軾見便殿太皇太后問曰卿今為何官對曰待罪
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
陛下曰非也對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
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
誦卿文章必歎曰可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
覺哭失聲太后與帝亦泣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
蓮燭送歸院潛夫曰平生話言未償謫浪未除氣質
使收飲力華專精實學安知功業不與范文正公司
馬溫公比肩也哉先是宋仁宗月夜召王珪入禁中

續小學

卷六

古

對設一榻賜宴畢令以金蓮燭歸院宣
學士大率用此燭即有取玉燭調元之意耶○宣
仁太后寢疾召范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
肅垂簾時惟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惟勸仁宗盡
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曰敢不盡忠潛夫曰宣仁太后
宋朝第一聖后○呂原正統進士入翰林景泰中命
漢唐所未有也○倪謙呂原教小內官黃賜等七人讀書於文華殿東
廡上一日至廡中命謙講詩國風原講書堯典上悅
問二臣何官謙對臣中允兼侍講原對臣中允兼侍
讀上又問中允講讀官品二臣對曰皆正六品上曰
品同安得相兼令左右取官制再三覽顧二臣曰進

汝二臣講讀學士兼中允二臣頓首謝他日上再至
二臣遷坐旁壁下上曰何踟躕乃爾二臣曰君父嘗
臨坐臣子避不敢當上喜二臣敬慎後至館輒立語
或東西行不復坐矣潛夫曰侍經筵東聖學講讀之職也景帝命之教小內官不亦
伍將何以乘南史之遺直補東觀之闕文也○神
宗雅熟直臣海瑞名廷臣亦以其名薦遂以南京右
都御史起瑞冠服泣任與當道書曰主上勵精天
下懸望願與公等同輔太平之盛盡天下稱賦差煩
苦官吏殘貪此積弊急應除未知能如願否耳潛夫曰海瑞先生萬曆十三年罷南京都御史十五年卒於官卒之日食部王用及人視葛韓散簾有寒士所不

續小學

卷六

圭

堪者數息泣下厥其簞僅十餘金士大夫職金為殯
具民庶哭之罷市數日喪出江上白衣冠揭櫓素而
送者盈兩岸無隙地第食壺漿之祭數百里不絕蘇
人朱良作詩弔之曰批驛直禽比于志苦節還同孤
竹清龍隱海天雲萬里鶴歸華表月三更蕭條棺外
無餘物冷落墓前有薄榮說與道旁渾不信山人親
見以如傾汝賢名○郭公善日者言以其術遊濠之
瑞瑣山人論忠介○郭公善日者言以其術遊濠之
定遠多奇中定遠人信之業稍饒矣而尚未娶里中
富翁有女而贅郭公為推其支干曰是命當貴翁笑
曰以贅故未有歸何貴為郭公乃請曰不鄙庸陋能
納壻否翁許之遂委禽焉自贅女之歸郭公而術益
售橐益盈遂大買田宅為定遠富人潛夫曰郭公有
出豫陽王郭子與其仲也元末群盜起子與○胡
遂散家財結納豪勇建義旗焉日者星家也

氏十九歸朱誠庵誠庵自觀政歷大臺為股肱四十
年內顧無憂者胡夫人實相之夫人事姑以姑為心
以心為孝一門和氣平居勤紡績既貴猶以身率下
謂食祿之家惟奢易流為鐵簪布裙以防之男冠女
笄不識繒帛珠翠之華者夫人訓也過蘇見故黎邦
伯子凍餒以衣粟周之顧諸子曰邦伯食二品祿可
佑後人使其家不驕不侈寧至是汝等戒之潛夫曰
英桂陽人成化朝總憲蓋恭簡胡夫人鐵簪布裙示
子女保家永久之道若云儉約則淺視之矣彼薄蟬
而花細掩縵縵去城宵樓月令易不傲胡夫人淑懿傳
問雲陰麗嬋去城宵樓月令易不傲胡夫人淑懿傳
家○黃彥清閒步於市見兩兒食棗退讓有禮坐其

續小學

卷六

圭

幼觀之食畢餘一棗幼者讓其長者長者不受推遜
良久遇母著舉以授之又見有得紗於街者輒拂其
塵置之高潔處以石壓之而去彥清嘆曰何風俗之
厚也潛夫曰彥清後之欽人建文元年為國子博士
死并建從子金蘭等繫獄後股言○王龍溪有兄名
去清實不在軍中金蘭等得釋
邦有心疾龍溪敬事之曲至撫其子若子每坐必侍
出必以從潛夫曰龍溪名畿山臨人受業於王文
門人有曰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不安告而不
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
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
潛夫曰此游

川答也即論語○橫渠先生曰義理有疑則濯去舊

見以來新意思中有所開即便剗記不思則還塞之

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

講論久則自覺進也潛夫曰把關言於斷金致遠心

上求知孤臣鴈拔或終歲未嘗交語助我耳古者窮

或一言便許忘年無非濯去舊見也○昔人有與友

登塏者謂友曰大抵做向上工夫決要士君子鼓舞

只如此塏甚高非與諸君子乘興覽眺必無獨登之

理既上四五級若有倦意賴諸君子慫恿此去絕頂

不遠既到絕頂眼界大地位高又賴諸君子提撕警

惺跬步一差易至傾跌只此是做向上人榜樣也夫

續小學

卷六

主

曰余嘗與良友登多寶塏直至絕頂仰而視風戴帝

之天俯而觀雲碎山之麓不覺此身大而乾坤小也

○王一芳秉禮好施訪舊小南沽遇費庭槐病滯旅

舍與語嘆為奇士移至寓所調護惟謹同舟南旋至

病甚躬為之滌便溺逝不瞑目拊膺慰之而瞑抵虎

丘稱貸營棺衾手浴含殮厝僧舍訃其父踰月至舉

柩弗前一芳絮酒來哭送乃舉論者以昔郭仲翔負

吳保安之骨歸葬故丘范巨卿夢張元伯之喪素服

追挽彼皆久要猶傳千古王之於費萍蓬莫逆遂為

死友尤世所難也潛夫曰一芳家太倉庭槐家慈谿

一芳通於性命之理

○文士表先生閒居侃侃春和

溢山 蚤事祖父盡敬祖母優游暮齒視藥膳臥

興扶持華髮鍾愛父嚴母慈侍夙夜省燠寒一出天

忱不視顏色為肅愉事繼母篤至始終無纖芥間一

家氣象藹若祥風待宗族厚撫幼姪等已子疎從遺

孤振翼之俾成立闢居無居者歲時衣粒各有節

度嘗謂宗族一本誼不得不恤愛范文正公義田記

規模次第曰吾得志當做此行之一日讀書至晏子

敝車羸馬事愀然曰使吾族吾親吾鄉人休休有餘

至願也常煮茶邀益友講道義及文字竟日為樂乎

生里然諾雖不利於己不悔或有以欺心至知其私

續小學

卷六

太

不發令其人自感愧人皆稱為有德君子當於古人

中求之潛夫曰士表諱儀文信國公之父也幼穎慧

居嘗言滯學守固化學來新以性愛竹建一室曰竹

華宇志韋佩學耆稱善齋先生○洪武二十六年

詔褒浦江鄭氏初鄭氏十世子孫勿異爨食指至

千餘人田賦各有所司雖絲毫咸有簿可覆無敢私

諸婦惟事女工不與家政子孫孝謹執親喪哀毀三

年不御酒肉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為之不食其所感

如此故特褒異潛夫曰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唐

之公藝又多一世矣以千餘人如一心○張孝基娶

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死盡以家財

付孝基久之其子丐於途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曰幸甚使灌園頗有力孝基奇之復謂曰能管庫乎曰灌園已出望外况管庫乎使管庫馴謹無他故孝基徐察之知其能自新遂以其父財產歸之其子自此治家勵操為鄉閭善士潛夫曰父死而下士知其自新遂歸其財產此人真是仗義三代直道發以加矣

右實明倫

首七章實父子之親次四章實君臣之義次二章實夫婦之別次二章實朋友之交後三章通實五倫之義

伊川先生曰士之於學猶農夫之耕農夫不耕則無

續小學

卷六

五

所食無所食則不得生士之於學其可一日舍哉潛夫曰以不學比於無食學不學乃生死之關其言極痛切聞道則可死不可死則生不可死更不可
晦翁先生曰論事只當言其理之是非不當計其事之利害潛夫曰見利則趨見害則避未有不
先生曰大丈夫當容人勿為人所容潛夫曰受命矣
○王魯齋先生少時慕諸葛亮為人自號長嘯及讀書處恭執事敬歎曰長嘯非聖門居敬之道亟更魯齋因從何基學得立志居敬之旨焉潛夫曰魯齋名魯事即是有許先生亦字
○許魯齋先生在中書魯齋讀晦翁小學漢有契焉
日欲買僕牙僧以能應對敏慧者進輒謝去後得二

最愚者收之或問其故許曰聰明過我我反為所使矣士大夫清操雅節往往為此輩所敗不可不知潛夫曰大帥戚南塘選兵寧鄉村愚鈍之子
○司業劉子高居官十載不以妻子相隨洪武朝為北平按察副使攜一童往每夜孤燈一榻讀書不輟五更衣冠起坐待旦招徠逋逃慰安反側惟務寬厚存大體潛夫曰孤燈一榻讀書待旦非塵凡也
○御史王文進清介自持不治生產冬大雪僵臥不能出門戶或唁之曰吾求無愧於心耳雖飢寒無不樂也潛夫曰索無

續小學

卷六

三

金謂曰若不苦朝夕耶先生曰朝夕饘粥具也俞中丞指先生衣衫曰敝乃至此乎先生佯為不悟者曰暫敝吾衣耳俞中丞竟不忍言遺金事一日過先生廬而門渠洳俞公顧曰通此渠若於堪輿言當第先生謝曰公幸無念渠渠通當損傍民舍與日俞公自悔曰吾欲通文先生渠奈何先言之我不能為文生德也先生業益精名日重寧王宸濠浮為慕先生

貽書及金幣聘焉使者及門而先生辭病亟臥不起不受金幣亦無所報亡何寧以反敗於是李尙書充嗣撫吳中薦先生於朝而先生亦自以諸生久次當貢至京吏部試而賢之特爲請超授翰林待詔在職二年修國史侍經筵歲時上尊儀幣慰賜甚厚然居恒邑邑不自得迫欲歸再三上疏允致仕先生歸杜門不復與世事以翰墨自娛諸造請戶外履常滿然先生所與從請獨書生故人子屬爲姻黨而窘者雖強之竟日不倦其他卽郡國守相連車騎富商賈人珍寶填溢於里門外不能博先生一談笑也先生事

續小學

卷六

三

其兄魁恭甚內行尤淳固與吳夫人相莊白首生平不貳色足無狹邪履貧而好施周人之急甚於己見以爲峻潔自表而待人溫然無少長無敢慢至九十猶矍矍不衰嘉靖己未先生爲御史嚴杰母書墓誌已擲筆而逝脩然若脫者各臺憲祀先生於學宮潛夫曰文先生負大才負大節負大名其經緯足以自表見而情其掩於藝夫藝誠無所重文先生然文先生不能獨處藝哉造物柄者不以是辰之遠而薄雨露亦不以五穀之貴而絕百升蓋兼所重也先生初名雙字徵明尋以字行更字徵仲蘇州人○伊川先生曰古人自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舞勺舞象有威儀以養其體物采以養其目絃歌以養其耳舞千羽以養其氣血又且急

則佩韋緩則佩紱出入閭巷耳目視聽及政事之施如是則非僻之心無自而入今則俱亡矣惟義理以養其心又不知求潛夫曰致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尙書大傳曰王子入歲而出就外舍束髮而入大學公卿之世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蓋王子入歲入小學者入學必稍長乃知貴賤之禮上下之分且使王子有輔仁之益故其期不同如此○衡陽王氏家訓曰治家之法外言不入於牕內言不出於牕固然矣但男女貴賤要各遵儀則而家長主婦時常檢點不得泥於私愛怠於防閑及舉止失度以至男女混雜貽笑於人以忝祖宗潛夫曰男女混雜風俗最爲不祥嚴以防閑治家第一法○宋瑞先生曰

續小學

卷六

三

漢衣之所以爲吉服者以其布之精密又布易得而難損取其貴賤可以通服經所謂完且弗費註所謂可常服而易有者也而揆之喪服則用布適同而爲色又相似且經鍛濯灰治故止可用於服之輕者耳非如他衣服用繒帛采色則專當施於吉而不可通於凶也此正如近世涼衫耳阜陵以前士大夫皆以爲會聚之常服其後遂於弔喪用之則亦以其顏色可通之故正此類也但是漢衣之制領緣不同其間純以續者乃是以盡飭爲美此恐專爲吉服而不當與凶服通至於用素用緇自是喪服本色獨用青者

則通於吉凶之間皆無舛耳若夫冠履一節卻欠商議今人謂服淡衣必須用某冠某履此恐未明蓋冠履之制淡衣正篇既不會見明言而其散見於他傳者其冠亦各有變如將軍文子之喪主人淡衣練冠是受弔之時方用練冠也其施之吉則固有他冠矣如女用淡衣之縞總則趨喪而後變用縞總也其在平時必他有以爲之總者矣又如漢制乘輿服淡衣則用通天冠高九寸是天子而後有此冠也推而下之諸侯大夫士以至庶人豈當拘於一冠乎切意淡衣有一定不易之制而本篇所以不載冠履者恐冠

續小學

卷六

三

履當是從時耳何以辯之夏之冠曰毋追殷之冠曰章甫周之冠曰委貌又曰元冠三代之冠其制已各不同有虞氏淡衣而養老則淡衣自虞氏已有之此時自須用虞氏之冠尙不及有三代之冠也以是推之淡衣則古矣而冠履則無定制也孔子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衣少所居之服冠長所居之冠二者參用各隨其宜初不必曰魯服則魯冠宋冠則宋服也以聖人之於時且然況今世而服淡衣者其爲冠履也既不載於經則其隨時也爲得矣必欲用某冠某履則恐又失之泥也然則所謂隨

時者宜何如其以淡衣爲吉服則今之縞冠爲不必易也如其以爲凶服則受弔者固當以檀弓練冠爲法而往弔者亦須如之玄冠不以弔故也禮之時義大矣哉潛夫曰孔子魯服宋冠以魯宋冠服皆周制所行也及檀弓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戶越人來弔王人淡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公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中也○英宗召李賢至文華殿曰朕每日進膳飲食隨時未嘗揀擇去取衣服亦隨宜雖著布衣人不以爲非天子也賢曰朝廷節儉則天下百姓自然富庶太平矣潛夫曰英宗北狩之時艱難險阻備嘗之矣宜其衣服飲食之節儉也夫桑野漁川尙存淡薄而炮肉裂繒咸屬荒淫爲人主者敢不鑒歟李賢字原德鄧州人天順元年入閣成化二年丁父艱奪情

續小學

卷六

三

起復至京半載以疾卒諡文達李卓吾曰○念臺先生自辛丑至乙酉通籍四十五年惟竹屋數間敝帷穿榻瓦竈破缶不改儒生之舊士大夫飾其輿服而來者不覺慚阻故見先生者多毀衣以入甲戌乙亥之間先生偶服紫花布衣士大夫從而效之其價爲之頓高潛夫曰衣裳之制取諸乾坤劉先生夙抱旋乾轉坤之學業故以身殉國浩然一往也○洪武時潞州貢人參上曰朕聞人參得之甚艱豈不勞民今後不必進往年金華進香米朕命止之遂於苑中佈種當耘耔割穫之時親往觀之足以自適及計所入亦足供用朕飲酒不多太原進葡萄酒亦

五

集

集

集

集

集

續小學六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葉鈐編鈐號潛夫嘉善人是書成於康熙辛未
以朱子小學一書所采至宋淳熙而止因續采自
宋迄明諸儒言行可爲師法者仍以內外篇目分
條類敘自爲之注其立教第一篇末附幼儀三十
則則鈐所自撰也

近思續錄十四卷附錄一卷

(一)

〔清〕劉源淥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陳舜錫鈔

本

近思續錄小引

近思錄何為而續也。蓋憂學者入道之無階。而朱夫子
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又四子之階梯。而
求端用力處已治人。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
意。思錄中可以漸達乎學庸論孟也哉。乃讀之者
不復求其意之簡與。憚指趣之淵深。將大道終無自而入
乎。安丘直齋劉先生。天姿穎異。樂善好學。潛心於朱夫子

文集或問語類諸書者。餘四十年。嘗曰。此中至味無窮。惜
知者鮮耳。既而與門人仍近思錄篇目。集成一書。名近思
續錄。蓋亦竊比之意云爾。間嘗受而讀之。未始不嘆是書
之廣大精微也。上明天道。則無極太極之真。二氣五行之
運。元亨利貞之常。通復往來之故。闡幽消長之機。屈伸變
化之妙。備焉。下明人道。則仁義禮智之性。喜怒哀樂之情。
貌言視聽之則。親義別序之經。禮樂刑政之具。吉凶悔吝

之說詳焉○學以致此道○則有窮理居敬○直內方外○希賢希聖之功○知以明此道○則有自近及遠○由粗入精○積累漸進之序○言存養○則靜中有動○動中有靜○而後良互用○言克己○則制乎其外○絕乎其內○而明健相資○由是以正倫理○以篤恩義○而家道睦矣○窮則獨善○達則兼善○而出處宜矣○至於孝綱維而端治體○修典制而明治法○通經權而敷政事○以迨進覺天下○退淑吾徒○而有教育○內切憂危○外勤惕厲○而

有警戒○辨異端似是之非○使飛昇生化之說不得行○列聖賢達傳之緒○使帝王師儒之統無或紊○天下有廣大精微○踰於是書者○手學考誠從事於此○以探聖經賢傳之指○則近思錄○與四子六經一以貫之矣○又何患入道之無階哉○魯錫手錄是書畢○不忍沒先生之苦心也○因述其畧云○門人陳舜錫謹識時

康熙三十九年歲次庚辰八月十三日癸酉

外有記疑二十
卷係先生自著
方抄錄未完

近思續錄目錄

第一卷

道體

第二卷

爲學

第三卷

致知

第四卷

存養

第五卷

克己

第六卷

家道

第七卷

出處

第八卷

治體

第九卷

治法

第十卷

政事

第十一卷

教人

第十二卷

警成

第十三卷

異端

第十四卷

聖賢

近思錄卷之一

道體篇

安丘劉源澤集

此篇論性之本原、道之體統、蓋學問之綱領也。篇名及注語俱鈔述

思錄原文下放此

朱夫子太極說一章凡五節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始於陽、成於陰、本於靜、流於動者、人道也、然陽復本於陰、靜復根於動、其動靜亦無端、其陰陽亦無始、則人蓋未始離乎天、而天亦未始

離乎人也。○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惟主乎靜、則其著乎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靜矣。○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則靜亦動之息爾、故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真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情之未發者、性也、是乃所謂中也、

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發者情也。其皆中節則所謂和也。天下之達道也。皆天理之自然也。妙性情之德者心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為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文集下同

答陸子靜曰。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勇往直前。說出人不

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若於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又曰。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為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為在無物之前。而未

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為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又曰。熹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為若不兩下說破。則讀者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即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即以為真無耳。又曰。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

反也。

答楊子直曰。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則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是則所謂太極者也。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樞極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然曰。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則非無極之後別生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無極也。又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則非太極之後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以至於成男成女。化生萬物。而無極之妙。蓋未始不在是焉。此一圖之綱領。大易之遺意。與老子所謂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而以造化為真有始終者。正南北矣。熹向以太極為體。動靜為用。其言有病。後改之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此則庶幾近之。蓋謂太極含動靜則可。以本體而言也。謂太極有動靜則可。以流行而言也。若謂太極便是動靜。則是形而上下者不可分。而易有太極

之言亦贅矣。

鄭子上問。氣有象。故有動靜。理無形。恐不可以動靜言。南軒云。太極不能無動靜。未達其意。曰。理有動靜。故氣有動靜。若理無動靜。則氣何自而動靜乎。且以目前論之。仁便是動。義便是靜。此又何關於氣乎。

答袁機仲曰。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為仁。而陰為義。然陰陽又各分而為二。故陽之初為木為春為仁。陽

之盛為火為夏為禮。陰之初為金為秋為義。陰之極為水為冬為智。蓋仁之惻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故其象類如此。元亨利貞。其理亦然。五行之中。四者既各有所屬。而土居中宮。為四行之地。四時之主。在人則為信。為真實之義。而為四德之地。衆善之主也。五聲。五色。五臭。五味。五藏。五事。其分放此。蓋天人一物。內外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間隔。若不見得。則雖生於天地間。而不知所以為天

地之理。雖有人之形貌。而亦不知所以為人之理矣。

答劉叔文曰。所謂理與氣。此決是物。但在物上看。則二物渾淪。不可分開。各在一處。然不害二物之各為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則雖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嘗實有是物也。此等處。須認得分明。又兼始終方是。不錯。又答曰。來論依舊辨別性氣兩字不出。須知未有此氣。已有此性。氣有不存。性却常在。雖其方在氣中。然氣自氣。性自性。亦自不相夾雜。至論其

偏體於物。無處不在。則又不論氣之精粗。而莫不有是理焉。不當以氣之精者為性。性之粗者為氣也。今不察陰陽二字是形而下者。便指為誠。不知此是誠之流行歸宿處。不可便指為誠也。又引無極之真。以為真固是理。然必有其氣。是以可與二五妙合而凝。此尤無理矣。夫真者理也。精者氣也。理與氣合。故能成形。豈有理自有氣。又與氣合之理乎。但更看太極圖意所解。第一段初兩三行。便見理之與氣各有去著矣。

答黃道夫曰。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其性其形。雖不外乎一身。然其道器之間。分際甚明。不可亂也。若劉康公所謂天地之中。所謂命者。理也。非氣也。所謂人受以生。所謂動作威儀之則者。性也。非形也。今不審此。而以鬼鬼神神之。則是指氣為理。而索性於形矣。豈不誤哉。

程允夫問。身有死生。而性無死生。故鬼神之情。人之情也。曰。死生鬼神之理。非窮理之至。未易及。如此所論。恐墮於釋氏之說。性固無死生。然性字須子細理會。不可將精神知覺做性字看也。○又問死生一理也。死而為鬼。猶生而為人。但有去來幽顯之異耳。如一晝一夜。晦明雖異。而天理未嘗變也。曰。死者去而不來。其不變者只是理。非有一物常在而不變也。

胡子知言曰。或問心有死生乎。曰。無死生。曰。然則人死。其心安在。曰。子既知其死矣。而問安在耶。或曰。何謂也。曰。夫惟不死。是以知之。又何問焉。或者未達。胡子笑曰。甚哉。子之蔽也。子無以形觀心。而以心觀心。則其知之矣。熹按。心無死生。則終於釋氏輪迴之說矣。天地生物。人得其秀而最靈。所謂心者。乃夫虛靈知覺之性。猶耳目之有見聞耳。在天地。則通古今而無成壞。在人物。則隨形氣而有始終。知其理一而分殊。則亦何必為是心無死生之說。以駭學者之聽乎。

答王子合曰。二氣之分。即一氣之運。所謂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也。在人者。以分言之。則精為陰。而氣為陽。故鬼為鬼。而魂為神。以運言之。則消為陰。而息為陽。故伸為神。而歸為鬼。然魂性動。故當其伸時。非無鬼也。而必以魂為主。鬼性靜。故方其歸時。非無魂也。而必以鬼為主。則亦初無二理矣。又答曰。幽滯之鬼。終歸於盡。以此論伯有為厲之事。則可矣。然亦須兼氣鬼而言。不可專指幽陰也。若論氣鬼之正。則便只是

通體

陰陽元非他物。若天地之陰陽無窮。則人物之鬼氣無盡。所以誠意所格。有感必通。尤不得專以陰滯未散。終歸於盡為說矣。○答李堯卿曰。所示鬼神之說甚精。但所云非實有長存不滅之氣鬼者。亦須知未始不長存耳。

答董叔重曰。鬼神之理。聖人蓋難言之。謂真有一物。固不可。謂非真有一物。亦不可。若未能瞭然見得。且闕之可也。

子晦問曰。夫子告子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意謂

知人之理。則知鬼之理。知生之理。則知死之理。存乎我者。無二物也。故正蒙謂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而不亡者。可與言性矣。竊謂死生鬼神之理。斯言盡之。君子之學。汲汲修治。澄其濁。而求清者。蓋欲不失其本心。凝然而常存。不為造化陰陽所累。如此則死生鬼神之理。將一於我。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彼釋氏輪迴之說。安足以語此。曰。盡愛親敬長貴尊賢之道。則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死可

通體

得而推矣。夫子之言。固所以深曉子路。然學不躐等。於此亦可見矣。近世說者。多借先聖之言。以文釋氏之旨。失其本意遠矣。答連當卿曰。所謂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為非。但不知為此說者。以天地為主耶。以我為主耶。若以天地為主。則此性即自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為主。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毫毫有知有覺。

之物。即便目為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却去上頭別說一般玄妙道理。雖若混漾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改名換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為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煩以此

問子晦。渠必有說。却以見論。

德明平日鄙見。未免以我為主。蓋天地人物。統體只是一性。生有此性。死豈遽亡之。夫水有所激則成漚。漚滅則還是水也。人物之生。雖一形具一性。及氣散而滅。還復統體是一而已。豈復分別。是人是物之性。但惟祭享一事。推之未行。若以為果饗耶。神不散非類。大有界限。與統體還一之說。不相似。若曰。不饗而詩書却明言神嗜飲食。祖考來格之類。則又有饗之者。竊謂人雖

死。無知覺。知覺之原仍在。此以誠感。彼以類應。若謂盡無知覺之原。只是一片太虛寂。則似斷滅。無復實然之理。亦恐未安。君子曰。終。小人曰。死。亦各不同。雖以為公共道理。然人須全而歸之。然後足以安吾之死。不然。則人何用求至賢聖。是直與鳥獸禽魚俱壞。情不知其所存也。曰。死生之論。向來奉答。知生事人之問。已發其端。而近答嵩卿書。論之尤詳。意明者一讀。當已洞然無疑矣。而來書尚復如此。豈未嘗深思。而直以舊聞為主乎。

蓋賢者之見。所以不能無失者。正生以我為主。以覺為性爾。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謂反身而誠。蓋謂盡其所得乎己之理。則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謂盡得我此知覺。則衆人之知覺。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為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為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

氣苟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耳。不得以水漚比也。鬼神便是精神魂魄。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皆非性之謂也。故祭祀之禮。以類而感。以類而應。若性則又豈有類之可言耶。然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然聖人之制祭祀也。設主立尸。燭蕭灌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猶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

車禮

十一

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聖人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蟲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為吾有。雖死而猶不滅。截然自為一物。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子孫之求。而時出以饗之耶。必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指言者。且自開闢以來。積至於今。其重併積疊。計已無地之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耶。且乾坤造化如大洪爐。人物生生無少休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乃以一

片太虛寂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覺。謂之實然之理。豈不誤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乎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死耳。非以為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晏然安處乎宣漢之中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是乃無所為而然者。與異端為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然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語。今乃混而言之。以彼之見。為此之說。所以為說愈多而愈不合也。凡此皆亦粗舉其端。其曲折則有非

車禮

十三

筆舌所能盡者。幸併前兩說。參考而熟思之。其必有得矣。若未能遽通。即且置之。姑即夫理之切近而平易者。察其下窮格工夫。使其積累而貫通焉。則於此自當曉解。不必別作一道理求也。但恐固守舊說。不肯如此下功。則拙者雖復多言。終亦無所補耳。○來書疑著生死鬼神之說。此無可說。只緣有箇私字。分了界至。故放不下耳。除了此字。只看太極兩儀。乾父坤母。體性之本然。還有此間隔否耶。

答張欽夫曰。熹昨聞處丈謂。天命惟人得之。而物無所與。鄙意固已不能無疑。今觀所論。則似又指稟生賦形以前。為天命之全體。而人物所受。皆不得而與焉。此則熹之所尤不曉也。夫天命不已。固人物之所同得。以生者也。然豈離乎人物之所受。而別有全體哉。觀人物之生。生無窮。則天命之流行不已。可見矣。但其所乘之氣。有偏正純駁之異。是以稟而生者。有人物賢否之不一。物固隔於氣。而不能知。衆人亦蔽於欲。而不能存。是皆有

連體

十四

以自絕於天。而天命之不已者。初亦未嘗已也。人能反身自求。於日用之間。存養體察。以去其物欲之蔽。盡其所以正心修身之道。則求仁得仁。本心昭著。天命流行之全體。固不外乎此身矣。伊川先生所謂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正謂此耳。遺書第十卷一段論此。夫豈以天命全體。置諸被命受生之前。四端五典之外。而別為一術。以求至乎彼哉。○釋氏雖自謂惟明一心。然實不識心體。雖云心生萬法。而實心外有法。故無以立天下之大本。而

內外之道不備。然為其說者。猶知左右迷藏。曲為隱諱。終不肯言一心之外。別有大本也。若聖門所謂心。則天序天秩。天命天討。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莫不該備。而無心外之法。故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是則天人性命。豈有二理哉。而今之為此道者。反謂此心之外。別有大本。為仁之外。別有盡性至命之方。竊恐非惟孤負聖賢立言垂後之意。平生承師問道之心。竊恐此說流行。反為異

連體

十五

學所攻。重為吾道之累也。

答余方叔曰。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為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又并與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為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若謂縱無生氣。便無此理。則

是天下乃有無性之物。而理之在天下乃有空闕不滿之處也。而可乎。

答徐子融曰。伊川先生言。性即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橫渠先生又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物所稟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

連體

十一

全之異耳。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別為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惟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為四端。物則氣偏蔽。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間亦有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己復禮。以為仁善。善惡以為義。則有所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為一物之理。雖若不復可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

可謂無是性也。至引釋氏識神之說。則又無干涉。蓋釋氏以虛空寂滅為宗。故以識神為生死根本。若吾儒之論。則識神乃是心之妙用。如何無得。但以此言性。則無交涉耳。又謂枯槁之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尤可笑。若果如此。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却有兩性矣。此語非常醜差。蓋由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為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

連體

十一

得來耶。孔子言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別某物是有性底。某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覺耶。若於此看得通透。即知天下無無性之物。除是無物。方無此性。若有此物。即如朱喻木燒為灰。人陰為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既有灰土之氣。即有灰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

鄭子上問。命者天之所以賦于乎人物也。性者人物之所以稟受乎天也。然性命各有二。自其理而言之。則天以是理命乎人物。

謂之命。而人物受是理於天。謂之性。自其氣而言之。則天以是氣命乎人物。亦謂之命。而人物受是氣於天。亦謂之性。曰。氣不可謂之性命。但性命因此而立耳。故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非以氣為性命也。

答趙致道曰。所疑理氣之偏。若論本原。即有理然後有氣。故理不可以偏全論。若論稟賦。則有是氣而後理隨以具。故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是理。是氣多則是理多。是氣少則是理少。

又豈不可以偏全論耶。

嚴時亨問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曰。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為。性即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則此全體隨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一性也。

答胡廣仲曰。動靜二字。相為對待。不能相無。乃天理之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為也。但衆人之動。則流於動而無靜。衆人之靜。則淪於靜而無動。此周子所謂物則不通者也。聖人無人欲之私而

全乎天理。是以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亡。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此周子所謂神妙萬物者也。然而必曰主靜云者。蓋以其相資之勢言之。則動有資於靜。而靜無資於動。如乾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不翕聚則不能發散。龍蛇不蟄則無以奮。尺蠖不屈則無以伸。亦天理之必然也。○性無不該。動靜之理具焉。若專以靜字形容。則反偏却性字矣。記以靜為天性。只謂未感物之前私欲未萌。渾是天理耳。不必以靜字為性之妙也。伊川所謂其

本真而靜者。真靜兩字亦自不同。蓋真則指本體而言。靜則但言其初未感物耳。

元亨利貞說曰。元亨利貞。性也。生長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長以利收以貞藏者。心也。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程子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也。又曰。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

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又曰天地以生物為心，亦謂此也。答方賓王曰：性者道之形體，乃擊壤集序中語。其意若曰：但謂之道，則散在事物，而無緒之可尋。若求之於心，則其理之在是者，皆有定體，而不可易耳。理之在心，即所謂性。故邵子下文又曰：心者性之郛郭也。

答潘謙之問：心性分別曰：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心之知覺，即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以智言之，所以知是非之理則

智也。性也，所以知是非而非之者，情也。具此理而覺其為是非者，心也。此處分別只在毫釐之間，精以察之，乃可見耳。愛慕宜別，喜怒哀樂皆情也。以前說推之，可以三隅反矣。看論語，只看集注，涵泳自有味。集義或問，不必句句理會，却看一經一史，推廣此意，尤佳。

答張敬夫曰：復見天地心之說，喜則以為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雖氣有闡關，物有盈虛，而天地之心，則亙古亙今，未始有毫釐

之間斷也。故陽極於外而復生於內，聖人以為於此可以見天地之心焉。蓋其復者氣也。其所以復，則有自來矣。向非天地之心生生不息，則陽之極也一絕而不復續矣。尚何以復生於內而為闡關之無窮乎？此則所論動之端者，乃一陽之所以動，非徒指夫一陽之已動者而為言也。夜氣固未可謂之天地心，然正是氣之復處，苟求其故，則亦可以見天地之心矣。

答張敬夫曰：可欲之謂善，天機也。非思勉之所及也。今人乍見孺

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玩乍見字。厭然字，則知可欲之謂善。其衆善之首，萬理之先，而百為之幾也。歟。可欲之謂善，幾也。聖人妙此而天也。賢人明此而敬也。善人由此而不知也。小人舍此而不由也。雖然，此幾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其始萬物終萬物之妙也歟。

安卿問呂氏孟子惻隱說云：益實傷吾心，非譬之也。然後知天下

皆吾體。生物之心皆吾心。彼傷則我傷。非謀慮所及。非勉強所能。此所謂皆吾體皆吾心者。亦只是以同一理言之。否曰。非但同理。亦同氣也。○答陸子美曰。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為父母者。即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既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為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為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真實如此。所以親親而

道體

二十二

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為。以至於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而非意之也。

答張敬夫問目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為親切。若於此見得。即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却去腔子外尋覓。即莽莽蕩蕩。無交涉矣。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皆我之性。不復知我身之所為我矣。伊川先生曰。它人食飽。公無餘手。正是說破此病。知言亦云。釋氏和虛空沙

界為己身。而不敬其父母所生之身。亦是說此病也。○答王子合曰。愛人利物等語。亦不甚精。後已刪去矣。仁字須是就一事上見統體之全。就統體處見一事之實。方始活絡。無滯礙處。

答張欽夫論仁說曰。謹按程子言仁。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悌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為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今但見其分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與仁

道體

二十三

了無干涉。見其以公為近仁。便謂直指仁體最為深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德也。義惡之本。禮遜之本。智知之本。因性有義。故情能惡。因性有禮。故情能遜。因性有智。故情能知。亦若此爾。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脉貫通。爾。非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也。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體也。細觀朱翁所謂我之私。則其愛無不溥矣。不知此兩句甚處是直指仁體處。若以愛無不溥為仁之體。則陷於以情為性之失。若以公天下而

無物我之私。便為仁體。則恐所謂公者。漠然無情。但如虛空木石。雖其同體之物。尚不能以相愛。況能無所不溥乎。然則此兩句中。初未嘗有一字說著仁體。須知仁是本身有之。性生物之心。惟公為能體之。非因公而後有也。故曰公而以體之。故為仁。細看此語。却是人由漢以來。以愛言仁之弊。正為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為性。爾今欲矯其弊。反使仁字泛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於不相管。可謂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弊將使學者終日言仁。而實未嘗識其名義。且又并與天地之心性情之德。而昧焉。竊謂程子之意。必不如此。

車體

二十四

仁說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為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摠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請試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為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

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為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

車體

二十五

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逝。諫伐而餓。為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為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塊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為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訶。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

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願以為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為一為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為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為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

連體

二十一

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眾之間，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為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為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示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說。○答何叔京曰：熹所謂仁者天

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為心，此雖出於一時之臆見，然竊自謂正發明得天人無間斷處，稍似精密。若看得破，則見仁字與心字渾然一體之中，自有分別。其毫釐有辨之際，却不破碎。答林德久曰：熹嘗愛韓子說，所以為性者五，在諸子中最為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裏面包得四者。今人却為不曾曉得自家道理，

連體

二十一

只見得它說得熟，故不能無疑。又纔見說四者為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為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攝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亦非有牆壁遮欄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著莫處，故只

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

答子約曰。謂當行之理為達道。而冲漠無朕為道之本原。此直是不成說話。須看得只此當然之理。冲漠無朕。非此理之外別有一物。冲漠無朕也。至於形而上下。却有分別。須分得此是體。彼是用。方說得「一源分得此是象」。彼是理。方說得無間。若只是一物。却不須更說「一源無間也」。○自理而言。則即體而用在其中。所謂「一源也」。自象而言。則即顯而微不能外。所謂「無間也」。

連體

二十一

陳安卿問。理有能然。有必然。有當然。有自然處。凡事皆然。能然必然者。理在事先。當然者。正就事而直言其理。自然則實事理言之也。四者皆不可不兼該。而正就事言者。必見理直截親切。在人道為有力。所以大學章句或問。惟以當然不容已者為言。此意熟。則其餘自可類舉矣。曰。此意甚備。大學格物章。本亦更有所以然一句。後來看得。且要見得所當然。是要切處。若果見得不客已處。即自可默會矣。

答何叔京曰。執中當知時。苟失其時。則亦失中矣。此語恐未安。蓋

程子謂子莫執中。比楊墨為近。而中則不可執也。當知子莫執中。與舜禹湯之執中不同。則知此說矣。蓋聖人義精仁熟。非有意於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有所執也。以其無時不中。故又曰時中。若學未至。理未明。而徒欲求夫所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中者。果何形狀而可執也。殆愈執而愈失矣。子莫是也。既不識中。乃慕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為

連體

二十一

中。吾恐其失之彌遠。未必不流而為小人之無忌憚也。中庸但言擇善而不言擇中。其曰擇乎中庸。亦必繼之曰得一善。豈不知善端可求。而中體難識乎。夫惟明善。則中可得而識矣。○答陳器之曰。中之為義。固非專為剛柔相半之謂。然當剛則剛。當柔則柔。當剛柔相半則相半。亦皆自有中也。○答宋深之曰。三聖相授。允執厥中。與孟子所論子莫執中者。文同而意異。蓋精一於道心之微。則無適而非中者。其曰允執。則非徒然而執之。

矣。子莫之為執中，則其為我，不敢為楊朱之深，兼愛不敢為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間，執其一節以為中耳。故由三聖以為中，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為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不待權而無不中。中之死者，則非學乎聖人之學，不能有以權之而常適於中也。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而游移前卻以適於平。蓋所以節量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非如近世所謂將以濟乎仁義之窮者也。

連體

三十一

答歐陽希道曰：程先生說，鳶飛魚躍，是子思喫緊為人處，以其於事物中指出此理。令人隨處見得活潑潑地，必有事焉，是孟子喫緊為人處，以其教人就已分上畧綽提攜，便見此理活潑潑地也。非以其文義相似而引以為證也。○答廖子晦曰：鳶飛魚躍，道體無乎不在。當勿忘勿助之間。天理流行，正如是爾。若謂萬物在吾性分中，如鑑之影，則性是一物，物是一物。以此照彼，以彼入此也。橫渠先生所謂，若謂萬象為太虛中所見，則物與

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者，正識此爾。

答張敬夫曰：蓋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凡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即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已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毫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

連體

三十二

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從前是做多少安排，沒頓著處，今覺得如水到船浮，解維正柁，而沿洄上下，惟意所適矣。豈不易哉。始信明道所謂未嘗致纖毫之力者，真不浪語。而此一段事，程門先達惟上蔡謝公所見透徹，無隔礙處，自餘雖不敢妄有指議，然味其言亦可見矣。

答張敬夫曰：日前只是儼然地見得箇大本達道底影象，便執認以為是了，却於致中和一句，全不曾入思議，所以累蒙教告以

求仁之為急。而自覺殊無立脚下功夫處。蓋只見得箇直截根源。傾湫倒海底氣象。日間但覺為大化所驅。如在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蓋其所見一向如是。以故應事接物處。但覺粗厲勇果。增倍於前。而寬裕雍容之氣。毫無毫髮。雖病之而不知其所自來也。而今而後。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箇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乃在於此。而前此方往方

連體

三十一

來之說。前書云。只一念間。已具此體用。發者方往。而未發者方來。了無間斷。隔絕處。夫豈別有物可指而名之哉。正是手忙足亂無著身處。道邇求遠。乃至於是。亦可笑矣。○答石子重曰。大化之中。自有安宅。此立語固有病。然當時之意。却是要見自家主宰處。所謂大化須就此識得。然後為飛魚躍。觸處洞然。若但泛然指天指地。說箇大化便是安宅。安宅便是大化。却恐顛預儼侗。非聖門求仁之學也。

答張欽夫曰。未發之旨。舊說却覺無甚綱領。因復體察。得見此理。

須以心為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蓋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為。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為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為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

連體

三十一

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

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貞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學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來論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意於此不能無疑。蓋發

連體

三十四

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矣。且如灑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於此。而後察之耶。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觀矣。來教又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然

此二字如佛者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

連體

三十五

爾。伊川先生所謂。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方有可觀也。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仁義而言。以正對中。則正為重。以義配仁。則義為本。爾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來教又謂。意言以靜為本。不若遂言以敬為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為本。故熹向來輒有是語。今若遂易為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為諦當也。

易寂感說曰：易曰：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何也？曰：无思慮也，无作為也。其寂然者，無時而不感。其感通者，無時而不寂也。是乃天命之全體，人心之至正。所謂體用之一源，流行而不息者也。疑若不可以時處分矣。然於其未發也，見其感通之體，於已發也，見其寂然之用，亦各有當，而實未嘗分焉。故程子曰：中者，言寂然不動者也；和者，言感而遂通者也。然中和以性情言者也。寂感以心言者也。中和蓋所以為寂感也。

也。觀言字者，字可以見其微意矣。

通體

三十一

王山謙義曰：熹聞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故聖賢教人為學，非是使人繼緝言語，造作文辭，但為科名爵祿之計，須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於齊家治國，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當學問。時有程珙起而請曰：論語是多說仁，孟子却兼說仁義，意者夫子說元氣，孟子說陰陽，仁恐是體，義恐是用。先生曰：今且當理會何者為仁，何者為義，然後孔孟之言有同

異處，可得而論。大凡天之生物，各賦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為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後世言性，多雜佛老，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了，非性字本指也。五者之性，皆是箇真實無妄底道理。故信字更不須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節，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

通體

三十一

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氣之可見，及其發而為用，則仁者為惻隱，義者為羞惡，禮者為恭敬，智者為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脉，不相擾亂，所謂情也。孟子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自各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

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自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

車禮

三十一

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又是仁之著。智又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若論體用。亦有两說。蓋以仁存於心。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相為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為體用。若認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橫顛倒。無處不通。而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功夫處矣。先生因舉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一章。而遂言曰。所謂性者。適固已言之矣。今復以一事譬之。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朝廷所命之職。無非使之行法治民。豈有不善。天之生此人。無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理。亦何嘗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須有氣。然後此物有以聚而成質。而氣之為物。有清濁昏明之不同。稟其清明之氣。而無物慾之累。則為聖。稟其清明而未純全。則未免微有物慾之累。而能克以去之。則為

道體

三十一

賢。稟其昏濁之氣。又為物慾之所蔽而不能去。則為愚。為不肖。是皆氣稟物慾之所為。而性之善未嘗不同也。堯舜之生所受之性亦如是耳。但以其氣稟清明。自無物慾之蔽。故為堯舜。初非有所增益於性分之外也。故學者知性善。則知堯舜之聖。非是強為識得堯舜做處。則便識得性善底規模樣子。而凡吾日用之間。所以去人慾復天理者。皆吾分內當然之事。其勢至順而無難。此孟子所以首為文公言之。而又稱堯舜以實之也。但

當戰國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己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聞是說者。非惟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於其間。若文公。則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是其可與進善之萌芽也。故孟子於其去而復來。迎而謂之曰。世子疑吾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必可至。況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為之不難乎。然或氣稟昏愚。而物慾

道體

甲

深固。則其勢雖順且易。亦須勇猛著力。痛切加功。然後可以復於其初。故孟子又引商書之言曰。若藥弗瞑眩。厥病弗瘳。若但悠悠似做不做。則雖本甚易。而反為至難矣。此章之言。雖甚簡約。然其反復曲折。開曉學者。最為深切。諸君更宜熟讀深思。反復玩味。就日用間。便着實下功夫。始得中庸所謂尊德性者。正謂此也。然聖賢教人。始終本末。循循有序。精粗巨細。無有或遺。故才尊德性。便有箇道問學一段事。雖當各自加功。然亦不是

判然兩事也。蓋道之為體。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無一物之不在焉。故君子之學。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須道問學以盡其小。學者於此。固當以尊德性為主。然於道問學。亦不可不盡其力。要當使之有以交相滋益。互相發明。則自然該貫通達。而於道體之全無欠闕處矣。今時學者。心量窄狹。不耐持久。故其為學。畧有些少影響見聞。便自主張以為至足。不能遍觀博考。反復參驗。其務為簡約者。既蕩而為異學之空虛。其愚於功利者。又

道體

甲二

溺而為流俗之卑近。此為今日之大弊。學者尤不可以不戒。答陳器之問。玉山講義曰。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蠹起。往往以性為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若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如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為

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儼個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為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

連體

四十二

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

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溯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為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

連體

四十三

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為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為。但分

別其為是為非。爾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為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氣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胎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道體

四十四

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為健順五常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為魂氣五臟百骸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謂是也。然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者為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也。彼

道體

賤而為物者。既梏於形氣之偏塞。而無以充其本體之全矣。唯人之生。乃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為最貴。故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蓋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正在於此。而其所可以為堯舜而能參天地以贊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則所謂明德者也。然其通也。或不能無清濁之異。其正也。或不能無美惡之殊。故其所賦之質。清者智而濁者愚。美者賢而惡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必其上智大賢之資。乃能全其本體而無少不明。

其有不及乎此。則其所謂明德者。已不能無蔽而失其全矣。況乎又以氣質有蔽之心。接手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也哉。二者相因。反復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雖曰可以為堯舜而參天地。而亦不能有以自充矣。然而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

連體

二

昧者。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即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是以聖人施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後開之以大學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而因其所發。以落其明之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脩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反之於身。以致其明之之實也。夫既有以落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實。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

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體之全哉。是則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為於性分之外也。或問下同

德之在己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為。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為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程子所謂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而傳所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

連體

三

其目之大者也。衆人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或知之。而亦鮮能必至於是而不去。此為大學之教者。所以慮其理雖粗復。而有不純。已雖粗克。而有不盡。且將無以盡夫修己治人之道。故必指是而言。以為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明德而新民者。誠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其所以去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

蓋不偏不倚。猶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

而不先不後。理之當事之中也。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名。於已發而時中則取無過不及之義。諸固各有當也。然方其未發雖未有無過不及之可名。而所以為無過不及之本體實在於是。及其發而得中也。雖其所主不能不偏於一事。然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無偏倚者之所為。而於一事之中亦未嘗有所偏倚也。曰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之。而子以為平常何也。曰唯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若驚世駭俗之事則可

連體

中

暫而不得為常矣。二說雖殊其致一也。但謂之不易則必要於久而後見。不若謂之平常則直驗於今之無所詭異。而其常久而不可易者可兼舉也。況中庸之云上與高明為對。而下與無忌憚者相反。其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又以見夫雖細微而不敢忽則其名篇之義以不易而為言者。又孰若平常之為切乎。曰然則所謂平常將不為淺近苟且之云乎。曰不然也。所謂平常亦曰事理之當然。而無所詭異云爾。是固非有其高難行之

事而亦豈同流合汙之謂哉。既曰當然則自君臣父子日用之常推而至於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其變無窮亦無遼而非平常矣。

天命之謂性言天之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之所以為性也。蓋天之所以賦於萬物而不能自已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故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而出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

連體

中

萬物萬事之理無不統於其間。蓋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此吾之性所以純粹至善而非若荀楊韓子之所云也。率性之謂道言循其所得乎天以生者則事事物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蓋天命之性仁義禮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敬長尊賢亦道也。循其禮之性則恭敬辭

讓之節文皆道也。循其智之性，則是非邪正之分別亦道也。蓋所謂性者，無一理之不具。故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所謂性者，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為而無所不周。雖鳥獸草木之生，僅得形氣之偏，而不能有以通貫乎全體。然其知覺運動，榮悴開落，亦皆循其性而各有自然之理焉。至於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獾之報本，雌鳩之有別，則其形氣之所偏，又反有以存其義理之所得，尤可以見天命之本然。初

連體

無間隔。而所謂道者，亦未嘗不在是也。是豈有待於人為，而亦豈人之所得為哉？修道之謂教，言聖人因是道而品節之，以立法垂訓於天下，是則所謂教也。蓋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而人物之所同得者也。人雖得其形氣之正，然其清濁厚薄之量，亦有不能不異者。是以賢智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不能及，而得於此者，亦或不能無失於彼。是以私意人欲或生其間，而於所謂性者，不免有所昏蔽錯雜，而無以全其所受之

正性有不全，則於所謂道者，因亦有所乖戾。然道而無以適乎所行之宜，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而為之品節防範，以立教於天下。使夫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蓋有以辨其親疏之殺，而使之各盡其情，則仁之為教立矣。有以別其貴賤之等，而使之各盡其分，則義之為教行矣。為之制度文為，使之有以守而不失，則禮之為教得矣。為之開導禁止，使之有以別而不差，則智之為教明矣。夫如是，是

連體

以人無智愚，事無大小，皆得有所持循據守，以去其人欲之私，而復乎天理之正。推而至於天下之物，則亦順其所欲達其所惡，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皆有政事之施焉。此則聖人所以裁成天地之道，而致其彌縫輔贊之功。然亦未始外乎人之所受乎天者而強為之也。

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無所不在。在上則為之飛而戾于天者此也，在下則為之躍而出於淵者此也。其在人則日用之間

人倫之際。夫婦之所知所能。而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者。亦此也。此其流行發見於上下之間者。可謂著矣。子思於此指而言之。惟欲學者於此默而識之。則為有以洞見道體之妙而無疑。而程子以為子思喫緊為人處者。正以示人之意。為莫切於此也。其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則又以明道之體用。流行發見。充塞天地。亙古亙今。雖未嘗有一毫之空闕。一息之間斷。然其在人而見諸日用之間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

必此心之存。而後有以自覺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活潑潑地。亦曰此心之存。而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無所滯礙云爾。非必仰而視乎蒼之飛。俯而觀乎魚之躍。然後可以得之也。抑孟子此言固為精密。然但為學者集義養氣而發爾。至於程子借以為言。則又以發明學者洞見道體之妙。非但如孟子之意而已也。蓋此一言。雖若二事。然其實則必有事焉。半詞之間。已盡其意。善用力者。苟能於此超然默會。則道體之妙已躍如矣。何待

下句而後足於言耶。聖賢特恐學者用力之過。而反為所累。故更以下句解之。欲其雖有所事。而不為所累耳。非謂必有事焉之外。又當別設此念。以為正心之防也。

鬼神之義。孔子所以告宰子者。見於祭義之篇。其說已詳。而鄭氏釋之。亦已明矣。其以口鼻之噬吸者為魄。耳目之精明者為魂。蓋指血氣之類。以明之。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化為說。則其意又廣。而天地萬物之屈伸往來皆在其中矣。蓋陽魂為神。陰魄

為鬼。是以其在人也。陰陽合則魄凝魂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魂升為神。魄降為鬼。易大傳所謂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而書所謂徂落者。亦以其升降為言耳。若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來者方伸而為神。往者既屈而為鬼。蓋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陽主伸。陰主屈。而錯綜以言。亦各得其義焉。學者熟玩而精察之。如謝氏所謂做題目入思議者。則庶乎有以識之矣。

楊氏所辨孔子不受命之意。則亦程子所謂非常理者盡之。至於顏跖壽夭之不齊。則亦不得其常而已。楊氏乃援老聃之言。以為顏子雖夭而不亡者存。則反為衍說。而非吾儒之所宜言矣。且其所謂不亡者果何物哉。若曰天命之性。則是古今聖愚公共之物。而非顏子所能專。若曰氣散而其精神魂魄猶有存者。則■是物而不化之意。猶有滯於冥漠之間。尤非所以語顏子也。侯氏所推舜得其常而孔子不得其常者善矣。蓋德為聖人

道體

者。固孔子之所以為裁者也。至於祿也位也壽也。則天之所當以培乎孔子者。而以遺下氣數之衰。是以雖欲培之而有所不能及爾。是所謂不得其常者也。

曰誠之為義難言也。姑以其名義言之。則真實無妄之云也。若事理之得此名。則亦隨其所指之大小。而皆有取乎真實無妄之意耳。蓋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為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若所謂天之道鬼神之德是也。以德言之。則

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為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若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是也。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是其大小雖有不同。然其義之所歸則未始不在於實也。曰然則天理聖人之所以若是其實者何也。曰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大情也。夫天之所以為天也。冲漠無朕。而萬理兼該無所不具。然其為體則一而已矣。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無聲無臭。無

道體

思無為。而一元之氣。春秋冬夏。晝夜昏明。百千萬年。未嘗有一息之繆。天下之物。洪纖巨細。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毫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為實而不妄者也。若夫人物之生。性命之正。固亦莫非天理之實。但以氣質之偏。口鼻耳目四肢之好得以蔽之。而私欲生焉。是以當其惻隱之發。而伎害雜之。則所以為仁者有不實矣。當其羞惡之發。而貪昧雜之。則所以為義者有不實矣。此常人之心。所以雖欲勉於

為善而內外隱顯常不免於二致。其甚至於詐偽欺罔而卒墮於小人之歸。則以其二者雜之故也。惟聖人氣質清純。渾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之不義。其為德也。固舉天下之善而無一事之或遺。而其為善也。又極天下之實。而無一毫之不滿。此其所以不勉不思。從容中道。而動容周旋莫不中禮也。曰然則常人未免於私欲。而無以實其德者。奈何。曰。聖人固已言

之。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耳。夫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為善。而不能不為。知其如是為惡。而不能不去。則其為善去惡之心。固已篤矣。於是而又加以固執之功。雖其不睹不聞之間。亦必戒謹恐懼。而不敢懈。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中。自將消磨泯滅。不得以為吾之病。而吾之德又何患於不實哉。是則所謂誠之者也。○蓋誠之為言。實而已矣。然此篇之言。有以理之實而言者。如曰誠不可揜之類是也。有

以心之實而言者。如曰反諸身不誠之類是也。讀者各隨其文意之所指而尋之。則其義各得矣。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為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為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始者然也。苟未至於聖人。而其本心之實者。猶未免於

間斷。則自其實有是心之初。以至未有間斷之前。所為無不實者。及其間斷。則自其間斷之後。以至未相接續之前。凡所云為皆無實之可言。雖其有事。亦無以異於無有矣。如曰三月不違。則三月之間。所為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於無實。蓋下達之終始。即其事之終始也。日月至焉。則至此之時。所謂皆實。而去此之後。未免於無實。蓋至焉之終始。即其物之終始也。是則所謂不誠無物者然也。以是言之。則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故凡物

之生於理者。必有是理。方有是物。未有無其理而徒有不實之物者也。在人者。或有一不實之心。故凡物之出於心者。必有是心之實。乃有是物之實。未有無其心之實而能有其物之實者也。程子所謂徹頭徹尾者。蓋如此。

天下之理。未嘗不一。而語其分。則未嘗不殊。此自然之勢也。蓋人生天地之間。稟天地之氣。其體即天地之體。其心即天地之心。以理而言。是豈有二物哉。故凡天下之事。雖若人之所為。而其

連體

十

所以為之者。莫非天地之所為也。又況聖人純於義理。而無人欲之私。則其所以代天而理物者。乃以天地之心而贊天地之化。尤不見其有彼此之間也。若以其分言之。則天之所為。固非人之所及。而人之所為。又有天地之所不及者。其事固不同也。但分殊之狀。人莫不知。而理一之致。多或未察。故程子之言。發明理一之意多。而及於分殊者少。蓋抑揚之勢。不得不然。然亦不無小失其平矣。唯其所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為。各自有

分。乃為全備而不偏。而讀者亦莫之省也。

或問仁何以為愛之理也。曰。人稟五行之秀以生。故其為心也。未發則其仁義禮智信之性。以為之體。已發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誠實之情。以為之用。蓋木神曰仁。則愛之理也。而其發為惻隱。火神曰禮。則敬之理也。而其發為恭敬。金神曰義。則宜之理也。而其發為羞惡。水神曰智。則別之理也。而其發為是非。土神曰信。則實有之理也。而其發為忠信。是皆天理之固然。人心

連體

十

之所以為妙也。仁之所以為愛之理。於此其可推矣。○謝氏謂活者為仁。死者為不仁。可矣。但謂必能識此活物。乃為知仁。則誤也。其意不主乎為仁。而主乎知仁。則是方其事親從兄之際。又以一心察此一心。而求識夫活物。其所重者。乃在乎活物。而不在乎父兄。其所以事而從之。特以求夫活物。而初非以為吾事之當然也。此蓋原於佛學之餘習。而非聖門之本意。程子論頑痺為不仁。與活物相似。而其所以用力者不同也。

或問知天命者何也。曰。天道運行。賦與萬物。莫非至善無妄之理。而不已焉。是則所謂天命者也。物之所得。是之謂性。性之所具。是之謂理。其名雖殊。其實則一而已。故學至於不惑。而充積十年。所知益精。所見益微。而又進於是焉。則理無不窮。性無不盡。而有以知此矣。曰。然則程子之直以窮理盡性言之何也。曰。程子之意。蓋以理也。性也。命也。初非二物。而有是言耳。夫三者固非二物。然隨其所在而言。則亦不能無小分別。蓋理以事別。性

道體

十六

以人殊。命則天道之全。而性之所以為性。理之所以為理者也。自天命者而觀之。則性理云者。小德之川流。自性者而觀之。則天命云者。大德之敦化也。故自窮理盡性。而知天命。雖非有漸次階級之可言。然其為先後。則亦不能無眇忽之間也。亦猶不惑之與不動心。雖其相去不能以髮。然以此訓彼。則有所未可耳。

性者之開闢
窮理字

或問程子所謂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之事。何也。曰。灑掃應對所

以習夫形而下之事。精義入神。所以究夫形而上之理也。其事之大小固不同矣。然以理言。則未嘗有大小之間。而無不在也。理無大小。故君子之學。不可不由其序。以盡夫小者近者。而後可以進夫遠者大者耳。故曰。其要只在慎獨。此甚言小之不可忽也。而說者反以為理無大小。故學者即是小者。而可以並舉其大。則失之遠矣。其曰便是云者。亦曰不離乎是耳。非即以此為形而上者也。曰。既以為理無大小。而又以為教人有順序也。

道體

十七

曰。無大小者。理也。有序者。事也。正以理無大小。而無不在。是以教人者。不可以不由其序。而有所遺也。蓋由其序。則事之本末鉅細。無不各得其理。而理之無大小者。莫不隨其所在。而無所遺。不由其序。而舍近求遠。處下窺高。則不惟其所妄意者不可得。而理之全體。固已虧於切近細微之中矣。此所以理無大小。而教人者。尤欲必由其序也。子游之說。蓋失於此。故不知理之無大小。則以灑掃應對進退為末。而無本。不知教人之有序。故

於門人小子而欲直教之精義入神之事。以盡夫形而上者之全體也。子夏與程子此條之說。蓋直以其有序者言之。然其所以有序而不可易者。則又必以程子先後諸說推之。而後得其說也。曰其然。所以然之說。奈何。曰灑掃應對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灑掃應對之理。所以然也。形而上者也。自形而下者而言。則灑掃應對之與精義入神。本末精粗不可同日而語矣。自夫形而上者言之。則初未嘗以其事之不同。而有餘於此不足

連體

于彼也。曰其曰物有本末。而本末不可分者何也。曰有本末者。其然之事也。不可分者。以其悉具所以然之理也。張子所謂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妄以大道教之。是誣之也。則亦深中近世學者之失矣。

無極而太極。不是太極之外別有無極。無中自有此理。又不可將無極便做太極。無極而太極。此而字輕。無次序故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即太極之動。靜即太極之靜。動而後生陽。靜而後生陰。生此陰陽之氣。謂之動而生靜而生。則有漸次也。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動而靜。靜而動。闢闔往來更無休息。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兩儀是天地。與畫卦兩儀意思又別。動靜如晝夜。陰陽如東西南北。分從四方去。一動一靜。以時言。分陰分陽。以位言。

連體

方渾淪未判。陰陽之氣混。合。幽。暗。及其既分。中間放得寬。闢。光。朗。而兩儀始立。康節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則是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前。又是一箇大闢闔。更以上亦復如此。直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小者大之影。只晝夜便可見。五峯所謂一氣太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湮。人物消盡。舊迹大滅。是謂洪荒之世。嘗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即舊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變而為高。柔者變而為剛。此事思之至。

深有可驗者。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陰陽氣也。生此五行之質。天地生物。五行獨先。地即是土。土便包含許多金木之類。天地之間何事而非五行。五行陰陽七者聚合。便是生物底材料。德明錄云。陽變陰合。初生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爍。其體高。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矣。水火初是。自生。木。金。則資於土。五金之五。氣順布。四時行焉。金。木。水。火。分屬。萬皆從土中旋生出。未。五氣順布。四時行焉。金。木。水。火。分屬。春夏秋冬。土則寄旺四季。如春屬木。而清明後十二日即是土寄旺之時。每季寄旺十八日。共七十二日。唯夏季十八日。土氣

為最旺。故能生秋金也。以圖象考之。木生火。火生水之類。各有小畫相牽連。而火生土。土生金。獨穿乎土之內。餘則從旁而過。為可見矣。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此當思無有陰陽而無太極底時節。若以為止是陰陽。陰陽却是形而下者。若只專以理言。則太極又不曾與陰陽相離。正當沉潛玩索。將圖象意思抽開細看。又復合而觀之。其解此云。非有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為言也。此句自

有三節意思。更宜深考。通書云。靜而無動。動而無靜。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當即此兼看之。類下同。○動而無靜。靜而無動者。物也。此言形而下之器也。形而下者。則不能通。故方其動時。則無了那靜。方其靜時。則無了那動。如水只是水。火只是火。就人言之。語則不默。嘿則不語。以物言之。飛則不植。植則不飛。是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此言形而上之理也。理則神而莫測。方其動時。未嘗不靜。故曰無動。方其靜時。未嘗

不動。故曰無靜。靜中有動。動中有靜。靜而能動。動而能靜。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錯綜無窮是也。又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水陰火陽。物也。形而下者也。所以根陰根陽。理也。形而上者也。直卿云。兼兩意言之。方備言理之動靜。則靜中有動。動中有靜。其體也。靜而能動。動而能靜。其用也。言物之動靜。則動者無靜。靜者無動。其體也。動者則不能靜。靜者則不能動。其用也。○問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曰。此說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

復動。此自有箇神在其間。不屬陰。不屬陽。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且如晝動夜靜。在晝間神不與之俱動。在夜間神不與之俱靜。神又自是神。神却變得晝夜晝夜却變不得神。神妙萬物。自是超然於形器之表。貫動靜而言。其體常如是而已矣。如說水陰根陽。太陽根陰。已是有形象底。是說粗底了。又曰靜者為主。故以蒙艮終云。植○譬之晝夜晝固是屬動。然動來管那神不得。夜固是屬靜。靜亦來管那神不得。時舉

連體

問太極不是未有天地之先有箇渾成之物。是天地萬物之理總名否。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動而生陽。亦只是理。靜而生陰。亦只是理。問太極解何以先動而後靜。先用而後體。先感而後寂。曰在陰陽言則用在陽而體在陰。然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不可分先後。今只就起處言之。畢竟動前又是靜。用前又是體。感前又是寂。陽前又是陰。而寂

前又是感。靜前又是動。將何者為先後。不可只道今日動便為始。而昨日靜更不說也。如鼻息言呼吸則辭順。不可道呼吸畢竟前又是吸。吸前又是呼。淳○李問無極之真與未發之中同否。曰無極之真是包動靜而言。未發之中只以靜言。萬○問理性命章注云。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為體。故萬物各有一太極。如此則是太極有分裂乎。曰本只是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極。爾如月在天。只一

連體

而已。及散在江湖。則隨處而見。不可謂月分也。漢○萬一各正。小大有定。言萬箇是一箇。一箇是萬箇。蓋統體是一太極。然又一物各具一太極。所謂萬一各正。猶言各正性命也。蒙○問先塵謂程子不以太極圖授門人。蓋以未有能受之者。然而孔門亦未嘗以此語顏曾。是何如。曰馬知其不曾說。曰觀顏曾做工夫處。只是切己做將去。曰此亦何嘗不切己。皆非在外。乃我所固有也。曰然此恐徒長人億度料想之見。曰理會不得者固如

此若理會得者。莫非在我。便可受用。何億度之有。廣

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

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謂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

別得一箇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護

問橫渠太虛之說。本是說無極。却只說得無字。曰。無極是該貫虛

實清濁而言。無極字落在中間。太虛字落在一邊了。便是難說。

聖人熟了。說出便恁地平正。而今把意思去形容他。却有時偏

通

本

了。明道說。氣外無神。神外無氣。謂清者為神。則濁者非神乎。後

來亦有人與橫渠說。橫渠却云。清者可以該濁。虛者可以該實。

却不知形而上者還他是理。形而下者還他是器。既說是虛。便

是與實對了。既說是清。便是與濁對了。變孫 ○橫渠闡釋氏輪

回之說。然其說聚散屈伸處。其弊却是大輪回。蓋釋氏是箇箇

各自輪回。橫渠是一發和了。依舊一大輪回。呂與叔集中亦多

有此意思。帶 ○橫渠清虛一大之說。是棟那大底說話來。該攝

那小底。却不知道纔是恁說。便偏了。便是形而下者。須是兼清

濁虛實一萬小大來看。方見得形而上者行乎其間。○陳後之

問橫渠清虛一大。恐入空去否。曰。也不是入空。他都向一邊了。

這道理本平正。清也有是理。濁也有是理。虛也有是理。實也有

是理。皆此理之所為也。他說成這一邊有。那一邊無。要將這一

邊去管那一邊。淳

或問先有理後有氣之說。曰。不消如此說。而今知得他合下是先

通

七

有理後有氣耶。後有理先有氣耶。皆不得而推之。然以意度之。

則疑此氣是依傍這理行。及此氣之聚。則理亦在焉。蓋氣則能

凝結造作。理却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且如天地間人物草木

禽獸。其生也莫不有種。定不會無種子。白地生出一箇物事。盡

箇都是氣。若理則只是箇淨潔空闊底世界。無形迹。他却不會

造作。氣則能醞釀凝聚生物也。但有此氣。則理便在其中。問

問有是理。便有是氣。似不可分先後。曰。要之也。先有理。只不可

說是今日有是理，明日却有是氣也。須有先後，且如萬乙山河大地都陷了，畢竟理却只在這裏。胡泳○徐問：天地未判時，下面許多都已否？曰：只是都有此理。天地生物千萬年，古今只不離許多物。淳

問：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曰：此是皇極經世中說，今不可知。他只以數推得是如此。他說元會運世，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一萬八百年為一會，三百六十年為一運，三十年為一

世，有三元、十二會、三十運、十二世。歲月日時，元會運世皆自十二而三十，自三十而十二。至堯時，會在己午之間，今則及未矣。至戌上說閉物，則不復有人物矣。問：一元盡時，天地壞不壞？曰：也須一場龍突，既有形氣，如何得不壞？但一箇壞了，又有一箇。廣○大率是半明半晦，有五、六萬年好，有五、六萬年不好。如晝夜相似。問：先生詩云：「前推更無始，後際那有終。」如何？曰：惟其終而復始，所以無窮也。素

天地以此心普及萬物，人得之遂為人之心，物得之遂為物之心。草木禽獸接著遂為草木禽獸之心，只是一箇天地之心。爾今須要知得他有心處，又要見得他無心處。道夫○問：天地之心亦靈否？還只是漠然無為？曰：天地之心不可道是不靈，但不如人恁地思慮。伊川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淳○問：天地之心，天地之理，理是道理，心是主宰底意否？曰：心固是主宰底意，然所謂主宰者，卽是理也，不是心外別有箇理。理外

別有箇心。又問：此心字與帝字相似否？曰：人字似天字，心字似帝字。變孫

本義云：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學者請問曰：此兩句解得極分曉。蓋曰：以形言之，則天包地外，地在中，所以說天之質大；以理與氣言之，則地却包着天。天之氣却盡在地之中，地盡承受得那天之氣，所以說地之量廣。天只是一箇物事，一故實從裏面便實出來，流行發生，開闢消

長。只是一箇物事。所以說乾一而實地。雖是堅實。然却虛。所以天之氣流行乎地之中。皆從地裏發出來。所以說坤二而虛。用之云。地形如肺。形質雖硬。而中本虛。故陽氣升降乎其中。無所障礙。雖金石也。透過去。地便承受得這氣。發育萬物。曰然。今治曆家用律呂候氣。便是這氣都在地中透上來。如冬至之日。氣至灰。去。時刻不差。看來此氣升降上下。當分為六層。十一月冬至自下面第一層生起。直到第六層。上是為四月。陽氣生足。

便消。下面陰氣便生。只是這一氣升降循環不已。往來乎六層之中也。天形如那鼓鞴。外面皮殼子。中間包許多氣。今以天運言之。則一日自轉一匝。然又有那大轉底時候。須是大着心腸看始得。不可拘一不通也。個○問乾一畫坤兩畫如何。曰。觀乾一而實與坤二而虛之說。可見乾只是一箇物事。充實偏滿。天覆內皆天之氣坤便有開闔。乾氣上來時。坤便開從西邊去。如兩扇門相似。正如扇之運風。顛之蒸飯。扇顛是坤。風與蒸則乾之氣也。

問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元亨是春夏。利貞是秋冬。秋冬生氣既散。如何謂之收斂。曰。其氣已散。收斂者乃其理耳。曰。冬間地下氣暖。便也是氣收斂在內。曰。上面氣自散了。下面暖底。乃自是生來。却不是已散之氣復為生氣也。時舉

顯諸仁。藏諸用。二句只是一事。顯諸仁是可見底。便是繼之者善也。藏諸用是不可見底。便是成之者性也。藏諸用是顯諸仁底骨子。正如說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張忠定公說。事未判屬陽。已

判屬陰。亦是此意。顯仁藏用。亦如元亨利貞。帶錄云。是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元亨是發用流行處。利貞便是流行底骨子。又曰。顯諸仁。德之所以盛。藏諸用。業之所以成。譬如一樹。一根生許多枝葉花實。此是顯諸仁處。至及結實一核。成一箇種子。此是藏諸用處。生生不已。所謂日新也。萬物無不具此理。所謂富有也。個

體用一源。體雖無迹。中已有用。顯微無間者。顯中便具微。天地未有萬物已具。此是體中有用。天地既立。此理亦存。此是顯中有

微。節

吉凶者貞勝者也。這一句最好看。這箇物事常在這裏相勝。一箇吉便有一箇凶在後面來。這兩箇物事不是一定住在這裏底。物各以其所正為常。正是說他當然之理。蓋言其本相如此。與利貞之貞一般。所以說利貞者性情也。天地間一陰一陽如環無端便是相勝。

天下道理只是一箇包兩箇。易便只說到八箇處住。洪範說到十

道體

數住。五行五箇。便有十箇。甲乙便是兩箇木。丙丁便是兩箇火。戊己便是兩箇土。金水亦然。所謂兼三才而兩之。便都是如此。大學中明明德便包得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五箇。新民便包得齊家治國平天下三箇。自闔室屋漏處做去。到得無所不周。無所不徧。都是這道理。自一心之微。以至於四方之遠。天下之大也都只是這箇。義剛

問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物也。理安得有對。曰。如高下小大

清濁之類皆是。曰。高下小大清濁又是物也。如何。曰。有高必有下。有大必有小。皆是理必當如此。如天之生物不能獨陰。必有陽。不能獨陽。必有陰。皆是對。這對處不是理對。其所以有對。皆是理合當恁地。澤。○明道云。大抵人患在自私而用智。下文豁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亦是對說。豁然而大公。便是不自私。物來而順應。便是不用智。後面說治怒處曰。但於怒時遽忘其怒。反觀理之是非。忘其怒便是大公。反觀理之是非便是順應。都

道體

是對說。蓋其理自如此。廣因云。太極一判。便有陰陽相對。曰。然

廣

文蔚問變化者進退之象。變是自微而著。化是自盛而衰。曰。固是變是自陰而陽。化是自陽而陰。如言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剛柔是體。變通不過是二者盈虛消息而已。此所謂變化。故此章亦云。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所謂立本。變化者進退之象。所謂趨時。又如言

吉凶者失得之象。悔吝者憂虞之象。悔吝便是吉凶底交互處。悔是吉之漸。吝是凶之端。文蔚○天地間只有一箇陰陽。故程先生云。只有一箇感與應。所謂陰與陽無處不是。且如前後。前便是陽。後便是陰。又如左右。左便是陽。右便是陰。又如上下。上面一截便是陽。下面一截便是陰。陰陽雖是兩箇字。然却只是一氣之消息。一進一退。一消一長。進處便是陽。退處便是陰。長處便是陽。消處便是陰。只是這一氣之消長。做出古今天地間。

無限事來。所以陰陽做一箇說亦得。做兩箇說亦得。文蔚○幽則有鬼神。鬼神本皆屬幽。然以鬼神二字相對說。則鬼又屬幽。神又自屬明。變化相對說。則變是長。化是消。問消長皆是化否。曰。然也都變。更問此兩句。疑以統體言。則皆是化。到機頭處。便是變。若相對言。則變屬長。化屬消。化則漸。漸化盡。以至於無。變則驟然而長。變是自無而有。化是自有而無。只觀出入息便見。又問氣之發散者為陽。收斂者為陰否。曰。也是如此。問出入息畢竟出去時漸漸消。到得出盡時便死否。

曰。固是如此。然那氣又只管生。側○神無方者。方是四方上下。神却或在此。或在彼。故云無方。易無體者。或自陰而陽。或自陽而陰。這箇物事。逐日各自是箇頭面。日異而時不同。無確定底。故云無體。淵○問陰陽游氣之辨。曰。游氣是生物底。陰陽譬如扇子。扇出風便是游氣。義剛○橫渠言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說得似稍支離。只合云。陰陽五行循環錯綜。升降往來。所以生人物

之萬殊。立天地之大義。端蒙

神化二字。雖程子說得亦不甚分明。惟是橫渠推出來。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又曰。一故神。西在故兩故化。推行一言兩在者。或在陰。或在陽。在陰時全體都是陰。在陽時全體都是陽。只是這一物。兩處都在。不可測。化是逐一換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換將去。便成一年。這是化。直卿云。一故神。猶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兩故化。猶動極而靜。靜極復動。方子○橫

渠云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發於心。達於氣。天地與吾身。共只是一團物事。所謂鬼神者。只是自家氣。自家心下思慮纔動。這氣即敷於外。自然有所感通。○先生說神亦只是形而下者。賀孫問。神既是管攝此身。則心又安在。曰。神即是心之至妙處。象在氣裏說。又只是氣。然神又是氣之精妙處。到得氣又是氣了。精又氣。形又氣。至於說魂說魄。

道體

魄。皆是說到氣處。賀孫云。直卿云。看來神字本不專說氣。也可就理上說。先生只就形而下者說。先生曰。所以其就形而下說。畢竟氣處多發出光彩。便是神味。道問神如此說。心又在那裏。曰。神便在心裏。凝在裏面為精。發出光彩。為神。精屬陰。神屬陽。故對魂魄。鬼神又是說到太畧處。

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天之氣生而不息。故曰神。地之氣顯然示人。故曰示。蓋其氣未嘗或息也。人鬼則其氣有所歸矣。○問橫渠說。天性在人。猶水性之在水。凝釋雖異。為理一也。又言未嘗無之。謂體之謂性。先生皆以其言為近釋氏。冰水之喻有。

還元反本之病。云近釋氏則可。未嘗無之。謂體之謂性。蓋謂性之為體本虛。而理未嘗不實。若與釋不同。曰。他意不是如此。亦謂死而不亡耳。文蔚○問張子冰水之說。何謂近釋氏。曰。水性在水。只是凍凝成箇冰。有甚造化。及其釋。則這冰復歸於水。便有迹了。與天性在人自不同。曰。程子器受日光之說。便是否。曰。是除了器。日光便不見。却無形了。淳

道體

問體物而不可遺。是有此物。便有鬼神。凡天下萬物萬事。皆不能。

外夫鬼神。否。曰。不是有此物時。便有此鬼神。說倒了。乃是有這鬼神了。方有此物。及至有此物了。又不能違夫鬼神也。體物而不可遺。用揜轉看。將鬼神做主。將物做賓。方看得出是鬼神去。體那物。鬼神却是主也。問○鬼神主乎氣而言。只是形而下者。但對物而言。則鬼神主乎氣。為物之體。物主乎形。待氣而生。蓋鬼神是氣之精英。所謂誠之不可揜者。誠實也。言鬼神是實有者。屈是實屈。伸是實伸。屈伸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昭昭。

可掄如此。錄○或問鬼神體物而不可遠只是就陰陽上說未後又却以祭祀言之。是如何。曰。此是就其親切著見者言之也。若不如是說。則人必將風雷山澤做一般鬼神看。將廟中祭享者又做一般鬼神看。故即其親切著見者言之。欲人會之為一也。○問在天地為鬼神。在人為魂魄。否。曰。死則謂之魂。魄。生則謂之精氣。天地公共底謂之鬼神。又問體物而不可遠。曰。只是這一箇氣。入毫釐絲忽裏去。也是這陰陽。包羅天地。也是這

道體

十八

陰陽。問是在虛實之間。否。曰。都是實。無箇虛底。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形。無非實者。又云。如夏月。噓出固不見。冬月。噓出則可見矣。問何故如此。曰。春夏陽。秋冬陰。以陽氣散在陽氣之中。如以熱湯入放熱湯裏去。都不覺見。秋冬則這氣如以熱氣攪放水裏去。便可見。發孫

雨風露雷。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此是白日公平正直之鬼神。若有所謂嘯於梁。觸於胃。此則所謂不正邪暗。或有或無。或去

或來。或聚或散者。又有所謂禱之而應。祈之而獲。此亦所謂鬼神同一理也。世間萬事皆此理。但精粗小大之不同爾。又曰。以功用謂之鬼神。即此便見。道夫○問鬼神便是精神魂魄如何。曰。然。且就這一身看。自會笑語。有許多聰明知識。這是如何得。恁地虛空之中。忽然有風有雨。忽然有雷有電。這是如何得。這都是陰陽相感。都是鬼神。看得到這裏。見一身只是箇軀殼在這裏。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所以夜來說道天地之塞

道體

十九

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思量來只是一箇道理。又云。如魚之在水。外面水便是肚裏面水。鯽魚肚裏水。與鯉魚肚裏水只一般。賀孫○因言魂魄鬼神之說。曰。只今生人。便自一半是神。一半是鬼了。但未死以前。則神為主。已死之後。則鬼為主。縱橫在這裏。以屈伸往來之氣言之。則來者為神。去者為鬼。以人身言之。則氣為神。而精為鬼。然其屈伸往來也。各以漸。○問魂魄。曰。氣質是實底。魂魄是半虛半實底。鬼神是虛分數多。實分數

少底。備。○陽魂為神，陰魄為鬼。鬼，陰之靈；神，陽之靈。此以二氣言也。然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凡氣之來而方伸者為神，氣之往而既屈者為鬼。陽主伸，陰主屈，此以一氣言也。故以二氣言，則陰為鬼，陽為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方伸者，神之神；其既屈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天地人物皆然，不離此氣之往來。屈伸合散而已。此所謂可錯綜言者也。因問精氣為物，陰精陽

通鑑

二

氣聚而成物，此總言神。遊魂為變，魂遊魄降散而成變，此總言鬼。疑亦錯綜而言。曰：然此所謂人者，鬼神之會也。錄。○問魄守體，有所知否？曰：耳目聰明為魄，安得謂無知？問：然則人之死也，魂升魄降，是兩處有知覺也。曰：孔子分明言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當祭之時，求諸陽，又求諸陰，正為此。況祭亦有報魄之說，明問天地之化，雖生生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生，則必知其後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於氣化

之日，初無精神寄寓於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無氣而俱散，無復更有形象尚留於冥漠之內，曰：死便是都散無了。○問伊川謂死生，一鬼一而二，二而一是兼氣與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則有是氣，有是氣則有是理。氣則二，理則一。孫。○正卿問：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曰：人未死，如何知得死之說？只是原其始之理，將後面摺轉來看，便見得以此之有，知彼之無，反如回頭之義，是反回來觀其終也。○問尹子解遊魂一句為鬼神如何？曰：

通鑑

三

此只是聚散聚而為物者神也，散而為變者鬼也。鬼神便有陰陽之分，只於屈伸往來觀之。橫渠說：精氣自無而有，遊魂自有而無。其說亦分曉。精屬陰，氣屬陽，然又自有錯綜底道理。就一人之身，將來橫看，生便帶着箇死底道理，人身雖是屬陽，而體魄便屬陰。及其死而屬陰，又却是此氣便亦屬陽。蓋死則魂氣上升，而魄形下降，祖者魂升於天，落者魄降於地，只就人身便亦是鬼神。○林問：太極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曰：太極之

書如易六十四卦。自首至尾。只不出陰陽二端而已。始處是生。生之初。終處是已定之理。始有處說生。已定處說死。死則不復變動矣。張乖崖說斷公事。以為未判底事皆屬陽。已判之事皆屬陰。以為不可改變。通書無非發明此二端之理。

答子晦書中語

問性即是理。不可以聚散言。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氣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亙古今常存。不復有聚散消長也。曰。只是這箇天地陰陽之氣。人與萬物皆

連中

二十二

得之氣聚則為人。散則為鬼。然其氣雖已散。這箇天地陰陽之理。生生而不窮。祖考之精神魂魄雖已散。而子孫之精神魂魄自有步小相屬。故祭祀之禮盡其誠敬。便可以致得祖考之魂魄。這箇自是難說。看既散後。一似都無了。能盡其誠敬。便有感格。亦緣是理常只在這裏也。賀孫○問鬼神以祭祀而言。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兼以理言之。人之先祖。則大槩以理為主。而亦兼以氣魄言之。若上古聖賢。則只是專以理言。

連中

二十二

之否。曰。有是理必有是氣。不可分說。都是理。都是氣。那箇不是理。那箇不是氣。問上古聖賢所謂氣者。只是天地間共公之氣。若祖考精神。則畢竟是自家精神否。曰。祖考亦只是此共公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通。不可道他是虛氣。與我不相干。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

這物事。此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簋豆。設許多禮儀。不成是無此。姑謾為之。人家子孫負荷祖宗許多基業。此心便與祖考之心相通。祭儀所謂春禘秋嘗者。亦以春陽來則神亦來。秋陽退則神亦退。故于是時而設祭。初問聖人亦只是畧為禮。以達吾之誠意。後來遂加詳密。義剛○問人之死也。不知魂魄便散否。曰。固是散。又問子孫祭祀。却有感格者如何。曰。畢竟子孫是祖先之氣。他氣雖散。他根却在這裏。盡其誠敬。則亦能呼

召得他氣聚在此。如水波樣。後水非前水。後波非前波。然却通只是一水波。子孫之氣與祖考之氣亦是如此。他那箇當下自散了。然他根却在這裏。根既在此。又却能引聚得他那氣在此。此事難說。只要人自看得。問下武詩三后在天。先生解云。在天言其既沒而精神上合於天。此是如何。曰。便是又有此理。用之云。恐只是此理。合於天耳。曰。既有此理。便有此氣。或曰。想是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故其死也。其氣上合乎天。曰。也是如

連中

二十四

此。這事又微妙難說。要人自看得。世間道理。有正當易見者。又有變化無常不可窺測者。如此方看得這箇道理。活又如云。文王降在帝左右。如今若說真有箇文王。真箇在上帝之左右。真箇有箇上帝。如世間所塑之像。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此理。如同公金膝中。乃立壇墀一節。分明是對鬼。用之舉先生答庾子晦書云。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而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

蓋謂此也。問浩然而無窮。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般。周禮所謂天神地示人鬼。雖有三樣。其實只一般。有子孫底。得他氣來。無子孫底。其血氣雖不流傳。他那箇亦自浩然日生無窮。如禮書諸侯因國之祭。祭其國之無主後者。如齊太公封於齊。便用祭甚與鳩氏李薊逢伯陵蒲姑氏之屬。如衛侯夢康叔云。相奪予饗。如晉侯夢黃熊入寢門。如今祭勾芒。他更是遠。然既理合當祭他。便有此氣。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

連中

二十五

以說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偏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問鬼神恐有兩樣。天地之間二氣。氤氲無非鬼神。祭祀交感。是以有感。有人死為鬼。祭祀交感。是以有感。無曰。是所以通天神人鬼。神便是氣之伸。此是常在底。鬼便是氣之屈。便是已散了底。然以精神去合他。又合得在。問不交感時常在否。曰。若不感而常有。則是有餒鬼矣。

鬼神之氣。所以感觸人者。昭明乃光景之屬。熾蒿氣之感觸人

者。惟信。如漢書所謂神居其風。岷然之意。廣問中。唐或問。取鄭氏說。云。口鼻之虛。吸者為魂。耳目之精明者為魄。先生謂此。蓋指血氣之類言之。曰。氣為魂。血為魄。故骨肉歸於地。陰為野土。若夫魂氣。則無不之也。廣云。是以易中說遊魂為變。曰。易中又却只說一邊。精氣為物。精氣聚則成物。精氣散則氣為魂。精為魄。魂升為神。魄降為鬼。易只說那升者。廣云。如徂落之義。則是兼言之。曰。然。廣云。今愚民於村落。杜撰立一神祠。合衆以禱之。

其神便靈。曰。可知衆心之所輻湊處。便自暖。故便有一箇靈底道理。所以祭神多用血肉者。蓋要得藉他之生氣耳。如古人饗鍾鼎彝之意。皆是如此。廣云。人心聚處。便有神。故古人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饗。亦是此理。曰。固是。但古人之意正。故其神亦正。後世人心先不正了。故所感無由得正。因言古人祭山川。只是設壇位以祭之。祭時便有。祭了便無。故不褻瀆。後世却先立箇廟貌如此。所以反致惑亂人心。俸求非望。無所不至。廣因言

今日淫祠之非禮。與釋氏之所以能服鬼神之類。曰。人心苟正。表裏洞達。無纖毫私意。可以對越上帝。則鬼神焉得不服。故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又曰。一心定而鬼神服。廣

問侯氏中庸曰。總攝天地。斡旋造化。闔闢乾坤。動役鬼神。日月用之。而晦明萬物由之。而死者誠也。此語何謂。曰。這箇亦是實有這理。便如此。若無這理。便都無天地。無萬物。無鬼神了。不是實理。如何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問鬼神造化之迹。何謂迹。曰。鬼

神是天地間造化。只是二氣屈伸往來。神是陽。鬼是陰。往者屈。來者伸。便有箇迹。地淳因舉謝氏歸根之說。先生曰。歸根本老氏語。畢竟無歸。這箇何曾動。問性只是天地之性。當初亦不是自彼來入此。亦不是自此往歸彼。只是因氣之聚散。見其如此耳。曰。畢竟是無歸。如月影映在這盆水裏。除了這盆水。這影便無了。豈是這月飛上天去。歸那月裏去。又如這花落便無了。豈是歸去那裏。明年復來。生這枝上。問人死時。這知覺便散否。

曰。不是散。是盡了。氣盡則知覺亦盡。問世俗所謂物怪神。甚如何。曰。分是胡說。二分亦有此理。有非命死者。它氣未盡。故憑依如此。又有是它。當初稟得氣盛。故如此。然終久亦消了。蓋精與氣合。便生人物。遊魂為變。便無了。如人說神仙。古來神仙皆不見。只是說後來神仙。問自家道理。正則自不能相干。曰。亦須是氣能配義始得。若氣不能配義。便餒了。問謝氏謂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如何。曰。此句說得好。祖孫只一氣。極其誠敬。自然

相感。淳

龜

二十一

先生答黃商伯書有云。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問理同而氣異。此一句是說方付與萬物之初。以其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以其二五之氣有清濁純駁。故氣異。下句是就萬物已得之後。說以其雖有清濁之不同。而同此二五之氣。故氣相近。以其昏明開塞之甚遠。故理絕不同。曰。氣相近。如知寒煖。識饑飽。好生惡死。趨利

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恰似鏡子。其他處都暗了。中間只有一兩點子光。大凡物事。稟得一邊重。便占了其他底。如慈愛底人。少斷制。斷制之人。多殘忍。蓋仁多便遮了義。義多便遮了仁。備○或問人物性同。曰。人物性本同。只氣稟異。如水無有不清。傾放白瓶中。是一般色。又放黑瓶中。又是一般色。放青瓶中。又是一般色。又曰。性最難說。

龜

二十一

要說同亦得。要說異亦得。如隙中之日。隙之長短大小。自是不同。然却只是此日。龜○人物之生。天賦之以此理。未嘗不同。但人物之稟受自有異耳。如一江水。你將杓去取。只得一杓。將桶去取。只得一桶。至於一桶一缸。各自隨器量不同。故理亦隨以異。備○敬之問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曰。人與萬物都一般者。理也。所以不同者。心也。人心虛靈。包得許多道理。過雖問有氣稟底。亦可克治使明。便得去。萬物之心。便包許多道

理不過。雖問有氣稍正底。一兩路明之外。便推不去。就大本論之。其理則一。纔稟於氣。便有不同。賀孫○元昭問君子存之曰。是存其所以異於禽獸之道理。今自謂能存。只是存其飲食渴飲之類。皆與禽獸同者也。釋氏云。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偏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此是說作用是性。人與禽獸同者耳。人之異於禽獸之道理。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釋氏元

不曾存得。璘

問自太極一動而為陰陽。以至於為五行。為萬物。無有不善。在人則才動便差。是如何。曰。造化亦有差處。如冬熱夏寒。所生人物有厚薄有善惡。不知自甚處差。將來便沒理會了。又問惟人才動便有差。故聖人主靜。以立人極。與曰然。唐○問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此性字是兼氣稟言之否。曰。性離氣稟不得。有氣稟。性方存在裏面。無氣稟。性便無所寄搭了。稟

得清氣者。性便在清氣之中。這清氣不隔蔽那善。稟得濁氣者。性在濁氣之中。為濁氣所蔽。五行之生。各一其性。這又隨物各具去了。淳○問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這處性命如何分別。曰。性是以其定者而言。命是以其流行者而言。命便是水恁地流底。性便是將梳盛得來。大梳盛得多。小梳盛得少。淨潔梳盛得清。汙漫梳盛得濁。賀孫

道夫問氣質之說。始於何人。曰。此起於張程。某以為極有功於聖

門。有補於後學。如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說得也是。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性那裏有三品來。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下面却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貴分疏。諸子說性。與善惡混。使張程之說早出。則諸子之說沒矣。因舉橫渠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又舉明道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且如只說箇仁義禮知是性。世間却有生出來便無

狀態是如何。只是氣稟如此。若不論那氣。這道理便不周匝。所以不備。若只論氣稟。這箇善這箇惡。却不論那一原處。只是這箇道理。又却不明。此自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理會得後。都無人說這道理。講之問天地之氣。當其昏明駁雜之時。則其理亦隨而昏明駁雜否。曰。理却只恁地。只是氣自如此。又問若氣如此。理不如此。則是理與氣相離矣。曰。氣雖是理之所生。然既生出。則理管他不得。如這理寓於氣了。日用間運用。都由這箇氣。只

卷二

三十二

是氣強而理弱。氣麓而理微。譬如父子一氣。若子不肖。父亦管他不得。又如居臣一體。上欲行而下沮格。上之人亦不能一去。習焉得他聖人。所以立教。正是要救這些子。○時舉○或問氣稟有清濁不同。曰。氣稟之殊。其類不一。非但清濁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事。事曉者。其氣清矣。而所為未必皆中於理。則是其氣不醇也。有謹厚忠信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皆達於理。則是其氣不清也。推此求之可見。○先生曰。人有敏於外而內不敏。又有敏於內而外不敏。如何。曰。莫是稟氣強弱。曰

不然。淮南子曰。金水內明。日火外明。氣偏於內。故內明。氣偏於外。則外明。可學○問李通主張氣質太過。曰。形質也是重。且如水之氣。如何似長江大河有許多洪流。金之氣。如何似一塊鐵。恁地硬。形質也是重。被此生壞了。後理終是拗不轉來。○了翁云。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功大。與李通說正相反。若論其至。不可只靠一邊。如了翁之說。則何故自古只有許多聖賢。如李通之說。則人皆委之於生質。更不脩為。須是看人功夫多少。如何。若

卷二

三十三

功夫未到。則氣質之性不得不重。若功夫至。則氣質豈得不聽命於義理也。須着如此說方盡。問祖或問不能盡其才之意如何。曰。才是能去恁地做底。性本是好。發於情也。只是好。到得動用去做。也只是好。不能盡其才。是發得畧好。便自阻隔了。不順他道理做去。若盡其才。如盡惻隱之才。必當至於博施濟眾。盡羞惡之才。則必當至於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祿之千乘。弗顧。繫馬于駟。弗視。這是本來自

合意地。滔滔做去。止緣人為私意阻隔。多是畧有此發動後。便過折了。天便似天子。命便似將告勅付與自家。性便似自家所受之職事。如縣尉職事。便在捕盜。主簿職事。便在掌簿書。情便似去親臨這職事。才便似去動作行移。做許多工夫。邵康節擊壤集序云。性者道之形體也。心者性之郭郭也。身者心之區宇也。物者身之舟車也。賀孫○才之初亦無不善。緣他氣稟有善惡。故其才亦有善惡。孟子自其同者言之。故以為出於性。程子

通書

三十四

自其異者言之。故以為稟於氣。大抵孟子多是專以性言。故以為性善。才亦無不善。到周子程子張子方始說到氣上。要之須兼是二者言之方備。只緣孟子不曾說到氣上。覺得此段話無結殺。故有後來荀楊許多議論出。韓文公亦見得人有不同處。然亦不知是氣稟之異。不妨有百千般樣不同。故不敢大段說開。只說性有三品。不知氣稟不同。豈三品所能盡耶。廣
惟心無對。方子○問知覺是心之靈固如此。抑氣之為邪。曰不專

是氣。是先有知覺之理。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譬如這燭火。是因得這脂膏。便有許多光燄。問心之發處是氣否。曰也只是知覺。淳○心須兼廣大流行底意看。又須兼生意看。且如程先生言。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只天地便廣大。生物便流行。生生不窮。端蒙○心與理一。不是理在前面為一物。理便在心之中。心包蓄不住。隨事而發。因笑云。說到此。自好笑。恰似那藏相似。除了經函裏面點燈。四方八面皆如此。光明燦爛。

通書

三十五

但今人亦少能看得如此。廣○時可問。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不下帶或作心說。曰。所謂心者。是指箇潛天潛地底說。還只是中間一塊肉底是。若作心說。恐未是。時舉○問先生嘗言心不是這一塊。竊謂滿體皆心也。此特樞紐耳。曰不然。此非心也。乃心之神明升降之舍。人有病心者。乃其舍不寧也。凡五臟皆然。心豈無運用。須常在軀殼之內。譬如建陽知縣。須常在衙裏。始管得這一縣也。曰然則程子言心要在腔子裏。謂當

在舍之內而不當在舍之外耶。曰不必如此。若言心不可在脚上。又不可在手上。只得在此子上也。義剛○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
○問心本是箇動物。不審未發之前。全是寂然而靜。還是靜中有動意。曰不是靜中有動意。周子謂靜無而動有。靜不是無。以其未形。而謂之無。非因動而後有。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橫渠

連中

三十一

心統性情之說甚善。性是靜。情是動。心則兼動靜而言。或指體。或指用。隨人所看。方其靜時。動之理只在。伊川謂當中時耳。無聞。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及動時。又只是這靜底。淳○問先生說人心是形氣之私。形氣則是耳目口鼻四肢之屬。未可便謂之私。曰。但此數件物事。屬自家體段。上便是私有底物。不比道便公共。故上面便有箇私底根本。且如危亦未便是不好。只是有箇不好底根本。○人心。是此身有知覺有嗜欲者。如所謂

我欲仁。從心所欲。性之欲也。感於物而動。此豈能無。但為物誘。而至於陷溺。則為害爾。無所主宰。則不可據以為安。故曰危。道心。則是義理之心。可以為人心之主宰。而人心據以為準者也。如飢渴而欲得飲食者。人心也。然必有義理存焉。有可以食有不可以食者。道心也。又如父之慈其子。子之孝其父。常人亦能之。此道心之正也。苟父一虐其子。則子心很然以忤其父。此人心之危也。惟舜則不然。雖其父欲殺之。而舜之孝則未嘗替。此

連中

三十二

道心也。故當使人心每聽道心之區處。方可然此道心却雜出於人心之間。微而難見。故必須精之一之。而後中可執。然此又非有两心也。只是義理與人欲之辨爾。淵○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曰。大人事事理會得。只是坦然明白。只恁地白直做將去。無許多巧偽曲折。便是赤子之心。時舉○問人者天地之心。曰。謂如天道福善禍淫。乃人所欲也。善者人皆欲福之。淫者人皆欲禍之。又曰。教化皆是人做。此所謂人者天地之心也。素○人

者天地之心。沒這人時，天地便没人管。○康節云：一動一靜者，天地之妙也。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妙也。蓋天只是動，地只是靜。到得人便兼動靜，是妙於天地處。故曰：人者天地之心。論人之形，雖只是器，言運用處却是道理。

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虛。如飲食中，雞心、猪心之屬，切開可見。人心亦然。只這些虛處，便包藏許多道理。彌綸天地，該括古今。推廣得來，蓋天蓋地，莫不由此。此所以為人心之妙。與理在人心，是

之謂性。○橫渠云：心統性情，蓋好善而惡惡，情也。而其所以

好善而惡惡，性之節也。且如見惡而怒，見善而喜，這便是情之

所發。至如喜其所當喜而喜，不過。我謂如人自三分合喜底事，怒

其所當怒而怒，不遷。我謂如人自一分合怒底事，以至哀樂愛惡

欲，皆能中節而無過，這便是性。道夫。○或問：心性之別，曰：這箇

極難說。且是難為譬喻。心大槩似箇官人，天命便是君之命。性便如職事一般。此亦大槩如此。要自理會得。如邵子云：性者道

之形體。蓋道只是合當如此。性則有一箇根苗，生出君臣之義，父子之仁。性雖虛，都是實理。心雖是一物，却虛。故能包含萬理。這箇要人自體察始得。與學蒙○方子錄云：性是無，却是

道之形體。道是泛言，性是就自家身上說。道在事物之間，如何見得。只就這裏驗之。身而求。性之所在，則道之所在也。道是

在物之理。性是在己之理。然物之理都在我此理之中。道之骨子便是性。劉問：性物我皆有，恐不可分在己在物否。曰：道雖無

所不在，須是就已驗之而後見。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若不就

已驗之，如何知得是。本有。天叙有典，典是天底自我驗之，方知

得五典五惇。天秩有禮，禮是天底自我驗之，方知得五禮有庸。淳問：心是邪邪，便包了性否。先生首肯曰：是也。如橫渠心統性

情一句，乃不易之論。孟子說心許多，皆未有似此語端的。淳問：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曰：天地生物，自是溫暖和煦，這箇便是

仁緣他上面一箇母子如此。所以生物無不肖他。又曰。心如界方。一面青。一面赤。一面白。一面黑。青屬東方。仁也。赤屬南方。禮也。白屬西方。義也。黑屬北方。智也。又如寅卯辰屬東方為春。巳午未屬南方為夏。申酉戌屬西方為秋。亥子丑屬北方為冬。寅卯辰是萬物生。氣方發。這便是仁。至巳午未則只是那生氣發得未盛。及至申酉戌則那生氣到此充足。滿了。須用收斂。若更生去。則無合殺矣。及至亥子丑屬冬。終也。終藏也。生氣到此

連中

甲

都終藏了。然那生氣早是在裏面發動了。可以見生氣之不息也。所以說復見天地之心也。胡泳○天地以生物為心。譬如蒸飯。氣從下面竅到上面。又竅下。只管在裏面竅。便蒸得熟。天地只是包許多氣在裏面無出處。竅一番便生一番物。別無勾當。只是生物。不似人便有許多應接。所謂為心者。豈是切切然去做。如云天命之。豈諱諱然命之也。但如磨子相似。只管磨出這物事。人便是小胞。天地是大胞。人首圓象天。足方象地。中間

虛。包許多生氣。自是惻隱。不是為見人我。一理後方有此惻隱。而今便教單獨只有一箇人也。自有這惻隱。若謂見人我一理而後有之。便是兩人相夾在這裏。方有惻隱。則是仁在外。非由內也。且如乍見孺子入井。時有惻隱。若未見他入井時。也須自有惻隱在。問怵惕莫是動處。因怵惕而後惻隱否。曰。不知孟子怎生尋得這四箇字。恁地好。變孫○問心。生道一段。上面心生道。莫是指天地生物之心。下面惻隱之心。人之生道。莫是指人

連中

甲

所得天地之心。以為心。蓋在天只有此理。若無那形質。則此理無安頓處。故曰。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上面猶言繼善。下面猶言成性。曰。上面心生道也。全然做天底也不得。蓋理只是一箇渾然底。人與天地混合無間。蒙○人之所以得名。以其仁也。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必合而言之。方見得道理出來。因言仁字最難形容。是箇柔軟有知覺相酬接之意。此須是自去體認。切問而近思。

仁在其中矣。廣○問性即理何如。曰。物物皆有性。便皆有其理。曰。枯槁之物亦有理乎。曰。不論枯槁。他本來都有道理。因指案上云。花瓶便有花瓶底道理。書燈便有書燈底道理。水之潤下。火之炎上。金之從革。木之曲直。土之稼穡。一一都有性。都有理。人若用之。又著順他理始得。若把金來削做木用。把木來鎔做金用。便無此理。賈孫○問明道說。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一段。只緣他源頭是箇不忍之心。生生不窮。故人

得以生者。其流動發生之機。亦未嘗息。故推其愛。則視夫天地萬物。均受此氣。均得此理。則無所不當愛。曰。這道理只熟看。久之自見。如此硬樁定說不得。如云從他源頭上便有箇不忍之心。生生不窮。此語有病。他源頭上未有物。可不忍在。未說到不忍在。只有箇陰陽五行。有箇閑。有動靜。自是用生。不是要生。到得說生物時。又是流行已後。既是此氣流行不息。自是生物。自是愛。假使天地之間。淨盡無一物。只留得這一箇物事。他也自

愛。如云均受此氣。均得此理。所以須用愛也。未說到這裏。在此。又是說後來事。此理之愛。如春之溫。天生自然如此。如火相似。炙着底自然熱。不是使他熱也。簡○余正叔謂無私欲是仁。曰。謂之無私欲。然後仁則可。謂無私便是仁。則不可。蓋惟無私欲。而後仁始見。如無所壅底。而後水方行。方叔曰。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是仁。曰。無私是仁之前事。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是仁之後事。惟無私然後仁。惟仁然後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要在二諸畢之間識得

竟仁是甚模樣。欲曉得仁名義。須并義禮智三字看。欲真箇見得仁模樣。須是從克己復禮做工夫去。今人說仁。如糖皆是甜。不曾喫着。不知甜是甚滋味。聖人都不說破。在學者以身體之而已矣。問祖○問程門以知覺言仁。克齋記乃不取何也。曰。仁離愛不得。上蔡諸公不把愛做仁。他見伊川言博愛非仁也。仁是性。愛是情。伊川也不道愛不是仁。若當有人會問。必說道愛是仁之情。仁是愛之性。如此方分曉。惜門人只領那意。便專以知覺言之。於愛之說

若將淺焉遂蹉過仁地位去說。將仁更無安頓處。見孺子匍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這處見得親切。聖賢言仁。皆從這處說。又問知覺亦有生意。曰。固是。將知覺說來。冷了。覺在知上却多。只些小搭在仁邊。仁是到底意。然添一句。又成一重。須自看得便都理會得。道夫○余景思問仁之與心。曰。仁字是虛。心字是實。如水之必有冷。冷字是虛。水字是實。心之於仁。亦猶水之冷。火之熱。學者須當于此心未發時。加涵養之功。則所謂惻隱羞

道夫

道夫

道夫

道夫

惡辭。雖是非發而必中。方其未發。此心之體寂然不動。無可分別。且只恁混沌養將去。若必察其所謂四者之端。則既思便是已發。道夫○耳之德聰。目之德明。心之德仁。且將這意去思量體認。○將愛之理。在自家心上自體認思量。便見得仁。○仁是箇溫和不柔軟底物事。老子說。柔弱若生之徒。堅強若死之徒。見得自是看石頭上。如何種物事出。鵲手若春陽之溫。汎乎若醴酒之醇。此是形容仁底意思。泳○問遺書謂切脉可以體仁。莫

是心誠求之之意否。曰。還是切脉底是仁。那脉是仁。曰。切脉是仁。曰。若如此。則當切脉時。又用着箇意思去體仁。復問。裴卿曰。仲思所說如何。曰。以伯羽觀之。恐是觀雞雛之意。曰。如何。曰。雞雛便是仁也。曰。切脉體仁又如何。曰。脉是那血氣周流。切脉則便可以見仁。曰。然。恐只是恁地。脉理貫通乎一身。仁之理亦是恁地。又問雞雛如何是仁。道夫曰。先生嘗謂初與嫩底便是。曰。如此看較分明。蓋當是時。飲啄自如。未有所謂爭鬪侵陵之患。

者只此便是仁也。道夫○問如何是滿腔子皆惻隱之心。曰。腔只是此身裏處處。問莫是人生來惻隱之心。且足否。曰。如今也恁地。看事有箇不穩處。便自覺不穩。這便是惻隱之心。林擇之嘗說。人七尺之軀。一箇針劄着便痛。問吾身固如此。處事物亦然否。曰。此心應物不窮。若事事物物常是這箇心。便是仁。若有一事不如此。便是這一處不仁了。問本心依舊在否。曰。如今未

要理會在不在。論着理來。他自是在那裏。只是這一處不恁地。

便是這一處不在了。如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忽然有一鄉人自不服化稱王稱伯。便是這一處無君。君也只在那裏。然而他靠不得。不可道是天理只在那裏。自家這私行放行不妨。王信伯在館中。范伯達問人須是天下物皆歸吾仁。王指牕櫺問范曰。此牕還歸仁否。范默然。某見之當答曰。此牕不歸仁。何故不打壞了。如人處事。但箇箇處得是。便是事事歸仁。且如牕也要糊得在那裏教好。不成沒已鼻打壞了。問仁者以萬物為一體。

道學

甲本

如事至物來皆有以處之。如事物未至不可得而體者如何。曰只是事不在這裏。然此理也在這裏。若來時便以此處之。幹仁包四者。統是一箇生意。如四時。春天是初生底。夏天是長生底。秋天是遂這生底。冬天是實這生底。如穀九分熟一分未熟。若割斷亦死了。到十分熟方割來。這生意又藏在裏面。明年又熟。亦只是這箇生意。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都是一箇生意。當惻隱若無生意。這裏便死了。亦不解惻隱。當羞惡若無生意。這

裏便死了。亦不解羞惡。這裏無生意。亦不解辭遜。亦不解是非。心都無活底意思。渾淪言則義禮智都是一箇仁。對言則仁義與禮智一般。洋○四端未是盡。所以只謂之端。然四端八箇字。每字是一意。惻是惻然有此念起。隱是惻然之後隱痛。比惻是深。羞者羞己之非。惡者惡人之惡。辭者辭己之物。讓者讓與他人。是非自是兩樣分明。但仁是提名。若說仁義便如陰陽。若說四端便如四時。若分四端八字便如八節。又曰。天地只是一氣。

道學

甲本

便自分陰陽。緣有陰陽二氣相感化生萬物。故事物未嘗無對。天便對地。生便對死。語嘿動靜皆然。以其種如此故也。所以四端只舉仁義言。亦如陰陽。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明作○易言元者善之長。說最親切無滲漏。仁義禮智莫非善。這箇却是善之長。仁是有滋味底物事。說做知覺時。知覺却是無滋味底物事。仁則有所屬。如孝弟慈和柔愛皆屬仁。淵○義之和處便是利。如君臣父子各得其宜。此便是義之

和處。安得謂之不利。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便是
不和。安得謂之利。孔子所以罕言利者。蓋不欲專以利為言。恐
人只管去利上求也。去偽。○利是那義裏面生出來底。凡事處
制得合宜。利便隨之。所以云利者義之和。蓋是義便兼得利。若
只理會利。却只從中間半截做下去。遺了上面一截義底。小人
只理會後面半截。君子從頭來。杜。○元亨利貞。仁義禮智。金木
水火。春夏秋冬。將四箇只管涵泳玩味儘好。賀孫。○思慮方萌

時中得定。便是仁。如思慮方萌錯了。便是賊其仁。當施為時錯
了。便是賊其禮。當收斂時錯了。便是賊其義。當貞靜時錯了。便
是賊其智。凡物皆有箇如此道理。今若能知得所謂元之元。元
之亨。元之利。元之貞。上面一箇元字便是包那四箇。下面元字
則是偏言則一事者。恁地說則大煞分明了。須要知得所謂元
之元。亨之元。利之元。貞之元者。蓋見得此。則知得所謂只一箇
也。

咸九四。貞吉悔亡。貞字甚重。程子謂聖人感天下如雨暘寒暑。無
不通無不應者。貞而已矣。蓋天下本無二理。果同歸矣。何患乎
殊途。果一致矣。何患乎百慮。所以重言何思何慮也。如日月寒
暑之往來。皆是自然感應如此。日不往則月不來。月不往則日
不來。寒暑亦然。往來只是一般往來。但憧憧之往來者。患得患
失。既要感這箇。又要感那箇。便是憧憧怱怱用其私心而已。屈
伸相感而利生焉者。有晝必有夜。晝而不夜。則何以息。夜而不

晝。安得光明。春夏而無秋冬。物何以成。秋冬而無春夏。物何以
生。屈伸往來之理。迭相為用。而後利生焉。只是一箇感應而已。
所應復為感。所感復為應。所以不窮也。尺蠖不屈。則不可以伸。
龍蛇不蟄。則不可以藏身。學所以內外交相養。亦只是此理而
已。橫渠曰。事豫吾內。求利吾外。素利吾外。致養吾內。此下學所
當致力處。諫

安卿問。前日先生與廖子晦書云。道不是有一箇物事。閃閃爍爍

在那裏固是如此。但所謂操則存舍則亡畢竟也須有箇物事。曰操存只是教你收斂。教那心莫胡思亂量。幾曾找定有一箇物事在裏面。又問顧諟天之明命畢竟是箇甚麼。曰只是說見得道理在面前。不被物事遮障了。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皆是見得理如此。不成是有一塊物事。光輝輝底在那裏。義剛○以前看得心只是虛蕩蕩地。而今看得來湛然虛明。便在裏面。以前看得便似一張白紙。而今看得便見紙上都是

字。廖子晦門。便只見得一張紙。義剛

問注云此道體之本然也。後又曰皆與道為體。向見先生說道無形體。却是這物事盛載那道出來故可見。與道為體。言與之為體也。這體字較粗。如此則與本然之體微不同。曰也便在裏面。只是前面體字說得來較闊。連本末精粗都包在裏面。後面與道為體之體。又說出那道之親切底骨子。恐人說物自物。道自道。所以指物以見道。其實這許多物事。湊合來便都是道之體。

道之體便在這許多物事上。只是水上較親切易見。問

孔子罕言性。孟子見滕文公便道性善。必稱堯舜。恰似孟子告人。蠟等相似。然他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則為善必力。去惡必勇。今於義理須是見得了。自然循理有不得不然。若說我要去做好事。所謂這些竟能得幾時。義剛○或問孟子道性善章。看來孟子言亦子將入井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只就情上見得發見處。如言孩提之童無不親其親。亦只是就情上說得他人事。初

無預於己。惟程子所謂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此語最為親切。學者知此。當於未發加持敬功夫。已發加省察功夫。方為切己。曰不消分這箇是親切。那箇是不親切。如此則成兩截了。蓋是四者未發時。那怵惕惻隱與孩提愛親之心。皆在裏面了。少間發出來。即是未發底物事。靜也只是這物事。動也只是這物事。如孟子所說。正要人於發動處見得是這物事。蓋靜中有動者存。

動中有靜者存。人但要動中見得靜，靜中見得動。若說動時見得是一般物事，靜中又見得別是一般物事，靜時見得是一般物事，動時又見得不是這般物事，沒這說話。蓋動時見得是這般物事，即是靜時所養底物事。靜時若存守得這物事，則日用流行即是這物事。而今學者，且要識得動靜只是一箇物事。

問：沖漠無朕，教入塗轍，曰：此言未有這事。先有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不成元無此

理，直待有君臣父子，却旋將道理入在裏面。又問：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曰：是這一箇事，便只是這一箇道理。精粗一貫。元無兩樣。今人只見前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將謂是空蕩蕩，却不知道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如釋氏便只是說空，老氏便只是說無，却不知道莫實於理。又問：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曰：未應是未應此事，已應是已應此事。未應固是先，却只是後來事，已應固是後，却只是未應時理。○子升問：沖漠無朕一

段，曰：未有事物之時，此理已具。少間應處，只是此理。所謂塗轍，即是所由之路。如父之慈，子之孝，只是一條路，從源頭下來。○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治心修身是本，洒掃應對是末。皆其然之事也。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本末，皆是一貫。○問：所以然之故，所當然之則，曰：所以然之故，即是更上面一層。如君之所以仁，蓋君是箇主腦，人民土地皆屬它管，它自是用仁愛。試不仁愛看，便行不得，非是說為君了，不得已用仁愛。自

是理合如此。試以一家論之，為家長者，便用愛一家之人。惜一家之物，自是理合如此。若天使之然，每常思量着極好笑。自那原頭來便如此了。又如父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蓋父子本同一氣，只是一人之身分成兩箇，其恩愛相屬，自有不期然而然者。其它大倫皆然，皆天理使之如此。豈容強為哉？且以仁言之，天地只知生物而已。從他原頭下來，自然有箇春夏秋冬，金木水火土。初有陰陽，有陰故賦於人物，便有仁義禮智之性。仁屬

春爲木，且看春間和氣生長變化，便可見他生生之意，非仁愛何以如此。緣他本原處有箇仁愛溫和之理如此，所以發之於用，自然慈祥惻隱，義爲金，是天地自然有箇清峻剛烈之氣，所以人稟得自然有裁制羞惡之心，禮智皆然。蓋自本原而已然，非旋安排教如此也。昔龜山問一學者：當見孺子入井，時其心怵惕惻隱，何故如此？學者曰：自然如此。龜山曰：豈可只說自然如此了？便休，須是知其所自來，則仁不遠矣。龜山此語極好，又

龜山

五十四

或人問龜山曰：以先知覺後知，知覺如何？龜山曰：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且如知得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是知此事也。又知得君之所以仁、臣之所以敬、父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是覺此理也。

降衷衷字，是箇無過不及恰好底道理。天之生人物，箇箇有一副當恰好無過不及底道理降與你。與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劉子所謂民受天地之中相似。○有物有則，則字似衷字，天之

生此物，必有箇當然之則，故民執之以爲常道，所以無不好此懿德。物有則，爲人君止於仁，君之則也；爲人臣止於敬，臣之則也；視遠惟明，目之則也；聽德惟聰，耳之則也；從作乂，言之則也；恭作肅，貌之則也；四肢百骸，萬物萬事，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子細推之，皆可見降衷於下民。這緊要字却在降字上，故自天而言，則謂之降衷；自人受此衷而言，則謂之性。如云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命便是那降字。至物所受，則謂之性，而不謂之

龜山

五十五

衷，所以不同。緣各據他來處與所受處而言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此據天之所與物者而言；若有常性，是據民之所受者而言。克綏厥猷，猷即道，道者性之發用處，能安其道，性也。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三句亦是如此。古人說得道理如此，蘊審處處皆合，人心粗如何看得出？佛氏云：如來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某嘗說古之諸聖人，亦是爲此一大事也。前聖後聖，心心一符，如印記相合，無纖毫不似處。○

蔡與問書所謂降衷曰古之聖賢才說出便是這般話。成湯當放桀之初便說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常性克綏厥猷惟后武王伐紂時便說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傳說告高宗便說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見古聖賢朝夕只見那天在眼前賢

墨亞夫問中正二字之義曰中須以正為先凡人做事須是剖決

道學

五十六

是非邪正。却就是與正處斟酌一箇中底道理。若不能先見正處又何中之可言。譬如欲行賞罰須是先看當賞與不當賞。然後權量賞之輕重。若不當賞矣。又何輕重之云乎。壯祖○陳問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即周子所謂太極否。曰只一般。但名不同。中只是恰好處。上帝降衷亦是恰好處。極不是中。極之為物只是在中。如這燭臺中央替處便是極。從這裏比到那裏也恰好。不曾加少。從那裏比到這裏也恰好。不曾減多。寓○在中者未

動時恰好處。時中者已動時恰好處。才發時不偏於喜則偏於怒。不得謂之在中矣。然只就偏倚一事處得恰好則無過不及矣。蓋無過不及乃無偏倚者之所為。而無偏倚者是所以能無過不及也。錄○恒非一定之謂。故晝則必夜而復晝。寒則必暑而復寒。若一定則不能常也。其在人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今日道合便從。明日不合則去。又如孟子辭齊王之金。而受薛朱之餽。皆隨時變易。故可以為

道學

五十七

常也。道夫○能常而後能變。能常而不已所以能變。及其變也。常亦只在其中。伊川却說變而後能常。非是。個○正甫謂權義舉而皇極立。權義只相似。曰義可以總括得經權。不可將來對權。義當守經則守經。義當用權則用權。格○問可與立如何。是立曰。立是見得那正當底道理分明了。不為事物所遷惑。又問程子謂權只是經。先生謂以孟子援嫂之事例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莫是經是一定之理。權則是隨事以取中。既是中則與

經不異否。曰：經是常行道理，權則是常理行不得處。不得已而有所通變底道理。權得其中，固是與經不異。畢竟權則可暫而不可常。如堯舜揖遜，湯武征誅，此是權也。豈可常行乎？觀聖人此意，畢竟是未許人用權。故學者須當先理會那正底道理，且如朝廷之上，辨別君子小人，君子則進之，小人則去之，此便是正當底道理。今人不去理會此，却說小人亦不可盡去，須放他一路，不爾反能害人。自古固有以此而濟事者，但終非可常行

車

五十一

之理。若是君子小人常常並進，則豈可也。廣

先生嘗言數家有大小陽九道夫問：果爾，則有國有家者何貴乎修治？曰：在我者過得他一二分，便足以勝之。道夫 ○問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曰：天地之化，滔滔無窮，如一爐金汁，鎔化不息。聖人則為之鑄，瀉成器，使入模範匡郭，不使過於中道也。曲成萬物而不遺，此又是就事物之分量形質，隨其大小闊狹，長短方圓，無不各成就此物之理，無有遺闕。範圍天地是極其大而

言曲成萬物，是極其小而言。範圍如大德敦化，曲成如小德川流。學履 ○問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如天之生物至秋而成，聖人則為之斂藏，人之生也欲動情勝，聖人則為之教化防範，此皆是範圍而使之不過之事。否曰：範圍之事闊大，此亦其一事也。今且就身上看如何？或曰：如視聽言動，皆當存養，使不過差，此便是否？曰：事事物物，無非天地之化，皆富有以範圍之，就喜怒哀樂而言，喜所當喜，怒所當怒之類，皆範圍也。能範圍之不

道

五十二

過，曲成之不遺，方始見得這神无方易无體。若範圍有不盡，曲成有所遺，神便有方，易便有體矣。學蒙

夫子與點，以其無所係著，無所作為，皆天理之流行。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即此氣象。必大 ○孔子與點，與聖人之志同者，蓋都是自然底道理。安老懷少信朋友，天理流行，觸處皆是。暑往寒來，川流山峙，父

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無非這理。如學而時習之。亦是窮此理。孝弟為仁之本。亦是實此理。所以貴乎格物者。是事物物上皆有此理。豈是安排得來。安排時便湊合不着。此處更有甚私意來。自是着不得私意。聖人見得只當閑事。曾點把作一件大事來說。所以如此樂。植○問鳶飛魚躍如何與他勿忘勿助長之意同。曰。孟子言勿忘勿助長。本說得粗。程子却說得細。恐只是用其語句耳。如明道之說。却不曾下勿字。蓋謂都沒耳。其曰

龜堂

本

正當處者。謂天理流行處。故謝氏亦以此論曾點事。其所謂勿忘勿助長者。亦非立此四邊做防檢不得犯着。蓋謂俱無此而皆天理之流行耳。欽夫論語中誤認其意。遂曰不當忘也不當助長也。如此則拘束得曾點更不得自在。却不快活也。必大○活潑潑地。所謂活者。只是不滯於一隅。明德○子合以書問中庸鳶飛魚躍處。明道云。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得。只是弄精神。惟上蔡看破。先生引君臣父子為言。此吾儒之所以異於佛者。

如何。曰。鳶飛魚躍。只是言天理發見耳。釋氏亦言發見。但渠言發見。却一切混亂。至吾儒須辨其定分。君臣父子皆定分也。鳶必戾于天。魚必躍于淵。可學○文蔚問中庸散於萬事。即所謂費。惟誠之一字足以貫之。即所謂隱。曰。不是如此。費中有隱。隱中有費。凡事皆然。不是指誠而言。文蔚曰。如天道流行。化育萬物。其中無非實理。洒掃應對。酬酢萬變。其間無非誠意。是所謂費而隱也。曰。不然也。鳶飛魚躍。上下昭著。莫非至理。但人視之

龜堂

本

不見。聽之不聞。分將出來不得。因謂明道言此。引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為證。上蔡又添入夫子與點一事。且謂二人之言各有着落。文蔚曰。明道之意。只說天理自然流行。上蔡則形容曾點見道而樂底意思。先生默然。又曰。今且理會必有事焉。將自見得。非是有事於此。却見得一箇物事在彼。只是必有事焉。便是本色。文蔚曰。于有事之際。其中有不能自己者。即此便是。曰。今且虛放在此。未須強說。子思說鳶飛魚躍。今

人一等忘却，乃是不知它那飛與躍，有事而正焉，又是送教它飛，捉教他躍，皆不可。又曰：如今人所言，皆是說費隱，元說不得。所謂天有四時，春夏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行，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孔子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是也。文蔚○問必有事焉，孟子只是謂集義也。至程子以之說為飛魚躍之妙，乃是言此心之存耳。曰：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者，言養氣當用工夫，而所謂

連聲

本十二

工夫則集義是也，非便以此句為集義之訓也。至程子則借以言是心之存，而天理流行之妙耳。只此一句已足，然又恐人太以為事得重，則天理反塞而不得行，故又以勿正言之。然此等事，易說得近禪去，須是事事物物上，皆見得此道理方是。釋氏也說佛事門中，不遺一法，然又須要把道理來倒說，如為可躍淵魚可戾天，方是玄妙之空理，然他雖是說空理，却真箇見得那空理流行，自家雖是說實理，却不曾真箇見得那實理流行。

釋氏空底却做得實，自家實底却做得空，緊要處只爭這步子。如今伶俐者，雖理會得文義，又却不曾真見實朴者，又和文義都理會不得。譬如撐船，着淺者無緣撐得動，此須是去源頭積開放得那水來，則船無大小皆浮矣。廣云所謂源頭工夫，莫只是存養修治底工夫否？曰：存養與窮理功夫皆要到，然存養中便有窮理工夫，窮理中便有存養工夫，窮理便是窮那存得底，存養便是養那窮得底。廣○公晦問無聲無臭，與老子所謂玄

連聲

本十三

之又玄，莊子所謂冥冥默默之意，如何分別？先生不答，良久曰：此自分明，可子細看。廣云此須看得那不顯底，與明著底一般方可。曰：此須是自見得。廣因曰：前日與公晦論程子為飛魚躍，活潑潑地，公晦問畢竟此理是如何。廣云今言道無不在，無適而非道，固是，只是說得死搭搭地。若說為飛戾天魚躍于淵，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活潑潑地，也只說得到這裏，由人自看。且如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如

今只看天何言哉一句耶。唯便是看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兩句耶。又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雲。風雲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聖人說得如是實。廣

先生謂愛孫云。公既久在此。可將一件文字與衆人共理會。立箇程限。使敏者不得而先。鈍者不得而後。且如這一件事。或是申思量不得。乙或思量得。這便是朋友切磋之義。愛孫請所看底文字。曰。且將西銘看。及看畢。愛孫依先生解說。過先生曰。而今

車

六十四

解得分曉了。便易看。當初直是難說。愛孫請再看底文字。先生索近思錄。披數版云。也揀不得。便漏了他底。也不得。久之。乃曰。無極而太極。而今人都想像有箇光明閃爍底物事在那裏。却不知本是說無這物事。只是有箇理。解如此動靜而已。及至一動一靜。便是陰陽。一動一靜。循環無端。太極動而生陽。亦只是從動處說起。其實動之前又有靜。靜之前又有動。推而上之。其始無端。推而下之。以至未來之際。其卒無終。自有天地。便只是

這物事在這裏流轉。一日便有一日之運。一月便有一月之運。一歲便有一歲之運。都只是這箇物事。象將去。如水車相似。一箇起一箇倒。一箇上一箇下。其動也便是中。是仁。其靜也便是正是義。不動則靜。不靜則動。如人不語則默。不默則語。中間更無空處。又如善惡。不是善便是惡。不是惡便是善。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便是主張這箇物事。蓋聖人之動便是元亨。其靜便是利貞。都不是閑底動靜。所謂繼天地之志。述天地之事。便是

車

六十五

如此。如知得他地便生。知得他地便死。知得他地便消。知得他地便長。此皆是繼天地之志。隨他他地進退消息盈虛與時偕行。小而言之。飢食渴飲。出作入息。大而言之。君臣便有義。父子便有仁。此都是述天地之事。只是這箇道理。所以君子修之便吉。小人悖之便凶。這物事機關一下撥轉。便攔他不住。如水車相似。才踏發這機。更住不得。所以聖賢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戰戰兢兢。至死而後知免。只是大化他地流行。只得隨他他

地。隨得是便好。隨得不是。便過他不住。故曰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這與西銘都相貫穿。只是一箇物事。如云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便只是天地之塞。吾其體之。天地之帥。吾其性之。只是說得有詳畧緩急耳。而今萬物到秋冬時。各自收斂閉藏。忽然一下春來。

各自發生條暢。這只是一氣。一箇消。一箇息。那箇蒲山青黃碧綠。無非天地之化流行發見。而今自家喫他。著他。受用他。起居食息都在這裏。離他不得。所以仁者見之便謂之仁。智者見之便謂之智。無非是此箇物事。繼之者善。便似日日添添模樣。成之者性。便似造化都無可做了。與造化都不相關相似。及至就那上流行出來。又依前是繼之者善。譬如禾穀。既有箇穀子。裏面便有米。米又會生出來。如果子皮裏便有核。核裏便有仁。那

仁又會發出來。人物莫不如此。如人方其在胞胎中。受那父母之氣。則是繼之者善。及其生出來。便自成一箇性了。便自會長去。這後又是繼之者善。只是這一箇物事。今年一年生了。明年又生出一副當物事來。來將去只管如此。仁者便是見那發生處。智者便是見那收斂處。百姓便是不知所謂發生。亦不知所謂收斂。醉生夢死而已。周先生太極通書便只是來這幾句。易之為義也。只是如此。只是陰陽交錯。千變萬化皆從此出。故曰

易有太極。這一箇便生兩箇。兩箇便生四箇。四箇便生八箇。八箇便生十六箇。十六箇便生三十二箇。三十二箇便生六十四箇。故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聖人所以說出時。只是使人不迷於利害之途耳。少頃又舉誠幾德一章。說云誠無為。只是自然有實理。恁地不是人做底。都不曾犯手勢。幾善惡便是心之所發處。有箇善有箇惡了。德便只是善底。裏面便有五性。為聖為賢只是這材料做。又舉第三大本達道章。說云未發時便是

那靜已發時便是那動。方其靜時便是有箇本在裏了。如這車子未用時已有這車子在了。及其已發便有許多用出來。一起一倒無有窮盡。若靜而不失其體便是天下之大本立焉。動而不失其用便是天下之達道行焉。若其靜而或失其體則天下之大本便昏了。動而或失其用則天下之達道便乖了。說來說去只是這一箇道理。要緊○問云此箇道理孔子只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却一作不曾分別出性是如何。

通下

孟子

孟子乃分別出說是有四者。然又只是以理言。到周先生說方始見得這四者有所附着。先生曰。孔子說得細膩。說不曾了。孟子說得義疎畧。只是說成之者性。不曾從原頭推說來。然其界分自孟子方說得分曉。○陳仲蔚因問龜山說。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仁便是體。義便是用。否曰。仁只是流出來底。義是合當做處。各自成一箇物事。截然不可亂底。如水流動處是仁。流為江河匯為池沼便是義。如惻隱之心便是仁。

只是這一箇愛流出來。而愛父母。愛兄弟。愛鄉黨。愛朋友。故舊。有許多等差。便是義。且如敬。只是一箇敬。到敬君。敬長。敬賢。便有許多般樣。禮也是如此。如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這箇便是禮。禮裏面或七或五之不同。便是義。禮是理之節文。義便是事之宜。孟子與叔說天命之謂性云。自斬而綫。喪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皂隸。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自是天性合如此。且如一堂有十房父子。到得父各慈其子。子各

通下

孟子

孝其父。而人不嫌者。自是合如此也。其慈其孝。這便是仁。各親其親。各子其子。這便是義。這箇物事分不得。流出來便是仁。仁一作義。禮智便隨在這裏了。不是要仁使時。義却留在後面。少間放出來。使字其實只是一箇道理。論着界分。便有許多分別。且如心性。虛明應物。知得這事合恁地。那事合恁地。這便是心。當這事感。則這理應。當那事感。則那理應。這便是性。出頭露面來底。便是情。其實只是一箇物事。而今這裏畧畧動。這三

箇便都在子細看來。亦好則劇。○又舉邵子性者道之形體處。曰。道雖無所不在。然如何地去尋討他。只是回頭來看。都在自家性分之內。自家有這仁義禮智。便知得他。也有仁義禮智。千人萬人。一切萬物。無不是這道理。推而廣之。亦無不是這道理。



18214

近思錄卷之二

為學篇

安丘劉



此篇總論為學之要。蓋尊德性矣。必道問學。明乎道體。知所指歸。斯可究為學之大方矣。

朱夫子奏劄紹熙五年七月。奉詔。召朱子。奏劄曰。人之有是生也。天固與之。

以仁義禮智之性。而叙其君臣父子之倫。制其事物當然之則矣。以其氣質之有偏。物欲之有蔽也。是以或昧其性。以亂其倫。敗其則。而不知反。必其學以開之。然後有以正心。儆身。而為齊。

家治國之本。此人之所以不可不學。而其所以學者。初非記問詞章之謂。而亦非有聖愚貴賤之殊也。以是而言。則臣之所嘗用力。固有可為陛下言者。請遂陳之。蓋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為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為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為夫婦。為兄弟。為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

與其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為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微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聖人為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為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為君子。而背之者為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為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為戒。聚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

為學

二

好之者。固急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下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忽忽。常若有所奔趨追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急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脉通貫。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為勸者深。惡之為戒者切矣。此循序致

精所以為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為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騁飛揚。以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况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為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

為學

三

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為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臣平生為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章帶之士所當從事。蓋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文集下同與陳丞相書曰。蒙諭第二令孫為學之意。乃能舍世俗之所尚。而求夫有責於己者。此蓋家庭平日不言之教。有以啓之。非面命耳提之所及也。惠嘗聞之師友。大學一篇。乃入德之門。學者當先講習。知得為學次第規模。乃可讀語孟中庸。先見義理根

原。體。用。之。大。畧。然。後。徐。考。諸。經。以。極。其。趣。庶。幾。有。得。蓋。諸。經。條。制。不。同。功。夫。浩。博。若。不。先。讀。大。學。論。孟。中。庸。令。智。中。開。明。自。有。主。宰。未。易。可。遽。求。也。為。學。之。初。尤。當。深。以。貪。多。躐。等。好。高。尚。異。為。戒。耳。然。此。猶。是。知。見。遽。事。若。但。入。耳。出。口。以。資。談。說。則。亦。何。所。用。之。既。已。知。得。便。當。謹。守。力。行。乃。為。學。問。之。實。耳。但。洛。文。字。恐。難。遍。覽。近。思。錄。乃。其。要。領。只。此。一。書。尚。恐。理。會。未。徹。不。在。多。看。也。近。又。編。小。學。一。書。備。載。古。人。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法。亦。有。補。於。學。者。併。俟。錄。呈。

系學

與張敬夫論語說曰。學之為言。效也。以己有所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己有所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之謂也。而者。承上起下之辭也。時者無時而不然也。習者重複溫習也。之者。指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而言也。言人既學矣。而又時時溫習。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也。蓋人而不學。則無以知其所當知之理。無以能其所當為之事。學而不習。則雖知其理。能其事。然亦生滋危殆。而不能以自安。習而不時。雖曰習之。而其功夫間斷。一暴十寒。終不足以成其習之之功矣。聖言雖約。而其指意曲。

折深密而無窮蓋如此。

問張敬夫曰。遺書有言。人心私欲。三字太重。近思得之。乃識其意。蓋心一也。自其天理備具。隨處發見而言。則謂之道心。自其有所營為。謀慮而言。則謂之人心。夫營為謀慮。非皆不善也。便謂之私欲者。蓋只一毫髮不從天理上自然發出。便是私欲。所以要得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只要沒這些計較。全體是天理流行。即人心而識道心也。故又以鳶魚飛躍明之。先覺之為後人也。可謂切至矣。此語如何。更乞裁喻。答云。棧近思却與。

為學

五

來喻頗同。要當於存心出入中。識得惟微之體。識則道心初豈外是。不識只為人心也。然須實見方得。不識如何。○又問敬夫曰。熹謂存心出入。固人心也。而惟微之本體。亦未嘗加益。雖舍而亡。然未嘗少損。雖曰出入無時。未嘗不卓然乎日用之間。而不可捨也。若於此識得。則道心之微。初不外此。不識則人心而已矣。蓋人心固異道心。又不可作兩物看。不可於兩處求也。不審尊意以為然否。○又答張敬夫曰。人心私欲之說。向來妄論。引必有事焉之語。亦未的當。蓋舜禹授受之際。所以謂人心私。

欲者非若衆人所謂私欲者也。但微有一毫把捉底意思。則雖云本是道心之發。然終未離人心之境。所謂動以人則妄。顏子之有不善正在此間者是也。既曰有妄。則非私欲而何。須是都無此意思。自然從容中道。才方純是道心也。必有事焉。却是見得此理而存養下功處。與所謂純是道心者。蓋有間矣。然既察本原。則自此可加精一之功而進夫純耳。中間儘有次第也。惟精惟一。亦未離夫人心。特須如此克盡私欲。全復天理。儻不由此。則終無可至之理耳。

大學

本

張敬夫志士仁人章解曰。仁者人之所以生也。苟虧其所以生者。則其生也亦何為哉。論曰。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者。乃其心中自有打不過處。不忍就彼以害此耳。非為恐虧其所以生者而後殺身以成仁也。所謂成仁者。亦但以遂其良心之所安而已。非欲全其所以生而後為之也。此解中常有一種意思。不以仁義忠孝為吾心之不能已者。而以為畏天命謹天職。欲全其所以生者而後為之。則是本心之外。別有一念計及此等利害重輕而後為之也。誠使真能舍生取義。亦出於計較之私。

而無懸實自盡之意矣。大率全所以生等說。自他人旁觀者言之。以為我能如此則可。若挾是心以為善。則已不安恬。况自言之。豈不益可笑乎。呂覽所載直躬證父一事而載取名事正類此耳。

答張敬夫問目曰。舜好察邇言。邇言淺近之言也。猶所謂尋常言語也。尋常言語。人之所忽。而舜好察之。非洞見道體。無精粗差別。不能然也。孟子云。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者。又云。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皆好察邇

大學

七

言之實也。伊川先生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至淺近事。莫非義理。是如此。又曰。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要於常運中見太極。常發中見本性。離常運者而求太極。離常發者而求本性。恐未免釋老之荒唐也。

與劉子澄曰。此來日用事復如何。且省雜看。向裏做此功夫為善。熹病雖日衰。然此意思却似看得轉見分明親切。歲前看通書。極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功夫。精粗隱顯。

一時穿透。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食芹而美。甚微獻之吾君也。

答江元遠曰。熹嘗謂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即所謂仁。而於其間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毫釐之間。不可差繆。即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二者。而二者則初未嘗相離也。是以學者求仁精義。亦未嘗不相為用。其求仁也。克去己私。以復天理。初不外乎日用之間。其精義也。辨是非。別可否。亦不

為學

離乎一念之際。蓋無造而非天理。人心體用之實。未可以差殊觀也。孟子告齊王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嗚呼。此求仁之方也。而精義之本在焉。孟子其可謂知言之要矣。

答柯國材曰。大抵講學。只要理會義理。非人所能為。乃天理也。天理自然各有定體。以為深遠而抑之。使近者非也。以為淺近而鑿之。使深者亦非也。學者患在不明此理。而取決於心。夫心何常之有。好高者。已過高矣。而猶患其卑。滯於近者。已太近矣。而

猶病其遠。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學者所以各自為方而不能相通也。

答許順之曰。喪禮留意甚佳。但其度數亦不易曉。若哀敬之實。則吾友素知之矣。當益有餘味也。近得橫渠語錄有云。曲禮乃天地五藏。鬼心府。寓於其事。試思此語。亦足以發耳。○檀弓篇云。殷既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據孔子以殷禮為善。則當從殷禮。練而祔無疑矣。然今難遽從者。蓋今喪禮皆周禮也。莖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祔。是一項事。首尾相貫。若改從殷禮。

國名制以

為學

俟練而祔。即周人之虞亦不可行。欲求殷禮而證之。又不可得。是以雖有孔子之言。而未敢改也。溫公只作周禮。唐開元禮及近世亦有改者。然終不安。禮文極是密察。不可僥倖。故聖人致詳於此。毫髮不差。蓋未詳未盡。則於己之心。且不能安。民之不從。尚未論也。疑夫子於二代之禮。必有類此者。闕其一二。則無所證矣。前書因見讀禮。故勸以致詳微細。因有損所有餘勉所不足之言。來書乃謂本末精粗。本無二致。何用如此分別。此又誤矣。若每每如此。則更無用功處。更無開口處矣。子夏對子游之語。以為譬之草木。區以

別矣。何嘗如此儻然。惟審察於區別之中。見其本無二致者。然後上達之事。可在其中矣。如吾子之說。是先向上達處坐却。聖人之意。正不如是。雖至於堯舜孔子之聖。其自處常只在下學處也。上達處不可着功夫。更無依泊處。日用動靜語默。無非下學。聖人豈曾離此來。今動不動便先說箇本末精粗無二致。正是鵲寄吞棗。向來李丈說鐵籠罩却之病。恐未免也。○敬齋記所論極切當。近方表裏看得無疑。此理要人識得。識得即雖百千萬億不為多。無聲無臭不為少。若如所疑。即三綱五常都

為學

無頓處。九經三史皆為刺語矣。此正是順之從來一箇案。曰。何故至今出脫不得。豈自以為是之過耶。聞有敬字不活之論。莫是順之敬得來不活否。却不干敬字事。惟敬故活。不敬便不活矣。此事所差毫釐。便有千里之繆。非書札所能盡。切在細思。會當有契耳。

附日用白警。示平甫詩曰。圓融無際大無餘。即此身心是太虛。不向用時勤猛省。却於何處味真腴。尋常應對尤須謹。造次施為更莫疎。一日洞然無別體。方知不枉費工夫。

答何叔京曰。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中間一書論必有事焉之說。見存却儘有病。殊不蒙辨詰何耶。所論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易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取。歟夫之學。

為學

十一

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不為言句所桎梏。只為合下入處親切。今日說話。雖未能絕無滲漏。終是本領是當。非吾輩所及。但詳觀所論。自可見矣。○伏羲示及心說。恐有未盡。蓋入而存者。即是真心。出而亡者。亦此真心。為物誘而然耳。今以存亡出入皆為物誘所致。則是所存之外。別有真心。而於孔子之言。乃不及之何和。子重所論病亦如此。而子約又欲并其出而亡者。不分真妄。皆為神明不測之妙。二者蓋胥失之。熹向答二公有所未盡。後來答游誠之一段。方稍穩當。今謹錄呈。幸乞指誨。然心

之體用終始雖有真妄邪正之分。其實莫非神明不測之妙。雖皆神明不測之妙。而其真妄邪正又不可不分耳。不審尊意以為如何。○心說已論。但所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者。即是存處。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耳。衆人則操而存之。方其存時。亦是如此。但不操則不存耳。存者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實有此二心。各為一物。不相交涉也。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方其亡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別是一箇有存亡出入之心。却待反本還原。別求一箇無存亡出入之心來換却。

為學

十二

只是此心。但不存便亡。不亡便存。中間無空際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存。而雖舜禹之間。亦以精一為戒也。且如世之有安危治亂。雖堯舜之聖。亦只是有治安而無危亂耳。豈可謂堯舜之世無安危治亂之可名邪。如此則便是向來胡氏性無善惡之說。請更思之。却以見教。○天理既渾然。然既謂之理。則便是箇有條理底名字。故其中所謂仁義禮智四者。合下便有一箇道理。不相混雜。以其未發。莫見端倪。不可以一理名。是以謂之渾然。非是渾然裏面都無分別。而仁義禮智。却是後來旋次生

出四件有形有狀之物也。須知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更以程子好學論首章求之。即可見得。果然見得。即心性仁愛之說。皆不辨而自明矣。○未發之前。太極之靜而陰也。已發之後。太極之動而陽也。其未發也。敬為主。而義已具。其已發也。必主於義而敬行焉。則何間斷之有哉。又曰。主敬存養。雖說必有事焉。然未有思慮作為。亦靜而已。所謂靜者。固非槁木死灰之謂。而所謂必有事者。亦豈求中之謂哉。○體用一源者。自理而觀。則理為體。象為用。而理中有象。

為學

十三

是一源也。顯微無間者。自象而觀。則象為顯。理為微。而象中有理。是無間也。先生後答語意甚明。子細消詳。便見歸著。且既曰有理而後有象。則理象便非一物。故伊川但言其一源與無間耳。其實體用顯微之分。則不能無也。今曰理象一物。不必分別。恐陷於近日含糊之弊。不可不察。

答張欽夫曰。學者之病。正坐平時燭理未明。涵養未熟。以故事物之來。無以應之。若曰於事物紛至之時。精察此心之所起。則是似更於應事之外。別起一念以察此心。以心察心。煩擾益甚。且

又不見事物未至時用力之要。此意所以不亡疑也。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為先。蓋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後心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準則。書所謂天叙天秩。天命天討。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為甚者。皆謂此也。若不於此先致其知。但見其所以為心者。如此泛然而無所準。則其所存所發。亦何自而中於理乎。且如釋氏擎拳豎拂。運水搬柴之說。豈不見此心。豈不識此心。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正為不見天理。而專認此心以為主宰。故不免流於自私耳。前輩有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

為學

十四

謂此也。

答許順之曰。所謂棲心淡泊。與世少求。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真者。一一勘過。只此二十餘字。無一字不有病痛。夫人心是活物。當動而動。當靜而靜。動靜不失其時。則其道光明矣。是乃本心全體大用。如何須要棲之淡泊。然後為得。且此心是箇什麼。又如何其可棲也耶。聖賢之言。無精粗巨細。無非本心天理之妙。若真看得破。便成已成物。更無二致。內外本末。一以貫之。豈獨為資吾神養吾真者而設哉。

答吳晦叔曰。大抵向來之說。皆是苦心極力要識仁字。故其說愈巧。而氣象愈薄。近日究觀聖門垂教之意。却是要人躬行實踐。直內勝私。使輕浮刻薄貴我賤物之態。潛消於冥冥之中。而吾之本心。渾厚慈良。公平正大之體。常存而不失。便是仁處。其用功着力。隨人淺深。各有次第。要之須是力行久熟。實到此地。方能知此意味。蓋非可以想象臆度而知。亦不待想象臆度而知也。

為學

十五

答石子重曰。胡文定公所謂不起不滅心之體。方起方滅心之用。

能常操而存。則雖一日之間。百起百滅。而心固自若者。自是好語。但讀者當知所謂不起不滅者。非是塊然不動。無所知覺也。又非百起百滅之中。別有一物不起不滅也。但此心瑩然全無私意。是則寂然不動之本體。其順理而起。順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云爾。

答李伯謙曰。承喻從事心性之本。以求變化氣質之功之說。此意甚善。然愚意此理初無內外本末之間。凡日用間涵泳本原。酬酢事變。以至講說辯論。考究尋繹。一動一靜。無非存心養性。變

化氣質之實事。學者之病。在於為人而不為己。故見得其間一
種。稍向外者。皆為外事。若實有為己之心。但於此顯然處。嚴立
規程。力加持守。日就月將。不令退轉。則便是孟子所謂深造以
道者。蓋其所謂深者。乃工夫積累之深。而所謂道者。則不外乎
日用顯然之事也。及其真積力久。內外如一。則心性之妙。無不
存。而氣質之偏。無不化矣。所謂自得之。而居安資深也。豈離外
而內。惡淺而深。舍學問思辨力行之實。而別有從事心性之妙
也哉。至於易之為書。因陰陽之變。以形事物之理。大小精粗。無

論學

十六

所不備。尤不可以是內非外。厭動求靜之心。讀之竊恐向來學
佛病根有未除者。故敢以告。

答林擇之曰。太山為高矣。然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此喻道體之
無窮。而事業雖大。終有限量。爾故下文云云。意可見也。又既得
後須放開。此亦非謂須要放開。但謂既有所得。自然意思廣大。
規模開廓。須字如用必字。若未能如此。便是未有所得。只是守爾。蓋以
放開與否。為得與未得之驗。若謂有意須放教開。則大害事矣。
上蔡論周恭叔放開忒早。此語亦有病也。

答蔡季通曰。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然即其已合而析言之。則
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以其主理而無形。故公而
無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質。故私而或不善。以其公而善也。故其
發皆天理之所行。以其私而或不善也。故其發皆人欲之所作。
此舜之戒禹。所以有人心道心之別。蓋自其根本而已。然非為
氣之所為。有過不及。而後流於人欲也。然但謂之人心。則固未
以為善。皆邪惡。但謂之危。則固未以為便。致凶咎。但既不主於
理。而主於形。則其流為邪惡。以致凶咎。亦不難矣。此其所以為

論學

十七

危。非若適心之必善。而無惡。有安而無傾。有準的而可憑據也。
故必其致精一於此兩者之間。使公而無不善者。常為一身萬
事之主。而私而或不善者。不得與焉。則凡所云為。不待擇於過
與不及之間。而自然無不中矣。以物之為。且當其善。而不
則無過不及。而得中矣。非善。則一以私。而求中。則所謂清明
純粹者。既屬乎形氣之偶然。則亦但能不隔乎理。而助其發揮
耳。不可便認以為道心。而欲据之以為精一之地也。如孟子雖
言夜氣。而其所欲存者。乃在乎仁義之心。非直以此夜氣為主。

也。雖言養氣。而其用力。乃在乎集義。非直就此氣中擇其無過不及者而養之也。來論主張氣字太過。故於此有不察耳。

答梁文叔曰。近看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箇第二節功夫。又只引成醜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功夫。不然。即是畫脂鏤冰。無真實得力處也。近

南學

十八

日見得如此。自覺頗得力。與前日不同。故此奉報也。

答吳德夫曰。承喻仁字之說。熹意不欲如此坐談。但直以孔子程子所示求仁之方。擇其一二切於吾身者。篤志而力行之。於動靜語默間。勿令間斷。則久久自當知味矣。去人欲存天理。且據所見去之存之功夫既深。則所謂似天理而實人欲者。次第可見。今大體未正。而便欲察及細微。恐有放飯流豕而問無齒決之譏也。易之為義。乃指流行變易之體而言。此體生生元無間斷。但其間一動一靜相為始終耳。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也。此體在人則心是已。其理則所謂性。其用則所謂情。其動靜則所謂未發已發之時也。此其為天人之分。雖殊。然靜而此理已具。動而此用實行。則其為易一也。若其所具之理。所行之用。合而言之。則是易之有太極者。昨來南軒嘗謂太極所以明動靜之蘊。蓋得之矣。來喻以不易變易為未發已發。恐未安。試以此說推之。非惟見得易字意義分明。而求仁用力要處。亦可得矣。

答廖子晦曰。來喻正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動蕩流轉。

南學

十九

是即所謂無極之真。所謂谷神不死。二語皆來。所謂無位真人。此釋氏語。正合學者合下便要識得此物。而後將心想象照管。神之為長也。要得常在目前。乃為根本功夫。至於學問踐履。零碎奏合。則自是下一截事。與此粗細迥然不同。雖以顏子之初。仰高鑽堅。瞻前忽後。亦是未見此物。故不得為實見耳。此其意則善矣。然若果是如此。則聖人設教。首先便合痛下言語。直指此物。教人著緊體察。令實見著。緊把捉。要常在目前。以為直截根源之計。而却都無此說。但只教人格物致知。克己復禮。一向就枝葉上零

碎處做工。夫豈不誤人枉費力耶。論孟之言。平易明白。固無此等玄妙之談。雖以子思周子嘆繫為人。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謂用功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天命之性。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於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為。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

為學

二十

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功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功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如說求其放心。亦只是說日用之間。收斂整齊。不使心念向外走作。庶幾其中許多合做底道理。漸次分明。可以體察。亦非捉取此物。藏在胸中。然後別分一心出外。以應事接物也。

答林伯和曰。示喻前此。蓋嘗博求師友。而至今未能有得。足見求道懇切之意。以集觀之。此殆師友之間。所以相告者。未必盡循聖門學者入德之序。使賢者未有親切用力之處。而然耳。大抵

聖人之教。博之以文。然後約之以禮。而大學之道。以明明德為先。新民為後。近世語道者。務為高妙直截。既無博文之功。而所以約之者。又非有復禮之實。其工於記誦文詞之習者。則又未嘗反求諸身。而貿然遽以判斷古今高談治體自任。是皆使人迷於入德之序。而陷於空虛博雜之中。其資質敦篤。慤實。可以為善。而知識或不逮人者。往往尤被其害。此不可不察也。為兄今日之計。莫若且以持敬為先。而加以講學省察之助。蓋人心之病。不放縱。即昏惰。如賢者必無放縱之患。但恐不免有昏

為學

二十一

惰處。若日用之間。務以整齊嚴肅自持。常加警策。即不至昏惰矣。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語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已深思。不通然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慊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厲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為。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態。則為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

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旁求當世之務。蓋亦未晚。今不須預為過計之憂。以失先後之序也。若不務此。而但欲為依本分無過惡人。則不惟無以自進於日新。正恐無本可據。亦未必果能依本分無過惡也。無由面論。姑此布萬一幸試留意焉。此紙勿以示人。但叔和幾道。及林兄昆仲諸人。亦不可不知耳。

答陳膚仲曰。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為憂。此固無可奈何者。然亦只此便是用功實地。但每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日病痛。痛加翦除。則為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

南學

二十

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理事却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但得少閒隙時。不可閑坐說話。過了時日。須偷些小工夫。看些小文字。窮究聖賢所說底道理。乃可以培植本原。庶幾枝葉自然張旺耳。

答滕德章曰。學問別無他巧。只要持守純固。講誦精熟耳。兩事皆以專一悠久為功。二三間斷為敗。不可不深念也。

答周舜弼曰。所論敬字工夫。於應事處用力為難。此亦常理。但看聖賢說行篤敬。執事敬。則敬字本不為難。然無為時設。須向難

處力加持守。庶幾動靜如一耳。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間哉。○末節所云。皆學者不能無疑之處。然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已則實踐其迹。念念鄉前。不輕自恕。則在我者雖甚孤高。然與他人元無干預。亦何必私憂過計。而陷於同流合污之地耶。

董叔重問曰。良其皆不獲其身者。止而止也。所謂靜而止其所也。行其庭不見其人者。行而止也。所謂動而止其所也。靜而止其所者。是只見道理所當止處。不見己身之有利害禍福也。動而

南學

二十三

止其所者。只見道理所當行處。不見在人之有強弱貴賤也。古○人○所○以○舍○生○取○義○殺○身○成○仁○者○不○獲○其○身○也○所○以○不○侮○寡○不○畏○彊○禦○者○不○見○其○人○也○然○惟○不○獲○其○身○者○乃○能○不○見○其○人○故○曰○動○靜○各○止○其○所○而○必○以○主○夫○靜○者○為○本○焉○所○以○自○源○而○徂○流○也○程○先○生○所○謂○止○於○所○不○見○則○無○以○亂○其○心○而○止○乃○安○是○又○就○做工○夫○上○言○曰○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推○說○甚○善○然○亦○不○專○在○此○日用○精○粗○蓋○無○不○然○也○程○先○生○說○自○是○其○所○見○如○夫○子○蒙○傳○文○言○未○必○文○王○之○本○意○也○

答黃子耕曰。所謂動上求靜。亦只是各止其所。皆中其節。則其動者。乃理之當然。而不害其本心之正耳。○道心為主。則人心亦化而為道心矣。如鄉黨所記飲食衣服。本是人心之發。然在聖人分上。則渾是道心也。

吳伯豐問曰。伊川曰。氣則只是氣。更說甚充塞。如化育則只是化育。更說甚贊。贊與充塞。又早却別是一件事也。此言天人一體。凡人之所為皆天也。如子之幹蓋。乃以父母之體為之。豈得謂之吾有助於父母耶。故曰。凡言充塞云。只是指而示之云耳。曰。

亦得之。

為學

二十四

答李叔文曰。所說性善。只是且要人識得本來固有。元無少欠。做到聖人。方是恰好。纔不到此。即是自棄。故孟子下文再引成覿。顏淵公明儀之言。要得人人立得此志。勇猛向前。如服膺肱之藥。以除深錮之病。直是不可悠悠耳。求放心。不須注解。只日用十二時中。常切照管。不令放出。即久久自見功效。義理自明。持守自固。不費氣力也。若添着一求仁字。即轉見支離。無摸索處矣。

答劉季章曰。孟子說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便是仁義未嘗不利。然董生却說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是仁義未必皆利。則自不免去彼而取此。蓋孟子之言。雖是理之自然。然到直截剖判處。却不若董生之有力也。

答胡季隨曰。大抵為學不厭卑近。愈卑愈近。則功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其直為高遠者。則反是。此不可不察也。○輔漢卿云。灑然冰解凍釋。是功夫到後。疑情剝落。知無不至處。知至則意誠。而自無私欲之萌。不但無形顯之過而已。若只是用意持守者。

為學

二十五

力過捺苟。免顯然悔尤。則隱微之中。何事不有。然亦豈能持久哉。意懈力弛。則橫放四出矣。今日學者。須常令胸中通透灑落。恐非延平先生本意。此說甚善。大抵此箇地位。乃是見識分明。涵養純熟之效。須從真實積累功用中來。不是一旦牽強着力。做得今胡南學者所云。不可以急迫求之。只得且持守優柔。厭飲而俟。其自得未為不是。但欠窮理一節工夫耳。答者乃云。學者須常令胸中通透灑落。却是不原其本。而強欲做此模樣。殊不知通透灑落。如何令得纔有一毫令之心。便不自然終身。

只是作意助長欺已欺人其自謂灑落者乃是疎畧放肆之異名耳。蓋此兩三重病痛如何能到真實灑落地位耶。古語云反者道之動。謹者德之柄。濁者清之路。昏久則昭明。須察此語不要思想。準擬融釋灑落底功效判着。且做三五年辛苦不快活底功夫。久遠須自有得力處。所謂先難而後獲也。灑落兩字本是黃太史語。後來延平先生拈出亦是。且要學者識箇深造自得底氣象。以自考其所得之淺深。不謂不一再傳而其弊乃至於此。此古之聖賢所以只教人於下學處用力。至於此等則未

為學

二十六

之害言也。類曾以上都無此等語子思孟子以下乃頗有之亦有所不得已也○答張敬夫曰所謂灑落只是形容一箇不疑所行清明高遠之意。若有一毫私吝心則何處更有此等氣象邪。只如此看有道者習慣表裏亦自可見。若更討落著則非言語所及在人自見得如何。如曾點舍瑟之對亦何嘗說破落著在甚處邪。

答項平父曰所喻讀書次第甚善。但近世學者務反求者便以博觀為外馳。務博觀者又以內省為隘狹。左右佩劍各主一偏而道術分裂不可復合。此學者之大病也。若謂堯舜以來所謂兢

兢業業便只是讀書程課。竊恐有一向外馳之病也。如此用力畧無虛閒意思。省察工夫血氣何由可平。忿欲何由可弭耶。無由面論徒增耿耿耳。○大抵人之一心萬理具備。若能存得便是聖賢。更有何事。然聖賢教人所以有許多門路節次而未嘗教人只守此心者。蓋為此心此理雖本完具却為氣質之累不能無偏。若不講明體察極精極密往往隨其所偏墮於物欲之私而不自知。近世為此說者觀其言語動作畧無毫髮近似聖賢氣象正坐此耳是以聖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為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即事即物考古驗今。

為學

二十七

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事一切言語無不洞然了其白黑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若如來喻乃是合下只守此心全不窮理。故此心雖似明白然却不能應事此固已失之矣。後來知此是病雖欲窮理然又不曾將聖賢細密言語向自己分上精思熟察而便務為涉獵書史通曉世故之學故於理之精微既不能及又井與向來所守而失之。所以僥倖無所依據雖於尋常淺近之說亦不能辨而生為所惑也。

答王季和曰。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為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第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為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盡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畧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夢。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

為學

二十八

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鄉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華華。斐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詰而預期也。故夫子嘗謂先難後獲為仁。又以先事後得為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為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

答方賓王曰。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講學工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與理會到底。久之自然浹洽貫通也。

淳問不如樂之者。此樂字與顏子之樂意思差異否。曰。較其大概。亦不爭多。但此樂之者之字。是指物而言。是有得手此道。從而樂之也。猶樂斯二者之樂。樂循理之樂。如顏子之樂。又較深。是安其所得後。與萬物為一。泰然無所窒礙。非有物可玩而樂之也。

為學

二十九

淳問心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以為生物之主者。天之心也。人受天命而生。因全得夫天之所以生我者。以為一身之主。渾然在中。虛靈知覺。常昭昭而不昧。生生而不可已。是乃所謂人之心。其體則即所謂元亨利貞之道。且而為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即所謂春夏秋冬之氣。發而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故體雖具於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為體。則實與天地同其大。萬理蓋無所不備。而無一物出乎是理之外。用雖發乎方寸之間。而

其所以為用。則實與天地相流通。萬事蓋無所不貫。而無一理不行乎事之中。此心之所以為妙。貫動靜。一顯微。徹表裏。終始無間者也。人惟拘於陰陽五行所值之不純。而又重以耳目口鼻四支之欲為之累。於是此心始格於形器之小。不能廓然大同無我。而其靈亦無以主於心矣。人之所以欲全體此心而常為一身之主者。必致知之力到。而主敬之功專。使胸中光明聲淨。超然於氣稟物欲之上。而吾本然之體。所與天地同大者。皆有以周徧昭晰。而無一理之不明。本然之用。所與天地流通者。

為學

三十

皆無所隔絕間斷。而無一息之不生。是以方其物之未感也。則鑑虛衡平。對越上帝。而萬理皆有定於其中矣。及夫物之既感也。則妍蚩高下。各止其所。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而亦未嘗與之俱往矣。靜而天地之體存。一本而萬殊。動而天地之用達。萬殊而一貫。體常用。用不離體。體用渾淪。純是天理。天然後天。向之所不得全於天者。在我其有以復其本然。而繼天於穆之命。亦與之為不已矣。此人之所以存夫心之大畧也。所謂體天地同其大者。以理言之耳。蓋通天地間惟一貫然之理而已。為造化之樞紐。古今人物之所同得。但

人為物之靈。極是體而全得之。總會於吾心。即所謂性。雖會在吾之心。為我之性。而與天固未嘗間。此心之所謂仁。即天之元。此心之所謂禮。即天之亨。此心之所謂義。即天之利。此心之所謂智。即天之貞。其實一致。非引而譬之也。天道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天。此心之理亦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吾心。所謂不是心做。那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不統於吾心。是理之中也哉。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亦不過充吾心體之本然。而非外為者。此張子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

為學

三十一

所謂用與天地相流通者。以是理之流行言之耳。蓋是理在天地間。流行圓轉。無一息之停。凡萬物萬事。小大精粗。無一非天理流行。是理之在吾心。惟欲淨情達。不隔其所流行。然後常與天地流通耳。且如惻隱一端。近而發於親親之間。親之所以當親。是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虧其所親者耳。一或少有虧焉。則天理隔絕於親親之間。而不流行矣。次而及於仁民愛物。與凡日用間四端所應。莫不皆然。但一事不致。則天理便隔絕於一事之下。一刻不貫。則天理便隔絕於一刻之中。

惟其無人欲之間焉。然後與元亨利貞流行乎天地之間者同一用矣。此程子所以指天地變化草木蕃以形容恕心充擴得去之氣象也。然亦必有是天地同大之體。然後有是天地流通之用。亦必有是天地流通之用。然後有是天地同大之體。則其實又非兩截事也。曰此說甚善。更寬著意思涵養。則愈見精密矣。然又不可一向如此。無形影處追尋。更宜於日用事物經書史傳得失做工夫。即精粗表裏融會貫通。而無一理之不盡矣。

為學

三十二

答陳康夫曰。為學功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即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即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即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蹉過。却合做底親切功夫。虛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鉗錘。未必能

真有益也。

答楊志仁曰。兩書所喻存養工夫。甚喜甚慰。固知他人不能如此著實用功。但此亦是依本分事。正不須把來作奇特想。只合趁此心地明淨處。大著留懷。將世間道理。精粗表裏。從頭至尾。理會一番。交他真箇通透無疑礙處。方是向進。若只守此些箇不放。放開。每看義理。亦只揀取玄妙高遠無形無象處。方肯理會。如此則遂成偏枯。倒向一邊。將為有體無用之學。而與老佛無以異矣。所論理氣先後等說。正坐如此。怕說有氣方具此理。恐

為學

三十三

成氣先於理。何故却都不看有此理。後方有此氣。既有此氣。然後此理有安頓處。大而天地。細而蟻蟻。其生皆是如此。又何慮天地之生。無所付受耶。要之理之一字。不可以有無論。未有天地之時。便已如此了。耶。張子說得費力。惟是太極圖書數章說得極分明。熹辭得又極分明。可更子細看。便自見得也。

答吳玘曰。蓋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誠能虛心靜慮。而徐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之詳細。固當有以得之。燕閒靜一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其

旨雖淺而實深矣。然其所以求之者，不難於求而難於養。故程夫子之言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而邵康節之告章子厚曰：以君之材，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銷散，胸中豁豁無一事，乃可相授，正為此也。

答余正叔曰：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事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

馬融

三十四

焉。則恐亦未免於昏憤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謂集義，正是要得看破那遺物欲之私，却來這下認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頭頭處處，無不如此體察，觸手便作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所謂物欲之誘，亦不待痛加遏絕，而自然破矣。若其本領則固當以敬為主，但更得集義之功，以祛利欲之蔽，則於敬益有助。蓋有不待着意安排，而無昏憤雜擾之病，上蔡所謂去却不合做底事，則於用敬有功，恐其意亦謂此也。

答曾無疑曰：蓋嘗聞之孟子之言有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

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此君子所為而學也。然欲存此，則必有以識此之為何物。而後有以存之。既識之，則所以存之者，又必勉勉孜孜而不少懈焉。然後乃可幾也。此君子之所以為學者，而終身勉焉，唯恐一毫之不盡，而不敢少貳其心者也。○孝弟忠恕，若淺言之，則方是人之常行。若不由此，即日用之間，更無立脚處。故聖人之教，未嘗不以為先。如所謂入則孝，出則弟，忠恕達道，不遠是也。若極言之，則所謂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而曾子所以形容聖人一貫之妙者，亦不過如此。又非如

朱學

三十五

前者言之可易而及也。故大學之道，必以格物致知為先。而於天下之理，天下之書，無不博學審問，謹思明辨，以求造其義理之極。然後因吾日用之間，常行之道，省察踐履，篤志力行。而所謂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忠恕之一以貫之者，乃可言耳。蓋其所謂孝悌忠恕，雖只是此一事，然須見得天下義理，表裏通透，則此孝悌忠恕，方是活物。如其不然，便只是箇死底孝悌忠恕。雖能持守終身，不致失墜，亦不免但為鄉曲之常人，婦女之檢押而已。何足道哉。

答度周卿曰。比來為況如何。讀書探道。亦頗有新功否耶。歲月易得。義理難明。但於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沈潛反復。庶於聖賢之教。漸有默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矣。因書信筆。不覺纒繞。切勿為外人道也。

答林德久曰。所論敬為求仁之要。此論甚善。所謂心無私欲。即是仁之全體。亦是也。但須識得此處。便有本來生意。融融洩洩。氣

象乃為得之耳。

南學

三十一

答杜貫道曰。思慮亦不可過苦。但虛心游意。時時玩索。久之當自見縫緝意味。持守亦不必著意安排。但亦只且如此從容。纔覺散漫。即便提撕。即自常在此矣。

答孫敬甫曰。主一無適者。必有所謂格物窮理者。以先後之也。故程夫子之言曰。涵養必以敬。而進學則在致知。此兩言者。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其一而可行可飛者也。世衰道微。異說遽起。其間蓋有全出於異端。而猶不失於為己者。其他則皆飾

私反理。而不足謂之學矣。

答余正甫曰。嘗竊謂天下之理萬殊。然其歸則一而已矣。不容有二三也。知所謂一。則言行之間。雖有不同。不害其為一。不知其一而強同之。猶不免於二三。況遂以二三者為理之固然。而不必同。則其為千里之謬。將不俟舉足。而已迷錯於庭戶間矣。故明道先生有言。解經有不同處不妨。但緊要處不可不同耳。此言有味也。

答周深父曰。大抵人要讀書。須是先收拾身心。令稍安靜。然後開

南學

三十七

卷。方有所益。若只如此馳騁紛擾。則方寸之間。自與道理全不相近。如何看得文字。今亦不必多言。但且閉門端坐半月十日。却來觀書。自當信此言之不妄也。

答江孝謀曰。所論正蒙大旨。則恐失之太容易爾。夫道之極致。物我固為一矣。然豈獨物我之間驗之。蓋天地鬼神。幽明隱顯。本末精粗。無不通貫而為一也。正蒙之旨。誠不外是。然聖賢言之則已多矣。正蒙之作。復何為乎。恐須反復研究其說。求其所以一者而合之。於其所謂一者。必銖銖而較之。至於鈞而必合。寸

寸而度之。至於丈而不差。然後為得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正為是爾。今學之未博。說之未詳。而遽欲一言探其極致。則是銖兩未分。而臆料鈞石。分寸不辨。而目計丈引。不惟精粗二致。大小殊觀。非所謂一以貫之者。愚恐小差積而大繆生。所謂鈞石丈引者。亦不得其真矣。此躐等妄意之蔽。世之有志於為己之學。而未知其方者。其病每如此也。明道先生行狀云。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

為學

三十八

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此言至矣。彥謀以為如何。

答江端伯曰。示喻為學之方。足見留意事物。未見不可逆料。誠如所論。唯有因聖賢之所已言者而求之。為庶幾耳。故為學。不可以不讀書。而讀書之法。又當熟讀沈思。反覆涵泳。銖積寸累。久自見功。不惟理明。心亦自定。若欲徒為涉獵。而求此理之明。又欲別求方便。以望此心之定。其亦難矣。

答或人曰。博文約禮。學者之初。須作兩般理會。而各盡其力。則久之見得功效。却能交相為助。而打成一片。若合下便要兩相倚

靠。互相推托。則彼此撐間。都不成次第矣。然所謂博。非泛然廣覽雜記。摭拾異聞。以誇多取勝之謂。此又不可不知。○以聖為志。而忌立標準者。必有事焉。而勿正也。循循不已。而自有所至者。心勿忘勿助長也。先難後獲。意亦類此。○學者講論思索。以求事物義理。聖賢指意。則當極其博。若論揀存舍亡之間。則只此毫釐之間。便是天理人欲。死生存亡之分。至簡至約。無許多比並較量。思前算後也。

為學

三十九

答劉公度曰。來書深以不得卒業於湖湘為恨。此見志道之篤。然

往者以銜驚之嫌。而緩於請益。亦太不勇矣。彼自干名。我自講學。彼亦安能浼我耶。三千之徒。豈皆確然為道而來。若以自附為嫌。則顏曾之流。亦且不屑於孔氏之門矣。豈不誤哉。所論主敬之說。固學者之切務。然此亦要得講學窮理之功。見得世間道理歷歷分明。方肯如此着力。若於聖賢之言。有所忽畧。不曾逐句逐字。子細理會。見得道理都未分明。却如何蒼生硬做得成。如所謂齊心致敬於平旦之頃。以求理之所在者。亦恐徒勞而無補也。古人之學。欲其造次顛沛之不離。今乃獨求之平旦

之頃。則其他時節是勾當甚事耶。又曰。義理細密。直是使盡心看不得。乍看極似繁碎。久之純熟貫通。則細舉目張。有自然省力處。

周禮三德說曰。或問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何也。曰。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殫志力行。奮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為。日可見之跡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

為學

四十

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己者。篤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為者也。至德以為道本。明道先生以之。敏以知逆惡。則越無愧。凡此三者。雖曰各以其材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為成人者也。是以列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為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然不務敏德而一於至。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者。僅為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於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

敏。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恃德之累。是以兼陳備舉。而無所遺。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倚於一偏也。其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何也。曰。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其所行之法而已。蓋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修。不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其至末至粗。亦無不盡。而德之修也不自覺矣。然是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已。至於至德敏德則

為學

四十一

無與焉。蓋二者之行本無常師。必協於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固非教者所得而預言也。唯孝德則其事為可指。故又推其類而兼為友順之目。以詳教之。以為學者雖或未得於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於心焉。則進乎德而無待於勉矣。況其又能即事而充之。以周於事而析其原。則孰謂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行之教。小學之學也。卿三物之為教也。亦然而已。詳

樂記動靜說曰。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

也。何也。曰。此言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有者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然人有是性。則即有是形。有是形。則即有是心。而不能無感於物。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即所謂情也。又曰。物至而知。知而後好惡形焉。何也。曰。上言性情之別。此指情之動處為言。而性在其中也。物至而知。知之者。心之感也。好之惡之者。情也。形焉者。其動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諸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何也。曰。此言

為學

四十二

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情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惟其不自覺。知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於內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濫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於覺其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也。庶乎其可制矣。不能如是。而惟情是徇。則人欲熾盛。而天理滅息。尚何難之有哉。此一節。正天理人欲之機。問不容息。處惟其反躬自省。念念不忘。則天理益明。存養自固。而外誘不能奪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

何也。曰。上言情之所以流。此以其流之甚而不反者言之也。好惡之節。天之所以與我也。而至於無節。宰制萬物。人之所以為貴也。而反化於物焉。天理惟恐其存之不至也。而反滅之。人欲惟恐其制之不力也。而反窮之。則人之所以為人者。至是盡矣。然天理秉彝。終非可殄滅者。雖化物窮欲。至於此極。苟能反躬以求。天理之本然者。則初未嘗滅也。但染習之深。難覺而易昧。難反而易流。非厲知恥之勇。而致百倍之功。則不足以復其初爾。

為學

四十三

中庸首章說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何也。曰。天命之謂性。渾然全體。無所不該也。率性之謂道。大化流行。各有條貫也。修道之謂教。克己復禮。日用工夫也。知全體。然後條貫可尋。而工夫有序。然求所以知之。又在日用工夫下學上達而已矣。又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也。何也。曰。率性之謂道。則無時而非道。亦無處而非道。如之何。而可須臾離也。可須臾離。則非率性之謂矣。故君子戒謹

乎其所不觀。恐懼乎其所不聞。蓋知道之不可須臾離。則隱微顯著。未嘗有異。所以必謹其獨。而不敢以須臾離也。然豈怠於顯。而偏於獨哉。蓋獨者。致用之源。而人所易忽。於此而必謹焉。則亦無所不謹矣。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何也。曰。天命之性。渾然而已。以其體而言之。則曰中。以其用而言之。則曰和。中者。天地之所以立也。故曰大本。和者。化育之所以行也。故曰達道。此天命之全也。人之所受。蓋亦

為學

四十四

莫非此理之全。喜怒哀樂未發。是則所謂中也。發而莫不中節。是則所謂和也。然人為物誘。而不能自定。則大本有所不立。發而或不中節。則達道有所不行。大本不立。達道不行。則雖天理流行。未嘗間斷。而在我者。或幾乎息矣。惟君子知道之不可須臾離者。其體用在是。則必有以致之。以極其至焉。蓋敬以直內。而喜怒哀樂。無所偏倚。所以致夫中也。義以方外。而喜怒哀樂。各得其正。所以致夫和也。敬義夾持。涵養省察。無所不用其戒謹恐懼。是以當其未發。而品節已具。隨所發用。而本體卓然。

以至寂然感通。無少間斷。則中和我在。天人無間。而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其不外是矣。

定性說曰。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據然而大公。公者仁之。所以為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為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怠於外誘之除。而反為是。

為學

四十五

憧憧哉。然常人之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賊夫仁。用知以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以去其所蔽。顧以惡外物為心。而反求照於無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蓋以憧憧而不自知也。良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不用知矣。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內而非外。也不是內而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尚何事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怒哀樂。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哀樂。自私而用知。人欲

之盛也。忘。怨。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為。自。反。而。去。敵。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彊。探。力。取。之。意。多。涵。泳。完。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

困學愚聞編序曰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夫生知者堯舜孔子也學知者禹稷顏回也困也者行有不得之謂也知其困而學焉以增益其所不能此困而學之事也亦以卑矣然能從事

為學

四十六

於斯則其成猶不在善人君子之後不能從事於斯則靡然流於下民而不知反均之困耳而二者相去之間如是之遠學與不學之異耳可不懋哉可不懋哉予嘗以困學名予燕居之室而來吾室者亦未嘗不以此告之曰其雜記之編曰困學愚聞蓋又取夫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之意以為困而學者其用力宜如是也讀是書者以下民為憂而以未能行其所聞為恐則予將取以輔吾仁焉

名堂室記畧曰素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為為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之方也及讀中庸見其所論修道之教而必以戒慎恐懼為始然後得夫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為先然後得夫所以明義之端既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為用又有合手周子太極之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一者樂而玩之固足終吾身而不厭又何暇

為學

四十七

夫外慕哉因以敬義云者名吾二齋書之屋壁出入觀省以自詔云

發源齋學藏書閣記畧曰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則出於聖人之手而存於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須人言相發皆不可一日而廢焉者也蓋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其大倫大濶之所在固有不容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其道於天下而

垂之萬世則其精微曲折之際非託於文字亦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以降列聖繼作至於孔子然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備。天下後世之人自非生知之聖則必由是以窮其理。然後知有所至而力以終之固未有飽食安坐無所獻為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故傳說之告高宗曰學於古訓乃有獲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是則君子所以為學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已。然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

為學

四十八

記誦剽掠為功而不及乎窮理修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遂絕學捐書而相與馳騁乎荒虛浮誕之域蓋二者之蔽不同而於古人之意則胥失之矣。嗚呼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其不以此與。此語則尤宜細意玩味拙齋記畧曰嘗聞之天下之事不可勝窮其理則一而已矣。君子之學所以窮是理而守之也其窮之也欲其通於一其守之也欲其安以固以其一而固也是以近於拙蓋無所用其巧智之私而唯理之從極其言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是亦拙而已矣。淳熙丙午

諸君獨不觀諸濂溪之圖與其書乎雖其簡古淵深未易究測然其大指則不過語諸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勝其私以復焉其施則善始於家而達之天下其具則復古禮變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伊尹之志顏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人者而亦豈有以外乎諸君日用之間哉顧獨未之察耳

為學

四十九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夫孟子之於二子其論之詳矣。雖或以為聖之清或以為聖之和然又嘗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同於孔子而不願學也。及其一旦慨然發為此論乃以百世之師歸之而孔子反不與焉。何哉。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潔行高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也。然則二子之功誠不為小而孟子之意其亦可知也已。

鄂州州學稽古閣記畧曰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理若仁義禮智之為體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為用是則人皆有之而非由外鑠我也然聖人之所以教不使學者收視反聽一以反求諸心為事而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力行之何哉蓋理雖在我而或蔽於氣稟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在外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實及其浹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內外精粗之間也

為學

五十

世變俗衰士不知學挾冊讀書者既不過於誇多闢靡以為利祿之計其有意於己者又直以為可以取足於心而無事於外求也是以墮於佛老空虛之邪見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其幸而或知理之在我與夫學之不可以不講者則又不知循序致詳虛心一意從容以會乎在我之本然是以急遽淺迫終不能浹洽而貫通也嗚呼是豈學之果不可為書之果不可讀而古先聖賢所以垂世立教者果無益於後來也哉

道之不明其可嘆已

跋黃仲本朋友說曰人之大倫其別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為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為也然以今考之則惟父子兄弟為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

為學

五十一

為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為者也。然是三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繫若輕而所繫為甚重其分若疎而所關為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為甚大此古之聖人修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然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

倫廢闕為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於情物事勢而不能自己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聯比合。而不至於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為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

為學

五十三

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疏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其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至於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立而久存哉。嗚呼。其亦可為寒心也已。非大殫學力行之君子。則孰能深察而亟反之哉。予始讀王深甫告友之篇。感其言。若有補於世教者。徐而考

之。則病其推之不及於天理之自然。顧以夫婦君臣一出於情勢之偶合。至於朋友。則亦不求其端。直以為聖人彊而附於四者之間也。誠如是也。則其殘壞廢絕。是乃理分之當然。無足深嘆。而其至是亦晚矣。近得黃君仲本朋友說讀之。其言天理人倫之意。乃若有會於予心者。然於朋友之道廢。所以獨至於此。則亦恐未究其所以然也。因書其後如此。庶乎其有發云。

答江隱君曰。昔有人見龜山先生請教。先生令讀論語。其人復問

為學

五十三

論語中要切是何語。先生云。皆要切。且熟讀可也。此語甚有味。乍看似平淡。沒可說。只平淡中有味。所以其味無窮。今人說得來。驚天動地。非無捷徑可喜。只是味短。與此殊不倫矣。且有論語中一句一字。孰有非要切之言者。若學者體會踐履得。皆是性分內緊切慙實事。便從此反本還源。心與理一。豈有剩法哉。若如吾丈所謂變化者。則聖賢之門。無有是也。其莊老世學之緒餘乎。大抵聖門立言制行。自有規矩。非意所造。乃義理之

本然也。又曰精義二字。聞諸長者。所謂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吾心處之。知其各有定分而不可易。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而已矣。所謂精云者。猶曰察之云爾。精之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物所宜。毫釐委曲之間。無所不悉。有不可容言之妙矣。此所以致用而用無不利也。

答彭子壽曰。閑中讀書却有味。但目已偏盲。其未盲者亦日益昏。披閱頗艱耳。緣此閑坐却有恬養工夫。始知前此文字上用力

為學

五十四

太多亦是一病。蓋欲應事先須窮理。而欲窮理又須養得心地。本原虛靜明徹方能察見幾微。剖析煩亂而無所差。若只如此終日馳騁。何緣見得事理分明。程夫子所謂學莫先於致知。又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正謂此也。濂溪諸書亦多是發此意下問之意。但以此說推之。則其受病之原與夫用藥之方皆可見矣。

至樂齋記曰。人之所以神明其德應物而不窮者。心而已。古之君

子自其始學。則盡力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而內事其心既久。且熟矣。則心平而氣和。冲融暢達。與物無際。其觀於一事物之變。蓋無往而非吾樂也。而況載籍所傳。上超羲農。下至於茲。其間聖賢之行事問學之源。與是非得失。理亂存亡。廢興之故。包羅籠絡。靡不畢具。苟涉其辭義。而心必契焉。則其可樂而玩也。豈不亦至矣哉。惟世之學者。或不足以知此。而勞於記誦佔畢之間。以為事。是以語之至者。既扞格而不入於心。惟其粗厲

為學

五十五

而不平者。惑而入焉。則其間勃然而闢。而怒矣。亦何樂之云哉。白鹿洞書院學規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

審問之

謹思之

明辨之

篤行之

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

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義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為學

五十六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為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

其待學者為已淺矣。而其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為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囑。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畧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為學

五十七

學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為道則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為大學之基本。及其長也。不進於大學。則無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而收小學之成功。

或問下同

大學篇首三言者。大學之綱領也。而以其賓主對待先後次第言之。則明明德者。又三言之綱領也。後段於平天下者。復以明明德言之。則極其體用之全。而一言以舉之。以見夫天下雖大。而

為學

吾心之體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蓋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又言之序也。或曰。治國平天下者。天子諸侯之事也。卿大夫以下蓋無與焉。今大學之教。乃例以明明德於天下為言。豈不為思出其位。犯非其分。而何以得為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有我之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豁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而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職之所當為。雖或勢

在匹夫之賤。而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亦未嘗不在其分內也。又況大學之教。乃為天子之元子眾子。公侯卿大夫之適子。與國之俊選而設。是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而不可辭者。則其所以素教而預養之者。安得不以天下國家為己事之當然。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清其源哉。後世教學不明。為人君父者。處不足以及此。而苟徇於目前。是以天下之治日常少。亂日常多。而敗國之君。亡家之主。接迹於當世。亦可悲矣。論者下此之監。

為學

二

而反以聖法為疑。亦獨何哉。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為己事之所當然而為之。則雖甲兵錢穀。進豆有司之事。皆為己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為之。則雖割股廬墓。焚車贏馬。亦為人耳。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為己者無所為而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

曰學問思辨亦有序乎。曰學之博。然後有以慎事物之理。故能參

伍之以得所疑、而有問、問之審、然後有以盡師友之情、故能反覆之以發其端、而可思、思之謹、則精而不雜、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則斷而不差、故能無所疑惑、而可以見於行之篤、則凡所學、問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踐其實、而不為空言矣、此五者之序也、曰呂氏之說、詳不亦善乎、曰呂氏此章、最為詳實、然深考之、則亦未免平、有病蓋君子之於天下、必欲無一理之不通、無一事之不能、故不可以不學、而其學不可

為學

三

以不博、及其積累而貫通焉、然後有以深造乎約、而一以貫之、非其博學之初、已有造約之心、而姑從事於博、以為之地也、至於學而不能無疑、則不可以不問、而其問也、或粗畧而不審、則其疑不能盡決、而與不問無以異矣、故其問之不可以不審、若曰成心亡而後可進、則是疑之說也、非疑而問、問而審之說也、學也問也、得於外者也、若專恃此而不反之心、以驗其實、則察之不精、信之不篤、而守之不固矣、故必思索以精之、然後心與

理熟、而彼此為一、然使其思也、或太多而不專、則亦泛濫而無益、或太深而不止、則又過苦而有傷、皆非思之善也、故其思也、又必貴於能謹、非獨為反之於身、知其為何事何物而已、其餘則皆得之、而所論變化氣質者、尤有功也、

或問中庸卒章之說、曰承上三章、既言聖人之德、而極其盛矣、子思懼夫學者、求之於高遠玄妙之域、輕自大而反失之也、故反於其至近者而言之、以示入德之方、欲學者先知用心於內不

為學

四

求人知、然後可以謹獨、誠身而馴致乎其極也、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而其所以平者、無聲臭之可尋、此至誠聖德自然之效、而中庸之極功也、故以是而終篇焉、蓋以一篇而論之、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與夫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者、於此可見其實德、以此章論之、則所謂淡而不厭、簡而不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者、於此可見其成功、皆非空言也、然其所以入手此者、則無他焉、亦曰反身以謹獨而已矣、

故首章已發其意此章又申明而極言之其旨深哉

或問學必溫故而後可以知新乎抑溫故者必貴於知新乎豈為師之道亦足於此而已乎曰故者昔之所已得者也新者今之所始得者也昔之所得雖曰既為吾有然不時加反復尋繹之功則亦未免廢忘荒落之患而無所據以知新矣然徒能溫故而不能索其義理之所以然者則見聞雖富誦說雖勤而口耳文字之外畧無毫髮意見譬若無源之水其出有窮亦將何以

為學

五

授業解惑而待學者無已之求哉學記所謂記誦之學不足以為人師者正謂此耳若能尋繹其所已得者而每有得於其所未得者焉則譬諸觀人昨日識其面而今日識其心矣於以為師其庶幾乎夫子之言所謂可云者正所以明夫未至此者不足以為師非以為能如是而為師有餘也且昔程子晚而自言吾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其意味則今之視昔為不同矣此溫故知新之大者學者以是為的而深求之則足以見

夫義理之無窮而亦將不暇於為師矣

謝氏所論訥言敏行者善矣然所謂心亦可謂之不放者則不免有卑言行而貴心術之病也蓋訥言而敏行雖足以制於外而養其中然言訥則寡過行敏則有功亦非專為欲心之不放而為是也楊氏所謂惡其取憎者失之尤甚聖人之意豈為是而戒人以寡言哉其說之弊使學者以此為心而不察乎義理之正則必將有闕然媚世而為鄉愿之為者矣尹氏所謂君子之

為學

六

志者則語雖緩而意切矣此外則胡氏之說亦有補也胡氏曰言而能訥蓄德則固喻人則信謀事則密不訥者反是行而能敏遷善則速改過則勇應務則給不敏者反是敏與訥雖若出乎天資然可習也言煩以訥矯之行緩以敏厲之由我而已不自變其氣質學豈有功哉

或問能矣而問於不能多矣而問於寡不幾於巧偽以近名乎曰愚嘗聞之於師矣曰顏子深知義理之無窮惟恐一善之不盡

故雖能而肯問於不能雖多而肯問於寡以求盡乎義理之無窮者而已非挾其能而故問也但自他人觀之則見其如此耳洪氏曰吾固能矣然豈不猶有所不能彼固不能矣然或不能於此而能於彼也吾固多矣然豈不猶有所闕彼固寡矣然或失於此而得於彼也是以下問而不以為難亦此意也曰楊氏視天下無一物之非仁夫誰與之校如何曰過矣其言孟子三自反不如顏子之不校信乎曰孟子所言反身修德之事若顏

論學

七

子則心理渾然不待自反物我一致不見可校者也二者優劣固不待言而喻矣然自學者觀之則隨其所至之深淺而用力各有所當不可以此廢彼而反陷於躐等之失也曰有謂犯而不校非特自反且有包之之意焉有彼之之意焉有愧之之意焉莫非理也其說然乎曰夫犯而不校固不待於自反今曰非特自反則既失之矣且其所謂包之者驕也彼之者狹也愧之者薄也是豈顏子之心哉吳氏曰子貢多聞故於顏子見其聞

一知十曾子力行故又見其如此信乎其優入聖域也如何曰即其言足以見三子之氣象亦善也

或問古者之教十年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始學禮舞大夏今夫子之言其序如此乃與教之先後不同何也曰詩者樂之章也故必學樂而後誦詩所謂樂者蓋琴瑟箏篪樂之一物以漸習之而節夫詩之音律者也然詩本於人之性情有美刺諷喻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詠歎之間所以

論學

八

漸漬感動於人者又為易入故學之所得必先於此而有以發起其仁義之良心也至於禮則有節文度數之詳其經至於三百其儀至於三千其初若甚難強者故其未學詩也先已學幼儀矣蓋禮之小者自為童子而不可闕焉者也至於成人然後及其大者又必服習之久而有得焉然後內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德性之守得以堅定而不移外有以行於鄉黨州閭之間達於宗廟朝廷之上而其酬酢之際得以正固而不

亂也至於樂則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尤不可以旦暮而精其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使人淪肌浹髓而安於仁義禮智之實又有非思勉之所及者必其甚安且久然後有以成其德焉所以學之最早而其見效反在詩禮之後也

或問不然不尤下學上達何以人莫之知而天偏知之也曰其不然不尤也則不責之人而責之己其下學人事也則又不求之遠而求之近此固無與於人而不駭於俗矣人亦何自而知之

為學

本

耶及其上達而與天為一焉則又非人之所及知者而獨于天理之相關耳此所以人莫之知而天獨知之也曰下學而上達者言始也下學而卒之上達云爾今程子以為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何耶曰學者學夫人事形而下者也而其事之理則固天之理也形而上者也學其事而通其理即夫形而下者而得其形而上者焉非達天理而何哉曰然則謝氏以為下學人理而上達者何如曰既曰理矣則無天人之異不待其學於此

而通於彼也

或問二章之說曰聖人生知不待多學子貢以己觀夫子故以為亦多學也夫子以一貫告之此雖聖人之事然因己以告子貢使知夫學者雖不可以不多學然亦有所謂一以貫之然後為至耳蓋子貢之學固博矣然意其特於一事一物之中各有以知其理之當然而未能知夫萬理之為一而廓然無所不通也若是者雖有以知夫衆理之所在而汎然莫為之統其處事接

為學

十

物之間有以處其所嘗學者而於其所未嘗學者則不能有以通也故其聞一則止能知二非以億而言則亦不能以屢中而其不中者亦多矣聖人以此告之使之知所謂衆理者本一理也以此是而貫通之則天下事物之多皆不外乎是而無不通矣曰子貢之聞是言也亦將何所致力而能一以貫之耶曰子貢之學至是其於衆理之萬殊者固已深知而洞曉矣其所欠者猶未知是萬之為一耳故夫子當其可告而告之使其聞之則

亦脫然喻向者之萬殊為今日之一致而無疑耳豈容至是而
復用力以求其所謂一而夫子亦豈不待其可告而浪語之哉
其於曾子亦以其隨事力行之已熟而告之使之知此所行無
非一理而曾子以忠恕言之其所謂忠者則一也所謂恕者則
一所以貫乎事物之間者也此章之指蓋亦如此而子貢則有
以明之然所謂一者則理而已其所以貫則是理之行乎事物
之間而無不通者也其所指而言者雖或不同然豈有二致哉

易學

十一

師冕之見及階則告之階及席則告之席既坐則歷告之以在坐
者蓋待尊者之道當然耳子張竊窺而有問焉夫子以為固相
師之道辭則近而意亦無不盡矣事事物物莫不有其道蓋所
當然者天之所為也夫以一日之間起居則有起居之道飲食
則有飲食之道見是人則有待是入之道遇是事則有處是事
之道不可須臾離也一失所宜則有廢是道矣是故君子戰兢
自持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懼其失之也夫惟天下之至誠

一以貫之道之所在如影之隨形蓋無往而非是也侯氏以為
聖人之仁者尤善但聖人之意告之階席者慮其不見而或至
於覆跌告之以在坐之人者恐其不知所為而拘攣無聊也不
專為不使至於有過而已然使不至於有過固亦在其中也
君子之於禮樂也講明不置則存之熟是非不謬則守之正存之
熟則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守之正則外有以善其威儀
節奏之文與夫道人善而悅慕勉強之意新多賢友而直諫多

易學

十二

聞之士集樂是三者而不已焉則欲不收其放心以進於善亦
不可得矣其為益豈不大哉損者之樂則相反也驕樂則不敬
不和矣佚遊則棄人之善矣宴樂則憚親勝已也
或問三章之說古注以二子論交有泛交擇交之異程子乃以為
有初學成德之不同二說孰是曰人之交際固有親疎厚薄之
不同然未有容之於始而拒之於終者包氏之說於此為不通
矣初學固當從子夏之說然不求諸己而遽以拒人為心則非

意己經入之通。成德固當如子張之說。然於是非善惡之間一無所擇。則又非所謂仁者能好惡之心矣。以此觀之。則程子之說亦若有未安者焉。曰然則奈何。曰二子之言。各有所偏。吾既已論之矣。折以聖人之中道。則初學大畧當如子夏之言。然於不可者亦踈之而已。拒之則害乎交際之道。成德大畧當如子張之說。然於其有大故者亦不得不絕也。以是處之。其庶幾乎。

南學

十三

或問大舜之善與人同何也。曰善者天下之公理。本無在己在人之間。但人有身。不能無私於己。故有物我之分焉。惟舜之心無一毫有己之私。是以能公天下之善以為善。而不知其孰為在己孰為在人。所謂善與人同也。舍己從人。言其不先立己。而虛心以聽其天下之公。蓋不知善之在己也。樂取於人以為善。言其見人之善。則至誠樂取而行之於身。蓋不知善之在人也。此二者善與人同之目也。然謂之舍己。特言其無私順理而已。非

謂其已有不善而舍之也。謂之樂取者。又以見其心與理一安而行之。非有利勉之意也。此二句本一事。特交互言之。以見聖人之心表裏無間如此耳。觀其居深山中。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及其格於文祖。則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則其自始及終。無一毫之私。一息之間。可知所謂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豈虛語哉。

南學

十四

或問大丈夫之說其詳可尋。聞子曰。肅然大公。心不狹隘。則所居者真天下之廣居矣。肩如矩。身不苟安。則所立者必天下之正位矣。秉彜循理事。不苟從。則所行者皆天下之大道矣。得志與民由之。則出而公此於人也。不得志。獨行其道。則退而樂此於己也。如是則富貴豈能誘而淫其心。貧賤豈能撓而移其志。威武豈能脅而屈其節哉。此其下視儀衍之以睢盱側媚。得志於一時。真可謂妾婦之為。而所謂大丈夫者。其不在彼而在此也。決矣。然此數言者。皆以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為主。而此三

言者又以廣居為主也今資治通鑑之書此語乃削去廣居之云而尹氏之於此辭亦不覺其有遺吾皆不能識其何說必不得已而去則若程子所謂居廣居而行大道者其於本末體用之間庶乎其包舉而無遺也

或問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何也曰學是理則必是理之得於身也不得於身則口耳焉而已矣然又不可以強探而力取也必其深造之以道然後有以默識心通而自然得之也

為學

十五

蓋造道之不深者用力於皮膚之間而責效於旦夕之間不以其道者從事於虛無之中而妄意於言意之表是皆不足以致夫默識心通之妙而自得之也必也多致其力而不急其功必務其方而不躐其等則雖不期於必得而其自然得之將有不可禦者矣若程子所謂篤誠燭理潛心積慮優游涵養栽培深厚皆有所以造之道而君子之所以自得者其所謂聞達近事莫非義理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便須放開不靠書冊之

類則又著夫自得之驗而欲學者有以審之也其曰放開亦非惡其拘而故放使聞也曰自得之則居之安何也曰未得之則固無可居之地得而不出於自然則雖有所居而不安惟自得之則理之在我者吾皆得以居之如人有室廬之安動作起居種種便造自眷戀而不去也曰居之安則資之深何也曰未得其所居則無所藉以為用居而未安則其所藉以為用者淺迫而易窮惟居之安則理之在我者吾皆得藉以為用而無窮如

為學

十六

富人蓄積之多金珠穀帛無求不有見其出而不見其盡也曰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何也曰無所資者固無本之可求資之淺者取之艱遠而或值或不值也惟資之深者不待遠求而所取無不得如既取其身之左而值其所資之本又取諸其身之右而復值其所資之本以水譬之苟其源之盛則滔滔汨汨汨不舍晝夜或泝或沿無不值其來處此君子所以欲其自得之也

所謂約者以知要而言也然此亦上章之餘意故記者屬之蓋博學詳說者以道深造之謂其曰將以反說約者則欲其自得之深也謝氏四旁中央之喻蓋曰不及乎四旁之所至則不足以識中央之所在故必由四旁而識中央如因博以求約也此其意亦善矣然四旁中央終成兩處不若以貫通言之之為密也楊氏分別孟楊得失意極親切語則未盡蓋所謂博約由孟子之言則博者所以極夫里之散殊而則舉是散殊之理而一

為學

十七

貫之耳是以既博學之夕自說之而卒有會於約蓋所謂博且詳者固未嘗出於約之外而所謂約於其博且詳者又未嘗有所遺也由楊子之言則所謂約者乃博中之一物方其博也固不知此物之為約而茫然泛然雜取乎其外及其約也則又守此一物而於所謂博者之中僅乃處其千萬之一焉是亦何足以為約而守之乎

或問心無限量者也此其言盡心何也曰心之體無所不統而其

用無所不周者也今窮理而貫通以至於可以無所不知則固盡其無所不統之體無所不周之用矣是以平居靜處虛明洞達固無毫髮疑慮存於胸中至於事至物來則雖舉天下之物或素所未嘗接於耳目心慮之間者亦無不判然迎刃而解此其所以為盡心而所謂心者則固未嘗有限量也大槩此章所謂盡心者物格知至之事曾子所以一唯而無疑於夫子之言者是也所謂事天者誠其心修其身之事曾子所以臨深履薄

為學

十八

而無日不省其身者易也所謂立命者如是以沒身焉曾子所以啓手足而知免得正斃而無求者是也以是推之則一章之旨畧可見矣曰存心養性儒者之說可得聞乎曰存心者氣不逐物而常守其至正也養性者事必循理而不害其本然也以此推之則儒者異端之辨明矣曰然則心之為物與其盡之之方奈何曰由窮理致知積累其功以至於盡心則心之體用在我不必先事揣量著意想像而別求所以盡之也

萬物之生。同乎一體。其所以生此一物者。即其所以生萬物之理也。故一物之中。莫不有萬物之理焉。所謂萬物皆備云者。亦曰有其理而已矣。反身而誠。則張子無不備於心。作德日休。實到實有之說為實。若不責之處心行事之實。而欲反心以求衆理。而想像安排。使其備於此焉。則將何所據以為實。而其為心亦已勞矣。尚何樂之可言哉。若程子學者先須識仁一條。則其說高矣。非所謂盡心知上下假存養者不能及也。其諸程子自

高學

十九

道其所以入德之由乎。程子學之於先生。然玩而繹之。其所以發人者亦深矣。

程子嘗言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如此則善利之間。相去毫髮。苟辨之不明。其不反以利為善者鮮矣。此大學之道。所以雖以誠意正心為重。而必以格物致知為先也。

善者人之所欲。惡者人之所惡。其為人處心造事行己接物凡

其所為一皆可欲而不可惡。則是可謂善人矣。然此或其天質之美。或其知及而勉慕焉。未必其真以為然。而果能不失也。必其用力之久。一旦脫然有以真知其善之在己。而不得不然。決定真實而無一毫虛偽之意。然後可以謂之信人矣。然亦足以自信於心而已。未必其行之充足飽滿。而無歉於身也。然既信之。則其行必力。其守必固。如是而不自己焉。則其所有之善充足飽滿於其身。雖其隱微曲折之目。亦皆清和淳懿而無不善

高學

二十

之雜。則是所謂美人者。亦日以充其內而已。而未必其能發見於外也。又如是不己焉。則其善之充於內者。彌滿布濩洋溢四出。而不可禦。其在躬也。則晬面盎背而施於四體。其在事也。則德盛仁熟而天下文明。是則所謂大人者也。然大而不化。則其所謂大者。未能離乎方體形迹之間。必其德之盛者。日以益盛。仁之熟者。日以益熟。則向之所謂大者。且將春融凍解。混然無迹。而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其吉。

凶矣是則所謂聖人者也至於是則造道入德之功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是其盛德至善之極無聲無臭之妙必有非耳目所能心思所能測者是則所謂神者而非聖人之上復有神人也夫自可欲而至大則思勉之所及也至於聖且神焉則雖非思勉之所及然非思勉之而不已焉則亦未有至焉者也曰樂正子以善名矣而以饋歡從子教先館舍後長者何也曰言在二者之中則有善而不足信矣此其所以未免

南學

二十一

於程子所謂受變於心

或問卒章之說曰范氏所謂七篇大意者得之矣但禹臯陶之徒本皆名世之士伊尹太公又湯文之師非必見其君而後知之也至於湯文孔子又或生知之聖亦非必聞前聖之道而後得之也此而曰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者蓋以同時言之則斯道之統臣當以君為主以異世言之則斯道之傳後聖當以前聖為師學者不以辭害意焉可也至於章末二句則孟子之致意深

矣觀其所謂然而無有乎爾則雖若託於不居而其自任之實可見觀其所謂則亦無有乎爾則雖若歎其將絕而所以啓夫萬世無窮之傳者又未嘗不在於斯也學者誠能深考其言而自得之則古人雖遠而其志意之所存者蓋無以異乎日相與言而授受於一堂之上也故於此竊以子程子之傳繫焉後之君子其必將有慨然有感於斯者矣

南學

二十二



問大學與小學不是截然為二。小學是學其事。大學是學其理。

盡其事否。曰。只是一箇事。小學是學事親學事長。大學是學事親學事長。

事大學是就上面委曲詳究那理。其所以事親是如何。所以事

長是如何。古人小學自能食能言。便已教了。一歲有一歲工夫。

存養已熟。根基已深。到二十時。聖人資質已自有十分。

學只就上面出治光彩。今却嗟過。不能轉去做。只據而今當地

頭立定脚力做去。須補月日欠闕。栽種後來根株。如二十歲覺

為學

悟。便從二十歲立定用。去三十歲覺悟。便從三十歲立定

脚力做去。縱待八九十歲覺悟。也當據見定。創住硬寨做去。

諸類
下同

問人氣力怯弱。於學有妨否。曰。為學在立志。不干氣稟強弱事。又

曰。為學何用憂懼。但須令平易寬快去。富學聖門弟子。唯稱顏

子好學。其次方說及曾子。以此知事大難。曰。固是如此。某看來

亦有甚難有甚易。只是堅立着志。順義理做去。他無礙歌也。

○英雄之主。所以有天下。只是立得志定。見得大利害。如今學

者。只是立得志定。講究得義理分明。○這箇物事。要得不

難。如飢之欲食。渴之欲飲。如救火。如追亡。似此年歲間看得透。

活潑潑地在這裏流轉。方是。○聖賢千言萬語。無非只說此

事。須是策勵此心。勇猛奮發。拔出心肝與他去做。如兩邊播起

戰鼓。莫問前頭如何。只認捲將去。如此方做得工夫。若半上落

下。半沉半浮。濟得甚事。○如居美屋之下。如坐漏船之中。學

為學

○為學極要求把慈虛。着力到工夫要盡絕處。又更增工夫。若

力不放全倒。方是向進處。正如撐上水船。方平穩處。儘行不妨。

及到灘脊急流之中。舟人來這上一篙。不可放鬆。直須着力撐

上。放退一步。則此船不得上矣。○為學譬如煉丹。須先將百

十斤炭火煨一餉。方用微火養。養成就。今人未曾去煨。便要去

養。如何得成。○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

論甚物事皆透過。人氣之剛。其本相亦如此。若只過着一重薄

物事便退轉去。如何做事。從周○方子錄云天地之氣雖至聖如金石無所不造故人之氣亦至剛蓋其本相如此

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得。若識得步路頭。須是莫斷了。若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頓起來。費多少力。如鷄抱卵。抱得有甚暖氣。只被他常常恁地抱得成。若把湯去盪便死了。若抱才住便冷了。然而實是見得入頭處。也自不解住了。他自得些滋味了。如喫果子相似。未識滋味時。喫也得。不喫也得。到識

為學

三

滋味了。要住自住不得。實理○為學須覺今是而昨非。日改月化。便是長進。破○今之學者。直與古異。今人只是強探向上去。古人則逐步做將去。實○只是實去做工夫。議論多轉開了。德明

○某近來因澡浴得一說。大抵措背。須從頭徐徐用手。則力省垢可去。若於此處措。又於彼處措。用力雜然。則終日勞而無功。學問亦如此。若一番理會不了。又作一番理會。終不濟事。蓋○學者須是熟。熟時一喚便在目前。不熟時。須着旋思

索。到思索得來。意思已不如初了。士教

且理會去。未須計其得。德明○總計於得。則心便二。頭便低了。至

○嚴立功程。寬着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道夫

○言必忠信。言自合着忠信。何待安排。有心去要恁地。便不是活。便不能久矣。如事親必於孝。事長必於弟。孝弟自是道理合當如此。何須安一箇必字在心頭。念念要恁地做。如此便是幸。若如何得會長久。又如善義。然後浩然之氣自生。若着一箇

為學

四

意在這裏等待氣生。便六和意。便為害。必有事焉而勿正。正便是期必也。為學者須從窮理上做工夫。若物格知至。則意自誠。意誠。則道理合做底事。自然行將去。自無下面許多病痛也。換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須是心廣大似這箇。方包裏得過。運動得行。方子○易曰。學以聚

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語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學問之後。斷以寬居。信道篤而又欲執德弘

者人之為心不可促迫也。人心須令着得一善。又着一善。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只着得一善。第二無來。又未便容得。如此無緣心廣而道積也。治○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人傑

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問祖○問南軒云。致知力行互相發。曰。未須理會相發。且各項做將去。今人知下得。便推說我行未到。行得不是。便說

為學

五

我知未至。只管相推。沒子進。胡泳○操存與窮格。不辭一上做。了。如窮格工夫。亦須銖積寸累。工夫到後。自然貫通。若操存工夫。豈便能常操。其始也。捺得一翼。旋旋到一食時。或有走作。亦無如之何。能常常覺。久久自能常存。自然光明矣。人傑○學者工夫。唯在居敬窮理二事。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人之兩足。左足行。則右足止。右足行。則左足止。又如一物懸空中。右抑則左昂。左

抑則右昂。其實只是一事。廣

大學前面三句是綱領。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此良心也。良心便是明德。止是事事各有箇止處。如坐如尸。立如齊。坐立上須得如此方止得。又如視思明以下。皆止於至善之意。大學須自格物入。格物從敬入。只敬便能格物。敬是箇瑩徹底物事。提撕便敬。昏倦便肆。德明○明德是我得之於天。而方寸中光明底物事。統而言之。仁義禮智。以其發

為學

本

見而言之。如惻隱羞惡之類。以其見於實用言之。如事親從兄是也。如此等德。本不待自家明之。但從來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一向昏昧。更不光明。而今却再挑剔揣摩出來。以復向來得之於天者。此便是明明德。泳○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不及於止。則是未當止而止。當止而不止。則是過其所止。能止而不久。則是失其所止。個○至善只是以其極言。隨處皆有。不特是理會到極處。亦要做到極處。如為人君止於仁。仁亦多般。須是

隨處看。如這事合當如此是仁。那一事又合當如彼亦是仁。如為人臣止於敬。敬亦多般。不可只道擊鋤曲拳便是敬。如盡忠不欺。陳善閉邪。紬君無過之地。皆是敬。皆當理會。若只執一。亦成一邊去。至善只是此子恰好處。韓文公謂軻之死不得其傳。自秦漢以來豈無人。亦只是無那至善。見不到十分極好處。做不到十分極好處。○誠意方能保護得那心之全體。○心言其統體。意是其中發處。正心如戒懼不睹不聞。誠意如謹獨。又

曰由小而大。意小心大。○劉祖

湯日日新。書云終始惟一。時乃日新。這箇道理。須是常接續不已。方是日新。才有間斷便不可。盤銘取沐浴之意。蓋為早間濯才了。晚下垢污又生。所以常要日新。○德明。○魏元壽問切磋琢磨之說。曰恰似剝了一重。又有一重。學者做工夫。消磨舊習。幾時便去教盡。須是只管磨礪。教十分淨潔。最怕如今於眼前道理。畧理會得些。便自以為是。更不着力向上去。這如何會到至

善田地。○賀孫

問南軒謂為己者無所為而然也。曰只是見得天下事皆我所合當為而為之。非有所因而為也。然所謂天下之事皆我之所當為者。只恁地強信不得。須是學到那田地。經歷磨練多後。方信得過。○道夫。○且如讀書。只道自家合當如此理會。身已才說要人知。便是有所為。如世上人才讀書便安排這箇好做時文。此又為人之甚者。○賀孫

問顧提一句。或問復以為見天之未始不為人而人之未始不為天。何也。曰只是言人之性本無不善。而其日用之間。莫不有當然之則。則所謂天理也。人若每事做得是。則便合天理。天人本只一理。若理會得此意。則天何嘗大。人何常小也。○北祖。○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於天也。既生此人。則天又在此人矣。凡語言動作視聽皆天也。只今說話天便在這裏。顧讓是常要着教光明聚爛。照在目前。○問

斐卿問大學或問近世名卿謂以恕己之心恕人是不忠之恕如何。曰這便是自家本領不正。古人便先自本領上正了。却從此推出去。如己欲立也不是阿附得立。到得立人處便也不要由阿附而立。己欲達也不是邪枉得達。到得達人處便也不要由邪枉而達。今人却是自家先自不正當了。阿附權勢。討得些官職富貴去做了。便見別人阿附討得富貴底。便欲以所以恕己者而恕之。却不知恕之一字。只可說出去。必不可說入來。只可

為學

以接物。不可以處己。蓋自家身上元着不得箇恕字。只恕己兩字便不是了。問今人言情恕恕以待人是否。曰似如此說處也未見他邪正之所在。若說道自家不合去穿窬。切望情恕。這却着不得。若說道偏忙不及寫書。切望情恕。這却無害。蓋自家有忙底時節。幹

為人謀而不忠乎。為他人謀一件事。須盡自家伎倆與他思量。便盡己之心。不得箇莽滅裂姑為他謀。如烏喙是殺人之藥。須向

他道是殺人。不得說道有毒。如火須向他道會焚灼人。不得說道只是熱。如今人為己謀必盡。為他人謀便不曾着心。矧爾如此便是不忠。決○人之本心。固是不要不忠信。但才見是別人事。便自不如己事切了。若是計較利害。猶只是因利害上起。這箇病猶是輕。惟是未計較利害時。已自有私意。這箇病却最重。往往是才有這箇軀殼了。便自私了。佛氏所謂流注想者是也。所謂流注者。便是不知不覺流射做那裏去。但其端甚微。直是

為學

要省察。時舉○盡時須是十分盡得方是盡。若七分盡得。三分未盡。也不是忠。問忠是人心實理。於事父謂之孝。處朋友謂之信。獨於事君謂之忠。何也。曰父子兄弟朋友。皆是分義相親。至於事君。則分際甚嚴。人每若有不得已之意。非有出於中心之誠者。故聖人以事君盡忠言之。又問忠與誠如何。曰忠與誠皆是實理。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誠是心之本主。忠又是誠之用處。用者只是心中微見得用。章○或問學者盡己之忠。如何

比得聖人至誠無息。曰只是這一箇物。但有精粗。衆人有衆人底忠。學者有學者底忠。賢者有賢者底忠。聖人有聖人底忠。衆人只是朴實頭。不欺瞞人。亦謂之忠。直卿云。已字便是至誠字。盡字便是不息字。至誠便是維天之命。不息便是於穆不已。先生問學者。今人行禮多只是嚴。如何得他和。答者皆不契。曰只是要知得禮合如此。所以行之則和緩而不迫。蓋聖人制禮無一節是強人。皆是合如此。且如孔子與上大夫言時自然閑閑。

為學

十一

與下大夫言時自然侃侃。在學者須知道與上大夫言合用閑閑。與下大夫言合用侃侃。便自然和。嘗謂呂與叔說得教句好。云自斬至總衣服異等。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皂隸儀章異制。上下之分莫敢爭。皆出於性之所有。循而行之。無不中節。也。此言禮之出於自然。無一節強人。須要知得此理。則自然和。黃有關因舉先生舊說云。且如父生子立。君尊臣卑。多少是嚴。若見得父合生。子合立。君合尊。臣合卑。則無不安矣。曰然。○

直卿言禮之用和為貴。今觀內則一篇。則子事父母之禮亦嚴矣。然下氣怡色。則和可知也。觀玉藻鄉黨所載。則臣之事君亦嚴矣。然一爵而言言。二爵而油油。君在與與。則和可知矣。曰如此則和與禮成二物矣。須是見得禮便是和。乃可如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可謂至嚴矣。然而自肯甘心為之。而無厭倦之意者。乃所以為和也。至嚴之中便是至和處。不可分做兩截去看。○時舉云。其初須持敬。敬持之久則漸熟。熟處便和。曰要

為學

十二

須是窮理始得。見得這道理合用恁地。便自不得不恁地。如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固是用恁地。如入公門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過位蹑蹑如也。苟不知以臣事君合用如此。終是不解和。且如今人被夢子燈花落。手便說痛。到灼艾時。因甚不以為痛。只緣知道自家病合當灼艾。出于情願。自不以為痛也。若要放教和。却便是知和而和矣。○時舉

若是常人言只道一箇思無邪便了。便畧了那詩三百。聖人須是

從詩三百逐一篇理會了。然後理會思無邪。此所謂下學而上達也。今人止務上達。自要免得下學。如說道洒掃應對進退。便有天道。都不去做。那洒掃應對進退之事。到得洒掃則不安於洒掃。進退則不安於進退。應對則不安於應對。那裏面曲折去處。都鶻突無理會了。這箇須是去做。到得熟了。自然貫通。到這裏方是一貫。古人由之而不知。今人不由而但求知。不習而但求察。賀孫○問思無邪者誠也。所思皆無邪。則便是實理。曰下

下學

十三

實理字不得。只得下實心字。言無邪也未見得是實。行無邪也未見得是實。惟思無邪則見得迹底是實。義剛○思在言與行之先。思無邪則所言所行皆無邪矣。惟其表裏皆誠。故謂之誠。若外為善而所思有不善。則不誠矣。為善而不終。今日為之而明日廢。則不誠矣。中間微有些核子。消化不盡。則亦不誠矣。又曰伊川誠也之說也。蘇
胡泳

聖人所至處。顏子都見得。只是未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

前。忽然在後。這便是顏子不及聖人處。這便是他未達一間處。耳如於道理上才着緊。又蹉過。才放緩。又不及。又如聖人平日只是理會一箇大經大法。又却有時而應變達權。才去應變達權處看。他又却不曾離了大經大法。可仕而仕。學他仕時。又却有時而止。可止而止。學他止時。又却有時而仕。無可無不可。學他不可。又却有時而可。學他可。又却有時而不可。終不似聖人事事做到恰好處。康○仲愚問默識心融如何。曰說箇融字最

高學

十四

好。如消融相似。融如雪在湯中。若不融。一句只是一句在肚裏。如何能滋益體膚。須是融化。渣滓便下去。精英便充於體膚。故能肥潤。如孔子告曾子一貫之語。他人聞之。只是箇一貫。曾子聞之。便能融化。故發忠恕而已出來。一之

君子不器。是不拘於一。所謂體無不具。人心原有許多道理充足。若慣熟時。自然看要如何無不周遍。子貢瑚璉。只是廟中可用。移去別處。便用不得。如原憲只是一箇喫菜根底人。却有道出

來也。做一事不得。却無道也。不能撥亂反正。表清惠和。亦只做得一件事。明作○或問君子不器。如孔門德行之外。乃為器否。

曰。若偏於德行。而其用不周。亦是器。君子者。才德出眾之名。德者。體也。才者。用也。君子之人。亦具聖人之體用。賀孫錄云。體無不備。用無不同。次於聖人者也。但其體不如聖人之大。而其用不如聖人之妙耳。人傑

○伊尹伯夷柳下惠。皆能一天下。則器固大矣。自一才一藝者觀之。亦不可謂之器矣。然自孔子可仕可止觀之。則彼止在一

邊。亦器也。孟子誠不肯學他底了。一之

為學

十五

程子只着箇公正二字解。某恐人不理會得。故以無私心解。公字。

好惡當於理。解正字。有人好惡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

私心。而好惡又未必皆當於理。惟仁者既無私心。而好惡又皆

當於理也。時舉

苟志於仁矣。方志仁時。便無惡。若間斷。不志仁時。惡又生。

問好仁惡不仁有輕重否。曰。也微有。輕重。好仁是他資質寬和。

厚重。惡不仁是剛毅方正。好仁則於仁與禮上多。惡不仁則

於義與智上多。好仁只知有仁而不見那不仁來害他。惡不

仁是會知得這病痛。惟恐來害他。畧與安行強行相似。好仁是

康強底人。平生不知有病痛。惡不仁是曾被病害。知得病痛。惟

恐病來侵着。惡不仁終是两件。好仁却渾淪了。學者未能好仁。

且從惡不仁上做將去。庶幾堅實。備

忠恕一貫。忠在一上。恕則貫乎萬物之間。只是一箇一分着。便各

為學

十六

有一箇一老者。安之是這箇一少者。懷之亦是這箇一朋友信

之亦是這箇一莫非忠也。謹○忠是一。恕是貫。忠只是一箇真

實。自家心下道理。真是見得。事事物物。接於吾前。便只把這箇

真實應副將去。合小便小。合大便大。合厚便厚。合薄便薄。合輕

便輕。合重便重。一一都隨他面分應副將去。無一事一物不當

這道理。自家若有一毫虛偽。事物之來。要去措置他。便都不實。

不合道理。賀○不愁不理會得。只愁不理會得實。理會實不

得。便言一時。天資高者流為佛老。低者只成一團鶻突。物事在這裏。○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蓋他心裏盡抱這萬理。所以散出於萬物萬事。無不各當其理。履之問忠者天道。恕者人道。蓋忠是未感而存諸中者。所以謂之天道。恕是已感而見諸事物。所以謂之人道。曰然。大本便是天道。達道便是人道。或曰。恐不可以忠為未感。曰。也不妨。忠是不分破底。恕是分破出來底。仍舊只是這一箇。如一碗水分作十盞。十盞水依舊只是這一碗。

高學

十一

水曾點却是真見。而今學者只是想像。知底又不實做。做得緊密底。又不見得大本。聖人都是將實事教人。如格物致知以至灑掃應對。無非就實地上拈出。○聖人應事接物。不是各自有箇道理。曾子見得似是各有箇道理。故夫子告之如此。但一貫難言。故將忠恕來推明。大要是說在已在物皆如此。便見聖人之道只是一。胡叔器因問聖人是就理之體發來。學者是就用上做工夫否。曰。不要恁地說。只是一般。聖人是就天理上做。

學者也是就天理上做。聖人也只是這一理。學者也只是這一理。不成是有兩箇天理。但聖人底是箇渾淪底物事。發出來便皆好。學者是要逐一件去推。然也是要全得這天理。如一碗水。聖人是全得水之用。學者是取一盞喫了。又取一盞喫。其實都只是水。但聖人不待推。學者尚要推耳。義剛問作體用說。恐成兩截。曰。體用只是一物。如人身便是體。說話便是用。萬殊便是這一本。一本便是那萬殊。○或問理一分殊。曰。聖人未嘗言

高學

十二

理。一多只言分殊。蓋能於分殊中。事物物頭項項各知其所當然。而得其所當然。只此便是理一矣。如曾子若不曾理會得萬殊之理。則所謂一貫者。貫箇什麼。蓋曾子知萬事各有一理。而未知萬理本乎一理。故聖人指以語之。曾子是以言下自得。發出忠恕二字。太煞分明。如曾子問一篇。問禮之曲折如此。便是理會得川流處。方見得敦化處耳。孔子於御黨。從容乎此者也。學者戒懼慎獨。存省乎此者也。格物者窮究乎此者也。致

知者真知乎此者也。能如此著實用功。即如此著實到那田地。而理一之理。自森然其中。一皆實。不是虛頭說矣。○問。君子之道費而隱。曾子於費處已盡得。夫子以隱處燕之否。曰。然。○且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各正性命底。便如乾道變化底。所以為恕。直卿問程子言。如心為恕。如心之義如何。曰。萬物之心。便如天地之心。天下之心。便如聖人之心。天地之生萬物。一箇物裏面便有一箇天地之心。聖人於天下。一箇人裏面便有

一箇聖人之心。聖人之心。自然無所不到。此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聖人之忠恕也。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便是推己之心。做到那物上。賢者之忠恕也。這事便是難。且如古人云。不廢困窮。不虐無告。自非大無道之君。孰肯廢虐之者。然心力用不到那上。便是自家廢虐之。須是聖人方且理會無一處不到。道喻義喻利。只是這一事上。君子只見得是義。小人只見得是利。如伯夷見飢。曰。可以養老。盜跖見之。曰。可以沃戶。樞蓋小人於利。

計較精密。更有非君子所能知者。緣是他氣稟中。自元有許多。○問。君子之於義。亦是如此。○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須是真見得有不義不辜處。便不可以得天下。若說畧行不義。畧殺不辜。做到九分。也未甚害。也不妨。這便是未信處。這裏更須玩味省察。體認存養。亦會見得定宜。恁地而不可不恁地。所謂脫然如大寐之得醒。方始是

信處耳。○問。濂離間已見大意。如何。曰。大意便是本初處。若

不見得大意。如何下手作工夫。若已見得大意。而不下手作工夫。亦不可。○所謂斯者。非大意而何。但其文理密察。則二子或未之及。又問。大意竟是如何。曰。若推其極。只是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壯祖

孟武伯問三子仁乎。夫子但言三子才各有所長。若仁則不是。易事。夫子雖不說三子無仁。但言不知其仁。則無在其中矣。仁是

全體不息。所謂全體者。合下全具此心。更無一物之雜。不息。則未嘗休息。置之無用處。全體似箇桌子四脚。若三脚便是不全。不息是常用也。或置之僻處。又被別人將去。便是息。此心具十分道理在。若只見得九分。亦不是全了。所以息者。是私欲間之。無一毫私欲。方是不息。乃三月不違以上地位。若違時便是息。不善底心。固是私。若一等閑思慮。亦不得。須要照管得此心常在。^明○問。雖全體未是仁。苟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亦可。

謂之一事之仁否。曰。不然。蓋纔說箇仁字。便用以全體言。若一事上能盡仁。便是他全體是仁了。若全體有虧。這一事上必不能盡仁。纔說箇仁字。便包盡許多事。無不當理無私了。○仁譬如一盆油。無夢子夾雜。方喚做油。一點水落裏面。便不純是油了。渾然天理便是仁。有一毫私欲。便不是仁了。子路之心。不是不仁。仁人心也有發見之時。但是不純。故夫子以不知答之。^卓○仁如白。不仁如黑。白須是十分全白。方謂之白。纔是一點

黑點破。便不謂之白了。^{夢瑛}○或問。由求所以未仁。如何。曰。只為他功夫未到。何謂工夫。先生不答。久之乃曰。聖門功夫。自有一條坦然路徑。諸公每日理會何事。所謂功夫者。不過居敬窮理以修身也。若能主敬以窮理。功夫到此。則德性常用。物欲不行。而仁流行矣。^錄

或問。令尹子文之忠。若其果無私意。出於至誠惻怛。便可謂之仁否。曰。固是。然不消泥他事上說。須看他三仕三已。還是當否。以

舊政告新令尹。又須看他告得是否。只緣他大體既不是了。故其小節有不足取。如管仲之三歸反玷。聖人却與其仁之功者。以其立義正也。故管仲是天下之大義。子文是一人之私行耳。譬如伏節死義之人。視生亡而立化者。雖未必如他之儵然。然大義却是彼雖去得好。却不足取也。^{舉時}

大凡人有己則有私。子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其志可謂高遠。然猶未離這軀殼裏。顏子不伐其善。不張大其功。則高於子

路。然顧無伐善無施勞。便是猶有此心。但顧無之而已。是一半出於軀殼裏。孔子則離了軀殼。不知那箇是已。那箇是物。凡學此而已。南升○時舉錄云。文振問此章。先生曰。子路是不以高一等。便是只割得一重細底去。猶在。○問集注云。羈勒以軀殼子裏。若聖人則超然與天地同體矣。御馬而不以制牛。這箇只是天理。聖人順之而已。曰這只是天理自合如此。支錄云。天下事合參。如老者安之。是他自帶得安之理來。朋友信之。是他自帶得信之理來。少者懷之。是他自

為學

三十三

事得懷之理來。聖人為之初無形迹。季路顏淵便先有自身了。方做去。如穿牛鼻絡馬首。都是天理如此。恰似他生下便自帶得此理來。又如放龍蛇驅虎豹。也是他自帶得驅除之理來。如剪滅虍也。也是他自帶得剪滅之理來。若不驅除剪滅。便不是天理。所以說有物必有則。不問好惡底物事。都自有箇則子。又云子路更修教細密。便是顏子地位。顏子若展拓教開。便是孔子地位。子路只緣麓了。又問集注云。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大小之

差耳。曰這道理只為人不見得全體。所以都自狹小了。最患如此。聖人如何得恁地大。人多不見道理。形骸之隔。而物我判為二。又云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若見得萬物皆備於我。如何不會開展。又問顏子恐不是強恕意思。子路却是強恕否。曰顏子固不是強恕。然學者須是強恕始得。且如今人有些小物事。有箇好惡。自定去把了好底。却把不好底與人。這般意思如何得開闊。這般在學者正宜用工。漸漸克去。便是求仁工夫。質理

為學

三十四

不遷。恕如鏡懸水止。不貳。過如水消凍釋。如三月不違。又是已前事。到這裏已自渾淪都是天理。問過是逐事上見得如何。曰固是逐事上見。也不是今日有這一件。不是此後更不做。明日又是那一件。不是此後更不做。只顏子地位高。纔見一不善不為。這一番改時。其餘是這一套。須頓消了。當那時須頓進一番。他聞一知十。觸處貫通。他覺得這一件過。其餘若有千頭萬緒。是這一番一齊打併掃蕩了。若是不遷。恕時更無形迹。這工夫原

頭却在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上面。孔子不以克己工夫告其他門人。却獨以告顏子。可見是難事。道無古今。初學且只將克己事逐處時時就身已檢察。下梢也便會到不遷怒不貳過地位。是亦顏子而已。須是子細體認他工夫是如何。然後看他氣象是如何。方看他所到地位是如何。如今要緊只是箇分別是非。一心之中便有是有非。言語便有是有非。動作便有是有非。以至於應接賓朋看文字都有是有非。須着

為學

二十五

分別教無些子不分曉始得。心中思慮纔起。便須是見得那箇是是那箇是非。才去動作行事。也須便見得那箇是是那箇是非。應接朋友交遊也須便見得那箇是是那箇是非。看文字須便見得那箇是是那箇是非。日用之間。若此等類。須是分別教盡。毫釐必計始得。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且如今見人行事。聽人言語。便須着分別箇是非。若是他做不是說不是。雖不可誦言之。自家是非須先

明諸心始得。若只管恁地籠統不分別。少間一齊都湮做不好處。都不解知。孟子亦說道我知言。說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這不是分別得分明。如何得。曾次恁地瞭然。如一段文字纔看也便要知是非。若是七分是還他七分是。三分不是。還他三分不是。如公鄉里議論。只是要酌中。這只是自家不曾見得道理分明。這箇似是。那箇也似是。且捏合做一片。且恁地過。若是自家見得是非分明。看他千度

為學

二十六

萬態都無避形。賀○敬之問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莫只是靜後能如此否。曰聖賢之意不如此。如今卒然有箇可怒底事在眼前。不成說且教我去靜。蓋顏子只是見得箇道理透。故怒於甲時。雖欲遷於乙。亦不可得而遷也。見得道理透。則既有過。自不復然。如人錯喫鳥喙。才覺了自不復喫。若專守虛靜。此乃釋老之學。將來和怒也無了。此成甚道理。問明道云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曰此是為學者理未甚明底說。言於

怒時且權傳聞這怒而觀理之是非。少間自然見得當怒不當怒。蓋怒氣易發難制。如水之澎湃。能權傳聞這怒。則如水漸漸歸港。若顏子分上不消恚地說。只見得理明。自不遷不貳矣。時

叔器問顏子樂處。莫是樂天知命。而不以貧寒累其心否。曰。也不干那樂天知命事。這四字也括不上。淳錄云。又加却樂天知命。樂。顏子胸中自有樂地。雖在貧寒之中。而不以貧寒累其心。底做樂。義剛問。這樂正。如不如樂之者之樂。曰。那說從樂天知命上去底。固不是了。這

為學

二十七

說從不如樂之上來底也。不知那樂是樂箇什麼物事。樂字只一般。但要人識得。這須是去做工夫。涵養得久。自然見得。義剛○問顏子之樂。只是天地間至富至貴底道理。樂去求之否。曰。非也。此一下未可便知。須是窮究萬理。要極微。已而曰。程子謂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又謂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大小大快活。此便是顏子樂處。這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則與萬物為一。無所

窒礙。胸中泰然。豈有不樂。淳○聖人之樂。且粗言之。人之生各具此理。但是人不見此理。這裏都黑窄窄地。如猫子狗兒相似。飢便求食。困便求睡。一得富貴。便極聲色之娛。窮四體之末。一

遇貧賤。則憂戚無聊。所謂樂者。非其所可樂。所謂憂者。非其所可憂也。聖人之心。直是表裏精粗。無不昭徹。方其有所思。都是這裏流出。所謂德盛仁熟。從心所欲。不踰矩。莊子所謂人貌而天。蓋形骸雖是人。其實是一塊天理。又焉得而不樂。又曰。聖人

為學

二十八

便是一片赤骨立底天理。顏子早是有箇物包裹了。但其皮薄。剥去容易。聖人一為指出。這是天理。這是人欲。他便洞然都得了。夢孫○顏子之樂平淡。曾點之樂已勞攘了。至邵康節云。真樂攻心不奈何。樂得大段顛蹶。或曰。顏子之樂。只是心有這道理。便樂否。曰。不須如此說。且就實處做工夫。學蒙○義剛說程子曰。周子每令求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夫天理之流行。無一毫間斷。無一息停止。大而天地之變化。小而品彙之消息。微而一

心之運用。廣而六合之彌綸。渾融通貫。只是這一箇物事。顏子博文約禮。工夫纔實。從此做去。便能尋得箇意脉。至於竭盡其才。一旦豁然貫通。見得這箇物事分明。只在面前。其樂自有不能已者。曰。也不要說得似有一箇物事樣。道是箇公共底道理。不成真箇有一箇物事在那裏被我見得。只是這箇道理。萬事萬物皆是理。但是安頓不能得恰好。而今顏子便是向前見不得底。今見得。向前做不得底。今做得。所以樂。不是說把這一箇

論學

二十一

物事來恁地快活。義剛○問叔器看文字如何。曰。兩日方思量顏子樂處。先生疾言曰。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後。見得那天理分明。日用間義禮純熟。後不被那人欲來苦楚。自恁地快活。你而今只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今却去索之於杳冥無朕之際。你去何處討。將次思量得人成病。而今一部論語說得恁分明。自不用思量。只要着去用功。如前日所說人。心道心。便只是這兩事。只去臨時思量。那箇是人心。那箇是道。

心。便顏子也只是使得人心聽命於道心。後不被人。心勝了道心。你而今便須是常揀擇教精。使道心常常在裏面。如箇主人。人心如客樣。常常如此無間斷。則便能允執厥中。義剛

博學亦非謂欲求異聞雜學。方謂之博。博之與約。初學且只須作兩途理會。一面博學。又自一面持敬守約。莫令兩下相靠。作兩路進前用功。塞斷中間。莫令相通。將來成時。便自會有通處。雅行夫問志道據德依仁游藝。曰。志於道。方是要去做。方是事親欲

論學

三

盡其孝。事兄欲盡其弟。據於德。則事親能盡其孝。事兄能盡其弟。便自有這道理了。却有可據底地位。然此只是就事上逐件理會。若是不依於仁。不到那事親事兄時。此心便沒頓放處。你於仁。則自朝至暮。此心無不在這裏。連許多德。總攝貫穿都活了。據於德。則道方有歸着。依於仁。則德方有本領。雖然。禮樂射御書數一件事。理會不得。此心便滯礙。惟是一一去理會。這道理脉絡方始一一流通。無那箇滯礙。因此又却着得這箇道理。

以此知大則道無不包。小則道無不入。小大精粗皆無滲漏。皆是做工夫處。故曰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

因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曰觀天地之運。晝夜寒暑無須更停。聖

人為學。亦是從生至死。只是如此無止法也。○其為人也發

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與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二章固不出乎畧無人欲渾然天理之意。要各隨其頭面看他意思如何。譬之皆金也。做盡時是一樣。

為學

三十一

做敘時是一樣。須是隨其意思見得分明方好。不然亦只體實而已。發憤忘食是發憤便能忘食。樂以忘憂是樂便能忘憂。更無些小係累。無所不用其極。從這頭便點到那頭。但見義理之無窮。不知身世之可憂。歲月之有變也。眾人縱如何發憤。也有些無緊要心在。雖如何樂。終有些係累乎其中。不怨天不尤人。樂天安土安於所遇。無一毫之私意。下學上達是天人事理洞然透徹。無一毫之間隔。聖人所謂上達。只是一舉便都在此。非

待下學後旋上達也。聖人便是天。人則不能如天。惟天無人許多病。故獨能知之。天非真有知識能知。但聖人有此理。天亦有此理。故其妙處獨與之契合。釋氏亦云。惟佛與佛乃能知之。正此意也。伯雨

顏子犯而不校是成德事。孟子三自反却有着力處。學者莫若且理會自反。却見得自家長短。若遽學不校。却恐儻個都是非曲直。下梢於自己分却恐無益。端蒙

為學

三十一

淳錄云。徐問立於禮猶可用力。詩今難曉。樂又無。何以興成乎。曰。今既無此家具。只有理義在。只得就理義上講究。如分別是非。到感慨處。有以興起其善心。懲創其惡志。便是興於詩之功也。涵養和順。無斯須不和不樂。悠地和平。便是成於樂之功也。如禮今亦無。只是硬做步規矩。自悠地收斂。古人此身終日都在禮之中。不由自家。古人興於詩。猶有言語以諷誦。禮全無說話。只是悠地做去。樂更無說話。只是聲音節奏。使人聞之。自然和

理義

平。故荀子曰禮樂法而不說。義明

博文工夫固多。約禮只是這步子。如此是天理。如此是人欲。不入人欲則是天理。禮者天理之節文。節謂等差。文謂文采。等差不同。必有文以行之。鄉黨一篇。乃聖人動容周旋皆中禮處。與上大夫言自然閑閑。與下大夫言自然侃侃。若與上大夫言却侃侃。與下大夫言却閑閑。便不是。聖人在這地位。知這則樣。莫不中節。今人應事。此心不熟。便解忘了。又云聖賢於節文處描畫

南學

三十三

出這樣子。令人依本子去學。譬如小兒學書。其始如何便寫得好。須是一筆一畫都依他底。久久自然好去。又云天理人欲。只要認得分明。便喫一盞茶時。亦要知其孰為天理孰為人欲。無○安卿問博文是求之於外約禮是求之於內否。曰何者為外。博文也是自內裏做出來。我本來有此道理。只是要去求。知須是致。物須是格。雖是說博。然求來求去終歸於一理。乃所以約禮也。易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

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欲罷不能。如人行步。左脚起了。不由得右脚不起。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若是到那窮神知化。則須是德之盛也方能。義明○瞻前忽後。是猶見得未定。及所立卓爾。則已見得定。但未到耳。只是天理自然底不待安排。所以着力不得時。蓋為安排着便不自然。便與他底不相似。這箇卓爾事事有在裏面。亦如一以貫之相似。位

因說子在川上一章問曰。今不知吾之心與天地之化是兩箇物

南學

三十四

事。是一箇物事。公且思量。良久乃曰。今諸公讀書。只是去理會得文義。更不去理會得意。聖人言語。只是發明這箇道理。這箇道理。吾身也在裏面。萬物亦在裏面。天地亦在裏面。通同只是一箇物事。無障蔽。無遮礙。吾之心即天地之心。聖人即川之流。便見得也是此理。無往而非極致。但天命至正。人心便邪。天命至公。人心便私。天命至大。人心便小。所以與天地不相似。而今講學。便要去找得與天地不相似處。要與天地相似。又曰虛空中

都是這箇道理。聖人便隨這事物上做出來。又曰。如今識得箇大原了。便見得事事物物都從本根上發出來。如一箇大樹。有箇根株。便有許多芽葉枝葉。牽一箇則千百箇皆動。

蔡行夫問。仁者不憂一章。白知不惑。勇不懼。却易理會。仁者不憂。須思量。仁者如何會不憂。蔡云。莫只是無私否。方子錄云。或曰。仁者無私心。故不憂。曰。固是無私。然所以無私者。須看得透。方得。楊至之云。是人欲淨盡自然樂否。曰。此亦只是親說。洪慶問。先生說是如

為學

三十五

何。曰。仁者心便是理。看有甚事來。便有道理應他。所以不憂。一作仁者心與理一心。純是這道理。看甚麼事。自有這道理在。處置他自不煩惱。人所以憂者。只是卒然遇事。未有一箇道理應他。便不免有憂。○有仁知而後有勇。然而仁知又少。勇不得。蓋雖曰仁能守之。只有這勇方能守得到頭。方能接得去。若無這勇。則雖有仁知。少間亦恐會放倒了。所以中庸說知仁勇三者。勇本是箇沒緊要底物事。然仁知不是勇。則做不到頭。半途而廢。

經權之分。諸人說皆不合。曰。若說權自權。經自經。不相干涉。固不可。若說事須用權。經須權而行。權只是經。則又全無分別。權與

經須有異處。雖有異而權實不離于經也。這裏所爭只是毫釐。只是諸公心裏。看不子細。伊川說權只是經。恐也未盡。嘗記龜山云。權者經之所不及。這說却好。蓋經者只是存得箇大法。正當底道理而已。至精微曲折處。固非經之所能盡也。所謂權者。於精微曲折處曲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耳。所以說中之為貴。

為學

三十五

者。權者即是經之要妙處也。○可與立者。能處置得常事。可與權者。即能處置得變事。雖是處變事。而所謂處置常事意思只在。并以辨義。至以行權。此說義與權自不同。漢儒反經合道一句。細推亦通。緣權字與經字對說。纔說權便是變。却那箇須謂之反可也。然雖是反。那經却不悖於道。雖與經不同。而其道一也。因知道伊川之說。斷然經自是經。權亦是經。漢儒反經之說不是。此說不可不知。然細與推考其言亦無害。此說亦不

可不知義字大。自包得經與權。自在經與權過接處。如事常法如此。區處固是經。若合當如此。亦是義當守其常。變了常法。他地區處固是權。若合當他地。亦是義當通其變。文中子云。權義舉而皇極立。若云經權舉則無害。何故將義來對權。不知經自是義。權亦是義。義字兼經權而用之。若以義當經。恰似將一箇包兩物之物。對着一物之物。賀孫

事人事鬼以心言。知生知死以理言。泳 ○亞夫問未知生焉知死。

高學

三十一

先生曰。若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才說破。則人便都理會得。然須知道人生有多少道理。自稟五常之性以來。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者。須要一一盡得這生底道理。則死底道理皆可知矣。張子所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是也。時舉

參也竟以魯得之。曾子魯鈍難曉。只是他不肯放過。直是捱得透徹了方住。不似別人只畧綽見得夢小了便休。今一樣徹底見得容易。又不能堅守。鈍底捱得到畧曉得處。便說道理止此。更

不深求。惟曾子不肯放舍。若這事有未透。直是捱得到盡處。所以竟得之。個 ○魯鈍則無造作。賀孫 ○魯鈍之人却能守其心專一。明達者每事要入一分。半上落下多不專一。蟻

學者要須常有三子之事業。又有曾點襟懷。方始不偏。蓋三子是就事上理會。曾點是見得大意。却少事上工夫。三子雖就事上學。又無曾點底脫洒意思。時舉 ○周貴卿問先生教人。每令就下學上用功。而謂曾皙視三子區區於事為之末者。有間矣。如

高學

三十一

何曰。三子於事為上也。見不曾透。他正緣見那為國以禮底道理未透。所以後來他地。子路那步子客氣未消磨得盡。再求畢竟有才要做事。為任意重。公西華較細膩得些子。但也見不透。又問曾皙說得高遠。不就事實。曰某嘗說曾皙不可學。人若學他便狂妄了。他父子之學正相反。曾子是一步一步踏著實地去做。直到那曾子曰唯方是。葉鑒錄作是得然他到這裏也只是唯而已。也不曾恁地差異。從此後也只是穩穩帖帖地。去。到臨

死依舊是戰戰兢兢不曾怠地自在。發孫錄云。未死以前。戰戰兢兢。未曾少息。豈曾如此。曾替不曾見他工夫。只自說着。這便是狂簡。如莊列之徒。皆是他自說得他地好。發孫錄云。也是他見得如此。所以夫子要歸裁正之。若是不裁。只管聽他怠地。今日也浴沂詠歸。明日也浴沂詠歸。却做箇甚麼合殺。義剛○吳兄問曾替言志一段。先生曰。何謂視其氣象。雖堯舜事業亦可為。吳兄無對。先生曰。曾替但開口說一句。異乎三子者之撰。時便自高了。蓋三子所志者。雖皆是

實然。未免局於一君一國之小。向上更進不得。若曾替所見。乃是大根本。使推而行之。則將無所不能。雖其功用之大。如堯舜之治天下。亦可為矣。蓋言其所志者大。而不可量也。譬之於水。曾替之所用力者。水之源也。三子之所用力者。水之流也。用力於源之處。則其功止於一派。用力於源。則放之四海亦猶是也。然使曾替遂行其志。則恐未能得其言。故以為狂者也。若曾子則一唯之後。本末兼該。體用全備。故其傳道之任。不在其父

而在其子。則其虛實之分。學者其必有以察之。杜祖○問集注云。曾替之學。有以見乎日用之間。莫非天理流行之妙。日用之間。饑食渴飲。冬裘夏葛。以至男女居室之類。在曾替見。則莫非天理。在他人則只以濟其嗜欲。曰固是。同是事。是者便是天理。非者便是人欲。如視聽言動。人所同也。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天理。非禮而視聽言動。便是人欲。植曰。即是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否。曰是。植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子夏之意。只說是死生是稟於有生之初。不可得而移。富貴是眼下有時。適然遇着。非我所能必。若推其極。固是都稟於有生之初。因問伊川橫渠命遇之說。曰。所謂命者。如天子命我作甚官。其官之閑易繁難。甚處做得。甚處做不得。便都是一時命了。自家只得去做。故孟子只說莫非命也。却有箇正與不正。所謂正命者。蓋天之始初命我。如事君忠事父孝。便有許多條貫在裏。至於有厚薄淺深。這却是氣稟了。然不謂

之命不得。只不是正命。如桎梏而死。喚做非命不得。蓋緣他當時稟得箇乖戾之氣。便有此。然謂之正命不得。故君子戰兢如臨深履薄。蓋欲順受其正者。而不受其不正者。且如說當死於水火。不成便自赴水火而死。如今只恁地看。不必去生枝節。說命說遇說同說異也。黃孫

問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與鄉愿如何。曰却不同。他是大拍頭做要壓倒人。鄉原却是不做聲不做氣。陰沉做罪過底人。義剛言二

者皆是要譽而天理都不存了。曰固是如此。但一箇是向前去做。一箇是退來做。義剛

今人做事。未論此事當做不當做。且先計較此事有甚功效。既有計較之心。便是專為利而做。不得知事之當為矣。德者理之得於吾心者也。凡人若能知所當為而無為利之心。這意思便自高遠。才為步小利害。計步小便宜。這意思便卑下了。所謂崇者謂德自此而愈高起也。時舉

若教原憲去為宰從政。未必如子路冉求之徒。然教子路冉求做原憲許多孤介處。也做不得。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原憲却似只要不為。却不理會有為一節。如今看道理也恁地漸漸看將去。不可說道無所見無所得便放倒休了。也不可道有步小所見有步小所得便自喜道只消如此。這道理直是無窮。賀孫

問禹稷之有天下。羿禹不得其死。固是如此。亦有德如禹稷而不

有天下者。孔子終身為旅人是也。亦有惡如羿禹而得其終者。盜跖老死於牖下是也。凡事應之必然。有時而或不然。學者之心。惟知為善而已。他不計也。夫子不答。固有深意。非聖人不能如是。曰此意思較好。

聖人不自言命。凡言命者。皆為衆人言也。道之將行也與命也。為公伯寮愬子路言也。天生德於予。亦是門人促之使行。謂可以速矣。故有是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亦是對衆人言。熹

夫子謂子貢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聖人說此一句。不是且恁地虛說。子貢曰。然非與。然字也是。非與也是。而今只管懸想說道一貫。却不知貫箇甚麼。如云好古敏以求之。如曾子問許多曲折。夫子一一告之。末云吾聞諸老聃云。是聖人當初都曾事事理會過。如天下之理。說道事親。事親中間有多少事。說道事君。事君中間有多少事。而今正患不能一一見箇恰好處。如何便說一貫。近見永嘉有一兩箇相識。考制度。却不理會。

為學

四十三

根本。一旦臨利害。那箇都未有用處。呂伯恭向來教人。亦云論語皆虛言。不如論實事。便要去找史。如陸子靜又說箇虛靜云。全無許多事。顏子不會學。擇乎中庸得一善。善則一矣。何用更擇。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一聞之外。何用再聞。便都與禪家說話一般了。聖人道理都不恁地。直是周備。發理○問謝氏謂如天之於衆形。非物物刻而雕之。是如何。曰。天只是一氣流行。萬物自生自長。自形自色。豈是逐一粒點得如此。聖人只

是一箇大本大原裏發出。視自然明。聽自然聰。色自然溫。貌自然恭。在父子則為仁。在君臣則為義。從大本中流出。便成許多道理。只是這箇一便貫將去。所主是忠。發出去無非是恕。寓

問終身行之其恕乎。如何不說忠。看得忠字尤為緊要。曰。分言忠恕。有忠而後恕。獨言恕。則忠在其中。若不能恕。則其無忠可知。恕是忠之發處。若無忠。便自做恕不出。問忠恕也是動靜底道理。靜是主處。動是用處否。曰。聖人每就用處教人。亦不是先有

為學

四十四

靜而後能動。問看來主靜是做工夫處。曰。雖說主靜。亦不是棄事物以求靜。既為人。亦須著事君親。交朋友。經妻子。御僕僕。不成捐棄了閑門靜坐。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中須有箇商量。倒斷始得。這處正要着力做工夫。又曰。動靜亦不是截然動截然靜。不是靜坐時守在這裏。到應接時便散亂了去。動靜不出一箇理。知這事當做。便順理做去。便見動而靜底意思。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

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始能靜。靜而能存養。則應接處始得力。須動時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莫使工夫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若無工夫。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矣。動靜恰似船一般。須得隨他潮去。浪頭高。船也隨他上。浪頭低。船也隨他下。動靜只是隨他去。當靜還他靜。當動還他動。又如與兩人同事相似。這人做得不是。那人便着救他。那人

論學

中十五

做得不是。這人便着去救他。終不成兩人相推。這人做不是。却推說不干我事。是那入做得如此。那人做不是。推說不干我事。是他做得如此。便不是相為底道理。又曰。所以程子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言涵養當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若不能以敬養在這裏。如何會去致得知。若不能致知。又如何成得這敬。因言近來稍信得命。及孔子說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觀此一段。則窮達當付之分定。所當謀者惟道爾。曰。此一段不專

為有命。蓋專為學者當謀道而設。只說一句。則似緩而不切。故又反覆推明。以至憂道不憂貧而止。且君子之所急當先義。語義則命在其中。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此只說義。若不恤義。惟命是恃。則命可以有得。雖萬鍾有不辨禮義而受之矣。義有可取。如為養親。於義合取而有不得。則當歸之命爾。如澤無水。因則不可以有為。只得致命遂志。然後付之命可也。大雅
義精則命立。命立則義與我而不取。或我取而命不與。皆正也。

論學

中十六

君子學道。是曉得那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與乾稱父坤稱母底道理。方能受人。小人學道。不過曉得孝弟忠信而已。故易使也。素問知皆擴而充之。曰。這處與於止。知其所止。語意畧同。上面在知字上。下在能字上。既知得則皆當擴而充之。如惻隱之心是仁。則每事皆當擴而為仁。羞惡之心是義。則每事皆當擴而為義。為禮為智亦各如此。今有一種人。雖然知得。又道是這箇也無

妨。而今未能理會得。又且恁底。如知這事做得不是。得人憎。面
前也自惶恐。識得可羞。又却不能改。如今人受人之物。既知是
不當受。便不受可也。心裏却說我且受去莫管。這便是不能充。
但當於知之之初。便一向從這裏充將去。便廣大如火之始。然
衆之始。達始然始達。能有幾多。於這裏便當幹開放出。使四散
流出去。便是能擴。如怵惕孺子入井之心。這一步子能做得甚
事。若不能充。今日這步子發了。又過却。明日這步子發了。又過

事學

早

却都只是閑。若能擴充。於這一事發見。知得這是惻隱之心。是
仁。于別底事。便當將此心充去。使事事是仁。如不欲害人。這是
本心。這是不忍處。若能充之於每事上。有害人之處。便不可做。
這是充其惻隱。如齊宣王有愛牛之心。孟子謂是乃仁術也。若
宣王能充這心。甚事不可做。只是面前見這一牛。這心便動。那
不曾見底。便不如此了。至於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這是
多少傷害。只為利心一蔽。見得土地之美。却忘了這心。故孟子

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
所不愛及其所愛。且如土地無情之物。自是不當愛。自家不必
愛之。愛他作甚。梁惠王其始者。愛心一萌。糜爛其民以戰。已自
不是了。又恐不勝。盡驅所愛子弟以徇之。這是由其不愛之心
反之以至害其所愛處。這又是反着那心處。子蒙○問體認四
端擴充之意。如朋友相親。充之而無間斷。則貧病必相卹。患難
必相死。至於仁民愛物。莫不皆然。則仁之理得矣。如朋友責善

事學

早

充之而無間斷。則見惡必如惡惡臭。以至於除殘去穢。戴暴禁
亂。莫不皆然。則義之理得矣。如尊卑秩序。充之而無間斷。則不
肯一時安於不正。以至於正天下之大倫。定天下之大分。莫不
皆然。則禮之理得矣。如是是非非充之而無間斷。則善惡美利
公私之別。截然而不可亂。以至於分別忠佞。親君子遠小人。莫
不皆然。則智之理得矣。曰。只要常常存地體認。若常常存地體
認。則日用之間。匝匝都滿。密密拶地。問人心陷溺之久。四端蔽

於利欲之私。初用工亦未免間斷。曰固是。然義理之心纔勝。則利欲之念便消。且如惻隱之心勝。則殘虐之意自消。羞惡之心勝。則貪冒無恥之意自消。恭敬之心勝。則驕惰之意自消。是非之心勝。則含糊苟且頑冥昏謬之意自消。賀孫

一日未死一日要是當。百年未死百年要是當。這便是立命。天壽不貳。便是知性知天之力。修身以俟。便是存心養性之功。立命一句。更用通下章看。問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若是人力所致者。

大學

四十九

如何是命。曰前面事都見不得。若出門吉凶禍福皆不可知。但有正有不正。自家只順受他正底。自家身分無過。恁地死了。便是正命。若立巖牆之下。與桎梏而死。便不是正命。或如比干剖心。又不可不謂之正命。直卿說先生向嘗譬喻。一似受差遣。三年滿罷便是君命之正。若歲月間以罪去。也是命。便不是正底命。先生曰。若自家無罪。便歲月間去。又不可不謂之正命。子善問孟子謂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今人却道我命若未死。縱立

巖牆之下。也不到壓死。曰莫非命者。是活絡在這裏。看他如何來。若先說道我自有命。雖立巖牆之下。也不妨。即是先指定一箇命。便是紂說我生不有命在天。因舉橫梁行同報異與氣遇等語。伊川却道他說遇處不是。又曰這一段文勢。直是緊。若精神鈍底。直箇趕他不上。如龍虎變化。直是捉搦他不住。賀

正淳問急先務一段。何如。曰人人各有當務之急。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此各有所急也。堯以不得舜為已

大學

五十

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此聖人之所急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若學問學稼則是急。今人讀書中亦自有合着急處。若是稍慢處。理會未得也。且放過不妨。緊要處須着理會。又問急親賢也。急先務也。治天下莫過於親賢。知却隨時因事為之。故不指言如舜之舉相去凶。是舜之先務。禹之治水。是禹之先務。何如。曰大畧是如此。下文云此之謂不知務。須是凡事都有輕重緩急。如

眼下修緝禮書。固是合理會。若只知有這箇都困了。也不得。又須知自有要緊處。乃是當務。又如孟子答今之樂。猶古之樂。這裏且要得他與百姓同樂是緊急。若就這裏便與理會。今樂非古樂。便是不知務。賀孫

夫口之欲食。目之欲色。耳之欲聲。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逸。如何自會恁地。這固是天理之自然。然理附於氣。這許多却從血氣軀殼上發出來。故君子不當以此為主。而以天命之理為主。都

高學

五十一

不把那箇當事。但看這理合如何。有命焉。有性焉。此命字與性字是就理上說。性也。君子不謂性也。命也。君子不謂命也。此性字與命字是就氣上說。賀孫

乾九二聖人之學。可欲之善屬焉。可欲之善是自然道理。未到修為。故曰聖人之學。坤六二賢人之學。有諸己之信屬焉。有諸己便欲執持保守。依文按本做。故曰賢人之學。忠信進德修辭立誠。乾道也。是流行發用。朴實頭便做將去。是健之義。敬以直內

義以方外。坤道也。便只簡靜循守。是順之義。大率乾是做。坤是守。乾如活龍相似。有猛烈底氣象。故九五曰飛龍在天。文言說得活潑潑地。到坤便善了。六五只說黃裳元吉。文言中不過說黃中通理。正位居體而已。看易記取陰陽二字。看乾坤記取健順二字。便不錯了。普

致中和。致中工夫如何便到。其始也不能一。一常在十字上立地。須有偏過四傍時。但久久純熟自別。孟子所謂存心養性收其

高學

五十二

放心。格則在此等處。乃致中也。至於克廣其仁。義之心等處。乃致和也。人傑

問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一段。且如性中有這仁。便真箇盡得仁底道理。性中有這義。便真箇盡得義底道理。云。曰如此說盡說不着。且如仁能盡父子之仁。推而至於宗族亦無有不盡。又推而至於鄉黨亦無有不盡。又推而至於一國。至於天下亦無有不盡。若只於父子上盡其仁。不能推之於宗族。便是不能盡

其仁。能推之於宗族而不能推之於鄉黨。亦是不能盡其仁。能推之於鄉黨而不能推之於一國天下。亦是不能盡其仁。能推於已而不能推於後。能盡於甲而不能盡於乙。亦是不能盡。且如十件事能盡得五件。而五件不能盡。亦是不能盡。如兩件事盡得一件。而一件不能盡。亦是不能盡。只這一事上能盡其初而不能盡其終。亦是不能盡。能盡於蚤而不能盡於暮。亦是不能盡。就仁上推來是如此。義禮智莫不然。然自家一身也如何

大學

五十三

做得許多事。只是心裏都有這箇道理。且如十件事。五件事是自家平生曉得底。或曾做來。那五件平生不曾識。也不曾做。卒然至面前。自家雖不曾做。然既有此道理。便識得破。都處置得下。無不盡得這箇道理。如能盡人之性。人之氣稟有多少般樣。或清或濁。或昏或明。或賢或鄙。或壽或夭。隨其所賦。無不有以全其性而盡其宜。更無夢子欠闕處。是它元有許多道理。自家一一都要處置教是。如能盡物之性。如鳥獸草木有多少般樣。

亦莫不有以全其性而遂其宜。所以說唯天下之至誠為能盡人物之性。蓋聖人通身都是這箇真實道理了。拈出來便是道理。東邊拈出東邊也是道理。西邊拈出西邊也是道理。如一斛米。初間量得十斗。再量過也有十斗。更無夢子少欠。若是不能盡其性。如元有十斗。再量過却只有七八斗。少了三二斗。便是不能盡其性。天與你許多道理。本自具足。無夢子欠闕。只是人自去欠闕了他底。所以中庸難看便是如此。須是心地大段廣

大學

五十四

大方看得出。大段精微方看得出。精密而廣闊方看得出。或曰中庸之盡性即孟子所謂盡心否。曰盡心是就知上說。盡性是就行上說。或曰能盡得真實本然之全體是盡性。能盡得虛靈知覺之妙用是盡心。曰然。盡心就所知上說。盡性是就事物上說。事物物上各要盡得他道理較零碎。盡心則渾淪。蓋行處處却渾淪。如盡心才知夢子全體便都見。又問盡心了方能盡性否。曰然。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知天便是如此。○聖人贊天地之

化育。蓋天下事有不恰好處。被聖人做得都好。丹朱不肖。堯則以天下與人。洪水汎濫。舜尋得禹而民得安居。桀紂暴虐。湯武起而誅之。

問尊德性而道問學一段。曰。此本是兩事。細分則有十事。其實只兩事。兩事又只一事。只是箇尊德性。却將箇尊德性來道問學。所以說尊德性而道問學也。并○問尊德性而道問學。行意在先。擇善而固執。知意又在先。如何。曰。此便是互相為用處。大哉。

為學

五十五

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是言道體之大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言道之細處。只章首便分兩節來。故下文五句又相因。尊德性至敦厚。此上一截便是渾淪處。道問學至崇禮。此下一截便是詳密處。道體之大處。直是難守。細處又難窮究。若有上面一截而無下面一截。只管道是我渾淪。更不務致知。如此則茫然無覺。若有下面一截而無上面一截。只管要纖悉。知更不去行。如此則又空無所寄。如有一般人。實是敦厚。

淳朴。然或箕踞不以為非。便是不崇禮。若只去理會禮文而不敦厚。則又無以居之。所以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便是敦厚以崇禮。

忠信所以進德。是乾健工夫。蓋是剛健粹精。兢兢業業。日進而不自己。如活龍然。精彩氣焰。自有不可及者。直內方外。是坤順工夫。蓋是固執持守。依文按本。底做得去。所以為學者事也。又云。說易只是陰陽。說乾坤只是健順。如此議論。更無差錯。道夫○

為學

五十六

修辭立誠。自有剛健主立之體。敬義便有靜順之體。進修便是箇篤實。敬義便是箇虛靜。故曰陽實陰虛。皆○問君子進德修業。曰。乾卦連致知格物誠意正心都說了。坤卦只是說持守。坤卦是箇無頭物。事事都不能為首。只有後面一節。循規蹈矩。依而行之。柔順貞固而已。乾父坤母意思可見。乾如創業之君。坤如守成之君。乾如蕭何。坤如曹參。乾則不言所利。坤則利牝馬之貞。每每不同。所以康節云。乾無十。坤無一。乾至九而止。奇。

數也。坤數偶無奇數也。用之云。乾無十者。有坤以承之。坤無一者。有乾以首之。曰然。○履之問易之忠信。莫只是實理。曰此說實理未得。只是實心。有實心則進德自無窮已。又曰實心便是學者之關中河內。必先有此而後可以有為。若無此則若存若亡而已。焉能有得乎。有諸己之謂信。意正謂此。又曰程子謂一心之中。如有兩人焉。將為善有惡以間之。為不善又有愧恥之心。此正交戰之驗。程子此語。正是言意不誠心不實處。人凡

有學

五十七

有學

五十八

意不誠。分明是吾之賊。我要上。他牽下。我要前。他拖後去。此最學者所宜察。道夫

敬以直內。是無纖毫私意。胸中洞然。徹上徹下。表裏如一。義以方外。是見得是處。決定是恁底。不是處。決定不恁地。截然方方正正。聖門學者問一句。聖人答他一句。便領畧將去。實是要行得。如今說得儘多。只是不曾就身已做。看某之講學。所以異於科舉之文。正是要切已行之。若實是把做工夫。只是敬以直內義

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賀孫

謙之為義。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好尚之。蓋太極中本無物。若事

業功勞。又於我何有。觀天地生萬物。而不言所利可見矣。賀孫

問艮之象。何以為光明。曰定則明。凡人胃次煩擾。則愈見昏昧。中

有定止。則自然光明。莊子所謂泰宇定而天光發是也。履○艮

其背是止於止。行其庭不見其人。是止於動。故曰時止則止。時

行則行。伯豐問如奔馬不與如何。曰亦近之。繼曰未似。若遺書

中所謂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

在人。其實無一事。是此氣象。○不獲其身。不得其身也。猶言

討自家身已不得。又曰欲出於身。人才要一件物事。便須以身

己去對副他。若無所欲。則只恁地平平過。便似無此身一般。明

道曰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說得最好。便是不

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不見有物。不見有我。只見其所當止

也。如為人君止於仁。不知下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於仁。為人

臣止於敬。不知上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於敬。只認我所當止也。以至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大事小事莫不皆然。○良其皆不獲其身。只是道理所當止處。不見自家身。不見利。不見害。不見痛痒。只見道理。才將此身預其間。則道理便壞了。如古人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皆是見道理所當止處。故不見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只是見得道理合當恁地處置。皆不見是張三與是李四。
從仙傳但見身外不見道理也。故只飛身變化了。不見利不見害。

乾坤只是一箇健順之理。人之性無不具此。雖千萬人吾往矣。便是健。雖楊寬博吾不協焉。便是順。如剛果奮發。謙遜退讓。亦是。所以君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是剛強。健之理如此。至於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是柔懦。順之理如此。但要施之得其當。施之不當。便不是乾坤之理。且如孝子事親。須是下氣怡色。起敬起孝。若用健便是悖逆不孝。事君須是五朝正色。犯顏敢諫。若用順便是阿諛順旨。中庸說君子

而時中。時中之道。施之得其宜便是。文

如崇禮卑。地卑便廣。高則狹了。人若只揀取高底做便狹。兩脚踏地做方得。若是看見物事填教一二尺高。便不穩了。如何會廣。○地至卑。無物不載在地上。縱開井百尺。依舊在地上。是無物更卑得似地。所謂德言盛。禮言恭。禮是要極卑。故無物事無箇禮。至於至微至細底事。皆當畏懼戒謹。戰戰兢兢。惟恐失之。這便是禮之卑處。曲禮曰。毋不敬。自上東階。先右足。上西階。先

左足。美之有菜者用挾。無菜者不用挾。無所不致其謹。這便都是卑處。又曰。似這處不是他特地要恁地。是他天理合如此。知識日多。則知日高。這事也合理。那事也合理。積累得多。業便廣。○知崇禮卑。這是兩截。知崇是智識超邁。禮卑是須就切實處行。若知不高。則識見淺陋。若後不切。則所行不實。知識高便是象天。所行實便是法地。識見高於上。所行實於下。中間便生而不窮。故說易行乎其中。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大學所說格

物致知。是知樂之事。所說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禮卑之事。賀孫

飢食渴飲人心也。如是而飲食如是而不飲食道心也。喚做人便有形氣。人心較切近於人。道心雖先得之。然被人心隔了一重。故難見。道心如清水之在濁水。惟見其濁不見其清。故微而難見。人心如孟子言耳目之官不思。道心如言心之官則思。故貴先立乎其大者。人心只見那邊情欲之私。道心只見這邊道理。

為學

本十二

之公。有道德心則人心為所節制。人心皆道心也。伯羽 ○林子武

問道心是先得。人心是形氣所有。但地步較闊。道心却在形氣中。所以人心易得陷了道心也。是如此否。曰天下之物。精底便難見。麤底便易見。飢渴寒燥是至麤底。雖至愚之人亦知得。若以較細者言之。如利害則會數已有不能知者。若是義理則愈是難知。這只有些子不多。所以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言所罕不多。義剛 ○問微是微妙難體。危是危動難安否。曰不

止是危動難安。大凡徇人欲自是危險。其心忽然在此。忽然在彼。又忽然在四方萬里之外。莊子所謂其熱焦火。其寒凝水。凡苟免者皆幸也。動不動便是墮坑落壑。危孰甚焉。文蔚 ○程子曰人心人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惟精以致之。惟一以守之。如此方能執中。此言盡之矣。惟精者。精審之而勿雜也。惟一者。有首有尾專一也。此自堯舜以來所傳未有他議論。先有此言。聖人心法無以易此。經中此意極多。所謂擇善而固執之。擇

為學

本十二

善即惟精也。固執即惟一也。又如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皆惟精也。篤行又是惟一也。又如明善是惟精也。誠之便是惟一也。大學致知格物。非惟精不可。能誠意則惟一矣。學只是學此道理。孟子以後失其傳。亦只是失此。洽 ○問堯舜禹大聖人也。允執厥中。執字似亦大段喫力如何。曰聖人固不思不勉。然使聖人自有不思不勉之意。則固念而作狂矣。經言此類非一。更細思之。人傑

性學遜志務時敏。厥德修罔覺。遜志者遜順其志。掠下這志入那事中。子細低心下意。與他理會。若高氣不伏。以為無緊要。不能入細理會得。則其修亦不來矣。既遜其志。又須時敏。若似做不做。或作或輟。亦不濟事。須是遜志務時敏。則厥修乃來。為學之道。只此二端而已。又戒以允懷於茲二者。則道乃積于厥躬。積者來得件數多也。惟數學半。蓋已學既成。居于人上。則須教人。自學者學也。而教人者亦學。蓋初學得者是半。既學而推以

為學

本三

教人與之講說。已亦因此溫得此段文義。是數之功亦半也。念終始典于學。始之所學者學也。終之所以教人者亦學也。自學教人無非是學。自始至終日日如此。忽不自知其德之修矣。個○遜志則無所墜落。志不低則必有漏落在下面。節

子善問甫田詩志大心勞。曰小序說志大心勞。已是說他不好。人若能循序而進。求之以道。則志不為徒大。心亦何勞之有。人之所期固不可不遠大。然下手做時也須一步敘一步着實做始

得。若徒然心務高遠。不下着實之功。亦何益哉。欽

聖人有作。古禮未必盡用。視許多瑣細制度。皆若具文。且是要理會大本大原。曾子丁寧說不要理會籩豆之事。非孔子焉不學。如何盡做這事。孟子說井田只據詩說。後面出入相友。幾句。這是大本大原處。如理會周禮。非位至宰相。又遇文武之君。不能行其事。又如孫吳說用兵。也有箇本原。如說一曰道。道者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後造大

為學

本四

事。若使不合於道理。不和於人神。雖有必勝之法。無所用之。又曰如今且要分別是非。是底直是是。非底直是非。少間做出便是。若依希底也。喚作是便了。下梢只是非。須是要做第一等人。若決是要做第一等人。若才力不逮。也只做得第四五等人。今合下便要。做第四五等人。說道就他才力如此。下梢成甚麼物事。又曰須是先理會本領端正。其餘事物漸漸理會到上面。若不理會本領了。假饒你百靈百會。若有些子私意。便粉碎了。

只是這私意如何卒急除得。孔子教顏子克己復禮。其餘弟子莫不以此意望之。胡氏關治道齊。亦非獨只理會這夢。如所謂頭容直足容重手容恭許多說話都是本原。君舉所說。非謂其不是。只是不是次序。如莊子云。語道非其序則非道也。自說得好。如今人須是理會身心。如一片地相似。須是用力子細開墾。未能如此。只管說種東種西。其實種得甚麼物事。某嘗說佛老也自有快活處。只緣他打併得心上淨潔。所以本朝如李文靖王

朱學

朱十五

文正。楊文公。劉元城。呂申公。都是甚麼地人也。都去學他。又曰。論來那樣事不着理會。若本領是了。少間如兩漢盛衰。三國分併。唐初開興後來衰。以至於本朝。若有工夫。自可理會。如讀虞夏商周之書。許多聖人亦有說賞罰。亦有說兵刑。只是這箇不是本領。某之諸生。度得他脚手也未可與括盡許多。只是且教他就切身處理會。又曰。公今且收拾這心下勿為事物所勝。且如一日全不得去講明道理。不得讀書。只去應事。也須使這心

常常在這裏。若不先去理會得這本領。只要去就事上理會。雖是理會得許多骨董。只是添得許多雜亂。只是添得許多驕吝。某這說的定是恁地。雖孔子復生。不能易其說。這道理只一而已。賀

誠無為。只是常存得這箇道理在這裏。方始見得幾。方始識得善惡。若此心放而不存。一向反覆顛錯了。如何別認得善惡。溪言誠無為幾善惡。才誠便行其所無事。而幾有善惡之分。於此

朱學

朱十六

之時。宜常察識得是非。其初乃毫忽之微。至其窮察之久。漸見充越之大。天然有箇道理開裂在那裏。此幾微之決。善惡之分也。若於此分明。則物格而知至。知至而意誠。意誠而心正。身修而家齊國治天下平。如激湍水。自己不得。如田單火牛。自止不住。寓

明道答橫渠定性未能不動一章。明道意言不惡事物亦不逐事物。今人惡則全絕之。逐則又為物引將去。惟不拒不流。泛應曲

當則善矣。蓋橫渠有意於絕外物而定其內。明道意以為須是內外合一。動亦定。靜亦定。則應物之際。自然不累於物。苟只靜時能定。則動時恐却被物誘去矣。端○問聖人定處未詳。曰知止而後有定。只看此一句便了得。萬物各有當止之所。知得則此心自不為物動。曰舜號泣於旻天。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當此時何以見其為定。曰此是當應而應。當應而應便是定。若不當應而應便是亂了。當應而不應則又是死了。淳○當應便應。有

為學

本七

許多分教來。便有許多分教應。這裏自定。曰子哭之慟。何以見其為定。曰此是當應也。須是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再三誦此語。以為說得圓。淳

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如是。心中實見得理之不安。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常常恊底。則德不期而進矣。誠便即是忠信。修省言辭。便是要立得這忠信。若口不擇言。只管逢事便說。則忠信亦被汨沒動蕩立不住了。賀孫

問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情性之正。記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恐減與盈是禮樂之體本如此。進與反却是用功處否。曰減是退讓。樽節收斂底意思。是禮之體本如此。進者力行之謂。盈是和說舒散快滿意。是樂之體如此。反者退斂之謂。禮主其減。却欲進一步向前着力去做。樂主其盈。却須退斂節制收拾歸裏。如此則禮減而却進。樂盈而却反。所以為得情性之正也。故曰減而不進則消。

為學

本八

盈而不反則亡也。因問如此則禮樂相為用矣。曰然。錄心只是放寬平便大。不要先有一私意隔礙便大。心大則自然不急迫。如有禍患之來。亦未須驚恐。或有所獲。亦未要便歡喜在。少間亦未必禍更轉為福。福更轉為禍。荀子言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蓋君子心大則是天心。心小則文王之翼翼。皆為好也。小人心大則放肆。心小則是褊隘私吝。皆不好也。賀孫

明道以上蔡記誦為玩物喪志。蓋為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闢靡為能。若明道看史不驢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為己為人之分。賀孫

楊問。膽欲大而心欲小如何。曰。膽大是千萬人吾往處。天下萬物不足以動其心。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皆是膽大。心小是畏敬之謂。文王小心翼翼。曾子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是也。問。橫渠言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何如。曰。此心小是卑陋。

為學

六十九

狹隘。事物來都沒奈何。打不去只管見礙。皆是病。如要敬則礙和。要仁則礙義。要剛則礙柔。這裏只著得一箇。更著兩箇不得。為敬便一向拘拘。為和便一向放肆。仁便煦煦。姑息。義便籠籠。決裂。心大便能容天下萬物。有這物則有這道理。有那物則有那道理。並行而不相悖。並育而不相害。富○膽欲大而心欲小。戰戰兢兢。如臨深淵。方能為起武夫公侯干城之事。明○斐卿云。智圓行方。膽大心小。妄意四者缺一不可。曰。圓而不方則

諸詐。方而不圓則執而不通。志不大則鄙陋。心不小則狂妄。江西諸人。便是志大而心不小者也。道夫

問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曰。道理本自廣大。只是潛心積慮。緩緩養將去。自然透熟。若急迫求之。則是起意去趕趕他。只是私意而已。安足以入道。個

先生問遺書中欲夾持這天理則在德一段看得如何。必大對曰。中庸所謂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先生默然久之。必大問如何。

為學

七十

曰。此亦說得。然只是引證。畢竟如何是德。曰。只是此道理。因講習躬行後。見得是我之所固有。故守而勿失耳。曰。尋常看據於德如何說。必大以橫渠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對。曰。須先得了方可守。如此說時依舊認德字未着。今且說只是這道理。然須常常提撕。今在己者決定是。做得如此。如方獨處默坐。未曾事君親接朋友。然在我者已渾全是一箇孝弟忠信底人。以此做出事來。事親則必孝。事君則必忠。與朋友交則必信。不待旋安。

排。蓋存於中之謂德。見於事之謂行。易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正謂以此德而見諸事耳。德成於我者。若有一箇人在內。必定孝弟忠信。斷不肯為不孝不弟不忠不信底事。與道家所謂養成箇嬰兒在內相似。凡人欲邊事。這箇人斷定不肯教自家做。故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謂雖未曾說出來時。存於心中者。已斷是如此了。然後用得戒謹恐懼存養工夫。所以必用如此存養者。猶恐其或有時間斷故耳。程子所謂須有不言

論學

七十一

而信者。謂未言動時。已渾全是箇如此人。然却未有迹之可言。故曰言難為形狀。又言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自初學者言之。他既未知此道理。則教他認何為德。故必先令其學文。既學文後。知得此道理了。方可教其進德。聖人教人。既不全其職等級。做進德工夫。不令其止於學文而已。德既在己。則以此行之耳。不待外面勉強旋做。故曰有德則不習無不利。凡此工夫。全在收斂近裏而已。中庸末章發明此

意。至為深切。自衣錦尚絅以下。皆是只暗暗地做工夫。去。然此理自掩藏不得。故曰闇然而日章。小人不曾做時。已報得滿地人知。然實不曾做得。故曰的然而日止。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皆是收斂近裏。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一句緊一句。先生再三誦此六言曰。此工夫似淡而無味。然做時却自有可樂。故不厭。似乎簡畧。然大小精粗。秩然有序。則又不止於簡而已。溫而理。溫厚似不可曉。而條目不可亂。是於有序中更有

論學

七十二

分別。如此入細做工夫。故能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夫見於遠者。皆本於吾心。可謂至近矣。然猶以己對物言之。知風之自。則知凡見於視聽舉動者。其是非得失。必有所從來。此則皆本於一身而言矣。至於知微之顯。則又說得愈密。夫一心至微也。然知其極分明顯著。學者工夫能如此收斂來。方可言德。然亦未可便謂之德。但如此則可以入德矣。其下方言尚不愧於屋漏。蓋已能如此做入細工夫。知得分明了。方能謹獨涵養。

其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蓋不動不言時已是箇敬信底人了。又引詩不顯維德予懷明德德猶如毛言之。一章之中皆是發明箇德字。然所謂德者實無形狀。故以無聲臭終之。必大

橫渠語曰一故神。自注云兩在故不測。又曰兩故化。自注云推行於一。是在陽又在陰。無這一則兩便不能以推行。兩便即是這箇消長。又是化又是推行之意。橫渠此語極精。見李先生說云。舊理會此段不得。終夜倚上坐思量。以身去裏面體。方見得平

為學

七十三

穩。每看道理處皆如此。某時為學有理會不得處便也過了。及見李先生後方知是恁地下工夫。又曰某今見得這物事了。覺得見好。則劇相似。舊時未理會得。是下了多少工夫。而今學者泛泛然都沒緊要。只是謾學。理會得時也好。理會不得時也不妨。恁地如何得。須是如射箭相似。把着弓須是射得中方得。問德不勝氣一章。曰張子只是說性與氣皆從上面流下來。自家之德。若不能有以勝其氣。則只是承當得他那所賦之氣。若是

德有以勝其氣。則我之所以受其賦予者皆是德。故窮理盡性。則我之所受皆天之德。其所以賦予我者皆天之理。氣之不可變者。惟死生脩夭而已。蓋死生脩夭。富貴貧賤。這却還他氣。至義之於君臣仁之於父子。所謂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這箇却須由我不由他了。夫道

西銘不是說孝。是將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人且逐日自把身心來體察一遍。便見得吾身便是天地之

為學

七十四

塞。吾性便是天地之帥。許多人物生於天地之間。同此一氣。同此一性。便是吾兄弟黨與。大小等級之不同。便是親疎遠近之分。故敬天當如敬親。戰戰兢兢無所不至。愛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頓得好。令我富貴崇高。便如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忘。安頓得不好。令我貧賤憂戚。便如父母欲成就我。當勞而不怨。徐子融曰。先生謂事親是事天底樣子。只此一句。說盡西銘之意矣。文蔚

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生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為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昔嘗疑其與前所舉有礙。細思亦甚緊要。不可以不改。直卿曰此問亦甚切。但程先生剖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於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況羅先生於靜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於未發。蘇李

為學

七十五

明以求字為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先生曰公雖是如此分辯。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為學。謝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少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悠地正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

觀之。若會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也。如天雄附子。冷底人喫得也好。如要通天下嘴。便不可。道夫或問東萊謂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曰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為學乃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昨非今是之間。恐亦勞而無補也。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

為學

七十六

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个道來入放裏面。此是它大病處。只是它每常文字華妙。包籠將去。到此不覺漏逗說出他本根病痛所以然處。緣他都是因作文却漸漸說上道理來。不是先理會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歐公之文。則稍近於道。不為空言。如唐禮樂志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三代而下治出於二。此等議論極好。蓋猶知得只是一本。如東坡之說。則是二本。非一本矣。個

志氣清明。思慮精一。炯然不昧。而常有以察於幾微之間。則精矣。立心之剛。用力之篤。毅然自守。而常有以謹於毫釐之失。則一矣。廣

自論為學工夫。曰。某自甲寅讀論孟。自後欲一本文字高似論孟者。竟無之。朱仁。以。下讀書。○某十數歲時。讀孟子言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楊。○讀書須讀到不忍捨處。方是見得真味。若讀之數過。暮晚其義即厭之。欲別求書看。則是於此一卷書猶未

為學

七十七

得趣也。蓋人心之靈。天理所在。用之則愈明。只提醒精神。終日着意看得多少文字。窮得多少義理。徒為懶倦。則精神自是憤懣。只恁昏塞不通。可惜。某舊日讀書。方其讀論語時。不知有孟子。方讀學而第一。不知有為政第二。今日看此一段。明日且更看此一段。看來看去。直待無可看。方換一段看。如此看久。自然洞貫。方為浹洽。時下雖是鈍滯。便一件了得一件。將來却有盡理會得時。若據東劉西。徒然看多。事事不了。日暮途遠。將來荒

為學

七十八

忙不濟事。大。○器之間野有死麕。曰讀書之法。須識得大義。得他滋味。沒要緊處。縱理會得也無益。大凡讀書。多在諷誦中見義理。況詩又全在諷誦之功。所謂清廟之瑟。一唱而三嘆。一人唱之。三人和之。方有意思。又如今詩曲。若只讀過。也無意思。須是歌起來。方見好處。因說讀書須是有自得處。到自得處。說與人也不得。某舊讀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既破我斧。又闢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

我人斯。亦孔之將。伊尹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咎。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於有萬邦。茲惟艱哉。如此等處。直為之廢卷慨想。而不能已。覺得朋友間看文字。難得這般意思。某二十歲前後。已看得書大意如此。如今但較精密。日月易得。匆匆過了五十來年。朱。○讀書須是加沉潛反覆之功。將義理去澆灌胃腹。漸漸透徹去。那許多淺近鄙陋之見。換了箇心胃。方會見識高明。之。○某自十五六時至

二十歲。史書都不要看。但覺得閑是閑。非沒要緊。不難理會。大率才看得此等文字有味。畢竟厭心。了。呂伯恭教人看左傳。不知何謂。難○看道理須常常思量。後無時無候。又把起來思量。十分不透。又且放下。待意思好時。又把來看。將久自然透徹。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其依此說去做。真箇是不同。義明。以下窮理。○舊在湖南理會乾坤。乾是先知。坤是踐履。上是知至。下是終之。却不思今只理

學

七十九

會箇知。未審到何年月方理會終之也。是時覺得無安居處。常恁地忙。又理會動靜。以為理是靜。吾身上出來便是動。却不知未發念慮時靜。應物時動。靜而理感亦有動。動時理安亦有靜。初尋得箇動靜意思。其樂甚乖。然却一日。似一日。當時看明道答橫渠書。自不入也。方○舊來失了此物多時。今收來尚未便入腔窠。但當盡此生之力而後已。自語云。方○今日學者不長進。只是心不在焉。書記同安夜間鐘鼓聲。一聲未絕。此心已自

走作。因此警懼。乃知為學須是專心致志。又言人有一正念。自是分曉。又從旁別生一小念。漸漸放闊去。不可不察。明。德○劉溪見錢流地上。想是他計較得熟了如此。其而今看聖人說話。見聖人之心成片。價從面前過。冰。胡○楚說前菜只是長上及朋友稍稍說道理底。其便不敢謂他說得不是。且去研究。及自家曉得。却見得他底不是。其尋常最居人後。又曰尋常其最得此力。等○荀子不暗是遲快。胡罵亂罵。教得箇李斯出來。遂至焚書

學

十

坑儒。若使荀卿不死。見斯所為如此。必須自悔。使子靜今猶在。見後生輩如此顛覆。亦須自悔其前日之非。又曰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便是禪。所謂鴛鴦繡出從來看。莫心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此。後是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却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為人簡重。却不甚會說。

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來權倚闌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漏百出。唐○論○問先生作廷平行狀。言默坐澄心。觀四音。發二氣。此語如何。曰李先生亦自說有病。後復以問李先生云。學者不須如此。某少時未有知。亦曾學禪。只李先生極言其不是。後來考究。却是這邊味長。才這邊長得一寸。那邊便縮了一寸。到今銷鑠無餘。

南學

八十二

矣。畢竟佛學無是處。德○○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詞詩兵法。事事要學。出入時無數文字。事事有兩冊。一日忽思之曰。且慢。我只一箇渾身。如何兼得許多。自此逐時去了。大凡人知箇用心處。自無緣及得外事。揚

正心方得他

聖人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着心去。秤停化。却不使得一毫杜撰。只順他去。某向時也杜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分明。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

地。若或去年死也則在了。自今夏來。覺見得纔是聖人說話也。不少一箇字。也不多一箇字。恰恰地好。都不用一些穿鑿。莊子云。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隨。曲折恁地去。今且與公說箇樣子。久之自見。今人大抵偏空。

以兩。如何便得他虛。亦大是難。分明道知至而后意識。蓋知未至。雖見人說。終是信不過。今說格物。且只得一件兩件格將去。及久多後。自然貫通信得。道○人之血氣固有強弱。然志氣則無時而衰。苟

南學

八十二

肯持得這志。縱血氣極衰。也不由他。關



近思錄卷之三

安江劉

致知篇

此篇論致知。知之至而後有以行之。首先總論致知之方。然致知莫大於讀書。中因總論讀書之法。後乃分論讀書之法。而以書之先後為序。始於大學。使知為學之規模次序。而後繼之以論孟。以及詩書。義理充足。於中則可探大本一原。妙故繼之以中庸。遵平本原。則

可以窮神知化。故繼之。勿理之明義之精。而達乎造化之蘊。則可以識聖人之大用。故繼之以春秋。明乎春秋之用。則可推以觀史。而辨其是非得失之致矣。未則諸儒難書因以附焉。

朱夫子盡心說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言人能盡其心。則是知其性。能知其性。則知天也。蓋天者理之自然。而人之所由以生者也。性者理之全體。而人之所得以生者也。心

則人之所以主於身而具是理者也。天大無外。而性稟其全。故人之本心。其體廓然。亦無限量。惟其格於形器之私。滯於聞見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即事即物。窮究其理。至於一會貫通徹。而無所遺焉。則有以全其本心廓然之體。而吾之所以為性。與天之所以為天者。皆不外乎此。而一以貫之矣。下文集○以下總論。○答鄭子上問盡心知性曰。論其理。則心為粗。而性為妙。論其功夫。則盡為重。而知為輕。故云所謂盡其心者

即是知性而知天者也。三者只是一時事。但以表裏虛實互復相明。非有功夫漸次也。三者初無分別。故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亦言其本一物耳。性天也。

答江德功曰。格物之說。程子論之詳矣。而其所謂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意句俱到。不可移易。熹之謬說。實本其意。然亦非苟同之也。蓋自十五六時。知讀是書。而不曉格物之義。往來於心餘三十年。近歲就實用功處求之。而參以他經傳記。

內外本末。反覆證驗。乃知此說之的當。恐未易以一朝卒然立說破也。夫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形者所謂形而下者也。理者所謂形而上者也。人之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即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夫物之極。則物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也。物理皆盡。則吾之知識擴然貫通。無有蔽礙。

致知

三

而意無不誠。心無不正矣。此大學本經之意。而程子之說然也。○答江元遠曰。熹聞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夫理。是以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審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其間曲折纖悉。各有次序。而一以貫通。無分畧。無時節。無方所。以為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為末也。而不離乎本。必也優游潛玩。饜飮而自得之。然後為至固。不可自盡而綏。亦不可以欲速而怠。譬如草木自萌芽。

生長。以至於枝葉華實。不待其日至之時。而振焉以助之長。豈不無益而反害之哉。

答宋深之曰。格物致知。是大學第一義。修己治人之道。無不從此而出。終身要得受用。豈是細事。來喻乃欲不勞而俟其自格。一何言之易耶。近世學者。氣輕質薄。不耐持久。每以欲速之心。懷微幸躐等之望。又有科舉世俗之學。以奪其志。所以常若有所驅脅。迫逐而不暇從容。以及乎有成也。○答呂子約曰。向來所

致知

四

喻數條。亦皆窮理之要。今承喻及有不曉毫髮之語。此又范太史所謂小其所知。以為不知之弊。竊謂莫若因其所知者。玩繹而推廣之。自當有味。不可捨此而別求。恐轉益荒遠。而終無得也。此類猶是好高之病。不可不警。○答汪易直曰。示喻自訟之篇。足見立志為己之功。尤以為慰。此正大學所謂誠其意者。然意不能以自誠。故推其次第。則欲誠其意者。又必以格物致知為先。蓋仁義之心。人皆有之。但人有此身。便不能無物欲之蔽。

故不能以自知若能隨事講明令其透徹精粗巨細無不貫通則自然見得義理之悅心猶芻豢之悅口而無待於自訟如其不然而但欲禁制抑遏使之不敢自欺便謂所以誠其意者不過如此則恐徒然為是迫切而隱微之間終不免為自欺也○答王子合曰所喻思慮不一曾次疑滯此學者之通患然難驟革莫若移此心以窮理使向於彼者專則繫於此者不辭而自釋矣○答蔡季通曰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

切掃去放教留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真實驗得如此非虛語也○答程正思曰示喻日用操存之意甚善其善用功如此所造豈易量然亦須藉窮理功夫令曾次灑落始有進步處大學所謂知至而後意誠者正謂此也讀禮之暇宜取論語逐章細看每日不過兩三段令先盡通諸說異同然後深求聖言本意則久久自當見效矣

答趙誅道曰天下有正理惟博學審問謹思明辨不先自主於一偏之說而虛心以察衆理之是非乃可以自得於一定之說而無疑若得一先入之言而媛媛姝姝一本作妹自以為足便謂天下之美無易於此則不唯不足以得天下之正理亦歸於陋而已矣胡子曰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此天下之至言也○答趙恭父曰又論亦有真知而自欺者此亦未然只此自欺便是知得不曾透徹此間昨晚有嘗鼠藥而中毒者幾致委頓只此

便是不曾真知此霜能殺人更何疑耶然又不是隨衆畧知之外別有真知更須別作道理尋求但只就此畧知得處著實體驗須有自然信得及處便是真知也○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故行不謬

吾聞之也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為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

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為也。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為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已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

致知

七

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是乃上帝所降之衷。燕民所秉之彙。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也。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人之與物。賢之與愚。相與應絕而不能同耳。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

以其稟之異。故於其理。或有所不能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脩。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治也。昔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為之小學。而使之習於誠敬。則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大學。則又使之即夫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到手其極。則吾之知識。亦得以周遍精切而

致知

八

無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之聰明膚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此愚之

所以補手本傳闕文之意。雖不能盡用程子之言。然其指趣要歸。則不合者鮮矣。讀者其亦深考而實識之哉。曰然則子之為學。不求諸心而求諸迹。不求之內而求之外。吾恐聖賢之學。不如是之淺近而支離也。曰人之所以為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衆

致知

九

理之妙。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須。蓋亦有必然者。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為窮理之本。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今必以是為淺近支離。而欲藏形匿影。別為一種幽深恍惚

艱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莽然措其心於文字言語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後可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詖淫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矣。或問○得其名而不得其所以名。則仁或流於姑息。敬或墮於阿諛。孝或陷於而慈或敗子。且其為信亦未必不為尾生白公之為也。

問致知涵養先後。曰須先致知而後涵養。問伊川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如何。曰此是大綱說。要窮理須是著意。不著意如何理

致知

會得分曉。文蔚○語類下同○堯卿問窮理集義孰先。曰窮理為先。然

亦不是。截然有先後。曰窮是窮在物之理。集是集處物之義否。曰是。津○萬事皆在窮理後。經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道夫○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因自云。某如今雖便靜坐。道理自見。得未能識得。涵養箇甚。明德○有人專要理會躬行。此亦是孤。德去○理不是在面前別為一物。即在吾心。人須是體察得此物。誠實在我方可。譬如修養家所謂鉤

永龍虎。皆是我身內之物。非在外也。○凡看道理。要見得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此理。散為萬殊。如孔子教人。只是逐件逐事。言箇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面八方。合聚來。來自見得箇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已是太然分明矣。且如惻隱之端。從此推上。則是此心之仁。仁即所謂天德之元。元即太極之陽動。如此節節推上。亦自見得大總腦處。若今看得太極處分明。則必能見得天下許多道理。

致知

十二

條件皆自此出。事事物物上皆有箇道理。元無虧欠也。○思索譬如穿井。不解便得清水。先亦須是濁。漸漸刮將去。却自會清。○

明德也。且就切近易見處。理會也。且慢慢自見得如何。一日便都要識得。如出必是告。反必是面。昏定晨省。必是昏定晨省。這易見。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下弟。這也。易見。有其甚不分明。如九族既睦。是堯一家之明德。百姓昭明。是堯一國之

明德。黎民於變時雍。是堯天下之明德。如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是不孝。到能昏定晨省。冬溫夏凊。可以為孝。然而從父之令。今看孔子說。却是不孝。須是知父之命當從也。有不可從處。蓋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執諫論。父母於道方是孝。○問知止而後有定。須是物格知至。以後方能如此。若未能物格知至。只得且隨所知分量而守之。否曰。物格知至也。無頓斷。都知到盡處了。方能知止有定。只這一事上。知得盡。則此一事便知。

致知

十二

得當止處。不成。知未到盡頭。只恁地體。突歎在這裏。這箇各隨人淺深。且隨你知得者。只管定去。如人行路。今日行此一條路。便知得熟了。便有定了。其它路皆要如此。所以聖人之教。只要人只管理會將去。又曰。這道理無它。只怕人等待事。到面前便理會得去。做無有不得者。只怕等待。所以說需者。事之下也。又曰。需者。事之賊也。又曰。事事要理會。便是人說一句話。也要思量他怎生。如此說。做一篇沒緊要文字。也須思量他怎生。如此

做。個。○知止而后有定。須是事事物物都理會得盡。而后有定。若只理會得一事一物。明日別有一件。便理會不得。這箇道理。須是理會得五六分以上。方見得這邊重。那邊輕。後面便也易了。而今未理會到半截以上。所以費力。須是逐一理會。少間多了。漸會貫通。兩箇合做一箇。少間又七八箇合做一箇。便都一齊通透了。伊川說貫通字是妙。若不是他自曾如此。如何說出這字。○未知止固用做。但費把捉。已知止。則為力也易。個。

東知

十三

定以理言。故曰有。靜以心言。故曰能。○問安而后能慮。曰。先是自家心安了。有些事來。方始思量。區處得當。今人先是自家這裏鶻突了。到事來都區處不下。既欲為此。又欲若彼。既欲為東。又欲向西。便是不能慮。然這也從知止說下來。若知其止自然如此。這却不消得工夫。如火之必熱。水之必深。如食之必飽。飲之必醉。便見事事決定是如此。決定着做到如此地位。欠闕些子。便自住不得。如說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處。

若決定見得着如此。看如何也。須要到竭其力處。須要到致其身處。且如事君。若不見得決定着致其身。則在內親近。必不能推忠竭誠。有犯無隱。在外任使。必不能展布四體。有殞無二。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這若不是見得到如何。會恁地。○知止。○物格至。則天下事事物物皆知有箇定理。定者如寒之必衣。飢之必食。更不用商量。所見既定。則心不動。推走作。所以能靜。既靜。則隨所處而安。看安頓在甚處。如處富貴賤。

東知

十四

患難。無往而不安。靜者主心而言。安者主身與事而言。○事事都有箇極至之理。便要知得到。便決定着恁地做。更無第二着。第三着。止緣人見道理不破。便恁地苟簡。都不做得第一義。曹器遠問如何是第一義。曰。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之類。決定着恁地。不恁地便不得。又如在朝須着進。君子退。小人退。這是第一義。有功決定着賞。有罪決定着誅。更無小人可用之理。更無包含小人之理。惟見得不破。便道小。

人不可去。也有可用之理。這都是第二義第三義。如何會好。若事事窮得盡道理。事事占得第一義。做甚麼樣剛方正大。且如為學。決定是要做聖賢。這是第一義。便漸漸有進步處。若便道自家做不得。且隨分依稀做些子。這是見下破。所以說道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謂吾身不能者。自賊者也。賀○問格物最難。日用間應事處。平直者却易見。如交錯疑似處。要如此則彼礙。要如彼

則此礙。不審何以窮之。曰如何一頓便都要格得。且要見得大細。且看箇大胚模是恁地。方就裏面旋旋做細。如樹初間且先斫倒在這裏。遂旋去皮。方始出細。但不失了大綱。理會一重了裏面又見一重。一重了又見一重。以事之詳畧言。理會一件又一件。以理之淺深言。理會一重又一重。只管理會。須有極盡時。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成四節次第。恁地方是。寓○聖人只說格物二字。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且自一念之微。以

至事物物。若靜若動。凡居處飲食言語。無不是事。無不各有箇天理。人欲。須是逐一驗過。雖在靜處坐。亦須驗箇敬。肆便是天理。肆便是人欲。如居處便須驗得恭。與不恭。執事便須驗得敬。與不敬。有一般人。專要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却七顛八倒。到了又牽動他寂然底。又有人專要理會事。却於根本上全無功夫。須是徹上徹下。表裏洞徹。如居仁便能由義。由義便是居仁。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義以方外。便是敬以直

內德明○問格物工夫未到得貫通。亦未害否。曰這是甚說話。而今學者所以學。便須是到聖賢地位。不到不肯休方是。但用功做向前去。但見前路茫茫地。白莫問程途。少間自能到。如何先立一箇不辭做得便休底規模放這裏了。如何做事。且下手要做十分。到了只做得五六分。下手做五六分。到了只做得三四分。下手做三四分。便無了。且諸公自家裏來到建陽。直到建陽方休。未到建陽半路歸去。便是不到建陽。聖賢所為必不如

此。如所謂君子鄉道而行。半途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使焉日有莘莘弊而後已。又曰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豈有學聖人之書。為市井之行。這箇窮甚道理。而今說格物窮理。未解便能脫去舊習。其始且見得箇道理如此。那事不是。亦不敢為。其次見得分曉。則不肯為。又其次見得親切。則不為之。而舊習都忘之矣。子蒙 ○大學說一格物在裏。却不言其

所格者如何。學者見下工夫處。但看孟子便得。如說仁義禮智。便窮到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說好貨好色好勇。便窮到太王公劉文武說古今之樂。便窮到與民同樂處。說性。便格到纖毫未動處。這便見得他孟子胸中無一毫私意。蔽窒得他。故其知識包宇宙。大無不該。細無不燭。夫道 ○問格物之義。固要就一事一物上窮格。然如呂氏楊氏所發明大本處。學者亦須兼考。曰識得即事事物物上便有大本。不知大本。是不曾窮得也。若

只說大本。便是釋老之學。德 ○格物以理言也。致知以心言也。格 ○致知是自我而言。格物是就物而言。若不格物。何緣得知。而今人也有推極其知者。却只泛泛然竭其心思。都不就事物上窮究。如此則終無所止。剛 ○問凡日用之間。作事接人。皆是格物窮理。曰亦須知得要本。若不知得。只是作事。只是接人。何處為窮理。格物致知是極粗底事。天命之謂性是極精底事。但致知格物便是那天命之謂性底事。下等事便是上等功夫。剛

車未元是未時自若 ○若不格物致知。那箇誠意正心。方是格在這裏。不是自然。若是格物致知。便自然不用強捺。○問格物須合內外始得。曰他內外未嘗不合。自家知得物之理如此。則因其理之自然而應之。便見合內外之理。目前事事物物皆有至理。如一草一木一禽一獸皆有理。草木春生秋殺。好生惡死。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皆是順陰陽道理。自家知得萬物均氣同體。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非其時不伐一木。不殺一獸。不殺胎。不妖夭。

不覆巢此便是合內外之理。○致知不是知那人不知底道理。只是人面前底。且如義利兩件。昨日雖看義當為然而却又說未做也。無害見得利不可做却又說做也。無害這便是物未格。知未至今日見得義當為決為之利不可做決定是不做心下自肯自信得及。這便是物格便是知得至了。此等說話為無恁地言語。冊子上寫不得。似恁地說出却較見分曉。○大學物格知至處便是凡聖之關。物未格知未至如何教也是凡人。

致知

十九

須是物格知至方能循循不已而入於聖賢之域。縱有敏鈍遲速之不同。頭勢也都自向那邊去了。今物未格知未至。雖是要過那邊去。頭勢只在這邊。如門之有限。猶未過得在。問伊川云。非樂不足以語君子。便是物未格知未至。未過得關否。曰然。某嘗謂物格知至後。雖有不善。亦是白地上黑點。物未格知未至。縱有善也。只是黑地上白點。○格物是夢覺關。格得來是覺。誠意是善惡關。不得只是惡。過得此二關。上面工夫却一。

致知

二十

節易如一節了。到得平天下處。尚有些功夫。只為天下關須看如此點檢。又曰誠意是轉關處。又曰誠意是人鬼關。誠得來是善。○透得此關後。滔滔然自在去為君子。不然則崎嶇反側。不免為小人之歸也。○欲知知之真不真。意之誠不誠。只看做不做如何。真箇如此做底便是知至意誠。○學者到知至意誠。便如高祖之關中。光武之河內。○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不可着纖毫私意在其中。○格物致知十事格得九。

格致云。便不是知。

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透最不可。凡事不可着箇且字。且字其病甚多。○大學於格物誠意都煩煉成了。到得正心脩身處。只是行將去都易了。○知與意皆從心出來。知則主於別識。意則主於營為。知近性近體。意近情近用。○知至了意誠便易。且如這一件事知得不當如此做。未精又却如此做。便是知得也未至。若知得至時。便決不如此。如人既知鳥喙之不可食。水火之不可蹈。豈肯更試去食鳥喙。

蹈水火。若是知得未至時意決不能誠。富

劉圻父說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恐明德便是性。曰不是如此。心與性自有分別。靈底是心。實底是性。如向父母則有那孝出來。向君則有那忠出來。這便是性。如知道事親要孝。事君要忠。這便是心。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性便是那理。心便是盛貯該載敷施發用底。剛○安卿問全體大用。曰體用元不相離。如人行生。生則此身全坐便是體。行則此體全

行便是用。道夫

致知

十一

林安卿問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其本體已洞然矣。須是就這些覺處。便致知充廣將去。曰然。昨日固已言之。如擊石之大。只是些子。纔引着便可以燎原。若必欲等大覺了方去格物致知。如何等得這般時節。林先引或問中至於久而後有覺之語為比。先生因及此。那箇覺是物格知至了大徹悟。到恁地時事都了。若是介然之覺。一日之間。其發也無時無數。只要人識認得操持充養將去。又問真知之知

與久而後有覺之覺字同否。曰大畧也相似。只是各自所指不同。真知是知得真箇如此。不只是聽得人說。覺則是忽然心中自有所覺悟。曉得道理是如此。人只有兩般心。一箇是是底心。一箇是不是底心。只這知得不是底心。便是是底心。便將這知得不是底心去治。那不是底心。知得不是底心便是主。那不是底心便是客。便常守定這箇知得不是底心做主。莫要放失。更那別討箇心來喚做是底心。如非禮勿視聽言動。只才知

致知

十二

得這箇是非禮底心。此便是禮底心。便莫要視如人。臨時固無所覺。纔醒便抖擻起精神。莫要更教他睡。此便是醒。不是更別去討箇醒。程子所謂以心使心便是如此。人多疑是兩箇心。不知只是將這知得不是底心去治。那不是底心而已。元思云上蔡所謂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怵惕惻隱之心乃真心也。曰孟子亦只是討譬喻。就這親切處說仁之心是如此。欲人易曉。若論此心發見無時而不發見。不特見孺子

之時為然也。若必待見孺子入井惻隱之發而後用功。則終身無緣有此等時節也。元思云。舊見五峯答彪居仁書說齊王愛牛之心云云。先生辨之。正是此意。曰。然。齊王之良心想得也。常有發見時。只是常時發見不曾識得。都放過了。偶然愛牛之心有言語說出。所以孟子因而以此推廣之也。又問自非物欲昏蔽之極。未有不醒覺者。曰。便是物欲昏蔽之極也。無時不醒覺。只是醒覺了自放過去。不曾存得耳。○賀孫舉程子義理精

致知

二十三

微之極。曰。大抵至善只是極好處。十分端正恰好。無一毫不是處。無一毫不到處。且如事君。必當如舜之所以事堯而後喚做敬。治民必當如堯之所以治民而後喚做仁。凡事皆有箇極好處。今人多。是理會得半截便到了。待人看來喚做好也。喚做不好也。得自家本不曾識得到少刻也。會入於老也。會入於佛也。會入於申韓之刑名止緣初間不理會到十分少刻便沒理會。那箇是白。那箇是皂。那箇是酸。那箇是鹹。故大學必使人從

致知直截要理會透。方做得。不要恁地半間半界。含糊。與人商量一件事。須是要徹底教盡。若有些子未盡處。如何住得。若有事到手。未是處。須着極力辨別。教是。且看孟子。那箇事恁地含糊放過。有一字不是。直爭到底。這是他見得十分極至。十分透徹。如何不說得。

賀

伊川云。知非一槩。其為淺深有甚相絕者。云。曰。此語說得極分明。至論知之淺深。則從前未有人說到此。夫。○叔文問。正心誠

致知

二十

意莫須操存否。曰。也。須見得後方始操得。不然。只恁空守。亦不濟事。蓋謹守則在此。一合眼則便走了。須是格物。蓋物格則理明。理明則誠一而心自正矣。不然。則戢戢而生。如何守得他住。夫。○窮理者。因其所已知。而及其所未知。因其所已達。而及其所未達。人只是足於已知。已達。而不能窮其未知。未達。故見得一截。不曾又見得一截。此其所以於理未精也。然仍須工夫。日增加。今日既格得一物。明日又格得一物。工夫更不住地做。

數等事。是卒急難曉。只得且放任。且如所說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這如何要窮曉得。若平常遇事。這一件理會未透。又理會第二件。第二件理會未透。又理會第三件。悠地終身不長進。○行夫問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源。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曰近而一身之中。遠而八荒之外。微而一草一木之衆。不各具此理。如此四人在坐。各有這箇道理。其不用假借於公。公不用求於某。仲思與廷秀亦不用自相假借。然雖各自有

致知

二十七

一箇理。又却同出於一箇理。如排數器水相似。這盃也是這樣水。那盃也是這樣水。各各滿足。不待求假於外。然有破放裏却也只是箇水。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所以謂格得多後自能貫通者。只為是一理。釋氏云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這是那釋氏也。窺見得這些道理。濂溪通書只是說這二事。道夫
蘇學字行大年陽明道天字仲思是寧陳芝字庭秀三人見語類姓氏

仕道第問或問涵養又在致知之先。曰涵養是合下在先。古人才

生下兒子。即有存養他底道理。父兄漸漸教之讀書識義。今人先欠了此一段。故先須存養。然存養便當去窮理。若說道俟我存養得却去窮理。則無期矣。須是兩下用功也。着涵養也。着致知。伊川多說敬。敬則此心不放。事事皆從此做去。因言此心至靈。細入毫芒纖芥之間。便知便覺。六合之大莫不在此。又如古初去今是幾千萬年。若此念纔發。便到那裏下面方來。又不知是幾千萬年。若此念纔發。便也到那裏。這箇神明不測。至虛

致知

二十八

至靈。是甚次第。然人莫不有此心。却不去養他。多是但知有利。欲被利欲將這箇心包了。起居動作。只是有甚可喜物事。有甚可好物事。一念纔動。便是這箇物事。自旦至暮。只管展轉於利欲中。都不知覺。習孫○問實看格物之義如何。曰須先涵養清明。然後能格物。曰亦不必專執此說。事到面前。須與他分別去。到得無事。又且持敬。看自家這裏敬與不敬如何。若是不敬底意思來。便與屏徹去。久之私欲自留不得。且要切己做工夫。且

如今一坐之頃。便有許多話。豈不是動。才不語話便是靜。一動一靜。循環無已。便就此窮格。無有空闊時。不可作二事看。某向時亦曾說。未有事時且涵養。到得有事。却將此去應物。却成兩截事。今只如此格。物便是一事。且如言忠信行篤敬。只見得言行合如此。下一句蠻貊之邦行矣。便未須理會。及其久也。只見得合如此。言合如此。行亦不知其為忠信篤敬。如何而忠信篤敬。自在裏許。方好。德明○從周錄云。先生問如何理會致知。格物。曰涵養主一之義。使心地虛明。

致知

二十九

物來當自知。未然而之。○楊子順問。養知莫過於寡欲。是既知後。便如此養否。曰此不分先後。未知之前。若不養之。此知如何發得。既知之後。若不養。則又差了。○致知一章。此是大學最初下手處。若理會得透徹。後面便容易。故程子此處說得節目甚多。皆是因人之資質耳。雖若不同。其實一也。見人之敏者。太去理會外事。則教之使去。父慈子孝。處理會。曰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

若是人專只去裏面理會。則教之以求之性情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要之內事外事。皆是自己合當理會底。但須是六七分去裏面理會。三四分去外面理會方可。若是工夫中半時已自不可。況在外工夫多在內工夫少耶。此尤不可也。廣這箇便是難說。喚做難。又不得。喚做易。又不得。喚做易時。如何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以後。更無一人與相似。喚做難。又才知覺這箇理。又便在這裏。這箇便須是要子細講究。須端的知得。做

致知

三十

將去自容易。若不知得。雖然恁地把握在這裏。今夜捉住。明朝又不見了。明朝捉住。後日又不見了。若知得到許多。蔽翳都沒了。氣稟物欲一齊打破。便日日朝朝。只恁地穩穩做到聖人地位。○問或問中云。知有未至。是氣稟私欲所累。曰是被這兩箇阻障了。所以知識不明。見得道理不分曉。聖人所以將格物致知教學者。只是要教你理會得這箇道理。便不錯。一事上皆有一箇理。當處事時。便思量體認得分明。久而思得熟。只見理

而不見事了。如讀聖人言語。讀時研窮子細。認得這言語中有一箇道理在裏面分明。久而思得熟。只見理而不見聖人言語。不然只是冥行。都顛到錯亂了。且如漢高帝做事亦有合理處。如寬仁大度。約法三章。豈不是合理處甚多。有功諸將。慢罵待他。都無禮數。所以今日一人叛。明日一人叛。以至以愛惡易太子。如此全錯。更無此子道理。前後恰似兩人。此只是不曾真箇見得道理。合如此做。中理底是他天資高明。偶然合得。不中理

致知

三十二

處亦無足怪。只此一端推了古今青史人物。都只是如此。學者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遇事時把捉教心定。子細體認。逐旋逐旋將去。不要放過。積累功夫。日久自然見這道理分曉。便處事不錯。此與偶合者天淵不同。問去私欲。氣稟之累。曰只得逐旋戰退去。若要合下便做一次排遣。無此理。亦不濟得事。須是當事時子細思量。認得道理分明。自然勝得他。次第這邊分明了。那邊自然容着他不得。如今只窮理為上。又曰客氣暴怒害事。

為多。不如此物欲邪。氣稟邪。曰氣稟物欲亦自相連着。且如人稟得性急。於事上所欲必急。舉此一端可以類推。又曰氣稟物欲生來便有。要無不得。只逐旋自去。理會消磨。大要只是觀得理分明。便勝得他。作明○問或問云。天地鬼神之變。如草木之宜。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所謂不容已是如何。曰春生了。便秋殺。他住不得。陰極了。陽便生。如人在背後。只管來相趨。如何住得。淳熙云。春生秋殺。陽開陰闔。趨和趨去。自出不得。○廣曰。所以然而不可

致知

三十三

易者是指理而言。所當然而不容已者是指人心而言。曰下句只是指事而言。如人見赤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其事所當然而不容已者也。然其所以如此者何故。必有箇道理之不可易者。今之學者。但止見一邊。如為忠為孝。為仁為義。但只據眼前理會得箇皮。膚便休。都不曾理會得那徹心徹髓處。以至於天地間造化。固是陽長則生。陰消則死。然其所以然者。是如何。明道詩云。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觀他此語。

須知有極至之理。非冊子上所能載者。廣曰。大。至於陰陽造化。皆是所當然。而不容己者。所謂太極。則是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曰。固是人須是自向裏入深去。理會此箇道理。才理會到深處。又易得似禪。須是理會到深處。又却不與禪相似。方是。今之。不為禪學者。只是未曾到那深處。才到那深處。定走入禪去也。譬如人在淮河上立。不知不覺走入菴界去。定也只如程門高弟游氏。則分明是投菴了。雖上蔡龜山也。只在淮河上游游漾漾。

耳知

三十三

終看他未破。時時去他那下探頭探腦。心下也須疑它。那下有箇好處在。大凡為學。須是四方八面都理會。教通曉。仍更理會向裏來。譬如喫菓子一般。若是不去其皮殼。固不可。若不咬破裏面核子。亦不可。大學格物。各極其至。若是裏面核子未破。便是未極其至也。須是內外本末。隱顯精粗。一一周過。方是儒者之學。○問或問云。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

不知用是心之用否。曰。理必有。用。何必又說是心之用。夫心之體。具乎是理。而理則無所不該。而無一物不在。然其用實不外乎人心。蓋理雖在物。而用實在心也。又云。理遍在天地萬物之間。而心則管之。心既管之。而其用實不外乎此心矣。然則理之體在物。而其用在心也。次早先生云。此是以身為主。以物為客。故如此說。要之。理在物。與在吾身。只一般。○或問云。萬物生於天地之間。不能一日而相無。而亦不可相無也。如何。曰。萬物

耳知

三十四

生於天地。人如何少得它。亦如何使它無得。意只是如此。五峯說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者。這說極精。然只說得向裏來。不曾說得外面。殊不知致知之道。不如此急迫。蓋致知本是廣大。須是表裏內外。周備兼該。寬其程限。大其度量。久久自然通貫。他只說得裏面一邊極精。遺了外面一邊。所以其規模之大。不如程子所說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久自然貫通。此言該內外

寬綽不迫有涵泳從容之意。所謂語小天下莫能破語大天下莫能載也。個○五峯只說立志居敬却是格物已前事。至於格物却不說。他這裏便要精其知。其言語自是深險而無顯然明白氣象。非急迫而何。問思量義理易得有苦切意思如何。曰古人格物致知。何曾教人如此。若看得滋味。自是歡喜要住不得。若只以狹心求之。易得如此。若能高立著心。不牽惹世俗一般滋味。以此去看義理。但見有好意思了。問所謂一草一木亦皆

致知

三十五

有理。不知當如何格。曰此推而言之。雖草木亦有理存焉。如麻麥稻粱甚時種甚時收。地之肥磽宜植某物。亦皆有理。問致知自粗而推至於精。自近而推至於遠。不知所推之事如世間甚事。曰自無穿窬之心推之。至於以不言餽之類。自無欲害人之心推之。舉天下皆在所愛。至如一飯以奉親。至於保海通神明。皆此心也。寓○程子既歿。諸門人說得便差。都說從別處去。與致知格物都不相干。只有五峯說得精。其病猶如此。亦緣當時

諸公所聞於程子者。語音不全。或只聞一時之語。或只聞得一邊。所以其說多差。後來却是集諸家語錄。湊起衆說。此段工夫始渾全。則當時門人親炙者。未為全幸。生於先生之後者。未為不幸。蓋得見諸家記錄全書。得以詳考。所以其法畢備。又曰格物致知。其次上蔡說得稍好。個○諸公致知格物之說。皆失了伊川意。此正是入門款。於此既差。則他可知矣。書

致知

三十六

問朝聞道而可夕死。莫須是知得此理之全體。便可以了足一生之事乎。曰所謂聞道。亦不止知得一理。須是知得多有。個透徹處。至此雖便死也不妨。寓○問集注云。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然嘗思道之大者。莫過乎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倫。而其有親有義。有別有信。學者苟致一日之知。則孰不聞焉。而即使之死。則亦覺未甚濟得事。然而所謂道者。果何處真切至當處。又何以使人聞得而遂死。亦無憾。曰道誠不外乎日用常行之間。但公說未甚濟事者。第恐知之或未真耳。若是知得真實。必能信之。

萬。字。之。固。幸。而。未。死。則。可。以。充。其。所。知。為。聖。為。賢。萬。一。即。死。則。亦。不。至。昏。昧。過。了。一。生。如。禽。獸。然。是。以。為。人。必。以。聞。道。為。貴。也。曰。所。謂。聞。者。莫。是。大。而。天。地。微。而。草。木。幽。而。鬼。神。顯。而。人。事。無。不。知。否。曰。亦。不。必。如。此。大。要。知。得。為。人。底。道。理。則。可。矣。其。多。與。少。又。在。人。學。力。也。曰。看。得。此。章。聖。人。非。欲。人。聞。道。而。必。死。但。深。言。道。之。不。可。不。聞。耳。若。將。此。二。句。來。反。之。曰。若。人。一。生。而。不。聞。道。雖。長。生。亦。何。為。便。自。明。白。曰。然。若。人。而。聞。道。則。生。也。不。虛。死。也。不。虛。若。不。聞。道。則。生。也。■ 枉。了。死。也。枉。了。社

東

三十七

也。不。虛。若。不。聞。道。則。生。也。■ 枉。了。死。也。枉。了。社

問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章曰只是不知理隨他偏長處做將去謹愿者則小廉曲謹放縱者則跌蕩不羈所以中庸說道之難明又說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只為是不知

問泰伯之讓知文王將有天下而讓之乎抑知太王欲傳之季歷而讓之手曰泰伯之意不是如此只見太王有剪商之志自是不合他意且度見自家做不得此事便掉了去左傳謂泰伯不

從是以不嗣不從即是不從太王剪商事耳看周內有泰伯虞仲外有伯夷叔齊皆是一般所見不欲圖商○泰伯文王伯夷叔齊是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底道理太王湯武是弔民伐罪為天下除殘賊底道理常也是道理合如此變也是道理合如此其實只是一般○吳伯英問泰伯斷髮文身遂其所志其如父子之情何曰到此却顧恤不得父子君臣一也太王見商政日衰知其不久是以有剪商之意亦至公之

致知

三十八

心也至於泰伯則惟知君臣之義截然不可犯也是以不從二者各行其心之所安聖人未嘗說一邊不是亦可見矣或曰斷髮文身乃仲雍也泰伯則端委以治吳然吳之子孫皆仲雍之後泰伯蓋無後也○問泰伯事曰這事便是難若論有德者與無德者止則天命已去人心已離便當有革命之事畢竟人之大倫聖人且要守得這箇看聖人反覆歎詠泰伯及文王事而於武又曰未盡善皆是微意○泰伯之心即伯夷叩馬

之心。大王之心即武王孟津之心。二者道並行而不相悖。然聖人稱泰伯為至德。謂武為未盡善。亦自有抑揚。蓋泰伯夷齊之事。天地之常經。而太王武王之事。古今之通義。但其間不無些子高下。錄

人於自己身上事都不照管。却只去理會那籩豆等小事。便不得。這箇但責之有司便得。然若全不理會。將見以籩為豆。以豆為籩。便都無理會了。田子方謂魏文侯曰。君明樂官。不明樂音。此說

耳

三十九

耳

中

固好。但其思之。人君也。須曉得樂。方辭去任。那人方不被他謾。如籩豆之類。若不曉。籩裏盛有汁底物事。豆裏盛乾底物事。自是不得。也須着曉。始辭任。那有司。但所重者是容貌顏色辭氣三事耳。義

人為學。須會問。聖門顏子也是會問。他問仁。聖人答他克己復禮。若今人到這裏。須問如何謂之克己。如何謂之復禮。顏子但言請問其目。到聖人答他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

動。他更不再問非禮是如何。勿視是如何。勿聽是如何。勿言如何。又是如何。但言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這是箇答問底樣子。到司馬牛問得便乖。聖人答他問仁處。他說其言也訥。斯謂之仁已乎。他心都向外去。未必將來做切己工夫。所以問得如此。又謂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恰似要與聖人相拗底說話。砥錄云。却不知。聖人只說如此。這處亦是箇不會問底樣子。外來正明。通和講。塔和說。塔也。

夫子於是說出三句。大抵都是退後底說話。這箇不曉不響在這裏。但說是不怨天。於天無所怨。不尤人。於人無所忤。下學而上達。自在這裏。做自理會得。如水無石。如木無風。貼貼地在這裏。人亦無緣得知得。而今人所以知於人者。都是兩邊。作得來張眉弩眼。大驚小怪。知我者其天乎。便是人不及知。但有天知而已。以其與天相合也。此與對葉公之語畧相似。都是放退一步說。大槩聖人說話平易。若孟子便早自不同。義○問不尤人易。

不怨天難曰此是就二句上生出意看了、且先理會得孔子本意便了、此段最難看、若須要解如何是不怨天、如何是不尤人、如何是下學、如何是上達、便粘滯了、天又無心無腸、如何知得孔子、須是看得脫灑始得、此段只渾淪一意、富錄云、此段語意、自是零亂、最難捉摸、只渾淪一意、蓋孔子當初數無有知我者、子貢因問何為莫知子、夫子所答辭、只是解何為莫知子一句、大凡不得乎天則怨天、不得乎人則尤人、我不得乎天亦不怨天、不得乎人亦不尤人、

聖知

四十二

與世都不相干涉、方其下學人事之卑、與衆人所共、又無奇特聲動人處、及其上達天理之妙、忽然上達去、人又捉摸不着、如何能知得我、知我者畢竟只是天理與我默契耳、以此見孔子渾是天理、久之又曰、聖人直是如此滿酒、正如久病得汗、引箭在手、忽然破的也、渾○問下學上達、聖人恐不自下學中來、曰、不要說高了、聖人高後學如何企及、越說得聖人低、越有意思、聖○蔡問有一節之上達、有全體之上達、曰、不是全體、只是這

人與

一件理會得透、那一件又理會得透、積累多便會貫通、不是別有一箇大底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了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今之學者、於下學便要求玄妙、則不可、洒掃應對、從此可到形而上、未便是形而上、謝氏說過了、鄭曰、今之學者、多說文章中有性天道、南軒亦如此說、曰、它太聰敏、便說過了、渾○問知我者其天乎、只是孔子自知否、曰、固然、只是這一箇道理、聖○問明道言下學而上達、意在言表、曰、意在言表、如下學只是下

聖知

四十二

學如何便會上達、自是言語形容不得、下學上達、雖是兩件、理會得透徹、斷合只一件、下學是事、上達是理、理在事中、事不在理外、一物之中、皆具一理、就那物中、見得箇理、便是上達、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然亦不離乎人、倫日用之中、但恐人不能盡所謂學耳、果能學、安有不能上達者、渾○程子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何也、曰、因其言以知其意、便是下學上達、渾

畏天命三字好。是理會得道理。便謹去做。不敢違便是畏之也。如非種勿視聽言動。與夫戒謹恐懼。皆所以畏天命也。然亦須理會得天命是恁地方得。○格錄云。味道問。畏天命是箇甚麼。以下事無絲毫會得。又問。若不如此。這箇道理如何會畏。曰。須是先知得方會畏。但知得。有深淺。工夫便隨深淺去做。事物是無所不畏。惟恐走失了。

有問伊川曰。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今人不曾以類而推。蓋謂不曾先理會得一件。却理會二件。若理會得一件。逐件件推將

教知

四十三

去。相次亦不難。須是劈初頭要理會教分曉透徹。且如煮肉。若合下便用慢火養。却煮得頑了。越不能得軟。政如義理。只理會得三二分。便道只恁地得了。却不知前面撞頭撞腦。人須是將心來思索得到。一如磨鐵一番。見了行陳便自然向前得去。教心經履這一番辛苦。便自知得許多道路方透徹。遇事自不難。○楊問。程子曰。近思以類而推。曰。此語道得好。不要跳越望遠。亦不是縱橫陡頓。只是就這裏透。傍那曉得處挨將去。如這

一件事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事推去做那一件事。知得亦是恁地。如識得這燈有許多光。便因這燈推將去。識得那燭亦恁地光。如升階升第一級了。便因這一級進到第二級。又因第二級進到第三級。只管恁地挨將去。只管見易不見其難。前面遠處只管會近。若第一級便要跳到第三級。舉步開了便費力。只管見難。只管見遠。如要去建寧。須從第一鋪。便去到柳營江。柳營江便去到魚埔驛。只管恁地。去這處進得一程。那處又減得

教知

四十四

一程。如此雖長安亦可到矣。不然只要一日便到。如何得。如讀書讀第一段了。便到第二段。第二段了。便到第三段。只管挨將去。次第都能理會得。如開卷便要獵一過。如何得。直卿問是理會得孝。便推去理會得弟否。曰。只是傍易曉底挨將去。如理會得親親。便推去仁。仁是親親之類。理會得仁。便推去愛物。愛物是仁民之類。如刑于寡妻。便推去至於兄弟。至于兄弟。便推去御于家邦。如脩身便推去齊家。齊家便推去

治國只是一步了又一步。學記謂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此說甚好。且如中央一塊堅硬四邊軟。不先就四邊攻其軟。便要去中央攻那硬處。富錄云。其中堅硬。推枉費了氣力。那堅硬底又只在須是先就四邊旋旋扶了軟處。中央硬底自走不得。兵書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亦是此意。富錄云。不會問底人。先去節目處。問博學與近思亦不相妨否。曰。博學是都要理會過。近思是注心着力處。博學是

致知

四十五

箇大規模。近思是漸進工夫。如明明德於天下是大規模。其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等。便是次序。如博學亦豈一日便都學得了。亦是漸漸學去。問篤志未說到行處否。曰。篤志只是至誠懇切以求之。不是理會不得又掉了。若只管汎汎地外面去博學。更無懇切之思。便成放心。便成頑麻不仁。底死漢了。那得仁。惟篤志又切問近思。便有歸宿處。這心便不汎濫。走作只在這坎窞裏。不放了。仁便在其中。橫渠云。讀書以維持此心。

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淳問以類而推。曰。只是就近推將去。且如十五志學。至四十不惑。學者尚可以意會。若自知命以上。則雖苦思。力索。終摸不着。縱然說得。亦只是臆度。除是自近而推。漸漸看將去。則自然見得矣。廣

問先生解物皆然。心為甚云。人心應物。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不知如何是本然之權度。曰。本然之權度。亦只是此心。此心本然。萬理皆具。應物之時。

致知

四十六

須是子細看合如何。便是本然之權度也。如齊宣王見牛而不忍之心。見此是合權度處。及至與甲兵危士臣。構怨于諸侯。又却忍為之。便是不合權度。失其本心。又問莫只是無所為而發者。便是本心。曰。固是。然人又多是忘了。問如何忘了。曰。當惻隱時。却不惻隱。是也。問此莫是養之未至否。曰。亦是察之未精。天地中間。上是天。下是地。中間有許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獸。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便各自有箇道理。此便是形而上。

之道。所謂格物。便是。要。就。這。器。窮。得。那。道。而。已。如。何。便。將。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理。得。饑。而。食。渴。而。飲。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所。以。飲。食。作。息。者。皆。道。之。所。在。也。若。便。謂。飲。食。作。息。者。是。道。則。不。可。如。徐。行。後。長。方。是。道。疾。行。先。長。便。不。是。道。豈。可。說。只。認。行。底。便。是。道。龐。居。士。神。通。妙。用。運。水。搬。柴。之。誦。亦。是。此。病。須。是。運。得。水。是。般。得。柴。是。方。神。通。妙。用。若。運。得。不。是。般。得。不。是。如。何。是。神。通。妙。用。佛。家。所。謂。作。用。是。性。便。是。如。此。他。都。不。理。會。是。

卷八

四十七

和。非。只。認。我。這。箇。會。說。話。會。作。用。底。叫。著。便。應。底。便。是。神。通。妙。用。更。不。問。道。理。如。何。禪。老。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在。汝。等。諸。人。面。門。上。出。入。他。便。是。只。認。得。這。箇。把。來。作。弄。或。問。告。子。之。學。便。是。如。此。曰。佛。家。底。又。高。告。子。底。死。熱。了。不。如。佛。家。底。活。而。今。學。就。故。紙。上。理。會。也。說。得。去。只。是。都。無。那。快。活。和。樂。底。意。思。便。是。和。這。佛。家。底。也。不。曾。見。得。似。他。佛。家。者。雖。是。無。道。理。然。他。却。一。生。受。用。一。生。快。活。便。是。他。就。這。形。而。下。者。之。中。理。會。得。似。

那。形。而。上。者。而。今。學。者。看。來。須。是。先。曉。得。這。一。層。却。去。理。會。那。上。面。一。層。方。好。而。今。都。是。和。這。下。面。一。層。也。不。曾。見。得。所。以。和。那。上。面。一。層。也。理。會。不。得。又。曰。天。命。之。謂。性。這。道。理。却。無。形。無。安。頓。處。只。那。日。用。事。物。上。道。理。便。在。上。面。雖。至。沒。緊。要。底。事。也。有。這。道。理。凡。有。一。物。便。有。一。理。這。兩。箇。元。不。相。離。無。精。粗。大。小。都。從。那。源。頭。上。來。所。以。君。子。貴。博。學。於。文。都。一。齊。用。理。會。過。方。周。遍。無。疎。缺。處。蓋。非。外。物。也。又。曰。所。謂。不。可。須。更。離。者。謂。道。

卷八

四十八

也。若。以。日。用。舉。止。動。作。便。是。道。則。無。遠。非。道。無。時。非。道。然。則。君。子。何。用。戒。謹。恐。懼。何。用。更。說。不。可。離。為。其。不。可。離。所。以。須。是。依。道。而。行。如。人。說。話。不。成。便。以。說。話。者。為。道。須。是。有。箇。仁。義。禮。智。始。得。又。曰。大。學。說。格。物。不。說。窮。理。蓋。說。窮。理。則。似。懸。空。無。捉。摸。處。說。格。物。則。只。就。那。形。而。下。之。器。上。便。尋。那。形。而。上。之。道。便。見。得。這。箇。元。不。相。離。所。以。只。說。格。物。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所。謂。道。者。是。如。此。何。嘗。說。物。便。是。則。龜。山。便。只。指。物。做。則。只。就。物。上。分。

精粗為物。則如云。目是物也。目之視。乃則也。耳是物也。耳之聽。乃則也。殊不知目視耳聽。依舊是物。其視之明。聽之聰。方是則也。龜山又云。伊尹之耕於莘野。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樂在是。如此。則世間伊尹甚多矣。龜山說話。大概有此病。問

問橫渠言。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如何。曰。言一故善。一者善之原也。善無常主。如言前日之不受。是今日之受。非也。協于克。一如言皆是也。蓋均是善。但易地有不同者。故無常主。必是

衆知

中十九

合于。一乃為至善。一者純一於理。而無二三之謂。一則無私欲。而純乎義理矣。○協。只是箇比對裁斷之義。又曰。協猶齊也。

南軒

南軒云。非知之難。行之難。此特傳說告高宗爾。蓋高宗舊學甘盤。於義理知之亦多。故使得這說。若常人則須以致知為先也。此等議論儘好。道夫

莊仲問。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謂天即理也。曰。天固是理。

然蒼蒼者亦是天。在上而有主宰者亦是天。各隨他所說。今既曰視聽。理又如何會視聽。雖說不同。又却只是一箇。知其同不妨其為異。知其異不害其為同。嘗有一人題分水嶺。謂水不曾分。某和其詩曰。水流無彼此。地勢有西東。若識分時異。方知合處同。文

君舉謂不合。與諸公爭辨。這事難說。嘗記得林少穎見人好說話。都記寫了。嘗舉一項云。國家常理會山陵。要委諭民間遷去祖

衆知

五十

墳事。後匪處未得。特是某官前往定奪果當如何。這箇官人看了。乃云。只消着中做。林說這話說得不是。當時只要理會當遷與不當遷。當遷去雖盡去亦得。若不當遷。雖一毫不動。當與不當。這便是中。如何於二者之間的中做。此正是今時人之大病。所以大學格物窮理。正要理會這些。須要理會教是非端的分明。不如此定不得。如初間看善惡如隔一牆。只管看來漸漸見得善惡如隔一壁。看得隔一壁底。已自勝似初看隔一牆底。

了。然更看得又如隔一幅紙。這善惡只是爭此子。這裏看得直是透。善底端的是善。惡底端的是惡。畧無些小疑似。大學只要論箇知與不知。知得切與不切。

問思修身不可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不知天。曰此處却是倒看。根本在修身。然修身得力處却是知天。知天是知至物格。知得箇自然道理。學若不知天。便記此又忘彼。得其一失其二。未知天。見事頭緒多。既知天了。這裏便都

定。這事也定。那事也定。厚。知天是起頭處。能知天。則知人事親修身皆得其理矣。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皆知也。只是要知得到。信得及。如君之仁。子之孝之類。人所共知。而多不能盡者。非真知故也。護。○誠是天理之實然。更無纖毫作為。日用間若有一毫不實見得是天理之自然。則終是於誠為未盡也。大雅

讀書之要。曰或問程子通論聖賢氣象之別者數條。子既著之精義之首。而不列於集注之端何也。曰聖賢氣象高且遠矣。非造道之深知德之至。隣於其域者。不能識而辨之。固非始學之士所得驟而語也。鄉吾著之書首。所以尊聖賢。今不列於篇端。所以嚴科級。亦各有當焉爾。且吾於程子之論。請是二書之法。則既撮其要而表之於前矣。學者誠能深考而用力焉。盡此二書。然後乃可與議於彼耳。曰然則其用力也奈何。曰循序而漸進。

熟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請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二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則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義定理明而無疎易凌躐之患矣。是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始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曰其熟讀精思者何耶。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

誦成誦之後。反覆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決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覆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疎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可有以得之於指掌之間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至於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為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

致知

二

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文集下同。以下總論讀書之法。

答廖子晦曰。守官得上官相知。可以行志。然獲上有道。自守亦不可失也。殺事人命所繫。尤當盡心。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

以縱出有罪為能。而不思善良之無告。此最弊事。不可不戒。然哀矜勿喜之心。則不可無也。所示疑義甚善。但一二處小未圓備。別紙具去。職事之餘。更能玩意於此。固佳。然觀書而須從頭循序而進。不以淺深難易有所取舍。自然意味詳密。至於決洽貫通。則無緊要處。所下工夫亦不落空矣。今人多是揀難底好底看。非惟聖賢之言不可如此。問別且是只此心意便不定。疊縱然用心。探索得到。亦與自家這裏不相干。突兀聲牙。無田地。

致知

三

可安頓。此病不可不知也。

答黃仁卿東曰。所示春秋大旨甚善。此經固當以類例相通。然亦先須隨事觀理。反復涵泳。令胸次開闊。義理貫通。方有意味。若便一向如此排定說教。正使在彼分上斷得十分的當。却於自己分上都不見得簡從容活絡受用。則亦何益於事邪。大抵不論看書與日用功夫。皆要放開心胃。令其平易廣闊。方可徐徐旋有道理。浸灌培養。切忌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太緊了。即氣

象急迫。田地隱隱。無處着功夫也。此非獨是讀書法。亦是仁卿分上變化氣質底道理也。然看春秋外。更誦論孟及看近思錄等書。以助其趣。乃佳。若只如此。實恐枯燥難見功耳。

答黃子耕曰。示論且看大學。俟見大指。乃及它書。此意甚善。但看時。須是更將大段分作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常時暗誦默思。反復研究。未上口時。須教上口。未通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便要純熟。直得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習之。間驅遣不

致知

去方是此一段了。又換一段看。令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覺得工夫省力。時便漸得力也。近日看得朋友間病痛。尤更親切。都是貪多務廣。匆遽涉獵。所以凡事草率粗淺。本欲多知。多能。下梢一事不知。一事不能。本欲速成。反成虛度歲月。但能反此。如前所云。試用歲月之功。當自見其益矣。至於作無益語。以本心正理揆之。誠是何補於事。但人不作自己功夫。向外馳走。便見得此等事重。若果見得自己分上合做底事千條萬端。有終

身勉勉而不能盡者。則亦自當不暇及此矣。

答陳師德曰。嘗聞之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者之功。蓋未嘗不互相發也。然夫子教人持敬。不過以整衣冠。齊容貌為先。而所謂致知者。又不過讀書史。應事物之問。求其理之所在而已。皆非如近世荒誕恠謫。不近人情之說也。抑讀書之法。要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憚。從容平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

致知

五

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又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惟困於遠求而無得者知之。

答王欽之曰。所須問目。竊謂不必如此。但取一書。從頭逐段。子細理會。久之。必自有疑有得。若平時泛泛。都不着實。循序讀書。未說義理不精。且是心緒支離。無箇主宰處。與義理自不相親。又無積累功夫。參互考證。驟然理會一件兩件。若是小小題目。則

不足留心。擇其大者。又有躐等之弊。終無浹洽之功。非區區所以望於導兄者。故不敢承命浹聞。但願顏未前說。而以論語為先。一日只看一二段。莫問精粗難易。但只從頭看將去。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讀。反復玩味。久之必自有得矣。近年與朋友商量。亦多以此告之。然未見有看得徹尾者。人情喜新厭常。乃如此。甚可歎。論語二十篇尚不耐煩看得了。況所謂死而後已者。又豈能辨如此長遠功夫耶。

答宋容之

之注

曰。所論讀書未能有疑。此初學之通患。蓋緣平日

讀書只為科舉之計。貪多務得。不暇子細。慣得意思長時忙迫。

凡看文字。不問精粗。一例只作如此涉獵。如東坡易解卦中說性命。繫辭中說道

義數章。及顏淵解孟子浩然之氣處。皆是此類。無一字成言語。今當深以此事為戒。洗滌淨盡。

別立規模。將合看文字。擇其无精而最急者。且看一書。一日隨

力且看一兩段。俟一段已曉。方換一段。一書皆畢。方換一書。先

要虛心平氣。熟讀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下落。諸家注解一一

通貫。然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賢立言之本意。雖已得之。亦且更如此反復玩味。令其義理浹洽於中。淪肌浹髓。然後乃可言學耳。又曰。大抵科舉之學。誤人知見。壞人心術。其技愈精。其害愈甚。

記經解曰。凡解釋文字。不可全注脚成文。成文則注與經各為一事。人唯看注而忘經。不然即須各作一番理會。添却一項功夫。竊謂須只似漢儒毛孔之流。畧釋訓詁名物。及文義理致尤難

明者。而其易明處更不須貼■句相續。乃為得體。蓋如此則讀者看注即知其非經外之文。却須將注再就經上體會。自然思慮歸一。功力不分。而其玩索之味亦益深長矣。

讀書已是第二義。蓋人生道理合下完具。所以要讀書者。蓋是未曾經歷見許多。聖人是經歷見得許多。所以寫在冊上與人看。

而今讀書。只是要見得許多道理。及理會得了。又皆是自己家合

下元有底。不是外面旋添得來。至下語○開卷便有與聖賢不

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道祖○大節目。痛理會。三五處。後當迎刃而解。患在輕浮。不沉着痛快。子方○學者初看文字。只見得箇渾淪。事物。久久看作三兩片。以至於十數片。方是長進。如庖丁解牛。目視無全牛是也。人傑○學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當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若進得些子。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如用兵相殺。爭得些兒小可。一二十里地。也不消事。須大殺一番。方是善勝。賀孫○看文字。須要入在裏面。猛

家一番。要透徹。方能得脫離。若只畧畧底看過。恐終久不得脫離。此心不能放下也。時舉○讀書看義理。須是胃次放開。磊落明快。恁地去。第一不可先責效。纔責效。便有憂愁底意。只管如此。胃中便結聚一餅子不散。今且放置閑事。不要閑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淳○讀書。放開着心。道理自會出來。若憂愁迫切。道理終無緣得出來。○讀書須是知貫通處。東邊西邊都觸着。這箇孩子。方得只認下着頭去做。

莫要思前算後。自有至處。而今說已前不曾做得。又怕遲晚。又怕做不及。又怕那箇難。又怕性格遲鈍。又怕記不起。都是閑說。只認下着頭去做。莫問遲速。少間自有至處。既是已前不曾做得。今便用下工夫去補填。莫要瞻前顧後。思量東西。少間擔閣一生。不知年歲之老。個○讀書。須是徧布周滿。寧詳毋畧。寧下毋高。寧拙毋巧。寧近毋遠。子方○大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反復體驗。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

者學者當守此。人傑○書宜少看。要極熟。小兒讀書記得。大人多記不得者。只為小兒心專。一日授一百字。則只是一百字。二百字則只是二百字。大人一日或看百板。不恁精專。人多看一分之十。今宜看十分之一。寬着期限。緊着課程。淳○今只來來讀去。假饒讀得十遍。是讀得十遍。不曾理會得底書耳。得寸則王寸也。得尺則王之尺也。讀書當如此。瑋○讀書是格物一事。或一日或兩日只看一段。則這一段便是我底。脚踏這一段了。

又○有○第○二○段○。如○此○逐○段○崖○去○。崖○得○多○後○。却○見○頭○頭○道○理○都○到○。這○
工○夫○須○用○行○思○。生○想○。或○將○已○曉○得○者○再○三○思○省○。却○自○有○一○箇○曉○
悟○處○出○。不○容○安○排○也○。書○之○句○法○義○理○。雖○只○是○如○此○解○說○。但○一○次○
看○有○一○次○見○識○。所○以○某○書○。一○番○看○。有○一○番○改○。亦○有○已○說○定○。一○番○
看○。一○番○見○得○穩○當○。愈○加○分○曉○。故○某○說○讀○書○不○貴○多○。只○貴○熟○爾○。然○
用○功○亦○須○是○勇○做○近○前○去○。莫○思○退○轉○。始○得○。○學○者○貪○做○工○夫○
便○麓○肉○。看○得○義○理○不○精○。只○道○無○可○疑○處○。非○無○可○疑○。理○會○未○到○。不○

知○有○疑○爾○。大○抵○為○學○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餘○。須○用○無○書○不○讀○。
若○年○齒○向○晚○。却○須○擇○要○用○功○。讀○一○書○。便○覺○後○來○難○得○工○夫○再○去○
理○會○。須○沉○潛○玩○索○。究○極○至○處○可○也○。蓋○天○下○義○理○只○有○一○箇○。是○與○
非○而○已○。是○便○是○。非○便○是○非○。既○有○着○落○。雖○不○再○讀○。自○然○道○理○決○
洽○。省○記○不○忘○。譬○如○飲○食○。從○容○咀○嚼○。其○味○必○長○。大○嚼○大○咽○。終○不○知○
味○也○。○莫○說○道○見○得○了○。便○休○。而○今○看○一○千○遍○。見○得○又○別○。看○一○
萬○遍○。見○得○又○別○。須○是○無○這○冊○子○時○。許○多○節○目○次○第○都○恁○地○歷○

落○落○。在○印○家○肚○裏○。方○好○。○歐○公○言○。作○文○有○三○處○思○量○。挑○上○路○
上○。廁○上○。今○人○冊○子○不○在○心○。便○不○在○。○今○人○看○了○也○。似○不○曾○看○。
不○曾○看○也○。似○看○了○。○溫○書○亦○須○子○細○。日○看○三○兩○段○。不○是○於○那○
疑○者○。正○須○於○那○無○疑○處○看○。蓋○工○夫○都○在○那○上○也○。○某○自○潭○州○
來○。其○他○盡○不○曾○說○得○。只○不○住○地○說○得○一○箇○教○人○子○細○讀○書○。○
為○學○讀○書○。須○是○耐○煩○細○意○。不○可○麓○心○。若○曰○何○必○讀○書○。自○有○箇○捷○
徑○法○。便○是○悞○人○底○深○坑○也○。未○見○道○理○時○。恰○如○數○重○物○也○。包○裹○在○

裏○。無○緣○便○見○。須○是○今○日○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明○日○又○去○了○一○
重○。又○見○得○一○重○。去○盡○皮○方○見○肉○。去○盡○肉○方○見○骨○。去○盡○骨○方○見○髓○。
使○麓○心○大○氣○不○得○。○觀○書○初○得○味○。即○坐○在○此○處○。不○復○精○研○。故○
看○義○理○則○汗○漫○而○不○別○白○。遇○事○接○物○則○顛○然○而○無○精○神○。○今○
人○讀○書○。看○未○到○這○裏○。心○已○在○後○面○。才○看○到○這○裏○。便○欲○捨○去○。如○此○
只○是○不○求○自○家○曉○解○。須○是○徘徊○顧○戀○。不○欲○捨○去○。方○能○體○認○得○。○
○看○書○非○止○看○一○處○。便○見○道○理○。如○服○藥○。一○服○豈○能○得○病○便○好○。須○

服了又服。服多後藥力自行。道夫。○讀書不可有欲了底心。才
有此心。便心只在背後白紙處了。無益。揭。○讀書先立程限。政
如農之有畔。今之始學者。不知此理。初時甚銳。漸漸懶去。終至
都不理會了。此只是當初不立程限之故。○尹先生門人言
尹先生讀書云。耳順心得。如誦己言。功夫到後。論聖賢言語。都
一似自己言語。良久曰。佛所謂心印是也。印第一箇了。又印第
二箇。只與第一箇一般。又印第三箇。只與第二箇一般。惟堯舜

教和

十二

孔顏方能如此。堯老遜位。教舜做。及舜做出來。只與堯一般。此
所謂真同也。孟子曰。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不是且恁地說。
人常讀書。庶幾可以管攝此心。使之常存。橫渠有言。書所以維持
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其何可廢。蓋。○初學于敬
不能無間斷。只才覺間斷。便提起此心。只是覺處便是接續。其
要得人。只就讀書上體認義理。日間常讀書。則此心不走作。或

只去事物中求。則此心易得汨沒。知得如此。便就讀書上體認
義理。便可喚轉來。○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且宜讀
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自安
且固矣。○須是存心與讀書為一事。方得。○昔陳烈先生
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
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
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讀書有箇法。只是刮淨了。

教和

十三

那心後去看。若不曉得。又且放下。待他意思好時。又將來看。而
今却說要虛心。如何解虛得。而今正要將心在那上面。美則
○讀書須要身心都在這一段裏面。更不問外面有何事。方
見得一段道理出。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何却說箇仁
在其中。蓋自家能常常存得此心。莫教走作。則理自然在其中。
今人却一過去看文字。一過去思量外事。只是枉費了工夫。不
如放下文字。待打疊教意思靜了。却去看。○凡人看文字。

初看時心尚要走作道理尚見得未定。猶沒奈何。到看得定時。方入規矩。又只是在印板上。面都不活。不活則受用不得。須是玩味反覆。到得熟後。方始會活。方始會動。方有得受用處。若只恁地記去。這道理便死了。時○不可終日思量文字。恐成硬將心去。馳逐了。亦須空閑少頃。養精神。又來看。淳○學者讀書。須要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己省察。一作體又云。讀一句書。須體察這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得。又云。文字是底固當看。

章

十

不是底也當看。精底固當看。粗底也當看。費○看前人文字。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說。殊不知害事。蓋既不得正理。又枉費心力。不若虛心靜看。即涵養克索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時舉○讀書遇難處。且須虛心搜討。有時有思。繹底事。却去無思量處得。敬仲○問如先生所言。推求經義。將來還別有見處否。曰。若說如釋氏之言。有他心通。則無也。但只見得合如此。爾再問所說虛心觀之。不知如何是虛心。曰。須退一步思量。次日又問退一步思

量之旨。曰。從來不曾如此做。亦自難說。今人觀書。先自立了意思。後方觀。盡率古人語言。入做自家意思中來。只是推廣自家意思。如何見得古人意思。如此終無進益。須得退步。只虛此心。將古人語言放前面看。他意思倒教向何處去。如此玩心。方可得古人意。有長進處。且如孟子說詩。要以意逆志。是為得之。逆者等待之謂也。如前途等待一人。且須耐心。自有來時。候他未來。其心急切。又要進前尋求。却不是以意逆志。是以意捉志也。雅大

致知

十

○嘗見人云。大凡心不公底人。讀書不得。看來是如此。如解經都不有身。已全然虛心。只把他道理看。其是非。費○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理。義須反來就自家身上。如指推究。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會。自家見未到。聖人先說在那裏。自家只借他言語來就身上推究。始得。淳○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着。且放在一邊。益更讀書以求新見。若執着一見。則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譬如

一片淨潔田地。若上面纔安一物。便須有遮蔽了處。聖人七通八達。事事說到極致處。學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事窮到極致處。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直到這箇田地。方是語云。執德不弘。易云。寬以居之。聖人多說箇廣大寬洪之意。學者要須體之。○粗厲者觀書。必以勇果強毅為主。柔善者觀書。必以慈祥寬厚為主。只是私意。人傑 ○某向教朋友

去思索求所疑。近方見得讀書只且焦地虛心。就上面熟讀。久之自有所得。亦自有疑處。蓋熟讀後。自有窒礙不通處。是自然有疑。方好較量。今若先去尋箇疑。便不得。又曰。這般也有時候。○看文字。且自用工夫。先已切至。方可舉所疑與朋友講論。假無朋友。久之自能自見得。蓋蓄積多者。忽然爆開。便自然通。蓋蓄極則通。所謂何天之衢亨也。○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道。○讀六經時。只如未

有六經。只就自家身上討道理。其理便易曉。○為學須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約。中間一節甚廣大。到末梢又約。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故必先觀論孟大學中庸以考聖賢之意。讀史以考存亡治亂之迹。讀諸子百家以見其駁雜之病。其節目自有次序。不可踰越。近日學者。多喜從約。而不於博求之。如某人今只做得一僧。了得一身。又有專於博上求之。而不反其約。今日考一制度。明日又考一制度。空於用處作工夫。其

病又甚於約而不博者。要之均是無益。○看經書與看史書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沒緊要。可以割記問人。若是經書。有疑處。箇是切己病痛。如人負痛在身。欲斯須忘去而不可得。豈可比之看史。遇有疑則記之紙和。○名數制度之類。畧知之便得。不必大段深泥。以妨學問。○理明後。便讀中韓書。亦有得。○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注解。成誦精熟。注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指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

一般方能玩味反復。向上有透處。若不如。只是虛設議論。如舉業一般。非為己之學也。曾見有人說詩。問他開雕篇。於其訓詁名物全未曉。便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某因說與他道。公而今說詩。只消這八箇字。更添思無邪三字。共成十一字。便是一部毛詩了。其他三百篇。皆成渣滓矣。因憶頃年見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靜。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切要處。後舉問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

致知

十一

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此一段係先生親之有解。所以通經。既通自無事於解。借經以通乎理耳。理得則無俟乎經。今意思只滯在此。則何時得脫然會通也。且所貴乎簡者。非謂欲語言之少也。乃在中與不中爾。苟句句親切。雖多何害。若不親切。愈少愈不達矣。某嘗說讀書須細看得意思

通融。後都不見注解。但見有正經幾箇字在方好。大雅。○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蓋。○後世之解經者有三。一儒者之經。一文人之經。東坡陳少南輩是也。一禪者之經。張子韶輩是也。○凡學者解書。切不可與他看本。看本則死在本字上。只教它恁地說。則它心便活。亦且不解失忘了。書昌

致知

十九

庚子十二月二十七日中時抄致知至辛未正月初八日未時訖

共七十章正

癸酉四月初四日訖



題小學曰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

親友之道皆所以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

而習之於幼穉之時欲其習與知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

之患也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雜出於傳記者亦多讀者往往

直以古今異宜而莫之行殊不知其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

可行也今頗蒐輯以為此書授之童蒙資其講習庶幾有補

於風化之萬一云爾文集下同以下分○小學題辭曰元亨

集知

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紀凡以厥初無有不善鵠然

四端隨感而見愛親敬兄忠君弟長是曰秉彝有順無強惟聖

性者浩浩其天不加毫末萬善足焉衆人咄咄物欲交蔽乃賴

其綱安此暴棄惟聖斯惻建學立師以培其根以達其枝小學

之方洒掃應對入孝出弟動罔或悖行有餘力誦詩讀書詠歌

舞蹈思罔或逾窮理脩身斯學之大明命赫然罔有內外德業

業廣乃復其初昔非不足今豈有餘世遠人亡經殘教弛蒙養

弗端長益浮靡鄉無善俗世乏良材利欲紛拏異言喧嘩幸茲
秉彝極天罔墜爰輯舊聞庶覺末裔嗟嗟小子敬受此書匪我
言耄惟聖之謨

或問大學曰程子之先是書而後論孟又且不及乎中庸何也曰
是書垂世立教之大典通為天下後世而言者也論孟應機接
物之微言或因一時一事而發者也是以是書之規模雖大然
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上夫有序無非切於學

集知

者之日用論孟之為人雖加然而問者非一人記者非一手或
先後淺深之無序或抑揚進退之不齊其間蓋有非初學日用
之所及者此程子所以先是書而後論孟蓋以其難易緩急言
之而非以聖人之言為有優劣也至于中庸則又聖門傳授極
致之言尤非後學之所易得而聞者故程子之教未遽及之豈
不又以為論孟既通然後可以及此乎蓋不先乎大學無以提
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貫會通而極中

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以是觀之。則務講學者。固不可不急於四書。而讀四書者。尤不可不先於大學。亦已明矣。今之教者。乃或棄此不務。而反以他說先焉。其不溺於虛空。流於功利。而得罪於聖門者幾希矣。或問。大學。○其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

致知

三

宜先看。論語却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寓。語。類下同。○今須熟究大學作間架。却以他書填補去。大雅。○大學是為學綱目。先通大學。立定綱領。其他經皆雜說在裏許。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誠意事。此是脩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答林子淵說大學曰。聖人之書。做一樣看不得。有只說一箇下工夫規模。有首尾只說道理。如中庸之

書。劈初頭便說天命之謂性。若是這般書。全若得思量義理。如大學只說箇做工夫之節目。纔看過便自曉得。只是做工夫全在自家身上。却不在于文字上。文字已不着得思量。說窮理只就自家身上求之。都無別物事。只有箇仁義禮智。看如何千變萬化。也離這四箇不得。公且自看日用之間。如何離得這四箇。如信者只是有此四者。故謂之信。信實也。論其體則實是有仁義禮智。論其用則實是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所以說信者以

致知

四

言其實有而非偽也。更自一身推之於家。實是有父子有夫婦有兄弟。推之天地之間。實是有君有臣有朋友。都不是待後人旋安排。是合下元有此。又如一身之中。裏面有五臟六腑。外面有耳目口鼻四肢。這是人人都有此。存之為仁義禮智。發出來為惻隱羞惡恭敬是非。這是人人都有此。至於物亦莫不皆然。但其拘於形拘於氣而不變。然亦就他一角子有發見處。看他也有父子之親。有牝牡便是有夫婦。有大小便是有兄弟。就

他同類中各有群衆。便是有朋友。亦有主腦。便是有君臣。只緣本來都是天地所生。共這根蒂。所以大率多同。聖賢出來撫臨萬物。各因其性而導之。如昆蟲草木未嘗不順其性。如取之以時。用之有節。當春生時不斂。不覆巢。不殺胎。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獮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所以能使萬物各得其所者。惟是先知得天地本來生生之意。賀孫 ○大學一書。有正經。有註解。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看註解

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胸中。而正經亦不用矣。然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其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大雅 ○或問大學解已定否。曰據某而今自謂穩矣。只恐數年後又見不穩。這箇不由自家。淳 ○且熟讀大學正文。到不通處却看章句。或問乃注脚之注脚。俟有疑方去看。某解不合太多。又先准備學者為他設疑說了。所以學者看得容易了。聖人云不憤不啓。不排不發。須教他疑

三朝五日了。方始與說。他便通透。更與從前所疑慮也會因此觸發。工夫都在許多思慮不透處。今却看見成解底都無疑了。吾儒與老莊學皆無傳。惟有釋氏常有人。蓋他一切辦得不說。都待別人自去敲槌。自有箇通透處。只是吾儒又無這不說底。若如此少間差異了。賀孫 ○或問朱敬之有異聞乎。曰平常只是外面聽朋友問答。或時裏面亦只說某病痛處。得一日教看大學。曰我平生精力。盡在此書。先須通此。方可讀書。賀孫 ○

說大學次序曰。致知格物是窮此理。誠意正心修身是體此理。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是推此理。要做三節看。勉 ○物格知至是一截事。誠意正心修身是一截事。家齊國治天下平又是一截事。自知至交意誠又是一箇過接關子。自修身交齊家又是一箇過接關子。賀孫 ○格物致知比治國平天下其事似小。然若不透則病痛却大。無進步處。治國平天下規模雖大。然這裏縱有未盡處。病痛却小。格物致知如知及之。正心誠意如仁能守

之。到得動之不以禮處只是小小未盡善。蓋無

語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大雅。語。孟。細。領。○孔子教人

只從中間起。使人便做工夫去。久則自能知向上底道理。所謂

下學上達也。孟子始終都舉。先要人識心性着落。却下工夫做

去。端。○論語不說心。只說實事。孟子說心。後來遂有求心之病。

方○孔子只說忠信篤敬。孟子便發出性善。直是漏洩。明。德。○或

問孟子說仁字甚分明。孔子却不曾分明說是如何。曰孔子未

衆知

嘗不說。只是公自不會看耳。譬如沙糖。孟子但說糖味甜耳。孔

子雖不如此說。却只將那糖與人喫。人若肯喫。則其味之甜。自

不待說而知也。真。○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論語逐文逐意

各是一義。故用子細靜觀。孟子成大段有許多答問發揚。孰讀

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會也。雄。讀。語。孟。○孔子言語一

似沒緊要。說出來自是包含無限道理。無此添漏。如云道之以

政齊之以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數句初不曾着氣力。只似沒

緊要說出來自是委曲詳盡說盡道理。更走它底不得。若孟子

便用着氣力。依文按本。據事實說。無限言語方說得出。此所以

為聖賢之別也。個。○論語之書。無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書。

莫非體驗擴充之端。蓋孔子大概使人優游饜飮涵泳諷味。孟

子大概是要人探索力討。反己自求。故伊川曰孔子句句是自

然。孟子句句是事實。亦此意也。如論語所言居處恭執事敬與

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禮勿視聽言動之類。皆

衆知

是存養底意思。孟子言性善。存心養性。孺子入井之心。四端之

發。若火始然。泉始達之類。皆是要體認得這心性下落。擴而充

之。于此等語玩味。便自可見。端。蒙。

論語訓蒙口義序曰。予既序次論語要義。以備覽觀。暇日又為兒

輩讀之。大抵諸老先生之為說。本非為童子設也。故其訓詁畧

而義理詳。初學者讀之。經之文句未能自通。又當偏誦諸說。問

其指意。茫然迷眩。殆非啓蒙之要。因為刪錄。以成此編。本之注

疏以通其訓詁參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於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一句之義繫之本句之下一章之指列之本章之左又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而得於心思者間附見一二條焉本末精粗大小詳畧無或敢偏廢也然本其所以作取便於童子之習而已故名之曰訓蒙口義蓋將蒙之家塾俾兒童學焉非敢為他人發也嗚呼小子來前予幼獲承父師之訓從事於此二十餘年材資不敏未能有得今乃妄意採掇先儒有所

致知

九

取捨度德量力夫豈所宜然施之汝曹取其易曉本非述作以是庶幾其可幸無罪焉爾夫其訓釋之詳且明也日講焉則無不通矣義理之精而約也日誦焉則無不識去聲下同矣通者已知而時習識者未解而勿忘予之始學亦若斯而已矣嗚呼小子其懋敬之哉汲汲焉而毋欲速也循循焉而毋敢惰也毋率於俗學而絕之以為迂且淡也毋惑於異端而躐之以為卑且近也聖人之言大中至正之極而萬世之標準也古之學者其始

即此以為學其卒非離此而為道窮理盡性修身齊家推而及人內外一致蓋取諸此而無所不備亦終吾身而已矣舍是而他求夫豈無可觀者然致遠恐泥昔者吾幾陷焉今載自脫故不願汝曹之為之也嗚呼小子其懋敬之哉文集○以下論語 ○孔門問答曾子聞底顏子未必聞顏子聞底子貢未必聞今合在論語一書後學豈不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德用○語類下同○讀論語 ○讀論語也使急不得也不可慢所謂急不得者功效不可急所

致知

謂不可慢者工夫不可慢幹 ○問叔器論語讀多少曰兩日只雜看曰恁地如何會長進看此一書且須事此一書便待此邊冷如水那邊熱如火亦不可捨此而觀彼津 ○論讀書之法擇之云嘗作課程看論語日不得過一段曰大故明白底可讀兩段或三段如此亦所以治躁心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讀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孟子未言梁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先讀繫辭德明 ○莫云論語中有緊要底有汎說

底。且要着力緊要底便是揀別。若如此則孟子一部可刪者多矣。聖賢言語粗說細說皆着理會教透徹。蓋道體至廣至大。故有說得易處。說得難處。說得大處。說得小處。若不盡見。必定有窒礙處。若謂只言忠信行篤敬便可。則自漢唐以來。豈是無此等人。因甚道統之傳。却不曾得。亦可見矣。皆○聖人之言。雖是平說。自然周備。不少些子。門人之言。便有偏處。如夫子文質彬彬自然亭當恰好。子貢文猶質也。質猶文也。便說得偏。夫子行

致知

十一

有餘力則以學文。自然有先後輕重。子夏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便有廢學之弊。端蒙○某舊間持論亦好高。近來漸漸移近下。漸漸覺實也。如孟子却是將他已到底教人。如言存心養性知性知天。餘人未到。他田地。如何知得他滋味。卒欲行之。亦未有人入頭處。若論語中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等語。是聖人教人存心養性知性知天實涵養處。便見得便行得也。大

先生因編孟子要指云。孟子若讀得無統。也是費力。某從十七八

歲讀至二十歲。只逐句去理會。更不通透。二十歲已後。方知不可恁地讀。元來許多長段。都自首尾相照管。脉絡相貫串。只熟讀自見得意思。從此看孟子。覺得意思極通快。亦因悟作文之法。又曰看文字不可恁地看過便道了。須是時復玩味。庶幾忽然感悟。到得義理與踐履處融會。方是自得。這箇意思與尋常思索而得意思不同。實孫○因整要畧謂孟子發明許多道理都盡。自此外更無別法。思惟這箇先從性看。看得這箇物事

致知

十二

破了。然後看入裏面去。終不甚費力。要知雖有此數十條。是古人已說過。不得不與他理會。到得做工夫時。却不用得許多。難得勇猛底人直截便做去。實孫○因說仁義曰。只有孟子說得好。如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如曰有是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人之一心。在外者又要收入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一部孟子皆是此意。又以手作推之狀曰。推須是用力如此。大抵一收一放。一闔一闢。道理森然。又曰所謂立天之道曰

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都是恁地。又曰世間只有箇闡關內外。人須自體察取。祖道

某於論孟四十餘年理會。逐字稱等不教偏些子。中庸解每番看過不甚有疑。大學一面看一面疑。改削不已。集注○讀書別無法。只管看便是法。自家都未要先立意見。且虛心只管看。看來看去。正如獸人相似。捱來捱去自然曉得。某那集注都詳備無一字閑。那箇無緊要關底字越要看。自家意集注裏說是閑字。那

箇正是緊要字。只是要人看。上蔡云。人不可無根。便是難。所謂根者。只管看便是根。不是外面別討箇根來。問○前輩解說集注盡撮其要。只熟看自然曉得。莫枉費心。更去注脚外面思量又添一段說話。○精義一章之中程子之說多是。門人之說多非。然初看時不可先萌此心。門人所說亦多有好處。譬如曰。只將程子之說為主如何。曰不可。只得以理為主。然後看他底。看得一章直是透徹了。然後看第二章亦如此法。若看得三四篇

此心便熟。數篇之後迎刃而解矣。某嘗苦口與學者說得口破。少有依某去着力做工夫者。集注

近思錄序曰。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子寒泉精舍。畱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數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撮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為此編。總六百二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已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畧。皆粗

見其梗概。以為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復。優柔厭飲。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為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此章見近思錄卷首。文篇未載。附入篇中。以下近思錄。○近思錄總論曰。修身大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問難。類下同。○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

近思錄四子之階梯。淳○近思錄一書。無不切人身。救人病者。

書

○鄭言近思錄中語甚有切身處。曰聖賢說得語言平。如

中庸大學論語孟子皆平易。近思錄是近來人說話便親切。

○看近思錄若於第一卷未曉得。且從第二第三卷看起。久久

後看第一卷則漸曉得。○問瑩卿近思錄看得如何。曰所疑

甚多。曰今梓乍看這文字也是難。有時前面恁地說。後面又不

是恁地。這裏說得如此。那裏又却不如如此。子細看來。却自

耳知

十五

中間有箇路陌推尋。通得四五十條後。又却只是一箇道理。伊

川云窮理豈是一日窮得盡。窮得多後道理自通徹。

答陳體仁曰。來教謂詩本為樂而作。故今學者必以聲求之。則知

其不苟作矣。此論善矣。然愚意有不能無疑者。蓋以虞書考之。

則詩之作本為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

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也。

三代之時。禮樂用於朝廷。而下達於閭巷。學者諷誦其言以求

其志。詠其聲。執其器。舞蹈其節。以涵養其心。則聲樂之所助於

詩者為多。然猶曰興於詩。成於樂。其求之固有序矣。是以凡聖

賢之言詩。主於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仲尼所謂思無邪。孟子

所謂以意逆志者。誠以詩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存。然後詩

可得而言也。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

通其聲者也。就使得之。止其鐘鼓之鏗鏘而已。豈聖人樂云樂

云之意哉。況乎去孔孟之時千有餘年。古樂散亡。無復可考。而

耳知

十五

欲以聲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以推而得之乎。三百五

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絃歌已乎。誠既得之。則所助於詩多

矣。然恐未得為詩之本也。況未必可得。則今之所講。得無有畫

餅之譏乎。故愚意竊以為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然則

志者詩之本。而樂者其末也。末雖亡。不害本之存。愚學者不能

平心和氣。從容諷誦以求之情性之中耳。有得乎此。然後可得

而言。顧所得之淺深如何耳。有舜文之德。則聲為律而身為度。

萬韶二南之聲。不患其不作。此雖未易言。然其理益不誣也。不審以為如何。文集下同 ○答楊宋卿曰。熹聞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韵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

集和

七

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答何叔京曰。罪人斯得。此等處須着箇極廣大無物我底心。胸看方得。若有一毫私吝自愛惜過嫌疑之心。即與聖人做處天地懸隔矣。萬一成王終不悟。周公更待罪幾年。不知如何收殺。○又曰。俾彼雲漢則為章於天矣。周王壽考則何不作人手。選宋為此等語言自有箇血脉流通處。但涵泳久之。自然見得條暢浹洽。不必多引外來道理。言語却壅滯。却詩人活底意思也。周王既是壽考。豈

不作成人材。此事已自分明。更着箇俾彼雲漢為章於天喚起來。便愈見活潑潑地。此六義所謂興也。興乃興起之義。凡言興者。皆當以此例觀之。易以言不盡意而立象以盡意。蓋亦如此。○或問大學傳之九章既結上文而復引詩者三何也。曰。古人言必引詩。蓋取其嗟嘆咏歌。優游厭飫。有以感發人之善心。非徒取彼之文證此之義而已也。夫以此章所論齊家治國之事。文具而意足矣。復三引詩。非能于其所論之外別有所發明也。

集和

十

然嘗試讀之。則反覆吟咏之間。意味深長。義理通暢。使人心融神會。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是則引詩之助與為多焉。蓋不獨此。他凡引詩云者。皆以是而求之。則引者之意可見。而詩之為用亦得矣。曰三詩亦有序乎。曰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也。或問 ○亞夫問誦詩三百何以見其必達於政。曰其中所載可見。如小夫賤隸。閭巷之間。至鄙俚之事。君子平旦耳目所不聞見者。其情狀

皆可因此而知之。而聖人所以修德於已施于事業者莫不悉備于其間所載之美惡誦讀而諷誦之。如是而為善。如是而為惡。吾之所以自修於身者。如是是合做底事。如是不合做底事。待得施以治人。如是而富貴。如是而當罰。莫不備見。如何於政不達。若讀詩而不達於政。則是不曾讀也。又問如何使於四方必能專對。曰于詩有得。必是于應對言語之間。委曲和平。實下。同。○器之問詩傳分別六義有未備處曰不必又滯却許多

且看詩意義如何古人一篇詩。必有一篇意思。且要理會得這箇。如栢舟之詩。只說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綠衣之詩說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此可謂止乎禮義。所謂可以怨。便是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處。推此以觀。則子之不得於父。臣之不得於君。朋友之不相信。皆當以此意處之。如屈原之懷沙赴水。賈誼言歷九州而相其君。何必懷此都也。便都過當了。古人胸中發出意思自好。看看三百篇詩。則後世之詩多不足觀矣。木之 ○古人

情意溫厚寬和。道得言語自好。當時叶韻。只是要便於諷誦而已。到得後來。一向於字韻上嚴切。却無意思。愈壞了詩。漢不如周。魏晉不如漢。唐不如魏晉。本朝又不如唐。木之 ○詩中頭項多。一項是音韻。一項是訓詁名件。一項是文體。若逐一根究。然後討得些道理。則殊不濟事。須是通悟者方看得。方子 ○聖人有法度之言。如春秋書禮是也。一字皆有理。如詩亦要逐字將理去讀。便都礙了。律 ○看詩須看詩人意思好處是如何。

不好處是如何。看他風土。看他風俗。又看他人情物態。只看伐檀詩。便見得他一箇清高底意思。看碩鼠詩。便見他一箇暴斂底意思。好底令自家善意油然而感動而興起。不好底自家心下如着槍相似。如此看方得詩意。木之 ○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只恁平讀着意思自足。須是打疊得這心光蕩蕩。地。不立一箇字。只管虛心讀他。少間推來推去。自然推出那箇道。

理所以說以此洗心。便是以這道理盡洗出那心裏物事。渾然都是道理。上蔡曰。學詩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詠吟以得之。此是讀詩之要法。問○問學者誦詩每篇誦得幾遍曰。也不曾記。只覺得熟。便止曰。便是不得。須是讀熟了。文義都曉得了。涵泳讀取百來遍。方見得好處。那好處。方出。方見得精怪。見公每日說得來。乾燥元來不曾熟讀。若讀到精熟時。意思自說不得。如人下種子。既下得種了。須是討水去灌溉。他討糞去培擁。他與

蘇知

二十二

他耘鋤。方是下工夫養他處。而今只是貪多。讀第一篇了。偏要讀第二篇。讀第二篇了。便要讀第三篇。恁地不成。讀書此便是大不敬。此句屬聲說須是殺了那走作底心。方可讀書。問○讀詩全在誦誦得熟。則六義將自分明。須使篇篇有箇下落。始得機渠。云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生得之。不記則思不起。時舉曰。緣資性。魯鈍全記不起。曰。只是貪多。故記不得。福州陳止之極魯鈍。每讀書。口讀五十字。心三二百遍。而後能熟。積習讀去。

後來却赴賢良。要知人只是不會耐苦耳。凡學者要須做得人難做底事。方好。若見做不得。便不去做。要任其自然。何緣做得事成。切宜勉之。時舉○問今人自做一詩。其所寓之意。亦只自曉得。前輩詩如何。可盡解。曰。何況三百篇。後人不肯道。不會須要字字句句解得麼。○詩幾年埋沒。被某取得出來。做公門看。得恁地搭滯。看十年仍舊死了。那一部詩。今若有會讀書底人。看某詩傳。有不活絡處。都塗了。方好。而今詩傳只堪減不堪添。

蘇知

二十二

胡泳○因說學者解詩。曰。某舊時看詩數十家之說。一一都從頭記得。初間那裏敢便判斷。那說是。那說不是。看熟久之。方見得這說似是。那說似不是。然也未敢便判斷。又看久之。方審得這說是。那說不是。又熟看久之。方敢決定斷說。這說是。那說不是。這是一部詩。並諸家解。都包在肚裏。公見前人解詩。便也要解。不問道理。只據自家意思說。於己無益。於經有害。濟得甚事。公且說人之讀書。是要將作甚麼用。所貴乎讀書者。是要理會這。

簡道理以反之於身為我之益而已。○請闢雖之詩。便使人

有齊莊中正意思。所冠於三百篇。與禮首言毋不敬。書首言

欽明文思。皆同。○若能沉潛專一看得文字只此便是治心

養性之法。○器之問靜言思之不能奮飛。似猶未有和平

意也。只是如此說無過當處。既有可怨之事。亦須還他有怨

底意思。終不成只如平時却與土木相似。只看舜之號泣旻天

更有甚於此者。喜怒哀樂但發之不過其則耳。亦豈可無聖賢

致知

二十三

處憂患。只要不失其正如綠衣言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這般意

思却又分外好。○或問綠衣卒章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二

句。曰言古人所為恰與我合。只此便是至善。前手千百世之已

往後手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箇道理。孟子所謂得志行乎中

國若合符節。止謂是爾。○小雅恐是燕禮用之大雅須饗

禮方用小雅施之。君臣之間大雅則止人君可歌。○大雅

氣象宏闊。小雅雖各指一事說得精切至到。○問鹿鳴四牡

皇皇者華三詩儀禮皆以為上下通用之樂。不知如君勞使臣

謂王事靡盬之類。庶人安得而用之。曰御飲酒亦用而大學始

教。育雅肆三官其始也。正謂習此。蓋入學之始。須教他。便知有

君臣之義。始得。又曰上下常用之樂。小雅如鹿鳴以下三篇。及

南有嘉魚。魚麗。南山有臺。三篇。風則是關雎。卷耳。采芣。采芣等

篇。皆是。然不知當初何故獨取此數篇也。時舉

答蔡仲默曰。書說未有分付處。因思向日喻及尚書文義。通貫猶

致知

二十四

是第二義。直須見得二帝三王之心。而通其所可通。毋強通其

所難通。即此數語。便已參到七八分。千萬便擗置此來議定。細

領早與下手。為佳。諸說此間亦有之。但蘇氏偏於簡林氏偏於

繁。王氏偏於數。呂氏偏於巧。然其間儘有好處。如制度之屬。祗

以疏文為本。若其間有未總處。更與挑剔。令分明耳。○以下書

經。○又曰。示喻書說數條。皆是但康誥外事與肆汝小子封等

處。一本自不可曉。只合闕疑。某嘗謂尚書有不必解者。有須著

意解者有畧須解者有不可解者其不可解者正謂此等處耳
○某嘗患尚書難讀後來先將文義分明者讀之聲訛者且未
讀如二典三謨等篇義理明白句句是實理堯之所以為君舜
之所以為臣皋陶稷契伊傅董所言行最好紬繹玩味體貼
向自家身上來其味自別

跋三家禮範曰嗚呼禮廢久矣士大夫幼而未嘗習於身是以長
而無以行於家長而無以行於家是以進而無以議於朝廷施

教和

二十五

於郡縣退而無以教於閭里傳於子孫而莫或知其職之不修
也長沙郡博士邵君因得吾亡友敬夫所次三家禮範之書而
刻之學宮蓋欲吾黨之士相與深考而力行之以厚彝倫而新
陋俗其意美矣然程張之言猶頗未具獨司馬氏為成書而讀
者見其節文度數之詳有若未易究者往往未見習行而已有
望風退怯之意又或見其堂室之廣給使之多儀物之盛而竊
自病其力之不足是以其書雖布而傳者徒為篋笥之藏未有

能舉而行之者也殊不知禮書之文雖多而身親試之或不過
於頃刻其物雖博而亦有所謂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者今乃
以安於驕佚而逆憚其難以小不備之故而反就於大不備豈
不誤哉故熹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考諸家之說裁訂增損舉
綱張目以附其後使覽之者得提其要以及其詳而不憚其難
行之者雖貧且賤亦得以具其大節畧其繁文而不失其本意
也顧以病衰不能及已今感邵君之意輒復書以識焉嗚呼後

教和

二十六

之君子其尚有以成吾之志也夫紹熙甲寅八月己丑朔新安
朱熹書
文集下同。以下三禮。○答李季章曰所編禮傳已畧見端緒而
未能卒就若更得半餘間未死
時年六十九歲且與了却亦可以瞑目
矣其書大要以儀禮為本分章附疏而以小戴諸義各綴其後
其見於它篇或它書可相發明者或附於經或附於義又其外
如弟子職保傅傳之屬又自別為篇以附其類其目有家禮有
鄉禮有學禮有邦國禮有王朝禮有喪禮有祭禮有大傳有外

傳今其大體已具者蓋十七八矣因讀此書乃知漢儒之學有補於世教者不小如國君承祖父之重在經雖無明文而康成與其門人答問蓋已及之且於賈疏其義甚備若已預知後世當有此事者今吾黨亦未之識而儉倭之徒又飾邪說以蔽害之甚可嘆也○陳振叔亦儘得其說儀禮云此乃是儀更須有禮書儀禮只載行禮之威儀所謂威儀三千是也禮書如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之類是說大經處這是禮須自有

孫如

二十七

箇文字禮記○曹問周禮曰不敢教人學非是不可學亦非是不當學只為學有先後先須理會自家身心合做底學周禮却是後一截事而今且把來說看還有一句干涉吾人身心上事否○問看禮記曰禮記有說宗廟朝廷說得遠須節出切於日用常行者看節出玉藻內則曲禮少儀看○問讀禮記曰禮記要兼儀禮讀如冠禮喪禮鄉飲酒禮之類儀禮皆載其事禮記只發明其理讀禮記而不讀儀禮許多理皆無安着處○禮

運言三王不及上古事人皆謂其說似莊老先生曰禮運之說有理三王自是不及上古楊○禮運不是聖人書胡明仲云禮運是子游作樂記是子貢作計子游亦不至如此之淺可學○經禮三百只是冠昏喪祭之類便是儀禮中士冠諸侯冠天子冠禮之類此是大節有三百條曲禮三千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齊又如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之類皆是其中之小目便有三千條或有變禮亦是小目呂

孫如

二十八

與叔云經便是常行底緯便是變底恐不然經中自有常有變緯中亦自有常有變○問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曰古之為儒者只是習詩書禮樂言執禮則樂在其中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只這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禮則節文法度聖人教人亦只是許多事例

嘗竊謂秦漢以來聖學不傳儒者惟知章句訓詁之為事而不知

復求聖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歸至於近世先知先覺之士始發明之則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為陋矣然或乃徒誦其言以為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於脫畧章句陵藉訓詁坐談空妙展轉相迷而其為患反有甚於前日之為陋者嗚呼是豈古昔聖賢相傳之本意與夫近世先生君子之所以望於後人者哉嘉誠不敏私竊懼焉故因子重之書特以此言題其篇首以告夫同志之讀此書者使之毋跂於高毋駭於

致知

二十一

奇必沈潛手句讀文義之間以會其歸必戒懼乎不睹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柔厭飫真積力久而於博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則為有以真得其傳而無徒誦坐談之弊矣。文集下同○答包定之曰中庸實未易讀更宜虛心玩味久當自得大抵其說雖無所不包然其用力之端只在明善謹獨所謂明善又不過思慮應接之間辨其孰為公私邪正而已此窮理之實也若於此草草放過則亦無所用其存養之力矣若

更如此用力必自見得。以下語○問中庸曰而今難恁理會其說箇讀書之序須是且着力去看大學又着力去看論語又着力去看孟子看得三書了這中庸半截都了不用問人只畧畧恁看過不可掉了易底却先去攻那難底中庸多說無形影如鬼神如天地參等類說得高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若且理會文義則可矣問中庸精粗本末無不備否曰固是如此然未到精粗本末無不備處。語類

致知

三十一

答呂伯恭曰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辭本為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鄒卜筮為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託卦象為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故今欲凡讀一卦一爻便

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詞義之所指以為吉凶可占之決然
後考其象之所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後推之於事使
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修身治國皆有可用私竊以為如此
求之似得三聖之遺意其間有未曉處不敢強通也其可通處
極有本甚平易淺近而今傳註誤為高深微妙之說者如利用
祭祀利
用章祀只是卜祭則吉田獲三畝田獲三品只是卜田則吉公
用享于天子只是卜朝覲則吉利建侯只是卜立君則吉利用
為保遷國只是卜遷國則吉利用侵伐只是卜侵伐則吉之類○文集○以下易經○易申言占者有

致知

三十一

其德則其占如是言無其德而得是占者却是反說如南蒯得
黃裳元吉而蒯果敗者蓋卦辭明言黃裳則元吉無黃裳之德
則不吉也又如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占者有直方大之德則不
習而无不利占者無此德即雖習而不利也如屠修之人而得
共儉則吉之占明不共儉者是占為不吉也他皆放此如此看
自然意思活錄○語類下
同○易細領○聖人作易本為欲定天下之志斷
天下之疑而已不是要因此說道理也如人占得這爻便要人

知得這爻之象是吉是凶吉便為之凶便不為然如此理却自
在其中矣如剝之上九君子在上而小人皆載於下則是君子
之得輿也然小人雖載君子而乃欲自下而剝之則是自剝其
廬耳蓋唯君子乃能覆蓋小人小人必賴君子以保其身今小
人欲剝君子則君子亡而小人亦無所容其身如自剝其廬也
且看自古小人欲害君子到害得盡後國破家亡其小人曾有
存活得者否故聖人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

致知

三十一

可用也若人占得此爻則為君子之所為者必吉而為小人之
所為者必凶矣其象如此而理在其中矣却不是因欲說道理
而後說象也時舉○問易曰聖人作易之初蓋是仰觀俯察見
得盈半天地之間無非一陰一陽之理有是理則有是象有是
象則其數便自在這裏非特河圖洛書為然蓋所謂數者祇是
氣之分限節度處得陽必奇得陰必偶凡物皆然而圖書為特
巧而著耳於是聖人因之而畫卦其始也只是畫一奇以象陽

畫一偶以象陰而已但纔有兩則便有四纔有四則便有八又從而再倍之便是十六蓋自其無朕之中而無窮之數已具不待安排而其勢有不容已者卦畫既立便有吉凶在裏蓋是陰陽往來交錯於其間其時則有消長之不同長者便為主消者便為客事則有當否之或異當者便為善否者便為惡即其主客善惡之辨而吉凶見矣故曰八卦定吉凶吉凶既決定而不差則以之立事而大業自此生矣此聖人作易教民占筮而以

象知

三十三

闢天下之愚以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事者如此又曰卦雖八而數須是十八是陰陽數十是五行數一陰一陽便是二以二乘二便是四以四乘四便是八五行本只是五而有十者蓋是一箇便包兩箇如木便包甲乙火便包丙丁土便包戊己金便包庚辛水便包壬癸於所以為十賀孫○長孺問乾健坤順如何得有過不及曰乾坤者一氣運於無心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有心以為之主故無過不及之失所以聖人能贊天地之

化育天地之功有待於聖人賀孫○聖人作易有說得極疎處甚散漫如爻象蓋是汎觀天地萬物取得來闊往往只與繫有這意思故曰不可為典要又有說得極密處無縫罅盛水不漏如說吉凶悔吝處是也學者須是大着心胃方看得易中取象譬如天地生物有生得極細巧者又自有突兀籠拙者近趙子欽有書來云其說語孟極詳易說却太畧譬之此燭籠添得一條管子則障了一路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體統光明豈不

象知

三十四

更好蓋着不得詳說故也如此看來則取象處如何拘得方子○人自有合讀底書如大學語孟中庸等書豈可不讀讀此四書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不學底道理與其為學之次序然後更看詩書禮樂某纔見人說看易便知他錯了未嘗識那為學之序易自是別是一箇道理不是教人底書故說中只說先王崇四術順詩書禮樂以造士不說易也語孟中亦不說易至左傳國語方說然亦只是卜筮爾蓋易本為卜筮作故夫子曰易有

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詞如程子所說也是也以動者尚其變已見

了易以變者占故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以制器者尚其象十三卦是也

以下筮者尚其占文王周公之辭皆是為卜筮後來孔子見得

有是書必有是理故因那陰陽消長盈虛說出箇進退存亡之

道理來要之此皆是聖人事非學者可及也今人才說伏羲作

易示人以天地造化之理便非是自家又如何知得伏羲意思

兼之伏羲畫易時亦無意思他自見得箇自然底道理了因借

孫知

三十五

他手畫出來爾故用以占筮無不應其中言語亦煞有不可曉

者然亦無用盡曉蓋當時事與人言語自有與今日不同者然

其中有那事今尚存言語有與今不異者則尚可曉爾如利用

事存而詞可曉者只如此卦初六有孚比之其嘗語學者欲看

易時且將孔子所作十翼中分明易曉者看如文言中元者善

之長之類如中孚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亦不必理會鶴如

何在陰其子又如何和且將那繫辭傳中所說言行處看此雖

淺然却不到差了蓋為學只要理會自己胸中事爾其嘗謂上

古之書莫尊於易中古後書莫大於春秋然此兩書皆未易看

今人才理會二書便入於鑿若要讀此二書且理會他大義易

則是尊陽抑陰進君子而退小人明消息盈虛之理春秋則是

尊王賤伯內中國而外夷狄明君臣上下之分易之法○問讀

易未能淡洽何也曰此須是此心虛明寧靜自然道理流通方

包羅得許多義理蓋易不比詩書它是說盡天下後世無窮無

孫知

三十六

盡底事理只一兩字便是一箇道理又人須是經歷天下許多

事變積易方知各有一理精審端正今既未盡經歷非是此心

大段虛明寧靜如何見得此不可不自勉也○看易須是看

他卦又未盡以前是怎樣樣却就這上見得他許多卦又象數

是自然如此不杜撰且詩則因風俗世變而作書則因帝王政

事而作易初未有物只是懸空說出當其未有卦畫則渾然一

太極在人則■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旦發出則陰陽吉凶

事事都有在裏面人須是就至虛靜中見得這道理周遍通融方好若先靠定一事說則滯泥不通了此所謂潔靜精微易之教也○答黃直卿曰前書所論先天太極二圖久無好況不暇奉報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所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却是濂溪自作發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合下規模

致知

三十七

不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又不若彼之自然不假思慮安排也若以數言之則先天之數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為八卦太極之數亦自一而二則自二而四則善則惡遂加其一中以為五行而遂下及於萬物蓋物理本同而象數亦無二致但推得有大小詳畧耳文集下同○又答直卿曰示喻讀書次第甚善但所論先天太極之義覺得大段局促日用之間只教此心常明而隨事觀理以培養之自當有進才覺如此狹隘

拘迫却恐不能得展拓也

問孔子作春秋空言無補亂臣賊子何緣便懼且何足為春秋之一治曰非說當時便一治只是存得箇治法使這道理光明緊爛有能舉而行之為治不難當時史書掌於史官想人不得見及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義大明孔子亦何嘗有意說用某字使人知勸用某字使人知懼用某字有甚微詞與義使人曉不得足以褒貶榮辱人來不過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者惡者

致知

三十八

了然在目觀之者知所懲勸故亂臣賊子有所畏懼而不犯耳近世說春秋者太巧皆失聖人之意又立為凡例加某字某例為如何去某字某例為如何盡是胡說問讀春秋之法曰無它法只是據經所書之事迹而準折之以先王之道某是某非某人是底猶有未是處不是底又有彼善於此處自將道理折衷便見如看史記秦與楚漢所以為是非得失成敗盛衰者只將自家平日講明底道理去折衷看便見看春秋亦如此只是聖人

言語細密。要人子細斟量。考索耳。問胡文定春秋解如何。曰說得太深。○語類下同 ○春秋本據魯史舊文筆削而成。直書

而善惡自著。今人必謂某字譏某人。如此則是孔子專任私意。妄為褒貶。若要如此推說。須得魯史舊文。參校筆削異同。然後可見。而亦豈復可得也。○世間人解經多是杜撰。且如魯之春秋。只據赴告而書之。孔子只因舊史而作春秋。非有許多曲折。且如書鄭忽與突事。才書忽又書鄭忽。又書鄭伯突。胡文定

致知

三九

便要說突有君國之德。須要因鄭伯兩字上求他是處。似此皆是杜撰。大概自成襄以前。舊史外逸。故所記各有不同。若昭哀已後。皆聖人親見其事。故記得其實。不至於有遺處。只是被孔子寫取在此。人見者自有所畏懼耳。若要說孔子褒貶他。去其爵。與其爵。賞其功。罰其罪。豈不是謬也。其爵之有無。與人之有功有罪。孔子也子奪他不得。○祖道 ○左氏之病是以成敗論是非。而不本於義理之正。嘗謂左氏是箇猾頭熟事趨炎附勢之

人春秋法 ○因舉陳君舉說左傳曰左氏是一箇審利害之幾

善避就底人。所以其書有貶死節等事。其間議論有極不是處。如周鄭交質之類。是何議論。其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只知有利害。不知有義理。此段不如穀梁說君子大居正。却是儒者議論。某平生不敢說春秋若說時。只是將胡文定說扶持說去。畢竟去聖人千百年後。如何知得聖人之心。且如先蔑奔秦。書則是與先蔑不書時。又不見得此事

致知

四

若如今人說教聖人如何書。則是呂伯恭愛教人看左傳某謂不如教人看論孟。伯恭云恐人去外面走某謂看論孟未走得。三步看左傳底已走十百步了。人若讀得左傳熟。直是會趨利避害。然世間利害如何被人趨避了。君子只看道理合如何可。則行不可則止。禍福自有天命。且如一箇善擇利害底人。有一事自謂擇得十分利處了。畢竟也須帶二三分害來。自沒奈何。仲舒云仁人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一部左傳無

此一句若人人擇利害後到得臨難死節底事更有誰做其間有為國殺身底人只是枉死了始得因舉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蓋民之秉彜又自有不可埋沒自然發出來處○左傳是後來人做見陳氏有齊所以言八世之後莫之與京見三家分晉所以言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以三傳言之左氏是史學公穀是經學史學者記事却詳道理便是經學者於義理上有功然記事多誤如遷固之史大槩只是計較利害范

東坡

中

曄更低只主張做賊底後來他自做却敗溫公通鑑凡涉智數險詐底事往往不載却不見得當時風俗如陳平說高祖間楚事亦不載一段不若全載了可以見當時事情却於其下論破乃佳○義剛曰莊公見顏考叔而告之悔此是天理漸明考叔當開明義理使知天倫之親今却教恁地做則母子之間雖能如此而其私欲固未消釋曰恁地看得細碎不消如此某不喜伯恭博議他便都是這般議論或細碎不濟事且如這樣是

欲全他母子之恩以他重那盟誓未肯變故且教他恁地做且全得大義未暇計較這箇又何必如此去論他○或問左氏果丘明否曰左氏叙至韓魏趙殺智伯事去孔子六七十年決非丘明○今之做春秋義都是一般巧說專是計較利害將聖人之經做一箇權謀機變之書如此不是聖經却成一箇百將傳年未一味巧曲但將孟子何以利吾國句說盡一部春秋這處也是世變如二程未出時便有胡安定孫太山石徂

東坡

中

徂他門說經雖是甚有疎畧處觀其推明治道直是凜凜然可畏春秋本是嚴底文字聖人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貶恰如大辟罪人事在法司極是嚴緊一字不敢胡亂下使聖人作經有今人巧曲意思聖人亦不解作得聖人將死作一部書如此感麟涕泣雨泪沾襟這般意思豈徒然○

答林擇之曰通鑑功夫浩博甚悔始謀之太銳今甚費心力然業

已為之不吝中輟須來年春夏間近入山僧寺謝絕人事作一
兩月期畢力了之乃可蓋心力不強其間稍似間斷便覺條例
不貫故須如此耳別集○以下○答黃直卿曰此間數日來整
頓細目事却甚簡乃知日前覺得繁只是苟生要之天下事一
身親歷過更就其中彙■省而深察之方是真實窮理自然
不費心力也○又曰大學向所寫者自謂已是定本近因與諸
人議論覺得繁矩一章尚有未細密處文字元來直是難看彼

致知

甲十三

才得一說終身不移者若非上智即是下愚也此番出來更歷
鍛煉儘覺有長進處向來未免有疑處今皆不疑矣續集○問
正統之說自三代以下如漢唐亦未純乎正統乃變中之正者
如○西晉隋則統而不正者如蜀東晉則正而不統者曰何必
恁地論只天下為一諸侯朝覲訟獄皆歸便是得正統其有正
不正又是隨他做如何恁地論有始不得正統而後方得者是
正統之始有始得正統而後不得者是正統之餘如秦初猶未

得正統及始皇并天下方始得正統晉初亦未得正統自秦康
以後方始得正統隋初亦未得正統自陳陳後方得正統如本
朝自太宗并了太原方始得正統又有無統時如三國南北五
代皆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統義剛錄作此
通鑑細目有無統之說此書今未及修後之君子必有取焉溫
公只要編年號相續此等處須把一箇書帝書崩而餘書主書
殂既不是他臣子又不是他史官只如旁人立看一般何故作

致知

甲十四

此尊奉之態此等處合只書甲子而附注年號於其下方為是
又問南軒謂漢後當以蜀漢年號繼之此說如何曰如此亦得
他亦以蜀漢是正統之餘如東晉亦是正統之餘也問東周如
何曰必竟周是天子問唐後來多藩鎮割據義剛錄云唐末天
亦可謂正統之餘則如何曰唐之天下甚闊所不服者只河北數鎮之
地而已義剛錄云安得謂不能有其土地○淳○諸類下同○溫公通鑑以魏為主故書
蜀丞相亮冠何地從魏志也其理都錯某所作細目以蜀為主

後劉聰石勒諸人皆晉之故臣故東晉以君臨之至宋後魏諸國則兩朝平書之不主一遼年號只書甲子○或問武后之禍前輩云當廢武后所出別立太宗子孫曰此論固善但當時宗室為武后殺盡存者皆愚暗豈可恃因說通鑑提綱例凡逆臣之死皆書曰死至狄仁傑則甚疑之李氏之復雖出於仁傑然畢竟是死於周之大臣不奈何也教相隨入死例書云某年月日狄仁傑死也大雅○答趙幾道曰昔時讀史者不過記其事

致知

四十五

實無其詞未以供文字之用而已近世學者頗知其陋則變其法務以考其形勢之利害事情之得失而尤喜稱史遷之書謹說推尊幾以為賢於夫子軍舍論孟之屬而讀其書然嘗聞其說圖之一二不過只是戰國以下見識其正當處不過知尊孔氏而亦徒見其表悅其外之文而已其曰折衷於夫子者寧果知所折衷也後之為史者又不及此以故讀史之士多是急意粗淺於義理之精微多不能識而墮於世俗尋常之見以為雖

致知

四十六

古聖賢亦不過審於利害之筭而已唯蘇黃門作古史序篇首便言古之聖人其必為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不為不善如驢虞之不殺竊脂之下殺於義理大綱領處見得極分明提得極親切雖其下文未能盡善然只此數句已非近世諸儒所能及矣惜其從初為繼手功夫本無次序不曾經歷不能見得本末一一諦當只其資質恬靜無他外慕故於此大頭段處窺測得箇影響到此地位正好着力却便墮落釋老門戶中去不能就聖賢指示處立得修己治人正當規模以見諸事業傳之學者徒然說得此箇意思而其意之所重終止在文字言語之間其徒雖極力推尊之然竟不曾有人能為拈出此箇話頭以建立宗旨者亦可恨也文集。以下讀史。以○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語。下同○問讀史曰只是以自家義理斷之大槩自漢以來只是私意其間有偶合處爾只如此看他已得大槩范唐鑑亦是此法然稍疎更看得密如他尤好然得似它亦得了端

○人讀史書節目處須要背得始得如讀漢書高祖辭沛公處義帝遺沛公入關處韓信初說漢王處與史贊過秦論之類皆用背得方是若只是畧睇看過心下似有似無背得甚事讀一件書須心心念念只在這書上令徹頭徹尾讀教精熟這說是如何那說是如何這說同處是如何不同處是如何安有下長進而今人只辦得十日讀書下著頭不與閑事管取便別莫說十日只讀得一日便有功驗人若辦得十來年讀書世間甚書

華知

四十七

讀不了今公門自正月至臘月三十日管取無一日專心致志在書上又云人做事須是專一且如張旭學草書見公孫大娘舞劍器而悟若不是它專心致志如何會悟○伯恭子約宗太史公之學以為非漢儒所及某嘗痛與之辨子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詠畧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伯恭極惡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為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殺此語最好某嘗問伯恭此

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又有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為宗之類只說得頭勢大下面工夫又皆空疎亦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樂之道洋洋乎鼓舞萬物役使羣動說得頭勢大下面亦空疎却引荀子諸說以足之又如諸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末却云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為本他本意主張形勢却如此說者蓋他也知仁義是箇好底物事且說教好看遷嘗從董仲舒游此等語言亦有所自來也遷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

致知

四十八

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於權謀功利孔子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為非馬遷為是可惜子約至死不曾明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不求六經而反取跡畧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因說伯恭少儀外傳多瑣碎處曰人之所見不同某只愛看人之大體大節磊磊落落處這般瑣碎便懶看伯恭又愛理會這

處其間多引忍恥之說最害義緣他資質弱與此意有合遂就其中推廣得大想其於忠臣義士死節底事都不愛他亦有詩說張巡許遠那時不應出來漳○史傳儘有不可信處嘗記五峯說看太宗殺建成元吉事尚有不可憑處如云先一日太宗密以其書十奏高祖高祖省表愕然報曰明當鞠問汝宜早參又云上方深舟海池豈有兄弟構禍如此之極為父者恁地怙然無事此必有不足信者只左傳是有多多少少難信處如趙盾一事

東知

四十九

後人費萬千說話與出脫其實此事甚分明如司馬昭之弑高貴鄉公必有拙戈用命如賈充成濟之徒看左傳載靈公欲殺趙盾今日要殺殺不得明日要殺殺不得人君要殺一臣最易為力恁地殺不得也是他大段強了今來許多說話自是後來三晉既得政城造揜覆反有不可得而掩者矣物來若不能明事至若不能辨是吾心大段昏在賀孫

問南軒解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將孟子惠而不知為政立

兩壁辨論非特於本旨為贅且使學者又生出一事曰欽夫最不可得聽人說便肯改如論語舊說某與議論修來多是此類如解顏淵克己須說先要格物然後克己某說克己一事自始學至成德右未至從容中道時皆要克豈可如此說定因戲語云譬如先生格言却嫌他說未盡云我更添些全盡彼聞此語即除并要格物一段不意今又添出自始學至成德皆要克一段此是攻他病底藥病去則藥不用可也今又留藥是去一

東知

五

病又留一病在又如述而不作處他元說云彼老彭者何人哉而反使吾天子想像慕用某說此如吾夫子前面致恭盡禮於人而吾輩十乃奮怒攘臂於其後他聞說即改此類甚衆若孟子則彼出仕後未及修而卒其間有大段害事者如論性善處却著一片說入大極來此類頗多大雅云此書却好與頑闇者看以作其喜學之意曰此亦呂伯恭教人看上蔡語錄之意但既與他看了候他稍知趨嚮便與醫了則得大雅○語類下○南

軒語孟不好看蓋解經不必做文字止解文義則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做文字少間說來說去只說得他自一片道理經意却差過了要之經之於理亦猶傳之於經傳所以解經也既通其經則傳亦以無經所以明理也若曉得理則經雖無亦可嘗見一僧云今人解書如一盃酒本自好被這一人來添些水那一人又來添些水次第添來添去都淡了他禪家儘見得這樣只是他又忒無註所問陸氏之學恐將來亦無註解去曰他本只

致知

五十二

是禪輪問嘗看文字多是虛字上無緊要處最有道理若做文字粗疎解這般意思却恐都不見了曰然且如今說秉彛這箇道理却在彛字上秉字下所以莊子謂批大卻導大窾便是道理都在空處如易中說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通便是空處行得去便是通分便是四邊合湊來處問莊子云聞解牛得養生曰只是順他道理去不假思慮不去傷着他便可以養生又曰不見全牛只是見得骨略自開問莊子本是絕滅道理如何有

所見曰他也是就他道理中見得如此因嘆曰天下道理各見得恁地剖析開去多少快活若只籠突在裏是自欺而已又問老子云三十篇共一轍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亦是此意否曰某也正論與此一般便也是他看得到這裏○答劉子澄曰近思錄錄俟旦夕看畢奉報第三錄亦佳但如此編錄得無勞心否因看書所得隨手抄錄不妨若作意收拾搜尋布置即費心力亦須且省節為佳也蓋中年精力非少日之比不可不

致知

五十二

愛惜耳荊州論語甚改得好比舊本大不干事若不死更長進深可痛惜作恭詳審穩當有餘却不及此公俊偉明快也別○包顯道曰新史韓退之傳不實先生曰新史最在後收拾得事須備但它要做文章剗地說得不條達據其意只將那事說得條達便是文章○義剛○七書所載唐太宗李衛公問答乃阮逸偽書逸建陽人文中子元經闕子明易皆逸所作楊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

委靡繁絮與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也楚漢間文字真是奇偉豈易及也又曰國語文字極因善振作不起戰國文之豪傑便見事情非你殺我則我殺你黃云觀一時氣象如此如何過捺得佳所以啓漢家之治也○側○以下論文○問融驤下居曰如這般文字更無些小室礙想只是信口恁地說皆自成文林艾軒嘗云班固楊以下皆是就紙上做文字不如己前如司馬遷司馬相如等只是恁地說出今看來是

致知

五十三

如此如古者或以言揚當時如蘇秦張儀都是會說史記所載想皆是當時說出賈誼○韓文力量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國楊○大率文章盛則國家却衰如唐貞觀開元都無文章及韓昌黎柳河東以文顯而唐之治已不如前矣汪聖錫云國初制誥雖粗却甚好又如漢高八年詔與文帝即位詔只三數句今人數衍許多無過只是此箇柱子若舜○韓柳歐曾○韓文高歐陽文可學而文一字挨一字謹嚴然大迫今人學文枉費氣力

大抵主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為好文章詩亦然○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嘗觀嘉祐以前詩詞等言語有甚拙者而其人才能是當世有名之士蓋其文雖拙而其辭謹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俗渾厚至歐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猶有甚拙底未世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便已馳騁志巧了及宣政間則窮極華麗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國朝文○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

致知

五十四

傳序春秋傳序曰言杜詩亦何用曰是無意思大部小部無萬數益得人志事○歐公文字數腴溫潤曾南豐文字又更峻潔雖議論淺近處然却平正好到得東坡便傷於巧議論有不正當處後不到中原見歐公諸人了文字方稍平老蘇尤甚大抵已前文字都平正人亦不會大段巧說自三蘇文出學者始日趨於巧如李泰伯文尚平正明白然亦已自有些巧了廣問荆公之文如何曰他却似南豐文但比南豐文亦巧廣○因言

文士之失曰今晚得義理底人少間被物慾激搏猶自一強一弱一勝一負如文章之士下梢頭都靠不得

答鞏仲至曰頃王學道未能專一之時亦嘗問考詩之原委因知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記真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為一等自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為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為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王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

教和

五十五

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意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手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為一編而於三百篇楚詞之後以為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為一編以為之羽翼輿衛且以李則如李之古五十五首杜之秦蜀紀行遺興出塞潼關石壕要日要夜諸篇律詩則如王維韋應物輩亦自有蕭散之趣未至卑冗無餘味也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為

詩下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然顧為學之務自怠於此者亦復

自知材力短弱決不能追古人而與之並遂恣棄去不能復為況今老病百令休歇率尚復語此手然惑左右見顧之重若以為可語此者故聊復言之恐或可以少助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之勢也亦喻所云激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澹此誠極至之論然恐亦須先識得古今體製雅俗抑皆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凡生單血脂膏然以此語方可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為主芳

教和

五十六

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正紅不曾透得此關而規規於逃易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無足深論然既就其中而論之則又互有短長不一一藥抑此伸彼况權度未審其所去取又或未能盡合天下之心也

文集。致知下共抄五十六卷。辛未正月九日。時抄至二十一日。實時記。



21181888428884